普通人狄蒂

尼克索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尼克索著

普通人狄蒂

外国文学出版社

据纽约 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的英译三卷本转译，并据柏林 Dietz Verlag 1955 年印行的德译本 Ditte Menschenkind 及莫斯科 Госпитиздат 出版的尼克索十卷集第三卷略作校改。各译本在部名、章名、分部、分章等方面互有出入。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普通人狄蒂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3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5/16　插页 5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书号 10208·90　定价 2.10 元

目　次

第一部　童　年

第二部 小母亲

第三部 沦落

第四部 炼 狱

第五部　飞向星星

献　給

我的母亲



第一部
童　年

第一章　狄蒂的家譜

一个人要能把他的祖先推算到很早以前的时候去，这往往算是一个出身好的标志。依这一点說，普通人狄蒂倒称得起是一位十分高貴的人物。她屬于这个国度最古老、人丁最兴旺的一个家族，曼恩族[①]。

这一族沒有族譜，而且要作出一个来也不容易。这一家族的人多得象大海中的砂粒。所有其他的家族都从这兒生发出去；經过了一定的时間，他們又在这兒沉沒——在力量耗尽、作用完成以后，他們重新回到了原处。这曼恩族有点兒象一片浩瀚的海洋，海水从它身上輕快的升向天空，然后凝成沉甸甸的雨点，从天空落下。

相传这一族是一个乡間女雇工的后代，她光着屁股在潮湿地上休息。这样，她就有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从此就成为这一族的一个古怪的特性，它的女人不爱穿內衣，莫名其妙的生孩子。至今还有一种說法，說是她們只要在門口迎风一站，就会得一个女胎；要生男孩，只要嚼一根冰凌。这就难怪它会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刻苦耐劳的家族了。不論什么事物，一沾他們的手，就

① 丹麦文是MAND，意思是人，男人，这里指的是劳动人民。——俄譯本注

会充满生机，繁荣滋长，这是曼恩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那男孩好久都带着粘土地的标記；他从小就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长两条罗圈腿。可是他长大以后，却成了一个能干的庄稼汉。从他开始，就种起地来。他沒有父亲，这情形引起他的思索，而且成了他一輩子的一个极有收获的大問題。閑来无事，他就由此創立了一个完整的宗教。

在外头地里，誰也赶不上他；干起活来，他沒有对手。可是他偏偏讓他的妻子管住了。“曼恩”这个姓是这么得来的：每逢他的妻子凭着一张利嘴把他从家里轟出去的时候，他就走来走去的罵，賭咒說，他是这一家的堂堂男子汉。① 直到如今，曼恩族的許多男人还不敢跟他們的女人頂撞。

族里有一支定居在卡特加特的荒凉的海滨，建起了这个村落。那时候，森林和沼澤还使得这国土难以通行；这一支人是走海路来的。男人們把船靠到一块礁石边，女人孩子們就弃船登岸，这礁石至今还在；洁白的海鷗日日夜夜輪流飞来点綴着这个地方，几百年来，始終如此。

曼恩族里的这一支分明有着本族的地道的特征：两只眼睛，脸部中間一根鼻子，一张又能亲吻又能咬人的嘴，还有一对健壮的使喚灵便的拳头。此外，这一支跟本族一样，其中的大多数人要比他們的环境强得多。不管在哪兒，凡是曼恩族人，都可以从一点上認出来，那就是：他們的一些不良品性只要追究到罪恶的根源上去，都很容易得到解释，而他們的美德是怎么来的，却无法断定。显然，这些品德是他們天生来就有的。

这些外来人的落脚处是一片蛮荒，可是他們不得不安身下来。

---

① 曼恩又作男子解，見前注。

他們动手盖小屋，挖沟渠，在森林中开辟道路。他們是些朴实、頑强的人，有着永不滿足的渴望活动的特性。在他們眼里，沒有一种劳动是特別繁重，特別沒有出息的。不久，整个地方的面貌就説明了他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們不会保住他們自己劳动的果实，他們讓別人把这些果实侵占了。因此，尽管他們勤勤恳恳干活，他們还象以前一样貧穷。

五十年前，北方海濱还沒有盖起那些別墅来的时候，这村子不过是一簇弓着背的瘢痕斑斑的小屋，很可能是村子初建立时留下来的，那样子象古代的宿营地。海滩上，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漁具和底朝天的船只；小海湾里的水发出扔掉、烂掉了的海鰻以及諸如此类的海生动物的臭味，这些动物因为形状古怪，人都認为是海怪，不去吃它們。

苏倫・曼恩住在离村子有一刻鐘路程的海岬上，年青时候，他也象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飘洋渡海过日子。以后，遵照当地习俗，他在家乡打起魚来。可是在骨子里，他却是个庄稼人，他屬于这一族里面从事土地耕作、并且因此赢得大家的尊敬的那一支。苏倫・曼恩是一个农夫的兒子，可是成年以后，他娶了个漁夫的女兒，于是就象族里最初的那些庄稼人一样，又种地又打魚，两样一块兒干起来。

他光种地維持不了生活；原来挺大的农庄只剩下一小块砂丘地，勉强够养十头羊的。过去的农庄所在地如今只見拍岸的浪花噴濺着白沫，海鷗呼嘯着来去飞翔。

有一件事，使得苏倫，特别是瑪倫感到一种寒傖的驕傲，那就是他們的祖先有过一个农庄。

三四代以前，这农庄也曾兴旺过，它的主人在那粘土地的海岬上有一块好田地；用破船上的粗圓椽木盖起来的住房和庄屋圍着

一个院子，老远就看得見，樣子再結实也沒有了。可是大海突然冲刷起海岬来，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不得不把农庄从岸边往里移，怕它坍到海里。为了移动方便，每一次都扔下了农庄的一厢。既然田地遭大海吞食，住房和附屬的庄屋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寬綽了。好大一个庄院只剩下一所住房，索性早早的搬到了离大海老远的、隔着那些砂丘的大路边。

这时候，大海已經吞沒了曼恩家的頂好的田地，也就心滿意足，不再毁坏那海岸，上别处去找珍饈美味去了。

在这兒，大海甚至还回敬了一些东西，它把砂子吐在岸上，砂子积成了砂丘，象一条寬带子似的围着断崖。一到刮风的天气，砂子吹进来，竟然淹沒了小块的耕地。从砂丘上长的稀稀疏疏、象刺猬的硬毛一般的植物底下，以前的耕地上，犁鏵的痕迹还可以認得出来。这耕地一直伸展到俯瞰大海，矗立在蔚蓝的天空中的断崖边。

曼恩这一家人在許多年里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度过了狂风暴雨，白浪滔天的一夜以后，早上头一件事便是到岸边的田地去走一遭，看看它們又給大海侵吞了多少。漁夫和其他的人到这兒来挖砂子，这就叫海岸坍得更快了，有时候，整块兒土地連庄稼一古脑兒塌落到海底，这些留着犁耙的痕迹，或者冬麦的青苗的田亩在水底下好久都还看得見。

曼恩家的人眼看着自己注定了要傾家蕩产自然痛心。田地，經过他們辛勤耕种、然后为他們生长粮食的田地，一块块的讓浪濤卷走，他們的家道也就随着一点点的衰落了，大海，啃着他們的好田地的大海，一步步的摸近他們的家門口，他們的声望以及他們的勇气也就随着一步步的低落了。

他們苦苦掙扎，死守着田地，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下海謀

生。苏倫头一个認了輸,他娶了个漁村姑娘作妻子,自己也当起漁夫来。可是干这一行总不怎么称心。瑪倫忘不了:他的丈夫生在有田有地的人家;这在孩子們身上也有影响,他們的兒子都不願意跟大海打交道。他們手痒痒的,总想种地。他們到各个农庄上去找工做,有的当雇农,有的打短工。他們一点一滴的存錢,积到够买一张船票的时候,就走了。如今他們四个兒子全在美洲种地。他們音訊稀疏。看来,艰苦的生活环境已經消磨了他們的骨肉之情。女兒們一个个的在农庄上找到了工作,慢慢的,做爹娘的就看不到她們了。只有那最小的苏丽妮,到了旁人家的孩子該飞出窝去的年紀,还待在家里。她身体弱一点,她的爹娘因为这伙兒女当中只有她一个留下来,对她十分宠爱。

苏倫的一族人經过长途跋涉,才从海上登陆,种起地来;几代經营,才創立了海岬上这个农庄。可是走下坡路总是要快得多,苏倫正好輪到走这下坡路的最最难走的一截路。到他繼承的时候,不說田地,就連积蓄的最后的一点家財也光了;如今只剩下一点旁人的遺物。

这結局在許多方面就跟那开头一个样。再說,苏倫也讓人想起最早的曼恩族人,因为他也是水陆两栖:在陆地上也好,下海也好,不論种地、打魚、作各項手艺,他慢慢的什么都有一手,就差挣錢过日子这本領不高明,他从来沒有存下点兒什么。兴旺跟破落,相差就在这一点上。他象大多數的曼恩族人一样,連他自己分內的东西也不好意思拿。

这一族人总是讓別人把他們劳动的头一批的果实收了去。因此人家說曼恩族人象綿羊,毛讓人剪得越短,长得就越密。尽管家道衰落,苏倫可并沒有在怎样卫护自己上长一点兒能耐。

碰到坏天气,不能出海,而在那一小块砂丘地上又沒有事可干

的时候，苏倫就待在家里給邻近的漁夫补出海穿的袜子。可是干这活兒，他难得有錢到手。人家問他："留着下次給怎么样？"对这种办法，苏倫沒有什么可説的。他覺得这跟存錢在儲蓄銀行里一个样。"这样老来也有点兒依靠，"他説。瑪倫跟女兒常常为这事情跟他爭吵，可是苏倫在这上头也跟在别的事情上头一样，有不同的想法。女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有数：她們总要一下子吃个精光。

第二章　肿瘤

如今，所有八个孩子都不用苏倫和瑪倫操心了。他們自己也早不是年青人了。年岁和劳累开始对他們有了影响，因此如果有点兒什么作为依靠，倒也不錯。他們的頂小的女兒苏丽妮也已經长大了，早可以飞出窝去；她現在还待在家里，由两位老人养着，这其中有个特别的緣故。

这姑娘給爹娘慣坏了——年紀頂小的孩子往往会变成这样。她也真是娇气，怕見陌生人。照瑪倫的想法，一个人生下了这么多孩子到世上，自己留一个在身边作个安慰，也不算过分。家里沒有孩子，就显得冷冷清清的！苏倫其实也是这样想，可他还是要嘀咕几句，説什么：依他看，屋里有一个婆娘，已經嫌太多了。他倆都喜欢孩子。别的孩子难得有消息来，他們就更加疼爱这頂小的姑娘了。苏丽妮就这样在家里待下来，她只是偶尔到漁村或者砂丘后面附近的农庄上干些零活。

她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姑娘，这一点苏倫也不能不承認，不过据他看，这孩子长得不健旺。她的紅头发一团火似的堆在光洁、輕佻、有几点雀斑的脑門上，一双胳膊跟木偶身上的一样，周身沒有

一点力气。跟人說話，她的眼光总是怯生生的四下里乱轉，不敢正眼望着人家。总而言之，她看起来倒象一个富貴人家的孩子。

村里的年青小伙子跑到砂丘地上来，在小屋四周打轉——大半是在溫暖的夜晚。可是苏丽妮总是心虛胆怯的躲着他們。

“她的性情古怪，”苏倫看見她把自己房里的窗戶关得严严紧紧的，就說。

“她的性情文雅，”做母亲的頂撞說。“你瞧着吧，她会找上一个大戶人家的子弟的。”

“蠢娘們！”苏倫气恼的說，自管自走开了。“你往你自己跟你閨女脑袋里灌些什么糊塗念头！”

苏倫愛他的妻子，不过他从来不大佩服她的見識。孩子們长大了，做了什么錯事的时候，苏倫总是說：“蠢东西——活象你娘！”多少年来，瑪倫对这种說法一直忍着。她跟苏倫一样明白：人到头来仗的幷不是这样的見識。

每星期两次，苏丽妮拿了她爹打来的魚上城里去卖，再买了东西回家。进城要走不少的路，有几处，要穿过树林子，到了傍晚，树林子里黑漆漆的，常常会碰上流浪汉。这叫苏丽妮害怕。

“嘿，废話，”苏倫說。“应該讓这姑娘什么都試試，要不然啊，她成不了人。”

可是瑪倫只要孩子在她身边，总想护着点兒，正好这几天砂滩农庄有大車給酒坊运料渣，她就跟人商量，讓女兒搭这便車回家。

就一方面說，这安排挺不錯：苏丽妮不用再害怕流浪汉以及三教九流的人了，一个怯生生的年青姑娘碰上这等人，总不是好事；可是从另一方面說，这安排幷不妥当。走长路对苏丽妮的虛弱的身体幷沒有坏处，而且还有好处；如今她簡直娇的不行，連吃的也

挑剔起来了。

不过，話說回来，这跟姑娘文弱的性子倒很相称。不管瑪倫現在預备吃食有多么麻煩，她心里却感到一种安慰；做母亲的心头最后一个疑問消失了，苏丽妮千真万确是个体面人家的孩子，自然罗，这与其說是她的出身（因为尽管苏倫認为她沒有头脑，这孩子的爹娘是哪一等人，瑪倫心里却很明白），倒不如說是老天的賞賜。有时候，这样的孩子也真会在穷人家的搖籃里出現，而且照例会叫做爹娘的高兴。鲱魚加土豆，比目魚加土豆，有一片腌肉就是难得的，这哪是人家說的千金小姐的飯食？瑪倫于是就慣着她一点。苏倫一見这情形，就象有什么脏东西掉在他嘴里一样，啐几口唾沫，走了开去。

不过，人也真能变得高傲得过了分，到末了，苏丽妮連蛋卷也咽不下去的时候，瑪倫自个兒也知道事情不妙，就带了女兒去瞧住在海边的巫师。巫师給她吹了三回气，不見效。苏倫只得借了大車和馬，送娘兒俩上那专会以毒攻毒的医师那兒去。他心里老大不乐意。这倒不是他不爱女兒，也决不是他不信瑪倫說的話；这也許是孩子睡着的时候，有什么妖魔鬼怪打她嘴里鑽了进去，蹲在那兒，把食物打喉嚨吹出来。这种事他听到过不止一次。苏倫心里不痛快的是：就为这个居然作出这样的蠢事，象地主老爷似的，坐了馬車进城瞧专会以毒攻毒的医生，叫全村人看了笑話，其实呢，一服雨水就有同样的功效。

自然罗，苏倫·曼恩是一家之主，不过，也有时候，特别是有什么关系到兒女幸福的大事的时候，瑪倫非要由着她的意思办不可。这时候，她就不講道理，把苏倫的反对意見当作耳边风，毫不理会。她象一堵墙似的挡在那兒，叫人跳不过也繞不开。以后，苏倫常常滿心懊悔：在紧要关头，自己竟然想不起念那咒語，把瑪倫的气焰

压下去。要知道她实在是一个糊涂虫，特别是在事情有关儿女的时候。然而她错也好，对也好，一到这种紧要关头，就象命运之神在借他的嘴说话，苏伦只好乖觉的不作声。

看来，这一回玛伦真是做对了。那位以毒攻毒的医生开的药，鲜牛奶加苏打粉，真灵验。苏丽妮的身体好起来了，胖起来了，看了叫人高兴。

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个分寸，苏伦管着一家人的吃喝，头一个觉察到了。① 接着有一天，玛伦也不能不承认，这姑娘眼下实实在在一点儿没病。可是苏丽妮的身子还是继续一天天大起来。娘儿俩就在一块儿猜测这到底是什么病，水肿呢？还是肥胖病？她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可是只要苏伦一走进去，两人就不作声了。

苏伦变得简直蛮不讲理，一天到晚，又骂，又咕哝，似乎这还不够叫她们难受的，特别是那可怜的姑娘！这蠢货，对病人一点儿不心疼。一天，他居然又凶又狠的脱口嚷出来，“她有了孕啦，这贱货——这还能是什么别的？”

这时候，玛伦一阵风似的扑到他面前，“你胡说些什么，你这老糊涂？是你生过八个孩子？还是这姑娘向你透露了什么心事来着？让她听这种闲话，也不害臊，也不怕罪过。不过，既然讲了，你就索性问个明白。苏丽妮，你回爹的话——你是有了孩子了么？”

苏丽妮坐在火炉旁；她又痛苦，又害怕。“这么说，我成了圣处女玛利亚② 啦，”她头也不抬的低声说。猛然间，她身子一沉，抽抽嗒嗒的哭起来。

“你看，你这不是老糊涂么，”玛伦绷着脸说。“这姑娘就跟在娘

---

① 暗指苏丽妮由于有孕，在经过一个呕吐期以后，食欲大增。

② 故事出自《新约》，玛利亚受了圣灵感应，生下了耶稣，但是她永远保持着处女的纯洁。

肚里的胎兒一样清白。她长了个肿瘤，就是这么回事。你在家里吵翻了天，可是孩子呢，說不定都快死了。”

苏倫·曼恩脑袋一低，急急忙忙跑到砂丘上。唉，这眞是天雷轟頂一般。她居然叫他老糊塗——他們一块兒过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他眞想趁这称呼还沒死釘住他的时候，馬上頂它回去。可是回去冲着那大发雷霆的老太婆跟那嚎啕痛哭的姑娘发作——不，他还是忍了吧！

苏倫·曼恩是个死心眼兒的人，他要有个什么念头，任怎么也赶不掉。他一声不响，可是他的脸色明明在說：“跟娘們打交道，只会自个兒落个不痛快！”瑪倫看透了他的心事。哦，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只要不說就成。姑娘呢，痛苦万分，发疯似的喝煤油，吃綠肥皂，只因听說它們能治內脏的病。这还不够，她的亲生的爹还要說些挖苦話来折磨她。

从那时候起，苏倫就尽量躲着自己的家，这瑪倫也不反对，大不了，眼前看不見他，少了他发脾气。他呢，不出海的日子，就在地里逛蕩，或者干些手艺活兒，要不，索性坐在高高的砂崗上，跟人閑聊。从砂崗上，可以看見每一条在海峽进出的帆船。他家里的人平时不去打扰他，只有在苏丽妮病得太重的时候，瑪倫才跑去（瞧她做母亲的那份着急样兒，眞是可怜），求她丈夫事不宜迟的送女兒进京城去看医生。每逢这种时候，苏倫就气得发疯，也不怕大家听見的叫嚷起来：“你該死，你这疯老太婆！自己生了八个孩子，还看不出这丫头犯了什么病！”

可是馬上他又懊悔了，自己的家，他总不能老躲得远远的，不过，他随后跨进家門，就又吵起来。眞是沒有法子，自己要不是白痴，听了这老太婆的胡言乱語，你就怎么也忍耐不住，非得发上一頓脾气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恨不得爬到那頂高的砂丘上，对着全

村，把他心里話嚷出来，也好羞辱羞辱那老太婆。

一天，苏倫坐在岸边，給漁网安网沉子，忽然瑪倫撩起裙子，奔下来找他。

“喂，你这就去請个医生来吧！要不然，天啊，咱們的姑娘命就不保啦！”她說。“听她叫喚的声音眞怕人！”

苏倫听到了小屋里传来的叫喚声，气得发瘋，撿起一块石子，往她身上扔过去，吼道：

“是恶鬼把你的耳朵堵死啦，連她为什么叫喚也听不出来？快去請产婆，馬上就去，要不然，我赶你去。”

瑪倫看見他站起来，連忙轉身跑回家去。苏倫聳聳肩膀，自己把产婆請了来。随后，一下午，他就在小屋附近走来走去，也不进去看看。傍晚，他上村里小酒館。那地方，他平时难得进去，他要是想把一家吃用照顧好，就沒有余錢进酒店了。他用哆嗦的手十分不习慣的握住把手，猛一下推开門，带着一种躊躇不决的神气站在門口。

“哼，那肿瘤里到底出来了个小东西，”他装出一副可怜的凶狠模样，說。整整一个黃昏，他翻来复去的說着这句話，直到最后，他才踉踉蹌蹌的回家。

瑪倫在外面砂丘上等他，一看見他那副样子，眼泪不由得扑簌簌的掉下来。

“哼，那肿瘤里到底——”苏倫带着一脸恶毒的嘲弄的神气开了口，可是又一下子咽住了。眞奇怪，瑪倫的眼泪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他忍不住摟住她的脖子，一块兒哭起来。

这对老人紧紧的彼此拥抱着，坐在砂丘上，直到眼泪哭干了才罢。在那新生孩子的道路上，已經伏下了重重魔障，这是头一回有人为她洒了眼泪。

两个老人回到家里，替产妇和婴兒忙了一陣，然后上了那张双人大床，这时候，瑪倫就去握苏倫的手。在她年青的时候，她总是这样睡着的，現在她重又嚐到了这种年青时候的甜味——这是因为那私生孩子的突然出世，还是因为别的緣故呢？

"这下你該承認姑娘是有了孕了吧？"他們快要睡着的时候，苏倫說。

"嗳，是这样，"瑪倫說。"可是这事情真稀奇——沒有男人——"

"嘿，少說这些废話，"苏倫說，然后他們就睡着了。

这下子，瑪倫不能不認輸了。不过，就象苏倫說的，保不定有一天，她又会一口咬定說是什么肿瘤。娘們，連魔鬼也沒法子說得她們相信。

可是瑪倫沒有那么傻，会去抵賴瞎子憑一根拐棍也能捉摸出来的事兒；对她来說，承認这个痛心的事实，实在要容易得多。尽管姑娘淌了多少清白的眼泪，作了多少庄严的保証，这事情总归牵涉到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农夫[①]的兒子。他是砂滩农庄的少东家，苏丽妮常搭他的車从城里回家——为的是怕走黑树林子。

"这就是你想的好主意，讓姑娘躲过那些流浪汉！"苏倫說，斜眼瞅着那新出世的小家伙。

"你胡說些什么？农夫的兒子总比流浪汉强，"瑪倫反駁道。

归根到底，还是她看的准；她不是說过：苏丽妮生来就高貴么？这姑娘有一股千金小姐的气派！

一天，苏倫不得不穿上頂頂体面的衣服，上农庄去。

"嗳，这姑娘到底生了个娃娃，"苏倫直截了当的說。

---

① 書中所說的农夫实际都是富农，他們有田庄，从事雇工剝削。

"啊，是么？"砂滩农庄的少东家說，他正跟他父亲在打麦場上抖麦秸。"哦，也真能有这种事。"

"嗳，可她說你是孩子的父亲哩。"

"啊，她这么說，有什么証据？"

"她能对天发誓，她真能。我看，你还是娶了这丫头吧。"

砂滩农庄的少东家哈哈大笑。

"好，你笑！"苏倫·曼恩劈手拿起一把干草叉，直奔那小子。那一个退到打麦机后边，吓得脸色发白。

"听我說，苏倫，"砂滩农庄的主人一把拉住了他，"咱們两个老的出去，好好商量商量——这年月，年青人不懂事——你瞧，不管我的孩子在这上头有多大責任，我不信他会跟你姑娘结婚，"他們走到外面，他开口說。

"那不成，"苏倫恶狠狠的回答。

"你瞧，只有一样东西能逼着他这么办，那就是法律——可是你姑娘为人，我多少知道一点，这她是决不干的，不过，話說回来，他也許能帮她一个忙，讓她正正式式的跟人結婚——你願意不願意拿两百泰勒①，就此了結？"

苏倫心里盘算了一下：对一个可怜的娃娃来說，这是一大笔錢。他怕砂滩农庄的主人出了价，又懊悔，赶紧答应了这笔交易。

"可是不許在背后逢人乱說，也不能拿这段关系来夸口，諸如此类的事都不能，"砂滩农庄的主人在送苏倫出門的时候，一路上說。"那孩子得姓姑娘的姓，再不能跟我們提什么要求！"

"不能，那自然不能！"苏倫說，他急着想脱身：两百泰勒已經到了他里边口袋里，他担心砂滩农庄的主人会要回去。

---

① 德国和丹麦旧时通用的銀元名，合現在的丹麦币两个克郎。

“明天我給你送一张字据来，你就在上面画押，承認收到了这笔錢，”砂滩农庄的主人說。“事情要办得合法才好。”“合法”这两个字，他說得那么郑重，那么熟悉，苏倫不由得心里一惊。

苏倫只有連声說“是，是”的份兒，他双手捧着帽子，走到門洞里。往常，他难得向人脫帽行礼，可是这两百泰勒却叫他对砂滩农庄的主人生了敬意。砂滩农庄上的人就是这样：他們会翻过篱笆闖到邻居的地界里去，可也会賠偿人家的損失。

苏倫打地里跑回去。他和瑪倫从来沒有过这么多的錢。現在他只要把錢在她面前一放，亮上一亮，她自然就会动心！要知道，瑪倫本来已經一心一意看中了那农夫的兒子。

第三章　一个孩子出生了！

天上有十五万万顆星星，而据我們所知，地上有十五万万个人。两者的数目恰好相等！你几乎会想，那句古話說得对，每个人都是在他自己的星宿底下出生的。才能高超的学者們在成千上百个耗資巨万的天文台里（这些天文台分布在全世界各处，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高山上），配备着絕頂精密的仪器，夜夜仰观天象。他們观察、照相，他們一輩子只有一个念头：发現一顆新的星星，給那在太空旋轉的十五万万顆星星再添上一个新的“天体”，好讓自己万古留名。

每秒鐘都有一个人生到这世界上来。一个新的光亮点燃了，一顆也許会发出异常美丽的光輝的星星，无論如何，这星星总有它自己的从沒有見过的光譜。一个会在他自己周围散播也許是天才、也許是美丽的新人来到了这世界上；那从沒有見过的光譜变成了

血肉之躯。沒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重复，而它本身也是不可重复的；每个新人都象那彗星一样，万古千秋，只有一次碰上地球运行的軌道，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間，它发出灿烂光华，划过地球上空——一个夹在两头永恒的黑暗之間的發光体。每个新点燃的灵魂无疑的都会引得人欢喜！他們无疑的会围聚在他的搖籃边，眼光中充滿了詢問的神气，一心想知道这个新人会带来些什么。

唉，可惜人并不是什么星星，能够使发現它、把它記录下来的人成名！他往往只是一个經过九个月的炼獄以后，从心平气和、毫不提防的人們背后偸偸溜到这世界上来的寄生虫①。万一他的証件又有問題，那就只有請上帝保佑了。

苏丽妮的嬰兒象一条逆流跳跃的鮭魚，克服了否認、眼泪和堕胎药种种的障碍，終于勇敢的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現在她发紅起皺，在大白天里躺着，极力想打动人們的心。

中产阶級社会很快就和她斷絕关系，她多多少少总是个寄生的食客。一个新生的孩子是全部交易里的一个数字；按程序，这交易应該先是行婚礼，建立家庭，下一步是搖籃和孩車；孩子长大以后，是訂婚的約指，結婚，又是生兒育女。碰上有象苏丽妮的小东西那样的孩子居然下賤到不顧父母沒有結婚就讓自己出生的时候，这一切大半便遭到了破坏。

从最初的一刻起，她所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她的孤苦伶仃得不到温柔的体貼。产婆在把孩子接到这世界上以后，就在她交給小学教师的出生証上，塡上了"私生"两个字，在洗礼証上也有这两个字，好象产婆、小学教师、牧师这些中产阶級的执法人物为了对这新生的孩子进行名正言順的报复，全在不遺余力的打击她似的。

---

① 俄譯是"不速之客"，英譯德譯都作"寄生虫"。

不錯，这小东西是一个农夫的兒子生的，可是，人家不願意承認这件事，宁肯化錢了結这段姻緣，这还有什么用？她反正是个麻煩，是这个勤勤恳恳、規規矩矩的社会的一个污点。

她对她的母亲正如对所有的人一样的累贅。苏丽妮在下床照常走动以后，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告訴她的父母說，她也要象她的姊妹們一样，当佣人去。她对陌生人的畏惧已經完全消失。她在远处內地找到了事。孩子就留在外公外婆家里。

在这茫茫人世中，沒有誰喜欢这个嬰兒，連两位老人也并不喜欢。不过，瑪倫还是到頂楼上去把那只多少年来一直放漁网和破烂的旧木搖籃拿了下来；苏倫安了新的搖軸；于是瑪倫的衰老肿胀的双腿又費力的踩起搖籃来。

对两个老人来說，这孩子也是一个污点（到头来也許正是他們的一个污点）。他們在那姑娘身上寄托过多大的希望啊，如今这希望就在他們眼前：一个躺在搖籃里的私生子！他們讓人挖苦得够了：女人們跑来跟瑪倫說：“嗳，晚年得子，你該称心如意了吧？”她听了眞不受用。苏倫·曼恩到了港口或是小客店里，别的漁夫也同样的諷刺他。他的老伙伴們都善意的打趣他說：“他眞行——健壮得象个年青人，苏倫，你得請大伙兒喝一杯！”

这些話听了都得忍着，而且也忍过去了。在你重新熟悉了以前一套照管孩子的本領以后，这小东西，就讓你想起自己的許多兒女，这时候，她就象你自己亲生的一样——她似乎給这屋子里带来了青春。

你沒法子不心疼这孤苦伶仃的小东西。

第四章　狄蒂的头一步

説也奇怪，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是一个人怀胎，另一个人操心。老瑪倫虽然有心，要重新当母亲却不容易。姑娘自己倒是远走高飞，在别个教区里当了佣人，丢下这孩子在家里哭哭啼啼。

瑪倫尽心的照顧孩子，为她弄来上等牛奶，用奶油面包和糖調成軟和的食物喂她；就差一点，給她吃地道的人奶，她办不到。孩子在外婆抱着的时候，常常用小嘴啧啧的啄她的干枯的脖子，小手伸到她的怀里，显出一付古怪的嗷嗷待哺的样子。

“瞧，她一个劲兒鑽的样兒，”苏倫説。“这天性真了不起呀！”瑪倫，年老而又通情达理的瑪倫，忍不住哭了。

她用自己的奶一个又一个的喂过八个孩子，虽説这是早先的事，現在却又在她的脑子里，記忆中复活了。她还清楚的記得，娃娃躺在自己怀里，象猫兒耍弄耗子一样，耍弄着自己的乳头，一忽兒揪它，一忽兒用鼻子去逗它，一忽兒似乎把它放了，可又猛然扑上去，吸呀，吸呀，吃力的喘气，喝得嗆了，嘴里哼哼，于是小眼睛越来越蒙矓了，充滿了睡意；然后飽了，累了，整个困倦的小身体从胸口一下子翻过去，睡着了；在这种时候，做母亲的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如今她觉得她活了这么大年紀，沒有哪一刻有她烘暖了那小东西，喂飽了他，摇着他睡觉的时候那么快活过，就連年青时候，晚上跟这一带其余的青年人跳舞、寻欢作乐也沒有叫她这么高兴过。直到現在，瑪倫有时候还似乎觉得奶来了；一双手还似乎在掂那一天天长大，吃了她的奶汁添了重量的孩子。这时候，她就生出一种热烈的渴望，渴望自己重新变得年青起来，从怀里掏出丰滿的

奶子来喂自己的小外孙女兒。

她的女兒是怎么回事，她一点也不明白。苏丽妮难得回家，而且总爱挑傍晚，誰也看不見的时候回家；她对孩子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她长得又强壮又苗条，已經完全不是从前那个长一脸雀斑、弱不禁风的姑娘了。她的血气旺盛了，举止也变得果断了。不过，話說回来，一个有病的女人在生下一个孩子以后，象俗話說的，摆脫了妖邪，变了，这也是常有的事。

看来，狄蒂自己倒并不覺得少了母亲的怜爱，虽說吃的是代替母乳的食物，她却长得很好，不多久，她就大得一双小脚能穿木鞋，而且搀着老苏倫的手，能够在砂丘地上走路了。从此以后，她受到了很好的照顧。

不过，有时候，事情也很难办。瑪倫有她自己的活兒，决不能扔着不管；这小家伙呢，偏偏四处乱跑。頂叫人为难的是你得一下子把手上的活兒丢开，去赶那小东西，結果，牛奶燒开了，滿了出来，要不然，就是麦片燒糊了。瑪倫素来对自己料理的家务覺着挺得意，这时候，却顧了这头，丢了那头，不知怎么才好，唉，老天在上，孩子跌上几个疙瘩也只得由她了。

狄蒂呢，倒也并不在乎，再說，她很高兴能和外公外婆在一块兒。她是个好奇心挺重的傻丫头，样样事兒都爱管。她沒有給倒下来的劈柴堆压着，眞是上帝开恩[①]。她一天总要闖上百个乱子，全都是因为她粗心大意。她走路莽撞，一个劲兒往前，要是前面有路可走，那就是万幸，要不然，她非跌跤不可。她的小脑袋上滿是疙瘩和伤痕，可是尽管她吃了这么多亏，她却并沒有学得乖一些。糟的是她还得挨上一頓揍。疼得厉害的时候，外公只得給她吹几下，或

① 按俄譯和英譯本，德譯本譯为"她沒有闖祸，眞是上帝开恩"。

者是外婆把切面包刀的凉飕飕的刀片按在疙瘩上。于是她又忘了疼痛。

"不疼啦，"她說，冲着外婆笑，泪珠兒还在她的长睫毛上挂着，慢慢的，她的脸蛋兒由于常掉眼泪变得十分粗糙了。

"哦，可不是，"瑪倫回答說。"可你这傻丫头一定要当心才好。"

那时候，傻丫头就是她的名字，她呢，也真是一个傻丫头，长得四四方方的挺可笑。虽說她有时候給两位老人招来麻煩，可是冲着她，想生气也生不起来。她的小脑袋老不肯接受有一些事兒是做不得的这个道理。她有了个什么念头，一双小手馬上就干起来。"她沒有头脑，"苏倫意味深长的說。"她是个女人。也許，打她两下手心，会——"

可是瑪倫只当沒听見，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跟她講了千百遍的道理：傻丫头呀，不能这么胡来。可是，过一天，她的老毛病又犯了。狄蒂象往常一样，滿不在乎的胡鬧起来。胡鬧完了，她就把撮尖的小嘴伸向两位老人說："好，那就亲我一下——說一声'請原諒'。"①

誰又能拒絕她呢？

"这下你該承認她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吧？"瑪倫說。

苏倫笑了："是啊，她先做了，再来考虑做得对不对。她将来准是个地道的娘們。"

在爱清洁的习慣上，狄蒂也有麻煩②。她沒有头脑，不是忘了及早解决，就是干脆来不及，于是祸事就来了。这时候，瑪倫可就不客气了。有一次，她一把抱起孩子，到了水井边，把她泡在一只

① 狄蒂学两位老人在她做了錯事以后对她說的話。

② 指狄蒂尿褲子。

装着刚从井里打起的水的木桶里。这一个冰凉的澡洗得灵驗，从此以后，狄蒂再也忘不了要保持清洁了。

村里的女人全都有这問題：怎样才能讓孩子們养成爱清洁的习惯。她們看到狄蒂很早就有了这好习惯，开始跑来向瑪倫請教。瑪倫認为把一个孩子的屁股往凉水里一泡，不用什么了不起的本領，她們自己尽可以如法炮制。可是那些女人不肯相信，說是非得瑪倫去，才会見效。她只得答应了，这法子果然灵驗。“你眞聪明，”她們說，送了些脂油和魚来酬謝她。“不过，話說回来，你学这一行，也不用找外人。”瑪倫很不乐意听这种暗指她母亲是巫婆的話。可是，脂油和魚来得正是时候，苏倫說得好：穷人要連吃食一块兒往肚里咽的东西多着哩。

頂糟的是狄蒂爱把东西拉下来打碎的习惯。任什么东西，她都要去摸一摸，她人矮，看不見桌上放的东西，她就索性一古脑兒把它們拉下来。苏倫只得找来一把螺絲鑽，学鉚釘子，好补救这种絕頂严重的破坏。她呢，尽管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懲罰，却并沒有給吓住。

“对她眞叫沒有法子——她是个地道的娘們。”苏倫說，心里却为她的不折不挠的精神暗暗感到驕傲。可是瑪倫却不得不小心在意，时时刻刻替物件和孩子本身提心吊胆。

一天，狄蒂打翻了一碗热牛奶在自己身上，受了严重的燙伤。这一下才算把她的好奇心治好了。瑪倫只得把她放到床上，用油和生土豆片敷在伤处。过了相当长的时間，狄蒂才完全复原。可是她起床走动的时候，身上連一小块伤疤都沒有。以后，四处传开了話，說是瑪倫治燙伤的本領高明；有誰受了伤，就来求她医治。

狄蒂象一棵小树似的往上长，天天都吐出新的叶子。当她正处在某一个困难阶段的时候，发愁的外公外婆就商量起来，最后也許

商定要采取什么强硬措施，可是，这当兒，她已經脫离了这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了。苏倫覚得，这眞象浅水里行船，过了一滩又是一滩。两个老人不由得要問自己：难道他們以及他們的孩子以前也是这样的么？早先，除了万不得已，他們沒有工夫来照管兒女，也就沒有想过这問題；他們中間一个要张罗每天的吃食，另外一个得管家。可是，眼前他們不管有多少事兒，也不能不細細的思量，他們对許許多多事情都感到惊奇。

"眞奇怪，一丁点兒大的孩子就能打开一个人的眼睛，也不管这人的年紀有多大，眞是学到老，学不了，"瑪倫說。

"废話，"苏倫說，听他的口气，就能知道他想的也差不多。

狄蒂也眞是个奇怪的小东西，尽管各方面对她的关心是那么少，她可是得天独厚；她的头一个微笑带来了欢喜，她的稚弱的啼泣带来了忧愁。她是一件憑空出现，給扔在海滩上送給这两位衰弱的老人的礼物。誰也沒有費什么力去贏得她，相反的，所有的人都使尽力气要毁掉她。然而，有一天，她終于还是躺在那兒，对着光眨她的象天空一样蔚蓝明凈的眼睛。一开头，她就叫人发愁担心，两位老人在她的搖籃边打了不知多少轉；对着睡梦中的她生过各种各样的疑虑。到了她开始認人的时候，就更叫人激动了；她生下来一星期，就認得了他們的脸，在第三个星期上，她就冲着苏倫笑。那一天，他简直傻了，黃昏时分，他忍不住要下去到小酒店里講这事兒。誰又曾見过这样的孩子？她已經会笑了！到了她刚懂得玩兒的时候，更是叫人，特别是苏倫，舍不得扔下她去干别的事兒了。他每隔一会就得走进去，用他的弯曲的手指头摸摸她的肚子。任什么也比不上房間里充滿了她的咿咿呀呀的声音那么有趣。瑪倫一天少說也得把他从搖籃边撵走二十次。最后，她开始会走路了，那就更不用說了！——这孤苦伶仃的、私生的小东西，她不

得不硬闖到这世界上来，作为她的生命的酬报，她給这两个衰弱的老人的晚年添了光彩。从此，每逢早上醒来，过起新的一天来的时候，他們的心中又充滿了欢欣，生活重新有了意义。

望着她搖搖𢹂𢹂，很不灵便的走路，这本身就是个乐子；她手里拿着东西，小心翼翼的跨过門坎，低了头，只管在路上往前走，活象背后一个人也沒有似的，那一脸出神的严肃的神气，誰看了也不能不心醉。这时候，瑪倫就繞到屋子后面，招呼苏倫赶快过来，苏倫当場丢下斧头或是木杵，踩着砂丘上的草，吐出了舌头，跑过来。"天知道她小脑瓜子里想些什么，"他說，于是他俩順着道兒，偸偸的跟着。她出神的走了一小截路以后，忽然发覺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哇的叫起来，显出一付沒人照顧，无限可怜的模样。这时候，两位老人就走到她面前，她重新看到了他們，喜出望外的扑到他們怀里。

有一个时期，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离开十步远就算是走出了她的天地，这时期猛一下过去了。她开始极力向外面张望，找人的脸；以前，她只看見走到她的視野里来的人脚。一天，她居然走上了家門前的道兒，她发現了下面村里的屋子。現在，外界旣然引誘着她，他們就得十分認眞的当心她了。

"看来，守着我們两人，她已經嫌不够了，"苏倫悶悶不乐的說。"她已經对陌生的东西有了兴趣。"

这是她头一回从他們身边走开，苏倫从中又覺察到了一种他早先多次遭受过的經历，一剎那間，心里好不凄凉。可是，瑪倫自有她的主意，自从有了这孩子以后，她变得聪明了。她包上一块头巾，領了狄蒂到下面村里去，讓她跟别的孩子一块兒玩兒。

第五章　外祖父重新干起来

苏倫的全部家私，除了屋子以外，就是一条漁船連同船上的用具的三分之一的股分。在狄蒂出生以前，他已經把他的船股出租給村里一个沒有力量自行入股的年青漁夫，这漁夫把他名下分到的魚給苏倫一半。这一項收入并不多，可是他和瑪倫化費很少，而且瑪倫有时候也出門作工，掙来的錢够她穿戴的。憑那打来的魚六份里的一份，加上苏倫在家里干的零活兒，他們湊付着过日子。

可是，如今又有了一个娃娃，要給她預备吃的，穿的。当然，暫时狄蒂的需要并不大，但是她的到来打开了一个新的前景。現在，他們已經不能够滿足于辛辛苦苦过日子，等着进教堂墓地，同时認定那小屋足抵得过他們安葬費用了。現在光穿旧衣服，吃魚干，在入土以前，不至于成为地方上的負担，这已經不够了。苏倫和瑪倫不能只管自己的晚年，搖籃里还躺着一个娃娃哩，她要求他們一切从头干起，并且作出新的努力。他們不能讓自己一天天的衰弱下去，也不能指望一条漁船打魚所得的六分之一来养老。他們有責任要重新开始。

过去的年月在他們两人心中都留下了印象。如今这孩子又使得他們回想起来。单憑那低低的天花板下，她的稚气的啼哭声就能把两位老人送回到二十五年以前去，那时候，他們还沒有感覺到岁月的重担，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到了这一步，离那更早的日子，那美妙的时光，也就不远了：当时他們不知道什么叫疲乏，苏倫在辛苦的干了一天活以后，走好几哩地到瑪倫当佣人的地方去，和她

一块兒待到天亮，然后再走好几哩路回到家里，头一个上工。

可是，現在他們又变得年青了！他們屋里不是有了个小东西么？那兒，一张噘起的小嘴吵着哼着要吃奶。苏倫从他的老年的冬眠中醒过来，重新对着海洋和天空眺望。他收回了船股，自己又下了海。

开头，情形还过得去。狄蒂赶着他干起老行当来的时候，正是夏天；她也真象是叫这两位老人重度青春似的。可是要跟别人一块兒划桨，一連几小时的拉渔网，赶得上别人，究竟不是容易事。再說到了秋天，鲱魚躲到了海水更深的地方，漁网也得一直撒到底，在沉滞的水的底层往往象是給鉗住了似的。苏倫沒有力气象旁人那样把网拉上来，只得接受劝告，干些比較輕松的活兒。这就很丢脸，然而更丢脸的是：他明明知道以往自己是一条好汉子，可是如今在守夜的时候偏偏熬不住夜晚的寒冷。

苏倫于是沉湎在旧时的記忆里，用它来支持自己，在别人面前給自己长点志气。远远近近，誰願意听他的，他就跟誰講他的年青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工具簡陋，衣裳单薄，冬天又比現在冷，到处都結了冰；为了吃飯，他們只得在冰上拉着放工具的雪橇，一直赶到大海峡，敲出窟窿来打魚。那时候，誰也沒見过毛衣，也买不起油布衣服，下身穿的只是一条厚皮褲，加上长統袜子和木鞋。一不小心，人就会掉到水里，以后就只好穿着湿衣服干下去，那衣服冻硬了，簡直脱不下来。

一講起这些，苏倫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滿足，現在，象为了多打些魚，把船一直划到瑞典海岸那样的辛苦活兒他已經干不了了。他坐在船梢，又渺小又不中用，嘴里唠叨个不停，明明沒有什么风，却随意摆弄着船帆，他的伙伴們手划着沉重的桨，无心听他的話。他們从自己的父亲那兒知道那光景一点不假，現在再由苏倫的掉了

牙的嘴重講一遍，并沒有什么意思。他的夸口并不能叫船划起来輕快点兒；老苏倫活象网里的一块石头。

瑪倫也許是唯一可以犧牲自己来帮助他的人。尽管他在她面前极力遮蓋，她还是看得出来他多么容易感到乏力——她下定决心，听憑上帝打发他們过日子。半夜里，讓漁夫們从床上叫起来，对苏倫来說，实在受不住；他的衰老的四肢沉得象鉛一样，瑪倫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背，讓他在床上坐起来。

“今晚海上风浪大，你还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她說。第二天晚上，她另外又找了个理由劝他。她很小心，不讓自己露出要他从此不再出海的意思。苏倫性子固执，又好爭面子。只要她能一次又一次的留住他，他的伙伴們很快就会把这問題解决的。

就这样，苏倫在家里待了一天，又是一天；瑪倫說他有病，他容容易易的就上了这圈套。这办法行了沒多久，他的伙伴受够了，逼着他卖了漁船和工具的股份。这下子他只能待在家里了。他发牢騷，駡人，可是到底还是安然承受下来了。他就在小屋附近給漁夫們补油布，修木鞋，人又有了精神。他又象往常一样，开始好意的嘲笑她，这时候，瑪倫覚得事情有了轉机。

每逢他手牵着狄蒂，走在砂丘上，看着羊群的时候，他的心情頂頂快活。沒有这孩子，苏倫簡直不行；沒有她拉着他的手，他覚着自己就跟瘸腿的短了手拐似的。她生下来三星期，不就是头一个挑中了他，冲着他笑么！以后到了她四五个月的时候，只要一听到他的蹒跚的脚步声，就会丢下橡皮奶头，掉过头来。

“你倒痛快，”瑪倫似恼非恼的說。“她跟你玩兒，管她湿的干的却是我，这可沒有那么开心。”其实她心底里早已把逗孩子的优先权讓給了他。他到底是男子汉，需要找点兒乐子。

誰也赶不上外祖父那样的了解狄蒂。他們俩能够一連几小时

一块兒蹓蹉，聊天。他們談羊啦，船啦，树啦，不过，狄蒂不喜欢树，因为它們老刮风。苏倫跟她解释：风是好上帝叫刮的，好讓漁夫們划桨少化点力气。那些树呢，刚好相反，什么事兒也不做，好上帝为了罰它們，就把它們拴在那兒。

“好上帝是个什么样兒？”狄蒂問。

这問題象是給了苏倫一悶棍。他活了这么一輩子，信的一直是从小教給他的宗教，碰上光景凄慘的时候，他也求过上帝；可是他从来沒有想到要弄清楚好上帝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下，一个小孩子居然把他問倒了，就跟《圣經》講的情形一模一样。

“好上帝？”苏倫在这詞兒上頓了好一会，想找个法子应付过去。“嗳，你瞧，他的一双手上滿是事兒。有时候，依我們看来，他招攬的事兒多得他干不了——瞧，他就是这么个样子！”

这样，狄蒂才算滿意了。

开头，大半是苏倫說話孩子听。可是很快她就带头講起話来，于是老人就滿心惊奇的听。凡是这娃娃講的，簡直句句都了不起，只要你記得，句句都值得轉講給別人听。这些話，苏倫好多都記住了，有时候忘了几句，他就生自己的气。

“这样的孩子还沒見过，”苏倫和狄蒂散步回来以后，他跟瑪倫說。“她跟我們自己的娃娃完全不一样。”

“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农夫的兒子生的。”瑪倫回答，她忘不了她这輩子最大的一次失望，始終希望能有一点兒补償。

可是，苏倫象以往那样輕蔑的笑了笑，說：“瑪倫，你呀，以前是、現在也还是个蠢貨。”

第六章 苏倫·曼恩之死

一天，苏倫回家，眞所謂手脚并用的爬过了門檻。他站起来，勉强挨到火爐边，他双手抓住光滑滚圓的爐体，身子来回搖晃，嘴里一直凄慘地哼着。他又要倒下去的时候，瑪倫正好从厨房里走进来，她飞快的扶他起来，送他上了床。

“唉，我到底不行了，”苏倫躺了一会說。

“出了什么事，苏倫？”瑪倫着急的問。

“沒有什么，就象內里有什么东西綳折了似的，”苏倫无精打彩的回答。

他再也不肯說下去，可是，瑪倫慢慢的从他嘴里知道，事情发生在他从地上去拉那拴羊的木桩的时候。平时那木桩挺松。但是今天它紋风不动，就象有人在地下拉着它一样。苏倫把拴繩往背上一挎，狠命一拉，木桩果然拉起来了，然而他身体里象是有什么东西綳裂了似的。眼前一片漆黑，地上出现了一个大黑窟窿。

瑪倫惊恐的望着他，“那是不是长方的①？”她問。

苏倫記得窟窿似乎是长方的。

“孩子呢？”瑪倫猛一下問。

苏倫昏过去的时候，她便不見了。

瑪倫赶到砂丘上一看，原来狄蒂在一块野薑菜地中間坐着。还好，瑪倫在地上哪兒也沒有发現窟窿。羊群自由自在的走来走去，木桩还在地里，只有那根又老又烂的繩子給苏倫拉断了。苏倫

---

① 瑪倫想到了墓穴。

大概是站不稳身子，往后倒下去，就是这样受的伤。瑪倫把繩子結上了，然后走到孩子面前。“走，小宝貝，”她說，“我們回家去，給外公煮一杯好咖啡。”忽然，她心里一惊，那孩子用草編的，插在花丛中間的不正是一个十字架么？瑪倫不声不响的手拉着孩子，回到家里。現在她明白了。

苏倫在床上躺着。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外伤，可是他不想起床。他沒有好好睡着过，只是躺着，眼睛发直，一刻不停的摸弄床繩的縫子①。

他不时的哼着，他一哼，瑪倫立刻赶到他身边，釘着問：“有什么不舒服，苏倫，你能告訴我嗎？”

“不舒服？除了要死以外，瑪倫，沒有什么不舒服，”苏倫回答。瑪倫倒是願意在他身上試一試她自己的医道，可是轉念一想，还是把她的本領收起，留着等一个更合适的机会；苏倫已經看到了地上的黑窟窿，这是沒法子医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瑪倫跟他一样明白事情不妙，可是她性情刚强，不願意屈服。只要有什么明确的可以挽救的征象，那么，她为了苏倫，就是向上帝本人苦苦哀求也願意。然而他是在一点点衰弱下去，而这是无法医治的；虽說，如能把他的血液里的毒素放掉，他甚至还能健壮起来也說不定。

“我去找个外科医生来，讓他把污血放掉，好不好？”她問道。“也許是你身体里有了这污血，才发的病。”

但是苏倫不願意人家来給他放血。“不放血，也一样会死呀，”他笑着說，他总是什么都怀疑。瑪倫不作声，一边叹气，一边又去干她的活。苏倫簡直什么都不信，他还跟年青时候一模一样，是个

---

① 过去北歐农民的臥榻很象一只开了盖的又大又深的箱子，人睡在箱底，起来时得抓住一根很粗的床繩子。那繩子头上系着縫子。

不信上帝的人。但願上帝对他别太狠心才好。

最初，苏倫恨不得那孩子一刻不离开他，瑪倫过不了一两分鐘就得把她牵到他床边来。孩子不喜欢安安分分的坐在老外公床边的椅子里，一有逃走的机会，她就溜了开去。这叫苏倫最最难过，他覚得孤孤单单的，沒人理睬，一切都是黑暗和絕望。

然而沒有多久，他对孩子，也象对其它事物一样，完全失掉了兴趣。他的心神离开眼前，停留在遙远的日子里；瑪倫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远，一直回到他的青年甚至更早的年代。説也奇怪，各种各样一直埋藏在記忆里的他的早期童年的事迹，他居然能想起来那么多。一个人能够記得自己两三岁时候經历过的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然而那决不是胡言乱語，也不是他編造出来的；年紀比他大的人打村里来看他，都説他講的一点不錯。他回忆他的一輩子，想起来，又馬上忘了，再也想不起来，这情形真叫人覚着希奇。苏倫在一步步的沉浸到記忆里去的同时，却把近几年的光景忘了个干净，就象他压根兒沒活过一样。

这叫瑪倫很气恼。他們一块兒生活了那么久，經历了那么多的甘苦，如果在两人分手以前，能好好的再叙一叙旧事，該有多愉快啊。可是，一提起他們两人的生活，苏倫就不要听。不，海岬上那个农庄（苏倫五岁上給大海吞沒的那个农庄）和庄上的园子，这些他記得起来！这一棵或是那一棵树栽在什么地方——它們結的又是什么果子。

当他回忆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又回过来，开始胡言乱語，迷迷糊糊的講他怎样当羊倌，水手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

在他騷乱不宁的梦境中，他把所有的經历都混淆了，年青时候愉快的旅行啦，工作啦，困苦啦，一忽兒，他是在海上暴风雨中拉船帆，一忽兒，又种起地来，瑪倫站在他面前，听他講这些辛苦的經

历，心里很害怕；他象是要一口气把他的一輩子講完似的。他好好歹歹，有什么事兒沒干过啊，而且这些瑪倫以前都不知道。当他神志又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累得額头上布滿了亮晶晶的汗珠。

他的老伙伴們走来看他，他們一块兒又从头叙起旧来——苏倫非得講他的老光景不可。他力气不支，只能講上一两句話；然而这时候别人就会接下去。瑪倫求他們不要談得太多，因为这么一来，苏倫就不得安宁，連做梦也在爭鬧。

頂糟的是他在想象中又回到了海岬上那个农庄的时候；看着他抵挡大海的貪饞的侵吞，他的枯瘦的手指抓住被子的情景，真是覺着可怜。他是在向生活作艰难的告别，这告别就跟生活本身一样艰难。

一天，瑪倫打村里的杂貨鋪回来，正逢狄蒂喊叫着迎面跑出来。"外公死了！"她嗚嗚咽咽的叫道。苏倫倒在厨房門坎上，他受了伤，失了知覺。原来他爬到那口大柜子上，去撥弄那时鐘的針。瑪倫拉他到了床上，給他洗伤处，随后，他就安安靜靜的躺着，眼望着她的一举一动。他不时低声問現在几点鐘了，瑪倫从这上头知道他的大限快到了。

他死的那天早上，他又完全变了。那样子就象是他回家来跟周围的一切作一次最后的訣别；他精力疲憊，但是神志却非常清醒。他有許多話要講。在談話中，他从一件事情一下子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同时显得很快活。他能在床上坐起来，喝早晨的咖啡，瑪倫走到床边的时候，他就輕輕的拍拍她，这情形好久以来还是头一次。他活象一个大孩子，瑪倫不由得把他的花白的脑袋抱过来，跟她的凑在一起，撫摸着它。"你沒有老，苏倫，"她說，掠着他脑后的头发——"你的头发差不多就跟当初我們年青时候一样的柔軟。"

苏倫往后倒下去，躺着握住她的手，这样躺了好久，一声不响

的瞧着她，他的失神的眼睛露出一种爱慕的神气。“玛伦，你能为我打开你的头发吗？”他终于不好意思的小声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费力。

“不，你说的是傻话！”玛伦说，把她的脸藏到他的胸前；“我们现在都老了，苏伦。”

“为我打开你的头发吧！”他低声说，这一回更紧了一步，想用他的虚弱的手指自己解起来。玛伦想起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一个黄昏，他们俩在海滩上一条拉上岸的渔船背后过的一个黄昏，她抽噎着，打开了她的花白的头发，随它们落在苏伦脑袋上，遮没了两人的脸。“它们又长又密，”他静静的低声说，“把我们两人都藏起来了。”这话听来象是遥远的青春时代的回声。

“不，不，玛伦哭着说。“它们已经花白了，又稀又乱。可是你当初多么喜欢它们啊。”

苏伦闭上眼睛，紧抓住玛伦的手不放，躺着。她有许多厨房里的活儿要干，她想慢慢的把她的手抽出来；可是每次他都睁开眼睛，她只得在铺草垫的椅子上坐着，丢下事儿不管，她坐着，耷拉着脑袋，同时，泪珠儿扑簌簌的从她的满是皱纹的脸上掉下来。她和苏伦一块儿过得很好；他们之间就是有口角争执，那也算不了什么。一有什么大事，他们就各自一心的望对方好。他们俩谁也没有为自己生活，工作。真奇怪，他们现在居然要分手了。玛伦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不能一块儿去呢？苏伦去的地方也就是玛伦该去的地方。也许现在他要去的地方，他不用谁给他补衣服，留神晾干袜子，不过，他们还是可以手搀手的在伊甸乐园①里一同散步呀。他们常说要在国土上游历一番看看藏在大森林背后是些什么

① 故事出自《旧约·创世记》，传说上帝造亚当后，就为他在东方的伊甸开了个园子，园内长着各种的树，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此处意指天国。

玩意，可是这从来沒有实現。老有这样那样的事兒拦着瑪倫，叫她离不开身。現在能和苏倫同去，該有多美啊；要不是为了狄蒂，瑪倫眞願意这次和他一块兒出門，看看那一边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过去老是有个孩子拖住她，現在也还是一样。瑪倫的大限还沒来到；她得等着，讓苏倫一个人先动身。

这时候，苏倫睡得安稳了一点，她偸偸抽出了她的手。可是她剛站起来，想去干她的活兒，他就睜开了眼睛，凝視着瑪倫的解开的头发和那泪痕狼籍的脸。

“别哭，瑪倫，”他說，“你跟狄蒂能对付着过日子。不过，請你做一件事，把你的头发梳成我們去結婚的时候那样子，好不好，瑪倫？”

“可是我一个人梳不了那样子呀，苏倫，”老太婆回答道，这时候，她又难受得哭起来了。可是苏倫坚持他的要求。

瑪倫依了他，她不能丢下病人太久，就匆匆忙忙的跑到下面村子里，請一个专給这一带的新娘打扮的女人把她的稀疏花白的头发梳成新娘那样的三个发髻。她回到家里，发現苏倫十分煩躁，不过，他立刻又安靜下来；她哭了，在床沿坐下，捏住他的手，这时候，他长久的望着她，吃力的喘气。

突然，他用好多天以来从沒有这样爽朗的嗓音說起話来。

“瑪倫，我們两个人，过去同甘共苦——現在到了头了。在你余下的日子里，你还能眞心的向着我嗎？”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急切的望着她的脸。

瑪倫擦干了她的給眼泪模糊了的眼睛，眞誠的望着他的眼睛。“嗳，”她慢慢騰騰的坚决的說——“我心眼里从来不曾有过别人，以后也不会有一个人进得去，我請耶穌作証，你尽可以相信我，苏倫。”

苏倫于是往后一倒，閉上了眼睛，过了不久，他的手从她手心里滑了出来。

第七章　寡妇孤兒

苏倫死后，住在海岬上小屋里的一老一小的日子就变得艰难了。不管他身体多么衰弱，他多少总还挣一点，总之，他是个靠山。現在她們家里沒有男人，沒有衣食。瑪倫不但要极力节省，維持生活，她还得設法找錢。这是她早先沒有过的負担。

他們当初拿到的漁船和用具的股本已經全部化光；最后的一点錢作了苏倫的安葬費用。她們那点兒家产，每个人都算得清楚，在苏倫下葬的前后，周圍的人家都乘乘減減的計算了一番。然而只有一笔賬不符；那給狄蒂的一次付清的两百克朗到哪兒去了？是呀，这錢化在什么上头了？两个老人当时并沒有置什么新东西，苏倫还一口拒絕把錢投資在一种新发明的漁网上——这新发明在别处試过，真是与众不同。据說，有的漁夫一夜里打的魚就把漁网的本錢挣了回来。可是苏倫不願意；这么多的錢在一世代中間沒有第二次光临这村子，大家只好照常用他們老一套的漁具干下去。

就大家所知，那笔錢并沒有利用，也沒有拿来吃掉。那老夫妇俩过的生活跟从前一模一样，如果这两百克朗打烟囱里冒了出去的話，那末，别人一定会发覺的。一定是瑪倫把錢收了起来，打算留給狄蒂作为两老归天以后的依靠，除此以外，沒有别的解释。

这些人家議論紛紛，談的大多是瑪倫和狄蒂怎么过日子。可是他們的兴趣到此为止。瑪倫有她自己的长大成人的兒女，他們是她的頂頂亲近的人，应該照管她。他們中間有两个来送葬，可是

更重要的是回来看看有沒有可以到手的东西，苏倫入了土，他們就走了，走个无影无踪。他們也沒有請瑪倫去他們家，說眞的，瑪倫連他們住在哪兒也不清楚。哦，她并不为了从此看不見他們而难过。她多少明白一些她的孩子們回家来的道理；就是他們再也不走这条道兒，她也不在乎——只要她能留着狄蒂。从那时候起，她們成了这世界上孤零零的两个人。

"他們至少也該帮你一个忙，"村里的女人們說——"他們到底是你的孩子啊。"

"不，不見得！"瑪倫說。她的孩子們只是把她当作一条路，借它走到世界上来罢了——再說，生活在这世界上，往往也不很容易；他們說不定并不为了自己能到这世上来而感謝她，因为他們并不覺得有什么要报答她的地方。一个母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撫养八个兒女，可是有誰听見过八个兒女照顧过一个母亲来？不，他們能远走高飞，不回到他們的老家来东张西望，瑪倫就謝天謝地了。

她为了維持生計，想把小屋和那块地卖掉，但是哪一样也沒有人买。她就把小屋租給一个工人家庭，自己只留下一个房間和厨房的一头，安排妥当以后，她在自己和孩子的木鞋底上釘上大釘子，取出苏倫用过多年的拐棍，把自己和孩子裹得严严的，到乡間流浪去了。

一天又一天，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她們一早就出发，到那些小屋和农庄去。苏倫以前替誰做过工，瑪倫心里都有数，现在正是他們付清欠下的工錢的时候。她从不张口就要錢，只是站在門坎里边，牽着孩子在她身前，得得的摇着一只漁夫們常用的大皮錢袋子，嘴里念叨着：

"上帝保佑您有工做，有飯吃——您跟您的全家！日子难过——是呀，样样都得要錢——是啊，生活高，人又老了！脂油，麦

芽，样样东西，唉，哪怕是一小块面包都得花錢买！——实在的，老婆子要錢用！”

尽管瑪倫只是要她該得的錢，可是她一干起这个来，人家却說她是討飯，照对付討飯的办法来对付她和那孩子。她們往往在洗碗碟房里或者堂屋里站着干等，同时每一个人都进进出出忙他的活兒，就象沒有看見她們一样。人总該知道自己的身分，而叫他明白这一点，沒有比平白无故的讓他站在那兒干等再好的办法了。如果这还不能使他感到自己的依賴性的話，那他一定是有什么毛病。

瑪倫感觉到这种侮辱，这刺痛了她；可是她并不讓步——她站在那兒，心里十分恼怒，不过她是个聰明人，不会在神色上透露出来；她这么大年紀了，尽能够不声不响的把这样的經历一桩桩的記在心里。也許是到头来看在孩子份上，她才勉强向这种世道低了头。原来她要人帮忙的时候，人家是这样子来对付她的；但是他們自身有什么急难或是麻煩需要瑪倫帮忙的时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們拚命赶了車来，往往在深更半夜，用馬鞭子把手打督；无論如何，她一定得馬上去一趟。①

瑪倫并不傻，她算計起来，头头是道。她只是懶得理会那些对她沒有用处的事情。只要苏倫在她的身边，掌管一切，她就用不着操心。这位老漁婆懂得，一张舵两个人把是不成的；只有在事情关系十分重大的时候（这种情形十分难得），她才插上一手，不过那也最好是偷偷的，不讓苏倫觉察出来。

苏倫在最后得病以前，总叫她做笨蛋。他臨終前一星期，他們倆談起了将来，苏倫安慰瑪倫說：“你瞧着吧，一切都会很好的，瑪倫——只要你不是这么一个笨蛋就好。”

---

① 瑪倫替人医治燙伤等渐渐的出了名，成了巫婆，見前文。

瑪倫生平头一次提出了抗議。苏倫只得翻苏丽妮那笔老賬，“那时节，人人都看出了的事兒，偏你就看不到，对不对？給姑娘吃綠肥皂跟煤油，还猜那是个肿瘤，不就是你嗎？”

“一点不錯，”瑪倫泰然自若的回答。

苏倫吃惊的望着她：哦，这自然是……但是在她的直率的神气后面，有什么东西熠熠发光，它使得苏倫脑袋发暈。“嗳，嗳，”他說，“嗳，嗳！那一次差点兒要坐牢。”

瑪倫和善的眨着她的厚厚的眼皮。“坐牢的人也真是太傻了。”她答道。

苏倫覺得背脊上象澆了一瓢凉水似的！他和瑪倫一块兒过了四十五年，一直以为她是个好心腸的笨蛋——他几乎把这看法带进坟墓。現在看起来，她也許倒是一家之主。她挑起了他跟全部家务的担子，在悬崖边上走——一边还装出一付傻样子！

第八章　聪明的瑪倫

暴风雪从海上向陆地刮来。大片的潮湿的雪花扑上低低的灌木丛和砂草，那些沒有被高高的崖岸挡住的雪花在空中冻成了冰，讓风暴一直赶往內陆。

大海翻腾着。天空是灰沉沉的一大片，打着轉，下面，拍岸的浪花汹涌澎湃，仿佛是那深渊本身在噴发它的沒有底的肚子里的寒冷和怒气。它們无尽无休的从深渊的咆哮的喉嚨里往上涌，这一場紧密的风雪，如同尖刀，叫人无法招架，吸进口去，它又象地獄的烈火似的炙得人喘不过气来。

两个呆笨的人影，一个老太婆手牵着一个小姑娘，在砂崗上吃

力的往前走。她們混身上下裹成一团，看过去几乎跟海上的风雪分不清。

人們从砂崗上的小屋子里注意的看着她們，每所屋子里都有一个女人脸紧貼着窗子。“巫婆瑪倫乘着风暴出来啦，”她們告訴屋里的老年人和病人說。这时候，凡是能爬的人都爬到窗口，他們要亲眼看看。

“这天气对妖巫正合适，”青年人都笑着說。“可是，她沒有扫帚柄①！”

老人們搖头。不該拿瑪倫来开玩笑，她有法术，行过不少好事。也許，她有一两次錯把本領使到了邪道上——这，处在她的地位，誰又免得了呢？今天，她的能耐正大，今天請她治病，那是最聪明不过的了。啊，啊，她眞象张着翅膀在飞一样！

外面那两个人順了高高的岸坡边上的小路走，崖岸上有許多地方已經給大海淘空了。浪涛在她們脚下轟轟的响。海水、空气和砂粒合成了黄黄的混沌一团；在这上面，海鷗和别的海鳥尖叫着，用它們的翅膀拍打空气。有浪涛碎裂了，它們就扑下去，等到重新飞上来的时候，它們的长嘴里銜着食物——一些給浪涛打昏了的、在白沫里翻滚的小魚。

这两人紧挨着岸坡外沿，这看来似乎很怪；其实，这是最好的躲风的地方。风暴猛扑过来，經高坡一挡，就落到了稍远的坡脚下地面上。因此在小路貼着岸坡伸展的地方，老太婆和孩子就能张开嘴来，稍稍喘一口气，不过要彼此說上一句話，却根本办不到。

小路有一处穿过一丛被海风吹得往里倒的荆棘。她們就在那

---

① 西方的神話传說中，女巫常騎着扫帚腾云駕霧的来去。

兒躲一会风雪緩緩气。狄蒂又累又冻，有气无力的嗚咽。

"要象个乖乖的大孩子，"老的說，"我們这就到家啦。"她把孩子拉到自己的披巾底下，用发抖的双手拂掉孩子头发上的雪花，又对着她的冻僵了的手呵气。"嗳，要象个大孩子，"她又鼓励孩子說，"我們一到家，就有餅吃，还有噴香的热咖啡喝。咖啡豆就在袋子里——嗳，你聞一聞看！"

外婆打开了系在披肩底下腰間的袋子。她們俩討来的吃食和零碎东西全都放在这袋子里。

孩子把鼻子湊到袋子里聞了一下，可是她并沒有立刻得到安慰。

"我們可沒有东西拿来燒呀，"她不高兴的說。

"眞的沒有嗎？外婆昨夜里到海滩上去过，看到了那条破船，眞的。可是那时候，你睡的正香，一点兒沒听見。"

"那兒还有柴火嗎？"

"嘘，孩子，那海岸警卫队員听得見。他有一对长耳朵专偷听人家說話——官府就雇他来专門提防穷人們，不讓他們取暖。这样，他就只好把冲到岸上来的东西一古脑兒拿回自己家里去。"

"可是，你不怕他，外婆，你是个巫婆，你能使法术迷住他吧？"

"是呀，外婆能迷住他——他要不老实，还有別的办法。她会叫他害上风湿症，讓他动弹不得，那时候他非得請聪明的瑪倫去替他揉腰。唉，外婆的两条腿里尽是水，手脚痠痛，滿是尘土，肮脏；人家看她是个可恶的巫婆，嗳——还是个賊哩！可是一个沒力气的老太婆要喂飽两张嘴巴，这两样不都沾一点兒哪行啊！外婆是个巫婆，那是你的造化。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照管你——誰也不能說她懶惰。她現在已經是七十二岁的人了，她一輩子都为別人操

劳。可从来沒有人伸过手来安慰安慰她。"

她們坐得又暖和又舒服，可是狄蒂困了，于是她們只得又动身。"要不然，我們会睡着的，那时候，黑舅舅会来把我們抓了去。"外婆把披巾打个結，把孩子裹好，一边說。

"黑舅舅是誰？"狄蒂听了，好奇得都不困了。

"那黑舅舅住在教堂的墓地底下。把坟墓租給所有的死人的就是他，他喜欢他那地方躺滿了人。"

狄蒂不願意到地底下去和黑舅舅一块兒住，便拉住老人快快的走。小路笔直的伸向內地，风在她們背后吹着——风势已經收了一些。

她們走到砂滩农庄的时候，狄蒂不肯再走了。"讓我們进去要点兒吃的，"她扯着她的外婆說。"我肚子餓得厉害。"

"天啊——你疯了嗎，孩子！那地方我們进去不得啊。"

"那我一个人进去，"狄蒂坚决的說。她撒开了外婆的手，往門口跑去。可是到了那兒，她又为难了。"为什么我們不能进去呢？"她回过头来喊道。

瑪倫走过去，重新拉住她的手，說："因为你的亲生的父亲会用鞭子把我們赶走的，"她低声說。"乖孩子，走吧。"

"你怕他嗎？"孩子固执的問。她很少看到外婆躲开过什么事兒。

怕，那才不哩——这年月够糟的，还怕什么！穷人对倒霉事兒就是要不在乎，要受得住。她們又为什么偏偏要象繞过圣地似的繞过砂滩农庄呢？他要不願意冒偶尔会看到自己的亲骨肉的风险的話，那他尽可以把他的农庄搬到别的教区去。她們俩沒有干下什么丢脸的事，見不得人，这是眞情实話。也許，在这孩子的固执劲兒里含着什么不可泄漏的天机哩！瑪倫不是那种违抗天命的人

——在老天爷要助她一臂之力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說了。

“好，来吧！”她推开了大門說：“他們总不能把我們吃下肚去。”

她們走过很深的用来堆放柴火和工具的門道。門道一边，泥炭整整齐齐的一直堆到了屋梁。这一家人显然一冬天都不用担心挨冻了！瑪倫在她們跨过庄院到洗碗碟房去的时候，望了望周围熟悉的一切。她年青时候，曾經在这里当过佣人——为的是离她童年时的家和苏倫近一些，这已經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眼下这个年青农夫的祖父当家——他是一个地道的混蛋，不讓人吃飽睡够。可是他发了財！那时候，这个和苏倫差不多同时死的砂灘农庄的老东家还年青，穿着光袜子摸到女佣人房間窗子底下来！他和苏倫沒有在一个杯子里喝过酒[①]！以后，瑪倫沒有来过这兒——苏倫不讓她来。苏倫自己为了苏丽妮的事兒曾經到这兒来作过一回难堪的拜訪，以后，就再沒有踏进过这地方。答应人家的話，一句就是一句。

但是现在算来，这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两百柔勒不能老用不完。苏倫死了，瑪倫上了年紀，对世道的看法不一样了。寒冷与困苦激起了她对那些暖暖和和坐在屋子里的人从来沒有过的强烈的反感，这些人用不着象一条狗似的风雨无阻，到处找食；她也同样憎恨那些为了自己一时快活把多少年的重担抛到一个穷苦老人的双肩上的人。她为什么耗了这么久不讓砂灘农庄上那个人見見自己的孩子呢？說不定，他还盼着这一天哩。她又为什么不讓孩子按她自己的意思办呢？也許，她的那股要进她父亲的农庄的固执劲兒，就是老天表达的旨意哩！

虽說如此，瑪倫牵了狄蒂在她身边站着，等人出来的时候，她

① 彼此恶感很深的意思。

的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看来，农夫是出門去了，这叫她很高兴。她听得見女佣人在仓屋里挤牛奶，每年这时光，他們不大会雇上一个男工在家里的。

那块当門阶用的碎裂了的磨石依旧躺在那兒，門內地板中央是一块平放着的大墓碑，碑的四角雕刻着薔薇花形的装飾，碑上的字迹已經完全剝落了。

这时候，一个年青女人从里屋走出来，瑪倫以前沒見过她，她的衣着比这一带地方的年青农妇們要漂亮得多，她显得又溫柔又和气。她請她們俩进屋去，取下她們的披巾和包头布，挂在火爐边烘烤。她然后又請她們坐下，給她們吃喝。她一边来回张罗，一边和和气气的跟她們說話；她对狄蒂特别亲热，瑪倫的心几乎因此軟了。

“你們打哪兒来？”她在她們旁边坐下来問。

“唉，又能打哪兒来？”瑪倫嘴里咀嚼着回答。“世上哪有穷人們住的地方？富人住着高楼大厦——可偏偏还要到他們沒有权利去的地方去，另外有些人，上帝除了教堂坟地里的一个角落以外，却什么也不給。不过，你旣然問我們打哪兒来，你大概不是这地方的人吧？”

不是，这年青女人是法耳司特人；她說到她的家乡的时候，她的声气里充滿了感情。

“离这兒远嗎？”瑪倫从菜盘子上斜眼瞅着她，問。

“远着哩，从京城到这兒就要坐一整天的火車和馬車！”

“难道砂滩农庄的男人非得坐火車去找他們的媳妇嗎？只有情人，他們才在这一带地方找。是啊！是啊，你来得远——这才合得长！”

那年青的女人莫名其妙的望着她。“我們是在平民高等学校里

認識的，"她說。

"啊，他还上高等学校嗎？嗯，这年月，是得講究点兒。看样子，你并不願意跟他結婚。"

年青女人給她瞧得脸紅了。"你这話說得多蹊蹺呀，"她說。

"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婆又該怎么說話呢？这也真怪，做父亲的安安稳稳的坐在家里，他的孩子却光着脚到处討飯。"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年青女人惊惶的低声說。

"我說的話，上帝跟每个人都明白，可是沒有人告訴你。看看这孩子——她用不着瞎認父亲①。世上要有公道，那么，坐在这兒农庄上当女东家的应該是我閨女，还有这孩子，决不是你——唉，要是这样，我也不用挨餓受冻了。"

瑪倫一边說話，一边吮一根火腿骨头。她沒有牙，吃的时候发出嘖嘖的声音；油水滴到她的下巴頦和手指头上。

年青女人拿出她的手絹。"奶奶，讓我来帮你，"她說，就小心的給她擦了擦。她的脸色死白，她的手直哆嗦。

瑪倫由着她伺候。她的癟嘴一动不动，冷酷无情。忽然，她用长滿斑斑点点的双手一把摺住年青女人的臀部。"犯了天条，报应来到！"她口中念念有辞，还在年青女人的大腿上面作着引鬼上身的手势。"孩子是个难产，在这身体里出不来！"年青女人在她手底下搖晃了一陣，毫无声息的倒下了；小狄蒂尖声叫起来。

瑪倫看到自己闖了祸，吓慌了，沒想到救人。她扯下了火爐边的披巾和头巾，一手拉了孩子就往外奔。她們一直奔到村里的末一所屋子，那个放救生船的木棚，才停下来，用披巾給狄蒂裹好，自己扎上包头布。

① 据德譯和俄譯文。英譯作："人的脸相騙不了人，她长的跟她父亲一个样。"

狄蒂还在哆嗦。"你把她害死了嗎？"她問。

老太婆听了这話，吓一跳，"沒有，眞的沒有——別多嘴；走！"她手推着孩子，粗声粗气的說。狄蒂不常听到外婆用这种声气說話，就怯生生的往前走。

屋里冰凉，瑪倫讓孩子上床躺下。她然后撿了些柴枝，生了火，放上煮咖啡的水，嘴里一直在自言自語："見了鬼啦，眞是的——可这又怪誰呢？要打中那有罪的，就得打那沒有罪的。"

"你說什么，外婆？"狄蒂在壁床里問。

"噢，我只是說，我想，你父亲这下子要为这事兒上这兒来啦。"

天快黑的时候，一輛馬車赶来，在屋子外面停住了。砂灘农庄的主人一陣风似的卷进来。可是，他来不象有什么好事；他气得滿脸通紅，人差点兒还沒进門，就罵起来。瑪倫为了抵挡寒气，把脑袋裹得紧紧的，这一来，她正好装作什么也沒听見。"啊，啊，来了位稀客，"她說，一边笑着請他进来。

"别以为我是跟你献殷勤来的，你这可恶的老妖婆！"安得斯·奥尔逊嗓子尖哑的嚷。"不，我是来带你走的，而且要馬上带你走。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为妙！"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瑪倫掙脫了他的手。"你怎么啦？"她惊异的望着他，問道。

"我怎么啦？——你还問我这个，你这个妖魔，你今天下午不是上农庄去了么——还带着这小家伙？虽說早就給了她錢，讓你們不要上砂灘农庄来。你偏要搗乱，你这賤貨，用妖法迷住了我的老婆，害她疼得昏迷不醒。我要拉你上法院，讓他們活活的燒死你，你这个老妖怪！"他口吐白沫，冲着她的脸晃握紧的拳头。

"你居然要把人活活燒死！"瑪倫譏諷的說。"那你就請点起火来，也好給你自己取点兒暖。我看你呀，背的东西太多，腰杆兒都直不起来啦。"

“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砂滩农庄的东家声音嘶哑的叫，他张牙舞爪，就象随时都会抓住瑪倫，拖她上馬車似的。“你到我农庄上去，吓了我的老婆，这难道是假的？”他恶狠狠的在她身子四周走来走去，可又不敢碰她。“你要把我腰杆兒怎么样？”他哇哇的嚷，眼里露出了恐惧的神气。“你想在我身上使妖法，对不对？”

“我不想算計你的腰杆兒，也不想算計你这个人。不过人人都知道：吝嗇鬼不讓人吃他的糕餅，可是到头来，还是讓大小鳥鴉銜去吃掉。你还是留着你的力气照料你的年青太太吧——你在我这样一个老巫婆身上一不小心，就会用力过度，伤了筋骨。那时候，她又去靠誰呢？”

安得斯·奥尔逊来的时候，打定主意好歹要把这个老巫婆扔到馬車上，带着她一块兒回家，好叫她当場把妖法收了。可現在呢，他只是坐在那只劈柴箱上，双手轉着便帽，十足的一副可怜相。瑪倫把他估計得一点不錯；他不是个男子汉，他只会哇哇叫嚷，却不敢动手。砂滩农庄上的人都是不成材的种，瘦小、干瘪、貪心。这一个脑袋已經禿了，脖子里的青筋高高的突出来，一张嘴象勒紧口的錢袋。做他的老婆实在沒意思；他早成了个守財奴了！他不想在那兒坐下去了，他的脊背一陣陣的发凉——他如今只想到自己，早忘了替他的老婆担心了。

瑪倫端了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的飯桌上，然后，自己捧了个杯子，在通頂楼的梯子磴級上坐下来。“你喝吧，”她看到他犹豫不决，便說。“这屋里沒有人要害你跟你的老婆。”

“可是你到我家里去搗乱，”他咕嚕着說，一边勉强伸手去拿杯子，他象是又怕喝，又不敢讓它擱着。

“不錯，我們倆去过你的农庄。是风暴赶我們进去的，我們自己并不要进去。”瑪倫平心靜气、寬宏大量的說。“說到你那年青的

太太，她多半是听說她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后，心里受不住，才发的病。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跟你一比，她是太好了。她拿頂好的东西款待我們，你呢，却一心要把我們活活烧死。嗳，嗳，人能这样暖暖和和的死，倒也痛快！眼前这兒多冷啊，又沒有人送一車泥炭上門来。"

"你是要我給你送泥炭来吧？"农夫嚷了一句，話說完，又把嘴紧紧閉上了。

"这孩子好歹是你的；我尽管出力张罗，她还是在挨餓受冻。"

"我早出过錢，跟她一次了結了。"

"嘿，你說得倒輕松！你就忍心讓你的孩子缺吃少穿的；但願上帝就賜給你这一个孩子。"

农夫心里一惊，象是醒悟过来。"把你的妖法从我的老婆身上收了，"他手拍着桌子，叫道。

"我跟你老婆沒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过，你要想一想，上帝会不会再賜給你孩子，我想是不会的了。"

"你少提上帝——把我老婆身上的妖法收了，"他哑着嗓子低声說，一面走上去，象是要老太婆的命。"要不然，我就掐死你，你这个妖婆。"他脸色发灰，他的瘦小弯曲的手指在空中抓着。

"小心，你的独生的孩子躺在里面床上，她听得見你說話。"瑪倫推开了里屋的門。"你听見沒有，狄蒂，你父亲要掐死我。"

安得斯·奥尔逊从她面前掉过身子，往門口走去。他摸着門上的把手，站了一会，象是自己也不知道在作什么；他然后走回来，又在劈柴箱上坐下。他坐着呆呆地望着脚下的泥地。他吐了口吐沫在地上，用靴子擦它。他看来异乎寻常的衰老，他从小就是这样，有人說，砂滩农庄上的人生下来就掉了牙。

瑪倫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你这时候准是在想你的健康年青

的老婆会替你生下的那个孩子吧？你說不定已經看見他在地里，在你身边，象一头駒子似的奔跑，还学着掌犁呢。嗳！有那么一些人，尽管沒有兒子，却偏偏喜欢积攒錢財，再說，吝啬的父亲生下来的往往是败家子；也許他們为人太貪心，上帝才这么懲罰他們。你呀，尽可以象許許多多别的人一样干下去，一直到你完蛋。你也可以在你干不了的时候把农庄卖給一个外地人，自己搬到城里一所精致的小房子里去住！反正有錢的人有的是办法！”

农夫抬起头来。“把你在我老婆身上施的妖法收了吧，”他恳求說，“我决不叫你吃亏就是。”

“我跟这孩子全都不願意再上砂滩农庄去了。不过，你可以送你的老婆上这兒来——她的病不要紧，可是你想要有好結果，就別忘記讓她带一車泥炭来！”

第二天早晨，那位年青漂亮的砂滩农庄女东家坐在一車堆得高高的泥炭上，在村里走过。那个农夫明明不願意讓人瞧見和他老婆在一起，因为他自己不在車上；赶車的是一个小厮。大家猜不透这車赶往哪兒，全把脸貼在玻璃窗上看着他們走过，好些望不見路的小屋里的女人，就拉了块包头布，急忙往海岬上跑去。就在那小厮把泥炭往瑪倫的木棚里搬，砂滩农庄的女东家在小房間里的桌上打开一包包鷄蛋、火腿、糕餅、奶油以及其他許多好东西的时候，她們川流不息的走过，朝窗子里张望——想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理由去拜訪住在屋子那一头的人。瑪倫心里明白，她們来作什么，可是她再也不去为这种事情煩恼了，人家利用她的同居作为偵察的場所；窺探她的行动，这她已經习以为常了。

过不了几天，消息就在四邻中間传开了，說那个农夫已經照顧起他的私生子来了。他这样做，不見得乐意。瑪倫一定在这中間耍了一手。誰也不明白瑪倫为什么对他忍耐了这么久；她要爭她

自己的权利，有的是办法。但是現在看来，她到底受够了，她在农夫的老婆身上作起法来——先是用法术讓她怀了孩子，然后又随意的把孩子攫走。有人說，她在这上头，利用了狄蒂——她作法把她催回到出世以前的日子里去，因此这孩子就不能不去找一个母亲；就为了这緣故，她一直发育得不正常。拿她的年紀来說，狄蒂实在小得出奇，虽說她从来沒有生过病。大概瑪倫不讓她自自然然的长大起来，要不然，要把她催回去就会困难得多了。

本区里出了瑪倫这样一个巫婆，有好处也有坏处。她是巫婆，这千真万确；不过話說回来，她实实在在是个好心腸的女人，好多人都知道；她从来不曾用她的本領帮着魔鬼为非作歹——并且她对穷人很好；她不收錢治好过許多人。至于那个砂滩农庄的农夫，那是他自作自受。

从此以后，瑪倫出了名。人都有健忘这个毛病，只要忘了对他有好处。安得斯·奥尔逊并不按时給她們供应。有时候，他隔上好久才去看瑪倫一次，可是一下子，他又走动得很勤。砂滩农庄上的人老受妖法纏扰。說不定就在地里干活，弯下腰去撿一块石子，或者拔一棵杂草的时候，一股看不見的邪气忽然扑到他們身上，叫他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只能爬回家去。在家里，他們哼哼唧唧，躺上好几个星期，一个干活的人，什么事也干不了，自然难受极了。他們受尽了水蛭，吸杯，还有各种高明的主意的折磨，直到有一天，疼痛象来时一样，一下子消失了。他們自己把这种病症归之于女人們的毒眼，这些女人大概觉得人家沒有理会她們，就用这种恶毒的办法报复；别人呢，却認为这是因为他們腰背长得太肥，老天給他們的懲罰。反正随你怎么說，这总是他們的弱点。因此只要那位农夫一覺得腰背有点兒疼痛，他就連忙赶去平平巫婆瑪倫的怒气。

靠这一点过日子自然不够，不过，这件事却扩大了找她治病的

人的圈子。

瑪倫自己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变得这样出名；可是事实如此，她也就坦然处之，而且尽量讓自己从中得到好处。她把从小記得的、她母亲給人出的好主意随机应变的使出来——此外，就听其自然；往往，她該說什么，該做什么，从来人嘴里，就可以知道。

瑪倫常听人家說她是一个巫婆，有时候，連她自己也信了，有时候，却又对人家的愚蠢覚得惊奇。不过，她老是叹一口气，想那苏倫在世的日子，那时候，她不过是他嘴里的一个“笨蛋”——那才眞是安安稳稳的好日子哩。

如今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苏倫在地下长眠，所有其余的人在用不着她治病的时候，就象躲瘟疫一样的躲着她。别人碰在一块兒，就閑聊一陣消遣；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上瑪倫那兒去喝一杯咖啡。連她的邻居也小心翼翼的躲过一边，虽說他們常常要人帮忙，她呢，也总是有求必应。她只有一个活着的朋友，这朋友总是用信任的眼光看着她，也不怕她——那就是狄蒂。

当巫婆，是一个不愉快的辛苦的职业——再說，这职业又不是她自己挑的。不过，这一来，她算是有了飯吃了。

第九章　狄蒂訪問仙境

狄蒂現在大得可以独自往外闖了，她不时从家里跑出去，瑪倫也不因此担心。她需要有人跟她一起玩兒，就到村里和树林子边的小屋里去找她的伙伴。可是那些做父母的一看見她来，就把他們的孩子叫回家去。最后，連孩子們自己也懂得提防她了；他們在她走近的时候，就向她扔石子，叫她各种綽号，小杂种啦，小妖精

啦。她又去找别地方的孩子，結果也是一样；末了，她終于明白过来；她跟人家不一样。就連外婆的房客家的孩子，她也不放心；就在她跟他們一块兒躺在砂丘上，用蓝色的小山蘿卜編項鍊和戒指的时候，他們的母亲会赶来把孩子們拉走。

狄蒂只能想法子一个人玩兒，跟她周围的事物打交道；这一点，她倒是做到了。狄蒂很快就給了她的玩物以生命，她給石子啦、劈柴棍兒啦，样样东西都指派了一定的角色，而且指揮它們方便极了。它們太老实了，弄得狄蒂有时候不能不叫它們变得淘气一点；要不然，它們就太沒意思了。屋里有一只苏倫穿破了的旧木鞋，瑪倫在上面画了一张脸，給它裹上一块旧头巾，算是衣服。它在狄蒂的世界里是一个男孩子——一个頂会調皮搗蛋的男孩子，他一刻不停的惹事生非。他老是尿褲子，而且随便什么东西，他都把它打得粉碎，因此狄蒂时时刻刻都得管教他，結結实实的揍他一頓。

狄蒂自己已經大了，再也不尿褲子了。可是这問題在她心里仍然存在，世界上沒有比这問題更严重的了。她憑自己的經驗知道，打背后来的責罰，就数它厉害。

一天，她坐在屋外太阳地里，忙着用充滿了做母亲的忧愁和气恼的声音，責罵这个頑皮的玩具孩子。瑪倫站在厨房門口洗鯡魚，听得怪有趣的。"你要再鬧这么一回，"孩子在說，"我們就送你到巫婆那兒去，讓她把你这蠢东西吃掉。"

瑪倫連忙走出去問："这是誰說的？"她的滿是皺紋的脸哆嗦着。

"那男妖精說的。"孩子快活的回答。

"胡說，孩子，要正經点兒。誰教你这么說的？快告訴我。"

狄蒂竭力想装出一副正經的脸色。"小狗妖怪說的——明天說的！"她乐得不得了。

跟她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她玩膩了，就灵机一动，随便的編些莫名其妙的話。瑪倫回去干她的活；她已經平靜下来，只是沉沉的想心事。

这孩子的嘮叨不是平白无故的。瑪倫給村里一个年青水手治过病，他老尿床，就为这緣故，他多年来一直受他的伙伴們嘲笑。瑪倫跟这年青人說，要把病治好，头一个条件是，他絕口不提这事。如今，人家想打听她是怎么治好这年青人的，可是从他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于是他們就胡乱的猜测——猜得越脏越好！

瑪倫站着，对着那堆鯡魚哭了，她的带咸味的眼泪落到盐汁里。近来，她常常为了这世界、为了她自己哭泣；她明知道自己在别人身上行的全是好事，可是他們看待她，活象她是个染上了疫病的人似的，他們的怯懦和憎恶毒化了她周围的气氛。不錯，他們有病的时候，就来找她医治，可是，暗地里又怪她給他們招来病痛，等她一走，他們就把屋子上上下下熏过。在他們眼里，她几乎成了各种各样的祸根；現在連这孩子的天真的嘴也管她叫巫婆了。

苏倫死后，瑪倫的眼睛受不了日夜焦心哭泣，老是紅紅的发炎，眼皮子翻了过来。然而这一带地方的人却把这看做她是个頑固的巫婆的新証据。她的眼力也越来越不济，常常不得不借重狄蒂的小眼睛；那孩子呢，偏又抓住这样的机会作弄她。

狄蒂并不坏——她是个不好也不坏的孩子。她无非是一个生性需要变化的小东西。在她那个天地里发生的事情是那么少，因此一有机会，她就耍些花招，不讓自己无聊得发慌。

可是，有一天事情来了。瑪倫得到古特·爱萊貝克大农庄的許可，每星期二到它的树林子里撿些树枝。这农庄远在公地的那一边，可是树林子就在砂丘附近。这些树枝并不能发散多少热气，但是够用来煮一杯咖啡。

于是星期二变成了她們野餐的日子。她們随身带了飯菜，找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頂好是在那小湖边上吃。狄蒂来回都坐在那輛独輪車上。要是在秋天，她們撿完柴火，就去采浆果，采山楂子和梅桃，拿回来在爐上煮。

眼下，外婆有病，她老哭，哭得眼睛都看不見了——这狄蒂很明白；可是她心里納悶，为什么她的腿里有了水，弄得站都站不起来呢。这下，孩子只得孤零零一个人到树林子里去撿树枝。这是件繁重的工作，不过，这时候正当夏天，树林子有意思极了。如今，她可以尽往里走，过去，外婆害怕密林，老不讓她去，只在树林边上轉。树林子里有鳥兒在唱歌，綠色的光輝在密密的树叶中間浮动，那兒的空气象碧綠的湖水，有一道道阳光穿过；灌木丛底下的暗处有嘶嘶嗡嗡的声音。

狄蒂并不害怕，不过有时候她还是要哆嗦。过一忽兒，她就停下来听一下，要是有一根枯树枝格的一声断了，她就吓一跳，由于惊奇而感到激动。她在这兒不覺得膩，她的小小的身体里洋溢着这树林引起的奇异的感覺；每一步路都为她带来一些充滿了莫名其妙的庄严的新鮮的感受。有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卜的一声向她跳过来，活象外婆把煤油倒在爐子里发出的声音，她連忙迈动一双小脚，尽快跑开，一直跑到一块空曠地上才住。

有一次，她这么一跑，跑到了一条小河边，河面上有树木斜盖着。全世界的綠顏色仿佛都从这条河上流出去。狄蒂站着楞了，惊奇得喘不过气来。她很快就明白了河为什么是綠的，那是因为从所有的树木上泻下来的就是这顏色——这条河就是世界的尽头。河那边住着上帝；如果她使劲的瞧，她可以隐約瞧見一丛荆棘①中

① 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前，押他的兵士为他戴上一頂荊棘之冠。

他的长着花白髭鬚的脸。可是这么多的綠顏色打哪兒來的呢？

她为了要弄明白这一点，就順着河边，往树林里走。在树林深处，她碰到了两位小姐，这两位小姐长得真美，美得狄蒂从来沒看見过。虽然天沒有下雨，又是在树蔭底下走，她們却偏偏张着伞。阳光射过綠叶，象一块块亮晶晶的金元落在她們的伞上。她們把狄蒂看作一位小公主一般，跪在她面前；她們举起她的光脚，看她的脚掌，問她的話。

唔，她叫狄蒂。脏孩子狄蒂，乖孩子狄蒂——还有，曼恩家的孩子。

两位小姐对望着，笑起来，她們又問她住在哪兒。

自然是住在外婆家里罗。

"外婆是誰？"这两位蠢小姐又問。

狄蒂用她那双光着的小脚在草地上跺了一下，說：

"啊，外婆！就是那个因为哭得太多，有时候眼睛看不見的外婆。狄蒂的亲外婆！"

她們于是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請她跟她們一块兒回家玩玩。狄蒂挺放心的把她的一只小手伸給她們中間的一个，跟着走；她倒想看看她們是不是住在河那一边——跟上帝住在一起。要是这样，那就是遇見了天使了。

她們沿河走着；狄蒂由于兴奋，变得很不耐煩，她以为这路永远也走不完了。最后，她們走到了一条跨河的小桥边。桥的尽头是两边有栅栏的关着的大門，那栅栏叫人鑽不进，也爬不过去。两位小姐用鑰匙开了大門，又小心的把它鎖上，这时候，狄蒂发現自己在一座頂頂美丽的花园里。小路边长着一丛丛紅的、蓝的、可爱的花兒，搖摆着它們的漂亮的脑袋；在那些矮矮的灌木上有又大又紅，好吃的浆果，这样的浆果她还从来沒尝过。

狄蒂立刻明白这就是天堂。她扑到其中的一位小姐身上，她的嘴唇給浆果的汁液染得紅紅的，狄蒂抬头望着她，深蓝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問："我現在是不是死了？"

两位小姐笑了，領她进了屋子，走过一些漂亮的房間，在那些房間里，人可以穿着靴子在又厚又軟的羊毛披巾①上走。在最里边的一个房間里，有一位瘦小的太太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她的头发白了，脸上起皺，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鏡；虽然这时候已是中午，她还戴着一頂白色的睡帽。"这是我們的祖母！"两位小姐中間有一位說道。

"祖母，你看，我們捉住了一个小林妖。"她們冲着老太太的耳朵叫。想想看，这老奶奶耳朵都聋了——她自己的外婆才只瞎了眼。

狄蒂走到一个个房間門口，好奇的往里张望。"上帝在哪兒？"她突然問道。

"这孩子在說些什么呀？"一位小姐叫起来。可是另一位小姐，就是刚才牵着狄蒂的手走的那位，把孩子拉到她跟前，告訴她："上帝不住在这兒，他住在天上。她以为这兒就是天堂啦，"她又回过身去对她的妹妹說了一句。

她們看見她光着脚到处乱跑，很担心，她們仔細的察看她的脚，怕她在树林子里給什么虫子咬了。"这孩子干嗎不穿靴子呢？"那位老太太問。她說話的时候，她的脑袋滑稽的抖动，所有她的雪白的鬈发都跟着抖起来——活象一朵朵的越橘花。

狄蒂沒有靴子。

"天啊！你听見了沒有，祖母，这孩子沒有靴子。你难道任什

① 狄蒂把地毯誤認为披巾。又，穷人在家里不穿木靴，因此穿着靴子在屋里走，对狄蒂說来，也是一件新鮮事兒。

么可以穿在脚上的东西都沒有嗎?"

"男妖精,"狄蒂叫了一声,調皮的笑着。

她已經不耐煩回她們的話了。然而,她們还是从她嘴里知道了她有一双木靴,是留着冬天穿的。

"把我的拖鞋給她一双,"老太太說。"阿斯塔,給她一双;可别拿那頂坏的。"

"我去取一双好的来,祖母,"两位年青的小姐中間有一位(就是狄蒂頂頂喜欢的那一位)回答。

于是狄蒂脚上穿了一双拖鞋。接着,她們給她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她从来沒有尝过的,而且她也不爱吃,她光吃面包,因为这是她吃慣了的——这叫那三位女人大为惊奇。

"她是給宠坏了。"年青小姐中間有一位說。

"她只吃面包,不爱吃别的东西,这不能算是宠坏了。"阿斯塔小姐急忙回答。"她明明吃慣了粗茶淡飯,然而看她长得多健康呀。"她把孩子拉到她跟前,亲她。

"讓她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去,"老太太說,"这样的野孩子給人逮住了,是不肯吃东西的。我的丈夫有一次在黃金海岸① 逮住了一只小猴子,但是,因为它怎么也不肯吃东西,只得把它放走了。"

于是她們就把上等食物装在一只用紅白两色的麦秆編成的漂亮小籃子里,交給狄蒂;又給她戴上一頂草帽,替她在胸口打了一个大紅蝴蝶結。她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了不得——可是,她一下子想起了她的外婆,就要回家。她站着拉門上的把手,她們只得讓这个有趣的小林妖回去。匆忙之間,她們又把几顆草莓放在她籃子里,然后她就跑进树林子里不見了。

---

① 在非洲西部,大西洋边,是白种人販卖黑人奴隶的大市場。今加納。

"但願她能找到回家的路就好，"阿斯塔小姐說，她那梦幻似的眼睛望着她的背影。

狄蒂当然找到了回家的路。幸好她一路急着回家，沒想那籃子里的东西，要不然，老瑪倫一直到她进坟墓，也尝不着草莓的味兒。

从此以后，狄蒂就常常到树林子深处去，希望能再有一次上回的奇遇。那一回的經历真是太美妙了，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經历。老瑪倫也慫恿她。"你就尽往树林子里边走，"她說，"什么也伤不了你，因为你是个福星高照的孩子。你再进那座仙屋的时候，千万也給我要一双拖鞋。你就說外婆腿里有水，穿靴子她的脚受不了。"

那条小河很容易的找到了，可是她再沒有遇見那两位美丽的小姐，那条一头有大門的小桥也不見了。河的对岸，也有象这边一样的树林子，然而随她怎么望，她再也找不到上帝的脸庞了；神仙世界再也沒有了。

"你往后会明白，你其实是作了一場梦罢了，"老瑪倫說。

"可是，那些草莓呢，外婆？"狄蒂說。

"是啊，那些草莓——那倒是真的！"瑪倫自己也吃了几顆，而且她从来沒有尝到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它們比野草莓大上二十倍，而且吃起来叫人真痛快——完全不象别的那些吃了只会叫人肚里不舒服的浆果。

"那是領你到神仙世界去的那个梦神給你的，好讓我們也能尝一尝这些东西。"末了，老太婆說道。

她們对这个解释都挺滿意。

第十章 狄蒂有了一个父亲

一天早晨，瑪倫起来，发現她的房客走了，他們在半夜里搬走了。“魔鬼来过这兒，把他們带走了，”她快活的說。她对他們溜走一点也不懊恼——那一家人太討厌，太古怪了！可是，糟的是他們还欠着她十二个星期的房租——十二个克郎——瑪倫就指望着这笔錢过冬。

瑪倫貼了一张招租帖子，等候新房客上門，但是誰也不来問一問；原来老房客传出謠言，說这屋子有鬼。

瑪倫已經洗手不干她那一行了，因此尤其覚得这房租的損失重大。她受不了人家的咒罵，不願意再当巫婆。“去找比我更聰明的人，别来打扰我，”人家来找她治病或者請她去的时候，她就这样回答。他們只得一无結果的走了，不久，話又传开了，說是瑪倫已經失掉了她的法力。

不錯，她的精力越来越衰退，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見，她的腿也走不动了。她替人紡紗和織衣服，同时又討起飯来。狄蒂領着她从一个农庄走到另一个农庄。这么走路实在累人，老太婆抱怨个不停，一边讓自己沉甸甸的压在孩子的肩膀上。狄蒂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沟里的花兒和无数别的东西都在叫她，她真想擺脫那条沉极了的胳膊，一个人跑开去。外婆沒完沒了的訴苦，使她滿心說不出来的厌恶。这时候，她就会想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这下子，我找不到路了，外婆，”她忽然說，接着，就一步也不願意再往前走，再不然，她就溜开，在附近躲起来。瑪倫罵她，吓唬她一下，可是毫无效果，于是她就在路旁坐下来哭；狄蒂心軟了，連忙回来，用胳膊勾

着她外婆的脖子。她們就这样一块兒哭，为了这世界上的不幸而悲伤，也因为彼此又見了面而高兴。

在往內陆去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面包师，他每星期送她們一段白面包。瑪倫害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叫孩子去取。狄蒂肚子餓，面包对她是个很大的誘惑，因此她总是一路跑回家，不讓面包有誘惑她的机会。当她終于把一口也沒有咬过的面包拿回家的时候，她跟外婆就感到同样的驕傲。不过，有时候，肚子餓得太厉害了，她就一边跑，一边把热烘烘的面包边上的皮撕下几片来吃。这事情不能讓人发覚，为了这緣故，她才从面包边上撕——就撕那么一丁点兒；可是到她明白过来的时候，面包已經挖空了。这时候，她就恨她自己，也恨外婆和所有的一切。

"哪，外婆，面包在这兒，"她說，一下把面包扔在桌上。

"謝謝你，我的孩子，面包是新鮮的嗎？"

"是的，外婆，"說着，狄蒂就溜了。

于是老太婆坐下来，用她的一碰就疼的牙齦啃面包皮，一边不住的駡那孩子。这可恶的丫头——該好好的揍她一頓。应該把她赶出門去，赶她上救济院去。

在她們眼里，救济院是頂頂可怕的地方。在她們一辈子里，它就象一把挂在她們头上的刀，瑪倫只要掄起这把刀子，狄蒂就会走出来，哭着求饒。于是老太婆也哭了，她們彼此說些好話，叫对方安心。

"唉，唉，生活眞艰难呀，"接着，老瑪倫就会說，"你要有个父亲——一个配得上这称呼的父亲，那就好了。說不定你会因此挨几頓揍，那是誰也逃不了的，但是，你的可怜的外婆就能跟你一块兒过活，不用討飯了。"

瑪倫刚說完話，一輛套着一匹皮包骨头的老母馬、四面有栅栏

的大車就在外面路上停下来，一个身材高大、偃背、鬈发蓬松的男人从車上跳下来，他把繮繩扔在馬背上，朝屋子走来。他看来象是一个燒炭工人。

"他是个卖鯡魚的，"狄蒂跪在窗边的一张凳子上說，"我去讓他进来好嗎？"

"对，放他进来。"

狄蒂取下門閂，那人就搖搖晃晃的走进来。他穿一双大木靴，褲脚塞在靴統里；他走一步路，房間里就轟隆轟隆的响，屋子太低，叫他站不直身子。他在門口站了一下，四下里看了看；狄蒂躲在外婆的紡車后边张望。随后他走进屋里，伸出了手。

狄蒂看到老太婆不跟他握手，他那种慌乱的样子，就格格的笑起来。"外婆是个瞎子呀！"她說，乐极了。

"唔，原来她是瞎子。难怪她看不見我的手了，"他說，就自己去握老太婆的手。"嗯，我是你的女婿，我有話要跟你說。"他說話的声音爽朗，流露出愉快的心情。

瑪倫急速的抬起头来。"你是我哪一个女兒的丈夫？"她問。

"就是这孩子的媽媽，"他用他的寬边大軟帽指着狄蒂回答。"这事情办得还不算合法；我們沒有找牧师，这要等些时候再說——好多别的事情都比这要紧。不过我們有了一所屋子，虽說寒傖，可总是个家。我們住在公地那一边，离这兒足足有一哩路——在砂灘上——人家管它叫'鵲窝'！"

"你叫什么名字？"瑪倫又問。

"拉尔斯·彼得·韓生，这是我受洗礼时給我起的名字。"

老太婆想了想，然后搖搖头說，"沒听說过你这个人。"

"人家管我父亲叫剝皮鬼①，这下你也許知道了吧？"

① 指剝下死牲口的皮来販卖的人。

“是啊，这綽号挺熟——虽說不見得很体面。”

“别人多半也是这样，”拉尔斯·彼得·韓生和和气气的說。“人往往不能随自己的意挑名字，要名声；人只能自問良心平安，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我路过这兒，就想向你們問一声好。到了苏丽妮和我去找牧师給我們祝福的时候，我会赶車来接你們一块兒上教堂去。如果你不願意馬上搬到我們那兒去的話——要能搬去最好。”

“这是苏丽妮叫你传的話嗎？”瑪倫疑心的問。

拉尔斯·彼得·韓生嘟噥了一下，听来又象是“是”，又象“不是”。

“嗳，我原說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念头，謝謝你的一番好心；不过我們俩还是待在我們这地方好。不过，我們倒想去参加你們的婚礼。我生了八个孩子，現在大概全結了婚，可是誰也沒有請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瑪倫想起心事来。“你是干什么的？”她紧接着問。

“我販鯡魚——要不然就有什么，販什么。人家有破布骨头要卖的話，我也收。”

“这你掙不了多少錢呀——破衣服只要剩下一根綫，人家还对付着穿哩——大多数人过的日子都不比这好。或者，旁的地方的人要比这一带过得好一点也說不定？”

“不，这到处都一样，破衣服都要穿到只剩下最后一根綫，牲口都要使喚到倒毙了才算，”这剝皮鬼笑着回答。“可是人总得干点兒什么呀。”

“是呀，你說得对，人总得想法子找吃的！你肚子一定餓了吧？我們沒什么可以招待你的，不过还能煮一杯咖啡，要是你不嫌弃的話——狄蒂，快去找那面包师，告訴他，你把面包捲空了，再告訴

他，我們有个客人。說不定他会罵你一頓，再給你一段面包——如果他不肯，我們下星期不向他要就是了。不过，一定要告訴他实話。快去——还有，不要再撕面包边。"

狄蒂磨磨蹭蹭的走出門去。这是一次难受的懲罰，她故意延挨着，指望外婆会心軟，把她叫回来。撕面包边——不，永远也不撕了，今天不撕，而且不管她活到哪一天，决不再撕了。她一想到她的繼父会知道她做的錯事，那面包师也会知道她对外婆多么不孝順，她的耳朵就羞得发燒。她决不說謊話，因为外婆常說，人要用謊話来开脫自己，就象砍狠薊一样，你砍下它一个脑袋，它就在那地方长出六个脑袋来。狄蒂憑她的經驗知道，說謊話到头来总是給人添上加倍的麻煩；因此她的小小的头脑就得出了一个結論：撒謊沒有好处。

拉尔斯·彼得·韓生坐在窗边，眼望着孩子的背影。孩子在路上慢吞吞的走。到了孩子突然飞快跑起来的时候，他轉过身来問老太婆："你管得了她嗎？"

"她是个挺不錯的孩子，"瑪倫在厨房里說，她正摸柴火，想生爐子，"我沒有更强的人好依靠——也不想要那样的人。不过，她是个孩子，我呢，正好相反，又老又累贅。馬駒子想撒野，老馬却願意由它站着想心事。跟一个衰老太婆一块兒过童年，也真沒意思。"

狄蒂赶到面包师那兒，气都喘不过来；她一路跑得太急，一心想赶快回到那个大个子、傴背、說話带喉音、挺和气的人身边。

"我这下跟别的孩子一样，也有父亲了，"她气喘吁吁的嚷。"他在我外婆家里——他还有一匹馬，一輛大車哩。"

"啊，真的嗎？"面包房里的人都睜大了眼睛說，"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剝皮鬼!"狄蒂挺神气的回答。

这兒的人都知道他!狄蒂看見他們彼此交換着眼色。

"这么說,你是大戶人家的孩子啦,"面包师的老婆把一段面包放在柜台上說——她只顧想着这新聞,沒想起那孩子早把这星期的面包取走了。

狄蒂呢,同样只顧想着她的事兒,拿起面包就跑。直到半路上,她才記起来她应該坦白承認她做的錯事。然而这时候已經太晚了。

拉尔斯·彼得·韓生臨走以前,送了她們二十条鯡魚,同时,再一次答应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来接他們。

第十一章 新父亲

狄蒂生下来十个月的时候,她就养成了把东西往嘴里塞的坏习慣——样样东西,全都往那兒送。这是她試驗各样东西能吃不能吃的方法。

外婆講起那个时候,狄蒂就笑,因为她現在聪明多了。有些东西虽然不能吃,但是玩起来挺有趣;又有些东西虽然能吃,然而不吃它們,只是滿足于想象:假如在嘴里,它們会是个什么滋味,这样,你会覺得更有意思。看到自己居然把东西保存得这么久,心里就有說不出的高兴。"你好傻,"外婆說,"趁它沒有坏的时候,把它吃了吧!"可是狄蒂懂得怎样保存。她会癡癡的想已經得到的各种各样东西,比方說,一个紅苹果,她就会把它貼在脸蛋上,放到嘴边,亲它。或者把它藏起来,然后悄悄的誠心誠意想念它。要是后来发現苹果已經坏了,那也不算什么,要知道,她已經在想象中一

次次的吃过，領略过它的滋味了。外婆不懂得这一点；越是无法可想，她越饞，她老是吃不飽；現在倒是她样样东西都往嘴里送了。

可是以前他們总是看住这孩子，怕她吞下什么脏东西，生起病来。苏倫尤其担心。"别往嘴里塞！"他常常这样說。孩子对着他发了一会楞，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打算塞到外公的嘴里去。她是想拉他下水呢，还是这孩子以为他自己也要嚐嚐这东西，才禁止她这么做呢？苏倫对这一点一直不很明白。

不管怎样，狄蒂很早就懂得提防别人的私心了。假如他們劝告她或者糾正她，那主要不是为她着想，而是有他們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在路上遇上几个比她大的女孩子，而她手里刚巧又有一个苹果，她們就会对她說："丢了那脏苹果，你吃了会长虫子的！"可是如今狄蒂再也不把苹果扔掉了，因为她发現她們等她走开以后，就会把它撿起来，自己吃掉。事情往往不那么簡单；通常在你看到听到的东西后面有着一些别的东西，十有八九，那才是事情的本性。

常言道，眞正用来对付人的东西，比方說，一根棍子，总是藏在背后的；所以做人还是多多留神的好。

拿外婆来說，情形自然不是这样。在她們甜酸苦辣的生活中間，她总归是不折不扣的外婆，用不着提防她。她只是比以前爱哭，而且再也不能干活了。狄蒂只得挑起大部分的担子，她已經学会了供养家庭的本領；她知道农庄上的人什么时候宰牲口或者做奶油；到时候，她就光着脚站在旁边給外婆討一点兒。"你們干嗎不进教区的救济院呢？"有些人說，然而还是照样給她；一个人想要上帝祝福他的食物①的話，决不能把討飯的从自己門口赶走。不过，話說回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要她尊敬外婆是办不到的了，她

① 基督教徒在进餐的时候，必須感謝上帝，并請求上帝祝福。

对付瑪倫，就象对付一个慣坏了的大孩子，先責备这老人一頓，再对她說些好話。

“嗳，你說得好，”老太婆說——“你眼明脚健，前途无量，我可是只有准备进坟墓的份兒。”

“你希望死嗎？”狄蒂問，“希望到外公苏倫那兒去嗎？”

当然不罗，外婆不願意死。但是她不由得要想起坟墓来；它吸引她，又叫她害怕。她的劳累的手脚从沒有眞正休息过，只要你能断定不会受凉，那么长眠在草地底下，在苏倫的身边，倒是一个挺誘人的念头。唔，这自然是說，如果有人能够好好照顧这孩子的話。

“那时候，我就到我新認的父亲那兒去，”她們一談起来，狄蒂就这样說。外婆用不着为她耽心。“不过，你想外公苏倫还在那兒嗎？”

不錯，就是这一点老瑪倫自己也断不定。她能够很清楚的想象作为最后归宿的坟墓，而且一想到这兒，她就安然自得了；啊！一个人的疲倦的脑袋要能倒在那兒，听不見大車的声音，永远免掉受风湿症、煩恼、劳累以及各种各样忧慮的苦，只是安息着，这有多幸福啊，不过，話又說回来，上帝說不定会不答应——传說那么多；牧师說的是一回事，传道师說的又是另一回事。苏倫說不定已經不在那兒了，那时候，她就得四处找他，他要是死后又穿上了他年青时候的衣服，那可就难找了。要知道，年青时候的苏倫是个粗野暴躁的汉子。当然罗，苏倫在哪兒，瑪倫也要上哪兒，这是不用說的。可是她希望有个妥善的安排，能讓她在他身边躺下来休息，长久的休息，好补偿这些年来的辛苦。

“那时候，我就到我新認的父亲那兒去！”狄蒂又說了一遍。这句話成了她的口头禅。

“嘜，随你的便吧！”瑪倫气忿忿的回答。她不喜欢孩子把这問題看得那么稀松平常。

但是狄蒂需要一个能够照管她的生活的人。外婆不行，外婆太老，太无能为力了，再說，她又是个女人。要是一个男人才成！現在，她已經找到这样一个男人了。現在，她在外婆背后躺下来睡的时候，有了一种新的心情；她跟别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个眞正的父亲，一个和她母亲結了婚的父亲，此外他还有一匹馬，一輛大車。那个脑袋秃了的砂滩农庄的年青主人，他那么小气，那么狠心，任誰走近他都会全身发凉，她实在跟他亲热不起来；他冷淡得叫人沒法喜欢他。可是那个剥皮鬼却曾經抱她到自己的膝头上，还在她的耳朵边哇啦哇啦大声說話。这下，别人要冲着她叫“小杂种”，就由他們叫好了，她可不在乎。她有了一个父亲，比哪一个孩子的父亲都高大；他站在外婆的堂屋屋梁下，得弯下腰才成。

現在，她心里塌实得多了，她怀着比以前富足的感觉入睡，张开眼来，依然有同样的感觉，并不感到梦醒以后的失望。这样的父亲要比又老又瞎的外婆靠得住的多，外婆不过是一团破衣服罢了。每天晚上，外婆脱衣服的时候，狄蒂吃惊的看她把一条条的裙子脱下来，她的外貌也就一点点的瘦下去，直到最后，活象作起了魔法，胖胖的外婆变得什么也沒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一个干瘪的小老太婆，象爐子边漏了气的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喘气。

她們一心盼望着新認的父亲带她們去参加婚礼那一天快点到来。那时候，她們坐的自然是一輛有座位、安弹簧的漂亮馬車——以前那一輛不过是大車罢了。有那么一天，她們正覚着十分腻味，不知道該上哪兒去找点食物和咖啡的时候，她們忽然听到窗子外面有人快活的抽响鞭的声音，他在外面勒住了馬。他手拿着馬鞭深深的行了个礼，这家伙；在她們走进馬車的时候，他拿了馬鞭恭

恭敬敬的正坐着——活象爱莱贝克农庄上的馬車夫。

老瑪倫呢，她从来沒看見有人在自己門口停过車；她几乎比孩子还要兴奋，把这光景一五一十講給孩子听。"除了那輛載我到教堂墓地去的馬車以外，我想不到还会有馬車来接我，"她每天都这样說。"不过你的母亲，她一直有講究气派这毛病。"

这样，她們的旁苦生活中間就有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狄蒂不再觉得膩味了，用不着去想調皮的花样来讓她的小小的头脑不得空閑。現在她的外婆既然靠她养活，她对她也慢慢的产生了一种責任感——她們相处比从前好多了。"孩子，你对你的外婆真不錯，"瑪倫常常說，接着，她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彼此抱头痛哭起来。

这个懂事的小姑娘現在还得当外婆的眼睛，老瑪倫呢，也不得不学着借狄蒂的眼睛来看事物。等到她习慣了、对孩子有了絕对的信任以后，一切就变得順順当当了。每逢狄蒂忍不住想开玩笑的时候，瑪倫只消說，"你是在耍花样，是不是，孩子！"她立刻就規矩起来。她又聪明又敏捷，瑪倫自己的眼睛既然不能复明，就再也盼不到比狄蒂更好的眼睛了。她坐在那兒，东摸西摸，哪兒有了声音，就把她的瞎眼转向哪兒，可又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然而有了狄蒂，她好歹也能够重新过起她以前的一部分生活来。

到头来，她怀念得最厉害的也許是天空。天气在她的生活中一直起很大的作用；她对眼前的天气倒不怎么关心，她关心的是天气将有什么变化。她还是当年的那个漁家姑娘；她象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又象她的祖母——从她懂事的时候起，她早晚都要望一望天空。天空支配一切，連他們每天的吃喝都在內，天色一阴暗——桌子上就空空如也，因为老天拦住了賺錢养家的人。早上起来，她的眼睛要看的第一件东西是天空，晚上最后看的也是天空。

“今晚风暴要来了，”她一路走进来，說，或者是，“明天是打魚的好天气！”狄蒂老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的。

現在瑪倫很少出去，因此天气好坏和她沒有关系，可是她仍然对它同样关心。“天色怎么样？”她常常問。狄蒂就跑出去，急切地望着天空。一心一意的当这差使。

“天是紅的，”她回来說，“有个人騎着一匹湿透了的馬在天上走。是不是要下雨了？”

“太阳是不是落到下面一个袋子里去了？”外婆問。狄蒂又跑出去看。

“压根兒沒有太阳，”她滿心兴奋的报告。

但是外婆摇摇头，从孩子的回答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孩子太会想象了。

經过了一陣短促的沉默，瑪倫又問：“你今天看見那猫吃草沒有？”

沒有，狄蒂沒有看見它吃草。不过，它蹦到空中抓过蒼蝇。

瑪倫思量了一会。哦，哦，这說不定不是什么好兆头。“你去看看咖啡壶底上有星星沒有，”她說。

狄蒂把那把沉甸甸的銅壶从爐子上拿起来——不錯，煤烟里有火星，它們在銅壶底上爬，象一堆发亮的虫子。

“那是要起风暴了，”外婆松了一口气說。“这几天，我身上的关节就觉出来了。”要是真起了风暴，瑪倫总忘不了要說：“你瞧，我說对了！”于是狄蒂覚得她外婆的本事真了不起。

“人家叫你做巫婆瑪倫，就为的是这个嗎？”她問。

“嗳，一点不錯。不过只要有眼睛能看，不用什么本事，就能比別人聪明。因为人十有八九都是大笨蛋。”

有将近一年的工夫，她們沒有看見拉尔斯·彼得·韓生，也沒

有听到他的消息。有人赶車走过的时候，只要是她們認为那人說不定是从他那地方来的，她們就去打听；可是問来問去，还是莫名其妙。最后，她們終于怀疑起究竟有沒有他这个人来；这一次不能象树林里的神仙屋子那样，是一場梦吧？

隨后，有一天，他真的在門口出現了。他并沒有在空中抽响他的鞭子——那是一根长榛木棍子，繫一段細繩子——但是他試了一下，大馬克拉烏斯（这副老骨架子！）就脖子往后一揚，嘶了几声，算是回答。他坐的还是以前那輛大車，不过添了一张坐椅，有着綠色的軟靠背，靠背里填的东西鼓起来。他戴的也是以前那頂寬边大軟帽，因为戴久了，帽子发着油光，积滿了土，帽凹处还有几根干草和蜘蛛网。他的蓬松的头发打帽子底下鑽出来，上面粘滿了尘土，牛蒡草，还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东西，那样子真能引得天上的鳥雀在里面做窠。

“喂，我們今天坐車走一走怎么样？”他一路走进来，快活的大声嚷。“我带来了好天气，你們說是不是？”

他現在这么說，一点兒也不稀罕，因为外婆昨天安排了一个好天气，虽說她一点也不知道他要来。昨晚，外婆用手摸了摸玻璃窗上的露水說：“这是露水，正好讓明天早晨的太阳照得亮晶晶的。”

她們請拉尔斯·彼得·韓生得坐一会，好讓狄蒂生起火来，給他煮咖啡。“你真是个能干得少有的姑娘，”她把咖啡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叫起来。“我一定得亲亲你。”他把她摟在怀里，亲了亲，狄蒂一句話也不說，把她的脸貼着他的毛茸茸的脸頰。突然間，他发覺自己的脸頰湿了，就把她的脸拨过来对着他。“我惹得你伤心了嗎？”他惊慌的問，把她放在地上。

“沒有，一点兒沒有，”老太婆說。“这孩子一直盼着她的父亲来亲她，現在这一天算是到了——虽說只亲了一下。你讓她去哭

个痛快吧，孩子的眼泪一下子就会干的。”

可是拉尔斯·彼得·韓生走进泥炭棚，发現狄蒂躺在那兒一个角落里，背着身子，抽抽噎噎的哭。他小心的拉她出来，用他的格子手絹擦乾她的脸蛋，看起来那手絹今天已經使过好多回了。

“我們一定会做好朋友，我們两个——我們一定会做好朋友，”他一遍又一遍的温柔的說。他的低沉的声气使孩子覺得安慰，她拉着他的手，跟他回到屋里。

外婆嘴上虽然从来不說，心里却很想喝咖啡，趁这机会，她就多喝了一杯。在她慌不迭的倒咖啡的时候，泼了一点兒在桌上，这时候，她正在揩抹，免得他們看見。狄蒂帮她解下她的围裙，用一块湿布擦拭她的裙子，不讓有一块漬痕留下来；她的神气活象一个母亲。她自己一点咖啡也不碰；她滿心高兴，連东西也吃不下。

然后狄蒂把老人裹得好好的，拉尔斯·彼得·韓生把她們扶上車。他把外婆放在自己身边的坐椅上，狄蒂本来該坐在后面牲口草料袋上，她却要坐在他們脚边。这样更好和他們作伴。拉尔斯拿起繮繩，拉一下，又松一下；这样一收一放了几次之后，大馬克拉烏斯往前一跳，車上三个人覺得猛一冲，接着車就向乡間滚动了。

这天阳光明媚。前边的砂丘，以及远处內陆有树林和草地点綴着的田野，都沐浴在阳光里。坐在車上看这风景和光着脚在路上走着瞧，眞是太不一样了；样样东西，小山啦，树林子啦，都好象在向狄蒂鞠躬。她以前沒有坐过車，这是她第一次大搖大摆的坐在車上，俯視一切。所有那些傻乎乎的小山，以前，总是那么笨重的聳起在她前面，挡她的路，叫她的一双小脚走起来往往覺得十分吃力，今天，它們都趴在地下，說：“您請，狄蒂，您尽管高高兴兴的在我們身上走过好了！”这种种感覚，外婆都沒有份；可是她感覚到

了晒在她的衰老的脊背上的太阳，心境快活得象过节一样。

大馬克拉烏斯慢吞吞的走，拉尔斯·彼得·韓生由着它一路調配它的力气。他坐在那兒，一刻不停的用鞭子輕輕的点着它，这是他的习惯；大馬克拉烏斯呢，也少不了他在它屁股上这么輕輕的点着。拉尔斯只要停一停，用鞭子指点一下景物，它就会不耐煩的揚起头来，往回看——这叫狄蒂觉得十分有趣。

“它难道一点兒不会跑嗎？”她在拉尔斯的两个膝盖中間撑起身子問。

“会，会，你等着瞧吧！”拉尔斯·彼得·韓生洋洋得意的回答。他拉一下繮繩，稍稍給馬一点兒刺激，可是大馬克拉烏斯只是停下来，掉过头，惊奇的看他。拉尔斯每抽它一下，它就往上甩一下尾巴，脑袋在空中乱点。狄蒂乐得小身体痒酥酥地。

“它今天沒有兴致跑，”拉尔斯·彼得·韓生最后又由它象以前那样一步步踱起来，說：“它認为自己在跨着这么大步子的时候，还要它飞跑，未免太欺侮它了。”

“它是这么說的嗎？”狄蒂的眼睛一会兒望望人，一会兒望望馬，問道。

“它准是这意思。我猜的差不离。”

馬兒倒眞是跨着大步子——这一点不錯，可是沒有两步是跨得一样大的，因此，它后边的車子老是东倒西歪的往前滚。多可笑的一匹馬啊。它看来那么皮包骨头，奇形怪状，好象它的身体是东一块西一块拼起来的，而且沒有两块是配得起来的，它一边走，一边哼哼唧唧，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各个关节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他們經过古特·爱莱貝克大农庄，走过公共草地，再往前走，进了外婆从来沒有見过的乡間。

"不过，你現在也看不見呀，"狄蒂一絲不苟的糾正她。

"啊，你老愛咬文嚼字，我自然看得見！我听你們两个說話，我就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上帝的恩典，讓我在老年时候，能过上这么个日子。啊，我这下聞到一股甜味兒啦，那是什么呀？"

"大概是那甜水① 吧，外婆，"拉尔斯·彼得說。"从这兒往左半哩路就是那阿萊湖。外婆聞起濕的东西来，鼻子真尖。"他开了这小小的玩笑，得意的低声格格笑起来。

"那水喝了沒害处，"瑪倫沉思着說，"苏倫跟我談起过。我們也曾想到那兒玩兒，打起火把抓鰻魚，但是一直沒有去成。嗳，夏天晚上，湖上远远近近亮起一点点火光，那才美哩。"

說話之間，拉尔斯·彼得·韓生告訴了她們他家里的情形。她們現在不是去參加什么婚礼，因为他們大約在九个月以前就毫不声张的結了婚。"当时事情办得匆忙，"他抱歉似的解释道，"要不然，早請你們去了。"

瑪倫不作声；她一直指望着至少能參加她一个女兒的婚礼，这心願如今落了空。除此之外，这次出門倒是挺有意思。

"那你們有沒有孩子？"她稍过一会問。

"有一个男孩，"拉尔斯·彼得回答，"一个地道的小流氓——长得跟他母亲一模一样！"想起这孩子，他的兴致就来了。"苏丽妮又快生第二个了，"他輕輕地添了一句。

"你們过得倒挺好，"瑪倫說。"她怎么样？"

"这次她不怎么好。她說是胃上了火。"

"那一定是个长头发的丫头，"瑪倫肯定的說。"她准是快要出世了，只有到这时候，她的头发才会粘在她母亲的喉嚨里。"

---

① 甜水即淡水，海边的地方，淡水难得。

这是个明媚的九月天气。样样东西都发出一股泥土味，空气中充满水份，这水份在阳光普照的田野上凝成一颗颗亮晶晶的珠子，肉眼可以看見；一片蓝色的雾靄张在树林間。它沉下去，停在灌木丛里，因此草地和沼澤看去象是一片片发光的白色的海。

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使狄蒂惊叹万分。新的事物不断的出現；树林子啦，村庄啦；教堂啦；偏偏那狄蒂以为随时都会在远处出現、結束这一切的世界的尽头却始終沒有来到。往南，一对鐘樓在太阳光下发亮；她的父亲説那是一座皇帝的宮殿——一听这話，她那顆小小的心几乎撞到了喉嚨口。啊，就在那前边——

"这下，我又聞到什么啦？"外婆吸了口气，忽然叫道。"这是盐味兒！我們一定是走近海边了。"

"不能説是走近，离海边还有一哩[1] 路哩。你真能聞到大海的气味嗎？"

嗳，嗳，誰都不用告訴瑪倫，説是他們已經走近海边了，她在它近旁过了一輩子，她知道。"这是哪一个海呀？"她問道。

"就是你們那一个，"拉尔斯·彼得回答。

"我們走过了內陆，結果还是到了海边，真犯不着，"瑪倫笑着說。

接着他們大吃一惊：大馬克拉烏斯冷不防的停住，拉尔斯·彼得从車上跳下来。"我們就在这兒，"他説，一边抱她們下車。苏丽妮抱着她的男孩走出屋来；她的肚子鼓得老高，上面站得住那孩子。她长得少有的高大、强壮。

狄蒂見了这个高大的紅头发的女人覺得害怕，躲到了外婆背后。"这是因为她不認得你，"瑪倫説，"这慢慢就会好的。"

---

① 小説中的"哩"，都是丹麦哩，每哩合七·四二公里。

可是苏丽妮生了气。"别再躲着啦，孩子，"她拉她到跟前来，說。"快亲你母亲一下。"

狄蒂哇的哭起来，挣脱了她。苏丽妮看来象是要行使父母的威权，当場处罰这孩子。她的丈夫急忙插身进来，把孩子从她跟前搶过去，放在大馬克拉烏斯的背上。"拍拍这大馬克拉烏斯，說多謝你，拉着我們走了这段舒服的路，"他說。就这样他止住了狄蒂的哭，抱她到苏丽妮跟前。"現在亲亲你的母亲，"他說，狄蒂便伸出她的小嘴請她亲。可是这一回，苏丽妮不乐意。她狠狠的盯了孩子一眼，取水飲馬去了。

苏丽妮宰了两只鷄，款待他們。拿給她們的吃喝来說，她大体上还算得是个好主妇；然而她讓人覚得缺少一股亲热劲兒，她从来就是性情冷酷，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虽然年紀大了，却并沒有长进。第二天早晨，老瑪倫已經覚得这是她們該回家的时候了，苏丽妮也并不表示反对。吃过午飯，拉尔斯·彼得抱她們上了車，于是她們动身回家。事情过去了，她們覚得一身輕松。拉尔斯·彼得自己到了外面，也跟在家里不同。他又唱歌，又說笑話，在家里，他总是縮手縮脚的唯恐出錯。

她們欢天喜地的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謝謝上帝，我們不靠你母亲吃飯，"拉尔斯·彼得·韓生走后，外婆說；狄蒂伸出她的胳膊勾住老太婆的脖子，亲她。今天，她才完全明白外婆的眞正好处了。

这一番經历不免叫她們失望。苏丽妮并不象她們料想的那样，那点兒家业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听了狄蒂的一番形容，外婆知道那不过是一所土屋子，什么住房啦，仓屋啦，不过叫得好听罢了。它哪一点也比不上这兒海岬上她們自己的小屋。

不过，这次坐車出門实在美极了。

第十二章　剥皮鬼

凡是知道拉尔斯·彼得·韓生的人都一致認为他是一个可笑的人物。他的性子老是那末好，一般說来，他沒有什么心計——特别是替他自己打算的心計。他是那些燒木炭的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①从人們記得的时候起，就专收别人不願意碰的貨色，因此得了剥皮鬼这个称呼。他的父亲坐了狗拉的車子出去，收买破布、骨头，以及其他的脏杂碎；每逢有害病或受了传染的牲畜死了，人家总是找他。他是那种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人，他能把胳膊伸到頂頂叫人恶心的牲畜尸体里，一直伸到肘弯边，然后也不用水洗一下手，一径去吃晚飯。人家說他有时候半夜里出門，掘出那些病死了的牲畜的尸体，剥它們的皮。他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給他的在尼哥宾②当劊子手的叔叔帮忙。有人举了个例子說明这孩子堕落到什么地步，說是碰上套在絞决犯脖子上的絞索勒不紧的时候，他就会爬上絞架，往下一跳，騎在那个不幸的人的肩膀上。

他沒有留下多少遺产，更沒有一星半点值得夸耀的东西。拉尔斯·彼得大概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在还很年青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渡海到北海大陆上去找工作——他想当农夫。他是一个严肃規矩的人，力气大得象一匹馬，随便哪个农夫都乐意雇用他。

可是，如果他相信他能摆脫掉过去的一切，那他就錯了。关于他的出身的一些謠言一刻不离的紧跟着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下

① 指在十七世紀初移居在丹麦的西兰島西北部的意大利燒木炭的人。

② 丹麦的海港城市，在首都哥本哈根西北三十八哩。

打击他。他想摆脱过去，那倒还不如試試摆脱他自己的影子。

幸亏这在他身上并沒有多大影响。他有一副好性子——誰知道他从哪兒得来的——他肚子里也沒有坏念头。他的力气和忠实可靠抵銷了他出身的下賤，因此和别的年青人比較起来，他还站得住脚。不錯，有一次，一个有錢人家的姑娘甚至于爱上了他的力气和他的黑头发，要嫁給他。他們倆不顧她家庭的反对，訂了婚；可是不久她就死了，因此他也沒有得到她的錢財。

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他都是这么倒霉，看来，他父亲的罪孽都落在他头上。然而拉尔斯·彼得認为世道就是这样。他辛辛苦苦干活，存錢。到后来，他积够了錢，买下了砂滩上的一小块地——于是他又找起老婆来。他跟一个漁村里的姑娘訂了婚，这一回，他算是把新娘娶了回来。

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們的屋脊上老停着不祥之鳥，拍它的黑翅膀。除了他們自己，别人不大会看見这鳥兒；可是，也有时候，别人全看見了，偏偏它所光顧的人倒看不見。

拉尔斯·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家經常的留心他，看他要出什么事。象他这一类人往往給世界上頂頂神秘的两样东西纏住，脫不了身，那就是他們的家世和天譴；他本人的善良和快活性情并沒有減少这种情形的新鮮刺激。他眼下就要有什么事兒，人人都看見了停在他家屋脊上的不祥之鳥。

他自己什么也沒看見，滿怀信心把那位姑娘迎到家里。誰也沒有告訴他：她和一个水手訂过婚，以后那水手淹死了。不过，話說回来；即使說了，又有什么用？拉尔斯·彼得不是那种会給死人吓退的人，他跟誰都沒有半点兒过不去。可是誰也逃不了命运的播弄啊。

他們一块兒过的日子眞是再美滿也沒有了。拉尔斯·彼得待

她很好；他一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她挤牛奶，替她提水回家。韓西妮心滿意足；誰都看得出她挑上了一个好丈夫。停在他們屋脊上的鳥兒，除了鸛鳥以外，决不能是别的①。因为不久韓西妮就偷偷的告訴拉尔斯·彼得說，她有了孩子。

这是他一輩子听到过的頂頂了不起的喜訊；眼前，他是头一回使出了这么大的干劲。一到傍晚，他总在外面木料棚里干活；他要做一只搖籃，一把搖椅，还要凿出一双小木鞋来。他一边干活，一边哼，听起来，他哼的有点象一支曲子，不过哼来哼去总是这調門兒；这时候，韓西妮就会突然跑进来，扑到他怀里。她自从怀了孕，人变得那么古怪，一刻不得安宁，常常是心神恍惚的一坐几个鐘头——象在听远处說話的声音——喚都喚不醒她。拉尔斯·彼得把这归之于她目前的生理状态，便高高兴兴的随她去。他的平和的性子对她起着一种鎮靜作用，不久，她又变得快活起来。不过，有时候，她心里非常煩躁，几乎象发了狂一样，跑到地里去找他。劝她回家簡直办不到，只有在他答应不离她的眼前以后，她才听他的話。家里任什么东西，她都害怕，可是，追問她这是为了什么，她却又怔怔的望着他，一言不发。

生下了孩子以后，事情就过去了，她也恢复了老样子。那小东西給他們带来无限欢欣，他們甚至比以前还要幸福。

可是，在她第二次怀孕的时候，老毛病又发了，而且比上一次更厉害，有时候，她在屋里怕得待不住，就跑到地里去，痛苦的絞着双手。她的心煩意乱的丈夫就把号哭着的孩子抱到她面前，这样引她回家去。这一回，她忍不住了，告訴他：她和一个水手訂过婚，那个人要她答应他，万一他在海上出了什么事，她要終身守着他。

---

① 鸛鳥送子，这里是說他們只有生男育女的喜事，决不会出什么禍事。

"他从此沒回来嗎?"拉尔斯·彼得慢騰騰的問。

韓西妮搖搖头。他还吓唬过她，如果她违背了她的諾言，他就要回来带她去。他說，他回来的时候会打那頂楼的門。

"你答应他是不是出于本心?"拉尔斯·彼得沉思的說。

不，韓西妮認为是他逼她答应的。

"那你就不受这約束了，"他說。"我們这一家人确实算不得什么，我們都是些废料。不过，我父亲，还有祖父，一直說，用不着害怕死人；防备死人比防备活人容易。"她坐着，俯身看着孩子，孩子已經哭乏了，在她膝头上睡熟了。拉尔斯·彼得站着，摟住她的肩膀，輕輕的来回搖着她，一边跟她講道理。"你一定要为你手里的孩子——还有那一个快要生下来的着想！只有一件事是不能原諒的，那就是对賜給我們的孩子狠心。"韓西妮抓住他的手，把它按在自己的哭得紅紅的眼睛上。于是她站起身，把孩子放在床上；她現在安心了。

这剝皮鬼沒有各色各样的迷信，也沒有一絲一毫的恐惧，这是他們这一类人在无边黑暗中仅有的一綫光明；这种本性使他們成为被社会所不齿的人——同时也决定了他們的职业。一个不信鬼怪的人，鬼怪就失去了对他的威力。

他所知道的天譴不是受人排斥，就是人家見他害怕；謝天謝地，他自己旣不是前一种人，也不是后一种人。他不信一个死人能奈何他。但是他懂得它在韓西妮精神上产生的严重的影响，因此为她十分担忧。他在上床以前，卸去了那道頂楼的門，把它藏在屋頂下面。

就这样，在忧患困苦中，她生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每添一个孩子，境况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来越坏；拉尔斯·彼得虽說爱他的孩子，也还是希望，这回生的是最后一个了。孩子們自己倒一

点也不象是一个心惊胆战的母亲生下来的。他們一个个象光采夺目的小太阳，从他們会走动的时候起，就整天围着他。他們为他的工作带来乐趣，因此，每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都象接受上帝的恩赐一般接待他。产婆把包得严严的活象一只靴統子的新生的嬰兒交給他，他的两只大巴掌正好把他托住，举起来，一直举到接近天花板。他的出自欢欣的声音听来就象低沉的鐘声，孩子的脑袋轉来轉去，对着光亮眨眼睛。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象拉尔斯·彼得为他自己的兒女，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而那样高兴的。他对他們除了贊美的話以外，沒有别的；这一切真是美滿啊。

他那一块田产沒有什么出息。田产本来就不大，拉尔斯·彼得呢，偏又尽倒霉，不是死了牲口，就是讓雹子打坏了庄稼。别人对这些意外的灾害一笔笔的为他計算，拉尔斯·彼得自己倒不覺得他特别命苦。相反的，他对自己的田地挺滿意，总是孜孜不倦的工作。什么东西也影响不了他。

韓西妮快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情形比以前更糟了。她要他把頂楼的門又装上去，她的借口是她在厨房里受不了那股冷风。这一回，她干脆不肯出去——她一直等着听那打門的声音。她不再訴苦，也一点兒不覺得害怕。那样子就象她已經明白了，事情反正躲不过去，她心神恍惚，使得拉尔斯·彼得有一种她不再属于他的悲哀的感覺。有时候，半夜里，他忽然发覺她不在他的身边——后来发現她冻僵在厨房里。他把她抱到床上，象安慰小孩似的安慰她一陣，于是她就在他的胸膛上睡着了。

她的情形叫他不敢从家里走开，丢下她一个人和孩子們在一起；他不得不雇一个女人来看着她，同时照顧他的家。她現在什么也不管，只是望着她的孩子发楞，就象他們是她的祸根。

一天，他装了一車泥炭上城里去，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可怕的

事。韩西妮等了好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借了个理由支开原来守着她的女人；等到拉尔斯·彼得回到家里，只听得牲口狂叫，道道门都开着，却不见老婆和孩子的影子。他四处叫唤的时候，只有鸡群在他身边溜过。末了，他发现他们全在井里。望着母亲和四个孩子排成一排，先是躺在石板地上，水淋淋的好不凄惨，然后穿上尸衣，躺在堂屋的桌子上，这景象真是怕人。果然，那个水手来要去了自以为是他的人！最后一个跳井的是母亲，怀里搂着那顶小的孩子；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紧紧的抱着孩子，虽然她没有权利得到他。

这骇人听闻的惨剧使每个人都觉得震惊。如今大家都乐意安慰帮助这剥皮鬼；可是看来任什么也减轻不了他当前的痛苦。他不随便接受人家的照顾。

他为死人忙了好一阵，一直忙到出丧那一天。没有谁见他淌过一滴眼泪，甚至在土盖到那几口棺材上的时候，他也没有流泪，大家对他的沉默都觉得奇怪，他以往对他们那么珍爱。女人们猜他大概是一个遭了上天的诅咒，不会哭泣的人。

安葬完毕，他就请一位雇农照看他的牲口；说是他要上城里去。他从此就失了踪迹，有两年光景看不见他；大家猜他出海去了。他的田产给债权人接管了；那田产抵偿他的欠债以外，并无多余，所以他在这方面绝没有什么损失。

一天，他又在这地方出现了，仍然是以前的拉尔斯·彼得，象那个约伯[1]一样，准备再从头干起。他在过去两年中积了点钱，用

[1] 故事见《旧约·约伯记》。约伯在东方是个大圣大贤的人，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后来上帝为了向魔鬼证明约伯对他的至诚，就准许魔鬼夺去约伯的牛羊，压死他的儿女，叫他全身长了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他经历了这些极大的磨难，始终不愿"弃掉上帝"。后来上帝赐福给他，比先前的更多。

来买了一座半坍的小屋，就在他从前的田地北面不远的地方。連同小屋一起买下的还有一小片沼澤和几亩犁耙从来沒碰过的貧瘠的土地。他又买了几头羊，几只鷄，用沼地里采来的泥炭和蘆葦砌了一間披屋——自己就在那里住。他挖泥炭卖；在人家打到大批鯡魚的时候，他就推手車到邻近的漁村里，买上一車，然后挨家販卖。他喜欢拿魚来换东西，换进一些废銅烂鉄，破衣服和骨头等等。他現在干的正是他这一类人干的营生，虽說他以往并沒干过这一行，可是一来二去，他就有了門路。一天，他牵了一匹高大的、皮包骨头的馬回家，这匹馬因为沒有誰用得着它，所以他买得很便宜；又有一天，他把苏丽妮接进了門。他样样事情办得都很順利。

他是在一所漁舍里的一次宴会上認識苏丽妮的，他們很快就結了婚。她当佣人当腻了，他呢，也厌倦了单身生活；因此他們就結合在一起。

他整天在外面，常常連晚上也不回家。魚汛正当高潮的时候，他晚上一两点鐘就动身，到漁村正赶上第一条漁船进港。在这种时候，苏丽妮就守夜，不讓他睡过了时候。这种不正常的生活对她就象对他一样的自然，她成了他的得力帮手。現在他終于又有了个妻子而且是个能干的妻子了。他还有一匹走遍天下找不到第二匹的馬——再加一座农庄！这农庄自然还够不上称为一个庄园，那屋子是用干草、泥巴和树枝盖的；人家走过的时候总是指指点点取笑它。只有拉尔斯·彼得对自己的产业感到滿意。

他的主要的天性是知足——苏丽妮覚得他太知足了一点。她的性格不一样；她力求上进，同时推动他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她的本性多半是虛荣。

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就照管家务，在他們結婚后头一个夏天里，她就帮着他用旧屋梁和沒有烧过的砖盖起了一間地道的披屋。

砖是她用粘土打了坯，在太阳底下晒成的。"现在我們跟旁人一样，有了安頓牲口的地方了。"披屋盖好的时候，她这样說。可是，从口气中听得出来，她并沒有因此滿足。

拉尔斯·彼得·韓生提过好几次：他們該把外婆和狄蒂接来同住。"她們过的日子那么寂寞孤单，"他說，"天知道她們打哪兒找的吃喝。"

可是苏丽妮不爱听这个。"我們已經够忙的了，"她回答得很干脆，"而且媽媽实在并不短什么。她照顧自己一向挺有办法。她們如果到这兒来，我就向她要人家付給狄蒂的那笔錢。按理說，那笔錢該归我。"

"那笔錢她們一定早就吃光了，"拉尔斯·彼得說。

苏丽妮可不这样想，她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她断定是她母亲把錢藏在什么地方。"要是她能把小屋卖掉，把錢給我們就好了，"她說，"那时候，我們就可以盖一所新房子。"

"有了这，还要那！"拉尔斯·彼得笑着回答。在他看来，他們住的屋子已經够好的了。不过，他为人就是这样：自己什么都可以将就，給別人的却什么都不够好。要由他当家管賬，那他們一家人馬上就得进救济院！

因此，拉尔斯·彼得避免談这个問題，外婆来作客的时候，他看到她跟苏丽妮在一起的情形，知道她們还是各管各的好。瑪倫和狄蒂再也沒上他家来，不过，每逢他到她們那一带地方收破烂，他就繞道到海岬上的小屋去探望一下，跟她們一块兒喝杯咖啡。他随身带了点咖啡豆和小面包，免得叫她們措手不及，同时，他的口袋里还另外装一些送給她們的东西。

这样的日子成了这所小屋里的节日。她們一次又一次的巴望

他来，除了他，她們簡直沒有什么别的可談的。一听到外面路上有車輪的声音，狄蒂就飞也似的奔到窗前，外婆的看不見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狄蒂到海边撿废鉄回来，送給她父亲，好讓他感到意外的欢喜；他回家的时候，就讓她坐在車上，一直到那远山边，这时候，太阳正从山背后落下去。

拉尔斯·彼得回到家里，絕口不提他一次次作客的事。

第十三章　狄蒂有了預感

瑪倫在双目失明以前，教狄蒂認过字，如今这有了用处。她們从来不去教堂；她們的衣衫太襤褸，到教堂去的路也太远。瑪倫对进教堂并不特别热心，她这一辈子的經驗告訴她，事情往往并不象牧师传道講的那样。不过，到了星期天，村子里的人走过她家門前上教堂去的时候，她們两个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狄蒂围上一块干淨的胸巾，穿一双擦亮的木靴，外婆也戴上一頂寬边軟帽子。然后，瑪倫坐在小桌后边鋪草垫的椅子里；她架起一副眼鏡，面前放一本旧《圣經》，狄蒂站在她旁边，念起这一天的福音書来。瑪倫虽然眼睛瞎了，可还是要把眼鏡戴上，把《圣經》放在自己面前，要不然，这就不合規矩了。

狄蒂已經到了入学的年龄，但是瑪倫不管这一套，依然讓她待在家里。她怕这姑娘和别的孩子相处不好——再說，她也沒法子想象，一整天，少了这孩子，她怎么能成？过了半年，事情給人发覺了，瑪倫受到严厉警告，說是她如果不送孩子上学去，干脆就要把孩子从她那兒带走。

于是瑪倫只得把孩子尽量打扮好，怀着一顆沉重的心打发她

上路。她特意不把那张洗礼証書交給她；因为証書的一角上有着"私生"这个倒霉的注脚。瑪倫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沒有罪过的孩子偏偏要給她打上一个不清白的烙印，沒有它，也尽够这孩子苦苦挣扎的了。可是狄蒂带了一个严厉的命令回来，一定要她第二天把証書带去，瑪倫只得給她。跟不公道斗爭是不会有結果的。

瑪倫心里挺明白：官府并不是上帝安排下的——这道理她生来就懂得！官府只是为了欺压她和她一类的人；他們在这么办的时候，使尽了他們的凶狠毒辣的手段，这些手段跟上帝的旨意毫不相干。恰恰相反，上帝倒是穷苦小民的朋友；不管怎么样，他那个坐在他右手边的独生子[①] 总是悄悄的替穷人講好話；指望他能帮大家的忙，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过，話說回来，那些大人物不乐意，又有甚么用？权力在古特・爱莱貝克农庄上的老爷以及跟他一伙的人手里！牧师講道是冲着他們講的，那些穷苦小民，就讓他們在大門口听好了，那个教堂执事唱起贊美詩来，也是眼瞅着他們。官老爷替太太們拉着衣裙，弯腰站在馬車門跟前，要是路上泥濘的話，还有一个女僕随时准备趴在馬車前，免得她們上車的时候濕了脚，这一切对她們来說，真是够方便的。她們的洗礼証書上从来沒有"私生"两个字，尽管他們的出生往往不免叫人有些怀疑！

"可是上帝为什么眼看事情弄到这地步不管呢？"狄蒂滿肚子疑惑的問。

"他也是沒有法子啊，要不然，就沒有人修教堂，也沒有人来頌揚他了，"瑪倫回答道。"你外公苏倫常說，上帝是在大人物的錢袋里过日子，看来他說得不錯。"

---

① 指耶穌基督。

現在，狄蒂每星期上三天学，学校在公地那一边，往內陆走，要走一小时的路。她和村里的孩子們一块兒上学去，和他們相处得很好。

孩子們沒有头脑，可并不是存心刻毒；刻毒是从大人那兒学来的。他們把家里听来的話用来駡她；他們随口講的也是他們父母說的閑話，下的断語，至于坏心眼，却一点兒也沒有；狄蒂在这上头十分留神，她不久就发現他們自己相处也是这样子。他們冲着她叫"小杂种"，可是，一眨眼間，她又跟他們处于平等的地位了；他們并不是存心瞧不起她。这个发現去掉了他們駡她的話里的毒刺——亏得她并不神經过敏。这时候，那些做父母的也不再由于迷信而警告他們的孩子不要跟她接近了；瑪倫当初在这一带当过巫婆这个事实，大家已經忘了个干净。她現在不过是一个穷老太婆，只有一个私生孩子跟她作伴。

上学的孩子中間也有从另一边同样远的砂滩附近地方来的。从他們嘴里，狄蒂和瑪倫打听到了一些苏丽妮和拉尔斯·彼得的消息。她們已經有好久沒有見到狄蒂的父亲，他风雨无阻白天黑夜在路上奔波，很容易出什么事。幸而狄蒂認識了从那些地方来的孩子，他們可以告訴她一切都好，讓她放心。苏丽妮对她的母亲一直都不好，虽然說起来她是她的亲骨肉。

一天，狄蒂带回家来一个消息，說是要她到她父母那兒住；这口信是一个孩子捎給她的。

老瑪倫发起抖来，抖得她織毛襪的針都得得的响。

"可是他們說过不要你呀！"她猛一下叫出来，她的脸抽搐着。

"这忽兒，他們可又要我了——要我去带娃娃們，"狄蒂得意洋洋的說，她把她的衣物撿在一起，放到桌上。每逢她走过来把一件东西放下来，老太婆就哆嗦一下。随后，狄蒂就去安慰她，摸摸她

的只剩下几根挺粗的青筋的发抖的手。瑪倫一声不响的坐着，只管織毛綫；她的脸古怪的绷着，象死了一样。

"我自然会回家来看你的；不过，你要把事情看开一些。你难道不明白我不能老和你在一起嗎？我回来的时候，会带些咖啡来，我們可以痛痛快快过一忽兒。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哭，因为你的眼睛再也不能哭了。"

狄蒂站着，包扎她的东西，一边用一种儼然懂事的口气說話。

"現在我得走了，要不然，我天黑以前就赶不到那兒，那时候，母亲又該生气了。"她說"母亲"两个字的时候，口气相当尊敬，好象这两个字把所有成見一扫而光似的。"再見，亲爱的好外婆！"她亲了亲老太婆的脸頰，急急忙忙的拿起包裹走了。

大門刚一关上，瑪倫就一边喚着狄蒂，一边痛哭起来；她用一种单調的低低的声音傾吐她所有的苦恼、悲哀、貧困和对于死的渴望。她以前挑过那么多沉重的担子，而且总是刚卸下一副，另一副又落到她的肩上。她过去的困苦多半深深的印在記忆里，如今一遍遍的回想起来，对她倒是个安慰。她哭訴了一陣，正打算再哭訴下去，忽然覺得有两条胳臂摟住了她的脖子，同时，一张潮湿的脸頰貼住了她的脸頰。原来是那个淘气的孩子回来了，她說她到底还是不想离开她。

狄蒂走了一截路，到了面包铺那兒，面包师看到她挾着一个大包裹，不知道她要上哪兒去，就叫住了她。她跟他解释她是上父母家去，可是人家都不相信；面包师前天在市集上碰見她的父亲的时候，他什么也沒有提，說起来，他还托他問候她們呢。狄蒂听了这些話，站着楞了。她心中突然閃过一个疑問；她霍地轉过身去——她所有的动作全都是这般敏捷——动身回海岬上的小屋。她想到自己又可以回到外婆身边，輕松得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顧

不得想了。

外婆又哭又笑，問了她一些話，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压根兒不去了嗎？”她猛一下叫出来，接着又感謝上帝，这事情她簡直不能相信。

“我自然不去了。我不是刚才告訴你了嗎，面包师說他們沒有要我去。”

“嗳，面包师，面包师——这关他什么事？你得了口信要你去的。”

狄蒂忙着把她的鼻子頂住外婆的脸頰。

瑪倫抬起头来：“孩子，你到底有沒有得了口信，回我的話！”

“我說不上来，外婆，”狄蒂把脸藏在外婆的怀里說。

外婆推开了她，“那你又是在調皮了，你这个可恶的小姑娘！这样耍弄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你不怕罪过。”瑪倫又嗚嗚咽咽的哭起来，哭得收不住；这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要是能把它弄个水落石出就好了，可是孩子一口咬定她沒有說謊。她实实在在得到过口信，外婆偏不信她，叫她很伤心。事关紧要的时候，她从来不說一句假話，因此她一定得到过口信。另外一方面，孩子自己又說她不去了——虽說那面包师告訴她的相反的話不能当真。他們叫住她，只是因为她这次出門显得那么叫人奇怪罢了。这事瑪倫实在想不明白——除非这从头到尾都是孩子想象出来的。

狄蒂一直挨在老太婆的身边，不断的摸她的下巴頦。“現在我明白了，沒有我，你是多么难受。”她沉靜地說。

瑪倫抬起脸：“你想他們很快就会喊你去嗎？”

狄蒂摇她的脑袋，摇得那么猛，外婆都覚得了。

老瑪倫沉沉的想着心事；她以前就看透了：这孩子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不管怎么样，”她过了一会說，“你做的事就象我有一次在書上讀到的一位大人物一样，这位大人物給为自己死后出丧排演了一回——他准备了四匹黑馬，灵車，还有其他一切东西。所有他的僕人都穿上黑衣服，装做送葬的行列，他們甚至还得哭哩。他自己就在頂楼一个窗口上观看，当他看到僕人們都拿手帕蒙着嘴笑，而不是哭的时候，他一气就死了。一个人拿自己的死来开玩笑，是件危险事兒——不管这玩笑是怎么个开法！”

“我沒有哄你，外婆，”狄蒂又向她說一遍。

从那天起，瑪倫天天担心孩子会給她的父母要去。“我的耳朵根子发燒，”她常常說，“說不定是你母亲談起我們哩。”

这些日子里，苏丽妮倒的确談起过她們。狄蒂現在年紀大得可以干活了；她的母亲很想要她上家里来带孩子。“她現在快九岁啦，再說，我們迟早总要領她回来的。”她解释道。

拉尔斯·彼得不贊成；他觉得从外婆身边把孩子要走是桩罪过。“要不，我們把她們两个都招来吧。”他說。

苏丽妮不听他的，她嘀嘀咕咕了好久，終于打消了他的反对。

“我們一直在等你。”他最后去領孩子的时候，瑪倫这样說。“我們早知道你要为这事情来的。”

“这事情我并不十分贊成。不过，做母亲的也有要她亲生孩子的权利，苏丽妮想要这孩子，”拉尔斯·彼得答道。他想把事情說得讓双方都受用一些。

“我知道你尽了你的力量。嗯，这也是沒法子的事。家里人都好嗎？听說你又添了一张要吃飯的嘴巴。”

“嗳，他現在都快有半岁了。”拉尔斯·彼得如同往常一样，談起他的孩子就高兴。

他們上了大車。“我們两个都忘不了你，”拉尔斯·彼得一边

赶着那匹老馬动身，一边嗓音干哑的說。

老太婆随后跌跌撞撞的往回走，他們看到她用脚探路，跨过門檻，关上她背后的門。

"人老了，又瞎了眼睛，眞凄凉啊，"拉尔斯·彼得說，一边象平时那样抽着他的鞭子。

狄蒂一句也沒听进去，她坐在那兒，露出心花怒放的笑容。她正在向一个新的前途走去；这会儿，她顧不得想外婆了。

第十四章　跟母亲在家里

这个剝皮鬼的家业——"鵲窝"——坐落在一处离大路不远的地方，在連接大路的那块地里他栽了一些柳树，一半是为了遮蓋他的歪歪斜斜的屋子，一半是为了在冬天，买卖清淡的时候，好有材料編柳筐子。柳树长得很快，已經成了一个玩捉迷藏的好場所。虽然他用柏油和石灰水竭力把屋子打扮得漂亮些，可是它永远改不掉那副破敗不堪的样子，又漏又坍；苏丽妮一輩子的梦想就是在大路边蓋一所新的住宅，把这屋子改作外屋。屋子的周圍孤寂而又荒凉，离邻居很远。屋子西北有一座大树林子挡着，对面是那阿莱湖，各种天气在这湖上都能得到反映。在漆黑的夜晚，你可以听到湖边灯心草丛里鴨子的呷呷声；下雨天，外面有船只象影子似的滑过，船头上站着一个黑糊糊、一动不动的人，那是捉鰻魚的。他在一路滑过去的时候，斜握着面前的魚叉，东戳一下，西戳一下，活象水面上的夜游人。这好比一幅梦景，整个湖跟这梦景十分調和。有时候，狄蒂心里悶得慌，就幻想自己跑到了海边，躲在灯心草丛里，梦想自己回到了家里外婆身边。要不然，就想象有什么新的、

更加美妙的东西在前边一个更好的地方等着她。狄蒂从不怀疑她将来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美妙得叫人无法想象的东西。

在她玩兒的时候，她的心思也飞到了湖边。当她想念外婆想得十分厉害的时候，她就跑过屋角，呆呆的望着那一片坦蕩蕩的湖水。现在她真正懂得了外婆的好处了。

她至今还沒有去过湖边；事实上，她沒有时間玩兒。早上六点鐘，那个最小的娃娃就象时鐘一般絲毫不差的吵鬧起来，她只得急忙起身，把他从媽媽身边抱走，替他穿衣服。这时候，拉尔斯·彼得如果不是早就动身去海边买魚的話，那他就是在干早晨的活兒。他在家的日子，苏丽妮就和孩子們一同起来，不然，她就多睡一忽兒，讓狄蒂去做一天中頂頂繁重的工作。这么一来，該她早上做的事就沒有人做了，那两匹牲口就在栏里叫，猪群对着空槽直哼哼，母鷄挤在鷄柵門边，等人来放出去。不久，狄蒂就发觉母亲当父亲在家的时候要比他不在家的时候勤快得多；在后一种情形下，她整个上午只是拖着脚步走来走去，头也不梳，睡衣外面只系一条旧裙子，光着脚，穿一双踏坏了的鞋子，什么事也不管。

狄蒂觉得这世界有点顚顚倒倒。她自己認真的干她的活，她和大人在一起还不久，沒有学会偸懶。她給小孩子們洗脸，穿衣服。孩子們生龙活虎，淘气得簡直管不住，照管他們三个，就够她忙的。一有机会，那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光着身子，从她身边溜开了；这时候，她只得拴住最小的一个，去把他們追回来。

輪到上学的日子，她觉得松了一口气。她动身以前，忙不迭的替孩子們穿好衣服，自己再喝上一点麦糊。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她的母亲总是找出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她来办。末了，她只好一路跑着上学去。

她常常因为迟到，挨老师的駡，但是她仍然喜欢上学。她喜欢

安安静静的坐在暖洋洋的教室里，一連坐上几个鐘头，休息一下身心；功課很容易，老师也很和气。每逢他要到地里去干活的时候，他常常放他們出去玩几个鐘头。整个学校的孩子帮他收麦子，挖土豆，也是常有的事。說实在的，这是个乐子。孩子們象一群喊喊喳喳的雀子，說說笑笑，互相比賽誰干得快。他們回去以后，老师的太太就請他們喝咖啡。

狄蒂最爱上的是唱歌課。她除了听外婆唱过歌以外，沒有听别人唱过，而外婆只有在紡紗的时候才唱——說什么这可以防止紗紡得不匀，防止紡車輪子摇晃。她唱的总是那同一支歌，同样的拉得长长的曲調，狄蒂猜想这是她自己編的，因为曲子随着她的兴致有时长，有时短。

老师总是用一支歌来結束一天的功課，狄蒂第一次听到全体合唱的时候，激动得哇的哭了。她把头俯在課桌上，嚎啕大哭。老师止住大家的歌声，走下来，到她身边。

"她一定是吓慌了，"靠近她的女孩子們說。

老师安慰她一陣，她終于不哭了。"孩子，你以前从来沒有听人唱过歌么？"她安静下来以后，他就疑惑的問。

"听过的，是紡紗歌，"狄蒂擤着鼻子答道。

"那是誰唱給你听的？"

"外婆——"狄蒂突然停住，又哽咽起来，一想起外婆，她就难受。"外婆在紡紗的时候常常唱它，"她勉强迸出了这句話。

"你的外婆，她一定是个好外婆。你爱她嗎？"

狄蒂不回答，不过她掉过头去看他，她的脸上閃耀着暴风雨过后的阳光。

"請你把那支紡紗歌唱給我們听听好不好？"

狄蒂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整个教室的人都屏住气望着

她；她覺得大家都在等待她；她匆匆望一下老师的脸；便把自己的眼光定在課桌上，用一种又柔又細的声音唱起来，那声音里顫动着各种矛盾的感情；眼前这个庄严的場面使她覚得羞怯，想起外婆时候感到的悲哀，說不定此刻外婆現在正在家里惦記她哩。她不知不覚一边唱，一边一只脚上上下下的踩起来，就象紡紗时一样。有一两个孩子正想吃吃的笑，可是老师一眼就止住了他們。

我們給小狄蒂紡袜子和上衣——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上衣是銀色的，袜子金黄。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狄蒂走在路上，那么活泼、丰腴、无忧无虑——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一位穿鲜紅衣裳的王子迎面向她走来。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喂，随我来，可爱的姑娘，到我父亲的宫里——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我們一块兒玩，宫廷随从周围伺候。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唉，唉，亲爱的王子，你叫我好不煩恼——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我家里有个外婆，我舍不得她。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紗呀，紡呀，紡呀！

她是个瞎子，可怜的人兒，她哭瞎了眼——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她腰背痠疼，腿里有水。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为了一个小孩，她又操心，又受累——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因此她应該坐在上首，穿礼服和皮裘。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她腰背痠疼，因为年老力衰——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因此她应該坐四匹馬的华貴馬車。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現在外婆又忙着紡起床单和墊子来，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啊！
好讓小狄蒂和她的王子在那上面安睡。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她唱完了她的歌以后，有一陣子教室內鴉雀无声。

"她自以为她会嫁給一位王子哩，"一个女孩子說。

"她說不定真会这样！"老师回答道。"那时候，外婆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了，"他摸着她的头发，添了一句。

狄蒂不知不覺的一下子就贏得了老师和同学們的喜爱，她一个人唱歌給全班听，别人誰也沒有这勇气。老师喜欢她的是她的爽直，因此有一段时候，她迟到了，他也装做不知道。但是，有一

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罰她放学后留下来。狄蒂哭了。

“她眞可怜，”别的女孩子說，“她还是一路跑着上学来的，如果她回家晚了，又得挨鞭子。她的母亲天天都在屋角上站着，等她回去——她眞凶。”

“那我們得找你的母亲去，”老师說。“老这样可不成！”狄蒂沒有受关学的处分，不过老师給了她一张字条，要她带回家去。

这一着沒有效驗，于是老师送她回家，和她母亲談話，但是苏丽妮拒絕承担任何責任。如果孩子迟到，那是因为她在路上閑逛。狄蒂听着她的話，心里很惊奇；她不明白她的母亲怎么能說这样的假話，一点不变脸色。

狄蒂这时候为了照顧自己，也做了一桩不老实的事。每天一早，她都抓住机会把那只瑞士造的小鐘拨快一刻鐘。这办法在早上很有好处，她可以准时到校；可是她回家又晚了。

“你在路上多耽誤了一刻鐘，”她母亲斥責她說。

“我們今天放学晚了，”狄蒂撒了个謊，她竭力模仿她母亲說謊时她看到的那种若无其事的脸色。她的心几乎跳到口腔里，可是什么事情也沒有——說起来也眞妙！她如今比以前聪明多啦！在白天，她又手脚灵快的把鐘拨回去。可是，有一回，黄昏时分，她正站在椅子上把鐘拨回去，她的母亲来到她的身后。狄蒂从椅子上跳下来，敏捷的抱起在地上爬着的小鲍符尔；她害怕得在这小东西背后直躲。可是她的母亲一把拉开孩子，揍起她来。

狄蒂在頑皮的时候，也常常挨一两下，然而她眞正的挨鞭子，这还是头一回。她象一头野兽似的，又踢又咬又叫，她母亲除了用鞭子抽她以外，沒有别的法子。三个小孩哭叫得跟她一样凶。

苏丽妮觉得她挨够了鞭子以后，就把她拖进杂物棚，鎖在里面。“你躺在那兒嚎吧，也許，这次你知道了厉害，往后就不敢再玩

这种花样了！"她嚷着，走回屋里。她气喘得不能不坐下来；那个可恶的孩子几乎胜过了她。

狄蒂发了疯一样，繼續叫着踢着，有好一陣。末了，她的哭声漸漸輕下来，变成一种絕望的哀泣。"外婆，外婆！"杂物棚里黑得很，她一喚外婆，便听得棚子里边的黑地里响起一个象是安慰她的悉悉索索的声音。她滿有把握的朝那里望，只見黑暗中有两顆綠幽幽的火珠閃着光，一来一回的移动。狄蒂不怕黑暗。"咪咪，咪咪，"她低声的叫。火珠不見了，接着她覚得有什么柔軟的东西在碰她。这时候，她又哭了，这愛撫真叫她受不住，她对自己生了无限的怜惜。"猫啊，小猫啊！世界上到底还有一个愛我的朋友啊！我現在要回家去，回到外婆身边去。"

她迷迷糊糊的，带着遍体伤痕站起来，一路朝出口摸过去。等到苏丽妮認为已經把她关够了，走去放她出来的时候，她已經不見了。

狄蒂在黑地里跑着，嗚咽着；天气冷，风又大，雨水打到她的脸上。她外衣里边連短褲也沒有——她母亲把短褲跟外婆替她織的厚毛背心一起拿去給小孩子穿了——她的淋湿的裙边擦痛她的給藤条抽腫的光腿。然而，这寂靜的雨水也使她感到舒服。忽然間，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飞起；她听到水里灯心草的瑟瑟声，知道自己已經迷失了大路。她力气不支的倒在地上，爬进矮树丛里，象一头害病的小狗似的，縮成一堆躺着，哆嗦。

她躺在那兒哼哼，虽說她已經不覚得有什么疼痛；寒冷麻痹了她的四肢，也消除了疼痛。如今是心灵的痛苦使她不时的抽动；她的心給自己生活的空虛无聊絞痛着。她需要有人来安慰她，首先要有一个怜惜她的母亲——可是她在这方面得到的只是責駡和毆打。反过来，人家偏偏还要她拿出她想得頂頂厉害而又得不到的

东西——做母亲的那种无限的耐心和温柔的怜爱——来照顧那三个討厌的、不見得比她更无依无靠的小东西。

她的痛苦的絕望感觉漸漸的为麻木所代替。仇恨和恼怒，虛弱和飢餓，所有这些都在她的心里交战着，弄得她精疲力尽。再加上寒冷，她終于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大路上传来了一陣奇特的，輾着、叫着，顫簸着的声音。全世界只有一輛大車能发出这种声音。狄蒂张开眼睛，一陣欢喜的感覚滲过她的全身——她父亲来了！她想叫，可是叫不出声，每次她要站起来，她的双腿却軟得撑不住。她好不容易爬上沟沿，到了大路中間，癱在那兒。

大馬克拉烏斯走近这地方，就停住了，它揚起脑袋，噴鼻子，不肯再往前走。拉尔斯·彼得跳下車来，跑到馬跟前，看看出了什么事；他在那地方发現了狄蒂，全身冻僵，沒有半点知覚。

她在他赶車时候穿的暖和的斗篷底下醒过来，她的冰冷的四肢恢复了生气。拉尔斯·彼得用他的一双大巴掌挨次暖她的手脚。狄蒂一声不响的躺在他的怀里；她听得見他的那顆巨大的心脏在他衣服底下扑通扑通的跳！每跳一下就象是什么动物在用鼻子輕輕的碰她一下，他的低沉的說話声仿佛是手风琴奏的音乐。他的那双拿过多少粗硬肮脏东西的大手是世界上頂頂温暖，頂頂柔軟的东西——如同外婆的脸頰一样。

"現在我們应該下車去跑一忽兒，"她父亲忽然說道。狄蒂感到又暖和又舒服，实在不願意动。可是沒有法子。"我們一定要讓血脉重新流通起来，"他抱着她下了車說。他們挨着大馬克拉烏斯跑了一会，它放开大蹄子走着，不讓他們賽过它。

"我們快到家了嗎？"狄蒂重新上了車，裹得暖暖的，問。

"哦——还有一段路——你跑了有一哩，孩子！現在，你告訴

我这样在外面乱跑是什么意思。"

于是狄蒂告訴他上学的事情，她不得不忍受的不公道的待遇，挨打以及其他的一切。拉尔斯·彼得有时候打断她的話，叫駡几声，同时用脚頓着車板——这些事兒，他实在听不下去。"你不会去講給苏丽妮听吧？"她害怕的添了一句。"我是說，母亲，"她赶紧改正了她的称呼。

"你不用怕，"他只說了这么一句。

这以后，他在路上一声不响，在卸馬的时候，他的动作非常迟緩；狄蒂一刹不离他的身边。苏丽妮提了一个灯籠走出来，跟他說話，但是他不回答。她害怕的瞧了他和孩子一眼，挂起灯籠，急忙走进去。

随后不久，他牵着狄蒂进了屋，狄蒂的小手在他手掌心里哆嗦。他脸色发青，右手拿一根粗棍子。苏丽妮在他的眼光逼視下避开，躲到时鐘下面，身子缩在墻角里，惊惶失措的盯着他們。

"对了，你这么奇怪的瞧着我們，"他說，走到屋子中間——"是孩子告发了你，你說該怎么办吧？"他在灯下面坐下来，撩起狄蒂的外衣，用巴掌小心的按着那一处处青肿的伤痕，那些伤痕只要稍碰一碰，就觉得疼痛。"伤处还在疼哩——你揍人的本領眞高明！讓我們看看你医它們的本領是不是也一样的高明。过来，亲这孩子身上每一处你揍过的地方，有一处，亲一下！"

他坐着等。"唔——"

苏丽妮滿脸都是憤恨的神情。

"呵，你觉得你用手抽过的地方，不値得用你的嘴去亲吧。"他伸手去拿棍子。

苏丽妮跪下来，恳求似的伸出她的双手。可是他毫不动心的望着她，完全不象他平时的样子。"唔——"

苏丽妮又磨蹭了一陣，然后她的膝盖往前移动，亲孩子的布滿伤痕的手脚。

秋蒂伸出胳臂使劲抱住她母亲的脖子。"媽媽，"她叫道。

但是，苏丽妮站起来，走出去端晚飯，整个黃昏，她正眼也不瞧他們一下。

第二天早上，拉尔斯·彼得又恢复了他的老样子。他照常亲苏丽妮一下，弄醒她。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哼小調兒。苏丽妮依旧用恶意的眼光看他，但是他装做不看見，这时候，天色还很暗，他对着桌上的灯籠，坐下来吃他的早飯，一边不停的望着床上的三个小孩。他們象一窩小鳥似的睡作一团。"将来鮑符尔跟他們一起睡的时候，一头就得放两个孩子，"他若有所思的說。"要是我們有錢再买一张床就好。"

苏丽妮不回答。

动身之前，他弯下身子看看秋蒂，她怀里拥着那几个孩子，象一位小母亲似的躺着。"这是你为我們生的一个好孩子，"他伸直了身子說。

"她撒謊，"苏丽妮在火爐边回答。

"那是因为她沒法子。我的祖祖輩輩算不得是体面人，因此也用不着敬重他們。不过，我告訴你，他們从来不揍我們小孩子。我还清清楚楚記得我父亲瞧着自己一双手的神气，他說：'它們干过好多事，不过这双剝皮鬼的手从来沒有揍过沒力气招架的人！'我临終的时候，也要这么說，我劝你也想想这两句話。"

随后，他坐車走了。苏丽妮把灯籠放在窗口，給他照亮路，然后她又爬回床上，但是她怎么也睡不着。拉尔斯·彼得破天荒头一次叫她想起心事来。她在他身上发現了一些她沒有料到的东西，一些古怪的东西，它們警告她以后要小心。她一直把他看做是

一个老实人，如同另外一些人一样。然而，他发起火来，又是多么的怕人啊——想到这兒，她觉得毛骨悚然。她以后一定要小心，别再去触犯他。

第十五章 阴雨和阳光

狄蒂不上学的日子，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她要照管小孩，还要放羊喂鷄，拿了口袋去摘蕁麻喂猪。有时候，拉尔斯·彼得买卖的运气不好，早早的回了家。于是，为了不讓魚坏了，她就跟她父母一起熬夜洗魚，一直熬到晚上一两点鐘。苏丽妮是那种喜欢大惊小怪，偏又什么事兒不干的人。她看不慣这孩子有一会兒閑空，老是赶着她干这干那。狄蒂常常在上床以后，累得睡不着覺。

苏丽妮有一种可恶的本領，就是叫孩子們整天不开心。要是他們碍了她的事，她就对他們十分粗暴，老是讓孩子們在她背后眼泪象泉水似的直流。狄蒂逢到撿柴火或者采浆果的时候，总是拉着孩子們一块兒去，不讓他們留下来受他們媽媽的罪。有时候，苏丽妮的脾气不算太坏——她眞正和气快活的日子，可是从来沒有过——其余的时候，她总是怒气冲天，跟发了疯差不多，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开她。碰到这种日子，大家便躲起来，直到他們的父亲回家的时候才露面。

苏丽妮现在很小心，不再揍狄蒂，并且讓她按时上学去——她不想再看那天晚上拉尔斯·彼得的那种脸色。可是她不喜欢这姑娘，她一心要往高处走，竭力要做到有一所新住宅，更多的田地和更多的牲口——論地位，要不輸給周围那些小农庄上的女人才对。可是，这孩子是她的一个污点。她一看到狄蒂，心里就想，就为了

这小鬼，所有别的女人才瞧不起我！

孩子干活可真出色，这連苏丽妮也不能不在拉尔斯·彼得面前勉强的承認。黃油是狄蒂做的，开头，她用的是一个瓶子，常常要搖上好几个鐘头，才搖出黃油来——眼下，她用的是一架新的攪乳器。苏丽妮自己干不了攪牛奶这項辛苦的工作。狄蒂还采浆果，拿到市上去卖，她也干各样杂活，提水啦、撿柴火啦，放牲口啦，她隨便到哪兒去，手里总抱着胖胖的小鮑符尔。要是她把他留在家里，他就哭，她抱他，抱得背都傴了。

对孩子們来說，秋天是一年当中頂頂倒霉的时候。这是捕鯡魚的季节，他們的父亲就在漁村里住——常常一住就是一个月——帮忙收魚。这时候，苏丽妮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唯一叫她不敢放手胡来的是狄蒂要逃跑的威胁。一到秋天，附近留在家里的男人沒有几个，苏丽妮天天担心流浪汉子。要是晚間他們前来打門。她就叫狄蒂去应門。

狄蒂并不害怕。再加上她聪明，她就有了制服她母亲的精神上的力量。她如今不怕跟她頂嘴了，她的手指比她母亲的灵活得多——不管是編籃子，或是扎扫帚，都是如此，而且干出活来，也比她强。

苏丽妮得到允許，可以把她們这样賺来的錢自己存起来。她一毛錢一毛錢的攢着，一个小錢也舍不得花，为的是要盖那座房子。她們一定要努力多掙些錢，好讓拉尔斯·彼得在家里干活，不用到大路上去叫卖。只要大家有理由管他叫做收破烂的，他們自然而然就不会对他表示尊敬。他們一定得有田地，为了这，就得有錢。

錢！錢！这字眼兒一天到晚在苏丽妮脑子里轉，在她的耳朵边叫，她一毛錢一毛錢的拼凑着，但是除非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出头的日子还是远得瞧不見。有什么法子能縮短这段达到

她的目标的令人厌倦的路程呢，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讓她的母亲死掉。她活的日子实在不算短了，而且一直是旁人的負担。苏丽妮觉着她已經到了該死的时候了，可就是沒有这样的运气。

一天，拉尔斯·彼得下午一早就回来了。那輛破車老远就能看見。車輪轉一圈，車身就搖晃一下，它叫着、哼着往前走，好象車子的每一部分都同时在講話唱歌似的。孩子們一听到大路上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滿心高兴的冲出去。那匹越来越象一副搖来晃去的骨架子的大馬克拉烏斯打着噁嚕，噴着气，嘘嘘的喘着，似乎这世界上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都收在它的肚子里。拉尔斯·彼得的低沉的哼小調的声音也参加了这个快活的合唱。

馬看到孩子，便嘶叫起来；拉尔斯·彼得伸直他的僵着的身子，不唱了，大車也在这时候停住。他下来把三四个孩子作一堆摟住，高高举起，讓他們在空中停一会，然后小心翼翼的把他們放到車上，就象他們是玻璃做的一样。他讓第一个看見他的孩子拉着繮繩。

拉尔斯·彼得回到家里，万一发現苏丽妮在发脾气，屋子里弄得亂七八糟，他也毫不在乎，反而很快把他們一个个都逗得高兴起来。他每次都带回来一些东西，孩子們吃的薄荷糖，給媽媽的一块新头巾——說不定还給狄蒂捎来外婆的心意，他凑到她的耳朵边告訴她，不讓苏丽妮听見。他能把他的快活传染給别人；孩子們忘掉了他們的怨恨，就連苏丽妮也笑了，不管她乐意不乐意。如果說孩子們喜欢他，那么，牲畜也是一样。它們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欢迎他，跑到他面前；他能把那口猪放出来，讓它万分可笑的跟着他繞着田地奔跑。

不管他回来多么晚，不管他有多么疲劳，他不先往各处走一遭，看看牲畜有东西吃沒有，是从来不肯上床的。苏丽妮一不留神

就把它們給忘了，它们因此常常挨餓。这时候，鷄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就会从它們蹲着的地方飞下来，猪就会走出来，对着食槽訴苦，是誰在用它的柔軟的脊背擦他的一双腿呢？原来是那头猫。

拉尔斯·彼得回来，給家里带来了欢乐，在这周围几十里地內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快活的人。他爱他的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妻子，認为她办事干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衷心感謝她为他生了一伙孩子，包括那些他亲生的——还有狄蒂。說起来，他最爱的就是她了。

拉尔斯·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别人撇手不干的事，他偏要去撿起来。所有他的苦恼不但沒有使他变得冷酷无情，反而使他变得柔和起来；他的心思常常不由自主的想到人家不理会的那些事情上头去，也許就因为这緣故，人們才覺得他干什么也兴旺不起来。

他的田地貧瘠，又多砂子，除了他，誰也不会去耕种这块地。沒有人羡慕他娶的那个老婆，他的牲畜大多是他到各个农庄去叫卖的时候，从屠宰的命运中救出来的。他自以为他的家产比别人的好，覺得高兴。他誰也不妒忌，也不想跟誰交換。

星期天，馬要休息，拉尔斯·彼得也不想在那天到各处去叫卖。因此他就爬到放干草的頂樓上去睡一覺。由于平常日子里睡得少，这一睡一直要睡到晚半晌才起来。狄蒂在这段时間的工作是把孩子們引开；他們尽量的吵鬧，想把他吵醒，好跟他們一道玩兒，但是狄蒂总是小心看守着，讓他安安穩穩的睡覺。

每年有两次，他們全家坐在滿載的大車上到希莱洛特的市場去。他們把孩子放在車后边的籃子里，扫帚挂在車子两旁，車座下是一籃籃的黃油和鷄蛋，在前边——拉尔斯·彼得和苏丽妮的脚跟前，是一对捆好的羊。这两次出門是一年中的大节日，时光都是依它們来計算的。

第十六章　可怜的外婆

狄蒂难得有几次得到許可，回去和外婆过几天。每一次，都是她父亲想的办法，他还安排好自己出門时走的路綫，好送她去或者領她回来。

她每次去的时候，外婆总是在床上——她現在再也不想起身了。"你不在这兒，我还张罗什么？我要是躺在床上，有时候，倒还有好心人記起我，給我捎来些吃的，替我收拾一下。唉，天啊！我是个废物啦，我还不如死了的好！"她訴苦道。不过，話虽如此，她还是起来，放上水煮咖啡；狄蒂收拾那个弄得不成样子的房間，然后，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过上一会兒。

时限一到，狄蒂非走不可，这时候，老太婆哭了。狄蒂站在屋角，听她哭訴；她手扶着柱子，想叫自己振作一下。她不能不回家啊，她閉上眼，先跑一段路，直到再也听不見外婆的哭声时为止，然后——可是她心里越来越难受，人也迷糊了，最后她发覺自己的胳膊勾着外婆的脖子。"我可以住到明天再走，"她說。

"孩子，你不是在耍花样吧？"老太婆着急的說。"这样子，苏丽妮是要发火的呀。唉，唉，"过一忽兒，她又說，"那就住到明天再走好啦。上帝会叫你稳稳当当渡过这一关的——因为你心腸好。我們倆沒有多少見面的机会了。"

第二天的情形也不見得好；珊倫狠不下心来打发这孩子走。要跟她說的話是那么多，跟几个月积起来的伤心和惦念比起来，一天时間又算得了什么？狄蒂很認真的听她講她所有的痛苦；她如今懂得伤心和惦念是怎么个滋味。"你变了不少，"外婆說。"我是

从你听我説話的样兒覚察出来的。但願时光快快过去，你好出去当佣人去。"

不久，她們的幸福时光过完了；拉尔斯·彼得来接她回去。"你馬上回家吧，"他一边为她裹好衣服，一边説，"孩子們都哭着要你呢。"

"唉，她不用見你害怕，"老瑪倫説。"不过，看来，苏丽妮要待她好一点才对。"

"我覚得現在情形已經好一点啦——再説，孩子們都喜欢她。她待他們眞象小母亲一样。"

不錯，还有孩子們哩！狄蒂一想起他們，心里就感到一陣温暖。他們以他們各不相同的方式贏得了她的怜愛；正因为在她小生命上增添了負担，他們才能这样纏住她的心。

"鮑符尔好嗎？"馬車过了那座山，外婆的小屋已經看不見了的时候，她問。

"唔，你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整天的哭。"她父亲安靜的回答。

狄蒂知道这一点。孩子这时候正在出牙，需要有人看护，他的脸蛋兒燒得通紅，嘴里又膩又热。他扯住他母亲的裙子，她却不耐煩的把他攜到一边，他摔倒在地上，摔疼了。那时候，有誰抱他到膝头上安慰他呢？这对狄蒂的那顆温柔的心説来，是一个控告；她想到自己撇下了他，心里就难受，恨不得当时把他摟到怀里。她一抱他，脊背就痠疼——不錯，老师还为了她傴背而責备她哩。"这是你自己不好，"她母亲説，"别再把这个大孩子拖来拖去！只要他高兴，他自己能走，他能走。""可是他在哭，他疼嘛！"狄蒂憑她自己的經驗完全明白：这孩子要貼近和感到一顆跳动的心。她自己也还有这样的渴望，虽説她从来沒有受到过母亲的怜惜。

拉尔斯·彼得領了狄蒂回家的时候，苏丽妮正生气，她一連好几天不理她。但是最后，好奇心終于占了上风。"老的怎样啦——是不是身体更坏了？"她問道。

狄蒂以为她母亲是由于同情才問的，便詳詳細細把外婆的悲慘光景說了一遍。"她整天躺在床上，只有人家給她一点什么的时候，她才有东西吃。"

"这么說，她活不了多久了，"母亲肚子里想。

說到这兒，狄蒂哭起来。她母亲便責罵她，

"蠢孩子，哭什么？老人不能尽这样活下去，給別人添負担。再說，外婆死后，我們就能有一所新住宅了。"

"不，外婆說过，那屋子卖得的錢，要大家平分。另一笔——"狄蒂突然收住了。

"另一笔怎么样？"苏丽妮探出身子，她的鼻孔鼓起来。

但是，狄蒂紧紧的閉上了嘴。外婆严格禁止她提起那件事——現在，她差点兒說漏了嘴。

"蠢孩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人家因为生了你付的那两百泰勒嗎？那笔錢怎样了？"

狄蒂疑心的望着她母亲。"那笔錢是我的，"她低声說。

"那么，老太婆应該把錢交給我們替你保管，不該自己抓住不放，"苏丽妮說。

狄蒂吓慌了。外婆怕的正是苏丽妮要把这笔錢摸过去。"外婆已經把錢藏得好好的，"她說。

"嗯，是这样嗎，藏在哪兒——自然是鴨絨被子里罗！"

"不对！"狄蒂斬釘截鉄的說，一个劲兒搖头。可是，誰也看得出来錢正是藏在那兒。

"啊，这眞凑巧，我正想过几天去把那床鴨絨被子取来。下次

你去看望外婆的时候，你不妨把这話告訴她，同时替我問好。我的每一个姊姊在出嫁的时候都有一床鴨絨被子，我現在也要我的一床。"

"外婆只有一床鴨絨被子！"狄蒂肯定的說——这大概是她第二十次这么說了。

"那她只好从她那許多褥子中間抽出一条来用了。她床上墊着那么多的褥子，她躺在上面都快碰到天花板啦。"

是啊，外婆的床軟得很，狄蒂对这一点比誰都清楚。她的被子挺沉，可是它們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要暖和，壁床墻上还挂着一領草席。挨着外婆睡覚眞是又暖和又安稳。

就她的年紀說来，狄蒂长得太瘦小，她遭受的一切苦难阻碍了她的发育。可是她的智力却不同寻常；她生来喜欢思索，她的生活中的經历告訴她：她不該躲避她的負担，而是应該把它挑起来。她沒有那种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心情；而是心中充滿了預感和煩惱。她不能不担心——和外婆过的那几天，她担心她的小弟弟妹妹們，而离开了外婆，她又无时无刻不担心着她。

苏而妮为了懲罰她沒有得到允許就擅自延长了看望外婆的时間，有好久不准她再去。这时候，狄蒂整天想念老人，开头，她是担心，后来却狠狠責备起自己来；尤其是在晚上，当她冻得睡不着的时候，她的愁苦便压倒了她，她把头蒙在鴨絨被子里，不讓她母亲听到她的嗚咽。

她想起老人待她的种种好处，就痛苦的悔恨自己过去不該跟她开那些玩笑，作弄她。外婆那样疼她，她却不好好的报答外婆，如今，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沒人怜惜，这是她的报应。她从来沒有眞正待那老人好过；現在她乐意这么做——可是已經太晚了！有成百种方法可以叫外婆快活，狄蒂每一种都知道，可是，她一直是个

可恶的懒丫头。啊，只要她现在能够回去，她一定讓外婆每次喝的第二杯咖啡里都有一块糖——她自己再也不偷吃糖了。她一定要記住每天晚上把那块石头烧热，放在靠床脚一头，不叫外婆的一双脚受冻。"你又忘了那块石头了，"外婆几乎每天夜里都要說，"我的一只脚冻得象冰一样。你的脚怎么样？啊呀，也挺凉呀，孩子。"于是，外婆便揉孩子的脚，一直揉到它們发热为止；然而自己的脚她却不管——唉，如今想这些有什么用。

她想，只要她答应以后变得好一些，就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她又回到那兒去。但是什么事情也沒有！于是，有一天，她再也忍不住了，就往田野里跑去。苏丽妮要立刻追她回来；可是拉尔斯·彼得比她沉着得多。

"等几天再說吧，"他說，"她已經好久沒有去看望那老人了。"随后，他安排好自己走的路綫，讓狄蒂和她的外婆过上几天。

"你回来的时候把那床鴨絨被子取来，"苏丽妮說。"现在天气冷了，那被子正好給孩子們盖。"

"瞧着办吧。"拉尔斯·彼得回答道。苏丽妮脑子里有了一个想头，就翻来复去唠叨个沒完，叫人听了十有九个要发狂。不过，拉尔斯·彼得不是曼恩一族人；女人的唠叨对他那和善而又坚毅的性子不发生一点影响。

第十七章　猫兒不在家的时候①

狄蒂給一陣鉄器磕碰声吵醒，睁开了眼睛。桌上的灯捻得暗

① 按德譯本。俄譯本譯为："猫兒不在家，耗子上了桌"，意思更显豁了一些。

暗的，母亲在爐灶前用火筷子通火，火上煮着咖啡。她还沒有穿上衣服，火光閃閃照着她的蓬乱的紅头发和光脖子。狄蒂急忙又閉上眼睛，免得母亲发觉她已經醒了。房間里很冷，从玻璃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見一片黑暗的夜色。

这时候，她的父亲提着灯籠进来，他吹熄了灯籠，把它挂在大門背后。他衣服早已穿好，刚在外面干完早上的活。房間里咖啡的香气扑鼻。“啊！”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說了这么一声。狄蒂眯縫着眼睛看他；有他在面前，就不怕給母亲赶下床来了。

“啊，你醒啦，你这个小丫头，”他說道。“再睡一忽兒，这才五点鐘哩——哦，你也許是想在床上喝杯咖啡吧？”

狄蒂瞅了她母亲一眼，她母亲背对她站着。她連忙一个劲兒点头。

拉尔斯·彼得把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半，在杯子里又加了点糖，递給孩子。

苏丽妮在爐边穿衣服。“你安静点兒，”她說，“听我告訴你要做些什么事。那兒有面粉和牛奶，給你們煎薄餅当午飯吃；可不許放鷄蛋。”

“天呀，一两个鷄蛋算得什么，”拉尔斯·彼得說。

“家务事由我管，”苏丽妮答道。“还有，你趁我們沒走的时候，赶快起来动手干活。”

“又何必这么早起来呢？”拉尔斯·彼得又說。“讓孩子們在床上躺一会，等天亮了再起来。牲口我已經餵了，何必浪費灯油呢。”

他的末一句話打动了苏丽妮的心。“好吧，不过要当心爐火——糖不要使得太多。”

随后，他們坐車走了。拉尔斯·彼得照常到海边去販魚，不过，他先要送苏丽妮进城去卖一个月来积下的黃油和鷄蛋，然后再

买些在村里的鋪子买不到的东西。狄蒂躺着听那大車的声音，最后，她又睡着了。

天亮以后，她起身，重新生了火。孩子們也要起来，但是狄蒂答应給他們咖啡喝，不吃那照例的麦糊和牛奶，算是把他們稳住在床上，直到她把房間收拾好。孩子們得到允許，可以爬到他們父母床上去，他們在那兒高兴极了，这时候，狄蒂在地上撒了湿砂子，扫地。五岁的克列斯蒂安用一种低沉的声气講故事，他講的是一只可恶的猫到地里去把所有的奶牛全吃了；两个小孩子横爬在他身上，眼盯着他的嘴，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那情形，他們看得清清楚楚——那头恶猫、奶牛、还有其他的一切——小鮑符尔急着想叫克列斯蒂安快講以后的事情，就把他的一只胖胖的小手一直伸到他的嘴里。狄蒂一边干她的活，一边如同大人似的带着笑容，听他們孩子气的談話。她給他們咖啡喝的时候，样子很神秘；到了他們該穿衣服的当兒，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啊，我們要穿漂亮衣服——嗨，嗨，乌啦！"克列斯蒂安叫道，一边在床上蹦跳起来。狄蒂打了他一下，因为他把被子踩得一团糟。

"要是你們真听話，也不跟别人講，我就带你們坐車出去玩兒，"狄蒂一边說，一边替他們穿上他們的漂亮衣服。衣服花花綠綠，是他們的母亲从大車上的破烂堆里挑出的零碎布头做成的。

"啊——是上市集去嗎？"克列斯蒂安叫道，他又跳起来了。

"不，到树林子去，"他的小妹妹說，她伸出她的冻得发青的肮脏的小手恳求似的摸着狄蒂的脸蛋兒。她老远的望見过树林子，一直想到那兒去。

"对，到树林子去。不过你們一定要乖乖的；路很远哩。"

"我們可以把这事告訴咪咪嗎？"小妹妹的灵活的大眼睛望着狄蒂。

"对，还有爸爸，"克列斯蒂安插进来說。

"可以，不过不許再告訴别的人，"狄蒂囑咐他們。"千万别忘了！"

她把两个小孩子放在手車上，克列斯蒂安坐在車边，他們就这样动身了。外面遍地是雪，灌木丛給雪花压歪了，車道上的冰在輪子底下格格的响。黑烏鴉，停在荆棘丛上对他們尖叫的喜鵲，还有从树上突然掉到他們头上的雪花——这一切有趣极了。

到树林子去要走半哩路，但是狄蒂走惯了比这长得多的路程，所以毫不在意。克列斯蒂安和小妹妹輪流下来走，鮑符尔也要在雪地里走，可是狄蒂要他乖乖的坐在那兒。

开头，一切都很好。可是走到半路上，孩子們开始觉得膩了，就不耐煩的問树林子在哪兒。他們觉着冷，狄蒂隔一会就得停下車来，搓搓他們的手指头。雪給太阳晒得融化了，踩上去又脏又烂，她自己也累了。她竭力逗孩子們高兴，又勉强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可是到了村长的农庄門前，大家都累的不行，站住了。一条大恶狗看到他們迟迟疑疑的样子，觉得可疑，就挡住了他們的路。

貝尔·尼尔生走到門道里查看狗为什么叫得那么凶；他立刻发现这情形，就把孩子們領到屋里来。这时候，正是午飯时分，他的老婆正在厨房里煎腌肉和苹果。那香味兒眞好聞。她用凉水泡他們冻僵的手指；他們歇过力来以后，三个孩子都围到爐灶前。狄蒂竭力想把他們拉开，可是他們肚子餓了。

"你們也可以吃一点，"村长太太說道。"不过，你們要在那条长凳上乖乖坐下来，在这兒碍我的事。"她給他們每人一块餅，讓他們坐在擦干淨的桌子旁边。孩子們从来沒出过門，他們一边吃，一边貪婪的各处看着，他們的眼睛从这件东西望到那一件；墙上挂着亮得象太阳的銅器，爐火上擱着一把又大又亮的銅壶，壶嘴上有蓋

子，看起来活象一只孵在一窝蛋上的大母鷄。

他們吃完了飯，貝尔·尼尔生就領他們出去看小猪，它們象一根根大香腸似的围住它們的媽媽躺着。随后，他們又回到屋里，村长太太又給他們苹果和餅吃，不过，最好的事情来得最晚，那就是貝尔·尼尔生套上一輛漂亮的有弹簧的馬車送他們回家。那輛手車放在馬車后面，这下子，連它也坐起車来了。孩子們笑个不停，笑得喉嚨都啞了。

“傻孩子，沒有大人带着，就这么跑出来，”村长太太替他們一个个裹好衣服，說。“亏得你們来到这兒，这是你們的造化，安排也安排不来的。”孩子們都覚得回到“鵲窝”去比出来时气派大得多。

这次出門非常有趣，可是，現在得干活兒啦。母亲沒有想到他們会出去蹓躂，留下一大捆破烂在仓屋里要清理，呢的归一堆，麻的另归一堆。克列斯蒂安和小妹妹在高兴的时候，可以帮点兒忙，不过，他們今天的心思不在这上头。这次出門鼓起了他們的兴致，彼此拿破布往脑袋上丢。“喂，你們不許打架，”狄蒂过一分鐘就說一遍，可是沒有用。

到天黑的时候，他們才干了一半。狄蒂取来那盞装着一半豆油一半煤油的小灯，継續往下干；随后，她发現到她父母回家，他們都清不完的时候，她急得哭了。孩子們看她哭了，变得老实了，因此有一会活兒干得挺快。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們又在地上你追我赶；克列斯蒂安一不小心，踢翻了油灯，油灯掉在地上打碎了。这下大家都不疯了；黑暗就地把他們困住；他們一动不敢动。每个角落里都响起了哭哭啼啼的声音：“狄蒂来領我。”

狄蒂打开仓屋門。“你們自个兒出来吧！”她粗声粗气的說，一边摸着找睡在一捆破烂上的鮑符尔；她生了气。“現在給你們上床睡覚去，”她說。

克列斯蒂安一直在哭。“别讓我挨媽媽的棍子，别讓她打我！”他一遍一遍的說。他伸手勾住狄蒂的脖子，仿佛要在那兒躲起来，这平息了狄蒂的怒气。

她点亮鯨油灯籠，帮他們脫了衣服。“要是你們現在乖乖的，馬上睡覚，那么，狄蒂就到小鋪去买盞灯回来。”她不敢留下孩子們对着一盞点亮的灯，便在出去之前把灯吹灭。他們平常总是怕孤零零的留在黑地里，不过，遇到眼前这种情形，哭鬧也沒有用。

狄蒂有二十五个欧耳①。这是外婆在以前富裕日子里給她的，直到此刻，她一直拒絕一切引誘，一心一意的把它收藏着。她本来想用它买許許多多的好东西，如今却不得不花掉它——免得讓小克列斯蒂安挨一頓打。她慢慢的在墙脚下那个藏錢的洞口跟前跪下来，移开石块；做这件事实在叫她伤心。随后，她站起身来，趁她还来不及后悔的时候，飞快的往鋪子跑去。

她回到家来，孩子們已經睡着了。她点亮灯籠，开始剝那用来扎扫帚的樺树条上的枯叶；她在度过这漫长而多事的一天以后，累极了，可是她不能偸懶。樺木的浓烈的香气一直沁到她的头脑里，她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她父母回来的时候，正看見她这样睡着。

苏丽妮眼尖，她一下就发覚了一切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你为什么点这盞灯籠？”她一边解着上衣鈕扣，一边問。

狄蒂只得認錯，“不过，我已經买了一盞新的！”她連忙添了一句。

“哦——在哪兒？”她母亲問，随即往房間四下里望了望。

一会兒，苏丽妮站在門口問：“誰又叫你去賒东西来的？”

“我用我自己的錢买的，”狄蒂小声說。

---

① 欧耳是丹麦的币制的最小单位，与我国的分相似，一百欧耳合一克郎。

自己的錢——于是审問开始了，这审問簡直沒完沒了。末后，拉尔斯·彼得不得不出来制止。

房間里沒有火，因此他們早早上了床；狄蒂忘了生火。"她要干的活够多的，"拉尔斯·彼得維护她說。苏丽妮沒有話說——只要是省錢的事，她沒有什么可反对的。

夜里，下了一場严霜。狄蒂冻得睡不着，她躺在床上，呆呆的望她自己呵出来的白汽，听着霜在墙上冻裂的声音。月亮的銀光寒森森的从窗子外面照到地板上和放着孩子們衣服的椅子上。她只要一抬头，就能从墙上裂縫里瞥見外面的銀色世界；寒气直扑到她的脸上。

房間越来越冷。她不得不伸出一只胳膊按住盖在孩子們身上的鴨絨被，寒气浸透了她的肩膀。小妹妹漸漸的不安靜起来，她是三个孩子中間身体最弱的一个，因此，她觉得冷。那条鴨絨被实际上不过是个厚被套，里边的絨毛早已沒有了，他們宰鵝鴨时候采下的毛又舍不得用——她們的母亲要拿去变錢。

这时候，鮑符尔也嗚嗚的哭起来。狄蒂把孩子們的衣服从椅子上拿过来，鋪在床上。从她父母的床上传来她母亲的声音。"你們安靜点兒，"她說。父亲起身，取来他赶車时候穿的斗篷盖在他們身上；斗篷沾滿灰土，沉甸甸的，但是很暖和！

"风从墙縫里吹进来，那股劲兒真吓人，"他回到床上說；"房間里的空气跟冰一样！我一定要想法子找几块木板来，把墙补好。"

"你还是打打盖新房的主意吧；犯不着再为这烂匣子化力气了。"

拉尔斯·彼得笑了："嗳，你說的挺不錯，可是錢从哪兒来呀？"

"我們已經积了一点。再說，老太婆快死了——我有这么个感觉。"

狄蒂的心跳起来——外婆快死了嗎？她母亲說得那么肯定。她屏住气听他們的談話。

“死了又怎样？”她听她的父亲說，“那也改变不了这光景呀。”

“我相信老太婆有的錢比我們知道的要多，”苏丽妮压低嗓音回答。“狄蒂，你睡着了嗎？”她高声問，然后用胳膊弯撑起身子，听了一陣。狄蒂躺着一动也不动。

“你知道嗎？”苏丽妮又說下去，“我断定老太婆把錢縫在被子里。她不願意把被子送人就是这道理。”

拉尔斯·彼得大声打呵欠，“什么錢？”从他的口音里听得出来，他此刻想睡覚了。

“自然是那两百泰勒罗。”

“这跟我們有什么相干？”

“她不是我的娘嗎？再說，这錢是归这孩子的，我們正是合法保管人。要是老太婆死后，举行一次拍卖的話——一定有人出好价錢买那被子，誰买到手，誰就得了这两百泰勒的外快。你最好去一次，跟她談談，劝她把一切东西都留給我們。”

“你为什么不去？”拉尔斯·彼得說，他翻过身去，对着墙壁。

于是一切又寂静无声。狄蒂縮成一团躺着，手捂着嘴巴，她的小小的心由于害怕扑通扑通的跳；她几乎着急得叫出声来。說不定外婆会在夜里死掉！她已經有好久沒有看到她了，她对外婆生出了一种遏制不住的怀念。

她爬下床，穿上鞋子。

她的母亲抬起了身子；“你上哪兒去？”

“我只是到外面去一下，”狄蒂声气低微的回答。

“穿上条裙子，天气冷着呢，”拉尔斯·彼得說——“我們不如把便桶就放在这房間里，”他过了不久，又咕嚕着說。

孩子出去的时間好长啊——拉尔斯·彼得起身往外张望。他瞥見她远远的在那条月光照亮的路上走。他匆匆忙忙披上几件衣服，就去追她。他看見孩子在他前面沒命奔跑。他跑着、叫着，跑着、叫着，他的沉重的木鞋在路上响起回声。可是两人之間距离越拉越长；末了，她終于完全不見了。他又站着叫了一会；他的叫喊声在夜晚的靜寂中迴响，随后，他掉过身子，回到家里。

狄蒂奔过月光照耀下的田野。路硬得象石头一样，在她脚下沙沙的响，她的便鞋老冻住在地上；沟渠和水塘在寒冷中发出咯喇、咯喇、咯喇的响声。下面大海上，轟轟的响，那是冰挤得往上拱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传到对面的海岸。可是狄蒂不觉得冷，她的心象小鹿一般乱撞。外婆快死了，外婆快死了！她心里不断的这样想。

半夜时分，她走到了目的地，人都快暈倒了。她在山墙下站住，緩过气来；她听見屋里外婆不停的乾咳声。“外婆，我来啦！”她打着窗子叫，快活得直哭。

“孩子，你身上好凉啊！”她們俩一鑽进鴨絨被里，老太婆这样說。“你的一双脚象冰块一样——擱在我肚子上暖暖吧。”狄蒂偎在她怀里，安安靜靜躺着。

“外婆！媽媽知道你把錢藏在鴨絨被里，”她突然說。

“我早猜到了，我的孩子。你摸摸看！”老太婆把狄蒂的手引到自己胸口，在那兒衬衣里藏着一个小包。“錢在这兒，交給瑪倫的东西，她会保管好。唉，唉，象我們这样的人，日子真不好过呀，誰也不理睬我們，还处处碍人家的事——特別是我們自家人的事。你对他們还沒有多大用处，我呢，已經灯尽油干，对他們算是完啦。就是这么回事！”

老太婆的話在狄蒂的耳朵里变成了一陣亲切的、叫人安心的嗡嗡声。她覺得暖洋洋的挺舒服，加上人又困乏，馬上就睡熟了。

可是老瑪倫躺着，对生活又发了好一陣牢騷。

第十八章 大烏鴉夜間飞出来——

这年冬天冷得厉害。十二月整整一月，雪花不停地卷过田野，刮到"鵲窝"前面的柳树上，这"鵲窝"是附近唯一可以躲风雪的地方。

湖水完全冻了；人能在海面上从这一边走到对岸。有月亮的晚上，这剝皮鬼就上那兒，用他的木鞋敲碎冻在海里的海鷗和野鴨周围的冰，然后把它們放在落满雪花的斗篷底下提回家。他把它們擱在火爐边的泥炭上，它們在那兒一連几天縮起一条腿站着，萎靡不振的望着炭火，直到末了，苏丽妮把它們送进厨房，扭断它們的脖子为止。

尽管"鵲窝"日夜生着爐火，还是覺得寒冷刺骨；想把屋子燒暖，簡直办不到。苏丽妮用切面包的刀塞了一些破布在墙壁裂縫里；可是，有一天，她正在这么做的时候，一大块墙壁掛了下来。她用鴨絨被挡住了墙洞，晚上，拉尔斯·彼得回到家里，就把墙洞补好，又釘上几块木板，把它稳住。屋頂也不十分中用；耗子和鼬鼠在里面大肆破坏，弄得它象一个篩子一样，雪花一直吹到了仓屋里。样样都糟得很。

苏丽妮每天都慫恿拉尔斯·彼得想办法。

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我干活出力已經到了头啦，我可不願意当小偷。"他說。

"别人是怎么干的，他們都住着又漂亮又舒服的房子？"

对呀，旁人是怎么办的？拉尔斯·彼得想不明白。他从来不

妒忌誰，也不跟誰比較，因此，他从来沒有考虑过这問題。

“你干呀，干呀，可是我看不出你鬧出过什么名堂来，”苏丽妮又說。

“你这話是当真的?”拉尔斯·彼得又惊訝又伤心的望着她。

“是的，是当真的。你作了些什么？难道我們还不是跟当初一个样?”

拉尔斯·彼得听了她这些刻毒的話，低下了头。不过，話說回来，她說的完全是实情；除了用来买一些絕对必需品的錢以外，他們从来沒有一文多余的钱。

“我們需要的东西那么多，样样东西又那么貴，”他辯解似的說。“买卖又沒有！在买卖重新兴旺起来以前，我們只好耐心点兒。”

“你啊，一天到晚尽是耐心耐心的——我們能靠你的耐心跟知足过活嗎？你知道人家为什么管这地方叫做‘鵠窝’嗎？因为人家說我們怎么也鬧不兴旺。”

拉尔斯·彼得取下挂在門后釘子上的太帽子，走出去。他覺得丧气，就到牲畜那兒找安慰；牲畜和孩子，他都能了解，可是，成年人的心，他却猜不透。既然大家只因为他又快活，又有耐心，就覺得他为人古怪，那一定是他身上缺少什么东西。

他一走出厨房門，大馬克拉烏斯就听出他的脚步声，嘶叫一声，欢迎他。他走进馬棚，摸摸它的脊背；那脊背象一条底朝天的破船。不錯，它实实在在只是副骨架子，根本談不到好看。人家看見大路上来了他們这一人一馬就好笑——这他挺明白！不过，話又得說回来，他們在一起同甘共苦，再說，这馬也从不斤斤計较，它正如他一样，一切都随遇而安。

拉尔斯·彼得从来不管旁人有些甚么想法；不过，这一天，他

的存在受到了震动，他觉得他必須保卫他自己以及自己的一切。那头奶牛躺在棚里馬的身边。不錯，要是現在把它赶到市集上去卖，一定卖不了几个錢；它的腿弱，老爱躺着。不过，一到春天，它可以到外面嚼草，那时节，它就会复元的。对他这么一个小家庭来說，这是一头出色的奶牛；它一天出不了多少奶，可是，为了补足这一点，它一年到头都出奶，而且还是很浓的奶汁哩！人家一挖苦它，拉尔斯·彼得就打趣似的說：他能在它的奶上撇三次奶油，以后剩下的还是奶油。他很喜欢它，特别是因为它使孩子們喝到了出色的牛奶。

外屋的一角，用木板隔开，給猪住。那口猪也听出是他，就站着等他来搔它的脖子。它害着小腸疝气，是一个农夫要把它打发掉，才送給拉尔斯·彼得的。它模样兒不好看，不过，他認为就事論事，它长得挺好，它的肉腌过后，味道不会錯。苏丽妮常常看它一眼，也許就是为的腌肉吧？

田野里雪积得很厚，但是，在这白茫茫的积雪底下，每一处地形他都認得出来。那是块砂地。庄稼长的不好，話虽如此，拉尔斯·彼得还是很喜欢它。在他眼里，它就象一张长得挺标致，挺生动的脸，他不願意对它挑剔，如同他不願意挑剔他亲生母亲一样。他站在仓屋門口，恋恋不舍的看他的田地。他心里不快活——往常，在星期天，他到各处看看他的产业的时候，总是很快活。今天可是不然，他头脑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

苏丽妮天天都要回到这个老題目上来，不过，每次她都有新文章。他們可以把她媽媽的屋子买下来，搬到那兒去住；那小屋子的梁是橡木，可以住上許多年。要不然，就趁現在还来得及，接她来养老也好——作为交换条件，她要把所有的东西传給他們。她一天到晚打的尽是她母亲以及她母亲的家产的主意。“万一她到别

人家去养老，把她的一切交給他們呢？又万一她把狄蒂的两百泰勒胡花掉？"她說，"她如今糊塗得象一个孩子！"

苏丽妮对这問題簡直着了迷，可是拉尔斯·彼得不理会她的嘮叨。

"狄蒂，外婆跟我們一块兒过要安逸得多，你說是不是？"苏丽妮接着又說。她料到孩子疯了似的爱她的外婆，一定会同意她的話。

"我說不上来，"狄蒂繃着脸回答。最近，她的母亲竭力的籠絡她，但是狄蒂对她却生了疑心。她非常乐意能再跟外婆在一起，不过，不是象她母亲說的那样。那样，外婆只会受到虐待。狄蒂信不过她母亲的体貼。外婆自己就說过，她的体貼多半是出于她自己的恶毒的打算，而不是为了尽作女兒的一份孝心。

苏丽妮实在叫人猜不透。一天早晨，她告訴大家說，他們不久就会听到外婆的不幸的消息，因为她昨晚听得大老鴉在柳树上叫。"我还是去看看她的好，"她說。

"嗳，說得对，你去吧，"拉尔斯·彼得答道。"我赶車送你去。反正人和馬都閑着。"

可是，这話苏丽妮听都不願意听。"你在家里有你自己的事兒，"她說。然而这一天，她并没有去——有什么事拖住了她。她的心情变得十分煩躁。

第二天早上，她对孩子們和善得出奇。"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外婆快要到这兒来啦——我昨晚上梦見她来了，"她一边帮着狄蒂替他們穿衣服，一边說。"她可以睡那张壁床，爸爸和我就搬到小房間去睡。这样，你們就不会再觉得冷了。"

"可是昨天你說过，外婆快死了，"狄蒂反駁她。

"嗳，那只是胡說。放了学，你赶快回家。我要出去买些东西，

說不定很晚才能回来，”她在狄蒂拿到学校去吃的面包上搁了白糖，早早的打发她动身。

狄蒂用胳膊挽着書包，一双手裹在围巾的两头里，出了門。她的父亲很早就坐車走了，她随着那車轍走了一程，踏着老馬的脚印消遣。随后，車轍拐了弯，向海边伸去了。

今天，她沒有心思听課，脑子里糾纏不清。她的母亲的和善的态度引起了她的疑心。这跟孩子从长期体驗中得出的关于她母亲性情的結論恰恰相反。也許，归根到底她并不是那么坏的一个母亲吧。她在面包上搁的白糖几乎叫狄蒂的心軟下来。

可是，到了上完一天課的时候，一陣可怕的焦虑压倒了她。她的心跳得象一只給人捉住的鳥兒一样，她用手捂住嘴，不讓自己叫出声来。一出学校，她就往海岬奔去。“狄蒂，你走錯路啦！”平时跟她一路回家的女孩子們喊道。但是她只管往前狂奔。

雪下得很密，空气宁静而又沉悶。整天都是阴沉沉的如同黄昏一样。当她走近那座俯瞰海岬上小屋的山头的时候，天黑下来。她一路奔跑，到屋角上，才停下来緩口气。她的耳朵里嗡嗡的响，就在这嗡嗡声里，她听得有一陣奇怪的不自然的談話声：外婆的带哭的声音以及她母亲的冷酷无情的声音。

她正想打窗子，可是又迟疑起来，她母亲的声音叫她毛骨悚然。她哆嗦着，偷偷繞过屋子，走到杂物棚跟前，打开門，站在厨房里，屏住气听。她母亲的說話声盖过了外婆的声音；这声音常常吓得狄蒂跪下来，可是，象今天这样怕人的，她还从沒有听到过。她害怕得不敢动弹，只得蹲在地上，冻得直哆嗦。

她从鑰匙孔里望进去，瞥見她母亲的高大的身体站在壁床跟前。她身子俯在床上，从她后背的动作可以看出她已經抓住了老太婆。外婆正在保护自己。

“快交出来！”苏丽妮喉嚨嘶哑的嚷，“要不然，我就把你拖下床来。”

“我要叫人了，”外婆敲着墙壁，呻吟。

“你要叫救命，請便，”苏丽妮取笑她。“誰也听不見你。你把鴨絨被抓得那么紧，大概是藏在那里边吧。”

“啊，閉嘴，你这个强盗，”外婆哼哼說。猛听得一声尖叫，苏丽妮一定是搶到了老太婆貼胸藏着的小包了。

狄蒂跳进去，拿起門閂。“外婆，”她尖声叫，可是，在这陣吓人的喧嚷中間，她的叫声沒有人听見。她們厮打着，外婆象一头垂死的野兽嚎叫。“我要叫你閉嘴，你这个妖婆！”苏丽妮吼道，接着，外婆的嚎叫声低下去，变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喉嚨里的格格声；狄蒂想去帮她的外婆，可是，她一步也走不动，接着，她突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到她醒过来的时候，她正脸朝下躺着；她的前额受了伤。她跌跌撞撞的站起身来。門大开着，她的母亲不見了。大片的雪花飘进来，在黑暗里发着白光。

狄蒂的第一个念头是：开着門，外婆一定嫌冷。她关上門，往床前走去。老瑪倫蜷成一团，躺在零乱的被子中間。“外婆，”狄蒂哭着叫道，摸那凹下去的脸頰。“是我呀，亲爱的好外婆。”

她懇求似的用她的一双操劳过度的、瘦削的手捧着老太婆的脸，对着它哭了一会；然后脫去衣服，爬到床上，睡在她旁边。她有一次听外婆說起一个要她去医治的病人：“沒法子救他了，人都已經凉了！”现在她只轉着这个念头，无論如何不能讓外婆的身子凉了，否則她就再也沒有外婆了。她爬到外婆的身边，她又哭，身子又累，精疲力竭，不久便睡着了。

将近早晨的时候，她觉着冷，醒了过来；外婆死了，凉了。她突然明白了情形的可怖，急急地穿上衣服，逃出去。

她朝家里的方向奔过田野，但是走到那条到海边去的大路的时候，她就順着这路，往貝尔·尼尔生的农庄走去。她到了那兒，已經痛苦得知覺都麻木了，他們引她进去。“外婆死了！”她一遍一遍的叫着，眼里充滿了恐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他們从她嘴里探听到的只是这一句話。到他們提議送她回“鵲窩”的家的时候，她尖声叫起来，于是他們就把她放到床上去休息。

晚半天，她醒了，貝尔·尼尔生进来，走到她面前。“哦，我看你还是打算回家去的好，”他說。“我陪你去。”

狄蒂呆呆的看着他，眼里露出恐惧的神情。

“你是怕你的繼父嗎？”他問。她不作声。

尼尔生太太走进了房間。

“我不知道我們該怎么办，”他說，“她怕回家去。她的繼父一定待她很不好。”可是狄蒂霍地掉过来对着他。“我要回家找拉尔斯·彼得去，”她說着，又嗚咽起来。

第十九章　遺产[①]

老瑪倫的四个孩子听到了她死的消息以后，便齐集在海岬上的小屋里，各人都想照顧好自己的利益，同时监視别人，不讓誰拿走东西。其余的四个孩子住在地球的那一边，自然不能来了。

瑪倫沒有留下錢財——尽管他們四处搜索，連那床鴨絨被也撕开看过，却找不到一文錢——屋子也全部抵押掉了。他們于是同意把眼前的一点兒东西交給苏丽妮和她的丈夫，作为他們負担

① 按德譯本。俄譯直譯是：“不走运的总归不走运”，或者譯成我国的一句俗話：“横財不发命穷人”。

丧葬費用的交換条件。这次苏丽妮并不省錢，她要使葬礼引起大家的贊叹。因此老瑪倫入土时候的排場要比她生前的光景闊綽得多。

狄蒂自然参加了葬礼——她是唯一爱这个死去的老太婆的人。可是进了教堂的墓地，她便失掉了对自己的控制，弄得拉尔斯·彼得不得不将她拉到一旁，不讓她打扰牧师的法事。人家的感觉是：她一直是这么任性的。

可是狄蒂在这方面明明是变了。外婆死后，她似乎变得沉靜了。她干她的活，兴致并不高，可也并不特别不快活。拉尔斯·彼得发觉她和她的母亲不再吵架了。她們到底可以和和气气的在一起生活了。

狄蒂已經拿定主意，她要尽力克制自己，跟她母亲在一所屋子里住，她恨不得离开这个家，但是这会連累到她継父的名声，她的正直的天性不容她有这种想法。再說，她也不能扔下她的小弟弟妹妹不管。她要是走了，他們怎么办呢？

她留在家里——她对她的母亲采取了一种明确的态度。苏丽妮待她很和善，很体貼，几乎到了使她自己感到痛苦的地步，可是狄蒂却装作不知道。她的母亲对她的拉攏全落了空。她固执而又坚决，主意一打定，便貫彻到底——她的母亲根本不在她心上。

在沒人注意的时候，苏丽妮的眼睛老是跟踪着她——她害怕狄蒂。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孩子是在屋里呢，还是她后来才到的？苏丽妮无从断定那天晚上是不是她自己在黑地里踢翻了那张椅子？狄蒂究竟知道多少？她知道一些，那是她从她脸上就看得出来的。她煞費苦心的想弄清楚这一点，因此常常提到这个問題——一面用她的狐疑不定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女孩子。

"外婆孤零零的死了，这想起来眞叫人难过，"她說，巴望着孩子自己会露出口风来。然而狄蒂却执拗的不作声。

一天，苏丽妮叫拉尔斯·彼得吓了一跳，她把一大笔錢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你看这够不够盖那所房子？”她問道。

拉尔斯·彼得眼望着她；他感到惊奇。

“这是我卖鷄蛋、黃油和羊毛积起来的，”她說；“为了这还叫你挨过餓，”她不知如何是好的笑了一笑，添了一句。“我知道我一直很吝啬，爱錢如命，可是到头来你們还是得到了好处。”

她难得有笑容。“她一笑，变得多美啊！”拉尔斯·彼得带着柔情望着她，心里想。她近来快活了些，性子也平和了些——不用說，那是因为眼看着快要有一所好房子的緣故。

他数了数錢——有三百多泰勒！“这是往前走了一步，”他說。第二天晚上，他装了一車砖回家；以后每个晚上他都不断的运回来一些盖房子用的材料。

人們走过“鵠窝”，看到那兒堆着木料和砖石，于是謠言就在地方上传开了。人們先是低声談論，老太婆留下的錢一定比旁人說起的要多。以后又有人說，老瑪倫怕終究不是好死的。随后有人記起来就在苏丽妮的母亲去世的那个下午，他們看見她从“鵠窝”到村里去；謠言漸漸的愈传愈多，最后甚至有人說：苏丽妮招死了她亲生的母亲。除了她母亲以外，狄蒂怕是唯一知道眞正的底細的人，可是有关她家庭的話，平时从她嘴里一句也探听不出来——在眼前的情形下，就更不用說了。然而奇怪的是她正好在那紧要关头到了那兒；尤其奇怪的是她不先跑回家去，而是奔到貝尔·尼尔生家里，告訴他們說她的外婆死了。

这些謠言，苏丽妮自己和拉尔斯·彼得一句也沒听到。狄蒂在学校里别的孩子口中听到了，但是她沒有轉告任何人。每逢她的母亲装得特别体贴的时候，她的憎恨就在心里翻腾起来——“恶鬼！”她心里低低的駡，一时間她恨不得大声告訴她父亲：“媽媽

用鹅绒被悶死了外婆！”当她听到苏丽妮亲热的談起老太婆来的时候，最叫人受不住。可是一想到拉尔斯·彼得听了会怎样的伤心，她又咽住了。他如今忙忙碌碌活象一个大孩子，什么事情也看不出来，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苏丽妮；家境好轉，使他高兴得忘其所以。狄蒂和其余几个孩子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的爱他。

孩子們在苏丽妮对他們过分凶狠的时候，便到屋子外边躲着她，直到晚上，他們的父亲回到家里，他們才露面。然而外婆死后，他們就用不着这么做了。他們的母亲完全变了；她的脾气刚要发作，就象有一双看不見的手止住了她。

可是有时候，狄蒂和她的母亲待在一間房里，觉得受不了，于是她就采用她的老办法，躲起来。

一天黄昏，狄蒂縮着身子躺在柳树丛里。苏丽妮一次一次的走到門口，声气柔和的喚她，每听她叫一声，孩子心里就涌起一陣憎恶的感情。“啾！”她答应道；这一声答应几乎使她心中作呕。苏丽妮在屋子四周找了一遍以后，便慢吞吞的走到大路边，然后又走回去，一路张望着；她在走过的时候，离狄蒂这么近，以致她的衣裳擦着她的脸，随后，她走回家里。

狄蒂觉着冷，在这兒躲也躲腻了，但是她不願意进屋去——除非她父亲回到家里。他也許回来得很迟，也許根本不回来。狄蒂以前有过这样的經驗，不过那一定有什么理由。如今狄蒂倒并不怕挨一頓打！

不，可是以前牵着她父亲的手进屋去，是多么的愉快啊。他如今也不開話，只是用譴責的眼光望着孩子的母亲，同时，他不知道怎样疼女兒才好。也許，他可以送她到……不，……这……狄蒂哭了起来。說来真可怕，不管她多么为外婆的死伤心，她会突然間发觉自己居然忘掉外婆已經死了。“外婆已經死了，亲爱的外婆已經

死了，”她一遍一遍的跟自己说，好让这样的事情不至于再发生，然而下一刻，这还是照样发生。这是多么的不忠实啊！

这时候，她又懊悔刚才她母亲唤她的时候，她不该不进去。她把双脚缩到外衣底下，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就拔起草来。她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声响，立刻跳起来——是车轮走近的声音！可是，唉，这不是她父亲的大车那种熟悉的响声。

那车子从大路上拐过弯，向“鹊窝”走来。车上下来两个人，走进屋去，两人都戴着帽檐上绣金边的制帽。狄蒂偷偷的往柳树丛后面的家里走，她的心扑通扑通直跳。一会儿那两个人又走出来，她的母亲夹在他们中间，她一边挣扎，一边狠命的尖声叫，“拉尔斯·彼得！”她在黑暗中万分凄惨的叫。他们不得不硬拖她上车。孩子们在屋子里吓得直哭。

这哭声让狄蒂忘掉了一切，她奔过去。那两人中间有一个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但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势，又把她放了。“你在这儿住吗？”他问道。

狄蒂点点头。

“那你进去看小弟弟妹妹去，叫他们别害怕……车夫，走！”

苏丽妮快得象闪电似的，一双腿伸到车子外面，可是两个警察拉住了她。“狄蒂，救救我！”她尖声叫道，这时车子转到了大路上，不见了。

拉尔斯·彼得离“鹊窝”还有大约半哩路，正要从那家杂货铺旁边拐到公路上来的时候，有一辆车子在他旁边走过。借着铺子里的灯光，他一眼瞧见两顶制帽。“公差今晚上可忙啊！”他想，耸了耸肩膀。他沿大路往前走，又快活地哼哼起来，随意用鞭子点着大马克拉乌斯的背。他伛着身子坐着，想着家里，想苏丽妮今晚给他

做了些什么吃的——他这时饿得要命——还想他的那一伙孩子。他这么晚回家，真不象話——往常，四个孩子一起跑来迎接他的时候，他觉得十分快活。可是这忽兒，他們該还沒有上床吧。

四个孩子全都在公路上等他；那几个小的不敢留在屋里。狄蒂一边淌着眼泪，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訴他；他登时目瞪口呆，紧扶着車子站定；那样子就象这个高大結实的人要完全瘫下来似的。随后，他打起精神，和孩子們一块兒走到屋里，不住的安慰他們；大馬克拉烏斯自动的拉着車跟在后面。

父亲帮着狄蒂送其他的孩子上了床。“你今晚上能不能照看一下孩子？”他在事情办完以后問道。“我得赶車进城去接你母亲——这全是誤会。”他的說話的声音听来很痛苦。

狄蒂点点头，跟着他走到大車旁。

他套好了車，准备动身。忽然間，他停下来。

“狄蒂，事情的底細，你知道得頂清楚，”他說。“你得給你母亲开脫开脫。”他静听着，可并不去看她。沒有回答。

他于是慢騰騰的把車掉回头，卸起馬来。

第二部

小母亲



第一章 “鵲窝”的早晨

大馬克拉烏斯在它的棚子里起劲的嚼着飼料，发出好大的声音。它吃东西有它自己的一套办法；不管拉尔斯·彼得搀得多好，它总爱把玉米从干草里挑出来吃。它先把食槽吃个半空——打下一个底。那时候，剩下的就比較容易办了，它把散开的飼料拨到食槽中間，死命的吹，吹得干草四下飞散，于是它再用柔軟的鼻子挑玉米。所有的玉米吃完以后，它就用蹄子在石板地上擦几下，嘶叫起来。

狄蒂笑了。“它在要人給它添点兒糖，”她說。“跟小鮑得尔吃麦糊一模一样；那孩子也是先把上边擱了糖的一层刮了去。”

可是拉尔斯·彼得咆哮起来。“你这丑八怪，給我一古脑兒都吃掉，”他說。“这年月，不是挑精拣肥的时候。”

大馬克拉烏斯又长又亲热的叫了一声，回答他，它还不肯就此罢休哩。

最后拉尔斯·彼得站起身来，走到食槽跟前，把干草放到食槽中間拌好。“你这倔强的老家伙，吃了它！”他在馬背上拍了一下說。馬聞了一下干草，便掉过头来看拉尔斯·彼得；責备似的望着他，象是在說：“你今天怎么啦？”他沒有办法，只得再抓一把玉米和在干草里。“这下不許再玩花样了，”他把自己的大手擱在牲口

的脊背上說。这一次算是把什么都吃了。

拉尔斯·彼得回去坐在灯籠下面。

"大馬克拉烏斯真聪明，"狄蒂說，"它知道适可而止。不过虽說这样，它还是很喜欢挑剔的。"

"我告訴你，它知道我們要出一次远門；所以它要事先吃一个飽，"拉尔斯·彼得象是替它辯护似的回答。"嘿，它是个聪明的家伙！"

"可是貝斯猫比它还机灵，"狄蒂得意的說，"它能自己打开食橱的門。我不明白它怎么进去喝牛奶的；我还以为是小鮑符尔沒有把橱門关上，正要去打他几下呢。可是昨天我跟在它后面，你猜它怎么干的？它跳到水槽上，猛撞食橱的門，一边用一只脚的爪子去拨門閂，打开了它。然后它只要站在地上，把門推开。"

他們倆坐在挂在屋梁上的灯籠底下，清理破布；破布一捆捆的堆在他們身边；毛的，麻的，布的——一类类都仔細分好。屋外边又冷又黑，可是里面却很舒服。老馬象一架打谷机似的对付着它的飼料①；奶牛嚼着从胃里反上来的食物，安安逸逸的躺着，喘着气；母鷄在鷄栏里瞌睡朦朧的叫。那口新买的小猪大概是梦到了它的媽媽——不时听得有嘖嘖吮奶的声音。它离开它的媽媽还沒有几天哩。

"这是毛的嗎？"狄蒂递过一大块破布問。

拉尔斯·彼得检驗一番，抽出一根綫来，放在灯籠的火焰里燒。

"这該是毛的，"他最后說道，"因为它一下就化了，而且聞起来有羊角的味兒。可是天知道，"他若有所思的又摸摸这块布。"說

① 那馬专揀干草堆里的玉米粒吃，就象打谷机把玉米粒从玉米棵上打下来一样。

不定这是什么新出的冲毛的玩意；据說他們能織出簡直叫人看不出真假的冲毛呢。我听人家說，他們还能用玻璃来織絲綢哩。"

狄蒂猛的跳起来，打开百叶窗听了一陣，便走过院子不見了。不一会兒她又回来。

"孩子們有什么事嗎？"拉尔斯·彼得問。

"只是小鮑符尔哭了一陣；你說他們怎么能用玻璃来織絲綢呢？"她忽然問道，"玻璃那么脆！"

"嗳，不过那是新式綢子呀，这話說不定是真的。破烂堆里撿起的綢子，十有九次倒是破碎的。"

"玻璃又是用什么古怪玩意做的呢？"

"嗳，你問得好——就怕我回答不了。它一定和冰毫不相干，因为冰只要太阳一晒就化了。也許——不，我沒法把这道理跟你講清楚。沒有好好的念过書，因此事情也想不明白，真可惜。"

"有人明白这道理嗎？"

"嗳，自然有人明白罗，假如沒有人想起来的話，那各种东西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以前我什么事情都爱想，爱問。如今我不找这麻煩了，我从来沒有想通过。加上出了你母亲的事，真叫人心灰意懶。"拉尔斯·彼得叹了口气。

狄蒂低下头干活。一提起这事情，最好还是不作声。

两人有好几分鐘不說話。拉尔斯·彼得双手慢吞吞的工作着，最后干脆停下来。他坐着，呆呆的望着前面，却什么也沒有瞧見；他近来常是这样。他突然站起，走到朝东的百叶窗前，打开它；这时天还沒亮，但是星光却漸漸的淡了。馬在棚子里悄悄的几乎听不見的叫喚着，拉尔斯·彼得关上了窗，蹒跚的向馬走去。狄蒂眼望着他的背影。

"你現在又想怎么啦？"他摸摸馬，带着苦涩的声音問。馬用它

的柔軟的鼻子抵着他的肩膀。这是拉尔斯·彼得受到的最最温柔的爱撫，他又給了它一把玉米。

狄蒂掉过头来看他們——她替她的父亲眼下的情形着急。一个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是好事。

"你又要喂它一次嗎？"她想叫他振作一下，便說。"这畜牲快把我們全家都吃穷了！"

"嗳，可它有差使要干啊——我們今天还要赶一段长路哩。"拉尔斯·彼得回到老地方，又淸起破烂来。

"到哥本哈根[1]有多少哩路？"

"我想坐車去要用六七个鐘头；車上还有东西哩。"

"嘿，好远的路，"狄蒂打着冷战。"天又这么冷。"

"嗳，要是我一个人走，那是自然罗。不过你可以跟我一块兒去！这次办的不是什么痛快事情，走这么长的路，时間一定过得很慢，人就免不了要想起那些难受的事兒来！"

"我离不开家，"狄蒂直截了当的說。

这大概是拉尔斯·彼得第二十次想打动她的心了。"我們不用費什么口舌，就能請約翰生夫妇照看一下家里的一切——还可以送孩子們上他們家去住上几天，"他說。

但是狄蒂主意打定，就决不动搖，她的母亲根本不在她心上；别人要說什么就說什么好了；她决不到监牢里去探望她，她父亲再这么說下去，她可眞要发火了；他讓她想起了外婆。她恨透了她的母亲，那种恨法在她这个年紀眞是少有的。她从来不說起苏丽妮，别人提起她来的时候，她也不作声。她别的方面都心好，都肯牺牲自己，唯有在这件事情上，她的心腸硬得象石头一样。

---

[1] 丹麦的首都。

在性情和善的拉尔斯·彼得看来，这仇恨簡直是件神秘事情。尽管他多少次想叫她消这口气，到头来他还是得死心。

“想想看，家里要些什么东西不要，”他說。

“我要一小包盐，杂貨店里卖的貨色太粗，不能吃。我还要点兒香料。我打算自己动手做个蛋糕試試，买来的蛋糕一下子就干了。”

“你想你会做嗎？”拉尔斯·彼得很欽佩的說。

“还有要买的呢，”狄蒂不以为意的接着說，“不过我最好还是把它們写下来；不然的話，你又象上次一样，一半的东西忘了买。”

“嗳，那最好不过，”拉尔斯·彼得柔順的回答。“我的記性不象以前那么好了。我眞不明白——以前我干上百件的零活，从不忘記一件。也許这跟你母亲的事有关系。再說——也許是人老了的緣故。可是祖父到死还什么都記得清清楚楚，象白紙上写上了黑字一样。”

狄蒂迅速的站起身来，抖了抖她的外衣。

“写好了！”她打了个呵欠說。他們把破烂装在袋子里，縛好。

“这可以卖点兒錢，”拉尔斯·彼得說，一边把袋子拖到門口，那兒放着一堆堆的破銅烂鉄，等着装到城里去。“現在什么时候——过了六点沒有？天該快亮了。”

狄蒂打开了門，冰冷的空气便涌了进来。东边湖上的天空現出魚肚白，带着淡淡的一抹金光——天破晓了。在湖水沒有冻住的缺口里，鳥兒漸漸的有了生气，象是“鵲窝”的嘈杂替它們迎来了白天似的。它們一群群的尖叫着，往湖上飞去。

“今天是好天气，”拉尔斯·彼得一边把大車拉出来，一边說。“冰雪該快化了。”他乘狄蒂进屋去生火煮咖啡的时候，装起車子来。

拉尔斯·彼得进去的当兒，那空着的爐子里的火焰呛呛的向天花板直冒，房間里充滿了一种甜美的香味，咖啡，还有什么东西正在煎着。克列斯蒂安跪在火前，把一些石南草和干树枝往爐子里塞，狄蒂站在一张噼卟乱濺的油鍋旁边，用尽力气在攪什么。两个小孩子坐在长凳的一头，兴高采烈的望着这些动作，火光映着他們的眸子閃閃发亮。曙光犹犹豫豫的打从結了冰的窗子上鑽进屋来。

"来吃吧，爸爸！"狄蒂把油鍋放在桌上的三个小小的木脚上，說。"这只是一点煎土豆和几片腌肉，你可要一古脑兒把它們吃了！"

拉尔斯·彼得笑着，在桌子后面坐下。然而不一会，他又犯了老毛病，分給孩子們吃起来；他每吃一口，孩子們随着也吃一口。他們把脸伸到桌子边沿上，张大嘴站着——象两只小鳥兒。克列斯蒂安手拿着叉，站在他的父亲的两腿中間，自己在吃。狄蒂手里握着把大菜刀，紧靠了桌子站着，望着他們。

"你不吃一点么？"拉尔斯·彼得把桌上的油鍋往前推了一推，問道。

"这才勉强够你一个人吃的，我們等一会再弄点兒什么吃，"狄蒂似恼非恼的回答。可是拉尔斯·彼得照样泰然的喂着孩子。如果他身边沒有张着的嘴，他吃飯就沒有滋味。

"有这东西吃，醒得早也值得，你們說对不对？"他大声笑着說，他的声音重新变得深沉而热烈起来。

在他喝着咖啡的当兒，小妹妹和鮑符尔急急忙忙的穿衣服；他們要送他上路。他套着馬，孩子們就在他和老馬的腿中間竄来竄去。

太阳刚在升起。一片灿烂的紅光罩在冰冻的湖上和霜雪覆盖的景物上，蘆葦发出象是冰柱給人打断的响声。馬的鼻孔里噴出

一股股的在晨光中泛白的热气，孩子們的急促的呼吸象一道道冒出来的蒸汽。他們穿着布鞋在大車四周象两只要鬧的小狗似的跳着。他們一遍一遍的叫："向媽媽問好！"

拉尔斯·彼得坐在車上的貨物上，半身埋在袋子中間，他俯下身子問："要不要我也替你向她問好？"狄蒂扭过头去不作声。

于是他拿起鞭子，抽了一下。大馬克拉烏斯便慢慢的走动起来，上了路。

第二章　公路

"它跟人差不多，也要到公路上走走。"拉尔斯·彼得常常这样的說大馬克拉烏斯，这話一点不錯；这馬一发覚在准备作一次远途的旅行，总是挺高兴。大馬克拉烏斯一点不喜欢走短路；它欢喜的是眞正的大路上的旅行，一忽兒叫它往右轉，一忽兒又叫它往左轉，临到晚上，还能住在誰家的馬厩里。这里面到底对它有些什么乐趣，可很难說；它跟人不一样，并不是因为这是新鮮事兒。可是天知道——它是个相当聪明的家伙！不管怎样，大馬克拉烏斯喜欢自己在大路上走，走的路越远，它越高兴。任你路上有些什么事情，它的兴致总是一样的高——上山的时候它得使劲的拉着車轅，下山的时候，全車的重量都压在它身上。只在山特别陡峭的地方，它才停下来——讓拉尔斯·彼得有机会舒舒腿。

对拉尔斯·彼得来說，这公路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它养活他和他的一家人，滿足他四处漂流的癖好。在这条夹在两行修剪得齐齐整整的白楊中間的大路以及数不尽的通往各个农庄和住宅去的支路上，到处都有机会。你可以随自己一时的高兴往

这边轉，或者往那边轉，或者索性由着大馬克拉烏斯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每次都不会落空。

这公路不过是一根沒有尽头的鏈子的看得見的一环。要是你不願意拐弯，喜欢一直的往前走，嗳，那你就可以走到这个世界的老远的地方去——爱走多远就走多远。拉尔斯·彼得自然不这么做；然而光是想想他可以这么做，就够有意思的了。

在大路上，他能碰到有着和他一样的性情的人：不得到他的允許就爬到他的車子上来的流浪汉，他們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請他喝，一边就聊起天来。他們都是些出远門的人，昨天他們刚从赫尔辛哥尔来；一星期后他們說不定已經越过了南方的国界，进了德国的領土。他們穿的是釘着密密麻麻的釘子的靴子，他們的肚子老是空的，脖子上纏一条手帕，紅紅的手腕上戴着无指手套。他們总是高高兴兴的。大馬克拉烏斯对他們很熟悉，看見了总是自动的停下車来。

克拉烏斯看見穷婆子和上学的孩子也会停下来。拉尔斯·彼得和它都同意，誰願意坐車都可以上来享受这种乐趣。然而遇見了上等人，他們却走过去；那些人自然不会屈尊和收破烂的坐在一輛車上。

他們倆同样的熟悉这条大路以及它旁边的支路。一发現什么动靜，例如田里有了一架打谷机，或者有一所新房子正在盖的时候，他們倆总有一个会停住。拉尔斯·彼得装得好象都是那馬爱管閑事。“喂，你瞧够了沒有？”他們站了一会以后，他就收一下繮繩，吼叫起来。大馬克拉烏斯对他的这种做作毫不介意，而且决不讓它扰乱自己的兴致。大馬克拉烏斯爱自己作主。

如果連这公路也不能鼓起这剝皮鬼的兴致的話，那真是太慘了。馬蹄落在結实的公路上安詳而有节奏的得得声使他不由得要

哼起小調来。树木，沿路刻着皇冠和国王克利斯蒂安五世名字的头一个字母的里程碑，还有在他前边行人車輛熙来攘往的沒有尽头的远景——所有这一切都能叫他心情愉快起来。

雪已經被踩掉了，只留下上面結了冰的薄薄的一层，在馬的大蹄子下发出清脆的声响。稀薄而清新的空气使得呼吸十分暢快，阳光照在雪地上，紅艳艳的。人在这时候心情不覺得輕松，那簡直是办不到的事。然而他一想起了这次旅行的目的，一切又变得黯淡起来。

拉尔斯·彼得从来不为自己作什么打算，他也从来不抱怨生活。就算有时候出了什么乱子，那也是在劫难逃——胡思乱想又有什么用？他在車上坐了几个鐘头，一直只哼着一种小調，心里覺得十分安定。"不知道狄蒂她媽今晚上吃些什么？"他想，或者是"孩子們今天大概会出来迎接我吧。"他想的尽是这些。生意好坏，他听其自然，欢乐和悲伤对他都是一样；他的經驗告訴他：下雨和出太阳是輪流着来的。这从他的祖祖輩輩的时候起一直如此，在他的生活里更得到了証明。事情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要胡思乱想呢？假如坏天气比平时拖得长些，唔，那好天气来的时候，就显得更好了。

跟人爭吵沒有意思。旁人和他一样，也得听天由命。他对有誰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这一点从来沒有什么反感。

可是尽管他知道多想沒有好处，他现在还是得想。他常常冷不防的給什么东西无情的掐住脖子，推进一个絕望的境地，这是为什么？苏丽妮的問題千百次的鑽到他的脑子里，使得一切事情沉重而又悲哀。

拉尔斯·彼得以前也倒尽了霉——但是他把它当做生活重担的一部分接受下来了。他有一副結实的肩膀，寬的脊背，不用它們

来挑重担，那又是干嗎用的呢；哭哭啼啼，或者作出一副可怜虫的样子，他干不出来。在过去，命运使他受尽了磨折；既然他受得住那些磨折，那么这一次他也能受得住！——除非最后他被这副重担完全压垮了。可是往日的那股傻劲兒，他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开始思索他的命运——但是一点底細也摸不透：現在他和别人一比較，他的生活真是太沒有意义，只要他一登上大車，老馬一跨起和平时一样的步子，这些悲哀的念头便会重新出現，他的头脑便会翻来复去的在这事情上打轉，一直到他疲憊不堪为止。他想不通，为什么人家要叫他剝皮鬼，象看待一个下流的人似的看待他呢？他也是正正当当的賺錢过活，和别人并沒有什么两样呀。为什么他的兒女要被人象看不入眼的孩子一般的耻笑呢——还有，为什么人家把他的家叫做"鵠窝"呢？为什么灾难和恶运总是釘住他不放呢？眼前有一大堆問題，他都想不通，可是他一定要把它們弄个水落石出。过去凶神常常来打他的門，却发現他不在家，如今它終于跨进了門口了。

不管拉尔斯·彼得在苏丽妮的事情上怎样操心，他却找不到一条出路。他生来凡事喜欢往好里想；如果事情刚好和他想的相反，那么过去了也就忘了。他以前只看到她的长处。她是个聪明的妻子，善于料理家务——干起活来挺卖力。她替他生了几个好孩子，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补偿一切了。他爱她，他为她的往上爬的决心和志气而感到驕傲，可是她的心高气傲的报酬却是給人关进监牢里！有很长一段时間，他一直希望着事情一定是出于誤会。"也許有一天，他們会放她出来的。"他想。"那时候我一回到家，又可以看見她站在門口了，一切全是誤会。"从法院宣告判决到現在，又过了好久了。这样看起来，事情沒有錯。可是这也同样的叫人难于明白！

大路上有一块馬蹄鉄。老馬照例的停住，回过头来。拉尔斯·彼得从他的胡思乱想中惊醒过来，往馬前望了望，又繼續赶車前进。克拉烏斯不明白，但是也不去管它，拉尔斯·彼得不耐煩走下車子来，捡一块旧馬蹄鉄。

他吹起了口哨，眺望四周的景色，想这样来打断自己的思想。在那边沼地里，有人在打冰块，預备牛奶房用——这正是时候！那个住在盖得培的农夫正赶着他的最好的雪車走过，他的老婆坐在他的身边。唉，别人都可以找乐子！假如他的老婆也在車上——一同上京城去的話，那有多好呵！想到这兒——他的满腔心事又兜了起来！拉尔斯·彼得扭过头去，不看他們，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他抛不开他的这些念头。

一个女人从一座小农庄出来，赶到大路上。"拉尔斯·彼得！"她叫道。"拉尔斯·彼得！"馬停住了。

"你是进城去嗎？"她靠住車子，气急吁吁的問。

"嗯，不錯，"拉尔斯·彼得低声回答，好象怕她猜到他是干什么去的似的。

"呵，你能不能替我們买一个便壶？"

"怎么！你們好闊气呀！"拉尔斯·彼得的嘴一歪，象是要笑的样子。

"嗳，孩子得了风湿热，医生不讓她出門，"她辩白似的解释。

"我替你們买。你要多大的呢？"

"哦，要买就买个大的。你拿着这二十五个欧耳，不会比这更貴了。"她把包在一张紙里的錢递給他，馬又走动起来。

走到半路，拉尔斯·彼得拐过弯，往一家小酒店走去。馬要吃草料，他自己喝上两鍾也不錯。他正觉得丧气。他把車赶进院子，卸下了嚼鉄，把飼料袋套在馬嘴上。

酒店的胖掌柜走到門口，用一对小小的猪眼往外张望。这对眼睛嵌在一大片肥肉里面，活象搁在一堆发着酵的面糰上的两顆葡萄干。"嘿，那个砂滩的剝皮鬼来了！"他笑得渾身发抖的喊。"我不懂，什么风把这样的稀客吹来了？"

这样的招呼，拉尔斯·彼得以前也曾听到过，也曾引得他发笑，然而今天他的感受不同。他的耐性到了尽头，他的血液沸騰起来。这个受尽痛苦、平时懶懶散散、很能体貼人的拉尔斯·彼得突的掉过了头——亮了亮他的牙齿。可是他忍住了气，取下他的披肩，鋪在馬背上。

"是他，一点不錯，"酒店掌柜又叫起来。"'鶺窝'的大人光临咱們小店了。"

这一次拉尔斯·彼得可发了火。

"閉嘴，你这在啤酒里打滾的猪！"他雷鳴似的吼道，踏着他的厚重的靴子对着他走去，"要不我这就来給你閉上！"

酒店掌柜的张开的嘴啪的閉上了。他的笑起来几乎看不見的小猪眼駭得睜圓了。他轉身奔进去。拉尔斯·彼得绷着脸，走到酒吧間里的时候，他正来回的忙着，用他的肥舌头抵住牙齿，輕輕的吹着口哨，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来一小杯白干和一杯啤酒，"剝皮鬼粗声粗气的說，他靠桌边坐下，动手打开他的食物包。

酒店掌柜拿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向他走来。他不放心的望了拉尔斯·彼得一眼，滿滿的斟了两杯。"老朋友，祝您健康。"他献殷勤似的說。剝皮鬼也不答話，便喝起酒来；他把这肥猪吓了一下，如今他反倒巴結起来。他居然能吓得人打哆嗦，想起来实在有些不得劲兒——不过这倒是个新鮮的感覚，他又有些喜欢。讓他的怒气发泄一下，对他很有好处；他在发作了一番以后，心里十分

痛快。这个傲慢无礼的掌柜，这时候竭力想讨他的好，只因为他不願意受一切的侮辱。拉尔斯·彼得突然生出一个欲望，想把他的脚踩在这人的脖子上，狠狠的吓他一下，再不然就把他的身子弯过来，讓他的脑袋碰他的脚。为什么他不能偶尔施展一下他的非凡的力气呢？那时候說不定大家会对他客气一点兒。

掌柜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嗯，拉尔斯·彼得，原来你成了一个社会党人了，是嗎？"他眨着眼說。

拉尔斯·彼得的粗大的拳头在桌上捶了一下，震得一切东西——連酒店掌柜在內——都跳起来。"我再也不受把我人不当人的肮脏气了——你明白了沒有！我跟你，跟旁人都是一样的人。要是我再听到一些不三不四的話，那就要你們看看我的厉害。"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只是在开玩笑，拉尔斯·彼得·韓生。府上各位都好嗎？太太小姐都安泰吧？"拉尔斯·彼得动一动，他依然要眨一下眼睛。

拉尔斯·彼得沒有回答，只是又喝了一杯白干。苏丽妮出事的前前后后，这家伙明明知道得挺清楚。

"你知道——你該带你的太太一块兒来。娘兒們就爱进城。"酒店掌柜又探了下口气。拉尔斯·彼得疑心的瞧着他。

"你說这废話什么意思？"他板着脸問。"你明知道她在城里。"

"怎么——在城里？难道是她私奔了？"

拉尔斯·彼得又喝了一杯。"她給人关在牢里，这你是知道的——你这混蛋！"他重重的把酒杯放在桌上。

掌柜知道再装糊塗沒有用处。"哦，我記起来了，我的确听人提起过这事兒，"他說。"怎么啦——犯了什么法嗎？"

剝皮鬼干笑一声。"你說得对！人家說她謀杀了亲生的娘。"这时酒力在他身上发作起来。

“老天呵，老天！事情竟糟到这地步嗎？”酒店掌柜叹着气說，他把身子轉着，扭着，象有一肚子的难过似的。“那我想你現在是要去求見国王吧？”

拉尔斯·彼得抬起头来。“求見国王？”他問。这想法提醒了他，說不定这正是他日夜盼望的奇迹哩。

“嗳，你知道，死活都由国王决定。他瞧着什么人不順眼，只要說一声：‘把这人拉下去斬首！’要是他高兴，他也能把人放了。”

“可是象我这等人，怎能接近国王呢？”剝皮鬼苦笑着說。

“啊，这容易办到，”酒店掌柜說得挺輕松。“这国度里的人都有权見国王。你进了城，只要問他住在哪兒，誰都能告訴你。”

“哦，这我也知道，”拉尔斯·彼得很有把握的說。“我自己有一次就差点兒当上了卫士——把守王宫的卫士。要不是因为我的平脚板，那——”

“嗯，这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容易；他有那末多的高樓大厦。你要知道，每个国度里只有一位国王，因此他找不着可以交往的人，只能和他的太太說話，这誰也受不了——国王跟我們老百姓一样的受不了。这就是他覚得膩味，要从这宮堡搬到那宮堡，自己装作客人消遣的原因。因此你最好先打听一下。能找到个人替你說說情，那准保沒有錯兒。你大概随身带着錢吧？”

“我車上有值一百多块錢的貨物，”拉尔斯·彼得得意的說。

“这就好了，因为差不多京城里每一道門，你不上点兒油的話，是打不开的。也許王宫的大門开起来会吱吱呀呀的叫，不过那时候——”酒店掌柜搽着他的一双手掌。

“那我們就給它上点兒油吧，”拉尔斯·彼得手臂一揮，站起身来說。

他如今勇气百倍，他一边套馬上車，一边哼着小調。他現在知

道怎么办了，就急着要办。他的面前日日夜夜都摆着救苏丽妮出监牢的問題，可是怎么救呢？照着書上写的那样，晚上爬过牢墙去接她出来，又使不得。但是他可以去見国王！他自己不是差点兒就进了国王的御林軍，当上了他的卫士嗎？“他的身材和体格都行，”人家这么說过。可是他們后来发現了他的平脚板，就拒絕了他；不过他仍然要說他差点兒——

第三章　在京城里

拉尔斯·彼得·韓生对首都并不熟悉。他小时候随着他的父亲来过，但是打从那时候起，一直沒有机会上哥本哈根。他和苏丽妮常說要把貨物装到这兒来，直接卖給大商行，省得到外省的小商人处一家家的兜售，然而他們只是說說而已，从来沒有照办。可是今天事情却非办不可。他看見到处都是招貼，有一张上面写着：“斯堪的那維亚旧貨大王，高价收买破布、骨器、废銅烂鉄。”这张他最后看到的广告打动了他的心。

拉尔斯·彼得赶車經过呂格貝大道到三角地①去，一边肚里盘算了一番。按家乡的价格計算，他車上的貨足值一百克郎；在这兒至少还能多卖二十五克郎。这数目用来营救苏丽妮，大概够了。这眞是一箭双雕，不但救出了苏丽妮——此外还可以賺一笔錢！只要张开眼睛，看准机会就行。他拿起他的破旧的大帽子，用手指摸摸那堆乱头发——心里十分得意。

他在特列安格倫停了車，問一下路，然后走完勃萊格丹斯凡依

① 在哥本哈根东郊，现已划入城区。

街，拐进一条胡同。从一道栅栏上望进去，只見破銅烂鉄，堆积如山：弹簧啦，空罐头啦，弯了的鉄床啦，缺了口，长着紅紅的一层锈的煤炭箱子啦，还有鉄桶啦。这一定就是那旧貨大王。那块招牌上写着：利文生父子出口公司。

这剝皮鬼拐进大門，到了院子里，不知如何是好的停下来。他的面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貨栈和木棚，一所一所的前后挨着；此外又有一块块圈起来的地，里面尽是大堆的破布、脏棉絮，锈鉄和錫器。这院子四边都連着別的院子，那些院子以外又是更多的院子。他和克拉烏斯收破烂即使收到世界的末日，也休想装得滿这兒的一个院子。他坐在那兒呆呆的望着，被眼前的景象吓慌了。他不由自主的摘下自己的帽子，然后定了定神，把車赶到一个木棚前，跳下車来。他听到人声，便打开門。在黑地里有几个年青的姑娘在淸什么看来象是血污了的破布一类的脏东西。

"呵，呵，我落到一个富丽堂皇的鴿子棚里来了，"拉尔斯·彼得兴高采烈的叫起来。"你們在干什么，是在理天使的羽毛[1]嗎？"他的快活的笑声塡滿了那房間。

一个姑娘快得象閃电似的，抓起一捆东西，照着他脑袋扔过来。他头一低，好容易躲过了，那捆东西撞到門柱上，原来是沾滿污血和別的东西的藥棉——从医院垃圾箱里撿来的。他知道京城里有干这一行的。"呸！"他噁心的說，急忙跑出来。"呸，眞該死！"那些姑娘哈哈大笑。

从正屋里出来了一个戴眼鏡的老头兒，迎着他走来。"你——你在这兒干什么？"他老远的吼道，他迈着两条长腿，着急得跌跌撞撞。"你——你賊头鬼脑的，这兒沒有你的事！"他脏得吓人，脸也沒

---

① 西方神話中，天使都长翅膀。

有刮，他的衬衣領子和上衣象是从破布袋子里拣出来的。呵，拉尔斯・彼得干这一行，从来也不象这样的脏；嘿，这老头兒身上每一道皺里都积满了泥垢。不过，話得說回来——这买卖自然比他的不知要大多少！他和和气气的摘下自己的帽子。

"您是利文生先生嗎？"老头兒叫嚷完了，他就問。"我装了点貨来。"

老头兒呆望着他，惊愕得說不出話来：居然有人会这么莽撞，把他当作公司的老板。"哦，你是来找利文生先生的，"他追問了一句，"真的嗎？"

"嗳，我有点兒貨要卖。"

这下老头兒明白了。"你死活得見他，見他本人，对不对？除了他，这世界上沒有第二个人能买你那点兒貨，要不然呀，車輛难保不断成两半，破烂难保不摔个粉碎，我說的对不对？所以，你非得見利文生先生本人不行。"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剝皮鬼，說不出的一股鄙夷不屑的神气。

"嗯，找他一下也好，"拉尔斯・彼得耐心的說。

"那你最好把你的垃圾車赶到里維埃拉①去，我的好人兒。"

"什么，什么地方？"

"唔，到里維埃拉去！"老头兒搓着双手說。他为自己的对答万分得意。"从这兒去不过两百哩的样子——往南。最容易找到他的地方是蒙梯・卡罗②——在五点到七点之間。他的太太和小姐——我猜你也想跟她們打个招呼吧？說不定你还要跟她們調調情？在棕櫚树底下——散一会兒步，你看怎么样？"

---

① 里維埃拉是法国南部海滨的风景区，疗养胜地。西方各国豪富大多在該地置有別墅。

② 法国南部边境的小国，摩納哥的首都，是世界聞名的大賭窟。

"老天爷！他闊气得这个样子？"拉尔斯·彼得心慌意乱的說。"嗯——那我也許可以跟你做这买卖吧？"

"敝人是云斯·彼得生先生——孙該洛西① 人；要是您，先生，願意屈尊和我这样的一个穷鬼打交道的話，那我悉听吩咐。"

"我不妨也告訴你，我的名字是拉尔斯·彼得·韓生——砂滩地方人。"

"久仰，久仰——承蒙光顧，小店不胜荣幸，并且竭誠欢迎！"老头兒繞着那車貨溜了一圈，用眼光估它的价値，嘴里还不断的胡扯。他忽的抓住大馬克拉烏斯的馬嚼子，那畜牲对着他张嘴就咬，他又急忙松了手。"我們一起把車赶到那一个院子里去，"他說。

"我想我們还是讓貨物留在車上，等把价錢講好再說，"拉尔斯·彼得答道；他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不，朋友，我們一定得把全部貨物倒出来，看看我們买的是些什么玩意，"老头兒說，口气和刚才大不相同。"我們这兒不稀里糊塗收貨。"

"可我不知道价錢是不卖的，这全都秤好理过，我拉尔斯·彼得从来不叫人上当。"

"是，是，这是自然。这样說，果然是你？拉尔斯·彼得·韓生——还是砂滩地方人——而且从不叫人上当。那就請你一同到办公室去吧。"

这剝皮鬼跟着他走。他有点兒莫名其妙，这人是在哄他呢，还是真的知道他？在家乡各处，誰都認得砂滩的拉尔斯·彼得；难道他人还沒到，他的收买破烂的名声倒先到京城里来了？

各項貨物的重量，他全都記在心里，这时他一个个的报出来，

---

① 是捏造出来的地名，意思是"沒有床舖"。

老头兒就在一旁記着。他报到半路，忽然发覺大車不見了。他奔出去，到了那一个院子里，看見有两个人正在卸車上的貨。拉尔斯·彼得这一天是第二次发火了。"給我把那些东西装回去，"他抓起鞭子吼道。那两人慌慌张张的打量了他一下，一句話沒說，便重新装起車来。

关于这些人是否打算叫他上当，他再也不怀疑了。这些該死的騙子！他們只要把貨物全都倒在破烂堆上以后，老头兒就可以隨意的給价錢了。他把車一直赶到办公室門前，手臂挽住繮繩不放。那只老狐狸站在他的桌子旁边，斜眼的瞅着他。"他們是不是赶走了你的漂亮馬兒？"他装作毫不知情的說。

"不，他們想捞别的，"拉尔斯·彼得粗声粗气的說；他要叫他們知道，他一样的会說俏皮話。"现在你說吧，到底买不买我的貨物？"

"我們自然要买罗。看，我都把价錢算好了。不多不少五十六个克郎——这是最高的市价。"

"啊，去你媽的最高的市价！"拉尔斯·彼得坐上了他的車子。

老头兒的眼睛从眼鏡里面吃惊的瞧着他："那么你是不卖了？"

"对，这价錢我不卖。我宁願装回家去——准能多卖一倍价錢。"

"嘿，你旣然这么說——拉尔斯·彼得·韓生不叫人上当。不过，朋友，我們怎么办呢？我們已經給了你一个数目，我們不能讓你把这些东西又拉回家去，这是我們的責任——这么做，对你的漂亮馬兒簡直是作孽。"他走过去，象是要拍拍那匹馬，可是大馬克拉烏斯竖起耳朵，揮动它的尾巴。老头兒夸奖他的馬兒的話軟化了拉尔斯·彼得，最后是他接了九十个克郎，卖掉了他的貨。另外他捞到了一枝雪茄烟。"这是从一匣便宜烟里拿的，所以請你在沒有

出大門以前，不要点火，"那不要脸的老家伙說。"希望你不久再来光顧！"

多謝你！你等着我下次再来吧——你們这一伙强盜！他問了到維斯特盖德的一家客店的路，他家附近的人进城来大多就在那兒住，他也在那兒卸了馬。

客店院子里挤滿了車輛。农夫們嘴上叼着烟斗，敞开皮上衣，正在往他們的車上装貨。車輛与車輛之間尽是些浪蕩汉子，胸上挂着很寬的金鏈子，眼睛爱閉不閉的。其中一个走到拉尔斯·彼得面前。"你今晚上有什么事嗎？"他問。"我們这兒有两三个人——都是歇了活养老的农夫——打算快快活活的过一个晚上。我們正缺一个伙伴。"他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副牌，洗起来。

不，拉尔斯·彼得沒有工夫——謝謝！"这是些什么人？"他問那看守馬棚的人。

"哦，他們在天黑以后，給农夫們在城里領路。"那人笑着回答。

"他們干这个要不要錢呢？"拉尔斯·彼得思量着問。

"要——有时候还要得很多。不过，他們还替你办一些事兒——找晚上的宿处啦，以及其他一些事兒。要是你乐意，他們替你找位太太也成。"

"唔，这我不想要。他們要能替人把他自己的老婆找回来就好了！"

"我看他們不干这个。不过你可以試試。"

不，拉尔斯·彼得不想試。他知道这种人最好是敬而远之。他随后出門，信步往市里走去。在豪瑟广場，有他的一个年青时候的朋友，是个酒店掌柜——他想去看看他。說不定他能帮他一点兒忙，把事情办妥。

虽然离天黑还有好長时候，人家已經在点街灯了；这兒的人

花錢真不再乎。拉尔斯·彼得踩着沉甸甸的靴子，叭噠叭噠往弗魯埃广場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打量那些房子。这个傴背的巨人，配上他的褪了色的帽子和披肩，活象一个乡下的流浪汉。他問起路来，声音响徹了全街——可是对他来說，声音还不算大哩。过路人都停下来笑。他也对着他們笑，說几句笑話；虽然他并不存心如此，可是那些話在两排屋子之間响得象刮过一陣风暴一般。慢慢的，一伙小孩子和年青人聚集起来，跟在他后边走。他們在他背后笑駡，他却毫不恼怒的由着他們，可是直到他走进那酒店以前，他心里多少有些不得劲兒。一到酒店里，他掏出他口袋里的紅手絹，擦着額头上的汗。

"喂！汉斯·馬提生，"他对着下面漆黑的地下室喊。"你还認得一个老朋友嗎，呃？"他因为自己居然走了这么远而高兴，这高兴使他的声音变得比平时更加洪亮；低低的天花板下面的那点地方，簡直容納不了这声音。

"不要这么性急，不要这么性急！"柜台后面传来一个快活的声音，"等我把灯点起来。"

煤气灯点燃以后，他們发現彼此毫不相識。汉斯·馬提生离开那兒已經有多年了。"别管那个，"酒店掌柜說，"坐下吧。"拉尔斯·彼得坐下之后，掌柜就給他送来了一些肉煮菜和一小瓶酒，于是他不久便对这世道覚得心平气和了。

酒店掌柜是个有趣的人，很会說笑。拉尔斯·彼得很乐意和他談上一陣，他自己还沒理会，就把一肚子的煩恼全倒了出来。唔，他到这兒是向人請教来的；而他也沒有走錯了地方。

"事情經过就是这样嗎？"酒店掌柜說，"我們很快就能把它解决。只消送个信給那乐队指揮就行。"

"那人是誰？"拉尔斯·彼得問。

"啊，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沒有一支曲子他对付不了的。他是个古怪的人——从来沒有碰到过象他这样的人。譬如說，他討厌狗，因为有一次一头警犬把他当作是一个平常的小偷。他永远忘不了这事情。因此如果他問起的話，你只消說狗是該死的討厌东西——几乎和警察一般的可恶。他也討厌警察。喂！卡特琳，"他朝厨房叫了一声，"赶快去找乐队指揮，要他随你上这兒来——然后多給他一些酒喝，因为你先得把他伺候快活了，才能向他打听消息。"

"这不用担心，"拉尔斯·彼得輕松的說，他取了一张十个克郎的票子放在桌上，酒店掌柜連忙拿了塞在口袋里。"这就对了，老朋友——事情要这么办才对。"他滿意的說。"我去把威士忌酒預备好。你是个上等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我猜你荷包里是装得滿滿的吧？"

"我有将近一百克郎，"拉尔斯·彼得回答，他担心这数目不够。

"那你一定能和你太太团圓的！"酒店掌柜使劲的搖着拉尔斯·彼得的手，大声說。"你准能和你太太团圓，这就象我是你朋友一般的确定无疑！說不定她今晚就能和你在一起。老朋友，这你觉得怎样，呃？"他用手臂挽住拉尔斯·彼得的肩头，高兴的搖着他的身子。

拉尔斯·彼得笑了，他很感动——眼里几乎淌出了泪珠。他給这房間里的暖气和威士忌酒弄得有点飘飘然了。

一个又高又瘦的先生走下地下室来。他穿着黑色礼服，可是沒有穿背心，也沒有戴衣領——也許是請他来时催得太急了。他鼻梁上架着眼鏡，看来大致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的面貌与众不同，有点象市集上的叫卖人或者是变戏法的。他的声音又尖又沙，

他的喉核大得少見。

酒店掌柜对他万分恭敬。"您好，先生，"他深深的哈着腰說——"这兒有个人想請教您。他遭了一件禍事，他的老婆正在花国王的錢度假期呢。"

乐队指揮很有点瞧不起的望了一眼这剝皮鬼的高大寒酸的相貌。可是酒店掌柜的一只眼睛眨了一下，彷彿忽然想起似的說，"我几乎把啤酒厂的賬忘記記了。"他走到桌子后面，在石板上写了一个"一百"。乐队指揮看一下那个数字，自顧自的点了点头，然后坐下，盘問起拉尔斯·彼得来——每一个細节他都盘問到。他考虑了几分鐘，然后掉过头对酒店掌柜說，"这事情一定要阿尔瑪来办——你知道，她正陪公主在奏音乐哩。"

"是，那是自然！"酒店掌柜高兴的叫道。"阿尔瑪自然能把这事情办妥，不过今天晚上——？"他意味深长的望了乐队指揮一眼。

"把事情交給我得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只消把事情交給我得了。"对方說得很坚决。

拉尔斯·彼得竭力想听懂他們之間的談話。虽然事情够正經的，他們講的話听起来却很滑稽。在清新的空气中忙了一整天以后，他給这房間里的热气蒸得昏昏欲睡。

"哦，我的好朋友，你想要見国王嗎？"乐队指揮手拉着上衣的翻領說。拉尔斯·彼得抖擞一下精神。

"对，我是想这么試試，"他精神紧张的回答。

"很好，那么你听着。我要把你介紹給我的侄女，她常跟公主一块兒奏音乐。你瞧，事情就是这样——不过这話只能在我們中間說說的——那位公主有时日子过得膩味了，不免要放蕩一番，不过你要知道，那是乔装改扮以后才出来的——用我們的話来說，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遇上这种时候，我的侄女总是在她身边。

你这就会和她見面——余下的得你自己来办。"

"嗯，我的穿着可有点配不上那样的上流人呀，"拉尔斯·彼得在自己身上打量了一下說。"而且我又不会应付女人——要是在我年青时候的話，那——！"

"你不用担心，"他的朋友說，"上流人的口味往往与众不同。那公主不爱上你才怪。只要她一喜欢上你，你可以用你最后一个克郎来打賭，你的事情就算是万无一失了。"

酒店掌柜殷勤的一次次給他們斟酒，拉尔斯·彼得对事情越来越覚得有希望。乐队指揮的了不起的关系以及他的想办法的本領叫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碰上的确实是絕頂聪明的人。因此当身材丰滿，梳着弯弯的留海的阿尔瑪小姐到来的时候，他滿脸放起光来。"多可爱的一位姑娘啊，"他热情的說，"正是我以前喜欢的那种姑娘。"

阿尔瑪小姐立刻就要在他的膝头上坐下来，可是拉尔斯·彼得却和她保持着一只胳膊的距离。"我有一个老婆，"他認真的說。他不能讓苏丽妮以后理直气壮的抱怨他。乐队指揮一眼就叫阿尔瑪規矩起来。

"你且等着，到公主来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一位千金小姐了，"他对拉尔斯·彼得說。

"她不来了。她今晚参加了一个跳舞会。"阿尔瑪恨恨的說。

"那么我們就到王宮里去找她。"乐队指揮拿起他的帽子，大家都站起身来。

一到外面街上，一个还沒有成年的小姑娘奔过来，附在他耳边說了些什么話。

"对不起，不过我一定得走一趟，"他告訴拉尔斯·彼得說——"我的岳母快要死了。不过你們还是去快活一番罢。"

“走，”阿尔瑪小姐拉住这个剝皮鬼的胳臂叫道。“我們俩开开眼界去！”

“一百——呃——个吻，阿尔瑪！不要忘記，”乐队指揮在他們背后喊。他的声音听起来真象市集上的叫卖人。

“沒有問題，”阿尔瑪小姐大笑一声回答。

“他說的什么？”拉尔斯·彼得疑惑的問。

“废話！别理他，”她答道，便拉着他走起来。

第二天早晨，拉尔斯·彼得醒得很早——象平常一样。天空閃耀着一种奇怪的光輝，他心一惊，急忙的跳下床来。是仓屋着火了？然后他忽然想起他不在家里；窗玻璃上的光亮是从街灯上发出来的，街灯正在和曙光搏斗呢。

他发現自己在屋子頂层的一間又小又脏的房間里——这是他看到四下的屋頂后所能下的判断。天啊，他怎么会在这兒的呢？

他在床沿上坐下，穿起衣服来。慢慢的，事情一桩桩的都想起来了。他的太阳穴象引擎里的活塞一般咚咚直跳——头痛哪！他听見各种奇怪的声音：女人在閑扯，沙哑而粗魯的笑声，咒駡——外边传来教堂的鐘声。在这些嘈杂的声音和烟草的浓霧里出現了一排漂亮的留海和柔潤的紅紅的嘴唇的影子——那位公主！可是他怎么会到这兒来的呢，怎么会躺在一张鋪着皺成一团团的褥子和破烂的被的鉄床上呢？

他掏他的挂表，想看一下时間——那只古老的銀表不見了！他着急地搜他的里边的口袋——多謝老天爷！荷包安然无恙的还在袋里。可是他的表到哪兒去了呢？也許是掉到地板上了吧。他赶紧穿好衣服去寻找——他覺得那只大皮夹子在他口袋里輕飘飘的。里边原来空了！他打开他的荷包——那里也空了！

拉尔斯·彼得慌慌张张的走到楼下，一心怕被人瞧見，他溜出門，来到了一条巷子里，跌跌撞撞的进了那座客店，套上了馬，就动身。他这时开始想念家里的孩子們——不錯，他还想念他的奶牛和猪哩。

直到他出城很远，一陣冷风吹到他的脑門子上，他才想起了苏丽妮。这时他突然明白了他遭到的横祸有多大，便支持不住，一无办法的抽噎起来。

他在树林边停下来——停的时間正够讓克拉烏斯吃一頓草料。他自己一点不想吃东西。他又到了大路上，在車上縮成一团坐着，同时昨夜的荒唐还在他的脑子里嗡嗡的响。

車到了一处地方，有一个女人向他奔来。“拉尔斯·彼得！”她喊道，“拉尔斯·彼得！”馬停了下来。拉尔斯·彼得打个冷顫，人清醒过来；他一言不发，便去掏他的背心口袋，还了她的錢，赶着馬走了。

在离家还有一段路的大路上，有一群孩子守着。狄蒂已經再也管不住他們了。他們受着冻，哭着。拉尔斯·彼得把他們抱到車上，他們便围在他的身边，个个都急着想告訴他家里的一切事情。他們吱吱喳喳的談話，他一点也沒有听进去。狄蒂安安靜靜的坐着，斜眼瞅着他。

他坐下来吃飯的时候，她問：“你給我买的那些东西在哪兒？”他吃惊的抬起眼睛，吞吞吐吐的說了些什么——无非是推托的話——可是說了一半，就咽住了。

“嫣嫣怎么样？”狄蒂接着又問。她为他难过，特意用了“嫣嫣”这个字，叫他高兴一下。

他的脸古怪的抽搐了一陣子。过后他把脸埋到了双手里。

第四章　小母亲狄蒂

关于到京城去的情形拉尔斯·彼得最初只字不提。可是狄蒂年紀已經大了，可以从他的神气中捉摸出个所以然来。无論如何，她要他办的事情沒有办到。而且就她能够看得明白的来說，不知什么原因，他也沒有見上苏丽妮；此外，錢也沒有带回家来，明明是全部胡花掉了——不用說，一定是拿来喝了酒。

“說不定他現在也要象約翰生和住在那些小屋里的人一样，鬧起酒来。”她无可奈何的想。“回到家里便为沒有吃食大鬧——还要揍我們。”

她准备好最坏的事情的到来，同时仔細地观察着他。然而拉尔斯·彼得回家来，脚步和平时一般的稳健。他甚至比以前还回来得早。他一出門就想念他的孩子和家。他照例报他的賬，掙了多少，花了多少。他用他的那只大手把褲袋里的錢物一古脑兒掏出来，把錢攤在桌上，好讓大家一同来数，然后根据錢数一同作他們的打算。不过他現在喜欢在吃飯的时候喝上一盅！苏丽妮从来不許他这样，沒有这个需要——她說——光是浪費錢。狄蒂却毫无异議的給他酒，她总是留心的替他預备好——无論如何，他到底是个男人啊！

拉尔斯·彼得对于自己进城去的事情，实在覚得不好意思，尤其是他給人那么作弄了一番。最丢人的是事情的經过他竟記不起多少来。那一夜他是在哪兒过的——和哪一等人过的呢？打从那天黄昏的某个时候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那个肮脏的房間里醒来，一切都混混沌沌象一个梦——是好是坏，他不知道。然而尽管他覚得难为情，他还是偷偷的有一种滿足的感覚，他总算是放蕩了

一次。他开了眼界。他究竟荒唐到什么地步呢？他坐在車上，从这个农庄顚簸到那个农庄的时候，总是想这个問題，他回想那天黃昏的某些情形，又故意撇开另一些情形——想讓自己尽量的覚得痛快。可是到头来他还是想不明白。

但是不管怎样，要长久瞞住一宗秘密，他办不到。一件一件的，事情透露出来了，狄蒂終于知道了一个大概，就常常和他討論这事情。一到晚上，孩子們上了床以后，他們便談論起来。

“可你認为她是个眞正的公主嗎？”狄蒂每次都問。她說来說去，总要回到这个問題上——它引起了她的生动的想象和对冒险的爱好。

“只有上帝知道，”她的父亲若有所思的回答。他不懂自己怎么会这样傻；停車馬的院子里的那伙犹太人，他对付得那么好。“唉，只有上帝知道！”

“还有那位乐队指揮，”狄蒂热切的說，“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有趣的人。”

“嗳，这倒是眞的——一个魔术大王！我不知道有多少杯酒給他弄得不見了，而且誰也沒有看見他是怎么弄的。他左手握住了桌上的酒杯，右手把肘弯一拍——就这么，酒杯空了。”

在狄蒂看来，这要算是最令人兴奋的冒险了，拉尔斯·彼得看来很不愉快的事件，經狄蒂一說却变成了奇遇。拉尔斯·彼得对孩子的安慰很是感激。他們在一块兒談得那么久，整个事件慢慢的，在他不知不觉中，变得面目全非了。

不用說得，那天晚上眞妙。那位公主——哦，她一定是眞的到了那兒，虽然听起来叫人奇怪，象他这么一个要飯的居然有那样的一个女伴。可是那女人喝酒抽烟眞凶。“嗳，她是个千眞万确的美人；不然我决不会对她那样失魂落魄，”他說了眞心話。

“那你是和一位真正的公主一块兒睡过觉啦——就象童話里的那个巨人一样，”狄蒂叫道，高兴得拍起手来。“你是和她睡过觉啦，爸爸！”她笑容滿面的望着他。

拉尔斯·彼得窘得說不出話，他坐在那兒，对着灯眨眼——他不是用童話里的那种天真的看法来看待这事情的。对他来說，事情似乎——嗯，事情似乎很糟糕——这是对苏丽妮不忠实。

“嗳，这倒是真的，”他說。“可是媽媽会原諒我嗎？”

“噢，沒有关系！”狄蒂回答道。“你身上沒有割破，倒真是幸事！”

拉尔斯·彼得抬起头，莫名其妙的望着她。

“嗳，因为公主和你中間一定有把出了鞘的刀子隔着——公主一直是有刀子护卫着的。你要知道，公主太高貴了，不能由人乱碰。”

“哦！事情确是这样。”拉尔斯·彼得把这話反复寻思了一陣。这解释使他高兴，因此他便接受了；这是一种很叫人安慰的想法。“嗳，和公主們来往真是太危险，即使你当时不知道，”他說。

拉尔斯·彼得再也不想到牢里去探望苏丽妮了。他很想看到她，握握她的手，即使是隔着一道鉄窗也罢；可是这事情办不到。他只有耐着性兒，等她服滿刑期再說。

对他来說，这懲罰等于叫他們在未来的許多年中不得不各过各的日子。他缺乏想象力，无法体会苏丽妮在牢墙里面的生活，因此每次想起她的时候，他也想不了多久。可是他又不知不觉的想念着她，弄得心情十分悒郁。

拉尔斯·彼得干活再也不起劲了——他失却了推动他干活的力量。他太容易滿足現状；現在沒有誰为了自家比旁人穷而責怪

他。狄蒂的性情太温順，她不爱多作声，却乐于把一副副的担子放到自己的肩头上。

拉尔斯·彼得变得更安静，背傴得比以前更厉害。他和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少了，他說話也不如往日那样的响亮。他如今赶車上各个农庄去做买卖的时候，从不唱歌；他知道人家在背后談論他和他的事情，他因此觉得很不自在。当主妇和使女們再也不对他微笑，再也不爱听他的笑話或者把家里的陈年破烂一古脑兒找出来卖給他的时候，这情形便可以觉得出来。如今人家从不請他进屋去——他是个杀人女犯的丈夫！买卖少下去了——这他倒并不在乎——他現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間和家里的孩子在一起。

同时，生計愈来愈艰难了。亏了狄蒂，他們算是勉强对付着过，她年紀虽小，却知道怎样弥补家用，讓大家不致挨餓。

現在拉尔斯·彼得有充分的时間来盖他的房子。散在四处的梁木和石块好象都在无言的責备他似的。

"你想不想用它們来干些什么呀？"狄蒂問他。"人家說那些材料放在那兒糟蹋了。"

"这話你在哪兒听到的？"拉尔斯·彼得恨恨的問。

"哦——在学校里！"

原来学校里也談論起来啦！差不多一切有关他的事情，人家都在紛紛議論。不，他不想盖房子。"我們头上有个屋頂盖着，"他冷淡的說。"要是有誰覚得我們的屋子不够好，那末請他另外給我們一所吧。"然而材料依然堆放在那兒，受着侵蝕；他任它們长滿了霉，好象与他全不相干。

盖房有什么用？"鵲窝"过去是，将来也总是"鵲窝"，不管他們把它打扮得怎么样。它并不因为苏丽妮干出的事而增长了威望。她使尽心計，想提高他們在这世界上的地位——然而結果却把他

們推进最最深的深渊里。过去纒繞着这所屋子使得高一等的人远而避之的还只有灾殃；如今却是罪孽了。天黑以后，誰也不願意走近这所屋子，白天人家也尽量和这个剝皮鬼少打交道。孩子們也遭到迴避，他們是一个杀人女犯的子女，大家把他們看得比什么都不如。

人們为了要替自己的冷酷找理由，为了証明自己对待这一家子的态度是应該的，就把各种罪过都加在他們身上。有一个时候，有人說他們是小偷。这說法后来平息了，接着人家又說那屋子有鬼。老瑪倫走来走去在找她的錢；先是有一个人，后来又有一个人在夜晚遇見她在大路上往"鵲窝"走去。

所有这些传聞的全部压力都落到孩子們身上。在学校里，別的孩子們毫不留情的当面这么駡他們；他們哭着回到家里的时候，拉尔斯·彼得自然也听到了那些謠言。沒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說什么——他們敢，就讓他們試試！这个剝皮鬼听到这些背后中伤的話，手指都痒起来——为什么人家不讓他以及他的一家人安安靜靜过活呢？他眞想当場抓住一个这样的家伙。他一定不管后果怎样，先狠狠揍得他倒下去再說。

克列斯蒂安现在也上学了，他上的是幼兒班，隔一天上一次課，他上学的日子和在高級班的狄蒂湊不到一起。他和別的孩子們合不来，因此在早上簡直赶都赶不走他。"他們管我叫做小喜鵲，"他一边哭，一边說。

"那你就和他們对駡，"狄蒂說；这样他还是得上学去。

有一天，学校老师送来一个通知，說他缺课太多。以后，同样的通知又来了一次。狄蒂弄不明白。她跟这孩子作了一次很长的談話，才知道他常常逃学。他裝出上学去的样子，然后随便找个地方逛蕩一整天，直到散学的时候才回家。她在拉尔斯·彼得面前

一句不提这事情——提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外人的冷酷使他們彼此更加紧紧的厮守在一起。他們的心情有一点象受人追捕的野兽；拉尔斯·彼得对人的举止冷淡，他随时都准备着一受到攻击便扑上去。全家人都变得又羞怯又多疑。孩子們在屋子外边玩的时候，只要一看見大路上有人走来，便会逃进屋来，躲在碎了的玻璃窗后面对他們张望。狄蒂象一条母狼似的看守着，单怕别的孩子們伤害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必要时，她可以連咬带踢，也能狠狠的駡他們。一天，拉尔斯·彼得赶車經过学校，老师走出来喊住他，訴說那女孩子——她居然用那种脏話駡人。他实在不明白，在家里，她一直是个好孩子，而且还管教她的弟弟妹妹們要規規矩矩。他談起这事的时候，狄蒂变得倔强起来。

"我不願意受他們的侮辱，"她說。

"那你就待在家里，不要上学去，看他們怎么办。"

"一天不上学，他們就要罰我們一天的錢；而且总有一天他們会来把我带去的，"狄蒂恨恨的說。

"他們想硬把你拉走沒有那么容易，有人会出来替你講話的。"拉尔斯·彼得恶狠狠的点着头。

可是狄蒂不願意——她不願意冒这个风险。"我和旁人一样有权利上学，"她执拗的說。

"嗳，嗳，話也不錯。但是要你吃别人恶毒的亏，实在是桩罪过。"

拉尔斯·彼得如今难得出門，只是忙着种地，这样他可以不离开孩子們和他的家。他老不放心；人家已經联合起来对付他和他的家人，对他們不怀好意。他一离开家，心里便不安稳，老覺得出了什么事似的。他这个变化倒使孩子們很高兴。

"爸爸，你明天也在家里嗎？"每天晚上，两个小的孩子都要問，

用他們的小小的手臂抱住他的粗大的腿，抬眼望着他。拉尔斯·彼得点点头。

“我們一定要团聚在这个‘鴿窝’里，”拉尔斯·彼得象是辯解似的对狄蒂説。“我們去不掉‘剝皮鬼’这个名声——也去不掉另外那一种名声；然而誰也不能阻止我們快快活活的团聚在一起。”

哦，狄蒂不反对他留在家里。只要他們有吃的，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不錯，他們一定要团聚在一起——彼此相依为命，否則生活就太痛苦了，叫人无法忍受。一到星期天，拉尔斯·彼得便套上馬，带了大家坐車到弗雷德烈克斯凡尔克，或者到湖对岸去。坐車野游实在是个乐子，只要他們有一匹馬和一輛大車在，他們的生活决不会貧乏得一无所有。

他們寥寥的几个熟人都不見了；亏得克拉烏斯，他們又找到了新的朋友。那是住在沼地边茅屋里的一户人家——一伙誰也不願意和他們来往的人。这家約莫有十二个孩子，尽管主人和他的妻子两人都出去作散工，他們还是不能养活全家，因此教区不得不救济他們。拉尔斯·彼得常用他的大車帮他們一点忙，可是在苏丽妮管着“鴿窝”的时候，他們之間一直很少来往。如今他們却自然而然的来往起来。物以类聚——人家就是这么説他們。

对孩子們説来，他們有了同样被人瞧不起的伴侶和朋友。他們能在星期天下午应邀到約翰生家去，是最开心的事，要是請人家上“鴿窝”来，那就更好了。家里能有几个客人，并且能把屋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他們，这事情本身对他們就是一种滿足。在約翰生家来之前好几天，狄蒂便忙着作各种准备：拿出牛奶来做奶酪，好和咖啡喝，同时把他們买得起的东西全买来。星期天早晨，她就把黃油面包一大盘一大盘的切好，好讓自己下午輕松一些。客

人一到，就喝咖啡，吃黄油面包和家常餅。接着孩子們就玩起“搶四角”和“警察和小偷”来。拉尔斯·彼得允許他們四处奔跑，于是孩子們便在“鵲窩”里外发疯似的彼此追逐。大人們这时候也到田地里去閑逛；瞧瞧庄稼，狄蒂跟他們一起去，在約翰生的老婆身边走；她也学約翰生的老婆的样子，把手插在围裙里。

六点鐘的时候，他們吃晚飯，有夹肉面包，啤酒和白兰地酒；飯后，他們又坐着聊一会天，然后回家去。他們还有晚間的工作要做，而且第二天大家都得早起。

这一家人甚至比狄蒂家还要貧苦。他們来时，穿着发亮的木靴和干干淨淨的蓝工作服。他們穷得在冬天，除了鯡魚和土豆之外，从来沒有别的吃，狄蒂总是很高兴的請他們吃一頓眞正的好飯，最好的夹肉面包和一瓶瓶瓶塞会蹦的一声跳出来同时泡沫四溢的啤酒。

第五章　小流浪汉

拉尔斯·彼得站在克拉烏斯正暢飲着的水槽旁。他們刚走了一趟长路，因此人困馬乏，可是却很高兴，因为終于到了家。

有时候这个剝皮鬼非常想到大路上去走走，他便套好馬，动身去跑一趟他的老买卖。这条大路似乎能減輕他的煩恼，引着他越走越远，弄得他只好在外边过夜，第二天才回到家里。虽說这么的跑一趟做不了多少生意，可是他总是对付着做一点兒——同时他的煩悶也暫时的消散了。

今天他刚这样出了一次門回来，站在那兒，默默的想着，重新回到了家里，看見一家人都平安，这多好。如今他应該改掉这种心

血来潮就出門走上一陣的习惯。家务需要有个男人来料理。

鮑符尔和他的姊姊爱尔茜赶出来欢迎他；他們在他的两腿之間鑽来鑽去，在他們看来，这两条大腿就象两根又高又粗的柱子。他們一边鑽，一边不停的唱着歌。有时他們也在馬的腿子間鑽，那懂事的畜牲便小心的提起它的蹄子，象是怕伤了他們——在他們爸爸的两腿之間，他們常能笔直的站着。

狄蒂臂上挽着一个篮子从厨房門口走出来。"爸爸，你又在想心事了，"她笑着說，"小心不要踩了孩子。"

拉尔斯·彼得定了定神，温柔的摸着那两个毛茸茸的小头。"你到哪兒去？"他問。

"啊，上舖子去。我要去买些家用的东西。"

"讓克列斯蒂安去吧，你不走这趟，活也够你干的了。"

"他还沒有从学校回来哩——我多半能在路上碰見他。"

"还沒有回来？——这快是吃晚飯的时候了，"拉尔斯·彼得惊慌的望着她。"你猜他会不会又跑到大路上去？"

狄蒂摇摇头。"我想他是关了夜学——我一定会碰上他。这倒很好——他可以帮我把东西拿回家来，"她巧妙的添了一句。

然而拉尔斯·彼得再也不上当了。他刚才回到家里，看見全家平安无事，还謝天謝地来着，——一边还暗暗的发了誓，以后再不出門乱跑了，如今却出了这事兒！不用說，那孩子准是又在玩他的老花样——他一看这姑娘的眼光，就明白。他的孩子似乎生来就是如此，不管他怎样的当心他們——他的罪孽依旧要落到他們身上。他为了孩子，正在竭力克服他自己的爱好流浪的习性，可是如今这习性却在他們身上出现了。这正如触到了一个裂开的伤口一样——他觉得满心的难过。

拉尔斯·彼得把馬牵到馬棚里，給它一些玉米吃。他沒有卸

馬具。除非那孩子很快回来，否則他就要出去找他。拉尔斯·彼得和克拉烏斯以前也曾整夜的找过他。有一次，狄蒂找这孩子，几乎跑断了腿，可是那时候他正高高兴兴的坐在車上，随着他父亲繞圈子赶买卖。原来他在大路上等着拉尔斯·彼得，告訴他說学校放假——因此他的父亲就允許他和他一起去了。这孩子的話实在不能相信。

狄蒂走到柳树林，就把籃子藏在树丛里。她只是想借买东西为名，好出門去找那孩子，这样可以不讓她父亲知道出了什么事。順大路走不多远，住着几个克列斯蒂安的同学，她就到那兒去打听。克列斯蒂安这天沒有上学校去。她果然猜中了——他在早晨那么的忙着要走！說不定他現在正在哪兒的田野里，躲在一片矮树丛后边，又餓又乏；如果这时候沒有誰找到他的話，他这人眞会躺在那兒，死也不走的。

她漫无目标的在田野里奔跑，遇見誰就問他看到了她的弟弟沒有。"啊，你是說'鵲窝'的那个小流氓嗎？"人家問她。"嗳，他身上有流浪汉的血液。"

于是她又尽快的往前奔去。她的腿瘫軟了，可是她鼓足了劲，踉踉蹌蹌的再向前走。找不到那孩子，她簡直不敢回家去；那一定会把她父亲急死！至于克列斯蒂安本人——她一想到他一晚上在外面，那顆小小的心就打起抖来。

一个坐在大車上的人告訴她：他在前边沼地边看到过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她奔到那里——果然是克列斯蒂安。他站在一所小屋外面哭叫着，四周围了一群人，一个男人紧紧的抓住他的衣領。

"你来找这小流氓嗎？"他說。"哦，在这兒，我們捉住了他。孩子們說他逃了学。我們想最好是拿住他，不讓他搗乱。"

“喔，他很好，”狄蒂气冲冲的說，“他不会干坏事的。”她推开那人的手，象一位小母亲似的把孩子拉到身边，“乖孩子，不要哭。”她一边說，一边用围裙擦乾他的哭湿了的脸頰。“誰也不敢来碰你。”

那人咧着牙笑了，看来他有些覚得意外。“不会干坏事？”他大声的說。“除了流浪汉外，誰会放火烧别人的屋子，欺侮良家妇女。他們干坏事正是这么开头的。”

可是狄蒂和克列斯蒂安已經跑远了。她牵着他的手，一边走，一边数說他。“好，你自己听听那人說些什么話来！人家就是把你看作这样的人，”她說。“你知道父亲为你多着急。你不想想除了你，他还有的是煩恼嗎？”

“媽媽为什么干出那样的事来呢？”克列斯蒂安說，哭起来。

他已經精疲力尽，一到家，狄蒂就把他放在床上。她給他喝了点甘菊茶，又拿出一只她父亲的长袜子——左脚的——围在他脖子上。

晚上，她和她父亲談起这事情。那孩子象发烧似的在床上翻来复去。“事情都是那些刁孩子惹起来的，”狄蒂按捺不住怒气的說。“我在那里的話，他們决不敢动他。”

“这孩子为什么要理他們呢？”拉尔斯·彼得叫道。“这些事情你自己也都經历过呀。”

“嗳，可我究竟是个女孩子呀——男孩子比女孩子爱生气。我总是和他們对駡，可是克列斯蒂安气极了的时候，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們看見他这样，全都笑他，駡他——他便脫下他的木靴子打他們。”

拉尔斯·彼得一言不发的坐了一会。“我們还是設法打这兒搬走吧。”他說。

克列斯蒂安从床脚边鑽出头来。“对，搬得远远的！”他叫道。

不管怎样，这話他是听到了。

“那我們到美国去，”狄蒂仔細的給他盖好，說。“現在你睡吧；休息好了才能出远門。”孩子眼睛张得大大的，深信不疑的望着她，安静下来了。

“这眞是罪过，看这孩子挺聪明的，”拉尔斯·彼得低声說。“他这顆小脑袋居然能把事情想透了——而且一切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实在稀奇。車輪子和它們的作用，他知道得比我还多。要是他生来没有我那种喜欢浪蕩的习性就好了。”

“这日子长了会改过来的！”狄蒂想。“有一个时候，我也常常逃跑的。”

第二天，克列斯蒂安又起来走了，他在院子里来回的唱歌。他們带了个信給学校，說他病了，因此他得到了几天的假期——他高兴极了。他找到一輛他父亲装回家来的旧坐車的架子，忙着修理它，好讓小弟弟妹妹坐在上面推着走。車軸两头已經安上輪子，現在只剩下車身等着修理。那两个小的孩子站在一边，紧张的看着他。鮑符尔嘴里嚕囌个不停，要帮他修理，他的小手过不了一会就插进来，闖一些祸。他的姊姊爱尔茜却一声不响的张着她的大大的象在想心事的眼睛看着。“这可爱的小东西，她老在想，”狄蒂說，“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在胡想什么。”

显然狄蒂是从来不梦想的，她从早到晚都非常清醒。生活已經把一个女人辛苦的职务交給了她，要她来完成，她就接受下来，很有毅力的尽她的責任。她在小弟弟妹妹的眼睛里，是个严厉的主妇和母亲，她的权力是无法怀疑的，出了事，她还会打他們几下。然而在这个外表下面却是她的那顆赤子之心。她对于她的一切經历，都有她自己的意見和結論，却从不对誰說。

她最最难于体会到的是外婆已經死了，她永远永远也不能奔

去看她了。她的真正的童年是和外婆一起过的，那些童年的記忆至今还很鮮明——正如一个人长大以后想起他的幸福的童年一样叫人忘不了。在白天，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外婆已經死了，入了土，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到晚上，她睡到床上，辛苦了一天累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她却生出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再回到她的童年去。她便在被窝里蜷起身子，假想着自己和外婆睡在一起。在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她似乎觉得那个老太婆的手臂象往常一般的搂着她。她全身累得疼痛，但是外婆却把她的疼痛赶走了——这个能医风湿症的有法术的外婆。然后她又記起外婆和苏丽妮的那場恶斗。这时狄蒂就会醒来，发現拉尔斯·彼得站在她的床前，竭力的在撫慰她。原来她在梦中尖声叫起来了！他直到她重新睡着才走开——他的大手按在她的心上，那顆心跳得象一只受惊的鳥兒。

她在学校里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从来不玩。别的孩子不喜欢和她在一起，她也不会玩什么游戏。她象一顆生长在坏天气里很少受到阳光滋养的硬壳果。歌曲和孩子念的詩歌到了她的嘴里便显得十分生硬，她的一双手也由于干活而变得粗糙。

所有这些都被老师注意到了。一天，正巧拉尔斯·彼得走过，他就招呼他进去，談談狄蒂的事情。“她应該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中去，”他說，“到一个她可以找到新的同学的环境中去。象她这么点年紀的孩子，在家里担的責任怕是太重了。你应該送她上别处去。”

这在拉尔斯·彼得听来，象是一顆炸弹。他对这位老师一向很敬重——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經过考試的人——可是沒有这位聪明的小管家，他怎么办呢？“我們全家都該搬走，”他想。“这兒只有担心和苦恼。”

对，在这兒沒有什么可指望的——甚至邻居也不和他們来往！

他开始觉得沒有朋友的寂寞，因此常常想起他的多年不見連消息也极少的亲屬来。他怀念他以前为了摆脫給他們一家子起的綽号而离开的家园，認真的考虑着要不要卖掉他这点微薄的家产，回到故乡去。各种綽号象是到处都跟随着他。这兒找不到什么乐趣，他的家計也到了絕境。“这兒似乎什么东西都兴旺不了，”他想，自然那几个可爱的孩子是例外——但是他們会和他一块兒走。

离开这兒的念头并沒有使境况变得好些。一切都陷在停頓状态中。在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之前——不管这新生活是怎样的——干什么也沒有用。他和狄蒂一块兒商量了一下。她很願意离开这兒，搬到哪兒都好。她沒有什么丢不下的。一种新的生活至少会給他們一个获得比較光明的前途的机会。私下里，她有她自己的对未来的希望——可是决不是在这兒，这地方是注定了要倒霉的。她暗地里一直盼望着外婆的紡紗曲里的那位王子，——虽然她知道王子只和公主結婚。但是除此以外，只要有机会，許多旁的事情也可以发生的。狄蒂沒有什么奢望，然而她一心想上进。“我們搬去的一定要是个人多的地方，”她說。“好心腸的人，”她添了一句，她主要是为她的小弟弟妹妹着想。

他們就这样的商量着，直到两人都同意最好是尽快的卖了家产，离开这兒。然而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这事情暂时把他們的看法整个兒改变了，使他們忘掉了自己的打算。

第六章　磨剪子的

一天下午，孩子們在外面阳光下玩耍，狄蒂站在开着的厨房門里，洗午飯的碗碟。忽然从不远处送来一陣柔和的音乐——一陣

急促的音調；連太阳光也似乎参加在里面唱起来。孩子們抬起头，向远处看，狄蒂来不及放下手里的盘子和洗碗布，走出来。

就在大路上的車道拐向“鵲窝”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旁边还有一架样子十分神奇的机器。他为了吸引人家的注意，正吹着不知什么东西——也許是一支笛子，或者一只号角，一面对着屋子张望。等到他发現沒有誰应声出来的时候，他便推了那架机器，开始往屋子走来。孩子們急忙奔进屋里。那人把他的机器放在井边，走到厨房門口。狄蒂站在那里，挡住了他的去路。

“有东西要磨，要釘要銲的嗎，有东西要修补嗎？”他把帽子从他的前額举起一点，滔滔不絕的說。“我会磨刀子、剪子、剃刀、叉耙跟犁头！我能替你們割麦子，宰猪仔，跟女东家調情，和使女們亲吻——而且对酒和面包我从来不說个‘不’字！”他于是噘起嘴唇，拉长了嗓子叫：

磨剪子的来啦，磨剪子的！喂！
磨刀，磨剪子——喂！
磨剪子的来啦！

狄蒂当門站着笑，孩子們牵住她的裙子。“我有一把切不动的面包刀要磨，”她說。

那人把他的机器推到門口。那家伙挺大：有水箱、磨刀石、一张鉚釘子用的桌子，一个小鉄砧，还有一个大輪子——这些全都装在一輛手車上。孩子們急于想看看那稀奇的家伙，便忘記了他們的恐惧。他拿着面包刀，要弄出各种花样，对着刀口吹了几下，看它有多鈍，装腔作势的認定刀把已經松了，把刀擱在砧上鉚起来。“你們一定用它切过鋪路的石板，”他說。可是这是废話：刀把沒有松，刀子也沒有乱用过。他明明是个吹牛大王。

他很年青；瘦瘦的，动作很敏捷；他嘴里一刻不停的胡扯着。

他滿嘴全是那样的废話！可他长得有多漂亮啊！他长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发，在太阳光下亮得发蓝。

拉尔斯·彼得打着呵欠，从仓屋里出来；他刚睡过午覺。他的乱蓬蓬的头发上还留着几根苜蓿和干草。"你打从哪兒来？"他跨过院子的时候，高兴的叫起来。

"一直从西班牙来的，"那人咧开嘴一笑，露出了他的白牙，回答道。

"一直从西班牙来的——有人問起我父亲的时候，他也总是这样說的，"拉尔斯·彼得沉思着說。"你不会是从奥知海列特来的吧？"

那人点点头。

"那你也許能告訴我一个名叫亚姆斯特·韓生的人的消息——他个子挺高大，有九个孩子……人家管他叫做剥皮鬼。"最后一句話他添得很心虛。

"我当然能——那是我的父亲呀。"

"眞的！"拉尔斯·彼得伸出他的大手，兴高采烈的說。"那么欢迎你到这兒来，你一定是約翰斯——我的最年靑的弟弟了。"他拉着那年靑人的手，亲热的看着他。"呵，你現在长成了这个样子；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你还只出世两个月哩。你长得活象母亲！"

約翰斯有点羞澀的微笑，縮回他的手；他对于这次会見，不象他哥哥那么高兴。

"放下活，到屋里来吧，"拉尔斯·彼得說，"这姑娘会給我們煮杯咖啡喝。呵，呵！这次見面眞想不到。嗳，你长得活象母亲。"他眨着眼睛，很为这想法感动。

他們喝着咖啡的当兒，約翰斯把家里的消息全講給他听了。母亲好几年前就死了，哥哥們都远走四方。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拉尔

斯·彼得是个极大的打击。"原来她不在了?"他沉静的說。"打从你还是个抱在手里的孩兒时起，我就沒有見过她。我一直希望再見到她——她总是那么好，媽媽眞是这样。"

"唔，"約翰斯懶洋洋的說，"她脾气不太好。"

"我在家的时候她却不是这样——也許是她病久了。"

"不知怎么的，我們合不来。哦，我喜欢父亲，他的性情老是挺和藹的。"

"他还干着他的老营生嗎?"拉尔斯·彼得很有兴趣的問。

"不，那早就完了。他仗着他的养老金过活!"約翰斯笑着說。"他現在在大路边打石子。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粗暴，什么都得由他。庄稼汉路过的时候，他和他們打架，駡他們，因为他們赶着車在他的那堆石子上走过。"

約翰斯自己也和他的东家吵过嘴，打肿了他的眼睛；由于他的东家是当地唯一願意雇他的肉鋪掌柜，他便离开了那兒，在利諾斯地方越过了境——带着这一架他从一位害病的磨剪刀老头那兒借来的机器。

"原来你是个屠夫，"拉尔斯·彼得說。"我也这么想。你不象个地道的磨刀人。你年青，身强力壮；你就不能干活养父亲，免得他进收容所嗎?"

"噢，他很难对付——而且他在那兒很好。一个人如果想赶上别人——又想找点生活里的乐子的話——挣来的錢就只够养活他自己。"

"我想是这样。那你現在打算干什么呢?繼續干这一行嗎?"

不錯，他要仗着外面那架机器的帮助，見識見識这世界。

"你說的一大套，你全能干嗎?"

約翰斯做了一个鬼脸。"在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我从老头

兒那兒学了一点，不过我主要仗的是一张嘴。一个人只要天花乱墜的說个不停，把錢拿到手，然后乘人家还来不及看他的活兒的时候溜走就行了。这日子过的还不坏，而且只要你在干活，警察也沒法碰你。"

"原来是这样嗎？"拉尔斯·彼得說。"我看你生来也是个流浪汉。兄弟，这毛病可叫人心里难受喲！"

"那为什么？这样你天天可以見識些新东西！老待在一个地方眞叫人膩煩。"

"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不过有一天你会发覚这想法坏了事！一个人老在大路上轉，挣口飯吃的时候，什么也兴旺不了。不管你多么想安下身来，你沒有家，也沒有老婆孩子，你想要的全沒有。"

"可是你呢，家和老婆孩子全有了。"約翰斯說。

"噯，日子可是难过喲。干一天，吃一天，沒有一点依靠——这生活眞是可怜。我們穷人最糟糕的是从小就不能安安稳稳待在一个地方。永远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兒，为了吃喝，得到处去找。就是这样我們才流浪起来。啊，現在可是要你自个兒消磨一两个鐘头；我答应替一个邻居車点兒粪！"

拉尔斯·彼得走了以后，狄蒂和孩子們便領着他們的叔叔到农庄四处看了一下。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們很快便成了朋友。他这人沒有見过好东西，因为他对他看到的一切都很羡慕，这样就完全获得了狄蒂的信任。狄蒂以前从沒有听人贊賞过"鵲窝"里的东西。

約翰斯帮着她干晚間的活，拉尔斯·彼得回来，发現这地方許多天来沒有这么热鬧过。吃了晚飯以后，狄蒂煮好了咖啡，又把那瓶白兰地酒放在桌上，于是兄弟俩就长談起来。約翰斯講家里的情形；他很有风趣，挖苦起他的家庭和他的哥哥們来毫不留情，拉

尔斯·彼得笑得几乎从椅子上翻下来。

"嗳，你說得对！"他叫道，"过去的情形正是这样。"他要問的話，要重提的旧事眞多；天知道孩子們已經有多久沒有看到他們的父亲这么欢暢，这么快活过。他的弟弟到来，叫他很高兴，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孩子們同样也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他們找到一个亲屬了！自从外婆死后，他們变得那么孤单，旁的孩子談起他們的亲屬来，他們却沒有什么可說的。他們如今有了一个叔叔——除了外婆，这要算是亲屬中間頂頂亲的了。他来到"鵲窝"的方式也是最妙不过的，出乎他們的意料——連他自己也是！他們兴奋得抓耳挠腮，过不了一会就偷偷的跑出去一次，摸弄那躺在外面月光下的神奇的机器。但是不久狄蒂便不許他們再这么做，要他們上床睡觉。

兄弟俩坐着閑聊，一直聊到夜半，孩子們在床上竭力不讓自己睡着，怕漏听了什么話。可是最后睡神終于征服了他們，連狄蒂也不得不屈服。她不願意比他們先上床，却靠在椅子背上睡着了。

早晨到来了，随着它来的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孩子們张开眼睛，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床边整整守了他們一夜，就等他們醒来，好讓他們見了高兴似的——那是什么呢？啊，門边的鉤子上挂着一頂帽子——約翰斯叔叔在家里呀！他和拉尔斯·彼得早就起来了，正在干活呢。

約翰斯对他所看到的东西都有兴趣，而且有一肚子的主意。"这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他一遍一遍的說。"要是不讓它这样荒废了的話！"

"嗳，我常要出門收些破布什么的，"拉尔斯·彼得辯解似的回答。"我老婆出了事情以后，情形就更不好了。你在外面大概已經听到是怎么回事吧？"

約翰斯点点头。"不过这不該对你有什么影响呀，"他說。

这天拉尔斯·彼得要上那沼地去，挖一条沟，好排去一片地里的水。約翰斯找了一把鏟子，和他一起去。他工作得那么上劲，拉尔斯·彼得簡直难以赶上他。"看你干活的这股劲头，"他說，"就知道你挺年青。"

"你为什么不把整块地的水都排掉，再把它弄平呢？这可以成为一片很好的草坪呀，"約翰斯說。

嗳，为什么？拉尔斯·彼得自己也不知道。"能有个人一起干活就好了。"他說。

"这兒有沒有泥炭？"有一次他們正在歇息的时候，約翰斯問。

"除了我們自己用的以外，再也沒有多的；挖泥炭是辛苦的活兒。"

"嗳，你使你的脚，那自然辛苦罗！你該去弄一架机器，配上一匹馬，这样两人一天不知要多挖出多少立方呎泥炭来哩。"

拉尔斯·彼得想起心事来。他給人装了一脑子的主意和劝告，需要好好的思量一下，把它們一个个的消化了。可是約翰斯不給他一点时間。

接着他来到了那个土坑边。这是制砖用的难得的好材料，他想。

唉，这事情拉尔斯·彼得知道得再清楚也沒有了。他結婚后的第一个夏天，苏丽妮就用它来做砖，盖了那間外屋。那屋子經过了风吹雨打，依旧是好好的。但是一双手干不了所有的事呀。

約翰斯就这样从一件事情議論到另一件。他什么事情都注意到了，什么事情都有办法；他的計划簡直沒有个完。拉尔斯·彼得只得听着，就象是在听一支古老的，忘掉了的曲子一样。一年又一年，沼地、土坑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曾說过同样的話，不过它們說得

迟緩得多罢了；現在他却听都来不及听。猛一下子，在所有这些困难前面看到了一条出路，真使人满心的兴奋。

“听着，老弟，”吃午飯的时候，他說，“你把我的勇气又鼓起来了。你就留在这兒怎么样？那时候我們就可以把这地方好好整頓一番。你干的这个四处漂流的营生到底也沒有多大意思呀。”

約翰斯对这主意似乎很有兴趣——說来說去，在大路上流浪終究不是一种称心如意的生計！

这一天，他們更仔細的商量了一陣，事情該怎么着手，两人都商量好了；他們兄弟俩以后有活一起干，得来的錢也一块兒分。“可是那架机器怎么办呢？”拉尔斯·彼得說。“得还了它才好。”

“噢，不要去管它，”約翰斯說。“反正那人也用不着它，他病了。”

“唉，可是他病好了以后，就沒有东西来賺錢养活自己了；这么做，良心上过不去。明天我要到海边去販車鯡魚，我可以繞个弯，走到亨德斯丹特，就把它留在那兒。总会有个漁夫带去交給他的。我实在想不干这販鯡魚的买卖；但是好久以前，我定了一車，这些日子魚該捕回来不少。”

第二天清晨三点鐘，拉尔斯·彼得巳經在院子里准备好了，要赶車上漁村去；大車后面放着那架神奇的机器。他正要出发，約翰斯脸也不洗，半睡半醒的奔了来。他只来得及戴上他的帽子，在脖子上纏条手帕。“我想和你一块兒去，”他打了个呵欠說。

拉尔斯·彼得思忖了一下——这事情来得突然。“好吧，你要去就一起去吧，”他最后說道，一面讓出了一点地方。他原以为他的弟弟今天会动手排水去的；如今那块草坪上的水只剩下那么一点兒。

“那么，出去一会兒对我有好处！”約翰斯一边爬到大車上，一

边說。

唔，——不錯——可是他才踏进这个家呀。"你不用穿件大衣嗎?"拉尔斯·彼得問。"你可以穿我那件旧大衣。"

"啊，不要紧——我可以翻起我的領子。"

太阳刚升起来；湖岸上蒙着一层白雾，这雾象輕紗似的停在蘆葦上。在青青的田野上，露珠成千上万的粘在蜘蛛网上，在朝阳的光輝下发亮，象鑽石一般。

拉尔斯·彼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許就是这景色改变了他的想法；至少今天，他觉得"鵲窝"是个丰饒而又美丽的、小小的地方；离开它实在罪过。关于他的亲屬和老家，以及过去这些年来每个人的遭遇，凡是他想知道的，他都巳打听明白，因此他对老家的怀念消失了；如今他只想留在这地方。約翰斯曾經說过："你該为自己走出了那个老家，謝天謝地!"他这話說得对——丢开了这兒，重新搬回到那个亲屬間彼此吵架嫉妒的环境中去，太不值得，事实上，离开这兒并沒有什么好处；一个人儍瓜似的去追求好运气是毫无道理的，还不如守住原有的一切的好。

拉尔斯·彼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事物都显得与往日不同，他的眼睛象是搽了什么神奇的藥似的；連"鵲窝"的那点貧瘠的田地看来也很美，很有希望。对他和他的家来說，一个新的日子巳經来到了。

"好一个美妙的早晨，"他掉头向約翰斯說。

約翰斯沒有回答。他巳經把帽子拉到眼睛上，睡着了。他的神气有些悒郁，他的嘴角松弛的下垂着，象是喝过酒似的。他象他的母亲，簡直象得出奇！拉尔斯·彼得自个兒許了心願：他以后要好好的照顧他。

第七章　做香腸的人

这一回，“鵲窝”和它周围的土地仍旧沒有面目一新的兴旺起来。約翰斯沒有拿起鏟子，动手排水，却跟着他哥哥去販鯡魚，实在也是天意。在他們去做买卖的一个农庄的仓屋外面，躺着一条死牛胎；約翰斯一眼便看到了它。它一縱身跳下車来，走到它的身边。

“你說我們該拿它怎么办？”他用脚把它翻了个身問。

“自然是把它埋了，”农庄上雇的那个小伙子答道。

“这一带的人不卖死牲口嗎？”約翰斯回到車上以后，便問。

“怎么，能卖給誰呢？”拉尔斯·彼得回話。

“天啊，你太不識时务了。你知道怎么，我倒很想在这兒安下身来，当牲口販子。”

“把那些死牛胎全买来嗎？”拉尔斯·彼得笑起来。

“不光买这个。但是不管怎样，这主意很不錯；家乡的肉舖老掌柜常在这样的小牛身上賺上十个到十五个克郎哩。”

“我以为我們說好了要認眞的动手整頓我們的家哩，”拉尔斯·彼得說。

“这我們也要干，可是整頓需要錢呀！你那买卖占了你所有的时間，因此一切事情只好放手不管，販牲口可是另一回事。运气好的話，一天容容易易的就掙它一百克郎。讓我一星期跑它一趟，我保証賺的錢就够我們过活的。余下的日子我們就来种地。”

“听起来倒很不錯，”拉尔斯·彼得有点犹豫的說。“我想你生来是个买卖人吧？”

“这你不用怀疑，在克納萊尔貝老家的时候，我常替我的东家

挣上好几百克郎。"

"可是你怎么开头呢?"彼得說。"我一共才有五十块錢，用来买牲口还嫌少些。这錢我存着要付租税，实在不該动它。"

"把錢給我，其余的事我来办，"約翰斯滿有把握的說。

第二天他口袋里就装着拉尔斯·彼得的全部积蓄，赶了大車出发。他走了两天沒有回来，这事情本身就叫人不放心。說不定他交上了坏朋友，讓人把他的錢偷走了——或者是四分五散作些吃亏的买卖。拉尔斯·彼得覺得这次的等待簡直沒个尽头似的。最后約翰斯終于赶着装滿了东西的車子回来了，他一面放开了嗓門唱着歌。大車后边牵着一匹半死不活的老馬，那馬奄奄一息，几乎不能动弹了。

"啊，你象是买到了一头年青力壮的牲口!"拉尔斯·彼得挖苦的叫道。"那些袋子和干草底下还有些什么?"

約翰斯把車赶到門廊下，关了大門，卸起車来。一头死了的小牛，一口半烂了的猪，另外还有一头快要断气的小牛。这都是从附近的农庄买来的，此外，他还剩下了些錢。

"嗳，买卖做得不錯，可是你打算拿它們怎么办呢?"拉尔斯·彼得惊奇得叫了起来。

"这你馬上就会看到的，"約翰斯奔出奔进，回答道。

他全身都是劲头和精力，他一边奔忙，一边唱着，吹着口哨。他把大門廊打扫一空，搬了一段树桩来当作砧板；他点燃一束干草，查看鍋爐底下是否通风。孩子們站在一边，张大了嘴，呆呆的看他，拉尔斯·彼得搖着头，但是沒有去打扰他。

他把那头死了的小牛剖开，剝了皮，把皮挂在門廊上去晾干。然后輪到那头害病的小牛了，他一下就打死了它，它的皮就挂在第一张小牛皮旁边。

狄蒂和克列斯蒂安被派定洗腸子，他們很不情願的干起来。

"老天爷，你們难道从来沒碰过腸子嗎？"約翰斯說。

"嗳——不过死了的畜牲的腸子沒有碰过，"狄蒂回答道。

"嘿，这倒好，你洗牲口腸子的时候，原来它們都还活着，是不是？这我倒要看看！"

他們想不出現成的答話，便繼續干他們的——这时候約翰斯把那匹半死不活的馬拉了来，走去拿斧子。他在奔过院子的当兒，把斧子抛到半空中，又一下抓住斧柄，接住；他眞是劲头十足。

"跟家里其余的人一样！"拉尔斯·彼得心里想。他顧在仓屋里忙他的。虽說眼前干的是他一族人干过多少年的营生，現在这营生又占据了"鵲窝"，可是他不喜欢；它有力的使他記起了童年时代的光景。"如今旁人眞会把我們看作是这世界上的渣滓了，"他阴郁的想。

約翰斯吹着口哨，走进仓屋来拿一条旧袋子。

"不要这么不高兴，老哥，"他在走过他身边的时候說。拉尔斯·彼得还来不及回他的話，他却已經走出去了。他把袋子套在馬头上，量了一下距离，然后往后掄起斧子；接着袋子里响起了一声古怪的拉得长长的碎裂声，那匹馬脑浆迸裂的倒在地上。孩子們在一旁看着，吓呆了。

"現在你得帮我一下忙，把它抬起来，"約翰斯快活的喊道。拉尔斯·彼得懶洋洋的走过院子，帮他的忙。不一会馬便吊到屋梁上，它的头朝下，身子剖开，皮象一件披肩似的翻起来。約翰斯叔叔的行动越来越神秘了。他們懂得为什么他对皮那么小心，它們可以卖錢；可是他要那些腸子和一块块切好的肉有什么用呢？这天晚上他在鍋爐底下生起了火，整整干了一夜，弄得滿屋子都是煮着的骨头，肉和腸子的噁心的气味。

“他一定是在做肥皂，”拉尔斯·彼得心里想，“再不然就是做擦車油。”

他越想越不喜欢这一套，他懊悔自己沒有讓他的弟弟怎么来就怎么走。但是現在他除了听憑他干下去以外，一点办法也沒有。

約翰斯沒有要人帮忙；他小心的讓外屋的門一直关着，偸偸摸摸的干他的活。他煮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吃早飯的时候，他命令孩子們一句也不許說他昨晚上所干的事。这天上午，他不見了，却带了一架絞肉机回来，他把砧板也搬到外屋里。他来吃飯的时候，双手沾滿了血，油膩和碎肉。他的模样很可怕，而他身上的气味尤其难聞，不过他干得确是辛苦；連睡覚都騰不出时間来。

傍晚时分，他敞开了外屋的門；活已經干完了。

“好了，你們来看！”他叫道。天花板下面的一根竿子上挂着一长串香腸，看起来眞美，油光光的，顏色很新鮮；誰也猜不出来它們是用什么做的。在那块挺大的洗衣板上放着一块块切得整整齐齐的顏色鮮紅的肉——这是馬身上最好的部分。另外还有一大桶沒有凝固的油。“这是油脂，”約翰斯攪着它說，“不过，說实在的，用它来炒菜也不錯；看样子味道一定很好，不是嗎？”

“它不能进我們的厨房，”狄蒂說，她对着这些东西，露出一臉噁心的样子。

“你不用怕，孩子；做香腸的人从来不吃自己的东西的。”約翰斯回答說。

“你現在打算怎么办呢？”拉尔斯·彼得問，显然他已經知道回答是什么了。

“自然是把它們卖掉罗！”約翰斯拿起一根香腸，露出他的白牙齿。“你来摸一下看，多圓，又多結实。”

“你要是以为能在这兒卖的話，那你就大錯了。你不知道这一

带地方的人。"

"在这兒卖？当然不是罗！赶車到湖对岸去，那兒誰也不認得我，誰也不知道它們是用什么做的。在我以前干活的肉鋪里，我們常做这些个。这县里收来的坏东西，我們拿到那县里去卖。誰也沒有发覚过。簡单得很，你說是不是？"

"干这个买卖我不和你去，"拉尔斯·彼得毅然决然的說。

"不用你去——你不是干这号买卖的人。我明天就走，不过你得給我另外找匹馬来。要是我赶着那架老得发銹的打谷机①到那兒去的話，我一星期都回不来。从来沒有看見过这么一头畜牲。它要是我的，我早就把它做了香腸了。"

"我决不許你干这种事，"拉尔斯·彼得生气的說。"那匹馬好得很，虽然也許不中你的意。"

事实是他們俩——約翰斯和克拉烏斯——象水火一样不相投。約翰斯喜欢在大路上一个劲的飞奔，可是他很快便发現这办不到。在这种情形之下——旣然这馬不能奔馳，赶它起步又是那么慢——他便希望在他跳下車来以后，它还能繼續的走。在他当屠夫的时候，他惯于跳下車来，奔进一戶人家，給他們送一块肉，然后赶上車子，重新跳上去——不用讓馬兒停下来。但是克拉烏斯对这些新花样不感兴趣。結果是他們俩鬧翻了。約翰斯下了决心要訓練这匹馬兒，不住用鞭子的粗的一头抽它。克拉烏斯吃惊的停下来，用它的后腿踢了两次——作为警告，然后掉过身来，弄断車轅，打算踏上車子去。它露出了它的长牙齿冷笑了一下，那意思好象是說：你小心别讓我踩到蹄子底下去，你这个混賬东西！这事情是他出門販牲口的那天，在大路上发生的。拉尔斯·彼得和孩

① 指拉尔斯·彼得的那匹老馬。

子們都知道他們倆是死对头。約翰斯一走进仓屋，克拉烏斯立刻豎起耳朵，准备着又踢又咬。那神气一看就明白。

第二天早晨，在約翰斯出发之前，拉尔斯·彼得叫克列斯蒂安牵了馬到住在大路以北的一家邻居去，和他們換了一匹馬。

"它好多年来是一个肉舖掌柜的馬，这下子你和它該合得来了。"拉尔斯·彼得在他們套馬的当兒說。

那馬又长又瘦，正是約翰斯喜欢的那一类。他一上了車，那馬立刻就知道掌着繮繩的是什么样的人。它身子一纵起步了，閃电似的奔过屋角。霎时間他們就来到了大路上，在滚滚的尘埃中疾馳起来。約翰斯在座位上蹦起来，又落下去，叫喊着，揮舞着他的鞭子，把繮繩拉的比他的头还高。他們倆象着了魔似的。

"我再也不讓他去碰克拉烏斯，"拉尔斯·彼得走进屋来，咕嚕着說。

第二天，約翰斯回来了，荷包里装着鈔票，車后边跟了一匹母馬。它和約翰斯赶着的馬是一类，只是行动沒有那么灵活；他几乎不花什么錢便买了下来——打算把它宰掉。

"不过宰了它，实在是罪过；它还沒有老得不能享福哩，你說是不是，老太太？"他拍拍馬背說。那母馬嘶叫一声揚起它的后腿来。

"它快有三十岁了，"拉尔斯·彼得对着馬嘴张望着說。

"它也許沒有多大能耐，不过志气倒是有的，你一看就会知道！"他响一下鞭子，那老馬便一昂头走了。可是走不多远，它的动作便痙攣起来，显得很痛苦。

"好一匹快馬，"拉尔斯·彼得笑着說，"看样子一口气就能把它吹上天。可是你能断定使喚一匹买来屠宰的馬不会受罰嗎？"

約翰斯点点头。"我把它打扮好了以后，他們便認不出来了。"他說。

他一吃过飯，就穿上他的工作服，开始改造起这匹馬来。他把馬的鬃毛和尾巴剪短，又把蹄子四周的毛剃了。

"只要再有一点兒棕色顏料把它的花白的毛染一下——另加一两瓶砒霜，那时候你便会发現它有多么年青俊俏。就是神仙也認不出它来。"

"这些花样你是从你的东家那兒学来的嗎？"拉尔斯·彼得問。

"不，从老头兒[1]那兒学的。你以前沒有看見过他玩这把戏嗎？"

拉尔斯·彼得想不起来。"准是我走后，他才玩起来的，"他掉过身子說。

"这是个祖传的好玩意，"約翰斯說。

新买卖很賺錢，这事实不久就很清楚了，拉尔斯·彼得的气憤隨着也消了。他由着約翰斯赶車四处的轉，又买又卖，他自己則留在家里，用死牛死馬的肉做香腸、肥皂和油脂。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学徒，說起来这到底是他們祖传的营生呀。

这年夏天，"鵲窝"四周臭气熏天，人家赶車經过的都捏着鼻子，抽着他們的馬快走。約翰斯賺了很多的錢回家，因此他們什么也不缺。但是拉尔斯·彼得和孩子們都并不快活。他們感覺到現在人家議論"鵲窝"比以前更厉害，最坏的是他們自己也不再覺得这种議論不公道了。如今别人完全有理由瞧不起他們；过去他們安慰自己說：他們的人格是罵不倒的，这話現在也說不上来了。

約翰斯毫不在乎。他大部分的时間都在路上。他賺了好多的錢，而且覚得十分得意。他常买回牲口来，再把它們卖掉。人家說他

[1] 指他們的父亲。

为人放蕩——专找跟他性情相投的人打紙牌，去跳舞。有时他和人打了架，弄得鼻青眼肿回家来。显然他揮霍很多的錢；誰也說不上他究竟掙了多少。那是他自己的事，不过他处处表現得好象是他独力在維持这个家庭似的，动不动就发脾气。拉尔斯·彼得从不干涉他，他希望家里安安靜靜。

可是有一天，他們狠狠的吵了一架。約翰斯老不肯放过那匹馬，一天，拉尔斯·彼得出外去了，他把它从馬棚里拉出来拴上，他告訴孩子們說，他要好好的教訓教訓它。他花了很大力气套它上車，那馬揮着尾巴，露出牙齿，約翰斯要它走的时候，不管怎么的抽它，它也不动。最后約翰斯气得发了疯，跳下車来，抓起鉄耙的长柄，死命的打馬腿。孩子們尖声叫起来。那馬全身哆嗦，大汗淋漓，肚子两边剧烈的掀动。每次約翰斯扑上去的时候，它就踢它的后腿。最后約翰斯丟了他的武器，停止这場恶斗，走进他的房間里。

狄蒂竭力想插进去，把他們分开，却給約翰斯推在一旁；这时候她走到馬跟前，把它卸下来，給它水喝，用一条湿口袋敷在它的伤口上，小孩子們則站在四周哭，給它面包吃。不久約翰斯換好了衣服走出来。他一眼也不望別人，很快的套上馬，趕車走了。小孩子們从他們躲着的地方走出来，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

“他現在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嗎？”小妹妹爱尔茜問。

“但願他再也不回来，或者是馬撒了野，叫他永远也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凶狠的野兽，”克列斯蒂安說。他們中間，誰也不喜欢他了。

一个人順着沼地旁边的小路走来，原来是他們的父亲。孩子們奔过去接他，大家爭着告訴他刚才发生的事情。拉尔斯·彼得呆呆的望了他們一陣，好象他不明白他們所說的話似的，接着他快

步奔起来；狄蒂跟他跑进了馬棚。克拉烏斯站在那兒，样子非常痛苦；他們对它說話的时候，这可怜的畜牲还在哆嗦；它的身子受了很重的伤。拉尔斯·彼得脸色惨白。

“他趁早走了，算是他的运气！”他对狄蒂說。他检查馬腿，看骨头断了沒有；老馬小心的抬起一条腿，然后又抬起另一条，一面哼着。

“眞是条恶狗，”拉尔斯·彼得温柔的撫摸着馬腿說，“居然这么对付可怜的老克拉烏斯。”

克拉烏斯嘶叫着，用蹄子擦着石块。它利用它的主人的怜惜，要求多給一份玉米吃。

“你該好好的揍他一頓，”克列斯蒂安認眞的說。

“我想干脆赶他出去，”他的父亲阴沉沉的說，“这对我們大家都好。”

“对，还有，你知不知道，爸爸？你猜約翰生一家人为什么这个夏天不来看我們？他們害怕我們給他們吃的东西，他們說我們用死牲口的肉做吃食。”

“你这是打哪兒听来的，狄蒂？”拉尔斯·彼得問，他覺得一切都完了。

“是一伙小孩子今天在我背后嚷出来的，他們問我要不要死猫做香腸。”

“嗳，我也是这么想，”他苦笑着說。“好，沒有他們做朋友，我們也一样过——我要和他們来往干什么！”他叫得那么响，吓得小鮑符尔哭起来。

“不要哭，我不是要吓你，”拉尔斯·彼得把他摟到怀里。“不过事情眞够人生气的。”

两天以后，約翰斯回家来了，他又脏又醉，那样子簡直难看极

了。他几乎站都站不住，拉尔斯·彼得只得扶他下車。可是他說話还是滔滔不絕。拉尔斯·彼得不理会他的辱駡，拉他进了仓屋，在那兒他馬上便睡着了。他象一头死了的畜牲一般躺着，面色惨白，一綹黑头发落到眉毛上，盖着他的前額——活象一个死人。孩子們偸偸的摸到仓屋門边，向門里半明不暗的屋子张望；他們一看到他，便惊恐地逃到田野上。他的样子太可怕了。

拉尔斯·彼得来回走着，切干草給两匹馬吃。他走过他弟弟身边的时候，便停下来，望着他想心事。要和人来往，一个人就該这样：外表看来很体面，很文雅，內里却冷酷而又毫无心肝。只为他厚顏无耻，誰也不敢瞧不起他。女人們欢喜他，晚上借种种的借口到大路上去勾引他，至于男人呢——他的放蕩和为了女人爭风打架的气派說不定吓倒了他們。

拉尔斯·彼得伸手到他弟弟的口袋里，取出那只荷包——荷包空了！他拿走了他們合伙积起来的一百五十克郎——說是用来买牲口，那是他們一家所有的現錢；如今他把它揮霍光了。

拉尔斯·彼得的手打起顫来。他向他的弟弟探过身去，象是要抓住他；但是他終于又伸直腰，走出仓屋。他蹓躂了两三个鐘头，讓他弟弟有时間把酒睡醒，然后又走进去。这一次他定要和他把事情了結了。他搖他的弟弟的身子，把他搖醒。

"买小牛的錢哪兒去了？"他問。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約翰斯翻过身去。

拉尔斯·彼得拉他起来。"我要跟你說話，"他說。

"啊，去你媽的，"約翰斯咕嚕着說。他連眼睛也沒有睜开，又倒到干草堆上睡了。

拉尔斯·彼得从井里打来一桶冰凉的水。

"管你高兴不高兴，我都要弄醒你！"他把那桶水浇在他的头上

說。

約翰斯象猫一样跳起来，抽出他的刀子。他給冷不防的弄醒，吃一惊，掉过身来，瞧見他的哥哥，便向他冲过去。拉尔斯·彼得感到他脸頰上讓刀刺了一下，刀尖撞到他的牙齿上。他一拳把約翰斯打倒，扑上去，搶那刀子。約翰斯象猫一样，动作敏捷而有力；他扭着，轉着，用牙齿咬，找空子想再刺一刀。他嘴边冒着白沫。拉尔斯·彼得用手挡开刺来的刀，他的手已經挨了几刀，淌着血。最后他算是用膝头抵住了他弟弟的胸口。

約翰斯躺着，张着嘴喘气。"放开我！"他嘘嘘的說。

"嘜，要是你老老实实，我就放你，"拉尔斯·彼得手松了一点兒說。"你是我最小的弟弟，我真不願意伤了你；可我也不願意給你象一口猪似的打倒在地上。"

約翰斯狠命的一使劲，想把他的哥哥掀翻。他松出一条手臂，侧过了身子，去拿那把离他足足有一臂远的刀子。

"啊，这就是你的花招！"他用全身的重量把他压倒在仓屋的地上，"我还是把你綁了的好。孩子們，拿根繩子来！"

三个孩子前后挨着，站在仓屋門外看。"快！"他們的父亲叫道。于是克列斯蒂安奔去找狄蒂，狄蒂拿来一根繩子。她毫不迟疑的走到这两个扭做一团的人跟前，把繩索交給她的父亲。"要我来帮你嗎？"她說。

"不用，我的孩子，"拉尔斯·彼得說着笑起来。"只要給我把繩子拿住，等我把他翻过身来。"

他把他弟弟的手牢牢的綁在背后，然后拉他起来，替他拍了拍身子。"你活象口猪，"他說，"你一定是在烂泥路上滚过。給我安安份份的进屋去，不然的話，你会懊悔的。今天你沒有当上杀人犯，实在不能怪你。"

約翰斯被带进屋里，放在火爐边的那张用灯心草垫底的安乐椅上。拉尔斯·彼得吩咐孩子們到屋子外面去，又叫狄蒂和克列斯蒂安給約翰斯叔叔套馬。

"現在这兒只有我們俩，我要告訴你，你的行为象流氓，"拉尔斯·彼得緩緩的說。"我盼了許多年，一直想見見我的一些亲人，你来的时候，就象老家传来了一个消息。如今我干甚么也宁願沒有这个消息。我們这兒待你都很好。我們是老实人。你不用花什么力气就可以在我們眼里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你給我們带来了些什么？害我們落了个肮脏、下賤、恶毒的名声。我們跟你的緣分完了——这点你要弄清楚。你可以带走那匹馬和那輛大車，以及凡是你能算作你自己的东西，然后給我走！你要錢却沒有，你揮霍了的錢比你賺的还多。"

約翰斯不答話，他避开他哥哥的眼光。

大車赶到了門外。拉尔斯·彼得带他出去，象托一个孩子似的托他到車座上。他用受了刀伤淌着血的手解开繩子；他臉上伤口流出来的血一直滴到他的下巴和衣服上。"去你的吧，"他擦着下巴上的血，恶狠狠的說，"你要放聪明些。"

約翰斯坐在大車上，象半睡似的搖晃了一陣。突然他抖擻起精神，狂笑一声，收一下繮繩，很快的拐过屋角，上了大路。

拉尔斯·彼得站着，望了一陣那馬和大車的后影，然后进屋去，洗淨了血迹。狄蒂用凉水擦洗他的伤口，貼上了膏藥。

以后一連几天，他們忙着去掉那年夏天干的事兒的一切痕迹。拉尔斯·彼得埋掉了剩下的坏肉，丢了砧板，打扫个干淨。晚上，有农夫用馬鞭打着窗子叫："拉尔斯·彼得，我有一头死牲口卖給你！"的时候，他理也不理。他再也不願意做什么香腸，干什么烂肉的买卖了！

第八章 告别"鵲窝"

狄蒂一边唱歌，一边干活；沒有誰帮她的忙，她只得来回的跑着。她的一只眼睛扎了起来，每次走过厨房的时候，她都要掀起绷带，用盛在一只杯子里的棕色的藥液洗她的眼睛。那眼睛充血，发痛，现出彩虹似的各种顏色，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快活。說实在的，正是这只发炎的眼睛才叫她这么高兴。他們要离开"鵲窝"了，馬上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也不回来了，这全都是为了她这只眼睛。

拉尔斯·彼得出去散步一会后回到家里。他把他的手棍柱在厨房門后。"哦，那眼睛怎么样了？"他一边脱靴子，一边問道。

"噢，现在好得多了。老师怎么說？"

"嗳，他說什么？他觉得你站出去卫护你的小弟弟妹妹，做得好，做得对。可是他不希望牵涉到这事情里去，說起来，这也沒有什么奇怪。"

"为什么不奇怪？他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为人是那么正直！"

"嗯——对——他正直！但是事情牽連到富农的兒子的时候，就——。他是个好人，可他得挣錢过活呀。要是他站出来反对那些农夫的話，他怕丢了他的飯碗，那些人象一顆豆荚里的豆子那样靠得紧紧的。他劝我算了——特别是我們快要离开这地方了。鬧起来，除了又是麻煩、吵架，不会有結果的。事情也許就是这样。他們会乘我們拍卖的时候报复——大家說好了不出价錢，或者干脆不来。"

"这么說，你沒有到警察局去报案？"

“嗳，去倒是去了。但是那人也認为这官司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噢，老师說剩下这几天，你不用上学了——他会把事情办妥的。虽說他怕自己受累，他可是个好心的人。”

秋蒂并不滿意。讓那个大男孩子結結实实的受点罰，对他是个教訓。他先打克列斯蒂安，后来又用木靴踢伤了她的眼睛，为的是她站出去卫护她的弟弟。在她的孩子气的头脑想来，这一次他們一定能得到賠偿——因为不管你是誰，法律都是一般看待的。

“要是我是富农的女兒，而他是打从‘鵲窝’来的，那又怎么样呢？”她粗声粗气的問。

“啊，那他不倒大霉，也得挨一頓好揍！”她父亲說。“我們穷人就是这样受气，不另外罰我們的款，就算是謝天謝地了。”

“要是你碰上了那个孩子，你会結結实实的揍他一頓嗎？”她不一会又問。

“我宁可好好的揍他老子一頓——不过最好还是不管这事情。你要知道，我們是小人！”

克列斯蒂安从厨房門里进来。“我大了，就要在晚上偷偷摸回到这兒来，放火烧他的农庄。”他目光炯炯的說。

“你說的是什么話，孩子——你要送我們全家进监牢嗎？”拉尔斯·彼得吃了一惊，叫道。

“这对他們倒是个教訓，”秋蒂說，她又干起活来。她对她父亲这次出門的結果很不滿意。

“你什么时候办理拍卖的手續呢？”她冷冷的問。

“这他們会办的，”拉尔斯·彼得很快的回答。“我已經跟那位办事員談过了。他为人很好。”拉尔斯·彼得很感激他，他自己不願意去見县长。

“嗳，他很高兴能把我們弄走，”秋蒂粗声的說。“他們全都是这

样的人。在学校里，他們围成个圓圈，唱烏鴉、猫头鷹跟各种别的丑鳥兒的歌！那只烏鴉和它的小鴉像农夫的小鷄，于是农夫就拿起一根长竿子把'鵲窝'搠翻了下来。你以为我不懂得他們的意思嗎？"

拉尔斯·彼得不作声，回去干他的活。現在他也覚得非常的难过。

但是到晚上，他們围了灯坐着，談論起将来的时候，所有的不快都給忘記了。拉尔斯·彼得一直在四处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已經看中他以前常去买魚的漁村。那兒的人似乎挺喜欢他；常問他为什么不在那兒住。"那兒还有一个有趣的人，一个酒店掌柜，他什么事都能办。在你还不知道他为人的时候，他是很粗暴的，可是他有一顆好心。他答应替我找两三間房住，到我們盖起自己的屋子后再說——他还答应帮我买漁船的股份。我們拍卖得来的錢該够我們盖一所屋子的。"

"就是你跟我們談起的那个矮子嗎？"狄蒂很有兴趣的問。

"嗳，他好比是一个巨人和一个矮子合在一块兒凑成的——說不定其中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他的母亲。他前胸后背都是駝的，他的脸黑得象烏鴉，不过这不怪他，除此以外，他很好。那兒什么事都有他的份。"

狄蒂打起冷顫来。"听起来象个鬼怪！"她說。

拉尔斯·彼得如今要从事捕魚了。他一生中跟这行业的关系很密切，可是他自己从来沒有出过海；他的手指痒痒的想干这一行。狄蒂想起这事情来也很喜欢。那时候她又可以靠近海了，她还模糊的記得在她童年，和外婆在一起的时候看到的大海。他們还可以和这兒的一切斷絕关系，說不定能去掉这个剝皮鬼的外号，摆脫这种命运的詛咒呢。

这当兒他們得决定带些什么走。如今事到临头，却又舍不得

丢下这些家产了。当他們一块兒把东西合計了一下，把要出卖的东西写到克列斯蒂安的石板上的时候，要写的便沒有多少。他們希望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

"我們該重新合計一下——不要一相情願，"拉尔斯·彼得說。"我們不能把这些玩意兒全都带了走。我們要錢用——要的还不少哩。"

于是他們又一件一件的重新盘算一下。克拉烏斯是不消說的。象它这样上了年紀的牲口，卖給一个陌生人，那是罪孽；他們可以放它到砂丘上去吃草。"有它在身边挺方便，"拉尔斯·彼得心里想；"有匹馬，面子上也好看些。而且我們还能用它掙点兒錢。"这不过是安慰自己的話。内心里，他很着急。怎么安頓这匹馬呢？不过要說跟它分手——这念头誰也受不了。

另一方面，关于那头乳牛，却引起了一番爭論。拉尔斯·彼得也希望带它走。"它一向很忠实的为我們服务，"他說，"孩子們的食物和健康都亏了它。而且家里有充足的牛奶也是件好事。"但是在这个問題上，狄蒂很懂事。假如他們要把奶牛带走，那他們还得搬块草地走。

拉尔斯·彼得笑起来；嗳，这想法倒不錯，要是他們能搬块草地到大車上——再加上一片沼地，那就好了。在那边，除了砂地，什么也沒有。哦，他可以放弃那头乳牛。"可是那口猪，我們得留着——还有那群母鷄！"

狄蒂同意母鷄留着很有用，那口猪喂它什么都行。

到了拍卖前一天，他們便忙着整理一切，用粉笔在每件东西上写下号数。孩子們也帮忙，他們滿心的兴奋。

"可是它們沒有全配搭好，"狄蒂指着拉尔斯·彼得要整堆兒拍卖的一堆堆东西。

"这沒有关系，"拉尔斯·彼得回答道，"人家看到这堆里有一只靴子，出了价錢，然后就把整堆兒买下。嗯，接着他看到另一只靴子在另一堆里——便把那一堆也买了。拍卖从来就是这样的；买下来的东西总是比自己用得着的东西多得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配不起来的。"

狄蒂笑起来："嗳，这一套你的确应該都知道！"她的父亲自己就有上拍卖場去买一大堆沒有用的废物回家来的坏习慣。那些东西都是可以賒賬的，这是一个誘惑。

年月久了，頂楼上、外屋里积的东西有多少啊！出清了它們，也叫人松一口气，然而把它們堆在一起可眞不容易。所有的东西孩子們都用得着——他們一有机会，就把这一件或那一件拿走了——眞象耗子一样。

拍卖的那一天到了——那是一个温和、阴暗而又潮湿的十月天气，柔和的空气象輕紗似的籠罩着一切。点綴着疏疏落落的房屋和树木的景物在无所不包的湿气中安息着。

"鵠窝"的人一早就动起来了。狄蒂和拉尔斯·彼得一直忙着在仓屋和住房之間来回的奔跑。这时候，他們已經忙完了，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孩子們洗完脸，穿好衣服，滿心期待的团团轉，他們的头发梳得溜光，脸蛋兒經过擦洗和抹肥皂，变得通紅。狄蒂做事，从不做半截兒的，当她替他們用肥皂洗耳朵、擦眼睛的时候，哭鬧是难免的。可是如今做完了这桩不愉快的工作，一个星期之內就不用再动手了；孩子的眼泪干起来是很快的，他們的小脸兒又堆滿了笑容，迎接着这一天的到来。

小鮑符尔最后一个打扮好。狄蒂給他作最后的修飾的时候，她几乎沒法子叫他安坐在椅子上——他急着要出去。"好，你要对

姊姊說什么？”打扮齐整以后，狄蒂把自己的嘴送过去問。

“开步走！”他頑皮的望着她說；他兴致很高。克列斯蒂安和爱尔茜笑了。

“不对，这次好好的回答我，”狄蒂認真的說。她在教他們規矩的时候，是不許开玩笑的。“說，‘謝謝你，亲爱的，’——怎么样？”

“謝謝你，亲爱的大傻瓜！”孩子說完話，放肆的笑起来。

“啊，你今天疯了，”狄蒂把他抱下椅子說。他奔到院子里他父亲的身边，繼續的胡言乱語。

“他在說些什么？”拉尔斯·彼得在外面大声的問。

“噢，那全是他自己編的話——他常这样。他似乎以为这是很調皮的花样。”

“你，你这个大傻瓜，大傻瓜！”孩子一把抱住他父亲的腿說。

“小心你干的，你这只小猢猻，不然我就要抓你！”拉尔斯·彼得大喝一声說。

孩子笑着，躲到井后边。

拉尔斯·彼得捉住他，把他放在一只肩膀上，又把他的姊姊放在另一只上面。“我們到地里去，”他說。

狄蒂和克列斯蒂安跟着他去，这是他們最后一次到那兒去散步了；每个孩子不知不覺的都牵住他的上衣。他們就这样順着到土坑去的小路繞过沼地，到了沼地的对面。說也奇怪，如今临到快要撒手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又多么的不一样。那沼地和土坑使孩子們記起他們的游戏，使拉尔斯·彼得想起他的計划来。那籬笆上的荆棘，那块他們常在后面藏躲的大界石——这一切今天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他們說話。地里埋着各种作物的种子，一切都准备停当，等待着它們的新主人，不管这新主人是誰。拉尔斯·彼得不願意后来的人有什么埋怨。誰也不能說他因为并不打算把庄

稼收去，便荒了田地。

“嗳，我們在这兒的緣分滿了，”他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說。“天知道那新地方是怎么个样子！”他說話时，声音有些哽咽。

大路上漸漸的聚了一小群人。他們一伙伙的站着，直到拍卖人和他的办事員到場之后，才向“鵲窩”走来。当狄蒂一看清了那两人是誰，几乎叫出声来；原来他們就是来抓她的母亲的人。不过今天他們来的任务不同，因此說話的口气也很和善。

随着他們車子来的有一伙伙的人——倒是一个很可观的行列。从那情形看来，似乎沒有誰願意第一个踏上这个剝皮鬼的土地。公事人去的地方，他們也就跟着去，然而只有拍卖人和他的办事員和拉尔斯·彼得握手；其余的人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头凑在一起，不住的咬耳朵談話。

拉尔斯·彼得打量一下拍买的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农夫，都是老吝嗇鬼，指望着买便宜貨来的。除此之外，几乎全都是四周围的穷人，貧农啦，雇工啦，他們給这个賒买的机会引来了。他們不理拉尔斯·彼得，只是推着挤着那几个农夫——向那办事員走去；他們不敢走近那拍卖人。

“嗳，他們一举一动，簡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拉尔斯·彼得心里想。可是他們又是什么东西呢？大多数連种一根胡蘿卜的地都沒有。他幸亏沒有欠他們一文錢！甚至那个住在沼地边小屋里的人，以前他看他穷，常帮他忙，今天也学别人的样，瞧不起他。如今从拉尔斯·彼得身上，再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看人家为了别人的一点产业你爭我夺，实在很好笑。他們为了买一个剝皮鬼留下来的东西，也顧不得身分了——只要能賒下来，买到便宜貨就好。

拍卖人知道他們大部分人的姓名，他慫恿他們出价錢。“喂，

彼得·云生·海格奈特，喊个好价錢。你整整有一年沒有在我这兒买过什么啦！"他忽然向一个貧农說。或者是，"这兒有点东西你可以买回家去，給你的太太，云斯·彼得逊！"每次他指名叫他們的时候，那个被他挑出来的人便不自然的笑着，出了个价錢。他們对于拍卖人知道他們的姓名这一点覚得很驕傲。

"这兒有一把梳子，喊个价錢吧！"拍卖人在卖到农具的时候叫道。人堆里起了一陣哄笑；原来要卖的是一个旧耙。他把篩谷机喚做咖啡磨子。每件东西他都有笑話可說。有时玩笑开到拉尔斯·彼得头上，大家就对他笑一陣，紧接着又是第二个笑話。可是拉尔斯·彼得搖搖身子，随他們笑去。說笑話是拍卖人的职业——这对拍卖大有帮助！

那个又穷又蠢的雇工約翰生也在那兒。他站在旁人后边，伸着脖子张望——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和滿是烂泥的木靴子。拍卖人每說一句，他都笑得比别人响，表示这玩笑他也有份。拉尔斯·彼得气忿忿的望着他。約翰生家里除了拉尔斯·彼得塞給他的一些东西以外，連一块多余的面包也难得有——他自己掙的錢都拿去喝了酒。現在他站在那兒，好一个神气活現的蠢貨！而且天呀，他还喊了个价錢哩——他要买拉尔斯·彼得的旧靴子。沒有人和他对喊，这双靴子就算照一克郎的价錢卖給他了。"你自然是要立刻付錢罗，"拍卖人說。这一次大家都笑起买主来；誰都知道他沒有錢。

"我替他付好了，"拉尔斯·彼得說，他放了一克郎在桌上。約翰生瞪了他好几分鐘；然后坐下，穿起皮靴来，他有多少多少年沒有穿过皮靴了。

屋里，一张桌子上放着两大盘夹肉面包，一瓶白兰地酒，周圍还有三只酒杯。桌子一头是一壶咖啡。狄蒂躲在厨房里不出来；

她的脸頰激动得通紅，怕人家不要吃她預备的食物。她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眼前的夹肉面包吃完，她随时可以再切；隔不了一会，她便要从門縫里张望一下外面的情形，这时她的心几乎跳到口腔里。陌生人不时的走进屋子来，好奇的四处看看，却一点东西也不吃，便走出去。一个男人走进来——他不是邻近的人，狄蒂不認識他。他跨过长凳，拿了一份夹肉面包，又替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酒。狄蒂从他的牙床嚼动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吃得很香。随后进来一个农夫的老婆，抓着他的胳臂拉开他，在他耳边說了些什么。他站起身来，把嘴里的食物吐在自己手里，跟着她走出門去。

拉尔斯·彼得走进厨房里来的时候，狄蒂正伏在桌子上哭。他扶她起来。"又出了什么事了？"他問。

"啊，沒有什么，"狄蒂抽噎着說，她挣扎着要走开。她也許是不願意叫他难过，也許是这桩丢人的事情，她連他都想瞞过。經过好久的劝說，他才从她嘴里得知为的是那些食物。"他們碰都不碰！"她嗚咽道。

这他自己也注意到了。

"說不定他們还不餓，"他安慰她說。"而且他們也沒有时間。"

"他們認为那是坏吃食！"她叫了出来，"是用狗肉或是别的什么做的。"

"不要胡說！"拉尔斯·彼得笑得那么古怪。"现在也不是吃午飯的时刻。"

"我亲自听得一个女人对他的丈夫說的——不要碰它，"她說。

拉尔斯·彼得有好几分鐘沒有作声。"唔，不要为这事情难过，"他摸着她的头发說。"明天我們就走了，那时候我們理都不用理他們。我們前边有着一个新的生活。嗯，我得回拍卖場去；好，

放出你那懂事的姑娘的样子来。"

拉尔斯·彼得走到仓屋，这时候拍卖正在那兒进行。到了十二点鐘，拍卖人打住了。"好朋友，我們現在休息一会，装点东西到肚子里！"他喊道。大家笑了。拉尔斯·彼得走到拍卖人面前。大家都知道他要說些什么；他們便挤过来想看看这个剝皮鬼怎样受人羞辱。他举起他的凹下去的破帽子，搔了搔他的乱蓬蓬的头发。"我只是想說，"——他的洪亮的声音响遍了各个最远的角落——"要是拍卖先生跟他的办事員不嫌弃我們的話，我家里預备得有食物和啤酒——你們各位也請去喝杯咖啡。"人們你推着我，我推着你——誰听到过这样厚脸皮的話来——这个剝皮鬼居然請一个拍卖人到他家里吃飯，再說他的老婆还是个杀人犯哩！他們气都不吐一口的望着；一个农夫甚至不客气的对他眨眨眼，警告他。

拍卖人躊躇的向他道謝。"我們随身带了点吃的，你和你那位聪明的小姑娘已經够忙的了，"他很和藹的說。随后他看到拉尔斯·彼得垂头丧气的样子，以及周圍的人得意揚揚的脸色，他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情，而且大家指望他也参加进去。他以前到这兒来过——为了一件不愉快的差使——他现在很願意叫这一家逆来順受的老实人心里好受一些。

"好，多謝你，"他快乐的說，"陌生人的食物吃起来总要比自己的香得多！而且还有一杯白兰地酒喝——亨生，你說怎么样？"他們随着拉尔斯·彼得进了屋子，在桌子边坐下来。

人們望着他們的背影，觉得有些意外，接着一个个不好意思的走进去。去看这么一个大人物怎样津津有味的吃这个剝皮鬼的飯，一定很有趣。可是一到里面，他們由于肚里怀着鬼胎，不得不也在桌子边坐下来。胃口是有传染性的，而那位拍卖人和他的办事員吃得那么带劲。也許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他們自己听到的和传

播的那些閑話。狄蒂做的夹肉面包和咖啡很快就吃完了，拍卖人喚她出来，拍拍她的脸頰，称贊她一番。这个友好的表示驅除了她不少怨恨的心情，同时这对她的种种辛苦是一个令人感激的酬报。

“我从沒有在拍卖的时候喝过比这更好的咖啡，”拍卖人說。

拍卖重新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向拍卖人点点头，却全不理会其他的人。他到四处走了一遭，察看房屋和田地。他脚穿长統靴子，打扮得象一位管家。但是誰都一眼看得出他不是乡下人。漸漸的消息透露出来了，說他是个城里来的买卖人，想买下这个“鵲窩”——說不定是为了好在湖上釣魚——用它作一个消夏的别墅。

要不是有他，怕不会有好多人出价买这地方的，可是他一来，改变了这种趋势。一旦把这地方整理一番，它的确可以成为一笔很好的小小的产业。最后临到拍卖“鵲窩”的时候，有了一些竞爭，拉尔斯·彼得因此卖得了一个很好的价錢。

最后拍卖結束了，然而大家还在四下里等着，象是指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一个健壮的农夫的老婆走到拉尔斯·彼得面前。“我想跟你說声再見，”她說，“祝你搬到新居以后，比在这兒运气好。你以往的日子不怎么好过，是不是？”

“不錯，就是我們得到的一点兒好处，也不是亏了眼前哪一位的力量，”拉尔斯·彼得說。

“人家看待你們不在理，我自己也不比别人好一些，不过这是我們的习气。我們当农夫的就是容不了旁人。請不要过分的恨我們。祝你运气好！”她用同样的祝福向所有的孩子道别。許多人掉头走了，但也有一两个人学她的样，和他們握手。

拉尔斯·彼得站着目送他們，孩子們貼在他的身边。“說起来，

人究竟比自己想的常常要好一些，"他說。他很感动。

他們把东西装上大車，以便第二天早晨早早动身。到漁村的路程相当远，还是及早出发，好在天黑以前，多多少少的安頓下来。装好車他們便上床睡觉；經过了这长长的多事的一天以后，人都已經累得不行；他們睡在仓屋里的干草上，因为被褥已經收拾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他們醒来一看，天气再好也沒有。他們晚上和衣睡了一觉，因此只要在院子的水槽里泡一下脸就行。这时候他們已經預感到有某种新鮮而又愉快的事情快要来了。他們只要把咖啡一喝，把奶牛牵到邻居那兒去，就万事停当，可以上車了。克拉烏斯早已上了轅，他們把猪、母鷄和三个孩子放在車上高高的物件堆上。这眞是新生活的一个最好不过的开端。

拉尔斯·彼得是唯一心里难受的人。他找了一个借口，又去巡視一遭他的产业，他站在仓屋后面，呆呆的望着那些田地。在这兒，他曾經辛勤劳动过，曾經在好好坏坏的經历中奋斗过来；每一条田沟，对他都挺亲——地里每一块石子，墙上每一条裂縫，他都熟悉。未来会带給他什么呢？拉尔斯·彼得以前也曾从头干起过，可是他的兴致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的低落。他想着以往的那些日子。

孩子們却相反的只想着将来。狄蒂不得不按着她在童年和外婆在一起的时候所記得的，跟他們講海滩的光景。孩子們都对自己許下了心願，要在他們的新居度上許多快乐的时光。

第九章　一个人的死亡

这年冬天寒冷而漫长。拉尔斯·彼得一直指望着能認一股漁

船的股份，但是看样子，沒有空出来的股，每次他提醒那酒店掌柜他原来答应的事情，总是給他用話搪塞过去。“机会快来了，”酒店掌柜說，“只要等上几天就行。”

等上几天——說說倒容易。但是他早就在这兒等着，他的积蓄越等越少——而且他到底在等什么呢？他等的是什么时候有人出了事，他好补他的缺——这念头并不叫人愉快。原說的是由酒店掌柜帮拉尔斯·彼得弄一条大船，然后讓他来管理；至少在拉尔斯·彼得搬到这村落来以前，他以为是如此的。可是显然这是一个极大的誤会。

他四处帮人干些零活，誰病了，他就代替他。“再等上几天吧，”酒店掌柜說。“一切事情都有一个时机！目前你需要的东西都到我鋪子里来拿吧。”那神气好象他是为了占什么更大的便宜才把拉尔斯·彼得的事拖延着似的。

最后春天来了，报告它来到的是猛烈的风暴和沿海岸一带出的許多事故。一天早晨，拉尔斯·云生的船进了港，船主人牺牲了——一道巨浪把他从船上卷走了。

“你最好立刻就去找酒店掌柜去，”他的两个伙伴告訴拉尔斯·彼得說。

“可是，去找拉尔斯·云生的寡妇是不是更合适些？”拉尔斯·彼得問道。“說起来，现在这股子到底是她的呀。”

“我們不願意牵涉到这事情里去，”他們謹慎的說。“你要找誰，就找誰。不过要是你屋里存得有錢，你还是把它放到銀行里——那小屋容易着火。”他們話里有話的彼此望望，然后轉身走了。

拉尔斯·彼得翻来复去的想了一陣——难道事情的关鍵在这里？他拿了他拍卖得的、存着盖房子的两千克郎，走到酒店掌柜面

前。

"你願意代我保管一笔錢嗎？"他低声說。"听人家說，你是我們这兒的儲蓄銀行。"

酒店掌柜把錢数了，鎖在他的写字桌里。"你大概要张收据吧？"他說。

"不，这实在沒有多大关系，"拉尔斯・彼得慢吞吞的說。他心里倒是想要一张字据，但是不願意坚持。那会使人觉得他对他不放心。

酒店掌柜拉下了他的桌板——那声音在拉尔斯・彼得听来，象是一鏟土扔到棺材上。"我們不妨把这笔錢看作船股的押金，"他說，"我在想，你也許願意买拉尔斯・云生的股份。"

"我是不是应該和拉尔斯・云生的寡妇接洽这事情，而不是和你接洽？"拉尔斯・彼得說。"那股份是她的。"

酒店掌柜掉过脸来看他。"我看，村里别人的事情，你好象比我还清楚，"他說。

"不，不过我想事情应該是这样，"拉尔斯・彼得含糊的說。

一走到外面，他聳了聳肩膀。他媽的，和这駝背的矮鬼在一起的时候，人总象是掉了魂似的。他沒有脖子——还有那一顆大脑袋！据說他力气大得象獅子，而且脑筋也灵活。他能叫人家乖乖的听他的指揮，什么事都能依着他。誰也斗不过他的心計。他刚想出了一个对付他的厉害的办法，可是一看到酒店掌柜的脸，所有的念头就立刻飞到了九霄云外。他对这次談判的結果并不滿意，但是他很高兴，終于走了出来。

他走到海滩上，把他做的事情告訴那两个伙伴。他們毫无异議；想到有拉尔斯・彼得作第三个合伙人，他們很乐意：他又高大，又强壮，又是个好人。"现在，你得去找寡妇把事情談妥了，"他們

說。

"怎么，还得和她談嗎？"拉尔斯·彼得叫起来。"天呀！难道买这股份，要付两次的錢嗎？"

"这你得自己去弄清楚，"他們說；"我們不願意牵涉在这里面！"

他去找那个住在村南一所小屋的寡妇。她坐在爐火旁，就着一只黃色的碗吃青豆；眼泪从她的脸頰上淌下来，滴到豆子里。"如今沒有誰来掙錢养我了，"她嗚咽道。

"唉，我怕我已經走錯了一步，"拉尔斯·彼得垂头丧气的說。"我为了买那船股，已經付了酒店掌柜两千块錢，如今我又听說股份是你的。"

"你也沒有法子，"她說，同时好心的望着他。

"那么船股是不是你的呢？"

"約莫十二年前，我的丈夫把它从酒店掌柜手里买了过来，他說，为了这船股，一次一次的不知付了他多少次錢。不过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很难說什么話，她只能由着旁人打发。日子艰难呀，拉尔斯·彼得！如今有誰来照应我？有誰罵了我，再向我賠不是呢？"她又哭起来。

"我們尽量多多的来看望你吧，說到吃喝，我們也会想法子解决的。我不願意叫誰吃亏，尤其不願意叫一个死了当家人的女人吃亏。旁人們应該彼此照顧才是。"

"我知道只要你自己有吃的，决不会讓我挨餓。可你自己也有一家人要养活啊，吃的喝的决不会在这兒砂崗子上长出来。但願不要象俗話說的：'有心无力'。"

"嗳，嗳——一个要飯的应該帮另外一个要飯的。只要一切順利，我們不会忘記你的。可是我走后，你千万要对着我的背影啐三口唾沫。"

"嗳，这我一定办到，"寡妇說，"望你走运。"

如今他有了一个干活的机会了。只要捕魚的运气好一些，一切就都可以称心如意。拉尔斯·云生的老婆沒有在他干这項新营生的时候詛咒他，他很高兴。一个人做事就怕寡妇孤兒的詛咒。

拉尔斯·彼得如今搬进了这村子，便发現情形和他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他可以毫不費力的想到許多比这兒更好的安身之处来。这兒整个村子都穷得要命，而且誰也不图上进。漁夫們出海去，是因为不得不去。他們一有推托，便賴在家里。"我們卖力不卖力，都是一样的穷，"他們說。

"怎么，掙来的錢上哪兒去了？"拉尔斯·彼得起初不相信的笑着問。

"你自己很快就会明白的！"他們回答道，不久他果然开始明白了。

他們出去干活的时候，总显得不情願，这并不奇怪。酒店掌柜支配着一切。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在必要的时候，出錢修理船只，而且供給所有新的工具。他小心的不讓人挨餓受冻，还开了一家鋪子，供应一切的必需品——不要現錢。不用說，一切都記在賬上，但是他們中間誰也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不过他們不在乎这个，只顧买下去，直到对他們暫不賒賬的时候为止。另一方面，也得替酒店掌柜說句公道話，如果哪一所小屋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就会插手进去帮忙。

这就是他們甘心忍受眼前的境况，甚至看来还很满足的原因——他們沒有責任。他們带着捕来的魚上岸来的时候，酒店掌柜便接过去，給他們一点他認为数目很合适的錢——剛够他們零花的。其余的錢用来付了他們的欠賬——他說。他从不送賬单給人

家。"我們还是不要来这一套，"他笑一笑說，"能付多少就付多少。"所有的人大概全都欠他的錢；这些錢要一只大荷包才装得下哩。

他們沒有多少錢花。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什么开支。要是他們的工具坏了，或者在大海上丢了，酒店掌柜就供給他們新的，日用必需品只要到鋪子里去取。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生活，拉尔斯·彼得心里想；然而不知怎么的，它也很吸引人。人在自立的时候，要照顧一家生活的需要实在不容易，因此讓旁人負起所有的責任来，自己象領养老金的人一般的过日子，是很能打动人的。

然而这样的生活不給人留下上进的余地。除了絕对必需的工作以外，拉尔斯·彼得想劝他的伙伴再多做一些就很难了。一个人出力使劲有什么用？他們走起路来似醒非醒，作事沒有精神。那些不在酒店里喝酒玩紙牌消磨时光的人就干别的坏事；家庭生活哪兒也看不到。

拉尔斯·彼得盼望着和他的同行們聚在一起，談論当天的大事，学些新的东西。許多漁夫在年青的时候曾經在商船上或者海軍里服务过，到过国外，而有些在别的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他和大家。可是他們談的尽是邻居的瑣事——而且总有酒店掌柜在內。他象一堵拦住了大家的石墙。他家的屋頂——那是一所坐落在海岸边的坚固的房子，包括酒店，农庄和鋪子——老远就看得見，任何人要說什么或者干什么之前，总不由自主的先望它一眼。一說到他，所有的談論都打住了。

誰对他也沒有多少好話可說。他們的全部收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都归到他的荷包里去了——有人花在酒店里，另外一些人願意支取食物——所有的人都在暗地里咒駡他。

唔，那是他們的事。到头来，人都是憑着自己的聪明或是愚蠢，而得到不同的待遇的。拉尔斯·彼得不想墮落到旁人那种地

步，被人当作不会講話的畜牲看待。他的本分是不讓孩子們短什么，使他們能过象样的生活。

第十章　新世界

狄蒂站在厨房里，切着一厚片一厚片的面包，塗上脂油給三个飢餓的孩子吃，孩子們站在門口，眼睛急切的望着狄蒂的一举一动。她駡他們：午飯吃了才一点鐘，而現在他們的神气却好象一星期沒吃过东西似的。“先給我，先給我！”他們伸出手叫。这叫她洗不成碗盞，还会吵醒在頂楼上睡午覚的父亲——簡直不象話。全是那大海給了他們这样了不得的胃口。

她越是不許他們作声，他們吵鬧得越凶，还用他們的光脚踢門。他們等不了；誰拿到了一片面包，誰就奔到海灘上去玩耍。他們兴致高极了——几乎是太高了。“你們留心，別讓吃人島上的國王瞧見了你們，”她把头伸到門外，对着他們的背影叫喊，可是他們旣沒有听見，也沒有看到。

她走出去站着，望着他們的后影，他們正往前跑，揚起一陣陣的砂子。啊呀，鮑符尔不小心讓塗了油的面包掉到了砂里——但是他又撿起它来，向前奔，一边跑，一边吃着。“这下子倒可以把他的肚子洗洗乾凈，”狄蒂一个人笑着說。他們眞是发了瘋，完完全全发了瘋——扒着砂子，四处飞奔！他們从来沒有这样过。

她自己对这种变化也很高兴。虽然即使有机会，她也不能去玩，她的所有的兴致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是这兒有許多很有兴味的东西。所有这些歪歪斜斜、破敗不堪、长滿了青苔的小屋都挤在高高的山崖下面的砂崗上，每一所小屋的四周都有土堆、臭魚堆和

工具，在狄蒂眼里，它們是許多个各各不同的世界，她很想一个个的調查一番。

她生来对大多数的事情都有兴趣，可是她不象克列斯蒂安，不喜欢四处游蕩。克列斯蒂安一刻也不肯安靜；他刚看清这座小山背后有些什么，便又走到那一座小山上去了。他老想看到比地平綫还远的地方，他的父亲一直在說，照这样子，他說不定能走遍全世界，因为地平綫总是在变換的。拉尔斯·彼得常用这話打趣他；可是这在坐立不安的克列斯蒂安听来，几乎好似神話一般；他說他看到一座新的山头，便要爬到它的頂上去，直到最后他又重新翻身跌落到村子里——正好落在狄蒂的鍋里。他常为了游蕩受罰——但是沒有用。鮑将尔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拆开，看看里面是些什么，再不然就是忙着用鉄鏈釘釘子。他使起他的一双手来，已經和克列斯蒂安差不多灵巧了。只是他做的东西大部分还是在他自己手里毁掉，不过，要是有刷子掉了柄的話，他能很快把它修好。"他把东西拆散，只是为了好修补，"他的父亲說。他的姊姊站在一边，张着大眼睛望他。

狄蒂总是在干什么有用的活，否則她就覚得不痛快。外婆一死，所有她对一些渺茫的事物的兴趣都消失了；她从来不怀疑有什么好事情在前面等着她，它象一顆星星一样，赶走了她的阴暗的童年的辛酸。那事情是什么，她自己并不清楚；但是它一直象一綫光明似的在那兒。这等着她的好事情有一天一定会找到她的。她一心待在家里；外边的世界毫不能吸引她。

她的童年是在邻居稀少而且彼此相隔很远的地方过的。現在她生活在人群中間，感到的乐趣自然更是不同。

狄蒂对她同村的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到这小村来还沒有多少日子，大多数人的底細便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結了婚的人

怎么一起过活，誰和誰是情人。各种情形她一眼便能瞧透——而且它們的內幕她也全都明白；她推斷事情十分敏捷。她的沉悶而又劳苦的生活养成了这种感覚，算是对她經历过的一切的一种酬报。这感覚里面也含有某些惡意——一种針对某些人的报复心理，因为那些人尽管自己沒有什么可以夸耀，却瞧不起这个剝皮鬼。

酒店掌柜租給他們的是一所长长的歪斜的小屋的一头，这屋子坐落在村子中間，正好俯瞰着那小小的海湾。屋里另外还住着两户人家，因此可以称作他們的家的只是两間小房間和一个厨房，拉尔斯·彼得不得不在頂楼上睡。这实在只是所棚屋，一般人喚做"收容所"的，但是这是唯一可以租到的地方，在拉尔斯·彼得盖起自己的房子来以前，他們只好将就着住——他們头上能有个屋頂盖着，这还得謝謝酒店掌柜哩。狄蒂对这小屋并不滿意——它的地板已經烂了，在她擦洗之后老是不乾。它不比"鵠窝"好——然而地方却小多了。她把希望寄托在那所要盖的新屋子上。那該是一所真正的屋子，有一个在太阳光下亮得耀眼的紅屋頂，还有一个不会烂的鉄做的水池。

但是，話虽如此，她在这兒还是很快活。

她站在开着的厨房門口洗滌的时候，她的眼睛盯着砂崗，露出貪婪的表情目送着在小路上走过的人。她的小小的头脑猜想着这些人到哪兒去，为的是什么。她只要一听見墙壁后面或者是屋子的那一头有說話声，她便停止工作，紧张的听着。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住在小屋里的其余两家的人老是在忙碌、走动——那位瘸腿的老祖母躺在隔壁的床上，咒駡着生活，那两个双生子直着喉嚨尖声的叫喊，他們的母亲在哪兒，只有上帝知道；漁夫雅可勃和他的女兒則是在小屋的那一头。突然間，就在你站着什么也沒有想的时候，

酒店掌柜从砂崗上走过来了，他模样象一个悪鬼，来探望隔壁那个出嫁了的年青女人；这时候那位老祖母就用她的手拐杖頓着地板，咒駡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来。

村里閑話多得很——講的都是些伤心、丢脸和罪过的事兒；狄蒂自己就能听懂这些故事，常常一直听到結尾。她很快便找出了其中的綫索，哪怕是最最复杂的事情也一样。

如今她的生活好多了：家里要干的活很少、也沒有牲口要照料，因此她的空閑时間就比以前多一些。她已經上完了学，現在她要去听牧师的課了。就連大馬克拉烏斯，开头她还要从厨房窗子里順便照看一下，如今也不用照料了。酒店掌柜不准他們放它到砂崗上吃草，牵它到了自己的农庄上。它一个冬天都在那兒，只是在它替酒店掌柜从海灘上拉海草或运魚回来的时候，他們才看得見它。它在它眼前的家里受到的待遇不好，交給它干的尽是辛苦的差使，这样酒店掌柜自己的牲口就可以省点兒力。狄蒂一想起这事，眼泪就流出来。它成了童話里的載重的牲畜，沒有誰来卫护它，至于它用軟軟的嘴从她的手心里銜面包皮吃，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兒了。

狄蒂去掉了傴背的习慣，同时人大了，身材也长得丰滿起来。她享受着較好的生活，这，再加上孩子們的欢乐，增添了她的幸福。她的头发长了，长得卷在前額上，她的下巴柔潤而又丰滿。她算不得漂亮，但是她的眼睛的确很美——老是很机伶，留心看着有什么好事情要做。她的一双手紅而粗糙——她还不懂得怎么保养它們。

狄蒂在厨房里做完了事，走到堂屋里。她坐到窗下的凳子上，补孩子們的衣服，她一边还能望着海灘上和砂崗上的动静。

海灘上，孩子們在一个劲兒挖砂子，堆砌花园和城堡。往右是

一所干干净净、收拾得很好的小屋，那个渔夫拉斯慕斯·奥尔生正站在屋外对着窗子里直叫喊。他的老婆把他赶了出来——他和他老婆吵嘴的时候，听起来总是很好笑，他象传道士一般，又响又单調的咕噜个不停——叫人听了要打瞌睡。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火气。說不定过不了多久，他的老婆便会走出来，火上加油的和他吵上一頓。

他們俩老是在吵架——而且老是为了他們的女兒。两人都慣着她，每人又都想把她拉攏到自己这一边来——为了这事情他們甚至动武。瑪莎这个下賤东西先是站在这一边，然后又站到那一边——就看哪一边对她好处大。她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力气却大得可以推一輛装满了魚或者用具的手車走过砂崗上的散砂，但是她任性——而且說起自己总是滔滔不絕。她就是一时有了个情人，也总是吵架散伙了事。

那两个老年人都是聋子，又爱到屋子外边来吵嘴——就象他們需要透透空气似的。他們自己以为說話的声气很小，事实上却一直在大声的嚷，弄得全村都知道他們在吵些什么。

狄蒂从窗口可以看到海——它在灼热的阳光下发着閃光，現出淡蓝的顏色，美得很。它活象一个庞然大物，輕輕的爱撫着你——接着却又突然的发起威来！漁船一只挨着一只横在海灘上，象是圈里的牲口。长凳上，两个年老的漁夫在坐着抽烟。

这时候所有村里的孩子象一窝受了惊的蜜蜂一般从海灘奔上来。他們一定是看到了酒店掌柜！他不喜欢孩子們玩耍；他們应該做些有用的事情。他一露面，孩子們就逃走，在他們的想象中，他有着一只毒眼。这伙孩子在砂崗上四下散开，一下子便不見了，好似給大地吞了下去。

随后酒店掌柜拖着厚重的靴子吃力的走来。他的两条长胳臂

垂到膝部。他那一双皮包骨的大手贴在大腿上，他走过那片散砂的时候，看起来象是在爬。他的奇形怪状的身体好象一只风箱，他的头埋在一对宽肩膀中間，浮筒① 似的伸上縮下，他吐一口气，就如同响了一声汽笛，老远都听得見。天哪，他多丑啊！他活象一个蹲着身子的恶鬼，可以随自己的意，摇身一变，要多大就有多大，然后俯視着所有的小屋，寻找它的食物。那张紧閉着的嘴巴大得很，能把一个孩子的头毫不費事的吞下去——說到他的眼睛呀……狄蒂閉上了自己的眼睛，打起顫来。

但是她馬上又张开了眼睛；她一定要弄明白他来为的是什么事，一边留心不讓他瞧見。

这个吃人鬼——孩子們这么叫他，主要是因为他那张大嘴巴——走到拉斯慕斯·奥尔生家門前停住了。“啊，你們俩又吵架了！”他快活的大声說。“又出了什么事啦——我想是为了瑪莎吧？”

拉斯慕斯·奥尔生不言語，磨磨蹭蹭的往海滩走去。他的老婆却不害怕，把一腔怒气发泄到酒店掌柜身上。“这关你什么事？”她叫道。“少管閑事！”酒店掌柜不理她，径自从她身边走过，进了屋。他十有九成是来找瑪莎；她紧跟着他走进去。“你就替自己省点兒心，这兒沒有什么要你来探头探脑的！”她尖声的叫。不久，他又走出来，那女人依旧跟在他后面駡，看着他走过砂崗。

这个漁夫的老婆站着四下里望了望，随即看到了狄蒂，就走过来。她气还沒消，正要找个对象发作下去。“这駝背的畜牲，到处的东张西望！”她仍然压不住她的怒火，尖声的叫，“尽往别人的房間里直闖进去，就象那是他自己的家一般。可这个沒种的老蠢貨却不敢轟他出去，反而溜走了。唉，这兒砂崗上的男子汉真是些好

① 浮在水面上的圓柱形大桶，供船只碇泊之用。

种；凡事都要一个女人来承当，吃喝啦，丢人的事兒啦，件件都落在女人身上！要是我那孩子还活着呀……”她把围裙蒙在头上，哭起来。

“他淹死了嗎？”狄蒂滿腔同情的問。

“我整天想着这事兒；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我这世再也不会有快活日子过了。哭哭啼啼也許是件蠢事，可我实在忍不住——他死得好苦啊。要是他病倒了，上帝不讓他活——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他好端端的，身子挺壮实——是他的叔父要他出去打野鴨啊。我不讓他去，可那孩子要去，不去就吵鬧个不休。‘可是，媽媽，’他說，‘你知道我能使枪；怎么，我每天都在打枪呀。’就这么，他們拿了两枝枪坐船走了，可还沒过十分鐘他就回来了，直挺挺的躺在血泊里。就为这緣故，我看見野鴨就受不住，也吃不下。只要我在窗口一坐，我就看見他們抬着他回来——那光景又到了眼前。我的眼睛就为这緣故坏了，我老是哭；如今我这一輩子算是完了。”

这女人給悲痛压倒了。她的一双手哆嗦着，漫无目的的在桌上摸来摸去。

狄蒂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她。“嘘，嘘，别再哭了，”她說，她用胳臂摟住她，陪她哭起来。“等一下——我去煮杯咖啡。”她漸漸的把她安慰住了。

“你有一双出色的手，”老婆子感激的捏住狄蒂的手說。“它們又紅又粗，那是因为你心地好。”

她們正喝着咖啡的时候，拉尔斯·彼得回来了。他去找过酒店掌柜，去打听他那匹馬照料得怎么样，他悶悶不乐。狄蒂問他有什么事不高兴。

“啊，那匹馬——他們这就要把它断送了，”他难过的說。

漁夫的老婆好心的望着他。“虽說你是在跟别人說話，可我至

少听得见你的声音，"她說。"唉，他原来把你的馬——还有大車也拉走了！名声，錢——还有吃食，什么东西他都用得着！你上那家酒店去嗎？"

"不，我还沒上那兒去过，"拉尔斯·彼得說，"我也不想每天上那兒去。"

"得，坏就坏在这兒，你不爱喝酒，不喝酒的人吃的苦头更大。他喜欢人家把錢花在那酒店里，比花在舖子里要喜欢得多——这是他的一套花样。他要你的錢，这你躲也躲不过。"

"他怎么会在这地方称起霸来的呢？以前并不是这样子的呀，"拉尔斯·彼得說。

"怎么——因为这兒的人都不爭气——至少这村子里的人是这样。要是沒有誰騎在我們头上的話，我們就象沒有主人的狗兒一般到处汪汪的叫，直到找到什么人来欺压我們为止。到那时候我們就舔他的靴子，捧他作我們的主人，这才算心滿意足。在我小的时候，这兒的光景完全不一样，每人都有自己的小屋。但是随后他来了，把什么东西都占了。不用說，这兒以前就有一家酒店，后来他发現不能事事由着自己的意，他便想出所有那些新花样来，什么貴重的漁网啦，改良的打魚办法和漁具啦，还有天知道的什么。他給他們一些新奇的家伙——然后把打来的魚搶了去。如今漁夫們魚打的多了，可这有什么用，全讓他拿走了！我倒想問問你，你住到这兒来为的是什么？"

"附近的人說他对你們打魚人怎么怎么好，我那时候看，那些話也的确說得沒有錯。如今人落到了圈套里，情形看起来就不同了。"

"天呀！你还說怎么怎么好！他左帮忙，右帮忙，一直帮到你身上連件衬衣也沒有穿的才罢休。你等着瞧吧；你也要給拉进火

坑去的——这姑娘要是漂亮得叫他动心的話，也跑不了。眼前他只是拿走你的东西。以后他就来帮你的忙，直到你借的債压得你想上吊才算。那时候他会跟你講上帝和《圣經》怎样怎样。要知道他也会传道——就象魔鬼一样！”

拉尔斯·彼得絕望的发呆。“我听說他和他的老婆常有什么聚会，不过我們从来沒去过；我們不爱理这一套。倒不是因为我們不信上帝，而是我們一直覺得最好是自管自，别去打扰上帝的事。”

“我們也不去，可就是拉斯慕斯爱喝酒——唉，唉，你自己以后也会走这条路的。啊呀，我还不回家去，却坐在这兒瞎胡聊。”她回家去替那沒种的蠢貨預备晚飯去了。

他們一声不响的坐了有几分鐘。随后狄蒂說道：“要是我們搬去的是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就好了。”

“啊，事情从不象說的那么漆黑一团！再說我也不願意丢下我的錢和这一切东西。”拉尔斯·彼得回答。

第十一章 漂亮房子[1]

如今孩子們的周圍尽是人，他們便覺得象是生活在螞蚁窠里一样。白天不断的有事情发生，全是同样的新奇紧张——其中最新奇紧张的是他們对“吃人鬼”的害怕。他們正在漁船堆里捉迷藏，或者跨在漁船机器房的頂上騎馬的时候，他会忽然的出現，他的一双长胳臂在空中抓着，要是你給他抓住了，那就糟糕，常常不光是受些惊吓而已！孩子們說他的气息聞起来象是吃过生肉一样；他

① 按德俄英譯本直譯都是：“美餅屋子”。这里的“美餅”有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意思。姑譯“漂亮房子”。

們并不把他估計得比他的本性好些。他們見了他就逃，一边心扑騰騰的直跳——这給他們的生活平添了不少兴味。

晚上，他們躺在床上靜听着，听到屋子里有声音，这些声音不是他們自家人中間发出来的。接着又听得頂楼上有人穿着袜子走路，这时候他們便眼望着狄蒂。克列斯蒂安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們把头鑽在被窝里，悄悄的講話。那是雅可勃在楼上蹑手蹑脚的走，听他們在說些什么。他常偸偸的走来走去，想在他們的談話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赶走酒店掌柜身上的妖魔的咒語。孩子們为这問題很是苦恼，因为他答应过他們，要是他們发現了那咒語，就給他們半块錢。隔着墻壁，他們可以听到那位老祖母的咳嗽声。她害着水肿病，这病使她外表越来越胖，但是內里却是空的。她咳得象是五脏六腑都咳空了。

她的兒子出了远洋，难得回家来；可是他每次回来，总发現他有一个孩子死了，而他的老婆又有了新的孩子，算是弥补这个損失。她不好好看顧自己的孩子，結果他們都死了。"来得容易，去得容易！"人家笑着說。現在剩下的只有一对双生子，他們躺在那只木制的大搖籃里，日夜的哭叫，用来哄他們的只是一块面包皮。他們的母亲从来不在家。狄蒂照料着他們，不然他們早就死了。

离这兒不远的砂崗上有一所与众不同的小房子。它是孩子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房子；門窗都漆成蓝色；屋梁也不象別人家的那样塗着柏油，而是漆成棕色的；砖是紅色的，嵌着一道蓝条紋。屋子四周的地很整洁，砂子推得很平，水井附近很干燥，也很洁凈。一棵大接骨木树——村子里唯一的一棵树——长在水井旁边。窗檻上放着一盆盆的植物，开着紅的、蓝的花，花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婆向外张望。她戴着一頂白帽子，还有一个长着雪白头发的老头兒。天气好的日子，他总是在屋子四周蹓躂。老太婆偶尔也走到門口，

欣賞他的手艺。“小爸爸，你把这些东西拾掇得多好看啊!”她說。“嗳，那全为了你呀，小媽媽，”他回答道，于是他們你笑我、我笑你的笑起来。随后老头兒捏住了老太婆的手，两人顫巍巍的往那棵接骨木树走去，象一对孩子似的在树蔭里坐下来。可是过不了多久她又要回到她的窗子后去，人家說她有好多年沒有走到那口水井外边来过。

这对老年夫妇只管彼此厮守着，不和村里旁人来往，不过拉尔斯·彼得的孩子走过的时候，老太婆总是往外瞧着，点头微笑。孩子們每天都要找上一些理由在这屋子門前走几次；这个小小的漂亮的地方和这两位老人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他們。他們屋子的那种整齐清洁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清清楚楚的看得出来；村里沒有誰不說他們好的。

孩子們在自伙兒中間管这屋子叫“漂亮房子”，他們幻想着那里面一定有許多好玩的东西。一天，他們三个手牵着手走上前去打門。老头兒开了門。“有什么事，孩子們?”他和善的問，然而却挡住了門。哦，他們有什么事——他們中間誰也不知道。他們就这么张口結舌的站在那兒。

“讓他們进来吧，爸爸，”有一个声音說。“那么进来吧，孩子們。”他們走进了一間聞得到花香和苹果香的房間里。天花板啦，屋梁啦，墙壁啦，全是油漆过的，全都发着光；地板漆成白色，桌子擦得那么亮，連窗子都照得見。一头猫躺在一张垫得軟軟的安乐椅里睡觉。

孩子們被領到窗下坐下来，每人手里端着一盘果汁冻。桌上鋪上了一块防水布，防他們潑翻什么东西。这对年老的夫妇着急的围着他們团团的轉；他們的眼睛放光，对这次意外的訪問很高兴，但是他們又为他們的家具担心。他們不习慣和孩子作伴，而飽符

尔的那种举动几乎吓得他們魂灵都出了窍。他用一双小手捧起盘子，差点兒把盘里的东西倒翻，他嚷着："还要土豆！"他以为盘里的是果子酱。幸而有他的姊姊喂着他吃完，事情才算愉快的結束。克列斯蒂安两三匙就把他的一份吃了个干凈，他站在門边，准备往海滩上奔去——他早又在盼望着什么新鮮事兒了。两位老人給他們每人一个紅苹果，客客气气的送他們到門口；这对老夫妇已經累了。鮑符尔把自己的脸頰貼在老太婆的裙子上。"我喜欢你！"他說。

"上帝保佑你，孩子！你听見他說的話沒有，爸爸？"她点着她的衰老的头顱說。

克列斯蒂安覚得他也該表示一下他的謝意才对。"如果你們要人跑腿的話，只要告訴我好了，"他揚起了头說。"我跑得才快哩。"为了表示他的腿有多能干，他順着小路奔起来。他奔了一小截，又得意揚揚的回过了身子。"就象这么快，"他高声叫道。

"好，謝謝你，我們会記得的。"两位老人点着头說。

这次小小的拜訪成了他們之間愉快的交往的开端。这两位老人喜欢这些孩子，甚至在他們走过的时候，喊他們进来，耐心的容忍着他們笨拙的举动。这不是說允許他們四处乱蹦乱跳——他們可以在砂崗上这么干。老头兒常是給他們講一个故事，或者拿出他的横笛来吹給他們听。孩子們回到家里，眼里发着光彩，比平时安靜得多，他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講給狄蒂听了。

第二天，狄蒂来回的思量着她怎样为两位老人效点兒劳，报答他們对孩子的一番好意。由于她想不出什么，她便把她的打算告訴了克列斯蒂安。他挺有办法。

漁夫們把打来的魚交給酒店掌柜之前，照例总藏起一些，一天，狄蒂挑了一尾又美又肥的鰈魚，叫克列斯蒂安拿去送給那对老夫妇。"不过不能讓他們知道这魚是我們送的，"她說。"他們要睡午

觉，那时候你可以容容易易的不讓他們瞧見就把魚留在那兒。”克列斯蒂安把魚放在接骨木树下的那张小凳子上；可是后来他偷偷的走过去，看魚是不是已經拿进去的时候，猫兒已經把它吃了——只剩下了尾巴和鰭。狄蒂狠狠的駡了他一頓。克列斯蒂安不得不重新动起腦筋来。

“爸爸可以去把克拉烏斯牵来，到星期日請他們坐車出去玩，”他說。“他們从来不上哪兒去——他們的腿老得走不动了。”

“你好蠢！——我們如今和克拉烏斯毫不相干了，”狄蒂厉声說。

啊，她现在有了主意了！她可以每天晚上去替他們把那所小屋子擦洗一番；那个老婆子每天早上不得不跪在地板上擦洗。要她干这活眞是罪过。等到两位老人上床以后——他們总是很早就休息——狄蒂拿了一桶水和一把刷子，胸巾里兜了一些砂子，偷偷的走了去。克列斯蒂安站在家門外等她。狄蒂不許他一块兒去，怕惊动那对老夫妇——他吵鬧得那么厉害。

“他們早上下楼来，看見一切都那么干淨的时候，你想他們会說些什么？”他一边叫，一边蹺着这条腿跳几步，又蹺着那条腿跳几步。他倒很想通宵不睡，好看看他們惊奇的样子。

孩子們下一次到两位老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老头兒給他們講了一个故事，是說有一位小小的仙女每天晚上来擦洗又擦洗，不讓他的小媽媽辛苦。这时候克列斯蒂安笑起来——他才知道得清楚哩。

“那是狄蒂呀！”他脫口說出来。話一出口他就急忙用手捂住嘴，可是已經来不及了。

“但是狄蒂并不是仙女呀！”小妹妹爱尔茜很生气的叫道。他們三个人全笑她，直笑得她哭了起来，最后不得不用一块点心把她

哄住。

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正巧遇見了約翰斯叔叔，他正在找他們的家。他穿着得十分漂亮，象是一个有錢的买卖人。拉尔斯·彼得看到他很高兴。自从上次在"鵠窝"不欢而散以后，他們一直沒有見过面，如今是一切都忘記了。拉尔斯·彼得也听到过一些关于約翰斯的消息——他总是叫人有許多閑話說。两兄弟拉了拉手，就象他們之間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似的。"坐下来，吃点兒东西吧，"拉尔斯·彼得說。"今天我們吃煮鱈魚。"

"謝謝，不过一会兒我还要到酒店去吃飯；我們几个买卖人要在那兒聚会。"

"那大概是个宴会吧？"拉尔斯·彼得眼里放出光来；他自己从沒有参加过宴会。

"嗯，可不是——那兒的人办事挺有气派。那个酒店掌柜，人很不錯。"

"有人这么想，也有人不这么想。这全看你怎么看他了。你最好还是別告訴他們你是我的弟弟——你在这兒有一家穷亲屬，說出来对你并不体面。"

約翰斯笑起来："我早告訴酒店掌柜了——他把你說得很好。他說你是他的最好的漁夫。"

"真的嗎，他是这么說嗎？"拉尔斯·彼得得意得脸都紅了。

"就是要計較点兒，他說。你認为鱈魚[①]也会講道理。"

"唔，这——他說这話是什么意思？多无聊！鱈魚自然不会講道理罗！"

"我不知道。不过他是个聪明人——他說不定还是个有学問的

---

① 丹麦語的 torsk 是"傻瓜"的意思，但也可作"鱈魚"講，約翰斯說的是"傻瓜"，拉尔斯·彼得是漁夫，就理解为"鱈魚"了。

人哩。”

“我听說你混得不賴，”拉尔斯·彼得換了个話題說。“你快要跟一个农夫的女兒訂婚了，这是眞的嗎？”

約翰斯笑了笑，摸摸他的已經冒出一些髭鬚的女人一样的嘴巴。“閑話是有一些，”他只說了这一句。

“但願你能保得住她——不要象我那么的倒霉。我以前有个情人，也是农夫的女兒，可是我們还沒結婚，她就死了。”

“这是眞的嗎，爸爸？”狄蒂叫起来，她为她爸爸的身分覚得驕傲。

“孩子，你覚得他怎样？”拉尔斯·彼得在他弟弟走后問道。“发迹了，是不是？”

“啊，他看来很有气派，”狄蒂承認了这点。“不过我还是不喜欢他。”

“你也太难了，”拉尔斯·彼得很不高兴。“看来旁人都喜欢他。他会攀上一門好亲事的。”

“哦，这倒說不定。那是因为他长着一头黑头发——我們女人就愛这个。不过我并不覚得他人好。”

第十二章　日常煩恼

快到圣誕节了，他們来到这村子里已經有两个月。一天，拉尔斯·彼得发了疯，居然和酒店掌柜吵起来。他并沒有喝醉，而一个清醒的人对酒店掌柜說出了他心里想說的話，这是从沒听見过的事。不过大家都說他蠢透了，他自己也承認。

事情的起因是那匹馬。拉尔斯·彼得看不慣它替别人干活，

他想起它干得那么辛苦，心就象有刀子扎着一样。再說，尽管酒店掌柜答应他这样那样，他却閑着沒事，这也叫他生气，此外还有許多旁的原因。一天，他說克拉烏斯应該回家来，他好重新赶車出門走走。他就上那农庄去要他的馬。

“行，行！”酒店掌柜跟着他出来，叫人把馬套好。“你的馬，大車跟車上的一切全在这兒——另外还有你的东西沒有？”

拉尔斯·彼得覚得有些意外。他料想酒店掌柜不会答应，可是，眼前他那样子挺和气，簡直是在奉承他。“我想买点兒东西装回家去。”他有点泄气的說。

“行，行，拉尔斯·彼得·韓生，”酒店掌柜說，他搶在他前头走进鋪子，把拉尔斯·彼得要买的东西都秤了給他，提醒他該买这样那样，然后把东西堆成一堆，放在柜台上。“你买了做圣誕蛋糕用的葡萄干沒有？”他問。“狄蒂总是自己做蛋糕的。”他知道每个人的底細，因此帮起他們忙来很周到体贴。

拉尔斯·彼得正要把东西拿出去装上車的时候，他笑容滿面的說，“一共是——讓我算一算，你上次欠我多少？”

“我打算挂一下賬——等我收清了拍卖的賬再說！”

“哦，这我怕不成。你这人我还一点兒不清楚。”

“噢，原来你是要在这上面为难我，出你的气。”拉尔斯·彼得冒火了。

“为难你，出我的气？完全沒有那意思。不过，我在相信一个人之前，先要弄清楚我是在跟什么样人打交道。”

“啊，好！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看就知道！”拉尔斯·彼得叫着，冲出去。

酒店掌柜跟着他出来，走到大車前。“有朝一日，你对我的看法会不同的，”他温和的說，“那时候，我們再好好談談。现在先别放

在心上。不过还有一件事——你从哪兒找东西来喂馬呢？”

“我自有办法，”拉尔斯·彼得干脆的回答。

“唔，那么馬棚呢？如今天气冷啦。”

“我們自个兒会张罗。不用你操心。”

拉尔斯·彼得倔强的赶着車往前走。他明知道沒有酒店掌柜帮忙，自己既找不到东西喂馬，也沒有地方养它。两三天以后，他叫克列斯蒂安赶了馬和大車，送它們回农庄去。

他就来过这么一次，如今他学乖了——至少是謹愼多了。偶尔他有了出門的欲望，想和大馬克拉烏斯在大路走上一天，他便客气的向酒店掌柜商借，酒店掌柜也就借給他。在那种时候，他和那馬活象一对难得見面的情人。

然而他并不比以前聪明。他依然弄不淸酒店掌柜是怎么回事——他肯照顧别人，可又要騎在他們头上。

他也同样不大了解他的合伙人以及其他的人。他一生都在乡間度过，那兒的人全都自己管自己，他呢，偏偏常常想跟人来往。从冷冷淸淸的“鵲窝”看来，人家一戶挨一戶的住着，显得很舒服；他們可以偶尔給人帮一下忙，还可以彼此聊上一陣。然而在这兒一个人又有什么快活呢？他們勉勉强强的干活，把責任和麻煩都推給别人，自己到手的錢只够当天半飢半飽的吃飯，却讓另一个人把他們掙来的錢拿走。那个奇形怪状的恶鬼伸出一双长手，把什么都搜括了去，却誰也不敢哼一声，眞是怪事。他一定有什么广大神通，把这些人都制服了。

拉尔斯·彼得再也不想反抗了，他要沉住气。在他快要发作的时候，他只要想一想天天出現在他眼前的漁夫雅可勃就行了，誰都知道雅可勃是怎样落到現在这种半死不活的地步的。以前他自己有一条大船，也曾雇人帮他干活，因此他自以为不須向酒店掌柜

低头。可是經过酒店掌柜一番摆布，他終于变得懂事了。他不买他的魚，他們只得把魚装到别处去卖，然而这条路子也給他堵死了。他們在村里买不到貨物和用具——大家象躲痲疯病人似的躲他們，沒有誰敢帮他們的忙。接着，他的合伙人也掉过头来反对他，埋怨他害得他們倒霉。他想卖掉他的家产，搬到别处去，但是酒店掌柜不买他的，旁人又不敢买；他不得不留下来——学着低头忍气。虽說那条船和用具是他的，可是他得問酒店掌柜去租。这对他的打击太沉重了，弄得他失去了理性。如今，他疯疯癲癲，到处找一句咒語，要咒死这个酒店掌柜；有时他拿了一枝枪走来走去，說是要打死他。可是酒店掌柜只是笑笑。

狄蒂常和村里的女人閑談。她們全說酒店掌柜长得有一只毒眼。他老在她的头脑里，无时无刻的不叫她心惊肉跳。她一見到他在砂崗上，便几乎要叫出声来。拉尔斯·彼得竭力的开导她，要她去掉这种害怕。

一天早上，小鮑符尔从海滩上回到家里，身子覺得不舒服。他[illegible]病，头痛，一忽兒发热，一忽兒发冷。狄蒂替他脫了衣服，送他上床；然后把在頂楼上睡覺的父亲叫下来。

拉尔斯·彼得急忙下来。他整夜都在海上，因此走路踉踉蹌蹌。

“怎么啦，鮑符尔，小乖乖，是肚子痛嗎？”他手按着孩子的額头問。孩子的額头滚烫，两太阳穴咚咚的跳。他把头掉开了。

“看样子病很重，”拉尔斯·彼得在床沿上坐下来說，“他連我們也認不得了。这病来得眞快，今天早上他还是好好的。”

“他来到家里才几分鐘——他脸色发青，身上发冷，如今却又烧得滚烫。你听他喘气的声音。”

他們坐在床沿上，默默的望着他。拉尔斯·彼得握着他的小

手。小手烏黑，手指又短又粗，指甲几乎磨到了肉里。这小家伙，从来不肯讓自己閑着，随时都准备着干什么；他一睁眼，人就清醒了。眼前他却躺着，喘着气。那样子看了叫人难过！这病重嗎？是不是这伙孩子又要遭难了？落在他头一伙孩子身上的禍事，他算是摆脫了——然而如今他有的几个孩子再也經不得这样糟蹋了！要是他們再出事，他还活着干什么呢——一切都完了。他如今明白了是他們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使他捱过了苏丽妮的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是孩子們給了他力量来打发每一个新的日子。在快快活活的孩子們面前，所有他的破灭了的希望，所有他的挫折都消逝了；这也許就是他一直紧紧的厮守着他們的原因。

鮑符尔忽然跳起来，想要下床。"鮑符尔做个游戏，做个游戏！"他一遍一遍的說。

"他要出去玩，"狄蒂迟迟疑疑的眼望着她父亲說。

"那么說不定他已經好些了，"拉尔斯·彼得高兴的叫出声来。"他要出去，就讓他去吧。"

狄蒂替他穿好衣服，但是，他身子軟得象一朵枯萎了的花，她又送他上床。

"我要不要去請拉尔斯·云生的寡妇来？"她問道。"她会治好多病症。"

不——拉尔斯·彼得認为不要去找她。他宁可去請一位地道的医生来。"克列斯蒂安从学校一回到家里，就可以赶到酒店去借馬，"他說。"孩子害病，他們不好意思不借。"

克列斯蒂安回来的时候，沒有馬，也沒有大車，倒是酒店掌柜紧跟在他后头来了。他照例門也不敲走进来。

"听說你的小孩子病了，"他好心的說。"我想应該来看看你們，安慰你一两句。我带来一瓶药水，隔半小时，給他吃一次；配这药

的时候念过祷告，所以怎么样也不会对他有害处。把他裹得好好的，讓他睡。”他身子俯在床上，听孩子的呼吸。鮑符尔害怕得眼光发直。

“你最好是离床远些，”拉尔斯·彼得說。“你难道看不出来这孩子怕你嗎？”他的声音由于勉强按捺住的怒气打着抖。

“好多人都是这样，”酒店掌柜一面从床边走开，一面和和气气的說。“可我一样的活着，并且日子过得挺兴旺——同时我尽量的尽我的責任。唔，我自己安慰自己的想，有一天，上帝会賞我些什么的。拉尔斯·彼得，一个人見誰害怕，这說不定对他沒有什么不好！不过，这都不說了，馬上給他喝这药水吧。”

“我宁可去請个医生来，”他勉强的給孩子喝了药水，說。他真想把瓶子扔到窗外去——把酒店掌柜也一起扔出去。

“啊，这下我明白了，不过，我想还是先和你談談。医生有什么用处？只是花錢罢了，他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穷人应該懂得怎么省錢。”

“唉，那是自然罗，人穷了，就得听天由命！”拉尔斯·彼得气憤憤的苦笑說。

“我們酒店里的人从来不請医生。我們把自己的命交托給上帝。要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那也——”

“在我看来，有好多事情压根兒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在这地方也是一样，”拉尔斯·彼得不服气的說。

“不过，我还是要告訴你，就是在这小村子里，沒有上帝的旨意，連一条最小的鰻魚你也休想捉到。”酒店掌柜的声音很恳切，听起来就跟《圣經》上說的一模一样，然而他的眼睛里有一股神气，仍然叫拉尔斯·彼得覚得不舒服，因此这位討厌的客人告辞出来，在砂崗上消失了踪影以后，他不由得松一口气。

狄蒂从她躲着的顶楼上下来。“你躲这个駝背干什么？”拉尔斯·彼得嚷道。他正要找人发泄一下怒气。狄蒂脸紅了，她扭过头去。

不一会，有人在墙壁上打了一下，是他們的瘸腿的邻居。她家的媳妇正在家里，手抱着那对双生子坐着。

“我听得他在你們家里，”那老的說——“他的响亮的說話声透过了墙壁。你們要留心他呀！”

“他心挺好，”狄蒂支吾其辞的說。“他跟爸爸說話挺和善，还給小鮑符尔带东西来。”

“原来他带了东西来——是藥水嗎？赶快把它倒在水沟里。那东西在水沟里害不了人。”

“可是鮑符尔已經喝了一点。”

老太婆双手一拍。“天哪！天哪！可怜的孩子！”她哀怜的說。“他說过什么要死的話沒有？这兒村里的人說每户人家都欠着他一条命！他有沒有說他会舍給你們一口棺材？他什么事都管——出了什么乱子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好心、乐意帮忙。唉，他这次要行行好——那孩子說不定能活过来。”

狄蒂禁不住哭了；她覺得要是小鮑符尔死活要由酒店掌柜作主，事情就不妙。他正为了他們沒有送孩子們上主日学校在着恼——說不定他正是在报复哩。

然而沒有几天，鮑符尔病好了，他和往常一样的活潑，跑来跑去，一刻也不肯安静，总是弄到玩着玩着，忽然間睡着了为止。拉尔斯·彼得又变得高兴起来，来来去去，哼着小調。狄蒂一边洗东西，一边唱歌，她的一对充滿了母亲的慈爱的眼睛望着这孩子的动作。但是为了妥当起見，她送孩子們上了主日学校。

第十三章　狄蒂要受坚信礼了[1]

这年秋天，狄蒂要受坚信礼了。可是她发现要象牧师希望的那样，学好所有的贊美詩和《圣經》的章节，实在太难了。她騰不出时間来学习，她的小小的头脑受的訓練也跟这死背書的路子完全不同；等到她料理完了家务、拿出《教理問答》来念的时候，她怎么也記不住。

一天，她哭着从預习班回家来。牧师說她比别人差得太远，要等下一回受坚信礼；他負不了保举她的責任。她一下落入絕望的深渊里，因为大家認为留班是件丢人的事。

“唔，——看样子我們的麻煩簡直沒有个完，”拉尔斯·彼得恨恨的駡起来。“象我們这样的人，他們愛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我想能讓我們活下来，就算是大恩大德了。”

“我和别人懂的一样多，这不公道，”狄蒂嗚咽着說。

“哼——公道？哪兒来的公道？要是說你連《教理問答》一句也不懂的話，我倒想看看那位准备得比你好，可以去見上帝的姑娘。你不用費力就能担当替他[2]管家的职务；要是他看不見别人照管他的小天使都不及你照管得好的話，他一定是瞎了眼。不过，話說回来，我們孝敬牧师自然不够，这些魔鬼全都是这样，天堂的鑰匙又偏偏在他們手里！哦，这一回还不是这样！可我們也不見得就为这事兒上吊。”

---

① 在丹麦，每一个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孩子都必須經过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考試，考試及格，由牧师发給証書，这就是受坚信礼。沒有这証書，孩子就不能繼續求学或学手艺。

② 指上帝。

可是狄蒂不听他那一套道理。"我一定要受坚信礼，"她吵着說。"我决不再从头学起，天天受人耻笑。"

"只要我們給牧师一点兒油水就成！"拉尔斯·彼得沉思說。"不过，这要花不少錢。"

"找酒店掌柜去——他有办法。"

"嗳，这——不用說，只要他高兴，沒有什么事他办不了的。不过，我跟他不大好說話。"

"这沒关系。不管喜欢不喜欢，他看待誰都是一样。"

拉尔斯·彼得不大乐意；他討厌去向酒店掌柜求情；可是，为了孩子，他不得不去。想不到，酒店掌柜对他挺和气。"我一定去跟牧师說，要他把这事办到，"他說。"过些日子，你可以叫你姑娘上这兒来；女孩子們受坚信礼，照例由'吃人鬼'的太太供給衣服，这是村里的規矩。"他咧开大嘴笑着。拉尔斯·彼得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就这样，狄蒂終于受了坚信礼。她有整整一星期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外衣，她的头发梳成一根細細的发辮垂在背后。在教堂里的时候，她哭了；是由于觉得自己长大成人，快活得哭了呢，还是因为規矩如此，这很难說。不过，在随后的一星期中，她觉得很痛快，拉尔斯·云生的寡妇来代她干活，她自己则去拜訪人家，接受人家的祝賀。一伙羡慕她的女孩子跟在她后面，村里的小女孩子赶出来对她叫："喂，給我們一个小錢！"拉尔斯·彼得只得把他所能收集到的小錢一起給他們。

这星期过去以后，她又回去干她老一套的活。狄蒂发觉自己好几年来一直就是个大人；她如今干的活不比以前重，也不比以前輕。她不久就习惯了她的新地位；当有人請他們出門作客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她的毛綫活兒，和大人們坐在一起。

“你不和那伙年青人一块兒去玩玩么？”拉尔斯·彼得常說。“他們今晚上在草坪上玩。”她去了，但是过不了多久，便回来了。

拉尔斯·彼得漸漸的过惯了村里的生活；至少是他牢騷发得少了，只有在上小酒店去，喝得有点兒醉醺醺的时候，他才嘟噥几句。他对他的家不再象从前那么照管得周到了；狄蒂每次短什么的时候，总是得开口問他要——而且常常要不止开一次口。拉尔斯·彼得已經不是“鵲窝”时候的老样子了，那时候他常說，“哦，日子过得怎么样，狄蒂，你要的全有了嗎？”如今他在鋪子里可以賒賬，就什么也不放在心上。狄蒂責备他，他就回答：“嗯，管它呢，如今是从来也見不着一个子兒，只有听天由命了。”

酒店掌柜叫人覚得稀奇的是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只要拉尔斯·彼得还剩下一个子兒，酒店掌柜就不願意賒賬給他，而且挂新賬之前，还要他付清旧欠。就这样，他把他的一百块錢的鈔票一张又一张的收了去，到圣誕节，終于什么也沒有剩下了。

“哪！”拉尔斯·彼得在送掉最后一张鈔票的时候說，“那是‘鵲窝’卖得的最后一张鈔票。这下我耳边大概可以清靜了！他也可以把我当作村里其他的人一般看待了——要不然，我真不知吃的喝的会从哪兒来。”

然而酒店掌柜的想法却不一样。不管孩子們拿了籃子和購貨单去了多少次，他們总是空着一双手回来。“他大概还以为能从我們身上榨出点什么来。”拉尔斯·彼得說。

这光景眞是凄凉。狄蒂早已暗自許下了心願，他們这次要痛痛快快的过一个圣誕节；她要了做蛋糕的面粉和旁的材料，还要了一块猪肉，打算在肉里塡了东西，把它当鵝一样烤。可是眼前她两手空空；所有她的美滿的計划都成了泡影。頂楼上放着孩子們从庄园里弄来的那棵圣誕树；如今沒有蜡烛，沒有装飾，它又有什么

用呢？

"不要紧，"拉尔斯·彼得說，"我們这一关也捱得过去。我們有魚和土豆，餓不了肚子！"可是孩子們却哭了。

狄蒂尽量的在沒办法中想办法，她到海滩去，弄回一对給漁网网住的野鴨；她把它們收拾干淨，煮好——这样他們的圣誕节晚餐算是有了着落。圣誕树上挂了几只紅苹果——那是住在"漂亮房子"里的老夫妇以前多次給她的，她因为它們那么好看，舍不得吃。"我們把灯籠放在树頂上，这么着，看起来就很美了，"她告訴孩子們說。她还向人家借了点咖啡和白兰地酒——她的父亲总得喝点圣誕酒应应景兒才是。

她擦洗了一整天，讓一切东西出落得尽量好看些；这时候她走到厨房里，生起火。拉尔斯·彼得和孩子們在昏暗的堂屋里——她听得見她的父亲在講他兒时的故事。狄蒂哼着小調兒，对一切都很滿意。

突然間她尖声叫喊起来。厨房門的上半截推开了。衬着黃昏的天空，她看見一个畸形怪状的人——一个鬼怪——的脑袋和肩膀，他正举着一个籃子，打門上送进来。"这是給你們的一点小意思，"他喘着气說，一边伸进长胳膊来，把籃子放到厨房桌上一推。"祝你們过一个快乐的圣誕节！"說完他就走了。

他們在桌上打开籃子。凡是他們要过的东西，那里面都有，外加許多别的他們常常想要而又做梦也不敢要的东西：一份印得有故事的日历，一磅做菜用的巧克力，一瓶陈年的法国酒。"这眞和上帝一模一样，"狄蒂說，她的头脑里还留着几句牧师教导的話。"他总是在最最黑暗的时光来帮人的忙。"

"嘿，酒店掌柜是个古怪人，那时候我們苦苦哀求，要他賒些东西，結果只是碰了几个釘子；不料接着他又什么东西都亲自送来！

我怕他是在出什么花样。嗯，不管是什么花样——这些东西吃起来味道还是一样的好！”拉尔斯·彼得絲毫也沒有为这包礼物所感动。

不管是什么花样——至少这花样并沒有一过圣誕节就完了。他們不断的从鋪子里赊到貨物。酒店掌柜常常把一些他認为是多余的东西从单子上划去，但是孩子們却从沒有空着籃子回来过。狄蒂仍然以为这是天意，可是拉尔斯·彼得对这事情却有比較清醒的看法。

“去他媽的，我們在替他干活的时候，他不能讓我們餓死，”他說。“你要明白，这家伙知道他再也从我們身上榨不出什么来了，他的鼻子很尖，确是很尖。”

这解释并不完全叫人滿意——就連拉尔斯·彼得自己也觉得不滿意。酒店掌柜为人的有些方面，不是单用錢能解释得了的。他一心想支配別人，为了办到这一点，他一点也不爱惜自己。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他的脑子里盘算着每一戶人家的事情，他知道他們比他們自己知道得还清楚，而且总要插上一手。事情讓他摸了底，有好处，也有坏处；沒有人能料到他什么时候要上自己这兒来。

拉尔斯·彼得不久又在另一方面体会到了他那父亲般的关心。一天，酒店掌柜装作不在意的說：“你的姑娘挺大了，拉尔斯·彼得；她不久該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多少年来她就一直自己养活着自己，实在还不止养活她自己哩！”拉尔斯·彼得回答道。“沒有她，我真不知道怎么过。”

酒店掌柜自管自的走了，可是又有一次，拉尔斯·彼得正在屋子外面劈木柴，他又走来，接着上次打断了的話头說下去。“我不爱看受了坚信礼的孩子到处閑逛，”他說。“她們离家越早，懂得怎样照应自己就越快。”

“穷人是在家也好，出外帮人也好，学这門道反正够快的，”拉尔斯·彼得回答道。“没有我們这位小管家，我們就过不了日子。”

“小山农庄的人想要狄蒂五月間上他們那兒去——那是个好地方。我正在盘算，拉尔斯·云生的寡妇可以来替你們管家；她是个能干人，眼前又沒有事做。你就是娶了她也不錯呀。”

“我有一个老婆，已經心滿意足了，”拉尔斯·彼得回答得很干脆。

“可是她在牢里——你要是不願意，就用不着死守着她。”

“嗳，这話我听見过，不过苏丽妮出了牢，总得有个去处呀。”

“唔，这是你自己的良心問題，拉尔斯·彼得。不过《圣經》上沒有說你要跟一个杀人的女犯住在一块兒。我要說的是拉尔斯·云生的老婆现在占着整整一所房子。”

“这么說，我們可以搬到她那兒去住嗎？”拉尔斯·彼得兴冲冲的說。“在这兒住久了可真不怎么痛快。”自己盖房子的事，他早已断念了。

“要是你娶她的話，那房子就算是你的了。”

“我告訴你，我要守着苏丽妮，”拉尔斯·彼得把斧子重重的一下劈在木砧上，吼道。“現在你該明白了。”

酒店掌柜走了，他走得和来时一般的安詳、和善。漁夫雅可勃站在屋子后边，用枪瞄准了他；那枪装的是盐粒，他就等着那咒語好开枪。酒店掌柜走过他身边的时候，眼望着他說，“唔，你今天又拿着枪出来了嗎？”雅可勃磨磨蹭蹭的讓开了路。

酒店掌柜的新的吩咐叫这所小屋子里的人好不伤心。那情形仿佛是失掉了母亲一般，少了这位照管他們全家的主妇狄蒂，他們又怎么办呢？

狄蒂自己听到这消息，倒很坦然。她自来就知道迟早会离开

家去当佣人的——她生来就是这命。这象一根紅綫，貫串了她的整个童年；她得准备着伺候将来的男女东家。外婆曾經說过，“吃吧，孩子，长得又高大，又結实，等你到了外人家里，好使出自己的全副力气来！”以后，又輪到苏丽妮每天說：“你一举一动要規矩点兒才好，要不然，誰也不要你。”学校老师在教导中也曾插进这样的話，牧师說到伺候主人要忠实的时候，总不由得要掉过脸来看她。她每天干她的活，为的是要作一个伶俐的佣人——当她想到那重大的时刻，她眞要去当佣人的时候，她心里又害怕，又盼望。

日子越来越近了，她很难过，替家里的人一想，就更难过。拿她自己来說——这是沒法子的事。

她尽量事先作好一切准备，教小妹妹爱尔茜干自己的活，指給她看每件东西存放的地方。这孩子很有头脑，容易照管。至于克列斯蒂安，那就麻煩得多了。她一想到自己离开了这兒，不能管束他的时候，不知会出什么事，心里就煩得很。她每天都認眞的叮嘱他。

“你不能再干那些糊塗事了，有誰惹恼了你，也不能再撒腿就跑了，”她說。“記住，你是大哥哥；鮑符尔和妹妹学坏了，就是你的錯！他們如今沒有别人，全仗着你了。还有，别再开老雅可勃的玩笑，干这样的事作孽。”

克列斯蒂安全都答应了——他存心再好也沒有，就是从来記不得要依着自己的良好的决心去做。

鮑符尔用不着叮嘱，他年紀太小，也很乖。这个招人疼的胖胖的小家伙！她想到自己快要离开他了，就觉得心酸。她如今一天要摟他好几次。

“但願拉尔斯·云生的寡妇会好好的看顧他們——懂得怎么管束他們就好了！”她对她的父亲說。“你要知道，她自己从来沒有过孩子。說起来这对她一定很生疏！”

拉尔斯·彼得笑起来。

"沒問題，"他說，"她是个好女人。不过我們会万分的想念你。"

"我想你們一定会想念我的，"狄蒂說得挺認真。"不过她很节省——这是个好处。"

到晚上，她干完了一天的活，孩子們上了床的时候，她就清理一个个的抽屜和食橱，好把一切东西安排得井井有条，留給后来的人。孩子們的衣服以及床单都仔細检点过；抽屜里垫上干淨的紙，所有衣物都收拾整齐。狄蒂如今一干起活来就舍不得放下；那光景就象在默默无言的祈祷。这孩子要向她的亲爱而又煩扰的世界告別了，这时候，就連他們給她的劳累和苦恼她也觉得感激。

拉尔斯·彼得不出去捕魚的日子，她就挨着他坐在灯下，手里作着各种活計，他們一本正經的談着将来，彼此叮嘱一番。

"你到了陌生人家里，人家对你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仔細听着，"拉尔斯·彼得說。"人家頂討厌的就是吩咐一件事情要說上两遍。还有，你要記住，事情該怎么办倒沒有多大关系，要紧的是按人家的意思办。那些人各有各的脾气，要应付得面面俱到，有时候，可眞不容易。"

"啊，我会对付的，"狄蒂回答道——她說得比她眞正感觉到的还要勇敢。

"嗳，按你的年紀，你是够聪明的，不过光是这样有时还不成。你得随时陪笑脸——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吃人家的飯，人家就要你这么办。"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就不客气的跟他們直說。"

"嗳，不过嘴不要太快！人家不要听什么实在話，打一个佣人嘴里說出来的就更不用提了；做佣人的話說得越少，就越討东家的喜欢。你心里想什么都行，就是嘴上不要講——心里想的誰也禁止

不了。不过話得說回来，你要記住，假如人家把你赶出来，你随时还有一个家在这兒哩。你在期限沒有到以前，千万不能辞你的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么干是要不得的。宁可受点兒气。"

"不过，我連卫护自己也不行嗎？"狄蒂不明白。

"唉，就說你应該卫护吧——可你有什么可卫护的呢？誰有势力，理就在誰一边，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不过只要你懂事，站定了脚跟，你吃不了亏的。"

最后一个晚上終于来到了。白天，狄蒂花了一天时間到各家去辞行。在最后这几个宝貴的鐘头里，她本可以过得更有意思一些。可是，这是免不了的俗套，要是她不这么办，人家就会在背后議論她。三个孩子这时候紧紧的跟在她后面。

"你們千万别进来，"她說。"我們不能全上人家里去，人数太多了，他們会疑心我們是想扰人家一頓。"

这么一說，她进屋去的时候，孩子們就在近处躲着，然后，再跟她一块兒上第二家；他們今天老要挨着她。整整一天，他們都是这样。原来說他們要沿着海滩散步到海岬上去，从那兒可以望見小山农庄，現在却落了空。时間太晚，狄蒂只得收回她的諾言。这惹得孩子們淌了好些眼泪。狄蒂要去当佣人的那座农庄引起了他們很多想象。末了，他們的父亲答应他們星期日上午带他們去划船，他們才算得了安慰。

"从那兒你們能望見小山农庄，还有它四周的田地，說不定，狄蒂会站在那兒向我們招手呢，"他說。

"那地方实在要比你說的远，是嗎？"狄蒂問。

"噢，大約有十四哩路，自然你得有好眼力才成，"拉尔斯·彼得回答，他想笑又笑不出来。他实在沒有說笑的兴致。

三个孩子終于上了那张大床，安静的睡着了，鮑符尔睡在一头，他的姊姊和克列斯蒂安睡在另一头。剩下的地方刚够狄蒂睡的，她答应最后一晚和他們一块兒睡。狄蒂在堂屋里忙着，拉尔斯·彼得坐在窗前讀苏丽妮最近写来的信。那信一共沒有几句話，苏丽妮不大会写信；他輕声輕气的念了一遍又念一遍。他的心情很沉重。

“母亲什么时候出来？”狄蒂突然朝他走去，問。

拉尔斯·彼得拿起一份日历。“依我算来，还有一年哩，”他沉静的說。“你也想見見她么？”

狄蒂沒有回答。过了不久，她又問他：“你覚得她变了沒有？”

“你一定是为这几个孩子担心吧。我想，她現在要比以前欢喜他們一些。苦日子是个好老师。你現在該去睡了，你明天还得起早，路又远。讓克列斯蒂安送你去——在他送你的一路上，就讓他替你拿包裹。那段路走起来，你会覚得悶气的。我不能陪你去，真对不住你！”

“噢，这不要紧，”狄蒂竭力想装出一副快活的神气說，可是她的声音哽咽了，她猛的伸出双手抱住他。

拉尔斯·彼得留在她身边，直到她睡着，然后自己上楼躺下。他在頂楼上听得她在睡梦中还在隐約嗚咽。

半夜里，他又下楼来。他穿上油布衣服，提了一盞灯籠。灯光照到床上——四个孩子全在睡覚。可是，狄蒂翻来复去，睡不安稳，在跟梦里的什么东西苦苦挣扎。“妹妹一定得吃飽，”她哼哼說，“这样不成……她会瘦得不成样子。”

“嗳，嗳，”拉尔斯·彼得感动的說。“爸爸一定会想法讓她吃飽的。”

他小心的替他們盖好，然后朝港口的方向走去。

第 三 部

沦 落



第一章　在外人中間

就在狄蒂第一次离家去当佣人的前夕，拉尔斯·彼得安慰她說："你去的地方并不全是外人。小山农庄女主人的娘家就姓曼恩；她的祖父跟苏倫·曼恩的父亲准是远房堂兄弟什么的。自然罗，这亲戚关系够远的——也許，你还是不提为妙；等着瞧他們自己認不認。聪明人从来不高攀亲戚关系。"

是啊，这門亲戚眞远；他只是因为沒有別的好話可說，才提起这事情，算是一点安慰。拉尔斯·彼得心里十分明白：自己寒傖，有亲戚关系又抵得上什么。在这上头，狄蒂也不傻。

可是，尽管如此，她父亲說的这番話还是帮助了她走完到小山农庄去的最后一段也是最难受的一段路程。一个人連个伴兒也沒有，头一次赶到人家去上工，可眞不好受。狄蒂一想起她就要开始的新生活，心几乎跳到了口腔里——她該怎样应付这种新生活呢？还有，那些农庄上的人——不知道他們会怎样看待她？說不定，那兒还会有一条大狗把她赶走。那她就压根兒进不了农庄了，那时候，她只好在路上等着，等到湊巧有人走来才成。自然这就会叫她由于迟到而挨上一頓罵。啊，不，她会容容易易的进去的，可是她走哪道門好呢——从后面洗碗間进去嗎，还是走那堂皇的前門？还有，是不是一进去就說"我是新来的小姑娘"呢？不，她一定要記住先向人

問好，要不然，他們会說她沒有家教，这就要連累到家里的名声了。

这真不好受，可是，这时候，她的父亲安慰她的一番話却叫她放了心。既然彼此沾亲带故，哪怕远一点兒，情形也就不同了。这样，你就如同一半来作客似的！这念头立刻使她走路也着实点兒。这时候如果狄蒂听見她的新的女东家惊訝的喊："啊！你就是狄蒂！可是，你倒象我們一族的人哩！"她也不会吃上一惊。

然而不多一会，当狄蒂腋下夹着她的包裹，站在小山农庄的厨房里的时候，情形却和她想象的很不相同。她压根兒沒有机会开口，因为那一家的女东家卡倫露出一副不滿意的神气，从上到下的打量她，說，"原来那个剝皮鬼的大女兒就是你？你的身材长得比你年紀还小点兒，对不对？如果讓你干上一点活，那我們一定会送了你的小命。"

亲戚关系一句也沒有提，狄蒂对这点也不感到詫异！现在既然来了，她就有了正視現实的勇气。也許这农庄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門亲戚；这么多的旁人，要一个个都記得，并不容易！不管怎么样，狄蒂是私生的，因此不能作数。

講到亲戚关系，不錯，是有的，不过，正如前边說的，只是沾上点兒远亲。大概是海岬农庄的少东家中間有一个厌倦了家里繁重的劳动，就沿着海岸往西北方向走，他走着走着找到了这地方，便安頓下来。这大概发生在曼恩家主要还依靠出海謀生的时候。不管怎样，这农庄的位置实在不适合种地。它远在沙丘中間，那兒什么东西也不长。它盖在高高的岸坡的一道沟坳的顶里头，仿佛要远远的躲开內陆似的；从农庄上看不到它自己的田地，也望不見田地后面的乡間。人从內地走来，不容易发覺到这兒还有着一个农庄。不过，另一方面，海景可是眞够你瞧的；农庄有三道边厢，一直向外面伸出去，仿佛要把从峽谷里望得見的那一块海水一把抱过

来似的，十分引人注目。这在从前一定有它的理由，可是現在看起来，无論如何有点顚顚倒倒。从农庄的堂屋窗口望去，照說应該可以照看到人手和牲口，可是这兒看到的却尽是大海，沒有别的；从那寒冷的毫无遮蔽的庄屋院子里看出去也是一样。农庄外面常有小船漫无目标的滑过，它們从这边的岸坡后面出現，又在那一边的岸坡后面消失；远处有海船駛过，它們的航程誰也猜不透。天气晴朗的日子，在遙远的对方，隐約現出蓝色的崖岸，那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去打听的陆地，因为靠近农庄还有着另一片陆地，多考慮考慮这片陆地好处要大得多哩。

早先，这里的一切都有它的目的和用处；从这几个窗口看出去，可以看見漁船、漁网——还有陌生的帆船。有些船主晚上就把船停泊在这兒，把船上裝載的一部分谷物卖給山上的曼恩家；他們中間也有人幷不是乐意到这兒来的。那时候，盖那座磨坊也有很好的理由，如今它在庄屋上头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象是一座表揚小山农庄的人的傻气的紀念碑。除了疯子，誰也不会盖那磨坊；你說誰会老远赶着車到海边来磨他的的麦子？

"到小山农庄的磨坊去吧，它能把砂子磨成面粉。"每逢有人想要干什么瘋瘋傻傻的事兒，别人就用这样的話来嘲笑他。可是那开办磨坊因而引起这种說法的人，却幷不傻，由于在深更半夜里把一袋袋沉重的麦子从海滩上搬到磨坊去，他的背不久就傴了。他的脸也由于干这偸偸摸摸的勾当而留下难看的痕迹。人家都害怕他。但是，他到底积起了錢財給他的子孙日后享用。他还买了地，就是現在小山农庄的那些田地，开始种起地来——不用說，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人家問起他磨坊里磨的那許多麦子的来历。

然而大海是那么变幻无常，人呢，不知怎么一来，也一步步的变得老实起来了，慢慢的，种地成了这一家人的生計。

現在他們不干別的，完完全全是庄稼人了。他們的木鞋沉甸甸的沾着泥土，他們也願意感覚到自己脚踏实地。一看那汹涌的大海，他們就脑袋发暈。他們討厌那一片汪洋。除非万不得已，他們决不願意到海边去。那种到海边去找买卖的日子早已过去。他們已經看够了长年横在眼前的大海。它在那兒，毫无道理，偏还洋洋得意。它不长一点东西，只給他們送来一陣陣寒气袭人的陣雨。当时如果把庄屋造成四合院子，該有多好！按理說，一座正式的农庄的院子該是四四方方的，周围都有庄屋环抱着。可是在这兒，一个人从躺在摇籃里的时候起，直到进坟墓为止，都得望着这一片张大了嘴的茫茫大海，心里老有那种随时都会失足掉到深渊里去的感覚。庄院象一只斜放着的篩子：如果有什么东西滚下去，它能一直滚到海滩上。这时候就得有人下去，到那討厌的海边去把它取回来。

农庄上的人不能不承認：和自己的产业隔絕，一天到晚面对着那叫人受不了的东西，日子久了，总不是好事。这样一种眼界对他們的影响正如牢房的四壁对一个囚犯的影响一样，使得他們的性情失掉常态，讓人难以接近。他們当中出过不少任意妄为的人物，因此这个农庄老是惹得閑話紛紛。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們的孤独的感覚。

可是农庄的主人也并不是完全死了心，凡事听其自然。他們中間不管是誰都会用拳头擂一下桌子，賭咒說現在是在盖一排边屋来堵死这个缺口的时候了，否則索性就把这几間破屋一古脑兒移到山上去。接着他叫人备馬，要立刻出去筹备动工——随后，他从城里回来时，往往却灌飽了酒。这种日常的压抑一代代毫无改变的遺傳下来——穿插着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尽情放蕩。人們常說，小山农庄上的人胡鬧起来的时候，总要鬧到不可收拾。

除此以外，祖上传下来的就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产业越传越少，等到卡倫接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她得到的是恶习多于錢財。她不得不用农庄做抵押，借了一笔新債，这才供上她的大兒子繼續在神学校里念書。

不錯，只有一笔遺产是稳稳当当一定可以到手的，那就是小山农庄的人个个都有的那种瘋瘋傻傻的性格。頂頂奇怪的是这种遺产有传染性；外面的人嫁过来会变得和原在家里的人一般的古怪。从另外一方面說，这种性格在很早就离开家的孩子身上却会随着时間消失，他們逐漸变得和常人一样；还有那些偶然生在农庄外边的子孙，他們的后代也很好。由此可見，这是一种纏住了农庄本身的毛病——一种天譴。它有能消磨人的进取心这种特性；小山农庄的人不想創立什么新的家业，也不想把原有的保存下去，他們只是看着家道一天天的衰落。"这农庄反正有一天要搬家的，"他們說，"出力有什么用？"

如今当家的是一个寡妇，她是一个管理家务很精明的女人——自然她管理起来也是按照小山农庄历来的一套章法，可是除此之外，她却是一个誰也摸不透的怪物。人家对她議論紛紛，她家的大多数人也躲她远远的。她毫无錢財，誰要是讓人发現跟她在一起，决不会添什么光彩。她呢，作为对迴避她的人的一种报复，索性和比她低下的人来往。

誰也不能說卡倫驕傲——驕傲不是她的毛病。她和佃农馬販交朋友，滿不在乎的接受住在公地上的短工的老婆們的邀請，去喝她們的生日咖啡。从这点上看，她很可能真的不知道她跟那个剝皮鬼有着一段亲戚关系。她沒有什么家族观念；这种观念在曼恩家人身上从来就不很强烈；这是因为他們在这世界上待得久了，而且人数也太多。他們心里有数的只限于那些在世上出人头地或者

留下什么家財的人。

日久天长，海岬农庄和小山农庄之間的关系已經变得很淡漠了。他們除了有婚丧大事，几年聚会一次外，彼此不相往来。那种几年一次的聚会刚好能讓大家知道誰死了，誰还活着。但是，到后来，大海吞沒了海岬农庄大部分的田地，只剩下很小一块，这时候，也就談不上从这方面分到什么遺产，于是連这一种关系也自然而然的断絕了。誰都不想請一些佃农們来参加什么聚会；讓他們来送送丧就很了不起了。小山农庄的人眼里再也沒有他們的老根子了。

对海岬上小屋里的人說来，事情却不大一样。他們有他們的理由要維持这种关系。那边农庄上的事情，他們就是再麻烦，也要繞弯子設法打听清楚——尽管这样做对他們并沒有一文錢的好处。苏倫和瑪倫从来不忘記他們有种地的亲戚在这兒；这是他們的弱点，在光景过分困难的时候，他們就常常夸耀这重亲戚关系，这倒不是他們真的指望着什么；他們在早年就已經懂得不要妄想意外的錢財。

話虽如此，穷人有时发上百兒八十、甚至比这还多的横財的事情却有的是。这种事就是发生在离这个教区很远的地方，外婆也全都知道。她一次一次的把它們講給狄蒂听。听着这种发大財的故事，而又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真有一种异样的感覺。“狄蒂，你是永远也得不到这种賞賜的，”外婆說。“因为你是私生子，私生子是繼承不到家产的。”“那么，私生子也就不必繼承那些坏事了。”狄蒂毅然决然的点点头回答；她很早就懂得怎样来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外婆对这一点却不如对分不到家产那样敢于肯定。

狄蒂对当不了繼承人这点并不在意——当不上繼承人，她一样也可以过得好好的。也許，有一天，她会嫁一个有万貫家財的人——当她跟他談情說爱的时候，他看起来还是一个穷光蛋。然

而，她答应了他的求婚以后，他却一眨眼間，脫去了破烂的旧大衣，露出了华丽的装束。他接着会說："我父亲的家私足够我們两个吃用的！我不过是試試你是不是真的爱我这个人罢了。"要不然，她說不定会在路上撿到什么东西，譬如說，一只装滿了錢的錢袋——而且誰也沒有丢失这只錢袋，这样，她就用不着把它交給警察局——瞧，除了分到家产以外，别的发財的机会其实有的是……

不管小山农庄的人事实上知不知道这重亲戚关系，反正他們沒有露出一点痕迹来，他們毫不客气的要这新来的小姑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手。这在狄蒂看来，倒沒有什么奇怪。世界上除了身分十分低微的人，誰也不会走到一个剥皮鬼的家里，对他們說："我們两家是亲戚。"然而，話虽如此，狄蒂知道自己有一門身分比她高的亲戚，心里仍旧不免暗暗高兴——这給她的私心向往提供了一个綫索。要发迹，原来有一条現成的道路，她一族里的人以前就曾經走过这条路。

眼前，无論从哪方面說，这个农庄并不叫她失望。狄蒂毫不在乎这个飞短流长，声名狼藉的气氛。在这个环境里，有的是新奇的刺激，足以使她的稚气保持它的紧張活动。狄蒂对她的新天地抱着很高的期望，高得在她闖进这天地的时候，禁不住打寒顫。到現在为止，她并沒有理由覚得自己上了当，这兒的暗謎兒够叫人猜的。在这兒，四周的黑暗象是有生命的一样，有时它簡直会絆住你的脚。

不过，白天也有白天的趣味，这兒的人老有一桶子肉預备着，跟在"鵲窝"一样，只是比"鵲窝"的大得多；这样就不用每頓飯都赶到外面去买菜。这兒养得有鷄，它們四处乱跑，把蛋下在各种各样叫人想不到的地方。猪一天到晚站在食槽边，噘着嘴哼哼，那食槽不管你倒进多少吃的去，总是空空如也；这兒还有小牛犢，当你讓它們舐你的手指头的时候，它們的眼睛在牛棚里幽暗的暮色中，会

变成一盞盞奇异的蓝色小灯。狄蒂怀着一种异样的欢欣重新認識了这些事情；它們在她的心底里引起的快感如同暖暖的蜡烛油在她手指头上往下淌一样。滤奶器要挂在洗碗間的門柱上晒干，鑵子和鋤头之类的农具則塞在披屋的屋檐槽里。斧子总是牢牢的劈在木砧里，拔都拔不出来，鐮刀挂在庄院外的那棵大山楂树上，刀口对着树干——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預防小孩們受到伤害。

这一切簡直象是“鵲窝”搬了一个家，只是比“鵲窝”大得多。連那头叫貝斯的猫在这兒也有它的翻版——那是一头整天躺在一块暖暖的石头上晒太阳的地道的懶猫。但是一到晚上，除了大小耗子，誰也看不見它。它和貝斯象得实在不可思議，它对狄蒂也是同样的亲热，几乎彼此象是老相識一般。她要不是知道貝斯的下場的話，眞以为……然而她亲眼看到酒店掌柜向貝斯伸出那惡魔般的大爪子，抓住了它，把它塞在一个袋子里——为的是貝斯偸了他的魚。他先把袋子在石板鋪的船埠上狠狠摔了两下，然后抛在港灣里——袋子里还装得有石子哩。貝斯究竟有沒有偸了酒店掌柜那尾好鰈魚呢，这却很难說。雅可勃当时躡手躡脚的就在近旁走着，他也不象人家想象的那么傻。无論如何，“吃人鬼”不該把筐子扔在地上就走开。可是尽管孩子們淌眼泪，貝斯却还是不免为这事送命。眼前这一头几乎讓人以为是貝斯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就拿它吃魚的时候那种大得出奇的食量来說，它也和眞貝斯象两顆豆子一般分不出高下。每天早上，它都要到海滩上去，跳到水里的一块石头上，爬在那兒等鰈魚以及各种长在浅水中的小魚。等到它們游近的时候，它就悄悄的把一只脚掌伸到它們身子底下，把它們捞到石头上来。在一旁看着它那种又怕水又饞的矛盾心情，以及它急得渾身哆嗦的模样兒，眞叫人好笑。它所能吃到的魚就限于这些，因为小山农庄上的人是从来不吃魚的，他們認为吃了魚会

长條虫。

第二章 想家

每天早晨四点鐘光景，狄蒂就被通到她的小房間門口的石板路上的拖沓的脚步声惊醒过来。这是那个上了年紀的短工。他一早来上工的时候，总来叫她。狄蒂不喜欢他；他的嘴老不干凈——又嚼烟草，又說下流話，而且人家說他对他的老婆和孩子不好。她一下子起了床，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門閂上，叫："我已經起来啦！"要是她来不及赶在他前面呢，他就会推开上边半扇門，站在那兒咧着嘴笑，他的那张脏嘴大张着，露出他的黑牙齿。

她一听到他継續朝住房走去，就松了門閂，穿上她的单薄的衣裳，站着編她的发辮，从上边半扇开着的門看望天色，她的心还在她的灰衬衣里面噗通噗通的跳。她把一根发辮放在嘴里咬住，手指头忙着編另一根，睡眼惺忪的望着大海。朝霞在海上閃动千百道金光。早晨的浓郁的空气充满了異香，又新鮮又明亮，从四面八方向她身上襲来，从她的头发根一直流到脚尖，叫她禁不住打噴嚏；这一来，咬在嘴里的发辮就鬆掉了。

随后，她站到外边石板路上。她的头发梳得溜光，两条小辮垂在背后。她的脸冻得有些发青，人也完全清醒了。她象一只突然从矮树丛底下黑暗里直飞出来、給光綫照眩了眼睛的小鳥。她偷偷的对上面的庄屋望了一眼——忽的繞过屋角走了。

那短工坐在厨房里，吃早餐，一边說："那丫头不是又到海边去了才怪，她一定是爱上了那片海水；那样子眞叫人以为她上代是魚变的。"

"哦，随她去吧，"那个女佣人接嘴說——"这也沒碍誰的事。反正女东家跟她的兒子都还沒有起床。"

狄蒂光着一双脚，飞也似的走过尖利潮湿的小糠草丛，一直走到那个高高的岸坡。她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天气，有时候，这海是奇妙的玫瑰色，很平静；有时候，它又变成灰色，往上噴濺白沫。不过，随它怎样，反正狄蒂不喜欢大海，她一点也不喜欢。它从来沒有給她什么好处。它叫外公得了痛風症，它叫外婆跟她自己过的日子老不安宁。不过有一点，它也冲激着那个小漁村；两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海水，如果小山农庄有一条船的話，她就可以駛到那兒去。海水是个什么样子，狄蒂并不在乎；它吃掉了海岬农庄的田地，叫他們变成穷人；在狂风暴雨的天气，它还搖撼着外婆的小屋子，把它的浪沫一直打到小屋的窗子上。她見識过比它有趣得多的事情。不过，假如她运气好，她也許能赶上看漁船打了一夜魚以后回去。她和那些漁船离得太远了，簡直分辨不出誰是誰来；可是她父亲的船只就在这中間，而且她断定他一定正在朝她这一边遙望。她在那些漁船中挑了一只，当做是他的船；她目送着它，一直到它消失在海岬后面，漁村就藏在那兒。

小山农庄的卡倫不喜欢这种胡思乱想，因此，她最初竭力不讓狄蒂这样想下去，可是这沒有用处，同时，在其他方面小姑娘又很規矩听話，她就只得把它看作是一种痴心，不再去管它了。这孩子的父亲和祖父，說不定还有以前好多代，都是在海上謀生的人，大海叫她这样的着迷，也并不奇怪。

除了这一件事以外，狄蒂并不会使性子，逞意气。拉尔斯·彼得本来担心她过分执拗的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給她自己招来麻煩，这种担心現在証明是毫无根据的。狄蒂的勇气并不表現在这方面；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自己能适应环境，特别是她的

女主人，而且希望自己能尽力把工作做好，一句怒气冲冲的話或者一道怒气冲冲的眼光就能推她到无限痛苦的絕望中去，讓她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不中用的人。

狄蒂不是那种要人家一件事說上两遍的人；她照例不等人吩咐，就知道要做些什么。她出身底层，因此养成了一个习慣：做事总要比人家应該叫她做的多得多；这种出身和这样的习慣常常有一种命定的联系。从她出生那一天起，咄咄逼人的环境就叫她明白她只有伺候别人这一条路；她生活中的一切都和这个环境相适应，她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她忽略了什么事情，那也决不是故意的。

如今她居然掙起工錢来了——她已經是个大人啦！眼前她干的活是看牛羊，一个夏天，她就可以掙一件麻毛混紡的衣料，一双木鞋，一磅羊毛和一件衬衣——活兒干得好，还有五个克郎。酒店掌柜早已亲自把这一切講定了，还收了定洋。

她从不偷懶，到了将近中午，把乳牛赶到公地上的时候，她已經覺得累了。她随着太阳起身，帮着挤牛奶，給农庄上的雇工預备早飯，洗盘子啦，洗桶啦，忙着这样那样。那些人一刻不停的吹口哨，叫这个小姑娘；她得为每一个人跑腿。

但是到了公地上，她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歇息一下——只要小心不讓自己睡着就行。那公地是一块开闊而低洼的土地，在海濱高地后面；地下水流不出海的都积在那兒。它原来是一个湖，年月久了，长满了杂草；乳牛在草場上走动的时候，它就象水波一样蕩漾起来，波紋远远的往两边扩展开去。青草和蘆葦跟泥沼以及长在地势隆起地方的一丛丛矮樺树、白楊和赤楊彼此交替；每一小簇树都圍着一圈石南草。小小的树丛中間，地势又高又干燥，狄蒂就在这兒枯树枝上鋪了干蘆葦，布置成一个安乐窝，自己就在里边舒

舒服服休息，她随身带着花啦，去年长的香蒲啦——以及在漆黑的鼹鼠丘里雪白放光的千年的貝壳。她只要踮起脚尖，就能从一簇簇树叶上头望出去，照看牲口——这一切是那么簡朴，使她真正的覺着舒服。

这兒到处有泥炭坑。那些边緣烏黑的坑穴和黑黝黝的淤水叫她想起悲哀和死亡——想起盖在黑色棺木上的土；它們无情的闖进了阳光、花草和嗡嗡飞着的虫子交織成的一片柔和而无愁无虑的閃光中。它們替所有生命添上了一种倏忽无常的色彩。人在这兒可以来来去去的独自哼着歌子——忽然又失声哭起来，而毫不显得疯疯傻傻。而且这还是常有的事。这兒可玩的东西多得很，狄蒂便尽量的忙着玩。她的窝里堆滿了她在赶牲口路上遇見的有意思的东西——有斑点的雀蛋啦，美丽的羽毛啦，还有一头有着頂頂柔軟的皮毛的死了的鼹鼠。但是玩弄这些宝貝，她并不在行；她沒有編故事需要的想象力，編不出关于它們的故事来。她以往一直沒有时間玩兒，因此想象的源泉已經在她內部枯涸了。从前外婆只要在苏倫·曼恩的旧木靴上画上一張脸，再用一块布包上，狄蒂立刻就有了玩伴，可是那种日子早已过去了。如今她和那种日子被一段漫长而又劳苦的生活隔絕了。

于是她只是坐着，望着这些东西，拿起这件，又放下了那件——覺得十分膩味。她的女主人交給她一些毛綫活，讓她带出来織；她得織多少多少行。她織的行数总是比要她織的多一倍，然而这还不够她消磨时間——她的手指头太灵活了。这时候，各种念头都来了——她的那些悲哀的念头。

寂寞和想家沉重的压着她——尤其在刚开头的时候，她常常一哭几个鐘头。她想念她的父亲和她的小弟弟妹妹，也想念那些她为他們做的瑣事。她的头脑里的忧煩太多了，老有什么事叫她担

心——鮑符尔的木鞋不知及早修理好沒有？——爱尔茜妹妹不知有沒有吃飽？她吃起飯来，那么爱耗时間，嘴里念叨个不停，特别是在早上。然后，一眨眼間，上学的时間到了，她只得丢下一切飞跑！她常常把午飯忘記在家里，因此，他們老是得留心她。还有她的父亲——不知有沒有人照料他？他出了一夜海，冻得发僵回来的时候，不知有沒有滚烫的啤酒喝？他的出海用的衣服不知有沒有好好的挂起来晾干？

狄蒂不由得要想起这些事情——可是这毫无用处；她由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哭了。請假回家一次，那是休想，誰来照料这伙奶牛，干那些傍晚时分她把它們赶回家后等着她干的活？她一直沒有得到过家里的消息。因此她总是往最坏的地方想——她的父亲淹死了，再不然就是孩子中間有一个得了病，需要看护。她的小小的心痛得象刀割一样，但是也沒有用。

在寂寞和想望折磨她的时候，她在洼地矮树丛里再也待不下去，就走到高处的田野上来，在那兒她可以望見公地对面的一所所小屋，农庄旁边的磨坊——特别是那条大路！大路上不断有人走过；要是运气好的話，她也許能認出一个住在漁村邻近的什么人来。这时候，就象有誰捎給她一番温存的好意似的——讓她觉着安慰。这是誰呢，也許是上帝吧？

在狄蒂的世界里，人們并不完全相信上帝，而是保留着这个疑問。在穷人过的生活中，找不出什么明明白白的証据，能說明上帝是存在的；假如眞有一位上帝，那他也是专爱跟闊人来往。而且总是这些人在打算欺压穷人的时候，把他捧出来，借用他的名义。这是外婆对上帝的看法——拉尔斯·彼得的看法也是一样；他們是狄蒂唯一有理由可以充分相信的两个人。不管怎样，有了麻煩去求上帝是沒有用的；經驗很清楚的說明了这一点。自然罗，那牧师

說过：你应該把自己的悲苦向上帝和盘托出，可是他同时又郑重其事的警告你，别为了这些苦难怨上帝。

然而狄蒂本能的覺得有什么力量推动着她，要她抬起头来望着上天，特别是有意想不到的好事落到她头上的时候。人有灾难应当怨自己，因为災难是免不了的；但是人在走运的时候，总得找个地方表示他的感激才成。这地方到底还是天上。无論如何，外婆总是在那兒，因为她在天上，那是毋庸怀疑的事。从这点上說，她怕是不能不把上帝也安置在那兒——看在外婆的份上！在这些日子里，狄蒂常常想起外婆，有时候甚至叫出声来。她覺得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来看看她有多么悲苦。

一天，她正躺着，心里难过极了，外婆突然站在她面前，对她弯着身子。“来吧，小狄蒂，”她說，“我們回家去，飞回村子里去。”“可是你沒有翅膀呀，”狄蒂說，哭得更凶了，因为外婆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这沒有关系，孩子，我們只要把腿縮得高高的——一直縮到我們的裙子里！”就这样，她們真的飞起来，飞过山岭，穿过河谷，当她們落到离地太近的时候，她們就把腿往裙子里縮得更高一点。突然間，她們到了村子上头；拉尔斯·彼得站在下面，张着一口大网，等着接住她們。“狄蒂！”他叫道。

狄蒂醒了，心里一惊，跳起来；那边田野里，有人在叫她。原来是卡尔，小山农庄的少东家，他正把那伙奶牛从麦田里赶出来。她吓得动弹不得，連跑上去帮他赶都忘了。隨后，他慢慢的朝她走下来；他走起路来，老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活象他打心里厌倦了这一切。“你一定是睡着了，”他說——話里带些嘲諷的意味。接着，他发現她原来在哭，便庄重的望着她；但是沒有說話。

狄蒂想到自己哭过，又睡着了，覺得害臊，便赶紧把脸上的眼泪擦干了。这倒不是因为她怕他；他是个不怀恶意的十七岁的年

青人——她覺得一个男人才这么点年紀，眞可笑。他虽說是农庄的少东家，因此是眞正的主人，却很难叫人看重他；唔，他自己也沒有要人看重他，但求人家讓他安安靜靜的过日子。他常常参加祈禱会，也許她可以問問他？……狄蒂对外婆沒有翅膀这一点，心里不大痛快。

"你以为老太婆会进天堂嗎？"她背过一半身子問；可是，随她怎么不好意思，她問的总是个傻問題。

"这我可不知道，"他慢吞吞的回答道。"我想这要看他們是什么样的人。"他露出一脸深思的神气，凝視着前方，仿佛他得把这問題想个透徹，免得委屈了誰。

哦，外婆是个好人——比誰說的都好。因此，如果全看她是什么样的人品的話……

他站了一会，呆呆的望着同一个地方，沉思着。"我們不該下断語——好的坏的断語都不該下。"他深深的叹一口气，說。

狄蒂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叹气的样子眞滑稽。

"这沒有什么可笑的，"他說道，生气的走开去。

他走了一小段路又站住了。"今天，媽媽沒有撞上奶牛在麦田里，算是你的运气，"他說。

"怎么，你不打算把这事情告訴你媽媽么？"狄蒂惊訝的問道——她一直沒想到她能逃过这一关。

"不，我为什么要告訴她？"

哦，为什么？眞是的，为什么——"不过，这农庄将来是你的呀，"她忽然想起来。

"唔——不錯！"他想到这兒，微微的笑了——这叫狄蒂大为惊奇。她从沒有想到他也会笑。

她站在那兒，眼望着他的背影，完全忘記了她自己的煩惱。他

走起路来象一个老人——又象一个天生的倒霉蛋。他生活中决不会有多少快乐——听說他的母亲还时常揍他哩。比这更糟的事，人家也講过。狄蒂打了个顫——她不願意去想这一切。

可是要撇开不想，有时候却不大容易。邻近的女人常常借故走来盘問她，表面上好象是問些不相干的事。她們听到了回答以后，就点点头，撇撇嘴——如同听到頂頂怕人的事情終于被証实了一样。然而，狄蒂不要講她伺候的人的閑話；她打定主意：自己說話要留神。

一天，她坐着望大路，希望能看到一两个相識的人。一个农夫和他的老婆赶車走过——不用說是到城里买东西去的。他們勒住馬头，向她招招手，她不認得他們，不过，她仍然跑上去。

足有一个鐘头以前，她有沒有看見一輛套一匹火紅色大母馬的馬車打这兒走过去？沒有看見？她是哪个农庄上的？她放的不是小山农庄的牲口么？——他們覚得那些牲口好眼熟。农庄上的人給她的吃喝不錯吧？——还是只不过馬馬虎虎，勉强过得去？——眼下农庄的光景怎样——它是一个寡妇的，是不是？哦，这下，他們想起来了，那寡妇叫做小山农庄的卡倫，她的丈夫約莫在十年前死的——死得眞慘！不过，她好象并沒有为这事悲伤，她不是这样的人。农庄上不是有她的一个兒子么——还有一个长年的雇工？哦，不錯，他是住在这兒公地上的拉司慕斯·利特尔。他睡在农庄上么？——噢，他晚上回家。不过，活兒多的时候，他是在农庄上宿夜的吧？

他們两人輪流的盘問她，狄蒂老老实实的回答了。然而到了那女人打听起屋里的底細来，問她卡倫的臥室在哪兒，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屋里睡觉的时候，狄蒂留了神。那女人脸上的那种神气告訴她：她又当了一回傻瓜，一个十足、地道的傻瓜。她猛一下从

大車边跳开，在地里跑了一陣，然后，回过身来，对着他們做鬼脸，气的了不得。"你們只是两个不要脸的說謊話的人！"她啞着嗓子嚷。"你們自己准是下流人，要不然，你們不会这样要說人家的閑話！"那农夫用鞭子吓唬她，作出要跳下車来的样子。但是狄蒂沿着堤埂飞跑，跑过田野。她到了沼地上以后，便躺下身子，喘过气来，想起自己刚才作出的事，十分害怕。他們要是赶来找她呢！跟农夫可不是鬧着玩的，法律在他們手里。說不定，他們进了城，会一直到衙門里去告她。

她丢不下这个念头，它不停的纏扰着她，叫她十分丧气。她这样的孤苦伶仃，有誰会来帮助她呢？沒有什么可說的——她只有回家去！

狄蒂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她不得不丢下一切，往田野里跑去。那时候，她象是着了魔似的，連大路也顧不得走，只是抄着田地直奔。走不了几步，她就会給什么东西挡住——不是走进了沼地，就是給荆棘扯住了；她的光脚淌血，衣服上尽是大条大条的裂縫。这一陣发作过去了，她就得为它受罰；她偷偷的摸回去，心里很不是味兒，接着动手洗她受伤的脚，补她的衣服——一边看到自己总算沒有闖下更大的祸，又暗自庆幸。

在这么一次沒命的奔跑以后，她又宁靜下来。她的无可抑制的对家庭的怀念算是发泄尽了，当她坐在沼地边上，一双疼痛的脚浸在水里，一边縫着衣服的时候，一切都在她心里沉下去。所有她的反抗的心情都消失了，讓这个女孩子充滿了一种在痛哭一場以后常有的甜蜜的懶洋洋的感覺。一时間，她用不着想什么，可以痛痛快快抛开自己的心事了。她坐在那兒，欣賞自己的美，細細的打量自己的纖长的晒黑了的胳臂和自己的腿，一条大腿上头长着一顆痣。风吹日晒，透过她的单薄的衣裳把她全身都吹晒黑了。然而

她不喜欢自己的肤色，就在微温的沼地浅水中舒展自己的身子，想洗掉身上的泥垢。这些泥垢如同旧时的阴影，积在她的皮肤上。

在她的肚脐眼下面有一道棕色的紋路，她記得这是以前就有的，因为还在她小时候，外婆就发現了它，而且由此算定她会多生兒女，成群的兒女。不过，她的胳肢窝里长了一小撮淡紅色的鬆毛，这倒是新鮮而又刺激的事。狄蒂把她的正在发育的乳房捧在手里，发覺它們已經长得沉甸甸的，而在她身子往前俯的时候，就尤其觉得重实，因此心里很得意。然而她的脊背却叫她不高兴，身子一弯，一长串骨节就突出来。她眞想能从背后看看自己，好知道她的脊背是不是还是偃的。

有时候，她忽然心里害怕起来，害怕有人走来，或者是有人在上面田野里偸看她。她一把抓起她的衣服，尖叫着，逃到矮树丛里去穿起来。

其实，她沒有什么可讓人偸看的——她的长手长脚的身材旣沒有小姑娘的体态，也沒有大閨女的体态，而且迎着白日的光輝，也煥发不出动人的丰采！狄蒂命中注定沒有迷得男人神魂顚倒那一份力量。她身上最美的还是她的那顆心——而这是不値錢的东西。因此老天十分聪明的規定了：它应該隱藏在一个最不惹眼的地方。

第三章　女东家

午飯过后，小山农庄的卡倫和狄蒂在洗碗間里把黑麦面和石膏粉摻在一起藥老鼠；其余的人，連女佣人辛妮也在內，都在睡午觉。卡倫攪和那乾燥的混合面；她动作很迟鈍，每变换一下姿势，

她的身上就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狄蒂聞了鼻子难受，周身发顫。她們把混合面装在一个个小紙袋里，狄蒂再把它們放在谷仓和打麦間的鬧得最凶的老鼠洞里——这样的老鼠洞多得很。农庄上寂静无声，那种寂静叫人昏昏欲睡；狄蒂起得早，这时眞能在石板地上躺下来，一下子睡过去。

"哪，"——女东家把她围裙里的最后一批紙袋交給她。"它們吃完了这些，就不会再要了。"

"这是有毒的嗎？"

"有毒？——沒有，要說有沒有毒的話，这是世界上最沒有毒的东西。不过老鼠吃飽了它，它們就得赶紧去喝水——你要知道，它們吃的是乾的。石膏粉一遇上水，就变硬了。这就象在它們的肚子里塞了一块石头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狄蒂惊駭的哼了一声。"啊呀，那死的时候一定挺怕人，"她說。

卡倫作了个气恼的姿势。"呸——那为什么怕人？要紧的是除掉那些坏东西，怎么样除掉它們都行。死有各种死法，可都是一样的死……你計算什么时候你的母亲可以放出来？"

这問題叫狄蒂吃了一惊，讓她觉得痛苦——也許主要是由于它所透露的那种由此及彼的思路。"还有些时候哩，"她小声說。

"你想她把錢弄到手沒有？"卡倫接着又問；她今天挺爱說話。

狄蒂不知道。她眞想閉上自己的嘴；通常，有人問起她那桩案子来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办，可是她不能不回女东家的話。"外婆把錢藏在身上，"她沉静的說。

"啊，蠢东西！她該把錢存在儲蓄銀行里，不該抱着它不放。她要那么办，这笔錢今天就是你的了——因为这是說好了归你的，而且数目还不止这些。"卡倫計算了一下。"到現在該有五百泰勒，

合一千克郎！对你这么一个穷女孩子来説，到你要結婚的时候，这就是注大财。砂滩农庄的人一定挺有錢，因为这笔錢就是打他們那兒来的？”

狄蒂眞想溜到外面去；这話题使她痛苦，再説，女东家周身那股酸味兒——汗水和别的什么味兒——也叫她透不过气来。她靠近这位胖女人站着，老覚着心里发慌，局促不安，这女人的脚步那样沉重，什么事都抓得那样紧——讓狄蒂覚得自己好似一个渺小的生物，随时可以被她一不留神踩个稀烂。“我現在要不要放奶牛去？”她一边往門口走，一边問。

卡倫看了看隔壁房間里的祖传的挂鐘。“好，你現在快走吧——可是，先把拉司慕斯·利特尔叫来。”

这眞是頂頂糟糕的差使。她怕透了拉司慕斯，而且要叫他醒来，簡直办不到。人家説，这是他耍的一个花招——他睡得那么死，正是要讓姑娘們一直走到他的跟前。辛妮从洗碗間后面的房間里走出来，狄蒂恳求似的望着她，可是那姑娘还沒有眞正清醒过来，因此不明白她的意思。“你还不快点去；还在这兒等什么？”女东家説。

狄蒂磨磨蹭蹭的走过院子，就在开着的仓屋門外叫起来；卡倫站在洗碗間門口，非常注意的看着她的举动。“看这蠢丫头，”她气恼的説；“她竟以为嚷几声就能把那男人嚷醒，这才怪呢。”

“她怕他，”辛妮气忿忿的説；她看不慣这事情。

“怕他——呸！我来教她拿出气派来！——你得爬上乾草堆，一直爬到他跟前，推推他，懂么？可是，要留神，别讓他把你的天使的翅膀揪了下来，”她譏諷的叫道。

狄蒂依旧站在仓屋門口，似乎拿不定主意；她望望那黑郁郁的仓屋，又望望她的女东家，然后又回过去。“难道你要我过来帮你

的忙嗎?"卡倫嚷道。最后她終于輕輕的走进去，然而她分明只是躲了起来。

卡倫乱摸着她的木鞋；她气极了，連木鞋都穿不进去。現在她非得教訓教訓那丫头不行！但是辛妮早已跑过院子。"你只管放你的奶牛去，快走开，我来叫他。"她說着，就把狄蒂从仓屋后边推了出去。她回来的时候，女东家的脸色不怎么好看：簡直胡鬧；居然得受这样的气。这年月，尽遇上些大惊小怪的蠢貨，看見条毛毛虫就尖声的叫。象这样的女孩子及早教訓教訓她們，对她們有好处！可是辛妮习慣了这一套，一点兒不在乎，她的女东家爱发多久的脾气，就随她发多久，早晚她要覚得累的。

这一次，卡倫的气很快就完全消了。她們突然听到一輛大車的轔轔声；大車飞一般的从小山上下来，拐进院子，繮繩也不收便冲到前門口。赶車人猛一下勒住馬头，快活的抽响他的鞭子；他是个販子。"今天有什么东西卖嗎?"他对着站在洗碗間門口穿木鞋的卡倫叫道。

"有，我們有一头肥牛犢要卖，"她走上前去，回答。

狄蒂赶奶牛出棚的当兒，一眼瞥見来人，但是单凴那陣喧嚷，她就能知道那人是誰了，除了約翰斯叔叔，別人赶車决不会赶得这么快的。他头戴一頂硬帽，穿一件漂亮的棕色外衣——一身地道的城里裝束。他果然混得不錯！

給人在背地里議論的滋味，狄蒂知道一些。她的一家人始終躲不过人家的議論，这象影子似的到处跟着他們。"瞧，这是那个剝皮鬼的姑娘——那一家人以前是住在砂滩农庄的，"人家說，話里包含着很多的意思。于是大家一切全明白了，閑話就說开了头——关于巫婆瑪倫啦，苏丽妮·曇恩的犯罪啦，卖狗肉香腸的

啦[①]。这些閑話，狄蒂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人家在談論你的事情，这不用費劲就能看出来。他們照例毫不設法遮掩。

而且，你可以放心，他們一件事也不会放过。加在剝皮鬼一家人头上的罪名要比他們应得的罪名多得多。这方面沒有誰对他們吝惜过。誰也不負責任、而且誰也不真正相信的謠言随随便便就冒出来，传播一周，然后又烟消云散。人人都因为自己参与散播这些搖言而覚得高兴，倒好象剝皮鬼这一家人所受到的亏待，正是人家痛恨他們的原因。也許，他們不能不替他們自己对这一家人的仇視找一个說得过去的理由，来麻醉自己的有罪的良心，因此，他們就費尽心思，編造出各种各样关于这家人的坏事来；人在不倦的追求光明的时候，总要到自身以外去寻找罪恶的根源。不管怎样，拉尔斯·彼得跟他的家屬是末等小民；他們自己倒霉以外还活該受欺侮。就这一点来說，談論的不必貼近事实——因为，我們知道，現实往往超过了最最荒唐无稽的想象。此外，这一家人尽可以用他們的行为来駁斥所有的流言蜚語。

他們正是竭力这么做了，他們勤勤恳恳，行为端正，待人公道。然而人要适应环境，而又不給人以把柄，常常是极其困难的；狄蒂不明白旁人怎么能对談論他們的閑話如此的无动于衷。她的女东家也遭人背后議論，但是她毫不打算讓这些閑話出丑，她不干这样的事。她并不因为人家說了她閑話而覚得丢人；反倒是瞧不起别人；她听了人家說的話就发笑，一边仍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狄蒂不明白这种对一切高尙而又美好的事物的鄙弃；这大概就是所謂丢了脸还揚揚得意吧。

小山农庄的卡倫虽說守寡已經約莫十年了，她婚后的一段生活还經常遭人議論。她在年青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好姑娘，她嫁的

① 指第二部中約翰斯用死牛死馬肉做香腸。

男人也沒有什么可叫人非議的地方；你甚至可以說他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緣故，是他們倆合不来呢，还是其中别有道理——总之，她結了婚，人就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有人認为这婚姻就象是两匹配搭不上的馬，成单的时候两匹都是好馬，套在一起它們却彼此帶坏了。別的人一口咬定她家的血統不好，到了一定的年紀，祖传的老毛病就在她身上发作了。头等的姑娘到了有家有室要她們照料的时候，却变成了疯疯癲癲的泼妇，这也不是初次見到。不管怎么說，他們倆彼此憎恨，那种恨法只有夫妇之間才会有，一有机会，他們就破坏彼此的生活。而玩这种把戏，她比誰都强。由于农庄是她的，因此她不費什么力气就可以使他感覚到他并沒有帶什么到这兒来。哪怕当着大家面，她也会毫不在乎的提醒他，他当初是怎样的一个穷光蛋。尽管如此，他們仍然生了三个兒子，可見他們在一块兒，一定也有不象冤家对头的时候，然而那种时候决不会是很多的。

他們結婚几年以后，他得了肺病——有人說这是由于他老受她的气、有苦說不出而起的，又有人說是她故意給他湿褥单睡的緣故。不知是因为后悔呢，还是别的什么緣故，总之，她买了白兰地酒和甜五味酒[①]来，讓他喝了战胜病魔，同时她自己陪着他喝，好讓他喝得更多。肺病倒是給酒医好了，可是，卡倫的丈夫却完全成了废人。他原来碰不得一点烈酒，現在呢，他老爱喝得烂醉如泥。“我的老婆眞心疼我，她讓我泡在酒里，”他常說；这时候，卡倫笑了，她那种笑法讓人永远忘不了。

孩子們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自然不是很愉快的，因此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們发現父亲吊死在仓屋里的时候，几乎都覚得松

① 是一种檸檬汁、糖和葡萄酒的混合飲料。

了一口气。他們就此失掉了父亲，农庄也沒有了主人。一张夫妇合睡的床——哪怕他們背着睡呢——也比一张寡妇睡的床要温暖些；卡倫很願意再嫁，要是她因此能替农庄弄到一点兒錢，那就更好了。

可是，誰也沒有这么大的勇气来接替一个悬梁自縊的男人，这么一来，她不得不自己应付一切，还有她的三个兒子。这自然不会使她的性子变得好起来，随着兒子們长大了，凡事要发表他們自己的主张。她和他們之間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于是他們一个个离开了家；最大的念了师范，如今主持着京城附近的一所学校；第二个当了农庄雇工。他說：要是他不能不听别人的支使，那他情願在外人手下干活。

大家觉得他說这話很奇怪。兒子順从母亲，听母亲的話，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自然罗，这是說如果他爱她的話。可是不知怎么，小山农庄上的兒子不喜欢他們的母亲。只有那个最小的卡尔留在家里，这不是因为他比其余两个喜欢这地方，而是因为他沒有力量摆脫他母亲的管束。他是个窝囊废，你随时望他一眼，他都会哭起来。他从来不笑，老是露出一脸厌倦和有罪的神色。人家悄悄的說：他的母亲在他身上有着一种违悖天理的力量，压在他心上的、驅使他去参加祈祷会的就是这种悔罪之心。

狄蒂的耳朵挺尖——大家說的，她都听到了。其中有好多是她不明白的，她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些閑話加上日常的生活造成一种抑郁的感觉，一天到晚籠罩在她心头。小山农庄上沒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欢暢的；那些人想的都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心上騰不出一点地方来分享任何的欢乐。女东家把这种情形归罪于大海，那該死的大海；她喝多了几口酒的时候，就走到庄院里，对着大海尽情发泄一通。但她的兒子却認为上帝已經遺弃了这座农庄。

只有辛妮一个人脸紅紅的，无忧无虑的干她的活，毫不烦恼；狄蒂最爱和她在一起。

說到女东家，狄蒂简直不知道該怎么对付她。既然女东家就是天命，是禍是福，都由她定，她的一双手既司賞罰，也厚道的供給大家的吃喝，狄蒂自然对她表示一种由衷的自然而然的敬意。卡倫在吃喝上确是很慷慨——正如一位农庄上的好主妇一般的慷慨；她来来去去，手里老拿着一把切肉刀，她的腆起的肚子上沾着大块的油漬。她自己很貪嘴，别人的吃喝她也不吝惜。这弥补了她的不少的短处；小山农庄出名的有着一个好伙房。可是女东家的健壮的身軀还发散着許多旁的气味，这些气味使得狄蒂扭过头去，哆嗦。

狄蒂受的教导是要她吃人家飯的时候，不光替他們做事，还要喜欢他們。她干起她的活来不折不扣，不过要她喜欢她的女东家，她却办不到。哪怕她坐在外面的草坪上，吃她的丰盛的午餐的时候，她也做不到这一点。她覺得自己不够忠心，因此心里难过。

第四章　一位受欢迎的客人

时候还不到傍晚，狄蒂却已經作完了她的編結活兒，吃空了她的飯籃子；不过，总該干点兒什么，免得觉着无聊。这份兒寂寞真是难挨；她不能玩兒，而且她也不大爱玩兒，那些畜牲又不能作她的伙伴。只是因为責任所在，她才关心它們，留心不讓它們損坏了什么，也不讓它們自己遭到什么損伤，說起来她也算得喜欢它們。这在哪一头小牛惹出了什么事，給鉄絲籬笆擦伤，或者給一头老牛撞伤了的时候，就特别表現了出来。那时候，她可就忙了，在伤没

有好以前，简直不知怎么照料它才好。但是她从来不和它們亲热；奶牛总是奶牛，綿羊总是綿羊——正如自然界别的事物一样理所当然。

不过它們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才关心它們；它們有时也許很有趣——这些牲口！——然而她在它們身上看不出很多的趣味来。

狄蒂是个爱热闹的小东西；她一定要有两个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嘮叨，而其中的一个一定要是她自己。自己說話至少跟听人家說一样有趣——要有誰願意听她的就好了。她坐在頂高的地头上，望着远处，心里厌煩和渴望得难受。“要是有些什么事情，眞正有趣的事情就好了！”她一边想，一边就象要填滿这片空虛似的一遍又一遍的叫出声来。忽然間她不作声了，往前探出了身子。她不相信她的眼睛，便把它們紧紧閉上；可是到她眼睛再张开的时候，看到的仍然一样。一个男孩子远远的在大路上奔着过来；他轉身走上草坪；叫着，打着手势。他的書包甩在肩头上！狄蒂由于过分的惊訝，忘了奔上前去迎他，只是坐在原地方，哇的一声哭起来，她是多么的高兴啊！

克列斯蒂安扑倒在她脚边的草里，一句話不說，只管躺着喘气。“你逃学，”狄蒂定下神来便說——一心想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可是她的声气装不象；今天他逃了学，反而使她高兴。那小家伙呢，只吐了吐舌头，算是回答。对她問的許多話，他也一概不作答复，只是躺着緩过气来，他的烏黑的脚板伸在空中。那一对脚掌上有各种各样的伤疤；一只脚后跟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大概是因为踩了一块玻璃弄破的。狄蒂察看了那个脏得发黑的伤口。“你該用块布把它包上，”她略略按一下說，“要不然，它会化膿的。”

“嘿，这是我昨天放学出来的时候碰的，它已經好了。我只用

脚尖跑步。”

于是他又站起身来；他不是发懶劲来的。他很快的打量了一下地形。“我們到那兒去，”他指着沼地說；覚得这兒沒有意思。

狄蒂領他看了她矮树丛里的藏身处。“这很好玩，”克列斯蒂安承認；“可是应該把入口处遮盖起来，不讓人找到这个窝——不然就沒有意思了。你要知道，所有的鳥兒都是这么办的。”哦，狄蒂不是鳥兒，也不想躲起来；她只是想躲太阳和风罢了。可是克列斯蒂安做給她看，怎样把树枝交叉起来，讓人压根兒瞧不出这个入口。“这么着，你就可以装作是一个闖了祸得躲起来的人玩了，”他說。狄蒂吃惊的望着他；她不明白这能有什么乐趣。

然而，这孩子对一切高兴得瘋了！就連在那些安詳的朦朧的奶牛身上，他也能看出新东西来。狄蒂从来不曾在这块草坪上发現过什么可以供她用心思索的，但是克列斯蒂安觉得一切都很稀罕——好象它們刚从天上掉下来，因而显得生疏而又不平常似的。

那些水洼簡直叫他瘋了。头一件事，他要架一条通往一个小树丛——他管这些小树丛叫海島——的桥。桥是用两根木杆和一些樺树枝架成的；材料要由狄蒂去找。这样你就能把所有的海島一个个連接起来，然后走遍全世界。

“这眞妙！”他說，以后他又重复的說个不停，最后惹得狄蒂不耐煩起来。

“我覚得家里比这兒好，”她說。

“那是因为你是个傻瓜，”克列斯蒂安回答。“不过，我們对調一下，你回家去，待在那兒也好。”

他以前跟她說話，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她在这兒是这样的无足重輕，弄得她所有的自尊心都消失了。哦，她很願意掉換个

地方，不过这样想有什么用。

“你在哪兒有午飯吃？”他們正玩着，克列斯蒂安忽然問了这么一句。

狄蒂給他問得一怔，呆呆的望了他一陣；隨后她拔脚奔上小山。“快上来！”她叫道。在快到正午的时候，她得从田野高处留心看那古老的磨坊，可是今天她却忘了个干干淨淨。啊，不过那天窗还沒有打开哩。

“这信号太不行，”克列斯蒂安說，“你在下面看奶牛的时候，你就看不見这磨坊。他們干嗎不敲出个声音来——你不是隨时隨地都能听到家里的声响嗎？”

“敲出声音来？”狄蒂莫名其妙的望着他。

“对了，自然是用鉄鏈敲打什么东西罗。”

他們坐在那兒，望着天窗。这时候克列斯蒂安已經定了心，能够很有头脑的回答問話了；狄蒂滿脸是好奇的神情。“村里有誰生了孩子么？”她急切地盯着他的两片嘴唇問。

“有，瑪莎！”克列斯蒂安点点头回答。

“这不是眞的，克列斯蒂安——你撒謊！”狄蒂計算了一下日子，发現这是不可能的事。

“噢，可是她快要生了——拉尔斯·云生的寡妇这么說的。我亲自听到她說的！”

哼——狄蒂露出失望的样子——就是这么点兒！“我走后出过什么事么？”她問。“約翰如今跟誰在一起？大概是安东吧？誰都看得出来，他跟彼得交朋友是交不长的。”

克列斯蒂安这蠢东西一点也不知道这事。他倒是可以告訴她村里有了一种新的在大海中航行的有甲板的漁船、船上还有地道的前艙，可以在里面睡覚。但是这引不起狄蒂的兴趣。

小鮑符尔常間到她么？拉尔斯·云生的寡妇待他很好，是不是？克列斯蒂安对这两个問題并起来回答了一声“是”。他不願意分开来回答，因为那么一来，他就得向她說明：拉尔斯·云生的寡妇現在压根兒不和他們在一起，这就太嚕囌了。——但是为什么克列斯蒂安書包里沒有午飯呢？問題如今越来越多，越来越緊了。克列斯蒂安在放学的路上就把午飯吃了；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至少是沒有什么新鮮呀。不过他宁可告訴她：他在撒腿飞奔的时候，把午飯丢了——这听起来要体面一些，同时又为他的飢餓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肚子眞餓了——餓得象一所空房子——象从这兒到村里一般空蕩蕩的！天吶！他們干么还不开那扇天窗呢？

狄蒂的眼睛探索似的打量着他的全身。他的头发得剪了，不过下午她可以設法拿干活用的剪子替他剪。他的上衣的袖子应該放长一些——可是今天已經来不及放了。家里沒有人照料，这一眼就看得出来。不管怎样，他看来只剩皮包骨头——他的脸頰也一样的消瘦。然而他样子很高兴，这一点她滿意的留心到了。

“噢，‘吃人鬼’的老婆死了，”他隨隨便便的說道。

狄蒂吃了一惊。“酒店掌柜的老婆死了？你干嗎不早告訴我呀？”

“啊，我大概是忘了。一个人不能什么都記得啊。”

狄蒂正式的审問起他来，可是正巧在这时候，磨坊的百叶窗打开了。“哪，”她站起身来說：“現在你就待在这兒，看着奶牛，讓我奔回家去吃午飯。这样，我就不用赶着它們一同回去了。”

克列斯蒂安楞了，望着她。“我不能和你一起去么？”他几乎要哭出来的問。

“不，这絕对不行。你和我一起去，那就象是你肚子餓了，要吃的去了。”

"可是，我是肚子餓啊。"克列斯蒂安并不打算講客套。

"我想你也是餓了——不过不能讓人看了出来，"狄蒂斬釘截鉄的向他解释。"你要是懂事的話，我去不了多久的——我可以在口袋里装点兒东西带給你。"

于是克列斯蒂安定了心。他肚子貼地躺下，把拳头塞在嘴里，想压住飢餓，这时候，眼見得食物快要到嘴，这飢餓偏大大发作起来。狄蒂飞也似的往农庄上奔去。

女东家亲自出来打开了天窗。她看見那姑娘丢下牲口跑来，就站在院子外面等着她。

"你今天是怎么啦？"她冷笑一声問。"你昏了头，还是餓极了，連奶牛都顧不得赶回来？"

狄蒂脸紅得象火烧一样。"我的弟弟在那兒，"她說。"所以我想我不用——"

"啊，难道他长的是一副不用吃东西的好体格么？我想你們的家境还沒有好到能自己带飯来吃吧？好，他不爱吃这兒的飯，就用不着吃。"

"他可以等回到家里的时候再吃，"狄蒂想这样回答，可是她話沒有說，却哇的一声哭起来。为了要面子，叫克列斯蒂安挨餓，这已經够难受的了；她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她也知道他餓久了，受不了。可是如今她这么办，反而惹得她的女东家生气——她講究規矩，只落得这么个結果。"他实在是餓极了，"她抽噎着說。

"沒事偏要找烦恼——蠢了头，不过，餓着肚子不說，大概算是气派吧——可这是救济院的气派！"卡倫在往屋里走的一路上，不住的駡着。

然而她的本心实在不是这样。她放了狄蒂的假，不要她干中午的活，而且等狄蒂自己一吃完，就讓她送了些飯食給她的弟弟

吃；狄蒂拿走的一籃食物相当丰盛。“要是他剩下什么的話，就讓他带回家去好了，”卡倫說。“你們家里过的日子不很好，对不对？”

卡倫不是个軟心腸的人；这是她头一次对狄蒂一家人发善心。她对貧穷并不很寬容；人穷，那是他們自己的不是。不过，我們知道，她对吃喝倒是不計較的。

克列斯蒂安来过以后，狄蒂比較的定心了。所有她在想家的时候，她的拘謹的想象力所憑空臆造出来的灾难和不幸都被現实的风吹散了。她接到了家里一次眞实的、活生生的問候——那就是克列斯蒂安，他象平时一样穿得破破烂烂的，依旧是个小流浪汉。最后这一点不十分叫人滿意；她因为他常常随自己高兴逃学而担心，因此她不时注意着大路。可是在她心底里，她却希望不久再能看到他往这兒奔来。

第五章　狄蒂回家探亲

农庄上只有一个人瞧得起狄蒂，那就是少东家。在别人眼里她算不得是个人，只不过是供他們驅使的。要是在干什么重活的时候，她叫起腰痠背痛来，女东家只会說：“你的腰背——嘿！你除了一把骨头，什么也沒有！”别人也是这么說；他們会使喚她，却不願意認眞的看待她。辛妮看她还是个孩子，挺怜惜她；但是狄蒂却十分希望人家把她当作一个成年人看待。

至于卡尔，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才十七岁，他的神气象是剛熬过了基督受难节，就又要熬懺悔日一样。他走起路来，两条腿活象是鉛做的，他象有一肚子的伤心事兒。狄蒂心里有数；一定有什么事情苦恼着他，可是，这也用不着哭丧着脸呀。她自己也有許

多苦恼，摆脱它們往往不很容易；但是她并沒有因此垂头丧气。

在他走路的时候，要有什么东西拦住了他，他就躲到一边，那样兒看了真叫人好笑。狄蒂忍不住故意的挡住他的去路，作弄他，跟他搗乱。如果遇見他的当兒，她正提着一桶水，她就装做不在意的样子，泼些水在他脚上；要是她去替他鋪床，那床准是鋪得有毛病。不是床板会掛下来，就是在被窩里放了什么玩意，惹得他痒得受不住，不得不半夜里起来抖被窩。

如今狄蒂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毫无恶意的出一出她所不得不忍受的气；于是她就尽量的利用他。卡尔由她作弄，装得几乎象是沒有看出来一样。他对她的态度并不因此有什么改变，沒有变好，也沒有变坏。万一他发了性子，打她一个耳光，狄蒂也不会生他的气；然而他頂多只是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他的两个哥哥难得回家。狄蒂在农庄上有一次見过其中的一个——那位当教师的；另外那一个——当农庄雇工的——一夏天都沒有回家。

快到收割庄稼的时候，一个星期六中午，那位教师来探望了一次。狄蒂懶懶散散的回到家里，正逢他站在外面院子里，光着头，腰背挺直，神气很快活——正好和其余的人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他和他母亲即使不是已經爭吵过，也快到了爭吵的地步；你从那气氛中便可以感觉出来。他站在那兒，眺望着大海，象是完全被这派海景吸引住了；他的母亲在井边忙着洗鍋盘碗碟，一边向他投来挑衅的眼色。有旁人走近的时候，她就用一只手遮住她的眼睛，学她兒子凝神注视的样子。他看到了，但是并不理会。

"喂，你看出了些什么？也許你能告訴我們，人家在瑞典[1]中

---

[1] 丹麦与瑞典隔海遥遥相对。

午飯吃什么？"狄蒂听得女东家說。

"瑞典不是在这个方向，母亲，"他笑着回答。"你得朝那一边望。"

"原来如此！是啊，你是聪明人！那么，你倒是在看什么呢？"

"噢，我覺得今天大海光閃閃的，显得多么喜气洋洋，"他嘲諷似的說。"这国度里沒有别的农庄有这么美的环境。只可惜，对牛弹琴，啥也不懂。①"說完了他哈哈大笑。

"你是說有什么东西光閃閃的么？"她一直走到他面前，装出一副痴呆天眞的神气，从他站的地位望出去。"不錯，你說得对——这下我看到了；象月亮地里一堆猫屎一样光閃閃的，天吶！唉，眞美！我的好上帝！"她兴奋得拍起大腿来。"我們的祖宗，他們竟沒想到把农庄一直安在大海中間；那时候，吃的喝的，我們全用不着了！不过，我們中間誰要是傻看着一片莫名其妙的海水不能活命的话，那还是現在进去吃飯吧。"她轉身进屋去；她的兒子微笑着跟她走。

今天，那个短工装得挺規矩，沒有在飯桌上講那些下流的故事；他坐着，脑袋一直埋到盘子里，手微微有些哆嗦。連女东家自己見她的这个兒子都有点兒怕；她沒有那种大声喧嘩、无拘无束的样子。她的兒子一直在兴高采烈的說話，講那些京城里的滑稽事兒，一边講，一边笑，别人不跟着笑，他也不在乎。卡尔压根兒不笑，拉司慕斯·利特尔和女东家只是在講到猥褻的地方才笑。辛妮呢，不管滑稽的或悲哀的，全打动不了她。在这种时候，象狄蒂这样的小姑娘敢插嘴，那就太奇怪了。不过，她倒有胆量盯着看教师的脸，她也眞是这么看着。教师講話的时候，脸上发出光彩，狄蒂

① 英譯直譯是："珍珠在猪前"；德譯是："給傻瓜講經，白費力"；俄譯直譯是："这（好风光）在这兒对誰也沒有用"。

覺得今天在屋里呼吸也跟往常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教师和孩子們常打交道，懂得他們的心理。

"你有兄弟姊妹嗎？"他突然轉过来問狄蒂。她脸紅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因为她不慣于有人在飯桌上对她說話。他一听到她还沒有回家去过，便認眞起来。"这你可不对，"他立刻掉回头去对他的母亲說。

"噢，說实在的，她在这兒农庄上又不短什么，又不受欺侮，"卡倫推托的回答。

"整整一个夏天，不讓一个刚受过坚信礼的孩子回家去一次，这合不合法，我可不敢說，"他接着說。"不管怎么样，这是不公道的。"

"你用不着回来跟我講法律——也用不着跟我講什么是对的，公道的，"卡倫恼怒的从桌边站起来，答道。

然而他們娘兒俩后来一定私下討論了这件事，因为狄蒂刚干完了中午的活，女东家就走来跟她說：她可以回家探望一下，牲口不妨留在圈里。

"在明天晚上以前，你不用上工——明白么？"教师冲着她叫道。卡倫說了一两句反对的話，可是狄蒂沒听見。她已經走了一大截路。

整整这一个夏天，她沒有这么快活过，她的脚步沒有这么輕快过。她可以回家了！不但回家，她还可以在家里睡——睡整整一晚上！她一边飞也似的奔着，一边反复的跟自己說——睡整整一晚上！永远不能在父亲的家里睡觉，永远不能摟着那几个小弟弟妹妹，听他們的宁靜安詳的呼吸，这一直是她頂頂痛苦的事。

狄蒂冲进厨房的时候，爱尔茜妹妹正在洗碗碟，她吓得把一个盘子摔了。她得站在一张凳子上去凑那水槽，然而她已經是一个

很能干的小主妇了；狄蒂看了一下她洗的碗碟，称赞了一番。小姑娘听了她的称赞，高兴得脸都紅了。

拉尔斯·彼得从頂楼梯子上下来，睡眼惺忪的望着。"啊，是你么，孩子！"他快活的說。"我正想呢，我象是听到了你的声音。"狄蒂扑过去，摟住他的脖子，差点兒把他撞倒在地上。

"好，好——先讓我好好的醒过来，"他笑着說，用手扶住一根柱子。"白天睡觉和晚上睡压根兒不能比。脑子里老有什么在轉。"

这时候，鮑符尔从港口赶回来。他听别的孩子說，他的大姊回家来了。"你給我带什么来了沒有？"他人还沒进門就叫道。

"你答应过我：你上了工，就会买整整一克郎的东西給我，"孩子責备似的說。一定是有一次，她为了要他安静下来，就随便的哄了他一下。她早就把这忘了个干净。

"不过，下一次我一定記住，"她認真的說，一边正眼望着他，算是保証。

"是啊，不經心的答应給孩子什么，这可是挺危险，"拉尔斯·彼得說。"他們比我們的記性好。"

"对，你說你要給我們东西——可你說了不算，"鮑符尔附和着說。

"克列斯蒂安在哪兒？"狄蒂把这个感到失望的孩子抱在膝头上，問。

"克列斯蒂安？——他在干活；他如今是个大人了，"她的父亲說。"这个夏天，他一直在替酒店掌柜干活。"

"他来看望我的时候，他一句話也沒有提到这事呀。"

"怎么——他去看过你么？我从来沒有听他說过。孩子們，你們听到过么？"拉尔斯·彼得很惊奇。

不錯，愛尔茜妹妹知道这回事。克列斯蒂安偷偷的告訴了她——因为她現在是家里的主妇。

"你一点也沒有跟我說这回事，"她的父亲責备道。

"对，如果克列斯蒂安把它当作一桩秘密告訴她，她干嗎要說呢？"狄蒂勇敢的插进来說。"他干活有工錢么？"

拉尔斯·彼得笑起来。"酒店掌柜不是那种能不給錢而給錢的人——他搜刮錢的本領要大得多，他确是这样。不过那孩子吃他的飯，孩子也到了学着干活兒，听人家吩咐的年紀了，我晚上要出海，白天要睡覚，再要一天到晚留神着他，实在不容易。你听到酒店掌柜的老婆死的消息沒有？"

听到了，克列斯蒂安告訴了她。她是什么病死的？

哦，阿——拉尔斯·彼得眼瞅着孩子。"你們可以出去玩一忽兒，孩子們，"他說。两个孩子滿肚子不高兴，慢吞吞的走出了大門。"唔，你知道，他們倆想有个孩子，想得十分厉害——这事情說起来，也是挺淒凉的。因为就算是人家良心坏——說酒店掌柜良心坏，并沒有冤枉他——可你不能不承認我們大家都想有孩子——至少我們中間大多数人都想。他們为这事情一定化过不少心血，人家告訴我，酒店掌柜跟那些他养着的牧师、执事常常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求他大发慈悲，低下头来，祝福她的肚子。可是看来上帝覚得孩子在他們手里好不了——大概是这一类的想法吧；不管怎样，他們鬧的一套花样一无結果。随后，去年秋天，来了那个人——酒店掌柜請到这兒来主持布道大会的传道师。那人就跟酒店掌柜的老婆在密室里一块兒祈祷，他手按着她，給她祝福。然后不知怎么一来，她有了孩子。"

"那眞是一个奇迹！"狄蒂庄严的說。

"是啊，你也許可以叫它奇迹——世上有許多事情，人不容易

弄得清楚。可是話虽如此，事情到了节骨眼上，酒店掌柜却沒有那么大的誠心；因为他并不相信什么奇迹。你知道他待她一直就不怎么好，可到了这时候他变得真凶。我听說，他拳打脚踢，用頂頂毒辣的办法对付她；人家說他常常挑她身上怀着孩子的地方下手。”

狄蒂呻吟了一声。“他怎能这样？”她縮紧身子，低低的說。她的嗓音发哑了。

“是啊，他怎能这样？他自然是很嫉妒罗——你也知道，一有事触犯了他，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魔王。她因此害起病来——死了，人家說在她进棺材的时候，他不許他們給她麻布和綫，带到坟墓里去，到时候好把孩子生下来。誰怀着孩子死了，殯葬的时候按习慣都是这样。但是他是狠心人里頂頂狠心的。‘就讓她这么躺着，一直躺到末日来临！’这是他說的話。

“如今，报应落到了他自己头上，这是天公地道的事，因为尽管人家說他不怕神，不怕鬼，他仍然不过是个凡人。打从她安葬的日子起，人家晚上走过教堂墓地，总听得她在叫苦。一星期前，酒店掌柜晚上从城里赶車回家，他怎么也不能叫馬打墓地旁边走过。那两匹馬站在那兒，吓得直哆嗦，身上大汗淋漓，坟墓里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叫着要‘包孩子的布—包孩子的布！’他只得把自己的衬衣撕成一片片，放在坟墓上，那声音才停住，他和他的馬才走过那地方。但是从那时候起，他的神气就很不对。自然罗，他还和平时一样，整天的奔忙，可是他的人变了。”

“那女人真可怜，”狄蒂說，她眼里噙着大顆的泪珠。

“是啊，你說得对——这世界上有許多的罪恶。不过人死了，还要跟她吵鬧——这要算是我看到的最坏的坏事了！——啊，我們可不能讓自己为这事情难受，”拉尔斯·彼得提高了嗓子說。“你

現在出去看看孩子去——我知道他們在等你。我得下去，收拾那条船，今晚好出海。"

狄蒂牵了鮑符尔和爱尔茜的手，出去看望朋友相識。她实在不願意这么办，可是不办不成——人家会說她太驕傲了。那所"漂亮房子"里的两位老人見到她很高兴。"啊呀，你长得有多大呀！"他們一边說，一边上上下下的摸着她。他們呢，却变得比以前更干枯了；这两位可爱的老人似乎是越长越小。他們那地方照旧充满着苹果和薰衣草的香味。

他們也去探望了拉尔斯·云生的寡妇。順便說一句，她已經不再是寡妇了，因为酒店掌柜把她配給了一个新到村里来的渔夫——这是他解决房屋困难的办法。然而孩子們只管她叫拉尔斯·云生的寡妇。他們来看望她，叫她很感动，她真是个好人。"嘜，你瞧，我沒法子象母亲那样照管你們，"她說，"不过看到你們对我这么亲热，我还是一样的高兴。你大概已經听人說过，我如今自己有一个丈夫要照料。我沒法子确切的告訴你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我对他还不熟悉，实在不熟悉。把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就这么推給我，說来也眞有些希奇；最初我又咬，又踢，不肯理睬对方。但是这象世上其他的事情一样——慢慢的也就过去了。"他們讓人留住了喝咖啡，随后，繼續串他們的門兒。

这么一家家的串門兒，被人当作大人一般殷勤的招待，眞有意思；狄蒂自己覚得很有些了不起。

可是这样的出头露面总有个完結的时候。那天正逢星期六，家里需要好好的收拾；爱尔茜只能照料絕对免不了的日常事务。狄蒂套上一条旧裙子，罩上一块粗围腰，动手打扫起屋子来。

能回到家里，她心里眞快活；自己給一对对放着摯爱、驕傲、还有贊美的光的眼睛望着，眞有說不出的安慰！她的身子长得多丰

腴，脸蛋兒多紅潤，她又有多高大，多飽滿啊。"你快要成一个大姑娘了，"拉尔斯·彼得驕傲的說。"一眨眼你就会手挽着一个情人站在这兒了。"孩子們纏住她，有这末一个成年的姊姊，渾身是一个陌生世界里的气派，回家来高談闊論，他們又高兴，又觉得荣耀。

鮑符尔釘得她太紧，弄得她簡直干不了活；他要一刻不离的坐在她膝头上。他要补偿这几个月来看不到她的損失。狄蒂重又見到他在跟前，又能够照料他，她的心里也感到一种满足；她只要摸一摸他，他的小小的心里便充滿了感謝，她也爱听他在要人給他办什么事的时候，說个不停的"啊，不，我要狄蒂！"

自然罗，他們全都要睡在一张床上。"这你怎么也办不到，"他們的父亲說，"你要記得，你們全长大了。"可是狄蒂和其余的孩子一样，一心一意要这么睡，她真是个孩子。"你来不来睡？"他們在床上叫道，狄蒂恨不得立刻鑽到他們中間去。但是她又想坐上一会，和她的父亲談談正事。

"唔，你日子过得怎样？"他們把其余的孩子打发睡了以后，他問道。"你的样子又强壮，又健康，你大概沒有挨过餓，也沒有过分的辛苦。"

沒有，在这方面說，狄蒂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不过，話虽如此，她还是想回家来，在家里过冬；这兒要她干的活多得很，小山农庄离家又那末远。

"是啊，我們天天随时随地都想念你——也不止在一件事上想念你，"拉尔斯·彼得說。"不过，要我們这样的穷人領你这样一个受了堅信礼的姑娘回家，这可不成啊。人家会議論的。"

"可是拉司慕斯·奥尔逊家的瑪莎一直就在家里，"狄蒂表示异議。

"嗯，她是另一回事，"拉尔斯·彼得犹豫的說；"我敢断定，她

为了留在家里，不得不作了一些牺牲。不，酒店掌柜不喜欢旁人有自己的孩子帮着干活；他連克列斯蒂安在家里都看不惯。不过要是那兒太远，我們也許能找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有人在說酒店掌柜要盖一座旅館，招引度假的客人，就象旁的地方那样。說不定你能在那兒找个活兒干。"

不，这么說狄蒂宁可留在老地方。

"再說，你要换人家，也嫌太快呀，"拉尔斯·彼得說，"这会給你招来一个坏名声——不管你該不該有这个坏名声。农夫們从不喜欢不停的換东家的下人。"

"不过，事情要是他們自己惹起来的——那又为甚么不能呢？"

"因为这会显得你太独立不羈了——这正是他們最瞧不慣的。反过来說，要是你在一个地方干很久，那就显得你願意忍受好多事情——他們素来喜欢这样。啊，我們还是談些别的吧，你近来看到过約翰斯叔叔沒有？我听說他常上小山农庄去。"

狄蒂只見过他一次，她想他也沒有再去过。"难道他和卡倫之間有些勾搭么？"她好奇的問。

"唔，至少人家說他在追求你的女东家——还說她也并不怎么討厌他。这閑話确实不确实，我不敢說；不过他倒是有这种一心想高攀的厚脸皮。假如成功了，那就是一对少夫老妻；人家說，这不是好事情。"

第二天早晨，有人揪狄蒂的鼻子，把她弄醒了。她惊訝的张开了眼睛；克列斯蒂安和鮑符尔在床边俯着身子，眼里閃着頑皮的光，望着她，爱尔茜妹妹端着咖啡站在床边。"你可以在床上喝咖啡！"他們叫道，一边看到她的那种慌张的神气，便哈哈大笑。她不慣于受人这样的伺候。

天已不早——这她从太阳的位置便看得出来。这几个小家伙昨天就商量好了，要叫她足足的睡上一覺，他們不讓她覚察，便溜出了被窝。“你們真是一伙好东西！”她从床上坐起，說。“我原来打算起个早，收拾屋子。”

“但是屋子收拾得好好的！”他們嚷道，一边看到她中了他們的圈套，高兴得不得了。

狄蒂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就給他們講小山农庄啦、那些牲口啦、那头活象貝斯的猫啦，以及那个有着一张烟草熏黄的嘴和黑馬一样的牙齿的上了年紀的短工。“他偏又是那么喜欢亲人家的嘴，”狄蒂說——“他簡直不能讓人有一会兒清靜。”

“啊，真是个畜牲！”克列斯蒂安不得不走过去，往开着的窗子外啐了一口。正在这时候，他一眼看見了海上的漁船。“父亲回来了！”他叫道，回头就往外奔——他躥出了厨房門，奔过砂崗，一路快活的大声叫喊。其余的两个孩子也走了出去；可是鮑符尔对克列斯蒂安的一举一动都要学样，因此首先也得走过去，往窗外啐一口。他不得不爬到床上去湊那窗口——随后又把口水都吐到了自己的衣服上；狄蒂自然得替他揩，这样一来，他們就耽誤了。最后他終于掙脫身子，跌跌撞撞的往港口走去——狄蒂在窗口可以看着他走；他一路上跌跌撞撞，摇摇摆摆，走得那样慌忙。他还是以前那个叫人发笑的小胖子。

狄蒂也想走到海滩上去，可是这时候有人在墙上叩了一下。那是陶丽奥大娘；狄蒂走过去看她。“我听見你回来了，”她打着噴嚏說——“我听到了你的說話声。”她說一个字就咳一陣痰，痰象一鍋煮沸了的土豆似的，在她的喉嚨里呼嚕呼嚕的响。她躺在床上，和平时一样，样子十分怕人；狄蒂动手把她的头垫高一点兒，她的枕头碰上去就象粘糊糊的油布。

“唉，我只有躺着等死的份兒，可是偏偏又死不了，”她訴苦道。“沒有誰来照顧我这个废物。兒子在大海上，从来也不回家，他的老婆旁的事不做，只管到处逛蕩。人家說，她又有了人家——我的眼力不济，看不見这样的事。再說这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只要我能早点兒死就好了。要不是雅可勃，我說不定已經躺在这兒断了气；他是唯一来看顧我的人。到这兒来，我告訴你一件事，可是你一个字也不能跟旁人說。雅可勃快要找到那咒語了——那时候他就会拿枪打死吃人鬼。”

“我巴不得他能找到那咒語，”狄蒂說。“那时候，我們就再也不受他欺压了。”

“对，你說得对。可是你不能透露一点风声，要不然就会坏事。”

“我把窗子打开一点好嗎？”狄蒂几乎給臭气熏得喘不过气来。

“啊，不，不，不要打开！”老太婆才听到开窗的話，就沒命的咳嗽起来。

狄蒂无可奈何的四下里望了望；她覚得自己应該帮着收拾一下这地方，可是她旣不知道从哪兒下手，也不知道怎么結束。“你就随它們去吧，”老太婆說。“我已經慣了，就这么对我最合适。”狄蒂难受得几乎作呕，然而她不忍心走开，撇下老太婆象眼前这么躺着。她生来不爱躲避任何事情。可是正巧在这时候，她听到她的父亲在屋子外面喚她的声音。

“你喘不过气来，是不是？”他說。“我們中間有些不大怕暈船的，只要把头伸进这門口，也会覚得发暈。但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那地方过不多久就清扫一次，可是馬上它又恢复了老样子。她照說应該进医院去，可是酒店掌柜不答应。自然罗，他害怕人家发覚她病成了什么样子。人說她內里給塵土腐蝕和虫子蛀了一个个大洞，她的两条大腿也粘在一块兒分不开了。”

"那对双生子在哪兒?"狄蒂問。

"噢,一个前几天掉在港湾里淹死了。他們的母亲在那兒船埠上漂洗衣服,乱子准是就在她身边出的。可是她絲毫沒有发觉,回到了家里,还以为那孩子沒有和她在一起哩——她就是这样粗心大意。孩子的尸体后来在一艘駁船下面发現了;我們把另一个孩子送到他們住在內地的一家亲戚家去住一些时候。"

"可是酒店掌柜为甚么一点不帮他們的忙呢?"

"啊,你要知道,他恨他們一家,因为那兒子不肯留在这兒干活,却当了水手。"

然而今天是星期天——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太阳照在砂丘上、港湾里和海水上,发出只有假日才有的耀眼的光彩;漁夫們的小屋在安靜的阳光下发亮。晒漁网的竿子悠閑的矗立在蓝天下,叫人想起手插在口袋里过星期天的人們。这样的日子須得干些不同寻常的事才好——一次远足吧!拉尔斯·彼得放弃了他的睡覺。"好啦!"他听了狄蒂反对的意見,回答道。"多睡一会兒,少睡一会兒,这算得甚么?我年青的时候,才不把它当一回事哩。再說死了,尽有你睡的。"

到阿莱湖去远足一定是个很大的乐子,在那地方他們可以望見"鵲窩"——那兒还有許多迷人的景物。拉尔斯·彼得非常贊成;但是孩子們想去一个他們从来沒有去过的地方。在往南去两哩路的一个漁村里,要举行一次野宴——为了修港口募錢。

拉尔斯·彼得馬上抓住了这个主意;說不定在那兒可以遇上什么机会——他在这兒待得实在膩了。"我們在那兒还可以看到度假日的人們,"他快活的說。"我听說到那兒去度假的人真多,弄得漁夫們不得不把小屋讓給他們住,自己搬到木棚和猪栏里。那些度假的准是一伙怪人。人家告訴我,他們吃魚要使两把叉子,我

們吃午飯的时候，他們才吃早飯，我們吃晚飯的时候，他們才吃午飯。这么算起来，他們吃晚飯的时候，大概正赶上我們喝早晨的咖啡！”孩子們笑了；这听起来眞象胡鬧。“可不是，而且他們什么事也不干，只是整天的追求别人的老婆。这事情大概还挺有意思，因为这幷沒有伤了他們彼此的和气。还有哩，他們老碍人家的事！那兒的漁夫因此不太高兴，不过，自然罗，錢財也就这样流到了那地方。”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挺有意思。

可是他們怎么能到那兒去呢？坐船最方便，也最自然不过，可是小姑娘們对坐船不特别感兴趣。走路吧，路又太远。这么一来，他們就只有試試看，能不能把大馬克拉烏斯借来。拉尔斯·彼得認为这大可一試，酒店掌柜自从过教堂墓地出了那回事以后，人变得随和了一些。

啊，坐車出門！又能和大馬克拉烏斯一块兒出門——这可是一桩值得好好談論一番的事！小姑娘們叫着“啊”，睜大了眼睛，两个男孩子象小馬似的乱蹦乱跳。克列斯蒂安被派去借那馬車，轉眼間，他已把馬車赶到了門前。

啊，他們現在得赶紧才成。孩子們早已穿上了頂体面的衣服，可是还得重新打扮一番；他們竭力的想保持整洁，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克列斯蒂安的膝盖烏黑、又粗又硬，他一口咬定这洗不掉。“来，我会把它們擦得干干淨淨，”狄蒂說着，便拿出了軟肥皂和板刷；可是克列斯蒂安一下子逃开了。

“你以为我要有女孩子一样的腿嗎？”他用自尊心受了伤的口气責問。

狄蒂在籃子里装了面包、黃油和脂油的罐子，凉魚以及找到的其他一些的东西。“現在我們只要有两瓶啤酒就行，”她說。

“我們到那兒去买吧——还有咖啡哩！”她的父亲显出一种不

在意的慷慨說。"今天我們要好好的玩一下。"

"可是你沒有錢呀！"狄蒂考虑得很周到的反駁道。

这倒是一点不假，偏偏拉尔斯·彼得把这全忘了。"人过惯了口袋里沒有一个小錢的日子，有了錢就象是作了孽一般，"他笑了一声說。"啊，克列斯蒂安，你快到拉司慕斯·奥尔逊家去一趟，要他們借給你父亲一个泰勒。"

"他們要有就好，"狄蒂瞅了奥尔逊家的小屋一眼，說。

"有，他們有錢；你知道，拉司慕斯·奥尔逊的船員昨晚在赫塞洛附近碰到了一条从亨斯丹特来的船，就把打来的魚卖給了他們一些，"拉尔斯·彼得压低了声音說。"要想捞几个現錢，你就得不时出点兒小花样。"

克列斯蒂安奔着回来，从他跨的步子上，他們就知道他成功了。他手擎着一个讓太阳照得光閃閃的透明的瓶子。"那一定是燒酒无疑，"拉尔斯·彼得高兴的說。"拉司慕斯·奥尔逊可眞够朋友！"

"你猜怎么？"鮑符尔拉着狄蒂的裙子說；"那边'漂亮房子'里，他們在炸餡餅呢，我猜这是为我們做的。"不錯，狄蒂早已聞到味兒了。

"不过他們怎么会知道我們要出去野餐呢？"她惊詫的問。

这不是什么秘密。孩子們圍在馬車四周，女人們从所有的門口探出头来看有什么事。在村里，这么大模大样、車馬齐全的出門不是每天都有的事。

又看到了大馬克拉烏斯，心里眞覚得别有一股滋味。它老了——又受人虐待，自从狄蒂上次看到它以来，它瘦了不少。她找了一两块陈面包給它吃，但是大馬克拉烏斯只聞了聞；面包要在水里泡过，它才嚼得动。然而它还認得他們，它看到了拉尔斯·彼得

尤其高兴。他每次走近这匹老馬，它就嘶叫——那情形真叫人感动。"它就爱人家不停的跟它亲热，"他拍拍它的鼻子，悲伤的說。这时候大馬克拉烏斯便把头鑽在他的胳臂和胸脯中間，一动不动的站着。

孩子們一想到它要走的长路，未免替它有点兒难过；它看来象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它的高大的身軀象是一所随时都会倒塌的老屋子。但是拉尔斯·彼得說这不成問題，他們一上了車，馬居然挺輕松的拉着走起来。拉尔斯·彼得在車旁走，直到他們走出了砂崗上的松軟的砂土才上車；他們在砂上走着的时候，雅可勃出現了，他自动的在車后推着。他这么办，倒是挺聪明。

"可是，那餡餅呢？"他們到了砂崗尽头，停下来讓他們的父亲上車的时候，鮑符尔說。"我們把餡餅給忘了。"狄蒂回头看那房子；她倒是記得，可是即使他們知道餅是为他們做的，却終不能去問人家要呀。正在这当兒，那位小老太太在家門口出現了，她向他們招手。克列斯蒂安立刻跳下了車，他回来的时候，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籃子。"籃子里还有鵝莓糖酱，"他說。"她还要我祝你們大家远足快乐呢。"

他們就这样往前走，虽然走得慢，却是在稳步前进。大馬克拉烏斯一到它的四肢百节里生出了一些热力的时候，便走得挺有劲；它的老步法还沒有完全改变，这打发起路程来，比松一陣紧一陣还快。

重新走到了乡間，而且还坐着車，眞叫人心花怒放。車子两边都是麦田，每一块小小的自耕农的田地上都有一座农舍，都給人各各不同的生活忙碌的印象。他們不时可以瞥見远处阿莱湖的湖面，这叫他們想起"鷸窝"来。岁月无情，它把所有那些瑣碎的記忆都磨灭了，只留下一些主要的。"鷸窝"究竟一度是他們的产业啊，它的田地不管有多么貧瘠，到底是他們的；还有那奶牛，那口猪，以

及那伙生蛋的母鷄。那时候他們只要不欠债，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們嘴里虽不說，心里却有同样的感想；这从他們一到山頂上，便伸长脖子，想望一眼“鵪窝”的炊烟，便可以看出来。要不是为了体貼大馬克拉烏斯，拉尔斯·彼得早就繞圈子打那兒走了。“也許我們应該在那兒住下去，”他輕輕的說了出来。他的話并不是对着誰說的，可是孩子們的想法也差不多。連小鮑符尔也坐着一动不动，象是十分安适。——說起来陆地究竟和大海是两回事啊。

在到那漁村去的路上有一座大房子，外面挂满了木制的鳥籠一直挂到屋檐下。“这是一家有浴場的旅館，”拉尔斯·彼得告訴他們道——“酒店掌柜想在村里盖的也就是这么个房子。天知道它怎么能賺錢——一年內它只做約莫一个月的生意。”大馬克拉烏斯只得停下車来，讓他們观望一番。

“那些古怪的鳥籠子是干甚么用的？”狄蒂問。

“那些玩意兒么？人家叫它們阳台。他們懶得不想动的时候，就在那里面躺着。”

“在那兒住要化很多錢么？”他們重新走动起来以后，克列斯蒂安就問。

“你在打什么主意，孩子？他們一个人一天付的錢比我們——我們全家的人——一星期化的还多哩。”

“他們那些錢是打哪兒弄来的？”爱尔茜接着問。

“啊，你說說看，他們的錢是打哪兒弄来的？我們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干活，才勉强凑合着过日子。可是有人却一直过得舒舒服服的。”

他們問个不停，弄得拉尔斯·彼得簡直应付不过来。只有小鮑符尔一句話也不說，光用眼睛瞧着。“这孩子这下子可开了眼界啦！”狄蒂亲了他一下說。

他們沒有进酒店去，而是把車赶到砂丘里，卸了馬。"酒店里的人平常总要徽你一些草料，"拉尔斯·彼得解释着說；其实眞正的原因是他想节省一笔小賬。他們給大馬克拉烏斯套上了飼料袋，又在它身上鋪了一块布，好叫苍蝇叮不着它，然后走上前去四处观看。

这兒的港湾不及家里的好，不过海滩却美得多。它象一个半边的月亮，往两边伸出去，一直伸到高聳的海岬边；在砂子上走，就象在地板上一样。砂滩上有底下装着輪子的一座座小木房子，誰要想洗海水浴，就可以把它們推到水里去。"这些小木房是給那些十分講究的人預备的，他們宁死也不願意在人面前脫衣服。"拉尔斯·彼得笑着說。"不过他們也不是全都这样講究的。"

不錯，他們的确不是全都这样，因为有人就在砂滩上摊开手脚躺着，除了腰間圍一块布以外，身上什么也沒有，男人女人躺在一起；有的还象猪和鷄一般身子一直埋到了砂子里边。在前面海滨，一对对赤身裸体的男女臂挽臂的在走。有几个皮肤黑黑的，光着身子的男人胳臂上沒有女伴，却象公鷄一样，趾高气揚的走来走去，他們抱着手臂，卖弄着他們的筋肉。他們过不了一会便伸一下胳臂，活动一下筋肉，然后又把它們抱着。这看来眞是滑稽。不过最叫人发笑的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他在砂滩上沒命的跑，往前跑，又往后退。他把肘弯貼着身子两边，头揚着，他的湿淋淋的头发挂到背上。

孩子們大声的笑起来。"这人的脑子一定有毛病，"他們說。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們的父亲回答。"你看得出来，他这么做，是为了練身体。不过他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一批半疯半癫的家伙，他們大多数都是的。要是我們村里也有了这样的人要对付，那一定会鬧得天翻地覆。"

那宴会場地本身沒什么了不起。他們用树叶编了一些圆环，挂在柱子中間，拦出一块广場，場里有一个人在高声叫嚷什么丹麦的通向荣誉和威力的道路！他光着脑袋，尽淌汗；阳光照得他的又大又秃的脑門子发亮。貨攤啦，測力器啦①，以及諸如此类平时在市集上看得到的玩意，这兒都看不見。

"那家伙說的，我們都听不懂，"拉尔斯·彼得說，于是他們繼續往前走，他和狄蒂走在前面，孩子們紧跟着。escaped克列斯蒂安都不敢一个人跑开去，他一直和大家挤在一起。这地方太古怪——太漂亮，太象哥本哈根了；他們和它配不上。

他們在旅館的一个凉亭里吃他們带来的飯和还有点兒热的餡餅。一个穿着白上衣，臂上搭着一块布的男人給他們端来啤酒和咖啡。狄蒂觉得男人干这事情很希奇。不过能在一家旅館里吃一頓飯，实在有意思极了！

飯后时候不早，該套馬了。太阳开始西斜，要上床睡覚了；該有五点鐘了吧。狄蒂今晚上要回农庄去，她回去晚了可不成。

第六章　脸紅紅的女人

秋天挾着寒冷和雨雪交加的天气来了；牲口差不多整天都背风站着，不吃草，狄蒂也冻僵了。这种时候，要把牲口放在外边可是不容易，它們一心一意只想回家去。在所有其他的农庄上，牲口早就归了栏，然而小山农庄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在其他的事情上一样，改变起来总是很慢。可是，一天早上，他們醒来，发現下了一場

① 測量一个人力气有多大的仪器。

雪——那时正是十月初。雪在一两个鐘点內便化了，但是尽管如此，它却給他們捎来了一个他們一直等待着的信息。

今年的草长得很好，牲口一夏天长得肥肥的——毛色发亮，上了膘。現在到了它們要消瘦的时候了；小山农庄是按旧式方法經营的，因此每年有每年的麻煩。他們从来不买飼料，可是不管草长得多好，今年春天却貯存得不够，这年夏天卡倫对农庄經营显得特别的冷淡。她的兒子又太年青，太懶散，什么事也不想干。

秋蒂干的活越来越辛苦了。除了打扫牛栏以及其余的一些粗活由少东家动手以外，照料牲口和在窑下来的时間里帮着干各种各样的活都成了她份內的事。但是这个改变反而使她高兴。她需要把心思用到自身以外的事情上去；牧場的孤寂陡然使她的生活变得十分貧乏。

她曾經在整个夏天努力去了解她周围的生活——人和环境。然而这在她所有的时光都独自消磨过去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办到的；听人說話的机会不多。难道小山农庄的卡倫沒有錢？秋蒂自然而然的把所有农夫都看作有錢人，然而这兒有好多事情都指明情形正好相反，别的农夫和小山农庄之間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农夫們照例彼此十分亲近；他們中間每人都有錯处，因此对旁人也很寬容。可是他們不約而同的和小山农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一提起卡倫，就有那么多的人的眼神和声气里都流露出恐惧来呢？这光是因为她的男人的慘死嗎？那她自己在女东家身边，又为什么有一种奇怪的毛骨悚然的感覚呢？說实在的，她并不怕她啊。不过，那多半是因为她那股强烈的叫人莫名其妙的气味。这气味是打哪兒来的呢？

頂頂重要的，在她的女东家和約翰斯叔叔之間眞有什么勾搭嗎？說起来这是最使人感到新奇的事情，她时刻的留心着。有好

久什么事情都沒有发現，但是牲口归栏以后不多几天，他又来了。他和女东家突然在半明半暗的牛栏里出現，查看牲畜。他对每一头牲口都发表了他的意見。从他們彼此的神情和来来去去的眼色上，可以看出自从他上次到这兒来了以后，他們就經常在一起，同时，他們之間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关系。这样看起来，人家說他們偸偸摸摸在附近幽会的話到底不假。他向狄蒂点了点头，可是再也沒理会她；她明白她在当时不能說破他們之間的关系。

吃午飯的时候，桌子的一头特别为他舖上了一块桌布！他吃的是烤猪排、香腸以及其他的佳肴美味，卡倫亲自伺候他。望着这个魁梧的中年妇人伺候这位肤色黝黑、大模大样的小伙子，象一条狗似的留心着他的眼色，揣摩他的心意，眞叫人奇怪。辛妮和那个短工彼此递着眼色。少东家坐着，头俯到盘子上，一副忸怩不安的样子。他老要替别人感到羞愧。

突然間，他抬起了头，作了一桩和他完全不相称的事情。“現在請你告訴我——你跟这位小姑娘是亲戚嗎？”他望着对面的約翰斯問。拉司慕斯·利特尔乾咳了一声。“喔，該死的东西！”他象烫痛了似的甩着他的手指說。女东家严厉的望着他。“你要打听那么多事兒——别操心得头发都白了！”她說。

可是約翰斯不是那种一下子就难得倒的人；他毫不在乎的咧着嘴笑，反过来盯着他。“啊，多少沾点兒亲，这是說，她以前寄养在我哥哥家里，”他回答得趾高气揚极了。狄蒂坐着，渾身哆嗦，觉得人家提到她的名字，只是为了要讓約翰斯难堪。不过随后，謝天謝地，話說到这兒总算給岔开了。

吃过午飯，卡倫和約翰斯进了客室——活象一对地道的情人！可是他們成双作对的在一起，实在很古怪。一下午他們尽坐在那兒玩紙牌，喝搀着甜酒的咖啡——卡倫咬着她的烟斗，据拉司慕

斯·利特尔說，她就是抽这烟斗把她的丈夫熏死的。約翰斯除了雪茄烟以外，什么都不抽，他真是个貴人。

从此以后，他常常来。那女人也同样的常常出去。她自己赶車，大家都知道她上哪兒去。她在附近市鎮的旅館里和他以及他的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一块兒厮混，寻欢作乐。哦，卡倫在这方面一直算不得是个規矩女人，可是以前她从沒有鬧到自己家門外面去。如今她一点兒脸皮也不顧了，由着她的放蕩的天性放手干去。

按照老規矩，雇用期滿以后、照旧留用的下人星期天可以休息；因此，在十一月[①]的头一个星期日，辛妮和狄蒂在早晨上教堂去的时光上了路。她們拿到了工錢，要上弗雷德烈克斯凡尔克去买东西。辛妮好不容易才及时拿到了五十克郎；她不得不在女东家面前裝作在城里欠下了債。“哼，你其实不过是想把錢存到儲蓄銀行里去！”卡倫說，但是她却不得不去筹措这笔錢。狄蒂的五克郎不是个大数目，因此沒有什么困难。

“是啊，对你来說，这可是不少錢！”辛妮說；“不过，你等着瞧，这錢經得起多少化用吧。我还記得我拿到的第一回工錢——还記得我当时糊里糊塗的就把它化光了的时候，心里怎样难过。”

“你把錢存在儲蓄銀行里是真的嗎？”狄蒂把她的包裹換一条胳膊挾着，問。她的包裹里除了一块麻毛混織的衣料、毛綫、一件麻布衬衣和一双新木鞋以外，还有要洗的衣服。

辛妮把她的包裹接了过来。“給我吧，我的姑娘，你拿着它走，会累死的，”她說。“你还不如把那双木鞋留在农庄上。反正你在外面干活的时候要穿它。难道你打算把它留在自己家里的五斗櫥上嗎？”

---

① 六月和十一月是丹麦政府为农业工人的雇用和辞退规定的两个时間。

"我只是想給我的弟弟妹妹們看看，"狄蒂說。"还有父亲！"她又庄重的加了一句。

"啊，你真是个孩子，你說你是不是？有时候你簡直还是个娃娃！"

狄蒂又回到她的問題上来。她以前是不是和一个有錢存在儲蓄銀行里的女人一块兒当过佣人？弄清楚这个問題是很重要的。"我們有一个时候在儲蓄銀行里存过錢，"她說。

"不錯，那錢是你媽媽——"辛妮忽然咽住了。为了把她脫口而出的話遮蓋过去，她告訴狄蒂她在儲蓄銀行已經存得有五百克郎。二百克郎是她繼承来的，但其余却是她自己的积蓄。到她积满一千克郎的时候，她打算在一个城市里开一家小小的百貨店。"你也該积点兒錢，"她說；"不管数目怎么小，以后总会变成一个整数的。人老了，手头要有点錢才好。"

"不，我将来要結婚的，"狄蒂說。她不願意当老处女。

"行，假如他不叫你上当的話，"辛妮說。

"那么，你受过人家欺騙嗎？"狄蒂願意用这一个說法。

"受过，而且还很丟臉哩！"她說着，突然的伤心起来。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每次她被人喚起了这段往事，总忍不住要滴眼泪。

"是他抛弃了你，讓你丟脸嗎？"狄蒂把声气放得很庄重，象是一个有閱历的人一样；人家把她看作一个大人似的和她談話，她覺得很驕傲。

"不，我沒有讓事情发展到这地步——他抛弃我，就是这个緣故，"辛妮抽噎着說。他們繼續往前走，她又哼哼唧唧了一陣，随后打起精神，狠狠的擤了擤鼻子，把手絹放回口袋里。"唔，你瞧着吧，"她說，"你是不常見辛妮哭的。不过各人有各人的伤心事，說

起自己的伤心事来你就得淌眼泪。"

"可是他又为什么要抛弃你呢?"狄蒂不明白的問。

"是呀,你这話問得好,"辛妮笑了一声說。"可是,你就等着他們寻根究底的来盘問你吧,先是这件事,接着又是那件事——还告訴你說他們在和你結婚以前,一定得弄清楚你是这样还是那样的人;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嗯,最好是别理男人。他們开头是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你献殷勤,但是他們达到了目的以后,就翻过脸来,一脚踩到你身上。"

狄蒂把这話仔細考虑了以后,便一个个的估量起她的小小的世界里的熟人来。"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她一口咬定的說;她想起他当初受了苏丽妮多少的气,现在却一心一意的等着她出监牢。

"对,我也这样想,"辛妮毫不躊躇的說;"不过大多数男人确是这样!"她的脸蛋兒比平时更紅了,她的棕色眼睛憤怒的熠熠放光。"她眞美!"狄蒂心里高兴的想。

"你只消对这事情习惯了就行,"过了一会辛妮接着說。"不过媽媽常說——'这你永远也办不到,你的性子太暴躁;你还不如打头里起就象收場时候那样屈服了的好。你今天保存下来的,明天就丢了。'——还有許多别的她想得起来的話。可是这和其他的事情一样——你只消习惯了就行。一到心里难受的时候,你就哭上一陣,再想想以前出的事,掏出你的儲蓄銀行的存折来——这么着,它就过去了。"

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所以她們进城的时候,鋪子都已經开了。街上挤滿了农庄上的佣人;她們中間有的早就在庆祝这个假日。唯一沒有开門的地方是那儲蓄銀行;辛妮只得把她的錢交給几个她相識的人,請他們代她保管。随后她們就走出去买东西;要是她

們还想上狄蒂家去，而且在天黑以前赶回小山农庄的話，时間就紧得很。“你得快一些，”辛妮說，“要不然，我們就赶不到那兒。”

不錯，狄蒂要快一些——因为她們一定得回家。“父亲看到你，准会高兴得不得了，”她說。“他万分的喜欢你，因为你帮我的忙，又待我好，他自己就是那么的善良，眞是的！”

“这么說，我也得买些东西送給他，”辛妮笑着說，便买了一瓶陈年的甜酒。

狄蒂記住了对小鲍符尔許下的願，她化了整整一克郎买了一件玩具給他；由于其余的几个孩子她不能乾脆不理——父亲更不用說了——她的所有的錢都化光了。她要抱回家去的东西眞多！一只烟斗和烟草是給拉尔斯·彼得的，一匹装着輪子的馬是給鲍符尔的，一个洋娃娃給小妹妹，还有一輛上紧发条会自己走动的馬車給克列斯蒂安，准备給他拆得七零八落。

她們平平安安的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到了家里，这下子大家都欢天喜地。狄蒂是生平第一次送人家礼物，孩子們也是生平第一次有了从舖子里买来的眞正的玩具；很难說哪方面的欢乐更大些。拉尔斯·彼得馬上装好烟斗，点起了抽。他覚得噴出来的烟霧眞美；以前他从来沒有瞧見过这么蓝的烟霧。它的香味又有多好啊！“不过，这下你沒有积什么錢来吧？”他打趣似的說。啊，她还留着她的工資的大部分哩，那段布，毛綫，还有那双木鞋。拉尔斯·云生的寡妇手指十分灵巧，她答应替她縫一件褂子；狄蒂想立刻把布給她送去。

“讓克列斯蒂安替你跑一趟得了，”拉尔斯·彼得說。“你給我們煮点兒咖啡吧；今天我們可以喝到地道的好咖啡了。什么时候我們有过这样的客人来！”他对辛妮机灵的望了一眼。

狄蒂端来了咖啡，又放了一只酒杯在桌子上。“你一定得嚐嚐

送給你的礼物，"她說。

"除非你們俩也陪着我喝，"拉尔斯·彼得說，他又拿了两只酒杯过来。他坐着，把酒瓶爱撫了一陣，然后打开瓶塞；讓瓶子在手里停留了一会，然后又就着光亮高高擎起。"这屋子里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这样的东西了，"他說，声音里充滿了兴奋。"这真跟重新遇見了年青时候初恋的情人差不多。"

"她是象这样子的嗎？"辛妮笑着問。

"她很漂亮，这你尽可以相信——不过，話虽这么說，象你这样可爱的紅紅的脸蛋兒，我还沒見过！"

"父亲，你，"狄蒂告誡似的說。

"唔，真該死——我干嗎要坐在这兒扯謊呢？我要說的是：要是我又回到了年青的日子里呀——"虽然他还沒有嚐这甜酒，他的兴致可是高得很。

辛妮只是格格的笑；她今天一点不动气。不过要是換了拉司慕斯·利特尔或者别人呀——狄蒂滿心驕傲的望着她的父亲。"啊，我这兒謝你的酒了，还要謝你待我的姑娘好，"拉尔斯·彼得說，然后他們碰了杯。狄蒂陪着他們喝，可是她刚抿了一下，便打一个寒噤，放下了酒杯。

拉尔斯·彼得和辛妮乘狄蒂拿了縫衣服的布奔到拉尔斯·云生的寡妇那兒去的时候，談起关于她的正經事来；孩子們爬在四周地上，一心玩他們各自的玩具。

"她干活干得还好嗎？"拉尔斯·彼得問道。他們两人全都眼望着狄蒂的后影；她象孩子似的在砂崗中間奔跑——为了她的新衣滿心兴奋。

"啊，好，她干起活来挺伶俐，"辛妮說。"要是每个人都象她那么乐意，那么卖劲的干活就好了。"

哦，就拉尔斯·彼得知道的来說，她从不偷懶。不过她受到的待遇好不好？她沒有訴过苦——一句苦也沒有訴过；可是小山农庄上的人的名声却不怎么好。

嗯，自然罗，他們象旁人一样，有他們的短处，說不定还比大多数的人厉害一些。不过那地方还过得去——决不叫你受不住。再說那兒的吃喝很好。

是啊，这当然很有关系，辛妮本身便是小山农庄不太坏的最好的証据，他說，一边把他的眼睛定在她的和善的圓圓的脸蛋上。这讓辛妮笑起来，拉尔斯·彼得也笑了；他們坐着，望着窗外，竭力想压制他們的笑声，弄得眼圈都紅了，随后他們彼此瞅着，又笑了。"唔，这真跟——①"拉尔斯·彼得刚开头說，又咽住了。

他这么快活是因为那可爱的紅紅的脸蛋兒——还有，她的那种不責怪她的主人，反而包涵他們的气度。她准是个好姑娘——长得又漂亮。在她的柔潤的脖子中間，衣服袒开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頸窝，在她說話的时候，它就一鼓一吸的动。她笑起来，它更是急速的微微的跳个不停，好象有一个頑皮家伙在她的喉嚨里开玩笑似的。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个好姑娘，来来去去沒有个丈夫陪着，这是怎么回事？"他說。

"是呀，这难說哩，"她回答道，又笑了。

随后，狄蒂回来了，她們得走了。拉尔斯·彼得站了一忽兒，他的眼光心不在焉的打她們身边望过去。"我陪你們走一截路。"他随后抖擻一下精神。

---

① 拉尔斯·彼得在前面說过一句："这真跟重新遇見了年青时候初恋的情人差不多。"他在这里显然是想重复这句話。

第七章　冬天的黑暗

一开头，冬天带来的主要是寒冷和黑暗；狄蒂觉得她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沒有遇到过这么黑暗、这么寒冷的十二月天。这一个月一开始，便下雪，风把雪花从海上刮来，一直刮到庄院里，庄院大张着手臂，象是要把雪花一古脑兒抱过来似的。雪积得很厚，道路都給阻塞了。狄蒂冷得难受，她的手脚都长了大块的冻疮；雪花吹进她的木靴，她的脚老是湿漉漉的，辛妮找了个机会，替她把袜子在火爐上烘干，可是这也沒有用。她的脚后跟、脚踝和手背上都冻得长了脓疮，穿不得鞋，手在凉水里也浸不住。她在早上穿衣的时候，她的衣服有一半扑滿了从不合縫的大門里吹进来的坚硬的雪花；而門外的雪有时积得那么厚，她只能打开上半道門。在这种情形下，她只得爬出去，蹚过雪堆，走到洗碗間門口；她进了門，雪就在她身上融化，弄得她腰身以下，全湿透了。

雪实在沒有什么好玩的。在家里，男孩子們早上醒来，发现下了一場雪的时候，就疯得什么似的。他們簡直非跑出去，头倒栽在雪地里不可——哪怕只穿着一件衬衣也不在乎；而这是在他們穿好衣服以前唯一不讓他們出去的法子。这狄蒂实在不明白；对她来說，雪只是寒冷、困苦和煩恼。

黑暗也并沒有使光景变得好些。在上午很晚以前，压根兒談不到白天的光亮，然而大多数吃力的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間內干的。下午一早，黑暗就闖到他們中間。黑暗从海上来，在那兒它一直在鉛色的霧和黑色的死水中潛伏着。从早到晚，沒有一个时辰能算得是眞正的白天。

日子一天天毫无变化的过去，他們在仓屋里切秣草、打麦子、

篩麦子、喂奶牛、給奶牛飲水、挤牛奶。他們整天的忙，可是活总是干不完；一件事剛做好，立刻又有两三件别的事堆在面前，等着他們来做。

小山农庄上样样都乱糟糟的——人也好，活兒也好，全都沒有个規矩。狄蒂正要去喂牲口的时候，人家却把她叫去照管打麦机或者切秣草的机器。

她什么都得試試，她干的活兒在别处多半是由成年男子来做的。在打麦子的时候，她要把麦子送到机器入口处，要不然，就爬在别人誰也进不去的屋子尖頂里，把麦秸清出来。她还得和辛妮輪流管那清篩机，卡尔就在同时往清篩机里送麦子。工作是辛苦的，可是在仓屋里至少很暖和，卡尔常常和她把工作对調一下，讓她往机器里送麦子。这么一来，他們就可以聊起天来——她总是巴望着这样的时刻到来。卡尔和大人在一起的时候，显得又羞怯，又沉默——他受不了人家的嘲笑。但是和狄蒂在一起，他却觉得很自在，可以随便和她談天，現在她不再作弄他了，而且漸漸的喜欢起他来——她看得出他的日子很难过，因此希望有人能对他好。可是她还是不明白，他——一个男人——怎么受得住这一切。当她这么告訴他的时候，他只是无可奈何的默不作声。

他完全受着他母亲的支配——事情一定是这样。这倒不是因为他喜欢他的母亲——他講起她来，象是講一个陌生人一样，而且常常插进来一起談論她的短处；那是因为他沒有力量来解放自己。

一天，他忽然沒来由的談起他的父亲来；他以前从沒有提到过他。

"你喜欢他嗎？"狄蒂問。"因为我知道你討厌你的母亲，"他沒有回答，她就繼續說下去。"你用不着不好意思承認，——我們不一定非喜欢我們沒法子喜欢的人不可。我也不喜欢我的母亲！"

"可这是有罪的啊！上帝告訴我們說，我們要爱我們的父母，"卡尔阴郁的回答。

"要是我們沒法子喜欢他們，我們就用不着爱他們——你說那时候上帝能把我們怎么样？再說要是他們不是好人，又怎么样？——你自己也知道，你不喜欢你的母亲——这你又怎么說呢，嗳？"

卡尔不知道——不过人应該爱他們的父母。《圣經》上就是这么說的！

"但是你的父亲爱你的母亲么？因为人家說他是那样的敬畏上帝。"

"不，他沒法子爱她——不过他为这事情很难过。他害病的时候，母亲就在臥室里抽烟。这引得他咳嗽，吐血，可是她还是抽个不停。吐吧，她說，把你的污血吐了，那时候你就会有新鮮的血了。看到父亲血吐了一地，眞是怕人——他的脸色白得象粉笔灰一样；可是說到要她停止抽烟，他却不願意这么做。随后我的两个哥哥把她的烟斗和烟草拿走，藏起来；她就給我甜食吃，引誘我，直到我告訴了她藏在哪兒才罢。"

"她有沒有揍得你說了出来？——这才更象是她的行径。"

"不，她从来不喜欢打小的，沒力气抵抗的孩子。不过她揍我的哥哥。随后他們又来揍我——为了我泄漏了秘密。"

"哦，你活該挨打——哪怕你是个小孩子。誰都不能叫鮑符尔或者爱尔茜泄露秘密，就連沒有头脑的克列斯蒂安也不会。尽管父亲覚得不应該，我們四个孩子还是一致反对母亲。不过我們这么做，正是为了他……大半是为了他。"

"难道她也叫他苦恼么？"

"啊，誰也伤不了父亲的心；因为他什么都受得下去——你知

道——就跟上帝一样——他看人总往好处看。”

“你不該拿凡人来和上帝比，”卡尔責备她說。

“我才不管呢，”狄蒂固执的回答。“我偏要拿父亲和上帝比，你該不是牧师吧？”

他們就这么鬧僵了，一直到活干完，他們再沒有說話。

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黄昏。白天幸而是短促的，天一黑，所有在院子里和仓屋里的活都停止了；只有牲口还不时要人照料一下。余下的时光，狄蒂就坐在堂屋里，帮着梳、紡和繞棉紗，堂屋挺暖和，洋溢着泥炭烟的舒适的气味。卡尔坐着在念什么圣書，教会的报紙或者是别的什么；要是拉司慕斯·利特尔这时候正在农庄上当雇工，他准是在屋角里坐着打盹，再不然就是講一些关于邻近人家的粗野的故事。故事講得津津有味的当兒，卡倫便輕蔑的打上一陣哈哈，慫恿他再講下去。她对誰都記恨，連自己不認識的人她也恨，她盼望他們全都倒运，她从来不为誰辯护，也从来沒有說过哪一个邻居的好話。

有一次，辛妮为了这事責备她的时候，她回答道：“我憑甚么要說他們的好話？你难道以为有誰会說卡倫的好話嗎？”他們对她不留情，她又为甚么要对他們留情呢？她决不肯放过講下流故事的机会——要是这故事能击中誰的痛处的話，就尤其不肯放过了。她老爱挖苦她兒子虔誠的信着上帝；不过那玩笑实在太叫人厌恶了。他从不回嘴，只装作沒有听見。

狄蒂也得受她和拉司慕斯·利特尔不少的气。她的不大不小的年紀常常惹得他們心里发痒。成年女人的气度已經开始在她身上出現，而她的孩子气的天真却又使得她問出一些問題来，引得他們大笑，說些隐隐約約的风話。这时候辛妮就斥責他們，給他們来

一下所謂“迎头痛击”；可是說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們；他們死命要抓住这个勉强的摸索着自己的出路的新鮮而年青的生命——針对着她的未来的遭遇說笑一番。

除此以外，辛妮不参加他們两人的談話，她只是坐在那兒，脸蛋兒圓圓的，紅紅的，干她自己的活，回想着她的辛酸的爱情。要是有誰触到了这个痛处，或者随便的調笑她，她随时都准备发作。

农庄上为圣誕节宰杀牛羊、烘焙糕点，作了盛大的准备。可是沒有一个圣誕节的客人自动光临，那些邀請了的也拒絕了。“他們不願意冒这个险，遇上那个贩子，还有他的那些老朋友，”辛妮心里想。“因为沒有别的原因，可以說明他們单单今年不来——他們从来沒有挑过我們圣誕节晚宴的毛病。”她几乎为农庄生起气来。他們的女东家这些日子来脾气一直很坏；她老是开口駡人；对誰都要說些恶意中伤的話。狄蒂对她的坏脾气却感受得最少；卡倫正如俗話說的，“不爱往籬笆低的地方跳。”卡倫是出名的专拣硬的欺。

一天，正是圣誕节和新年之間，邮差繞弯兒来到了小山农庄；他們不訂报紙，因此他来的次数很少，每次相隔时間也很长。这次他有一封給女东家的信。她拿了信上她的臥室，因为收到一封信照例是一件大事。她出来的时候，有了兴致。

“今天我們有几位圣誕节的客人要来，”她向洗碗間里的两位姑娘說；“所以我想我們該預备烤鴿子。”

卡尔出去到鴿籠里捉了鴿子；卡倫一边站着，发号施令；一边亲手絞它們的脖子。她慢慢的把它們一只只从袋子里抓出来；用她的粗糙的大手摺住那扑打着翅膀的鳥兒，好似在欣賞它的心脏的痛苦的悸动。“你多好，多柔軟，多温暖啊，再过一分鐘你就要死了。”她說着，就把鳥嘴举到自己嘴边，用唾沫打湿了它。她然后用

她的大拇指和中指小心的順着鴿子身上摸下去，一直摸到它的翅膀底下——她脸上露出一种說不出来的得意的表情，突然的用力一捏。她抓着这只喘吁吁的鳥兒，伸直了胳臂，全神貫注的望着它；鴿嘴越张越大，眼睛在乳白色的眼皮下失掉了生气，突然間，它的头象一朵折断的花兒一般，摔到一边。那情形真凄惨。可是卡倫一笑就把死鴿子扔到食桌上，交給姑娘們。“哪，这一只已經断了气，現在你們可以剝下它的清白的衣衫了，”她說着，又伸手到袋子里去捉第二只——她的兴致高极了。

下午，客人坐着两輛馬車到了！他們一伙人吵吵嚷嚷，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嘴里叼着雪茄烟，就在叫嚷咒罵的时候，他們也不把烟拿下来。这伙人中間数約翰斯最放肆，他那种气派，就象这地方是他的一样。約翰斯如今住在京城里，这些人都是京城里的牲口販子和其他的流氓地痞——这种人一到乡下，便会吓得鷄飞狗叫。各个农庄上的人一見他們在路上横冲直撞的过来，就急忙奔进屋里，仿佛他們看都不願意給这伙人看見似的。他們随后就在玻璃窗或者百叶窗后边胆怯的往外張望，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想。

辛妮在厨房里忙不过来，卡尔只得代她去挤傍晚的牛奶。他绷着脸，生着悶气，一句話也不說。狄蒂儿次三番的想引他开口，都沒有結果。她最討厌人一味不作声，如果說她在这世界上需要点甚么，那就是談話。她一定要叫他答話。

“前天晚上你真的出去跳舞了么？”她說，“人家說你去了。”

“誰說的？”他恼怒的問。这下她終于叫他开了口！

“有人說的——我不告訴你是誰，”她打趣似的說。

“那你就告訴他們：这是謊話。”卡尔簡直变了一个人，他照例从来不用这么重的字眼。

“怎么啦，这又沒有什么不好——噢，自然罗，你認为跳舞是罪

孽！但願我能去参加一个跳舞会，一个眞正出色的跳舞会！”狄蒂哼起一支小調来。

“你不該有这样的念头；那种地方尽是罪孽。”

“啊，你，还有你的罪孽，算了吧——到你嘴里，几乎什么都是罪孽。你眞是个十足的圣人！我猜你再說下去，就要說吃飯也是罪孽了。今天晚上你又要上祈祷会去么？”狄蒂挖苦了他，又覚得懊悔，便把談話轉到他的事情上来，算是道歉。

“去，只要我能脫身。你去嗎？”

不，狄蒂不去。她只去过一两次，可是已經覚得够受的。她不願意給所有那些一脸正經的人当戍一个有罪的孩子看待，那些人虔誠得头都直不起来——比家里酒店掌柜的祈祷会上那些唱圣詩的还要叫人噁心。她母亲干下的，关她甚么事？可是他們偏把她看作从火刑里搭救出来的罪人一般。

“这叫人一点也不痛快，”她說。

卡尔不回答，他从来不强迫她。有好一会，除了牛奶流到桶子里的声音以外，什么声息都沒有。随后庄屋里传来了一陣喧嚷。

“你听他們大叫大鬧，”他恨恨的說，“他們丢尽了脸，还揚揚得意哩！”他想的是他母亲——这狄蒂心里很明白。“不过一到新年，我就要走了；我不願意待在这兒，眼看着这些勾当！”他常常这么說，可就是狠不下心来这么办。

“哦，不过他們俩从来身子也不碰一下，”狄蒂反对道，“他們連嘴都沒亲过。”她說这話是想安慰他，可是也未尝不希望他因此会告訴她些什么。

“啊，你不明白——你还只是个孩子！”他絕望的叫起来。

“你老說这个，你們全都是这样！”狄蒂略为有些生气的回答。她不明白那件不讓她知道的神秘事情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关于

她在弗雷德烈克斯凡尔克的旅館和他对换衣服穿的事?”

“啊，事情多着呢——件件都下流。”他突然打住了，这时狄蒂发觉他的喉嚨哽住了。她放下了活，走到他面前，站在牛栏的昏暗的光綫中，捉住了他的肩膀。她憑自己的經驗知道这么碰一下，会产生多大的安慰。然而在他身上，效果恰恰相反，他反抽噎起来。“你該把你的哥哥們找回家来，劝劝你的母亲。”她安靜的說，把她的脸頰貼着他的头发。

“他們永远也不会再回家了，”他回答道，一手把她推了开去。

狄蒂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随后她听得拉司慕斯走到外面院子里，便急忙回到了她的奶牛旁。

到了九点半鐘，卡倫就开始打呵欠，搔她的布满青筋的小腿，这是大家散伙的信号。狄蒂忙不迭的趁堂屋里的灯还沒有灭的时候，走过院子。她并不眞的害怕黑暗，不过在这兒小山农庄上，黑暗跃跃欲动，仿佛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埋伏在每个角落里。大海在崖谷底下咆哮，对着上面农庄的空曠的院子送来一陣陣刺骨的寒气；那情形仿佛有人在她的衣服里面用冰冷的手指抓住了她似的。她快快的走进房間，关上門；一、二，三——她脫下了她的衣服，鑽到又重又旧的被子里。

她上床的时候，床是冰凉的；她把双膝往衬衣里縮，一直縮到她的下巴頦下，她的牙齿格格的响，直到冷得最厉害的一陣子过去了才罢。不过要把被窝睡暖需要相当时間，在这个时候以前，她怎么也睡不着，只能躺着想心事——想她家里的人，想牢里的母亲，想錢和衣服，想**以往**发生的——还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瞬間，她想起了外婆，但是很快又轉到别的事情上去；外婆的影子已經开始在狄蒂的脑海里模糊起来。另一方面，如今她想起她的母

亲的次数却比以前多了；好象是她出现在她面前，要来占据她的思想一般；狄蒂清清楚楚的看得見她，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她都不得不一心想她。她老大的不乐意，因此一发觉自己的思想溜到了别处，就高兴。可是你得小心，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才好。你刚一想：啊，这下我的心思从母亲身上溜开了！——那时候它們就会立刻把她拉了回来。它們来来去去，随着它們高兴，到了她暖和了，昏昏欲睡的时候，它們才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一下子，它們落到了大馬克拉烏斯身上，它在"鵲窝"的馬棚里站着，痛快的嚼着草；接着它們又到了快要在村里盖起来的嶄新的旅館里——在它們踏进梦乡以前，还在卡尔身边掠过。

卡尔决不是狄蒂理想中的英雄；她所崇拜的男人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他是这样不幸的一个可怜虫，她才动了感情；他老是在折磨自己，她因此为他很难过。看着他晃晃悠悠的来去，在他自己的家里，却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兒一样，真能叫人心酸落泪，而对狄蒂来說，同情就是一个要她去援助的号召。她非常願意挑别人的重担，但是她費尽心机，却想不出一个針对他的处境的法子来，然而她又不能就此罢手。他想远走高飞，到他那个有趣的哥哥那兒去，帮他管理学校。他又想努力工作，讓人尊敬他，可是他的嗓子却只配唱贊美詩！

她自己也想到京城里当佣人去，她似醒非醒的躺着，仿佛觉得自己已經到了那兒。她管的正是那位校长的家，这时候她正把上午休息时間喝的咖啡端到他的面前。他对她高兴的笑了一笑，因为她作了新鲜的点心和咖啡一起送給他，叫他出乎意料。"你是个出色的小管家，"他撫着她的头发說。狄蒂正要屈腿行礼，可是这时候她的一条腿抽了一下，就醒了。这是外婆常說的梦里的警告。"那时候你要好好听着，因为有人在叫你干什么事理，"她說。狄蒂

于是抬起了头，屏住气躺着静听。

她听得門外咪嗚叫了一声，象是一个可怜的央告。那是猫兒，她心里想，它冷，想进屋里来——要不然就是它找不到别的事做。"猫兒！到仓屋里捉耗子去，"她对着門叫道。但是猫反而叫得更响了，而且抓起門来。她跳下床去，打开了門，风雪立刻往她身上扑来。猫兒呢，却一点兒不着忙；在它不該懶散的时候，它总是懶洋洋的，这是它的脾气；她只得一把抓住它的頸背，拉它进来。她赶紧回到床上，猫兒一縱身跳到她的枕上，靠近她的脸，弓起了背站着。"你这蠢东西，到床上来！"她掀起了被子說。可是猫兒却又噗的縱到地上，回到門边，她看得見它的瞳仁在黑暗中发亮；它站在那兒嗚嗚的叫。她只得又起来放它出去——这下子外面可有了麻煩了。

狄蒂不懂这蠢东西今晚是怎么回事，接着，她猛然想起，它还沒有喝到它晚上的牛奶哩——她忘了！这是她的不对，她不明白那时候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猫兒呢，就吃了亏，吃了大亏，它只得整夜去捉耗子。逮耗子的猫要沒有甜牛奶喝，它就会长疥癬！明天她一定要給它喝个双份，而且要对它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猫兒却不肯放狄蒂这么便宜的过去。它站在外面叫，叫声越来越凶。她忽略了一头交給她照管的畜牲，这是无論如何賴不过去的事。猫兒为了这事在外面可怜的叫着——她沒有好好的照管它！

狄蒂下了床，穿上她的木鞋；她手握了門閂，又犹豫起来；她冷得直哆嗦，不由得哭起来。外面风在咆哮，一片漆黑；她一点一点的开着門；风暴扑打着这些古老的屋子，搖撼着門窗——到处是天崩地塌的呼嘯。突然有人把門从她手中夺去，推开，推到墙上；她尖声叫着，奔过院子；她知道那一定是风，不过还是一样的受了惊吓。

她在洗碗間石阶上脫下了她的木鞋，偸偸的走进去；一路摸到牛奶桶和碗边，猫兒不停的用身子擦着她的光腿——这給了她一种安心的感觉。她把碗放进牛奶桶里，舀满了；这么做很脏，但是她沒有法子。"猫兒，跟我来，"她小声說，走出門去。

她小心的走下石阶，不讓牛奶泼出来，她想在黑暗中辨清她的方位；她冷得发痛，恐惧使她的背脊上上下下的打着冷顫——給她一种打从头发根起都是痒痒的感觉。突然間，她站住了，害怕得全身僵硬；在她前面站着一个黑影，她在黑暗中勉强能看出这影子的輪廓，狄蒂正要扔下她的碗，尖声叫喊，可是就在这时候，她看清了那是水井。这下子她胆壮了，便朝着仓屋門走去；晚上猫兒的牛奶碗就放在仓屋里——好讓它留在那兒。

她正要去开仓屋門的当兒，忽然記起了那回自杀的事，于是恐怖又抓住了她，象一陣凉风似的，吹透她的全身。她想往回奔，不过那么一来，猫兒喝的奶就会泼了；她双手捧着碗，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人瘫痪了。她随后紧靠住仓屋門，这样，誰走出来，也拉她不走，于是她弯下腰，把碗放在雪地里。

当她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庄屋的南端，她的女主人的臥室里有了亮光。狄蒂一看到它，就定了心——而且还有点兒好奇；如今她虽然冷得牙齿得得的磕碰着，心情却十分从容。卡倫手擎着一支火焰摇摇不定的蜡烛出現在食物間門口；她穿着贴身的衬衣，她的头发往上挽着，包在一块布里。她走过所有的前房，行动迟緩，无精打彩，一手端着面前的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件不知甚么东西——也許是一把刀子。原来她是肚子餓了，才下来切一片冻羊肉吃哩！

到了堂屋里，她站住了，举起了她手里的东西；狄蒂看出那是一根繩子，就又成了各种各样恐怖的俘虜。她倒退着走过院子，因为她的眼睛离不开那幅景象；她嘴里小声的嗚咽着，那声音就象晚

上受了惊吓的狗发出的一样。卡倫穿过洗碗間，出現在洗碗間門口；她站在那兒，用脚探索着要走的路，眼望着門外的夜色。蜡烛的火焰竄了一下，灭了。

狄蒂怎么样上床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身子縮成一团，一直鑽到被子底下，打着哆嗦。她一心指望能睡着，摆脱掉所有这些恐怖，然后一早醒来，发現全沒有那么回事。有时候事情的确就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她走出去的时候，那碗还在仓屋門边的雪地里，碗旁有一根繩子；雪地上有一双赤着的大脚踩的脚印。卡倫本人却在洗碗間里发脾气——謝天謝地！

第八章　无聊的冬天一点点过去

"在这兒小山农庄过的生活沒有一点乐趣——眞叫你心煩，"辛妮有时候这样說。然而她长得圓滾滾的，心平气和，看来在所有的人中間，要数她日子过得頂頂自在。

这兒的黑暗似乎要比别处沉悶，寒冷似乎也比别处厉害些；所有的麻煩事情更难应付，也有着更多的它們各自的奧妙。黑暗有时候浓得叫狄蒂不敢走出去。它每时每刻都发出种种古怪的声响，或者鬧些別的花样，想绊倒她。她在别处从来不怕黑暗，但是在这兒，她居然害怕到这个地步，不打灯籠，她不敢到仓屋里去，因为卡尔的父亲吊死在那兒。平时她对付黑暗挺有胆量。可是有时候污浊的空气会变得浓密起来——这和卡倫乱七八糟的生活很有关系——整个农庄就象出了鬼似的。卡尔对这种情形，感覺最深；有些日子，誰也无法叫他拿起一段繩子来。然而这光景对大家都有影响。那些說不定还是一百年以前传下来的旧被褥老有一股古怪

的气味，一到农庄陷入了那种毛骨悚然的气氛里的时候，这股气味便和狄蒂的睡梦交織起来，使得梦境里充满了恐怖。那旧褥套上发散的烟草和疾病的臭味引她进了那个害着肺痨的男人的卧室，他斜躺在床边上，咳着，咳着，嘴唇上泛着血紅的沫子。床沿上坐着一个健壮的女人，把一口口的烟噴到他的脸上——看到烟气真有效驗的时候，她就笑；地板上爬着一个小小的男孩，他用手指蘸着那紅紅的沫液画图。她于是大叫一声醒来，擦亮一根火柴——虽然擦火柴是严厉禁止的事——然后又安靜下来。

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凝縮起来。但是她又摆脱了它；它終究是从她自身以外来的。

对卡尔說来，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生活在这个天譴里，什么也摆脱不了。辛妮認为他得准备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灾难。“他有他父亲的天性，”她說。

不管怎样，他一点也不象他的母亲，誰都能吓得他灵魂出窍。正因为这样，他在一件特殊的事情上，强有力的坚持自己的主张，誰也不能叫他退讓一步的时候，这就更加显得异乎寻常了。他不碰烟草，而且明白的表示不贊成他母亲和那些下流人来往得越来越密的有罪的行径。就在她开始跟約翰斯以及他的老朋友們一块兒大吃大喝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禁酒会。这算是他的抗議——就象他要一桩桩的为他母亲的堕落贖罪似的。

不过，說到卫护自己，他却毫不中用；要是卡倫辱駡他信上帝信得虔誠，他一句話也不会回嘴。“是啊，你現在正到了追求姑娘們的年紀了，”她譏諷的說，暗指着他上祈祷会去的事——而且她故意說得讓旁人都能听見。他呢，毫不理会，照旧干他的。阻止他也沒有用。为了不讓他脫身，她派定他干这样那样的活；可是祈祷会的时間一到，他照样的跑掉。唯有别的事情，他在他母亲面前，哆

嗦得象一条狗，独有在这事情上，他只敬畏上帝。

狄蒂希望他在别的方面，也能拿出一点勇气来；譬如說，在她們的女主人不講理的时候，他能出来替她和辛妮抵挡一陣。但是到了那种时候，他却悄悄的溜了。

卡倫变得越来越不講理，动不动就吓唬她們，什么事情都要挑毛病；这說不定是因为她滿脑子在打結婚的主意——她是想年青小伙子想死了，辛妮想。不管怎样，这在工作中引起了怨恨和敌意，而这种阴森的气氛最叫狄蒂苦恼——它无所不在，簡直摆脱不掉。

她受苦的痕迹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欢快的歌声并沒有停止；她的外表总是那末严肃正經。然而在她本性的深处，她却有着她特有的气質，一种沉静而温柔的气質，它平时表現在她干各类的活时那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上。她就仗着这气概保全了她生活中的欢乐；而她以往的环境却不許她在游戏中尽情享受这种欢乐；她也仗着这气概在家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的本性的仁慈慷慨使她能够和孩子們保持着亲如手足的关系，而又能要他們听她的話。这常常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她的好心好意常常需要采取一种严厉的方式，才能达到所希望的效果。可是由于她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精神的本色难得流露出来，然而她的所作所为却因而平添了一分声势。她用她自身的善意感动了别人，这样就消除了她的严厉中的鋒鋩。

她最初为了要叫他們听自己的話，不得不打他們；可是在懲罰在她自己以及别人的心中引起怨恨之前，她就进了一步。当需要懲罰的时候——这平常总是为了孩子們自己好——她学会了照外婆用来对付她的办法来处罰他們。要是他們把衣服弄得一团糟的話，她就讓他們明明白白的感觉到这一点——她把他們放在床上，直到衣服收拾乾净以前，他們再也不能玩耍。这样，懲罰是随着他

們犯的錯自自然然來的；他們吃的亏，是因为弄脏了衣服，而不是因为她。"你們瞧，要是你們留神，就沒有这回事了，"她象是事情和她全不相干的說。她甚至还可以装成救苦救难的天使，贏得他們的感激，因为她挽回了他們的錯誤。

就这样，她不得不尽力摸索着自己的道路，最后她获得了一个信心：大凡事情实質上都有个公道——这信心帮助她把她的小小的天地管理得那么井井有条。混乱是一个人对工作缺乏兴趣或者是脾气不好的結果；她本性厌恶混乱，而且深深的相信，它会招来应有的懲罰。你要是偸偸的躲过什么事情，这事情定給你报应；凡是她所記得起来的事情无不如此——其中最早而又最簡单的便是她尿湿了她的褲子。如今生活自然要复杂得多，可是这道理依然适用——你乾脆不用想得到片刻的安宁。事情也許是你在早晨穿上了一双有洞的袜子——那时候你便会整天都有着一种可怕的感覺；再不然就是你忘了給猫兒喝傍晚的牛奶，于是你不得不半夜里起来去取牛奶——因为要是你不取的話，你就睡不着覺，尽覚得自己听見它在不住的咪嗚咪嗚的叫。

狄蒂是个出色的小佣人。如果說她沒有享受过許多别的乐趣的話，她至少懂得干活的乐趣，并且把它当作內心的酬报享受着这种乐趣。她的一双手粗糙而又难看，她的說話声是刺耳的，不討人欢喜，除了干活以外，她沒有别的办法来表現她的长处。在这方面，她象一朵素淡然而有用的花兒一样生长着。在她身上毫沒有华丽显眼的地方——只是一个好心的勤恳的小东西，一心想为着别人而开花結果。

然而在这方面，誰也沒有贊美过她。别人不爱干活，而且把它看作一桩討厌事兒，干起来毫不乐意，只要能勉强敷衍过去，他們就决不多干一些。这就是一切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原因。狄蒂認

为这都是由于他們誰也不喜欢誰。小山农庄上的人們之間沒有情投意合的感情。約翰斯叔叔也不会把事情整頓得好些。他只会引起爭吵和怨恨——这她在"鵲窝"的时候就領教了。

这时候，她已經看够了这些男男女女，一心盼着回到牧場上去。她苦苦的盼望着春天，留心的观察着春天来到的信息，看到朝南的屋頂上的雪开始消融，她就高兴，到了草坪上的雪堆里象毛茸茸的脊背似的鑽出来第一簇嫩草的时候，她就更加高兴了。大地正从它冬天的酣睡中緩緩的苏醒过来。雪水到处流涌，先是流成一个个的水潭，随后又繼續的往前流；春水日日夜夜唱着它們的歌，汩汩地从潮湿的大地里涌出来。万物生长的迹象出現了；有一天，脚下的土地象发酵的面团似的松軟。天上有云雀在歌唱。

就在这么一个日子，她走过田野到公地上去。她要去叫拉司慕斯·利特尔第二天上农庄来，春耕要开始了。自从一个月前他們把麦子打完以来，他一直不在农庄上。这时候，粘土地上的水还沒滲下去，潮湿的土地过不多久就把她的木鞋拉下了一只；她只得用一条腿站着，一面去拔那只鞋子。大地的貪婪的嘴唇紧紧地咬住了她的鞋子，最后它不得不放开它的时候，它总要深深地叹一口气，这引得狄蒂笑了。

她的心情很愉快。能离开那个农庄一会，她很高兴，最美妙的是現在到处都是光明，再也沒有黑暗的角落了。在农庄上，人是多么需要光明啊！

拉司慕斯·利特尔的小屋在公地的那一头，离牧場有不少路。她常赶着牲口去的沼地里还浸着水；她只得繞着那块地的边緣走。不过能望下去，認出她自己当初的窝来，尽管冬天毫不留情的暴露了它們，却还是怪有趣的；它們在她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象是回到家里的感覚，叫她更加盼望起夏天来。

这短工不在家。狄蒂进去的时候，他的老婆正在火爐边乱摸；虽然这时已近中午，她身上却乱糟糟的，还穿着她的紧身下衣。那地方显得又穷苦又肮脏。"你千万别望着我，"她說，一边用她的一只烏黑的手把紧身胸衣往自己胸脯上拉。"这屋子要收拾的东西太多，我还来不及打扮我自己哩。"哦，狄蒂看到了这屋子收拾得有多好！东西扔得到处都是，連床还沒叠哩。

两个孩子正在一张床上打架；他們的年紀大概有六、七岁。"他們是害着病么？"狄蒂問。

"不，他們沒有病，"那女人回答道。"不过我們沒有衣服讓他們全都穿上，他們只好輪流在床上打滚。这一冬可是冷得厉害，真厉害。"

狄蒂只得留下来喝咖啡。"要不是他們出去，給我把油棍兒丢了，你就有煎薄餅就咖啡喝了，"那女人来回的找着說。"我为了要叫孩子們安分些，答应他們午飯吃煎薄餅，我已經把面和好了，真的和好了；可是现在沒有东西来抹油鍋。眞是怪事，"她說，"今天早上，我明明看見孩子們在上学去之前，拿它来你打我，我打你的。"她跑到小屋里边，在那兒乱找了一陣。"喂，你們別嚷嚷，"她对着床上正在哭鬧的孩子吆喝。"我只能尽我力气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随后她从屋子里边走出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它看来象一支土制的又脏又长的牛油蜡烛。"我正說呢，到底是在这兒，"她說，把油鍋砰的一声扔在火爐上。她拿起那东西，用它的一头在鍋边上抹了一轉，鍋稍稍沾了点油，毕毕剝剝响了两三下。

"那是什么？"狄蒂不明白，就問。"是蜡烛么？"

"这东西么？——它是野猪鞭[1]。它一直挂在这兒烟囱边上，

[1] 野猪的生殖器。

哪知道，今天早上，我当家的拿它来擦他的木靴，这一来，孩子們就弄到了手。"

"这东西沒有什么油呀，"狄蒂說，她对事情的結果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她倒想看看有誰能不讓那些煎薄餅沾在鍋底上。

"是呀，它有点干了，那是从一只上了年紀的野猪身上割下来的，就是这緣故干了。拿它来打屁股① 頂合适；孩子們該挨揍的时候，我当家的就常使它。你現在坐下，咖啡就要端来了。"

不，狄蒂得赶紧回去。"要不我就会挨一頓駡的，"她說。她不想吃那些煎薄餅。

"哦，好吧。你来得很好，我当家的脾气正越来越坏，不知干甚么才好。沒有錢挣回来，我哪能有好东西端給他吃——这么一来，你知道这屋里决不能太平无事。要不是我們桶里还有几条青魚，窖里还有一些土豆，那我們就糟了。拿我們这几个人来說，这一冬眞是作孽。天气呕气，小山农庄上的人呕气，他自己也呕气——你說，他除了发脾气以外，还有什么办法？送走了他，我可好了。"

日子漸漸的长了，亮了。女主人不准狄蒂在她的小房間里点蜡烛，然而現在只要打开上半道門，屋子就够光亮的，这房間沒有窗子。

她的小房間是在庄子的那道最古老的边屋中間，大約在两百年以前，这边屋曾經作过住房。那石板地还是以前人家用这房間作厨房的时候留下来的，那敞开的烟囱也还在，只是在齐天花板的高处用鋪在木檔上的麦秸堵塞了；她的床象嵌在墻壁里一般，放在烟囱凹口里——那地方正好容得下它。床上头还有一根挂鍋鏈的

---

① 德譯英譯原来是"給屁股抹油"。

有牙齿的鉄棒。一到下雨的日子，陈年的煤灰常常从她枕头边的墙壁上扑簌簌的落下；它們的强烈的气味叫她想起外婆，做起忧郁的梦来。有时候，老鼠会一路咬着，鑽过堵死了的烟囱，掉到她的被子上。

可是，秋蒂很喜欢她的这个窝；她自己有一个房間，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在房間里竪起一只旧木箱，在上面鋪了一块白布，算是陈設。这木箱既是梳妆台，又是脸盆架。她在敞开的烟囱的頂上釘了一块长长的綴着縫子的蓝幔子；这幔子是她从頂楼上找来的，以前是挂在一张四角有柱子的床上的，它給她的壁床添了許多光彩。梳妆台上放着一块鏡子的碎片。

她在这兒消磨她的最快乐的时刻；她一有空暇，就回到她的小房間里。在冬天，房間开了半道門，很有点冷，現在却好了。她进了房間，就搬出她的各式宝貝来玩，放下了这件，又拿起那一件，摊开了，又整齐的叠好。她一次次的这么玩，每次都使她感到由衷的欢喜。其中有一块刺綉，在他們还住在“鵲窝”的时候，学校老师的太太曾經为了这刺綉夸奖过她；还有一本由一些和她同班受堅信礼的同学签过名的紀念册和一张全班同学的照片。她只照过这一次相，就在現时，她望着照片里那个瘦小的女孩子的时候，她还感到同样的惊訝和奇怪。这女孩子就是她自己——她是这一伙姑娘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她覚得，也是最丑的一个。她心里主要的疑問是：有一天她会变得和其余的姑娘一般好看嗎？她对自己的容貌并沒有夸张的想法，有什么能使她这样想呢？从来沒有人說过她：啊，多漂亮的小姑娘！

再說，又会有什么东西能使她漂亮起来呢？在她身体里流着的血液經过她的心脏的时候并不見得增加了甜味；它們在那兒只发現一大堆的苦恼，然后又把滿腔怨恨散布到她的全身，她所得到的

滋养就是这些。她的脸色因此依然发青，要去掉她的瘦骨伶仃的模样也不容易，这模样不讓她的身材长得丰满起来。她的傴背始終去不掉，冬天干的辛苦的活只是使她的背傴得更厉害。这許多湊在一起，結果是四不象；不，她还不能算作漂亮。

可是她很快活，春天从沒有象今年那样使她覺得欢暢。阳光很慷慨的給了她补偿。它改变了她原来的面貌和整个身材，抹平了所有的棱角。在她跨过院子的当兒，背后讓春天的蔚蓝大海衬托着，那就成了阳光和欢笑爭輝。“啊，我的姑娘，你的神气多快活啊！”辛妮笑着叫道。“是因为要赶着牲口出去么？”

一个五月中旬的日子，她重新又赶着牲口往外走的时候，她正是这么一副神气。那些畜牲的神气也跟她一样。經过一个冬天，它們的毛长了，身子也瘦了，但是如今阳光和风戏弄着它們，它們全身又充滿了活力。它們疯得什么似的踢着后腿，那样子象是要扑到太阳上去，它們放腿狂奔，越过田野，到公地上去。狄蒂心情輕松的跟在它們后面。

第九章　一个夏天的日子

狄蒂出去的开头几天，她总是把她的午点拿到拉司慕斯·利特尔的小屋去。但是现在，他們干脆在早晨和午后，自己跑来找她，要他們每人的一份吃食。他們差不多总比狄蒂先到牧場上；他們蹲在她的一个窩里挤成一团，或者躺下来，彼此紧紧的依偎着，等着她。孩子們象小鳥兒一样胆怯，躲着人；他們从狄蒂手里接过了食物，立刻就象老鷹似的一个个蹿了出去。他們奔了一小截路，就各管各的坐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她得小心的替他們分好；把分

給这一个孩子的一份交給另一个孩子保管，那准会出毛病，他們实在是餓极了。他們穿的也很少，一条破短褲，也許再加一件算是衬衣之类的东西；不过在夏天，他們本来也不用穿多少。他們跑起来可是眞快啊！

一天，她想动手擦洗一下他們身上的泥垢，可是沒成功。第二天，他們不敢走近她，只是蹲在籬笆边，眼瞅着她；她一走过去，他們就逃开。她举起食物給他們看，然而这也沒有用。她于是把食物留在他們蹲过的地方，自己回到沼地里；过不了多久，食物便不見了。他們象是一群在冷僻的草垛里孵的小鷄，又野又多疑；簡直沒法子接近他們。但是到了他們自己的家，情形便不同了。在小屋里，他們整天的吵鬧，远在公地对面也能听到——这中間，还夹杂着他們的母亲的竭力想讓他們听見的叫駡声。

他們的褲子上难得有一顆扣子，因此他們在奔跑的时候，不得不双手提着它。这很使狄蒂气恼，一天，她捉住了他們中間的一个，便紧抓着他不放。“你不等我把这縫上，你就沒有东西吃，”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顆扣子說。于是孩子只得由着她縫，一面不住的跺脚，一等到她打了結，扯断了綫，他就逃了开去——依然提着他的褲子。“放手，你这个蠢东西！”她笑了一声叫道。他听了，就松了手。这时候他发现褲子居然不用提，就乖乖的束在腰里，高兴得不得了，发疯似的紧繞着她，象一匹拴着的小馬一般往里側着身子，团团的轉。狄蒂看得很明白，这是在对她表示好感，便怜爱的眼望着他轉。“这很好，”她大声說。“謝謝你的这番好意。不过你不能再轉下去了，你来，拿你的吃食。”啊，能，他还能轉一圈哩；这一圈轉过，他喘吁吁的走到她面前，領他的一份食物。这次他不拿着跑了，却在她旁边躺下，吃起来。

这么一来，其余几个孩子也停住了脚步，由着她补綴他們的衣

服。他們一点点的对她有了信心——于是，在她还沒有明白过来以前，她又有了一伙小小的亲人要她来照管了。这担子并不輕，然而，却給她一种滿足的感覚；狄蒂生来就爱在两手忙忙碌碌的时候，享受生活的乐趣。

最后，她居然能叫孩子們随她擦洗他們的身子，这下她可是有事做了。最糟糕的是他們的小脑袋；它們簡直叫她沒法摆布。她得偷一点兒石蜡，随身带出来才好！——

一天下午，她用石蜡擦洗着他們的头；她一边洗，一边跟他們講大馬克拉烏斯的故事，好叫他們一动不动的站着。洗完了头，他們站在那兒，眨着眼睛，那神气象是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里。“这到底疼不疼？”她笑了一声問道。

“疼，不过現在已經不疼得象咬人了。”他們惊奇的回答。

“現在你們可以回家了，”她說。

他們不理会她，却在她身边坐下。“再講一个故事給我們听，”他們要求道。

“不講了，現在你們回去。这样，你們明天就还有得听的。”

“是講大馬克拉烏斯嗎？”

“是的，还要講那头叫貝斯的猫，它能自己开門。”随后，他們磨磨蹭蹭的走了，走得一点不痛快。

狄蒂把牲口赶在一起，然后脫下衣服，在一个給灌木丛遮掩着的小水塘里洗起澡来。她背朝天躺在不冷不热的浅水里，学着游泳玩；在她双手把身子撑起又放下的时候，水就輕柔的咕嘟一声，吸住了她的肚皮和她的小小的結实的奶。她的皮肤不象去年夏天那样的肮脏。她在长着青草的塘底坐起来，擦洗自己的身子，把最后的一点兒汚穢擦洗掉。

随后，她坐到干燥的塘岸上，衣服只穿了一半，便拾綴起其余

的衣服来；她的針綫就在她身边的紙袋里。牲口靜靜的啮着草，她有的是空閑的时光来干她自己的事——衣服啦，还有其他的东西，秋蒂这时候希望的正是这样。四下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很高兴。

她坐着，哼着小調，随意的干着自己的活，她无忧无虑，十分痛快。一些零碎的念头和印象飞进她的脑子，又跑了出去，她也不去抓住它們；土地的暖气从厚厚的象地毯一般的苔藓和半干的青草中升起，裹住了她。她坐着，精力漸漸的飽滿起来。大路上响起了一陣車輪滚动的声音，她傾听着这远处的声响——有人匆忙的赶車走过。但是，她懶得站起身来，奔到草坪上去看是誰。

这天下午，卡尔从农庄上穿过田地，走下来，看样子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又来了，"他在她旁边坐下說，"他們已經喝得半醉了。"他把头扭了过去。

"那你大概是要离开这兒罗？"秋蒂打趣似的笑着問。她不明白他怎么能留在家里閑逛蕩。

"我告訴母亲說我要走，可是她只是說，那么請便吧！她只要由着自己的性兒，我、或者是别的什么，她都滿不在乎。不过这一次我是当真的——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只是来向你告别。"他等了一下。"你也不在乎我走嗎？"他捏住了她的发辮問。

秋蒂坚决的搖搖头。"不，你走吧，不要担心！"他从来也沒有叫她的光景好过一些。

"那么是我对你不好嗎？——我对你不好嗎，秋蒂？"他看見她执拗的不作声，又問了一遍。

"是的，"最后她終于小声的作了回答。她想起每次他应該帮着她反抗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都沒有这么做，眼里便噙滿了泪水。

他大概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吧。"是的，这我很明白，"他安靜的

說，“因为我是一个懦夫。可是現在我再也不是了。打从今天起，我要努力做一个善良而又勇敢的人。”

“对，因为你現在感到了眞正的痛苦了，”狄蒂迎面望着他說。她知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有多么难受。

他无可奈何的凝視着前方：“最叫人难过的是我母亲居然作出这种事来——还有人家講我們的閑話。他們眼盯着你，接着头凑在一起，窃窃私議。人們眞可恨——他們都是些恶毒的人！不过我們千万不能这样想——我們要爱我們的邻人，”他忽然間糾正了自己的話。

“这些事情你全都犯不着管，”狄蒂鼓励他說；“讓人家去談論好了。只要你心里明白，自己沒有做下什么錯事，人家說的又有什么相干？你前几天自己說的，一个人只要对得住上帝，人家怎么看他，全是一样。”

他把头靠着她的肩膀，閉了眼睛坐着。“一个人要堅定的信上帝，多不容易啊，”他輕輕的說。“要是上帝能在人的身边，而不是在他的心里就好了——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他漫不經心的用手摸着她的脊背，随后猛一下坐直了，注意的望着她。她的紧身胸衣在一个肩膀上滑了下来——她沒有把它扣好；她的肩头露出了一点。

“这兒你长着什么呀？”他手按着那地方問。

“啊，那是因为我抱我的小弟弟妹妹們抱多了，弄出来的，”她紅了脸，急忙用衣服盖住，說。“它現在快好了，”她声气低微的添了一句——她的脸扭了过去。

“你不用为它覺得丢人，”他站起身說。“我不象那些人！”

不，狄蒂在他面前，并不覺得丢人——也不見他害怕；他只是不快活，沒有什么别的。不过在她的傴僂快要好了的时候，他却发現了它，她很难过。打从那一次起，她总是竭力把身子挺得直直

的；她要象旁的姑娘一样，脊背笔直，胸脯圆鼓鼓的。

和卡尔談过話以后，“罪孽”那两个字老在她的耳朵边响着。希望自己漂亮是罪孽么——这样希望能有結果么？自然罗，她的父亲觉得她已經很漂亮了。“你变成一个挺漂亮的姑娘了，”每次她回家，他都这样說。不过他是自己人，看不清；狄蒂希望能从别人嘴里也听到这句話。自然，她首先希望自己是个好姑娘，不过要是她长得也很好看，这决不会有什么坏处呀！

她整天轉着的就是这些念头——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念头。她再也不这样那样的胡思乱想了；現在狄蒂有时間来定心的思索了。这她最后終于学会了。当她在水塘里洗澡的时候，她看清了身上每一寸地方——这在眼前并沒有給她极大的快乐。她身上的缺陷很多。

但是她的注意力通过許多不同的途径，从她的外表轉移到了內心。有一天，她发現了她的膝头是圆的——可見往后她对她的丈夫一定很好！这本身就是一桩十分自然的事，誰也不能說她对什么人不好；不过，能有这么一个千真万确的証据，总是一件快事。就这样，她一桩桩的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格的各方面，这有时叫她非常高兴。她沒有那种假謙虛的毛病。她的生活已經是够貧乏的了，用不着她把它裝得更貧乏。在这方面，拿她自己来和别人比較，对她并不見得不利——大体說来，她觉得自己还过得去。然而不幸的是人們总是最注意一个人的外表。

但是，在她考察自己內心的时候，她也发現了一些别的东西，它們并不使她滿心的欢欣，而只是觉得一种不可思議的惊奇。它們有时候还叫她非常焦虑。

阳光和风戏弄着她，并且在她身上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如今她心中有了欢笑；这欢笑象是在她的天性里蓄积着，随时通过一种痒

痒的感覚，一种就是在正經的当口也想爆发出来的趋向，使你覺得它在那兒。但是除了欢笑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象鬼魂似的在她心中倏忽来去，一些令人不安的思想以及說不上来是什么的感覚。她每天听到的話語和看到的动作都在她心中引起一定的变化。一只手无意中捏住了她的发辮！从那天起，她老想到她的头发；它仿佛是一件特别的东西，一件迫使她注意的东西。她不得不用手去摸摸它，看它是不是很齐整，在它掉下来的时候，就扶它一下，或者重新把它編过。那头发象是感激她的关心，开始长起来，长得又密又軟。

狄蒂成长着。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覚，这感覚时而在这兒，时而在那兒，好象有什么汁液急速的流到了她身体的这部分或者那部分一般。她有时覚得全身痠痛，头昏目眩；辛妮認为那是她发育得快引起的四肢疼痛。她可以安安靜靜的坐上一整天，琢磨着这些感覚；她的正在含苞欲放的胸脯里也有着騷动。她听到了那些大人們的談話，他們的隐隐約約的暗示，她听的时候有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同时，她以一种新的眼光观察着男人和姑娘們之間彼此的态度。星期六晚上，他們都聚集在一个离海边較远的农庄上，由一只手风琴伴奏着，在野外跳舞；狄蒂站在她的小房間里，打扮着，准备赶去在一旁观看的时候，她的心就会扑通扑通的跳。偶尔也会有一个年青人纏住了她，她就死命的捶他，然而，她再也不恼怒了——只是覚得害怕。

她的女主人的勾当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她开始懂得了許多事情。她猜想在这个健壮的农家女人心里，有着各种隐秘的見不得阳光的力量在活动。多少年来，这些力量一直被压抑着，如今却势不可挡的爆发了出来。卡倫是在一种危险的轉变中，辛妮說——这个神秘的字眼可以有許多意思。要是她碰上了她的女主人的衣

服，一陣古怪的冰冷的顫栗就会透过她的全身，她的头发根也会刺痛起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卡倫的这种古怪的魔术般控制之下，辛妮啦，雇工啦——还有她的兒子，虽然他受的控制与众不同。他們的眼里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他們小声的說話，彼此递着暗号和鬼鬼祟祟的眼色，举止十分神秘。这种不可思議的沉重的感覚籠罩着四邻；一些她从来沒有見过的人会走上前来，向她問长問短——問不多时，又急忙打住，說些平常的事。她覚得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留神小山农庄的动靜。

小山农庄的阴影籠罩着远近四方。人們聚在一起，談起了它，就永远也离不开，話題也总是一个——爱情以及所有它的詭秘的命定的变化。他們的眼睛閃着一种奇怪的光彩，把一切隐私都揭露了。神秘的气息在每个角落里滋长着。

狄蒂眼見着耳听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她陷入了一种神經質的紧张状态；一种全然是生理上的恐怖抓住了她，扰乱她的心神，弄得她毫沒来由的打起顫来。一天，她坐在院子外面，挤中午的牛奶，她忽然发覚挤牛奶坐的凳子上沾滿了她自己的鮮血。她感到一陣暈眩；沒有誰和她談过即将到来的事，她沒有母亲来柔情的引导她走到生命的秘密中去。如今，她却被狠心的一下子抛到了这里面；它的象征，血，在她的圣洁的想象中跟那么多其他的恐怖事情联系着。她身子摇摆着走进屋里，吓得脸色都白了。

在門口，她遇到了卡尔。他問她出了什么事，他费了一番口舌，終于从她嘴里知道了一些，可以猜想到她的惊吓的原因是什么。他和善的微笑着，这叫她定了心；这可以說是她第一次看見他微笑。可是，他随后变得严肃起来。"你千万不要为这担心，"他摸着她的脸蛋兒說；"这不过是表示你快要成为一个成年的女人罢了。"

狄蒂誠心誠意的感謝他的这番安慰；她并不后悔自己讓他知道了这桩秘密。在她眼里，他并不見得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这个人常常要她帮助，而这一次却向她伸出了一只援助的手，作为回报——这是极其自然的事。除了現在是彼此的安慰以外，这并沒有改变他們之間的关系。如今遇到了光景难过的时候，她也有了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向他傾訴的人了。

第十章　苏丽妮回家来了

狄蒂刚喂完那四个小家伙①，喂得很順利。她把吃食放在一簇小树上，叫他們围着它坐下；他們要学着在飯桌边坐，不許手里拿了一块面包到处乱蹿。他們还要学着从同一个盘子里自己取菜吃，不許彼此計較——这要算是最难的了。他們爱每人分到一份，可以坐着貪饞的得意的望着它，要是能拿了食物溜开，然后独自象野狗一般的吞咽下去，那就更好了。狄蒂却强迫他們安安靜靜的坐着，就着同一个盘子吃飯。她要是給了这个孩子一块，其余三个便貪饞的盯着它——他們的眼睛看着别人的食物比看着自己的时候还多。这时候，她又得教訓他們，她看不慣嫉妒。这种嫉妒就在他們吃飽了的时候，还会表現出来；狄蒂記得外婆說得好：上帝先滿足肚子，再滿足眼睛。"你們要象鮑符尔、爱尔芾和克列斯蒂安那样規規矩矩的才好，"她說。"他們有东西，总是彼此分着吃。"孩子們一步一步的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大的孩子再也不撇下小的跑开，而是乖乖的牵着他們的手了——至少在她留神看着他們的时候是

① 指拉司慕斯·科特尔的孩子。

这样！

她在斜坡上站起身来，目送着他們快步的走回家去。他們常常爭吵，可是一有那种情形，他們就会不由自主的掉过头来，偸偸的望一下背后；他們一发現她还站在那兒，便又手牽了手。她笑起来。“哎，对啦，我看得見你們！”她点着头說。

狄蒂想他們正想得出神，忽然她听得一陣熟悉得出奇的声音从大路上传来。一幅景象射进她的眼帘——一輛大車顚簸着走来，車轅中間是一头高大古怪的动物，一副形状象一匹馬的骨架子；它爬过山頂，向着她往下奔来。它的四条毛茸茸的大腿戴着搖摆不定的身子，象是四把破扫帚似的卷起路上的尘埃，大車在它后面吱呀吱呀的响着滚来，从路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一个高大的人影蹺縮着坐在車上，隨意的点着一根又細又长的木棍。

狄蒂高兴得跳起来，她发了疯似的赤着脚奔过滿是割剩的麦根的田野。拉尔斯·彼得听到她的叫喚抬起了头，大馬克拉烏斯在不知不覚間便停住了。

“我的孩子，是你嗎？”他笑了笑說——神情严肃得出奇。“你瞧，我得进城接你母亲去。”

“这么說，你走錯了路了！”狄蒂清脆的笑了一声說。她的父亲路走得比誰都熟，居然弄錯了方向，这太好笑了。“你越走离城越远啦！”

“是的，这我挺明白。不过麻煩的是大馬克拉烏斯怎么也走不了这么长的路——它現在上四十岁了。”拉尔斯·彼得忧郁的笑了笑。“所以我出来想另外借一匹馬，只是不知道上哪一家去借才好——我們認不得几个人。大概找你也沒有多大用吧？”

狄蒂正是这么想。卡倫对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仇恨。

“說不定她看在和約翰斯的情份上，会变得客气一点兒。”

不，狄蒂絲毫也不这么想——事情恰好相反。"你还不如上砂灘农庄去試一試，"她說，"我知道那兒一定有人会乐意借給你一匹馬的。"

"不錯，如今我們搬走了，他們大概也就改变了对我們的想法。不知怎么的——我脑子里尽打的是小山农庄的主意；不过我想你說得对。只是大馬克拉烏斯白赶了这截路。眞对不住它。"

是的，自从她上次看到它以来，它分明变了許多。它站着，就垂下头睡着了。狄蒂从沟里摘了些青草給它吃，可是它聞都不聞一下。

"它嚼草越来越难了，"拉尔斯·彼得說。"对它說来，最好是头上挨一下完事。"

他自己今天是那么沉靜——在他的举止中間有着一种几乎是庄严的气度；这一定是因为他要去接苏丽妮去了。就在狄蒂爱撫着大馬克拉烏斯，想叫它恢复一些元气的时候，他却在一边做梦似的出了神。"哦——时候不早，我該回头往內地走了，"他最后終于拿起繮繩說道。"你得有机会，就回家来看望一下怎么样？"

狄蒂点点头。瞧着他那副神情，她别的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你的女主人跟别人鬧的那种别扭眞希奇，"他在重新赶着馬走起来以后說。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狄蒂很有兴趣的問。她手扶了車身，一边走着。

"哦，她是在帮着把自己的丑事传开去。这消遣可是眞新鮮；人家以为就象以往那样子，已經够她受的了。不过，她对你还不錯吧，哎？"

啊，不錯，狄蒂沒有什么可抱怨的。

"哎呀，趁現在还沒有人发現你丢下了牲口，你赶快回去吧。你

知道农夫們是什么样的人，他們为了找我們的麻煩，彼此都有照应。”他輕輕的拿下了她擱在大車上的手。

狄蒂很不乐意的讓他走了，自己越过田野奔回去；她不时的回过头来，揮着手；但是，这时候她的父亲早又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沒有瞧見。

不，說眞話，狄蒂不想回家去，为她的母亲回来大惊小怪。为了她，狄蒂和全家人流了好多眼泪，丢了好多的脸；狄蒂覺得她已經把这事情忘了，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留着一些創痕，过去那些思想如今又冒了上来。他們受人鄙視，給人当作败类和罪犯的家屬来看待，那全是她的錯！不，她并不一心想回家去，再和她見面。

然而，現在問題再也不能这么容易的解决了。不錯，过去是这样——那时候，許多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一挤就把它挤开了，如今它却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不能永远不回家去——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她好好考虑。她的母亲再不是太平无事的关在牢里，而是回了家，又要重新执掌起家务来了。她会怎样的管家呢，她对孩子們的态度又会是怎样呢？这些严重的問題使得狄蒂片刻不能安宁。

随后，她又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她自己是个狠毒而不公道的人。这是打“罪孽”这个字眼突然的联想起来的，自从她和卡尔談过几次話以后，“罪孽”这字老在她的脑子里打轉；她以前沒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她和她母亲之間的关系。她不能不想起她的父亲，想起和他在大路上会面时他的那种严肃認真的神情，以及在凡是有关苏丽妮的事情上他所流露的忧郁的柔情来，她不由得要拿他来和她自己比較。在拉尔斯·彼得作出的榜样里，沒有一处是教她去踩一个倒在地上的人的。她第一次体会到她的父亲的寬容的精神到了怎样的地步，自己覺得羞愧。他为了苏丽妮受了多少苦

啊！然而他却把他的家安排得好好的，等着收留她，多少年来他維持着这个家，就为的讓她有一个容身之处——一天，她忽然想起家来，这感情是那么强烈，她禁不住哭了。

"你怎么啦？"她中午回到农庄上，眼睛紅紅的，噙着眼泪，卡尔便問她。

"我想回家想得厉害，"她說。

"那你吃过午飯走吧，"他說，"我来照管牲口。她不在家，她到城里去了。"他如今不願意用"母亲"这个称呼。

狄蒂到家的当兒，苏丽妮正站在厨房里洗碗碟。她的长着雀斑的胳臂瘦得吓人，她的一双手笨拙得出奇，象是她以前从沒有洗过碗碟似的。她的两頰凹陷，显得很苍白，滿脸都是斑点，她的面色慘淡无光。她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瞪着狄蒂——狄蒂覚得她象一头吃惊的野兽——然后，在她的圍裙上擦了一下，伸出了一只又凉又濕的手。狄蒂也不望她，便握住了她的手。

她們面对面的站了半晌，不知如何是好。狄蒂心軟了，几乎要哭了；这时候，只要她的母亲稍为走近一点兒，她就会扑到她的怀里。但是苏丽妮沒有动。"你父亲和孩子們都到港口去了，"她最后終于用一种既沒有热情也沒有音調的口气說。狄蒂往港口走下去，她很高兴可以借此机会走开。

拉尔斯·彼得站在一条有甲板的漁船的艙里收拾着；孩子們坐在埠头上。他从艙口爬了上来，走到岸上。"多謝你回家来这番不平常的好意，"他流露出快乐的感情說，一面把一只手伸給她。"謝謝你！"

"唉，别这么說，父亲，"狄蒂苦着脸說，她忽然为他对她这次回家的态度所感动，差点兒哇的哭出来。

"啊，应該謝你，这是你心好——因为沒有誰要你这么做，"他

用胳臂搂着她的肩膀說。“你就是不回来，誰也会諒解的。你向你母亲問过好沒有？”

狄蒂点了点头。她对自己还沒有把握，要是她张嘴回答，她怕就会忍不住。她再不願意哭了——任甚么也不願意！只有孩子——还有小姑娘們——才哭！

拉尔斯·彼得在一根船桩上坐下来，拉下了他的長統木底靴子；那靴統一直盖到他的大腿上，他在把它們拉下来的时候，禁不住哼了几声。“我的身子变僵硬了，”他忍着疼痛說，“四肢百节又得了痛風。这是說，我上了年紀啦，要不然，就是說，这活兒我干不了啦。”

“嗳，你觉得你母亲怎么样？”他們信步往上面走着的时候，他問道。“她对家里的生活还有点不慣，”他看狄蒂沒有回答，便又說下去——“不过在坐了这么多年的牢以后，你对这不必觉得奇怪。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哦，也許你覚不出来，她还不知道說甚么才好。不过話虽如此，你还是可以看得明白，她对我們有着热烈的感情。多謝上帝，我們算是又把她弄回家来了！现在你会对她好一些吧，你說呢？——她需要有人对她好；这兒的人对她不很和气。他們宁可看到她关在那老地方——因此我們千万要待她好一些。”

苏丽妮已經把咖啡煮好了。拉尔斯·彼得把这事情看做是一番好心，感激的望着她，他这时候心情十分愉快。她默默的来回伺候着他們，象一个陌生人，甚至象一个鬼魂一样；有一股摸不透的气氛把她和其余的人隔了开来。孩子們对她还不熟悉，只要看他們的疑心的望着她的一举一动的眼光便能知道。她自己的神情也象是冷不防落进了一个所有的人都和她所知道的大不相同的世界里。狄蒂怀疑她对周围的一切，是不是看到了、听到了一些；就連

她的眼睛也沒有泄露她是不是在听他們的談話。她对这一切有甚么想法，实在不容易猜透。

傍晚时分，狄蒂又得走了；拉尔斯·彼得陪着她在路上走。"你覚得你母亲变了沒有？"他們走过了砂崗，他問道。

"她气色不好，"狄蒂回答道，她避开了那个問題；她不很相信苏丽妮由于坐了牢而变得比过去慈爱起来。

"是啊，那兒的空气弄坏了她的身体。不过她的性情也改变了——她再也不駡人了。"

"她对这兒村里的事——那酒店掌柜以及所有那些事情——說了些什么？还有她对我們拍卖了'鵲窝'是怎么說的？"

"哎，她說了些什么？她实在什么也沒有說，只是从早到晚不作声的来来去去。她也不願意和我們在一个房間里睡——她如今怕和人在一起。要她走出屋子也很困难，她只有在晚上才肯出去。尽管这么說，在我看来，她比以前知足得多——对我也是一样。"

"邻居怎么样？"狄蒂問道。

"啊，說起邻居来，他們全远远的躲开这所屋子。孩子們却跑过来，朝門里望——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父母叫他們来的。他們瞧見了你母亲，就叫着逃开去，好象魔鬼在他們后面追着一般。这对她重新作人沒有好处。"

"他們以为她的額头上已經有了烙印，"狄蒂解释道。她自己也相信这話，当她发現沒有这回事的时候，她很惊奇。"有誰来找你出去过嗎？"

"沒有，还沒有。不过有一天，他們看惯了我們家这个光景的时候，会有人进来跟我們打招呼的。現在就不止有一个人想这么做，可是因为碍着别人，不敢这么做。"

拉尔斯·彼得眼望着狄蒂，一心盼望着她肯定这个希望，但她

什么也沒說。她的沉默有着很多的含意；她对前途并不很乐观。

“我自己也有点兒担心事情不会如意，”他又說道；“到那时候，我們只有另找去处。这世界大得很，再說，这地方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搬个家，也丢不了什么。只有眼睜睜望着錢財給人搜刮了去，实在不甘心；要再从头干起，可不容易啊。”

“我們离开这兒的时候，你能把你的錢要回来嗎？”

“啊，那办不到。酒店掌柜不是那样的人，錢財一朝到了他的手掌心里，他决不肯讓它飞了。如今听說他自己也很困难，就更不用說了。”

“是酒店掌柜嗎？他有那么多錢，怎么会困难？”

“是呀，这話听了簡直叫你吃一惊——我以为还远不止叫你吃一惊咧。哦，其中的內情是他欠着銀行以及諸如此类的地方的錢；人家說，他的錢全是借的。他沒有盖那旅館，就是这道理，銀行不肯借錢給他。我們以为这地方全是他的，可是，事实上远不是这样。人家說，他还賬都很为难；上一季結賬日，他們甚至以为他要破产了。这就可以說明为什么他对旁人那么苛刻。”

“那他这么干，又能有什么快活呢？他还不如把我們的錢还給我們。”

“对，我想他这么干，不会有什么快活；可是，这一定很能滿足他的天性里的什么要求。眼下这兒沿海棘魚挺多，多得能把它們一桶桶的舀上来。这是那些鯖魚把它們赶进来的。鯖魚一大群一大群的从后面，游进棘魚群里，一路吃着它們，把它們往前赶。可是在鯖魚后面又有海豹和海豚在吃着它們，把它們往前赶。我想这兒的情形也正是这样；他榨取我們的血汗，别人又来榨取他和他一类人的錢財。我倒想知道在他們上面是不是还有人来吃他們。”

"这眞奇怪，"狄蒂說。她从沒有想到过酒店掌柜头上还有什么人。

"哎，是奇怪啊！这叫做恶鬼一个尅着一个。不过你一想起，归根結底，他也不比我們这些人强多少，心里倒也痛快。看来，这中間还有一点兒公道，尽管它只有这么一丁点。"

第十一章　狄蒂安慰一个伴侶

狄蒂回到农庄上，只見院子里站滿了陌生人。卡尔在外面草坪上站着，看样子象是等待着她。"你回来了再好沒有，"他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蚁似的說。"母亲回家来了——还带着一大群人。她正在为你不請假就走生好大的气哩。"

"但是，我并沒有干这种事呀，"狄蒂吃惊的表示不同意。

"是呀，可是她却这么想。你現在赶快从后門进去，到洗碗間里动手干你的活，那么一来，她也許不会发覺。不然她准要罵你。"他显得非常紧张。

"但是，你为什么不說是你給我假，讓我回家去的呢？"狄蒂問道。

"我不敢，因为——"他移动着两只脚，露出一副又愚蠢又难过的神气。

狄蒂从大門进去，走过院子，她不喜欢走后門。要是她得挨一頓罵，她就打算受着——辛妮正忙得不可开交。"謝天謝地，你回来了，可以帮我一下，"她說；"我忙得头都快要昏了。可是，你一个鐘头以前，不在这兒，眞算你交运。女主人恼怒得象发了疯一样，連要撵你的話都說了出来。那个窩囊废卡尔，自然一句話也不說

是他給了你假，你才走的。"

"啊，他——"狄蒂气得撅起了上嘴唇。"她要揍我，就讓她来試試，我不用木鞋踢她的小腿才怪。"

"天啊，孩子，你瘋啦？——怎么，她的腿上尽是青筋！你要是在那上面踢了一个洞，她流血死了，你怎么办？"辛妮駭怕起来。

"哦，那又怎么样？我才不管哩，"狄蒂說。

狄蒂被吩咐去洗碗碟。她生女主人的气，因为她要揍她，她生卡尔的气，因为他丢下她不管，她还生村里孩子們的气，因为他們叫她的母亲不得安宁——她簡直是生一切人的气。她在洗碗碟的时候，故意磕碰得它們叮当的响，稍不留心，就会打碎了什么；辛妮不得不要她安靜些。可是那姑娘什么都沒听見；看她这么个小东西，脾气可大咧——这眞叫人好笑！辛妮只得紧紧的抓着她的胳臂，她才安分了些。"嗽，我气死了！"她說。

辛妮大声笑起来。"嘿，还有人比你更有理由生气咧！那伙人一个个的跑进厨房里来，发号施令——他們眞不要脸。你眞以为女主人害了失心瘋。她平时总讓你知道，誰是这屋子里发号施令的人。"

尽管如此，狄蒂最气的还是卡尔。他不敢到屋子里来，只是在院子里来回的走，高声的說，他提出了抗議。他找了一件件的活干着——一副丧气的样子。当他看淸沒有人瞧見的时候，他就对着堂屋的窗子晃他的拳头。不錯，他正是那种光会抓紧拳头的人！狄蒂眞想走出去問他，他要不要借条裙子穿着。

唔，女主人今天确是有点兒不对。她走到厨房里，滿脸通紅，裙子往上卷着；她的头发蓬乱，象馬鬃似的竖着。約翰斯随着她跑来，这位老得可以当人奶奶的管家太太却象喝醉酒的婆娘一样和他胡鬧。这眞叫人看不惯。她准是喝飽了酒——她压根兒沒瞧見

狄蒂。

紧接着，卡尔出现在洗碗間門口——他正在外面傍晚的微光里，把这光景看了个一清二楚。他向狄蒂做了一个手势。“你千万别見笑，”他恳求她們說——“我受不了！”他显得很可怜——狄蒂一下子忘了她的恼怒。“不，我們不会笑的，”她摸了摸他的手說。“这也不是什么可笑的事。你現在上床去睡吧——睡了，你什么都会忘掉的。”

他又走到外面，在灯烛辉煌的窗戶底下，象一条害病的狗似的来回的走。狄蒂每次跑到唧筒边去汲水的时候，总看見他在那兒——她一边走过，一边跟他說上一两句話。有一次，她放下了水桶，跑到他面前。“上床去睡，你听見沒有？”她說，拉着他的胳臂，想叫他听她的話。

“我不能，”他哭丧着脸回答。“母亲要我守夜，好等着套馬。”

“呸，讓他們自己张罗，你不是他們的奴隶。”

“我不敢；母亲会大发脾气的，——噢，我眞是个窝囊废啊——我什么也不敢做。”

狄蒂紧紧的握了一下他的手，讓他明白，她对他毫无怨恨，然后跑开了。

約莫十一点鐘光景，辛妮吩咐她去睡。“你走了长路，准是累坏了，”她說。“你今天早上又起得早——現在去睡吧！”她把狄蒂推出厨房，打断了她的抗議。

不錯，狄蒂是累了，这一点不假，她累得几乎要瘫下来。她在黑暗的洗碗間站着，犹豫了一会——卡尔还在外面院子里万分苦恼的来回走着，他也許正需要人跟他說一两句体貼的話。但是，她不如叫他一块兒上她房間去，坐在她的床沿上，談上一陣——以前在他心情苦悶，需要安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曾有过。然而，狄蒂实

在累得沒有力气談天，一想到她还得打起精神不睡，簡直叫她覚得說不出的难受。这一回，自私心理終于占了上风；她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犧牲了另一个人的需要，她偷偷的从后門走出去，回到了她的小房間里。

狄蒂閉了眼睛在床沿上坐了一会。白天的强烈的印象和她的困乏都在她的身体里作怪；她累极了，人搖搖晃晃的。隨后，她身子一摆，打起了精神，一下子脫下了她的衣服，跳上了床。鑽进了凉爽的被窩，恍恍惚惚的，沉浸在舒适的倦意里，眞是痛快啊。只要她把脸頰貼到枕头上，想起一些美妙的事情来，她立刻就会睡着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外婆常說的話。狄蒂希望能梦到一些美丽的东西——醒来的时候，心中会充滿了梦后的朦朧的甜味，这种甜味有如一縷縷飄忽的朝霧，在白日的光輝照临以前就消失了。这一陣她常梦到那位走来带她到他父亲城堡里去的王子——就象外婆在那支紡紗曲里預言的那样。白天不会出现王子——至少对象狄蒂这么一位穷姑娘来說，不会出現；可是到了晚上，眞会有一位王子走来，請求外婆讓他和她結婚。这正是做梦的妙处，它們能把她带走，升往上天，讓她可以从高处望見一切。然而，在睡梦中也不是沒有苦恼的，因为王子覚得她并不美。“是的，因为她身上最美的东西是在她內里，”外婆說，“她有一顆黃金的心。”

“黃金?”王子眼睜得圓圓的說。“讓我瞧！”于是外婆打开了狄蒂的心給他看。“不过我們不喜欢这么办，”她說；“一不留神，它就会沾上尘埃。”

这引得王子高兴起来——因为凡是有关黃金的事他都知道。他牵着她的手，唱起外婆的曲子里的一段歌詞来：

为了一个小孩，她又操心，又受累——

紡呀，紡呀，啊；紡呀，紡呀，紡呀，啊！

因此她应該坐在上首，穿礼服和皮裘。

法勒利尔，法勒利尔，紡呀，紡呀，紡呀！

“那唱的只是外婆自己，”狄蒂松开了他的手，失望的說，这事情惹得她煩惱起来。

“这不要紧，”外婆把他們俩的手又拉到一起說，“你只管牵了他走。到时候，自然会輪到我的。那歌子是为我們两人編的呀。”

狄蒂在黑暗中张开眼睛，她发覚她手里当真有一只温暖的手，高兴得不得了。有人坐在她的床沿，摸索着找她的脸。“是你么，卡尔？”她問道——她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有些失望。

“这下他們走了，那一伙人！”他說。“他們都喝醉了，吵嚷得吓人。我不明白他們这么鬧，你怎能睡得着。他們要給我两克郎的賞錢，因为我給他們套好了馬；我可是不高兴拿他們的肮脏錢。我告訴他們，这錢是从誰身上詐騙来的，他們不妨就还給誰。他們听了这話，几乎要揍我。”

“你跟他們說得对，”狄蒂笑着說。“他們活該听这話。”

可是，卡尔沒有随着她笑的兴致。他坐在黑暗里，握住了她的手，却不說話。狄蒂覚得出来，他的悲苦的思想是在怎样咬着又咬着他的心。“現在，你再也别去想它了，”她說，“想也沒有用。为了这自己难受，那才蠢哩。”

“他們走的时候，她沒有出来，”他心不在焉的說，分明沒有听到她刚才說的話。“說不定她压根兒就不能出来。”

“怎么，你这話是什么意思？”狄蒂突然着急起来，問道。

“噢——你知道，他們喝酒的时候，她和他們一样的喝。她准是——”他的头埋到了她的胸脯上，身子由于猛烈的嗚咽而抽搐着。

狄蒂伸出胳臂挽住了他的脖子，摸着他的头发，向他說了些安慰的話，仿佛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哎，哎，要象个男子汉，”她說。她看到她的安慰沒有效果，就騰出了一些地位，讓他躺在她的身边，又把他的头放在自己胸脯上。“你要懂事些，象个男子汉才成，”她說。“你干么要担心呀？你尽可以丢下一切，远走高飞。”她的那顆孩子的心充滿了同情，冲着他的脸頰跳动。

她終于慢慢的使他平靜下来；他們躺着，低声的談話，十分快活——他們发現两人的头鑽到了被子下面，小声的說着話，就突然的笑起来。这赶走了卡尔的最后的一点抑郁；他呵起她的痒来，变得非常活跃。“你千万别这样，要不然我要嚷了，”她一边找着他的嘴巴，一边認真的說。

她的吻使他安靜下来；接着，他猛一下把她摟在怀里，死命的摟着她。狄蒂抗拒着，却不得不在他有力的拥抱中屈服；她覚得全身都瘫軟了。

“这下，你叫我覚得疼了，”她說着，哭起来。

第十二章　夏天是短促的

狄蒂坐在田野的高高的堤埂边，想躲过那片雨雾。牲口在下面嚼着草。它們中間的大部分給濃密的棉絮般的雾遮住了，但是她能听到雾中传来的牲口嚼草的声音；在这样的天气里，它們不会离开她，走到老远的地方去。

牲畜身上的毛湿漉漉的，她坐在荆棘丛底下，那荆棘丛凝着露珠，成了銀灰色。她只要稍微动一下，露珠便象雨点似的洒下来。然而，她并不想动，只是安安靜靜的坐着，她但願能鑽到地底下，好

更加安静些。她的睫毛上也有着大颗的水珠，就和在每张低垂的叶子尖上滚动着的那些露珠一般的大。它們不时有一颗掉到她的脸颊上，有时是从一片叶子上、有时却是从她自己的睫毛上掉了下来；要分辨哪一颗是泪珠，哪一颗是露水，很不容易，她連試都不想試一下。只有在它們一径落到了她的嘴里的时候，她才能清楚的知道这是从哪兒来的。她盘着腿，縮成一团坐在堤埂边上，她的一双潮湿的光脚从她的裙子下露了出来；一片片的草叶在她的脚趾中間探出头来，她的脚板浮肿，由于潮湿，長着水泡。她一手掩着嘴巴，咬着手指的关节，坐着，眼睛一眨一眨的直直的望着前面。她象是变成了一块石头。

她感到了一陣震动，又听得上面田野里有脚步声——卡尔的脚步声！她恢复了一点生气，往四下里看。在她的泪水模糊的眼里看来，一切都彷佛崩裂了似的，好象这整个世界都碎成了片片。她抬起了脸，滿心期待的向上望去。"現在，他会把我摟到他的怀里，亲我了！"她心里想，却并不改变她的姿势。

卡尔跳下来，到了她身边。他們坐了一会，各人望着那片浓雾，随后，他的手在草丛里捉住了她的手。"你生我的气么？"他問道。

她搖了搖头。"你这么不快活，确是自己也作不了主。"她說。她掉眼望着别处，她的嘴唇抖动着。

卡尔探出身子，想正眼的看她，但是，却不得不放弃了。"我整夜的向上帝祷告，求他饒恕我的罪孽，我想他已經这么做了。"他无精打彩的說。

"哎！"狄蒂听着他說話，可是說些什么，她却沒有听进去。他和上帝打的交道，在她是件完全无关痛痒的事。

"不过要是你願意，我可以站出去，向弟兄們原原本本的忏

悔。"他説。

她一下子回过头来看着他；她的表情里重新出現了生气和希望。"你知道那位学校校长就要上这兒来了么？"她自己也可以向他吐露这宗秘密呀。

"不，我說的是教里的弟兄，"他回答道。

噢，这方面的事，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这和她全不相干。

他不久就站起来走了，狄蒂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坐着。他沒有吻她，然而，他們却彼此相屬，被一个所謂罪孽的共同的命运可悲的連結在一起。她在他身上早已发現了一些她无法敬重的品質，而她却需要在他身上找出一些值得贊美的东西来，好为自己辯护。她需要爱他，好作为他們之間发生关系的理由。他不再光是一个需要她安慰的孩子了。他已經占有了她，因此，她覺得自己再也摆脫不了他。然而，他却走了，好象他們之間除了不愉快的煩惱以外，什么也沒有。狄蒂茫然的望着他的背影。

天色还沒有大黑。她还可以去过上一段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时光，干些各种各样的事消遣，或者坐下来和那雇工的孩子們閑聊；但是任何时候，那事情都在她的內心里盘据着，象一个用"毒眼"盯着人的怪物。她只要微微一笑，它便可以在它高兴的时候伸出一只黑手去把那笑容抹掉。有时，它甚至完全压倒了她。就这样，生活里失去了兴味，到处都是一片愁云慘霧，她只有一个心願——就是撇开所有发生的事，恢复从前的心境；她想跪在什么人的脚边，爬在那兒，哀求他寬恕她的罪孽。然而，她要想恢复她的平靜的心境，重新溜回到她的无忧无虑的少女的梦境里，却还得过上一大段时間。

可是，唉，撞倒的篱笆的缺口是不容易补起来的！狄蒂从她在

外面放牲口的經历中就明白了这道理，她知道在这事情上，也是一样。她已經把怜惜另一个人的責任担到了自己的肩头上，而这沒有什么了不起；打从她还能記得的时候起，人家就对她的母性的本能和对孩子的撫育提出了要求。她不得不竭尽全力来为别人鋪平道路，直到最后，帮助人家变成了她的根深蒂固的习慣。

然而現在，她却希望能过上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这时候正是夏天，阳光照暖了她全身的血液，赶走了所有的愁思和苦恼，燃起了她內心的对生命和欢乐的渴望。每星期六晚上，本地都有舞会，有时是在海山，有时是在其他的农庄上举行，狄蒂每次都参加。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眞正的舞会，因此玩得十分痛快——不管是和她的一个女友或者是和一个男人跳舞，她都一样的快活。跳舞本身就是她的爱好，她到时候閉上了眼睛，由人引她卷进旋风似的轉着的人群里。

可是要躲过卡尔，并不容易，他常常藏身在农庄外面的什么地方守着她，万分恳切的請求她不要去。狄蒂毫不理会他說的关于罪孽以及諸如此类的話；可是要拒絕他，仍然很为难，因此她便掉过身来，回到农庄上。要是他能带她去散步一会，也就罢了。他們可以沿着海滩，走到那个漁村去，在那条路上，你决不会遇見閑人。但是，他从沒有想到过这样的事情。

她作出要上床的样子，騙过了他，然后打另外那道門偷偷的溜出去。有时舞会刚巧在他要去参加祈祷会的日子举行，她就有說不出的高兴。

卡尔实在討厌，她跟人来往，还沒有碰到象他这样討厌的。他沒有别的事干，便来来去去，用嫉妒的眼光监視着她，他总想知道她在哪兒，好来向她訴他的苦恼。他正如一个不听話的慣坏了的孩子。他心里有病，厌倦了他自己、他的母亲以及整个世界。狄蒂

是唯一能逗他笑、叫他重新振作起来的人。她为这个小小的成就感到驕傲，不厌其煩的应付他，想叫他听她的話，竭力的使她自己和他的处境变得好一些。

他再也不到她的小房間里去，就連白天也不进去；他心里害怕。可是有时在晚上，他走来，輕輕的打着門，她已經累得要死，还不得不起来，穿上衣服。

"我这兒疼得厉害！"他把双手搭在脑后說。于是，他們俩像像的走过空寂的小径，到海滩上去，坐在大石块上，談着，傾听着单調的浪涛的碎濺声。他不多說話，照例是狄蒂閑扯着消遣。他专心的听着她，直到那不时发作的宗教的狂热又来到了他身上，他于是开始責备起她来。"你的凡心还是那末重！"这是他照例的譴責。

"那你就随我去好了！"狄蒂气憤的反駁道。随后，两人便各走各的路。

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往內地去有半小时路的一家酒店里举行本季最后的一次舞会。那些漫长而皎洁的夜晚已經过去；那时是八月中旬，晚上又黑又有风；那一年夏季的舞会已經結束了。

狄蒂請准了假去参加；晚餐的碗碟刚洗净，她就打扮好了。辛妮好心的尽量讓她少干些活，自己担当了晚上的工作。狄蒂穿上了她的至今还沒有穿过的新的土布外衣，用蓝綢带結了她的发辮，然后盘在头上。她要讓自己这天晚上显得俊俏风流——而且象一个大人！幸好卡尔参加了一个祈祷会，但是为了更有把握的躲过他，她挑了一条从农庄背后通到村里去的田間小路走去。她很快活，一边走着，一边哼着一支小調。不錯，她的心头还存着一片暗影，可是它象一顆已經不再疼痛的蛀牙一样，只要不去碰它，它就不会疼。

她到那兒的时候，大家正玩得高兴。那天乐师沒有来，因此他

們正在做穿插着跳舞的游戏，自个兒唱着歌兒，作为伴奏。他們中間有农庄上来的老人和青年、女佣人，以及一些在村里工場干活的小伙子。农夫們从来不参加这些舞会，他們自以为身分比这高。跳舞的人围成一个圈子在唱，"看，誰在这圈子中間！"狄蒂飞快的跳进了圈子，拉住了两只手；她发觉自己在两个小伙子中間，但是今晚上她旣不胆怯，也不害羞——如今她是个大人了！她高声的唱，焦急的等待着，看在那些圈子里的男人中間有沒有誰走上来，挑中她；这玩意兒令人兴奋，她的心急速的跳动着。每个人都能从一位姑娘被人挑中的次数来判定她究竟有多大的风头。有的姑娘整晚跳个不停，連抽空系一下鞋带的时間都难得有！

狄蒂居然立刻就給人挑中了。这也許只是机遇，然而，当她被人送回到圈子里去的时候，她快乐得滿脸放光。这喜气洋洋的快乐，她眼里焕发的神彩，她的欢快以及她的自鳴得意的心情使得她在草地上跳舞时的体态有了一种新的庄严，也使她看来十分美丽。这每个人都看到了。眼前又有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摆脫了她的孩子气的举动，走进了少女堆里，一块兒竞爭而且想赢得那献給美人兒的金苹果①了。一到挑选舞伴跳舞的时候，大家都围住她。

那天晚上狄蒂是多么的神魂顚倒啊！也許并沒有如她想象的那么多的人追求她。可是，不管怎样，她是那些被請到酒店里和男人們一块兒喝咖啡的年青姑娘中的一个。

等到她重新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經大黑了。酒店掌柜在人字墻的窗口挂了一盏灯，照亮了草地，他們就在这灯光下跳舞。其中有一个脸蛋兒紅紅的年青人，整晚上都在她身边，却沒有跳舞；現

① 典出希腊神話：珮琉斯与貝蒂斯結婚，众神齐集；独有埃利斯（紛爭之神）未被邀請，乃掷一金苹果于桌上，奖与众女神中最美貌者。乔諾，密納伐与維納斯三女神竞相爭夺，卒訴于派里斯。派里斯将苹果判予維納斯。

在借着黑暗的掩护，他大胆的走了上来。狄蒂喜欢他，他有着一双結实的暖热的手，他不加思索便握住了她的手，他的呼吸中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搀杂着象是孩子嘴里的奶香。可是，他很害臊，尽在跳舞的时候玩些傻里傻气的把戏，来掩盖他的羞窘，弄得旁人都停下来笑。"現在我們該停了！"狄蒂看着他的表演，自己也笑起来說。他不肯放她走，只是繼續拉着她轉，突然間，他吻了她一下。随后他惊惶的松了手，在大家的笑声中，逃出了灯光照亮的草地，到了黑地里。他們听得他一个劲兒奔着，奔了好久。

狄蒂为了避免她的舞伴要送她回家的情形，便在舞会結束之前，偷偷的离开了。她知道送一个姑娘回家的男人，总希望从她身上得到一些好处。而她却希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不到她刚走了一小截路，那个脸蛋兒紅紅的青年人便从他躺着的田沟里箭也似的蹿了出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我可以今晚送你回家么？"他有些沒有把握的問。"可以，你送我好了。"狄蒂回答。她見他并不害怕。他們默然的走着——他本应該逗她快活，然而，他只是别过头在一旁走着。狄蒂挺喜欢他，很乐意拉着他的手。

"我——以后我还能在晚上送你一次么？"他最后終于問道。

"我現在說不上来，不过，这是可能的！"狄蒂庄重的答道。

"我可以——我可以告訴旁人么？"

不，狄蒂一想就不乐意。"他們只会說些无聊的話，說我們是情人。"她回答道。

"那末——那末，你可以讓我吻一下么？"他站住了，专心的望着地上。

狄蒂悄悄的很体貼的吻了他。随后他們又繼續走他們的路，两人手牵着手，但是一句話不說。到了农庄上，狄蒂站住了。"晚

安！"她說。

"好，晚安！"他答道。他們俩手携手的站了一会，然后，他們的嘴唇凑到了一起——他們象两个相亲相爱的孩子一样的吻着。可是两人都覚得这一次吻得太长久，也太認真了，便突然的松开了，彼此往对方的脸上呵着气，笑着。毛根斯轉身就跑。她好久都听得他的快步走着的声音，随后他拉开嗓子，唱起歌来。嗯，狄蒂挺喜欢他。

卡尔坐在她房門外劈柴的木砧上守着。狄蒂装作沒有看見他，径自往她的房門口走去；她这一回不想听他念他的苦經。他在后面跟上来。"你上舞会去了，"他譴責似的說。

狄蒂不答話；她上哪兒去，他管不着。她手抓着門栓站着。

"我也参加了一个舞会。我向天上望去，看見上帝的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們扑在宝座脚边，就在羔羊①的面前。我們上海滩去好嗎，我可以把这回事講給你听。"

不，狄蒂累了，想上床去睡；时候不早了。

"你回答我一个問題好么？"他异常急切的問。"是我害你造下了罪孽么？"

"我沒有造下罪孽，"狄蒂跺着脚，几乎要哭出来的說。"你別纏着我好不好，要不，我就找你母亲，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她。"他站在那兒，茫然的呆了半晌，然后轉身向海滩上走去。

狄蒂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的良心隐隐作痛。可是，良心也沒有用，她总得想法子打发了他。要是为了卡尔，她連跳舞都不成的話，眞是太不象話了。她接着又想起毛根斯来，他的快活的脚步声还在她的耳边响着。这声音叫她想起了克列斯蒂安，他也老爱一个

---

① 指耶穌基督。

劲兒飞奔，从来不願意安安分分的走着。

第十三章　心

人家說，小山农庄上这位少东家和繼承人一生下来，額头上就长着皺紋。"他承繼了一付沉重的担子；他到了現在这地步，一点也不奇怪！"他們說。说实在的，他是个遭受天譴的活見証。但是，他的在外面做事的哥哥却一点沒有什么；他們都很好。而那些在农庄上待过一个时候、干过活的人却多多少少的都遭到了一份天譴。这是家族的世代相传的天譴的一个离奇的地方——它越过了这一家人，落到陌生人的身上。辛妮尽管脸蛋兒紅紅的，新鮮活跃，見所有的男人都忌諱，却也有些古怪。一个象她这么漂亮的姑娘面前出现了一个男人，就张牙舞爪的，而且除了她的銀行存折以外，什么也不喜欢，这难道是自然的么？誰都知道拉司慕斯·利特尔就因为一生都在农庄上干活，变成了多么放蕩的畜牲，如今这个小姑娘又与众不同的沾了这股邪气！一天晚上，她发疯似的奔到了村子里，象一头給人追赶着的野兽一般打着人家的門。等到問她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她又作不出回答。这眞是莫名其妙！

說到小山农庄，麻煩就出在这一家人在那兒一代又一代的住得太久了。那地方从来沒有好好收拾过，重新整頓过一番。这一家也有过新的血液，那是說他們也娶过别处的姑娘，迎回自己的农庄上，而且不时还有汉子被偷偷的引到家里——小山农庄上的人对夫妇关系的神圣不可侵犯从来不是看得很重的。然而尽管如此，这一家并沒有因此除旧布新，农庄还一直是那老样子。古老的历史、古老的风流勾当、古老的罪恶被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授下来，經

常的数說着，而且还添上了新的材料。农庄的四壁就沉浸在这里面，那些从早已遺忘的日子里传下来的被褥也因此变得沉甸甸的，发着难聞的气味。要是一場大火把农庄烧了，那有多好啊！在以往的几世紀中，也曾起过一两次火，想帮着老天把它收拾一番，但是都沒有成功，小山农庄压根兒烧不起来！同样的气氛、同样的臭味、同样的难受的郁悶依旧浸透着、感染着农庄周围的空气，农庄一天天的腐烂，这情形也不断的恶化。疾病、吝啬、阴险奸詐的手段正合他們的口味，它們便把这一家传統保存了下来。

卡倫手里还有着一七五六年造的銀酒杯，古老的鴨絨被上的肺痨菌本身就足够使庄屋里的气氛变得象一座百年古塚一样。人們就在这积了几代的垃圾堆中干着每天的工作，在这中間討生活，也因它而死亡。生命在一片墓地上茁长着，血汗、沉重的劳动和罪恶成了这墓地的土壤。

狄蒂感覺到了这使人窒息的气氛。她的家很幸运的沒有这些古老的东西的重压，他們的前面有着未来。尽管他們經历了许多的忧患，这却給生活抹上了一种新鮮的光彩，使他們覺得未来就在他們的面前，覺得他們呼吸在一个可以称为新的时代里，虽然在这个时代中生命还沒有出現。这剝皮鬼一家人好的坏的遺产都盼不到手，因此，他們便把自己的祖先撂在一边。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消，只是眼望着将来，这在各方面都成了他們中間一个好习慣。拉尔斯·彼得总認为保持过去的偏見和过去的病毒是愚蠢的事，每逢有人想使过去复活的时候，他便照直說出他的意見。吉卜賽人要把一只偸来的猫象野兎一般烤来吃的时候，总是先把猫身上的毒都打到它的尾巴里，然后把它割掉，他們也得这么办。

对于日常的忧患，狄蒂有着一顆小小的坚强的心。她能够和忧患斗爭，也能够尽量在困苦中找到乐趣。可是，这兒的黑暗实在

再可怕也沒有，它在一切东西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沉重的压在人的心头。她了解卡尔为他母亲干的勾当而感到的痛苦；这事情你可以談論，碰得巧，你还可以排遣这样的悲痛。然而經常籠罩在他心头的悒郁——他的无緣无故的苦恼，她却无法理解。想在这方面安慰他，就如在砂子里挖洞蓄水——你刚挖好，水就从底下涌上来塡滿了。要讓他精神振作起来，簡直办不到。

可是，她又丢不下他。她禁不住要想他，替他担心；这是她的天性。生活对旁人毫不留情，正如小布谷鳥兒对小麻雀那样，占据了它們的窝，以它們的保护人自居，却为的是塡飽它們的饞嘴。不管秋蒂願意不願意，她得挑起这个沒有她份兒的世界的全部重担，沒有别的出路。要是他是个小孩兒啊，她就可以把他摟在怀里，逗他玩，用好言撫慰他，直到他笑了，忘了一切为止。

因此，不管秋蒂願意不願意，她挺身为他苦斗着，她苦斗了那么久，最后黑暗終于又包围了她。沒有爱情来跨越这条鴻沟，也沒有爱撫来把他們联結在一起；他找她，只是为了在他自己忧郁絕望的时候，借此躲避黑暗。她除了把他摟在怀里，尽量的安慰他以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另一个人正覺得痛苦的时候，她顧不得想到自己，也无法小心提防。到了深秋的季节，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当晚她奔到村庄上，打着人家的門。

事情眞是进退两难；他們連偸偸摸摸的情人都算不上！她只不过犧牲了自己——献出了比她所有的还多的东西，糟蹋了她的长着茸毛的胸脯，来使他得到溫暖。她整天恍恍惚惚的，滿心的悲伤和詫异——悔恨咬嚙着她的孩子的心。当她和卡尔認眞的談起来的时候，她发現同样的悔恨也苦恼着他，他又是哭，又是責駡自己，举动活象一个疯子。这时候，她又得想法使他安靜下来。眞是沒有法子啊！

要她一个人忍受下去，她实在受不了，她一心希望能有人听她訴一訴她的衷腸。她做梦也沒有把苏丽妮当作这样的知心；而拉尔斯·彼得呢，他自己的煩恼就够多的——再說，他又是一个男人！剩下的便是她的女主人。狄蒂有时覚得，她要是不把事情講給一两个大人听，她簡直活不下去；她一个人再也挑不起这付重担了！

她把这种感情認眞的近乎古板的告訴了卡尔，他急得失了常态，象一个疯子一样；他的眼珠駭怕得突了出来。

"你不該見你的母亲这么害怕，"狄蒂說，"这是她的錯！我們要走去告訴她，她一定得变个样兒才行，不然，她就会叫我們痛苦。"

"那我宁可到打麦間去上吊！"他吓唬她說。

有好多天，他一直躲着她，在干活的时候見了面，也不說話，两片嘴唇老是抿得紧紧的，好似在上帝面前起过神圣的誓。但是他的眼光却哀求似的望着她，狄蒂明白他的意思，只好不作声。她为他难过，他找不到人在他痛苦的时候安慰他。

秋天，以及大部分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冬天是她最感到艰难困苦的时光。生活中沒有什么欢笑；只有一些到农庄上来的客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小山农庄的卡倫，出乎大家意料，决定要和約翰斯結婚了。卡尔为这事气得要命，可是，狄蒂却象孩子一般的高兴。"看他們一天到晚打得火热，"她为了表示自己高兴得对，便跟卡尔說，"你也該高兴！"狄蒂从沒有參加过婚礼，这一次的日子定在六月里。

狄蒂十七岁的生日快到了。这十七个年头使她尝够了生活中的艰辛。她从小就象牛馬似的干活，最初，是为了她的小弟弟妹妹們，她代替他們的母亲，把他們撫养成人。离开了家，她又挑起了照顧一个成年人的担子。现在，这也过去了——她可以挺直她的腰背了。

可是她刚放下了那些孩子，立刻又得为她自己的孩子从头干起。一个比以前的都要来得沉重的負担开始在她小小的受尽折磨的心底下騷动起来。

这事情别人比她自己还发觉得早，他們用好奇的眼色打量着她；但是，她却象一个惶惑的孩子一般，什么也不明白。幸妮不說話，只是凄凉的望着她，叹气；她尽量讓她少干活兒，狄蒂猜到了为什么。許多事情都証明了这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人为了自己求得安慰，却尽給她带来了痛苦，如今她又有了孩子，算是額外的懲罰。

一天，她走进釀酒房的时候，忽然給一陣說不出的难过压倒了。幸妮不得不按住她的額头，她的脆弱的身体象要裂成两半似的。"唉，可怜的孩子！"幸妮說。"去年夏天你不該老去跳舞。我知道要出这样的事，可是你越去越着迷！"

"这跟跳舞不相干！"狄蒂抽噎着說。她的額头上、上嘴唇上直冒冷汗。

"啊，啊，这我管不着！現在快去干你的活吧，别讓女主人发觉了。"

唉，跳舞，跳舞！要是她跳呀跳呀的有了孩子倒好了！她听到过一个姑娘跳舞跳得有了孩子的故事，这話象一行美丽的詩句似的在她的脑子里經久不散。不，她从来沒有为了这原因而害怕跳舞过！假如她非有孩子不可，而外婆早已預言过，她一不留神便会有孩子，那她宁願由跳舞得来。

她被絕望和惶惑折磨着；她觉得每个人都眼盯着她，每个人对她的态度都很古怪，几乎有些无礼。卡尔显出一副冷淡的样子；和他单独在一块兒的时候，不管她怎样說，都引不出他一句話来。这时候，能听到一句体貼的話都是好的，可是，誰也不对她說这样的

話。这事情要是給她家里的人知道了，給她父亲知道了，那又怎么好呢！

一天，辛妮奔到牲口棚里来找她。"要你去見女主人去！"她害怕得突出了眼珠，直直的望着她，說。狄蒂自己倒不害怕，她覺得如今很快便可以解脫了。

小山农庄的卡倫坐在那間最堂皇的上房里桌子后面，样子象是要开庭审訊似的：她头上扎了一块黑帕子，手里拿着一本書。卡尔站在她的椅子后面；他央求似的望着狄蒂。

可是她把事情照直說了，以为这么一来，一切便可以很快的过去。女主人虽然有許多缺点，为人却一直是出名的公道，遇上重大的事情，发落得也总是很在理。她一定会感謝狄蒂待卡尔好，帮她渡过这一关。

然而卡倫并沒有公道到这个地步。說不定这是因为她在她兒子面前覺得自己有罪，因此也要使他覺得他亏待了人家。她护着他，一次也沒有責备他，同时把她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狄蒂身上。

"原来人家待你好，給你吃的，給你穿的，你就这样的报答人家，"她开头便說。"你不謝謝人家，倒叫人家丢脸又倒霉。为了事情断得公道，不能光赶你走就完了，你的案件得报到衙門里去。哪，你可以把这一条念一念！"

卡倫把管理佣人的法律念給她听，打起了地道的法庭上的官腔。"汝勾引主人子女，令其犯下恶行——第六条。汝有与主人发生苟且之罪——第十二条。汝虽系一未婚女僕，但已有孕在身——第十三条。鉴于上述三项，汝已丧失所有权利，应任憑主人发落。現命汝离开本庄——不得俄延。"狄蒂站在那兒，面如死灰，听着这一套話；她連哭都沒有哭。她的女主人坐在上面，手掌着法律，按那些印着的字句判她的罪——一边却又歪曲顚倒事实。事情經过是

那么的荒唐，然而她記起了拉尔斯·彼得說的很奇怪的話，伺候人的下人是談不上有什么权利的。到了女主人吩咐她收拾东西动身的时候，她把一双惊奇、天眞、稚气的眼睛掉过去看卡尔。他有什么話說么？然而他只是靠近他的母亲，象望一个无人怜惜的犯人似的望着她。她于是摇摇晃晃的走到她的房間里，收拾她的东西。

也許是小山农庄的卡倫不放心她的兒子对狄蒂的态度，所以希望把她赶出农庄，越快越好。不管为的是甚么，她釘在她身后，要她立刻就走。狄蒂挾起了她的包裹，正要出去，忽然卡倫从床上抓起那条鴨絨被。"你就是在这下面犯的罪嗎？"她斜眼瞪着問道。

狄蒂糊里糊涂的奔了出去。她不知自己在干些甚么。她的生命的火焰似乎在她身体里熄灭了，周围全是刺骨的寒冷和空虛。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决不回家——哪怕天塌了，也决不回家。

这正是早春天气，地里的湿气还沒有发散，田野万分泥濘。可是她吃力的走着，沒命的往前冲，脚粘住了又掙脫。最后她走到了水塘边。以前藏着她的窝的那些小"島"如今四周都是水，她得涉水过去。她的鼻子淌着鼻涕，她的鞋子湿透了；她哭了，然而只是小声嗚嗚的哭着，因为她的眼睛是干的。那些窝又空又冷，矮树光秃秃的沒有一张叶子，四下里还留着她以前玩耍时忘在这兒的小玩意。她又蹚着水回来，坐在沼地边上，过去她常坐在这兒縫东西，她的两条腿就象她一向坐的那样，在岸边摇摆。

她在那兒坐着，低头望着混浊的水，那兒梭子魚正追赶着水面上的甲虫，她想起那些她听到过的，无路可走的姑娘怎样自尽的悲慘故事；她也想到那下面該有多冷，便哆嗦起来。这些故事象几支凄凉的小調似的印在她的記忆里，又离奇，又渺茫，然而又多么悲慘。有些歌詞描写了这样的事情，这些歌詞她自己曾經唱过，而且

还洒过同情的眼泪。但是現在她更能領会它們的意思了。那些姑娘后来給人发現，就連同她們肚里的嬰兒一块兒埋了，可怜的人兒！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她不能不想起了酒店掌柜的老婆，連包她的孩子的布片也沒有；尤其是那个沒有出世的胎兒，他也得經受这些灾难，这冻僵了的小东西，沒有包的，也沒有穿的，她的心为他流血。她滿心恐怖，离开了水边，漫无目标的四下里轉。

有人在上面地里叫她，她抬头一看——原来是卡尔。他急急忙忙跑来，一面跑，一面招手。她在那兒站了一忽兒，沒有一点知觉，接着，她翻过身来就逃。

“我得跟你說說！”他哀求似的喊道，“我得跟你說說！”她听得他的脚步声在她背后赶来，就嘴里狂喊着沒命的跑，她的浸湿了的裙子拍打着她的脚跟。她沿着整个海岸飞奔，奔过了拉司慕斯·利特尔的小屋，那兒的孩子站着，张嘴望着她的背影，她跑着跑着，直到她縱身踏上到漁村去的大路，然后就在一些石块中間躲起来。

黑暗降临以后，她才敢往村里走。她認定自已出了什么事，人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因此为了不讓誰碰見，她就繞过那些房子，偸偸的溜到港口去。拉尔斯·彼得正和他的几个伙伴在船上干活；其中有一个人在講一个发笑的故事，她听到了他的笑声。笑声低沉而又热情的迴响，狄蒂听到了，几乎失声叫起来。

她躲在一条底朝天的漁船后边，又湿又难过，直等到他一切收拾完毕。这段时間象有几个世紀那么长；他們干完了活，却又站在船埠上談話。狄蒂在夜寒中坐着，悄悄的嗚咽，她簡直不明白，怎么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毫无心肝的尽自談話。

最后，他終于道了晚安，和他們分手。狄蒂站起身子。“父亲！”她低声喚道。

"怎么！是你嗎？"拉尔斯·彼得輕輕的嚷。"你怎么来的？"

她不說話，只是站在那兒，身子在黑暗中来回的搖晃。

"你病了么，孩子？"他拉住了她說。他覺得她身上又濕又冷，便仔細的看着她的脸。"有什么事苦恼着你么？"他問。她扭过了头，他看到她这个动作，心里明白了。"来，我們回家去，"他溫柔的挽着她的胳臂說，"我們回家看你母亲去，"他的声音哽咽了。狄蒂第一次听到她的坚强的父亲說不出話来。她的心象有刀子割着一样。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处境的严重与无望了。

第十四章　大馬克拉烏斯的下場

酒店掌柜卖掉了那块晒場！哪怕有人告訴村里的人，說他卖掉了大海，他們也不会比这更吃惊的了。打从有这个村子的时候起，漁夫們就在这兒晒他們的漁网，几百年来，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这兒挂起他們的謀生的工具，晒着，抖掉那些海藻，修补那些被浪涛冲破的裂口。竿子之間，排列着由于抖漁网而积起来的長長的土堆，土堆中間是荒废的深陷的小道。这晒場是他們大家公有的財产——不屬于任何一个人。它一直在那兒，它象海灘一样，叫人想起以前大地不分高下的屬于所有的人的时光。孩子們常在那兒玩耍，女人則在傍晚走攏来聊天——这块公共晒场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心。沒有人敢在那兒装配船具、造船，也沒有人敢为了狹隘的私利，用任何别的方式占去一块地。

現在，酒店掌柜居然那么不要脸，把它卖了！听說他卖掉这从来不是他的晒場，得了好几千克郎！

漁夫們第一次从他們的昏睡中醒来，开始反抗了；这眞是到了

最后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們一块兒商議了一下，决定派两个人到城里去找一位律师。可是結果却証明了酒店掌柜这件事干得十分聪明，叫他們抓不着他一点把柄。他不但有晒場的文契，而且还有他們自己的祖传小屋的字据。他們正式說来只是房客，由于他的寬宏大量，他們才不用額外付房租！只要他高兴，他就可以把他們撵出去。

事情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呢？是啊，誰又有那么聪明，能是酒店掌柜的对手呢？到了这个关头，他們中間有人不得不屈服了，于是别人也跟着屈服了。有的人一直在狂欢痛飲，其余的人为了吃飯，不得不签字，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酒店掌柜拿了字据，四处奔走，要他們签字——"只是走个形式，"他总是这么說。他們認起字来并不怎么聪明，再說，聪明又有什么用！誰要查看一下这吃人鬼的字据，那就自討沒趣！

然而事情弄成这样，实在很奇怪；狄蒂这么快就伤心的回家，并沒有引起象平时这种事情会引起的那么多的注意。女人們走过的时候，用肘弯你推着我，我推着你，眼望着这"穷人窝"，但是，她們的心并不在这事情上。如今，他們全都仗着酒店掌柜的慷慨过日子，連"穷人窝"这个綽号听起来也不象往时那么刺耳了。

春天的泥濘刚消失，上渔村来的路刚可以通行的时候，木板和铁絲网便一車車的从城里装来，晒場接着便給圈起来。酒店掌柜本人到处奔忙，他和一个又矮又胖的人一起用脚步丈量了土地，那人据說是城里的商人。渔夫們被赶出了晒場，只得想法另外找地方住，給人从自己的家里赶出来，眞是怪事。那道他們常走的海岸也給拦去了一段，他們只得拐弯，走上村子来。人要走熟一条新的道路，并不容易；因此有好多次，铁絲网被踩倒又架起，人們这才不去碰它。

这事情叫人生气，可是也有叫人觉得新奇的地方。那个买下晒場的人錢多得听說簡直不知道該怎么办。这下，他要把他的錢埋在本地的砂崗子底下，这眞是个荒唐透頂的念头！他打算盖一所眞正的皇宫，布置一个花园——就在这兒，在这砂崗子中間！这么办，泥土得从酒店掌柜的田地里一車車的运来。可是就連那兒也沒有多少泥土。

到了春天，石子和木材从城里运来了。赶車的人不願意走过那片散砂。因此盖房子的材料就在砂坡上卸下，再由大馬克拉烏斯拉过洼道到晒场上。那位商人隔一天来一次，有时和这一个人，有时又和另一个人一块兒来。他們拿着长标尺跑来跑去，支起了一架有三条腿的望远鏡，到处对着一些黑竿子往里面张望，然后往地下打桩子。他們手抱着大卷的紙，过不了一会，他們就把紙摊在海草上，商議一陣。这看起来神秘极了：村里的孩子們整天光穿一件衬衣，靠在鉄絲网上，张大了嘴望着。春天的寒气，加上他們一陣陣的兴奋，使得年紀較大的孩子淌起眼泪鼻涕来，年岁小的孩子更糟糕，他們中間不时有人哇的哭了，跑回家去，但是通常这已經是太晚了！

小鮑符尔也在那兒。他滿了七岁，过不了几天，就要上学了，因此不能不抓紧时間。他从早到晚尽在那兒逛蕩，可是他嫌站在鉄絲网边观看还不痛快；第二天他便到了鉄絲网里边。事情来得很巧：有张紙从一个人手上被风吹走了，这孩子正在想如何借个原由走进去，一看見这情形，便飞快爬过网去，一手抓住了它。他一到了里面，誰也沒有想到要赶他出去。他帮着拉卷尺，拿着竿子跑来跑去标距离，凑着帮忙。苏丽妮到厨房門口来叫他，他也听不見。就連狄蒂也好不容易才叫得他听見了。这不是喚他来吃飯，就是要他跑一次腿，他常常因此挨駡。“罰你在今天余下的时光待

在家里，"狄蒂严厉的說。苏丽妮不作声。可是，这两个女人刚逮住了他，又讓他溜掉了。你簡直拿他沒办法。

大人們装出一副冷淡样子，远远的打量那些陌生人，他們往往爱从門窗縫里往外張望。原来这就是哥本哈根人！他們虽然一共只有两个，却轟动了这整个地方。听說，他們只要一脚踩了进来，就会象臭虫一样大量繁殖，見縫就鑽，再也别想撵他們走。这些人来，决不会带来好运气！

新的光景至少对大馬克拉烏斯沒有什么好处。酒店掌柜把它牽去，幷不是为了看顧它，不过，通常你还用不着眼睜睜的看着它受苦。如今它却就在你面前受着虐待。装着材料的大車吱吱呀呀的走过砂崗中的洼道，赶車的一边咒罵、叫嚷，一边抽打着的时候，他們忍不住要跑到窗口去。爱尔茜妹妹尽哭，狄蒂打开了窗子，尖声的叫罵。拉尔斯·彼得如果就在近旁，也会奔来挤在后面。有时候，他也咒罵那赶車的——一个农庄上的年青汉子，可是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酒店掌柜居然卖起田地里的泥土，販卖起盖房子的材料来，他的光景一定十分不妙。他本性原爱搜刮他所能搜刮到的一切。可是如今搜刮也不頂事，他老短錢。每隔一天，他就得上城里去弄錢，他也不得不走到港口，要漁夫們干活更卖力些，好多打些魚回来。他們嘴上答应了，可是干起来依旧随随便便。"你干的活好比丢在大海里一般无影无踪，"拉尔斯·彼得說，"那还不如讓魚兒留在那兒哩！"

酒店掌柜一直沒能忘掉他老婆的那回事，說不定就是这原因，他的两条腿才老是发軟。他干的买卖老是倒运。在那几場东方来的风暴里，他損失了好多的船，另外有一条給冬天的冰块撞碎了。这些都是小小的灾难，然而，他却似乎不能从这些灾难中恢复过来

——他沒有能补充新的船只。在那些丢了不用的破旧的漁船中間，有一条不得不因此再下海去。

一天，他打完了海鷗，背着那支双筒枪从海滩上走回来。他的大脑袋突然伸到厨房門口。狄蒂失声叫起来，不由自主的抓住她母亲的胳臂。

"啊，你們俩彼此帮忙干活，好亲热啊，"他丢了两只海鳥在桌子上，快活的說。"狄蒂可还是那样爱无緣无故的叫嚷。听人家說，她出去了，給人占了便宜。"他說这話的时候带着冷冷的譏諷的笑容，笑得他的牙齿全露了出来。"唦，哦，要不然我倒想她可以帮着卸些砖块，他們那兒需要一个人手，她呢，在外面长得又高大又壮实。"他說完，也不等回答便走了。她們听得他走远了还在呼哧呼哧的喘气。

狄蒂听了酒店掌柜的譏諷，涨得满脸通紅。她站着犹豫了一会，然后从楼梯下面取了一条粗麻布围裙，吃力的向門口走去。她的眼里显出害怕的神气。

苏丽妮掉过身来，姑娘脚步的迟緩一眼便看得出来。她望了一会——看到了她的心神恍惚的模样，便把围裙从她手里搶了过来。"讓我去！"她說。

"可是他要的是我呀，"她怯生生的說。

做母亲的再也不說話，拿了围裙，就走出去。狄蒂滿心感激的望着她。

这一次，狄蒂沒有得意洋洋的到她村里所有的朋友和相識家去走上一遭；她还沒有出过門口。拉尔斯·彼得和苏丽妮俩說好不讓她去听人家的閑話，她不能出去給人指手划脚的批評。她留在家里，替她的母亲干最辛苦的活，事情也巧，苏丽妮如今正沒有力气。她在窗口能瞧見外面的一切；女人們从小屋里走出来倒了

什么东西在砂地里，然后又消失了。她也能望見大海和那公共牧场，大海上有男人們在捕魚，村里的孩子成群的聚集在草地上。盖新房的脚手架已搭好了大部分，到处堆着建筑材料，几个泥水匠已經在那兒干着活；他們寄宿在酒店里。

人家說他們是社会党人；他們不肯在谷仓的干草堆上睡覚，也拒絕和农庄上的下人在酒店里吃同样的伙食——狄蒂每次总是长久的望着他們的背影。从开着的厨房門望出去，她能望見她母亲从卸材料的男人手里接过石块来，一行一行的堆好，她也听得見她的咳嗽声。这活兒她就算是頂得住的話，也是够吃力的！大馬克拉烏斯更其辛苦——整天来来回回。它从来不能休息，就在装卸材料的时候也不成，因为他們用三輛大車輪流的拉着。

这时候，它又在上面那条小溪潺潺流过車道的地方陷住了。赶車的用鞭子抽它，抽得好凶，那回声連拉司慕斯·奥尔逊的小屋里都听得見，那人用鞭子的把手抽着；大馬克拉烏斯死命的拉，它的身子快要扑到地上。可是車子不动，車輪一直陷在砂子里。赶車的繞过来，打它的胸脯和前腿，随后又奔回大車边，抽它的后背。狄蒂什么都忘了，叫喊着冲出来。

拉尔斯·彼得撒开两腿，从港口赶来，他的木靴叭嗟叭嗟的响："住手，你这畜牲！"他抓紧拳头摇着嚷。大馬克拉烏斯倒下了，它的前腿深深的陷在潮湿的砂子里。"拉住車子，你这混蛋！"他吼着；可是已經太晚了。車上的材料翻下来，打在馬屁股上，車的前身塌了。拉尔斯·彼得一时就象发性子的野兽一般，他抓住了赶車人的脖子，象是要扭断它。"父亲！"狄蒂害怕得直叫。他然后松了手，走到馬旁边。它側臥着喘着气，两条前腿都深深的陷在砂里，半車材料压在它上面。人們从港口和工地上走来，帮着他卸下了馬身上的重压和馬具；他把它前腿边的砂子挖走。"好，老朋友，你

起来吧！"他拉住了馬嚼子說。馬抬起了头，呆呆的望着他，随后又側身躺下，沉重的喘着气。它的前腿断了。

"我們只有把它一枪打死，"拉尔斯·彼得說。"沒有别的法子可想了。"

"啊，"村里的孩子們叫。"那我們就有馬肉吃了。"可是"穷人窝"里那几个孩子全哭了。

酒店掌柜亲自到場，对着大馬克拉烏斯的脑門，一枪把它打死，它的尸首放在一輛大車上，拉到农庄去了。拉尔斯·彼得帮着把它抬起来，随着上农庄去——他要自己来剝它的皮。"我这一世干了不少屠夫的活，也該替大馬克拉烏斯出这番最后的力，"他为自己辯护，告訴苏丽妮說。她照常的不作声，但是看来沒有什么不同意。

然而第二天早晨分馬肉的时候，她显得比平时活泼一些。她叫孩子們拿了一只大籃子出去。"你們要留心，拿一块好肉回家来，"她說，"它到底是我們的家产呀。"那天，拉尔斯·彼得午飯吃到了一块馬肉排，他已經好久沒有吃到这样的肉排了。

"眞稀奇，"他一边吃，一边說，"象大馬克拉烏斯这么一匹又老又瘦的馬居然有这样好的肉。这肉眞有股甜味兒，媽媽，来上一大块好的，人說馬肉吃了补肺。孩子們，多吃一些，我們不是每天午飯都有肉吃的。"他說这些話时，带了一点劊子手的风趣。

哦，男孩子們照例的狼吞虎咽。狄蒂正如吃旁的东西一样，吃得并不快活。可是爱尔茜，可怜的小东西，她尽嚼，尽嚼，还是一口咽不下去。"眞奇怪，"她叫道，一下子哭了起来。

第十五章　重过家庭生活

苏丽妮静悄悄的干着她每天的活。她实在算不得强壮。她老

咳嗽，晚上冒着冷汗。一吃过晚飯，拉尔斯·彼得和狄蒂就联合起来，劝她上床去睡。她万分勉强，这是因为她离开了那么久，如今回来了，就对她的家十分喜爱，什么事情都想料理一下。可是，她非常需要休息。

"但願不是肺痨才好，"一天晚上，拉尔斯·彼得說。他們刚劝她进臥房上床睡了，正坐在堂屋里談話。"真象是眼看着肺痨菌一天天的叫她的眼眶凹陷下去似的。你看，要她吃煮亚麻子好不好？人家說这能医肺痨病。"

狄蒂認为这不值得一試。"母亲吃得那么少，"她說，"常常吃了又全吐出来。她害的一定是胃病。"

"我看归根到底还是肺有毛病。她咳得多凶！一咳起来，那声音就象是船在海滩的小石子上拖过一般。这是因为那监牢的潮湿的墙壁得的；她自己說过，那兒墙上老滴水。"

"我記得母亲从来沒有講起过那段时光，"狄蒂惊奇的叫道。

"哦，沒講起多少，不过有时候她漏出一句两句来。可是，通常她来来去去，象是对什么都沒有兴趣。"拉尔斯·彼得叹口气說。"你觉得怎么样？"他的一只手按住她搁在桌上的手，問。

狄蒂并不直接回答这句問話。

"你还是觉得我不要上小山农庄去么？說实話，我真想痛痛快快的告訴那伙下流的混賬人，在我眼里，他們是些什么东西。我沒法子用法律治他們，可是我真想抖一下他們的心肝肚肺。庄稼汉的龟兒子！"

"卡尔并不坏，"狄蒂温柔的說。"他只是軟弱——又不快活。"

"不坏？我說他才坏哩。哦，在所有这帮——这么一个下賤的畜牲还說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还上祈祷会去——我在想他是不是把你引得和他一样沒出息了。"拉尔斯·彼得怒气冲天，可是一下

子就过去了。“好，好，”他心平气和的說道，“这說来說去，到底是你的事，不过把你害成这样子，实在叫你难堪。他們应該給你一点兒錢，好讓你到个什么地方去，事情完了再回来，这才說得过去。”

“錢，——他們沒有錢！連我們这点兒都沒有，”狄蒂說。

“哼，不管怎么样，他們这会兒正在那兒大吃大喝，日日夜夜为了婚礼寻欢作乐。他們是星期天开的头，今天已經是星期五了。那些喝醉了酒的闊少爷們弄得人家簡直沒法子赶車在路上走。”他們沒有請拉尔斯·彼得，他有些不痛快；那究竟是他亲兄弟的婚礼啊。

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論是狄蒂或是别人，都不好受。拉尔斯·彼得自己也可以說是很感到沒趣。他的伙伴和村里的女人都問他狄蒂是不是已經辞了小山农庄，她現在打算干些什么？这听起来毫无恶意，可是他心里很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平时就很敏感，因此弄得垂头丧气——他一直非常看重、喜欢他的孩子。

一天，小鮑符尔奔回家来——脚上只剩一只木鞋。“媽媽，鸛鳥①咬了狄蒂姊姊的腿，她后来就有了孩子了，这話是不是真的！”他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小家伙，他兴奋得什么似的。

“你那一只木鞋那兒去了？”苏丽妮綳了脸，想把他的念头引到旁的事情上去，可是这吓不倒他。

“鞋掉在外面。那話是真的么？”

“誰說的这些胡話？”

“孩子們全都这么說，他們在我背后叫：‘啨，啨，狄蒂要生孩子了。’”

“留在家里玩吧，那时候就沒有人会在你背后叫嚷了。”

---

① 鸛鳥送子，見前注。

"但是，这是真的么？"他到手了一片搁了糖的面包，这很灵验的堵住了他的嘴。他随着走到通往頂楼的梯子的最下一級，坐下来，大口的吃着。

狄蒂坐在堂屋里补孩子們的衣服；她埋下头只顧干活。

不一会，爱尔茜妹妹手提着鮑符尔的失落的木鞋进来了；一大伙孩子站在外面岩石边嘘着。这一看就知道他們刚在她背后叫駡过。她眼圈兒紅紅的，一声不响的走进堂屋，站在窗口。她就在那兒，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狄蒂。"你呆望些什么，小姑娘？"狄蒂涨得滿脸通紅，終于說道。爱尔茜扭过头去，走到厨房里帮她母亲干活去了，可是她走了好久，狄蒂还覺得她的譴責的眼光盯在她身上，这眼光叫她担起心来。

然而最糟糕的还是克列斯蒂安，因为他望也不望她一眼。他整天走得远远的，只在吃飯时分回家来，他进来的当兒，其余的人已經在吃了，他一溜溜到自己的位置上，他的帽子擱在膝头，准备再溜出去。他誰也不望，死命的埋下了眼睛。要是有人跟他說話，他又沒法子不回答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又粗魯又干脆。狄蒂为了他，苦恼极了；他一直是孩子中間最难对付的，因为这个原因，她也最爱他。他需要更多的爱。

一天，狄蒂发現他躲在頂楼上，他几乎头抵着屋頂坐着，膝头上放着一根旧的鈎魚綫，正忙忙碌碌的在調理它。他的脸頰上有着一道道又湿又脏的痕迹。

"你坐在这兒干甚么？"她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說。

"这关你甚么事？"他在她小腿上踢了一脚，反駁道。

她在一只木箱上坐下，双手抱着小腿，埋下了头，身子来回的摇晃。"喔，克列斯蒂安，小克列斯蒂安！"她悲叹道。

克列斯蒂安看到她脸色慘白，便从他躲着的地方爬出来。"你

不能老不理我，"他說，"我沒有干甚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呀。"他站着，直勾勾的望着前面，不知道說甚么才好。

"我也沒有做甚么对不起你的事呀，"狄蒂回答道。她說話的声气怯生生的，象是要平息他的怒气。

"噢——也許你以为我是个傻小子，甚么也看不出来！我只能整天和别人打架，打肿他們的眼睛，到头来事情还是眞的。"

"甚么是眞的？"狄蒂有气无力的問。可是，她随着收起了故作痴呆的神气，忍不住用围裙盖住了脸哭起来。

克列斯蒂安不知如何是好的拉她的手。"别哭！"他恳求道。"这多傻呀。我并不是眞的想踢你。我只是厌恶这一切事情！"

"啊，这沒什么，"狄蒂唏嘘的回答。"你爱踢我，尽管踢好了——我該受你踢！"她想笑，想装得快活一些。克列斯蒂安扯住她的身子，拉她起来。但是，他只拉着她的衣袖，好似不敢碰她。她早就发觉了别的孩子也是这样，他們如今再也不走来依偎着她，反而象是羞怯得不敢沾她的身体。她肚子里如今有了什么不属于他們一家的东西。

"喔，克列斯蒂安，我沒有法子！这不是我的錯！"她手捧着他的脸，正眼的望着他。

"这我知道！"他扭过脸去回答。"我也沒有甚么要怪你的。可是那些人，要讓他們遭些报应！"他說完，縱身下了楼梯，她只見他走过岩石堆，往东北方走去。

"克列斯蒂安哪兒去了？"他們坐下来吃晚飯的当兒，拉尔斯·彼得問。"他要帮我戽船肚里的水。"沒有人知道；狄蒂心里犯疑，但是不敢說甚么。到了睡觉的时分，他还沒有回家来。"他又到外面撒野去了！"拉尔斯·彼得难过的說。"我正高兴的在想呢，他算是把这性子改过来了，他已經有一年多沒发了。是啊，狄蒂，自从他

上小山农庄去看你以后，他就沒发过。”

第二天早上，一个陌生人拉着克列斯蒂安来了。苏丽妮走到厨房里。“这是你們家的孩子，”那陌生人說着，就把克列斯蒂安往前一推，推进了后門口。

拉尔斯·彼得走到頂楼的梯子頂上；他刚打魚回来，正要上床睡觉。“这是怎么回事？”他望望这个、望望那个，問。

“我們有一个干草堆昨晚上起火烧了，今天早晨，我发现这小家伙躲在农庄外面。只是碰巧，才沒有发生更大的禍事。”那人語气平和的說，他的語气里旣不含恼怒，也不透露别的感情。

拉尔斯·彼得站在那兒，莫名其妙的朝前呆呆望着。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也太过分点兒，你們烧了干草堆，关这孩子甚么事？你知道，他不是放火烧人家干草堆的人！”克列斯蒂安用倔强的眼光看着他。那眼光似乎在說，“你要揍我，就揍好了！”

“你爱怎么說，都随你——事情就是这样！”那陌生人說。

拉尔斯·彼得忽然心里豁亮了。“你是小山农庄的少东家么？”他問道。那人点点头。

“哦——那还是便宜了你，”他苦笑着。“要是你們那鬼地方烧个一干二净才好哩。不过，这孩子一样的該受罰。馬上給我上床去，你这淘气鬼！噢，另外，我还有两句話，要单独的跟你說一說。”拉尔斯·彼得套上了一件絨衣。

“我也很想跟你說几句話，”小山农庄的少东家回答道。拉尔斯·彼得身子一震——他沒有想到他会这么回答。

他們往內陆走去。“嗯，你打算把那姑娘怎么办？”他們走过那些小屋以后，拉尔斯·彼得問。

“最好还是你說，我該怎么办！”卡尔說。

“你的意思是不是願意在众人面前承認孩子是你的？”

卡尔点点头。"我并不想脫掉什么干系，"他正眼望着拉尔斯·彼得的脸，回答。

"哦，这总是很难得的事！"拉尔斯·彼得听了这話，似乎高兴起来。"事到临头，你願意和她結婚么？"

"我才十九岁，"卡尔說，"不过我們可以先訂婚。"

"原来如此！ 你还差着一点兒。"拉尔斯·彼得心又冷了下来。他很想好好的把小山农庄的少东家責罵一頓，可是机会已經过去——他們談論事情，已經談論得太久了。"我不能不說你的行为下流，"他說，接着又咽住了。"不过，我們穷人早該料到，农夫对付我們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該这么說，"卡尔回答。"我沒有資格瞧不起誰。我也从沒有想到要做什么对不起你們的事！"

"嗯，这話也有道理！"拉尔斯·彼得有些勉强的伸出了他的手——他从来恼怒不了多久。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可是管它呢——"好吧，那就再見了。你也許以后要写信来吧。"

"我想和狄蒂說几句話，"卡尔吞吞吐吐的說。

"你想得真好！"拉尔斯·彼得笑道。"人家旣然心腸好得这么傻，你就不能讓人家替你传話么？ 不，不，我們也許象猪一样，可是我們还不到整天用鼻子掘地找食吃的地步哩！"拉尔斯·彼得撇下他，走了几步，又走回来。"不要誤会我的意思！ 要是姑娘願意和你继續交朋友，我决不管。不过，这要由她自己来决定。"

于是，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第十六章 小山农庄的少东家

拉尔斯·彼得回到家里，正想和那个小犯人談話，他却不見

了。他从窗口跳了出去。

拉尔斯·彼得走上頂楼，躺下，却睡不着觉。这次和小山农庄的少东家会面并不使他高兴；姑娘交上的这个相好真是个可笑的稻草人似的家伙——一个十足的傻瓜！他曾經有过一段短短的时候幻想卡尔也許是条保全他們顏面的路子，讓他們能重新有脸見人。但是到头来，他只是一个傻小子——年靑得还不到結婚的年龄。他連掙錢养活自己都不能，又压根兒沒有錢。这局面眞够瞧的！他不由得眼睜睜躺着，担着这心事，他听得老陶丽奥的那个剩下的双生孩子在楼下不停的哭喊。"奶奶睡着了！奶奶睡着了！"孩子不停的在哭喊。这听起来象是一支哀歌。

他起来，走过頂楼，下了楼梯，到了隔壁屋子里。孩子坐在老太婆床上鋪的鴨絨被上，泪痕滿面，模样兒挺可怜，一声声的哭叫着。他的死了的祖母躺在他旁边。她已經死了有好一会了，因为她全身冰冷，老鼠已經在啃她了。孩子看来象是已經在她的被子上哭了整整一夜。誰也沒听見，这眞是不該。可是他們听慣了这孩子的啼哭，因此誰也不注意。拉尔斯·彼得把孩子抱回家来。

"我这兒有个小东西，他如今再也沒人照管了，"他說。"母亲已經有好久不露脸了，現在祖母又直挺挺的死在那兒。你們看，我們能找点兒面包給他吃，找个床角落給他睡么？"苏丽妮不回答，却牵了孩子的手，領他进房間去。拉尔斯·彼得感激的望着她的背影。"我們得差个孩子去向酒店掌柜报告死人的消息，"他說完，又上床去睡。这一回，他睡得着了。

他醒来，下楼吃午飯，克列斯蒂安已經回家了；他挡在他父亲的面前，仿佛要把事情痛痛快快的了結似的。拉尔斯·彼得看出了这一点，却不知道該怎么样来对付这局面。这在过去是另一回事，那时候，这样的乱子就会叫他暴跳如雷，可是如今他主要从孩子冒

的危险的角度来看这事情——而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拉尔斯·彼得近几年长了不少经历；事情再也不象水滑过鸭子背那样无影无踪了，它们留在他的记忆里，令他思索起生活中的疑团来。他一直走着下坡路，然而这不能怪他！他的产业被人收买了去——卖得的钱，加上大马克拉乌斯全都送了人了。此外，还有苏丽妮——虽说如今她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可是她成了甚么样子啊！尽管他不停的奋斗，象牛马似的干活，竭力想正直的生活，可是，他落了个甚么下场？一个可怜的没出息的穷光蛋，一个做不了坏事的糊涂虫，他的家产象给人剥了层皮似的弄得精光。一只空空如也的木桶——结局就是这样。这回狄蒂遭遇的不幸成了他所受到的最后的打击！计较有什么用？保护好他的身家性命又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让人挥霍个精光？拉尔斯·彼得从来不知道感激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从来没有机会来培养这种感觉。但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处境，只是尽量使这种处境对大家好过一些。如今，他常是恨不得一拳往天上打去。小山农庄就是一把火烧了，他也不会动心——除非是他的孩子跟他后来因此遭了罪。

过了一些时候，小山农庄的少东家又来了；这一次他象是要在这儿住下来。他压根儿不觉得一点儿羞愧。他臂下夹了一卷工作服，肩上扛了一把铲子，上酒店去找工作；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把这新闻告诉了拉尔斯·彼得。"他要是再踏进这地方，他得横着出去！"拉尔斯·彼得恶狠狠的说。

一天早晨，狄蒂走去开窗户，卡尔正在那别墅周围的新铺的花园里用手车推土。她看到了他，差点儿叫出声来；谁也没告诉她他在那儿。一见了他，所有小山农庄上的恐怖和惊惧又在她心中复活了。他没有罪——她倒是把他看作是象自己一般束手无策的牺牲者；然而，他却使她想起了那一切。

她站在那兒，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陷入一种奇怪的心情里。她躲在花朵盛开的天竺葵后面，只是呆呆的望着。他干活比在家里要干得起劲一些，但是精神并不快活。“他是为我才到这兒来的，”她心里想；在她打扫房間的时候，一种新的感覺，驕傲的感覺，透过了她的全身。她再也不光是一个可怜的受人虐待和嘲笑的姑娘了！她贏得了胜利！她只管高兴的玩味着这种感覺，并不想細細分析它，也不去估計結果会是怎样。她在房間里，眼望着他。“他如果上門来要跟我說話，那我怎么办呢？”她想。她并不真爱他。他来了，她感到一定的滿足，可是并不想和他說話。

但是，他并沒有朝这屋子望一眼，只顧干他的活；午飯时分，他把他的手車翻了个身放着，打开他的包裹，取出食物，吃起来。手車的底成了他的飯桌。狄蒂可以从她坐着的地方望見他。看他一个人坐着吃飯，真有些异样，这在她說来更是如此，以前在他家里，她总是伺候着他，替他陈設桌位，鋪床叠被。現在呢，他有更大更切身的权利做她的主人！狄蒂感到一种本能的欲望，想奔出去說：“請进来吃午飯吧，卡尔！”

第二天以及往后的許多日子，他就在那兒干活。听說他接下了鋪設别墅的整个花园的活。他住在酒店近旁的一个茅草棚里，自己收拾屋子，自己洗衣服，吃着残肴剩菜过日子。他过的生活准是又孤独又凄凉。他并不来看望他們，他一直是个古怪的人，說不定他是害怕再給他們赶出来！可是有一天傍晚，他在屋子四周徘徊。狄蒂还沒有到外面去过——她实在害怕听人家的閑話，但是她从弟弟妹妹口中知道了这情形。她发現他們全都知道他以及事情的全部經过。这一定是克列斯蒂安告訴了他們。

拉尔斯·彼得发了火。“他在这兒打什么鬼主意？”他跟苏丽妮說。“他在黑地里这么呆头呆脑的釘着这屋子轉，簡直把我們变成

了全村人的笑柄！"

"他到这兒来一定有道理，"苏丽妮回答道。不管是因为他是农夫的兒子呢，还是她头脑糊塗，弄不清楚事情，总之，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她很想原諒他算了。

"有道理？說得倒好！这不要脸的蠢貨！他那脑袋要是还懂点兒事倒好了！不用說，我們不能讓他留在这地方！那姑娘还是求求上帝保佑他的好，我也看不出来她是在痴心的爱着他，要是我懂得她是怎样給这么个蠢东西勾搭上的，那才是見了鬼！"

他們坐着吃晚飯，吃的是魚和土豆餡餅。这年夏天，从酒店掌柜那兒很难賒到什么东西，因此一天三頓，他們尽在魚身上翻花样。不过苏丽妮运气很好，弄到了一小块熏腌肉——这可說是她咳嗽咳来的，因为每逢她咳得很凶的时候，酒店掌柜便給她点兒什么，好把她送走。她把肉剁碎了，那些肉丁給魚添上了一股好聞的烟火气。在这种时候，大家吃午飯的兴致便高了。

那个剩下的双生孩子真名叫拉司慕斯，可是人家总喚他作阿司；他坐在拉尔斯·彼得的膝头上，他是年紀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一直沒露面，他就留在他們家里！膝头上有个孩子很有趣，这滋味拉尔斯·彼得近来好久沒有尝过；鮑符尔自以为人大了，不好意思这么做。但是阿司却爱坐在那兒。他現在刚四岁。

"媽媽在那兒！"拉尔斯·彼得指着苏丽妮說。可是孩子搖搖头。

苏丽妮在他們的盘子里又放了一块魚餡餅；这便是她的回答。她从不現出滿心怜爱的样子，也不滿嘴說些甜蜜的話，然而，她象看顧他們亲生孩子一样的看顧着这剩下的双生孩子。"她是个好媽媽，"拉尔斯·彼得趁她到厨房去上一会的时候說。"她只是不会

把对你們的愛挂在嘴上罢了。”他希望孩子們都喜欢她，一有机会就向他們指出她的好处。可是，他們中間还有些隔閡沒有消除。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喜欢她，听她的話，而且不再怀疑她了。狄蒂遭到的不幸提高了她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狄蒂不再是他們的一切了。可是，她从沒有得到孩子們的信任，她也不竭力的去博取这种信任。在她能够不聞不問，独自沉思的时候，她覚得最快活，她似乎对旁人并不依恋，就連拉尔斯·彼得也是一样。“她整天象一个和世上一切都断了关系的人一样，”拉尔斯·彼得常常心情愁悶的想。但是他从沒說出口来。

吃完了飯，拉尔斯·彼得坐着，望着大海，海上奔騰着一匹匹的白馬。“克列斯蒂安到哪兒去了呢？”他說着，便装起他的烟斗来。这是說他要改变一下慣例了，他为了苏丽妮，本来不在房間里抽烟的。正在这时候，克列斯蒂安进来了。他把帽子扔在一个角落里，冲到凳子边。他分明是在冒火。

“你怎么就不能按时回来？”狄蒂責問道。这孩子的随心所欲的性子也真有点太过分了！

克列斯蒂安不回答，却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他在挡住了头一陣的飢餓以后，便抬起头来。“有人站在救火机房后边，”他向大家宣布道。“他要我在家里这么說——可是我不能讓誰听見，他說的。”他在說最后一句話的时候，恨恨的望着狄蒂。

“这畜生！这下他又打算摸黑路么？”拉尔斯·彼得恼怒的嚷起来。“难道他害我們害得还不够么？”

“父亲！”半开的臥室門里传出来了这声音。苏丽妮已經在脫衣服了。她的叫声里有着一些惊詫的意味。

“这畜生！你得承認——”他想說，又打住了。原来孩子們站在那兒，張嘴瞪眼的在听。

狄蒂走到厨房里，围上了头巾。"爱尔茜把东西收拾一下，"她說。"我出去一会。"她的声音发抖。拉尔斯·彼得赶出来在厨房門口拦住了她。

"我不是要惹得你心里难受！"他把口气放得很柔和的說。"这你知道。不过我要是你的話，我就远远的躲着他。他对你不怀好意。"他怜爱的用一只手按住狄蒂的肩头。

"我要跟他說話，"狄蒂說，眼里还有着怒气。"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我相信，他只是为这事情难受，"她接着說，态度平和多了。

"正是这种人頂容易叫人上当。从前女人們有一句話，叫做动不动就掉眼泪的小伙子要提防。好，好，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我只是想警告你一下。"

狄蒂走进了昏暗的夜色里。啊，悶在屋子里这么久，出来吸一口新鮮空气有多好啊。她猜不透卡尔要和她說些什么。是啊，她又到底打算跟他怎样呢。她知道自己不想結婚，如果要等到那件事情①过去以后才能結婚的話。那时候，她要上哥本哈根当佣人去，那兒生活要舒服一些，而且誰也不会知道她的过去。她不願意留在这兒，和一个有气无力、直不起腰背的家伙一起过活。不过，她并不反对挽着他的胳膊，在村子里散一会步，也好讓人家看看，要是她願意的話，肚里的孩子本可以有个父亲。

他在救火机棚后边等着；她离开了她的家，他便走出来。"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他拉住了她的手，快活的說。

"你干嗎要这么躲着？"她有点不高兴的說。

"这不是为我自己；誰都能看到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誰都知道我为的是甚么。"他的語气又平和又安詳，他的神色中間沒有

① 指生孩子。

一点兒激动，这种激动老使她心悸，并且有一种不幸的感觉。但是他的心情仍然很沉重、很忧郁；这在他走路和举止中透露了出来。

“你不用为了我躲起来，”狄蒂苦笑着說。“每个人都知道这事情，連小孩子也到处在嚷。你要是有什么事找我，你尽可以白天上我家来。”

“我很想这么办，”卡尔說。“可是你父亲見了我就要发火。”

“哦，你假如对我是眞心眞意的話，便用不着見我父亲害怕。”

他們并肩走着，輕悄悄的談着話，不久便走过了那些小屋，进了那条上酒店去的洼道。这天是星期六晚上，好几个女人拿着星期日的伙食走出酒店来。狄蒂高声的向她們道晚安；她并不因为讓她們看到自己和勾引她的男人在一起而覺得后悔。

“明天早上，我可以来約你去散一回步么？”卡尔紧紧的握着她的手，恳求似的說。“我們可以一块兒上教堂去。”他凄苦的說着，他的手冰凉——他需要有人作伴。狄蒂覺察了这一点，她为他难受，便讓他握着自己的手。

不，她不願意和他一块兒上教堂去！她并不覺得自己是个罪人，她不願意讓人家坐在那兒說，“看那两个忏悔的人，”他們說不定还会出于同情哼哼唧唧起来。“但是，你願意和我一块兒走过全村，再走过那酒店么？”她問了这句話，就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的听他的回答。“而且，我要挽着你的胳臂，走多远，也由我来决定。也許就一直走到弗雷德烈克斯凡尔克。”她要讓整个地方的人看見她和他在一起。

卡尔微微一笑。“你要走多远，能走多远，我們就走多远，”他回答道。“但是，你可以亲亲热热的吻我一下么，而且要不是出于同情，只是为了我？”

“我并不十分癡心的爱着你，不过也許会有这么一天，”狄蒂說

着，便吻了他一下。她从他的顫栗的嘴唇感觉到了他多么需要溫暖。“你也是过着凄苦的日子，”她情不自禁的叫起来，她說这話，想到的是食物和家庭的安适。身边一个人也沒有，他怎么消磨时間呢？

“噢，我常常想些心事，”他安静的回答。

“那你想些甚么心事呢，是想我么？”狄蒂調皮的笑着問。

“想得最多的是孩子。一个新的生命从我們的欲念中产生了，这有多神妙啊！亲爱的，上帝自有他的奥妙莫测的作法哩。”

这下，他又唱起他的老調来了；狄蒂心想她还是赶快回家的好。他們走近小屋，站住了道晚安的时候，他塞了一件东西在她手心里；原来是一张十个克郎的鈔票。

“我决不要你的錢，”狄蒂推开它說。他手拿着鈔票站在那兒，垂头丧气。“那我干活就沒有来由了，”他說。

“不，如果这是为了孩子，那又是另一回事。不过，你千万不要一味自己刻苦，把一星期的工資全給了我們；我不要你这么做！”她慌乱得厉害，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么；她的声音听来有些恼怒。

直到她手里紧抓着鈔票，躺在床上，她才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她不用再为自己搶别人嘴里的面包吃而苦恼，也不用心惊胆战的担心生孩子的錢从哪兒来了；她如今有了一个保护人。卡尔不再是她生活中的負担，而是她可以依靠的人了。这叫她非常寬心，因此她在床上蜷着身子，又一次的为他哭起来。

第十七章　狄蒂享受阳光

狄蒂和她的母亲一直在忙着；她們趁大家都出去了的时候，放

狄蒂的那件最最体面的土布外衣的腰身。这是第二次放裙子的腰身了，可是要扣上它，还是得費好大的力气。

"你要屏住气，"苏丽妮說，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使出了全身的劲，狄蒂背向着她，直挺挺的站着，脸涨得通紅。她的母亲力气自然不十分大，不过还是疼痛得很！

"你一定至少有了七个足月了，"她說。

最后，裙子終于扣上了；狄蒂拿了一块披肩包住了头，提起一只放着一条肥大的比目魚的籃子，在披肩下面拿着，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她一出門，正巧克列斯蒂安奔过来；他差点兒撞倒她。

"要举行一次大宴会了！"他嘴里嚷着，冲进門去。

狄蒂沿了屋子的墙，留神走着，为了繞过别家房客門前的垃圾堆。雅可勃脸紧貼着墙，站在屋角上，在剝那墙；他几乎把墙面都剝落了，好多地方露出了墙架。

"你快找到那'咒語'了么？"狄蒂說；这是开惯了的玩笑。

雅可勃伸起一只手，作为叫她不要打扰他的警告——哦，原来他已到了找到"咒語"的最后关头。

狄蒂走上了到"漂亮房子"去的小路。阳光普照，别墅里传来捶击和唱歌的声音。那所小屋子和往常一样，象是刚油漆过，四周又乾净又整洁，井旁的接骨木树正开着花。走到这兒，象是进了另一个世界。自从狄蒂回家那天起，她白天沒有上这兒来过；晚上她常常走去帮两位老人的忙。

老太婆躺在床上——她害的是老年虛弱症。

"你居然大天白日的来了？"她說。"我还以为你只能在月光底下走路哩。这是怎么回事？"

狄蒂背过脸去。"我給你送一条比目魚来了，"她不好意思的

說。

“謝謝你，我的姑娘，謝謝你父亲想起我們这两个老人的一番好意。可是你有了甚么事？”她拉住狄蒂的手，硬叫她轉过身来，微笑着望她。狄蒂只得在那蓝色的鐵床角上坐下来。“唔，告訴我是怎么回事。”

“他来了，”狄蒂悄声的說。

“誰是他——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他，”老太婆笑起来。

“卡尔，小山农庄上的少东家。”

“嗯，原来是小山农庄上的少东家——你早該向我老实說了，說了，爸爸也許能帮你争一个公道。你說现在他得了他母亲的允許情情願願的来了？”

“不，他母亲咒駡他。她可是眞恶毒——一个十足的魔鬼。”

“她不好，这我知道，可是她为什么变成現在这样子，其中一定有原因。我們責备人，千万要小心，因为拿上帝的尺度来衡量，我們全都有短处。不过，如今謝謝上帝，你們俩可以結婚了！”

“他还沒有到年紀，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不要結婚，”狄蒂小声說。

“你不喜欢他么？”老太婆惊愕的望着她。“这么說，你是眞的出了乱子了，这几乎比人想的还糟。”她把狄蒂拉到她面前。“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貝兒，”她双手摸着她的头說，“这一晌一定够你难过的。”她的脸頰抽搐起来——就象好久好久前外婆抽搐的一样；而且两人的脸頰都一般的柔軟。狄蒂一动不动的站着，由着那双摸索着的手爱撫她；已經好久沒有人这么疼爱的用手摸过她了。

老太婆輕輕的推开了她。“你把五屜橱的最底下一个屜子拿出来好不好？”她說。

屜子放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她从里面挑了一些旧床单，旧布

和旧飯巾来，这些东西經过多少次的洗用，已經变得絲綢一般的柔軟。

"它們可以用来給孩子做衣服，"她把它們叠成一叠說："它們都是用过的，不过你知道，这却使得它們更加的柔軟。这是給你自己用的，要粗糙一点兒，还有，这是两条有抽絲花边的床单和一个漂亮的枕套；我們还得給你找一件睡衣，这样，你在坐蓐的时候，便能全身穿上白的。生孩子，一定要穿上白的，孩子才长得好。"

东西堆成了一大堆。

秋蒂坐着，眼里滿含着泪水望着它們；內心里悲喜交集。未来要发生些什么事，她这时突然强烈的感觉到了；这事情从不曾显得象現在这样的眞切。她似乎看到自己躺在产床上，孩子已經在她的怀里；她和孩子俩都穿着白的，她的睡衣的領子和袖口上都有着漂亮的縐褶，枕头的白边露出在她和孩子的脑袋四周。

"喂，"老太婆把她从幻想中喚醒过来——"它們就放在这兒，讓克列斯蒂安来取吧；你不用自己拿回去，討这麻煩。現在請你把最底下一格上面那个匣子拿来。"

这匣子里放滿了精致的旧东西，围巾啦，绣花的麻布衬衣啦，全都放得整整齐齐，里面还散放着熏衣草花。

"瞧，秋蒂！"老太婆拿起了一块鑲着花边的麻紗手帕。"这是我做新娘时候用的帕子。我在它上面哭过——不过，不是因为伤心；你瞧，这些漬印是紅的——那是快乐的眼泪。我只用过那一次，以后，我就把它連同那上面的眼泪收藏了起来。我进棺材的时候，你要把它盖在我的脸上。你会帮着爸爸照办的，对不对？那是我做新娘时候穿的麻布衬衣——我还要穿着它。啊，你們如今不講究这些事情了；可是那时候我們年青，我們希望随着終身大事，白头到老。我們喜欢正經稳重的年青人，就是这道理。人說小山农

庄的少东家中間有一个常参加祈祷会。"

"是的，那是卡尔，"狄蒂說。"他对这事情認真得很。"

"你难道認为在他这么个家庭里，要是凡事随随便便，倒要好一些么？他沒有挑那最坏的路走；他母亲为了摆脫年青人的苦悶，走了别的路子，她确是这样。"

"她年青的时候，你認識她么？"狄蒂問道。

"認識；她还是个好姑娘哩。那时候，我們有些产业在那一边，她常到我們家来。她訂了婚，可是她的父母却喜欢另一个人，硬要她嫁給他。就为了这緣故，她堕落了。她从教堂一回到家里，就把她的新娘的头巾烧了，她整晚坐在箱籠上——不肯和他上床去睡。不过，他們最后終于使她屈服了。現在，我的孩子，你可以走了，趁爸爸在下面海滩上的时候，我要休息一会。你大概已經听到了今年秋天要有一个大宴会吧？"

是的，狄蒂听說了，但是她不信。"怎么啦，他的鋪子都空了！"她說。

"不錯，他境况不好，不过这也不准会叫他罢手。他干的事兒，常是和别人正好相反。"

狄蒂并不一直走回家去，却在别墅周围繞了一轉。这时候，屋頂已經盖好；工人們正在屋里敲打什么，一边不停的唱着歌，吹着口哨；狄蒂听了很奇怪——在村子里和小山农庄上，人們干活的时候都不唱歌。花园里的重活干完了；卡尔現在忙着在砂丘上种花草。

拉尔斯·云生的寡妇站在她家門口，向她点了点头。

"又看到你在眼前，我真高兴。望你交好运！"她說。

狄蒂明白她暗暗指的什么。"多謝您！"她回答道。人家把她看作訂了婚的姑娘，她并不在意。

"这兒快要举行一个跳舞会了——这你知道了吧?"拉尔斯·云生的寡妇說,眼睛不由得打量着狄蒂的全身。

"哦,听人家說,酒店掌柜今年要办一个收获节宴会,还有跳舞的場地哩。眞奇怪,他一直頂反对跳舞!八年前,他就借了年青人爱跳舞为名說:他再也不办宴会了——可是現在,我們倒有了一个庆祝你訂婚的机会了。"

狄蒂往前走,在港口繞了一个圈子。一个人走路,实在怪难受的,人家的眼睛盯着她的身子;她眞想这时候有卡尔挽着她的胳臂走。跟她的纖小的身材一比,她的腰身就显得大了;她吃力的移动着脚步,人家眼望着她,更叫她身子摆动得厉害。她的脸瘦了,特别是她的鼻子,它看来比以前更长更尖,周围的雀斑都显了出来。她用那經常挂在她脸上的无可奈何的微笑来回答人家紧盯着的眼光——仿佛是一种事先表示的歉意。人們一个个的走来向她道賀。她看得出来:現在他們对她的事情沒有什么可說的,因此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了。

在她一路走着的时候,他們站在一旁,望着她的背影,交头接耳的談論。他們最感兴趣的是小山农庄的孩子居然承認了他們之間的关系,願意和她結婚。他們要好得未免早了一些,可是說到头来,一个訂了婚的姑娘就是半个妻子啊!再說,他还是个农夫的兒子哩。旣然在他們第一次相好以后,他这样的喜欢她——通常情形总是相反——那么在她身上,一定有些旁人看不出来的好处!人家說得好,他一定在她身上看出了什么別人料想不到的东西,不然,他决不会对她这样一片癡心。而她在这一点上,可算得是个好姑娘。

最后改变主意的是拉尔斯·彼得。他有好久一口咬定卡尔是个渾小子。"要不是,他怎么会来求我們,讓他来照顧这姑娘和她的

孩子呢？农夫的兒子們鬧出了这种事情，总是脱身不管。不，他的脑袋有毛病，有毛病。"

然而，随你怎么說，他确是一心一意的爱着她，象一条狗似的随着秋蒂来去。他也不怕干活——他的手脚灵巧。而且就算他是沒有头脑吧——这姑娘却有着两个人的見識。拉尔斯·彼得承認了这些事实以后，沒多久便完全屈服了，随着他就关心起卡尔来。

"他一个人到处的找食，从来吃不上一頓热騰騰的飯，"他說，"睡的又是老远的棚子，眞叫人过意不去。我們能对付着讓他和我們一块兒吃，在頂楼上睡么？反正他把每星期的工資都送到这兒来，这样他也可以落得一些好处。"

但是事情不象說的那末容易；頂楼上放着拉尔斯·彼得的床，又堆滿了工具和旁的杂物，騰不出地方。不过陶丽奥家的頂楼倒还空着，誰也不願意搬进去。拉尔斯·彼得本想弄口猪来在那兒喂，好讓大家到了冬天有点兒肉吃。喂猪的糠麸有的是，而且酒店掌柜如今也不象以往那么計較。

就这样，卡尔成了他們自家人。

第十八章　秋收感恩宴会[①]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你再也不能巴望比这更好的秋天早晨了，它正是那种会迎来一个明朗日子的早晨。白色的蕩漾着的霧覆盖在大海上，只要有一縷阳光和一絲晨风便可以把它吹散。

天色一亮，全村的人都起身了；孩子們一想起到来的日子，都

① 按德譯、英譯和俄譯都是"大宴会"。

兴奋得睡不着觉。当最初的一綫光亮逗得他們鼻子发痒的时候，他們便醒过来。这时候，做母亲的也睡不成了，她們除了凑孩子們的趣，立刻起身以外，别无他法，时候可也不算太早；漁船这天回来得特别的早。东一处、西一处的可以听見霧中船桨擦着桨架的沉悶的响声；很可能火还沒有生起，煮咖啡的水还沒有燒开，船就进了港。村里的女人覺得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丈夫回到家里，她却还沒有預备好一些热腾腾的东西款待他了。

这时候，太阳放射出万道金光，照在砂崗上，驅散了朝霧。你能望着它象雪白的毛毯似的慢慢的卷起，世界一点点的露了出来。漁夫們的小屋最先出現，每一道烟囱都吐着蓝色的炊烟；只有那个大家喚做"桅頂灯"的懶婆娘还不曾在她水壶底下生起火来。她替一个住在最北边一所小屋里的漁夫管家，可是，她跟热被窩老是难舍难分。随后港口清晰的出現了，接着是离港口不远的一两条漁船，然后就是清澄的銀蓝色的大海，它是肉眼所能看到的最美的表面閃閃发光的东西。

酒店掌柜早已出門，往港口走来；这是他們第一夜出海捕鯡魚，不用說，他是想看看今年秋汛鯡魚的情形怎样。他的脸在晨寒中发青、起皺，他的腮帮凹下去，仿佛象包藏着极大的痛苦。他們全都知道他的白天的磨难，这些磨难又大又深，誰都不想去估量一下；而拉司慕斯·奥尔逊家的瑪莎能把晚上鬧得哪怕是"吃人鬼"也受不了。

可是今天是大好日子，不是平时那种普通日子，而是大好日子。到了这天，大家都不干活，也不为了吃喝爭吵，就連飯也不做，光是吃啊，喝啊，抽烟啊，閑聊啊，一直鬧到給夜晚和砂丘吞沒了才罢。大人們知道这規矩，知道他們这天会有些甚么享受；从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人所能記得的时候起，这秋收感恩宴会一直是一年

中其余三百六十四个辛酸日子的莫大的补偿。到了这天，象进了天堂一样，大家都在大吃大喝中把所有貧穷和困苦忘了个干淨。这天的成功可以很簡单的用发現醉倒在砂崗上的男人数目以及第二天鬧肚子的女人和孩子的数目来判断。这原本是为了秋天捕魚丰收的一个感恩的节日，但是經驗告訴他們：世上一切事情都是变幻莫測的，因此，他們就把它移到了开网捕魚的那一天——这样，不管收成好坏，总有一頓吃的。吃的喝的，到了肚里，就連上帝也好，酒店掌柜也好，都沒法子叫人嘔出来，哪怕他們在别的事情上头多么蛮橫霸道。

孩子們从来不知道秋收感恩宴会是怎么回事；酒店掌柜在拉尔斯·彼得搬到这村子前两年把它废除了。因此他們的期望就更大了。

村里的孩子們覺得这天早晨特别的长；他們不知道怎样才能叫时間过得快些；他們的兴奋使他們片刻不能安靜，玩玩这样，又摸摸那样。他们一步步的都走到了宴会的場地上，别墅里的工人正在那兒辟供跳舞的場地，也有人在用粗木板釘成长桌。那地方是砂崗子中間的一块平坦的长着青草的洼地。洼地的一边搭起了一座講坛，四周用樅树枝拦着；酒店掌柜就在这上面传道，乐师們也要在坛上奏起跳舞的音乐来。

大人們也不比孩子們好多少。两点以前，他們不好意思上那兒去，然而到两点鐘还有好长一段时間。拉司慕斯·奥尔逊在他的小屋門前踱来踱去；他穿着衬衣和有翻盖口袋的齐到膝头的短褲。一个翻盖垂下来，他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路走，一路嚼着烟草——把一口口的黑痰吐在墙上。他正出神的想着就要到来的宴会，以及他的老婆要他回家的时候怎样讓她扑一个空。大家都在小屋子里逛蕩着，对着天打呵欠，渾身不得劲兒。睡覺是想也不

用想，再說，他們第二天又不出海，尽有时間来睡大覺。

大多数的女人一上午都在酒店里，帮着烤各种花样翻新的面包，放啤酒和白兰地酒、切肉。各項供应丰富得叫人难以相信；誰也不明白酒店掌柜是怎样把它們弄起来的。面包啦，还有可以加在面包上的黃油啦，脂油啦，各种肉类啦——讓你覚得这些食物够吃一年的。酒店掌柜亲自照管一切——还有瑪莎！自从他老婆死后，她就执掌起家务来，十足象是他的老婆，至少差不多是这样。无論如何，他們打起架来，就象夫妻一般理直气壮，嘴里还恶狠狠的对駡。

鐘鳴两下，所有村里的人都聚集到了一起。他們一簇簇站在宴会場地的四周，只等着那一声請；他們又是兴奋，又是羞怯，神态十分的尴尬。他們难得有机会給穿的最体面的衣服管住了他們，讓他們規規矩矩的；有孩子闖进了場地，立刻就給庄重的手势招了回来。拉尔斯·彼得和他的孩子們站在后面："我們不能往前面挤，"他拉住了他們用教訓的口气說。苏丽妮沒有来；她身子不舒服，上床睡了；狄蒂要帮着伺候大家吃喝。她和别的女人一起，站在上菜桌子旁边，自鳴得意。所有的人都来了，只除了"漂亮房子"里的那对老人；老太婆已經下了床，可是他們从来不赶热閙。就連受了堅信礼、出門当了佣人的女孩子也請准了一天的假，好来参加宴会。那个去年得了风湿症，躺着不能动的漁夫老拉烏，今天也到場了；人家把他抬了来，放在草地上等着；他給风湿症弄得全身都干枯了，在太阳底下，活象一块刨下的土豆皮。雅可勃提着他的短銃枪也在那兒。

大家等的那一声"請"老不来；酒店掌柜也始終沒有露面。最后，有一个孩子从他屋里奔来，跟瑪莎說了些什么；她走到大伙兒面前，說：

"各位請坐！"

全村的人都在露天地里这么坐着，真有意思。从拉尔斯·彼得和他的孩子們坐着的桌子一头望去，越过一摞摞的糕点，可以一直望到桌子那一头；你也可以看着女人們在两旁一路斟着咖啡。

“我們要等到最后！”爱尔茜妹妹小声說。

“快要挨到我們了，”拉尔斯·彼得安她的心說。“要有一点兒耐性！”

狄蒂这时候发現还沒有人給他們斟咖啡，便拿了咖啡壶走过来。

“你瞧雅可勃，”她一边給她父亲斟咖啡，一边笑着低声說。雅可勃把一大堆甜咖啡面包拉到自己面前，象狗一样用半边嘴咬着吃，别人想拿一个的时候，他就不高兴的咕噜；他的枪插在他的两腿中間。人家也把老拉烏放在一张椅子上。

在場的少說也有一百人，可是还有地方空着。桌子那一头全沒有人坐，你可以一直望見前边挂在三根交叉的竿子上的大銅壶在火堆上面燒着。拉司慕斯·奥尔逊的老婆管煮咖啡。她站在那兒，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壶，手拿着一大杓子咖啡——至少有一磅重。水开了，她便不慌不忙的把咖啡倒下去。咖啡沉到了壶底，水暂时的凉了。随后它又沸騰起来——这是时候了。奥尔逊太太快得象閃电似的把三张比目魚的皮扔进壶里，一手立刻把壶从火上搶下来，然后她直起了腰，汗水在她的脸上直淌。“哪！”她說，“这煮好了！”村里沒有誰能把咖啡煮得象她煮的那么好。

喝过三四杯咖啡以后，男人們的嘴又找到了别的用处。他們彼此叫喚起来。

“哦，怎么样，拉尔斯·彼得？你的肚子里还有地方装别的么？”拉司慕斯·奥尔逊問。

“这下才舒服了一点兒——正象那老婆子輸掉了她褲子的时

候說的，"拉尔斯·彼得回答道。

全桌的人都笑了，談話就此开始——談今天的天气啦，八年前举行上次宴会时候的天气啦。人們一个个跨过凳子，拥到雅可勃座位的前边，他在那兒只管貪饞的吃着。那一大堆面包早已吃光，可是那些坐在近旁的人不住的把更多的面包推到他面前。不管怎样，他的吃法沒錯！边桌上有雪茄烟，整整的五大盒；难道这些婆娘們打算留着自己抽么！啊，瑪莎記起来了，就把它們拿过来。

"拿上两支，"她为了补救她对大家的怠慢說。怎么說，她也不是一个吝啬鬼——反正有一天，这一切全是她的。

为了欢度这个节日，总得作些不同寻常的消遣才好，这么一想，男人們便成群結队，慢慢的逛到港口去，他們把这看作一次远足。女人們就在这时收拾杯盘，布置晚餐的桌子。他們在救火机房近旁遇見酒店掌柜，他正和几个一脸衙門气派的人在說話。說不定他們是和他算賬来的；至少他看来不大高兴。他不許漁夫們到港口去。

"你們可以到內地蹓躂蹓躂，順便看看那座新田庄，"他走过他們身边的当兒說；"这能叫你們吃晚飯的胃口格外好一些。"

他們站住了思量一会；然后慢步走进砂崗中間睡午觉。要說走到港口以外的另外地方去，这念头，他們头脑里从来沒有过。

多亏那几个不受欢迎的客人，酒店掌柜沒有能使用那座講坛。要不是他們，他本想在两頓飯之間的时光开一个会，唱贊美詩和講道。可是現在整个下午他連面也沒露一下；就在正式的宴会快要开始的时候，他也沒有到場。

別墅里的工人这时候参加了宴会，他們一到，空气立刻活泼起来。

"讓我們这伙小伙子坐在桌子的一头，"他們向漁夫們說，"免

得酒瓶子赶到我們面前时，跑断了腿。”

这引得大家乱哄哄的掉換起位置来，这倒也有趣味。那些从哥本哈根来的人一定要叫他們中間的一个坐在孩子堆里，他还沒有脫掉他的孩子气，他們說。他便走去坐在那兒，可是順手拿去一滿瓶白兰地酒，他摟着它，摸它，逗得孩子和女人們十分高兴。最后，他的伙伴們不得不求他回到他們那边去。

这一次，女人們和大家坐在一起——这使得宴会更加充滿了欢乐的气氛。她們一刻不停的笑着那几个哥本哈根人。漁夫們和这些女人經着捡过了一世，直到今天才知道她們肚子里的笑話积了有多少——只要有人巧妙的开了头，这些笑話便水也似的嘈嘟嘈嘟冒出来。而且她們也知道怎么回敬人家！哥本哈根人給每一件东西都起了一个好笑的綽号：他們把頂大的一盘夾肉面包叫做阿瑪格尔①，把长长的什錦牛肉卷叫做罗斯基尔特②路，喝白干說成是弯胳臂。他們喚漁夫做水鬼。他們要和人碰杯的时候，便說：“喂，水鬼，我和你給我們的曾祖母来一个靜默致哀怎么样？”

漁夫們找不出話来回答。拉尔斯·彼得是他們中間唯一能回敬他們几句的人——他自己也有点兒象孩子！哥本哈根人喚他做水鬼的时候，他便回他們一句“啤酒鬼”。这个打趣很有效力——因为誰都知道整整一个夏天，他們在酒店里灌了不少的酒。他的兴致很高，他的哄笑声传遍了整个桌子。啊，这頓飯吃得真痛快！桌子从这头到那一头摆滿了盘子，有各式的美味佳肴，啤酒就着麥餅，象水一样的流。西沉的太阳照着这一切，照得杯子和酒瓶光閃閃的，也照亮了那些緋紅的脸上一对对神采奕奕的眼睛。

正在酒酣耳热的光景，酒店掌柜来到了。随着是一陣突然的

① 島名，丹麥京城哥本哈根的一部分。

② 丹麥故都。

静寂；就連那几个哥本哈根人一見了他，也住了嘴。他突如其来的在講坛上出現，打量着他們，誰也沒有看見他走来；他的宽肩膀刚好露出在栏杆上头；他的头埋在肩膀中間，不停的从这边轉向那边；活象一只外洋来的怪鳥。

"哦，我看你們吃得挺高兴，"他露出他的馬牙，冷冷一笑說。"現在大家不要慌张。今天下午你們不用听講道了。不过，既然我把大家都請来了，我还是想跟你們說上几句。你們大家不常參加聚会，这我不怪你們。我猜你們一定覚得參加聚会还不如在家里睡一覚。俗話說得好，人睡了，就不会犯罪。可是此刻你們都喝得差不多了；要是菜沒能把你們留下的話，这几瓶酒算是办到了；今天你們不会一听到上帝的教訓轉身就跑了。

"不过你們大概以为上帝的教訓該由一个上帝一般的人来講給你們听，而照你們的想法，我是一个恶鬼。你們跟自己說：看那疯疯癲癲的雅可勃整天把上了膛的枪瞄准着他。可是，我要告訴你們一个秘密：雅可勃的枪是打不响的——那枪沒有枪机。我听到他要打死我的时候，是我自己把枪卖給他的。我心想，讓别人挣这笔錢，还不如我自己挣了的好，于是我就把一支破枪卖給了他。这秘密的全部經过就是这样！不过，我还可以跟你們講一个关于一支枪和一个恶鬼的故事。一天傍晚，我正在这兒往南的地方打野鴨，我撞見了老尼克本人，他的脑袋瓜子长着角，鼻孔里噴着火——跟一个寒傖的奇形怪状的吃人鬼很不一样。你們大概以为他是来抓我的吧？完全不对——他尽和我嚕嚕囌囌的聊天——尽說些什么时候他要来拘你們中間这一个，什么时候又要来拘那一个的話。'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抓住了我的双筒枪問。'那是烟斗，'我說。他要試試怎么叫它冒烟，我就讓他把两根枪筒全都咬在嘴里，放了一枪。可是老尼克打个噴嚏，說，'你抽的烟好凶。'好，能受得

住枪弹，这才是我說的恶鬼。說到眼前的雅可勃，哼，他是化了他最后一点兒积蓄才买到这支枪的。要是有誰配得上恶鬼这称呼，那就是我，因为我把枪卖給他的时候，眼都不眨一眨。

“可是，你們中間誰又看見吃人鬼眨过眼来？你們看見他一手把你們每天吃的面包搶了去，另一只手又把它还給你們；你們記住了这一只手，却忘了那一只——事情往往是这样。你們想，他还不如自管自哩，他要我們干什么？——嗳，我要你們干甚么啊？

“我打定主意要剝削你們，我費尽心机的剝削你們——就象一个人的責任便是利用在他手头的东西，讓世界听他使喚一样。你們不喜欢这样，可是誰又以为馬喜欢拉車，羊喜欢人家剪它的毛呢？它們要吃草料，可是它們不願意为了草料干什么活。

“嗳，可是你們心里想，我們是人呀——或者你們連这也沒有想吧？我說这不大对——再說，你能希望別人也这么想么？人家告訴我們，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难道你們以为我是这样造出来的么？我想我們不該怪上帝。这叫你們好笑是不是——不过，要是你們是按照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我敢說你們比我还要糟糕。

“你們要恼怒就恼怒吧。我要是不知道是白兰地酒叫你們冒火的話，我真会对你們生出尊敬之心。

“在我走以前，讓我再告訴你們一件事，你們听了請不要不高兴——上帝造你們的时候，忘了做一件事。要是他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你們身体里的話，他一定是吹錯了一头，不然我实在不明白你們怎么会这样痴呆。压在你們身上的东西擦破了你們的皮的时候，你們就常常抱怨，可是你們却由它压着；所以你們不配过好一点的日子。再說，你們难道不覚得到头来还是給人当牛馬的好么？有人把食物咀嚼了餵給你們吃要比你們自己咀嚼舒服得多吧。我替你們

大家咀嚼食物，这就是我的牙齿的用处；可是你們都干了些什么呢？你們中間沒有一个人能咬人的。我几次三番的想过，他們怎么受得住的呢——他們干嗎不送我进地獄去呢？可是，你們却随时都打算舔那只打你們的手——你們中間沒有一个称得上是个男子汉——除非是拉尔斯·彼得；但是他的心太軟了，太軟了；你只要打动了他的心，他就由你怎么摆布。

"現在我要看在过去的份上，謝謝你們，因为我算計我們的緣分現在完了。你們一直跟我为难——这是說你們叫我太省心了。赶两匹馬得要一个人，而且，他还得一刻不放松的照管着繮繩，可是你們呢——只要把你們推一下，你們就一世走下去——不用說，走得够慢的。在我碰到的牲口中，你們要算是最最馴良的了，拿根扫帚柄，就能赶你們走。可是，話得說回来，你們又在乎什么呢？就在这一点上你們占了我的上风，你們的胜利，是睡覺睡来的。現在我也要学你們的样，看看睡上一覺对我有沒有好处。祝你們大家好运气！"

酒店掌柜走了以后，大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这太过分了些，"拉尔斯·彼得突然的說，"他这次算是把我們痛駡了一頓！"

紧张的气氛松弛了。

"是呀，他把你們糟蹋了一通，"那几个哥本哈根人說。"可是，我的天，那家伙的嘴多厉害啊！"

太阳快落山了；大家晃来晃去，等着跳舞的音乐开始。卡尔干完了活；他和狄蒂挽着胳膊，在宴会場地附近一边走，一边談着。从周围的农庄上来了許多年青人，他們是为跳舞来的；拉尔斯·彼得撞見了从小山农庄来的辛妮。

"原来你还保持着你的可爱的紅紅的臉蛋兒，"他快活的說。"你正是我想一块兒跳上几下的姑娘。"

年青人等得不耐煩，推了一个人到酒店去找那个拉提琴的乐师。这人沒有回来，他們便又派了一个人去。最后，終于有人从洼道里奔了下来，他是从一个农庄上来的年青人。

"跳舞沒有了，"他张大了嘴嚷，"酒店掌柜自杀了！他口咬着两根枪筒，用大拇脚趾扳响了扳机。他的脑浆濺的天花板上都是。"

有人叫了一声，一声又短促又尖厉的叫喊。拉尔斯·彼得知道这声音，跑过去。狄蒂躺在草地上打滚——哭叫着；卡尔弯下身子向着她。拉尔斯·彼得把她抱起来，抱回家去。

狄蒂躺在床上，半閉着眼呻吟。大家在她周围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她不时覚得有一只冰凉的冒着汗的发抖的手摸着她的额头——那是卡尔的手。

"你到里屋母亲那兒去，"她小声說。"哎——唷！"接着，她在这夏夜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凄厉的叫喊。为甚么大家来回奔跑，脚步踩得这么重呢——她又为甚么受这折磨呢？她透过半閉的眼皮看得見堂屋里所有的动靜。女人們在那兒来回跑着，放下这件东西，又拿起了那一件——而且重重的踩着步子。这下，她的母亲不得安靜了，这可怜的女人。不过，卡尔准是坐在里边陪着她；他眞傻，不断的在产房里走进走出，讓自己叫所有的女人笑話。他应該坐在她母亲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不讓她象风中残烛似的給吹灭了，那才是他該去的地方。哎唷！狄蒂张大了嘴。她听不見自己的怪叫，可是所有其他的声音她都听到了；有人踏着木靴奔过屋角，另一个人拿了一张椅子到房間里来。那是村里产婆的椅子，它

平时放在拉尔斯·云生的寡妇的小屋里，她就是在那兒看到的。那椅子很寬，座位却很短；孩子們把它当作一条长凳。

"是条老虎凳，"拉尔斯·云生的寡妇这么叫它。她虽然自己从沒生过孩子，然而每个女人分娩的时候，她都在場；老虎凳上哪兒，她人也上哪兒。这正是她的說話声，就在狄蒂的头上。"好，我的姑娘，"她說，"一眨眼，我們就会把孩子接下来的。"

随后，她們把她拉到老虎凳上，撬高了她的身子。她的双脚搁在横木上，她的膝头两下里分开，一直碰着椅子的把手。她們抓住了她的膝盖，拉尔斯·云生的寡妇站在背后，挤她的腰部。

"好，"她說，"現在你自己使劲。"

狄蒂使了一下劲，迸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声。

"叫得好，"她們笑着說，"这一声叫，連远在小山农庄的人都听得見。"

狄蒂不明白；她明明听得那座小鐘在她一陣陣疼痛的时候打了两下——还有，她們为甚么要說起小山农庄来呢？

"来吧，再来一下！"拉尔斯·云生的寡妇喝道。狄蒂象听到一声口令似的順从了。可是，她們又为甚么要折磨她？她犯下了甚么罪呢？她在痛苦中对天呼喊、呻吟、哭叫，这些可怕的刑罰蹂躪着她，她完全被压倒了。

"这是难受的一关，"女人們笑着說；"人快活了，总得受点兒罪。"

啊，不，不，不！风流罪过，这算甚么风流罪过呢？她除了尽她的本分，一直在尽她的本分以外，又干下了什么呢？可是現在，她要受地獄里的刑罰；她們抓起了烙得火紅的鉗子，夹住了她，把老虎凳上的繩子又紧了紧，她咬紧牙关，象野兽似的号叫着，她們却有說有笑："好戏在后面哩！"成千的恶鬼攫住了她，她的眼前騰起了

熊熊的火焰。

突然之間，一切都消失了，她听得卡尔用他的慢声慢气的腔調在和她母亲說話，說的是眼前和以后的生活；她高兴的想，多好啊，他終于来和他們一块兒过活了，她的母亲如今有了一个知心的人兒了。她可以和他聊天；有了他，她象是离他們越来越远了……但是她的眼睛亮了，好似看到了一件美丽的东西，这亮光是卡尔燃起来的。

疼痛又向狄蒂袭来；天崩地塌，这倒塌的世界的碎片把她輾成了粉末，她完了。

"哪！"一个声音在說；"娃娃下来了，"一个婴兒的声音在啼哭，狄蒂軟綿綿的沉进了一座无底的深渊。

她醒过来的时候，太阳正照着她，她躺在一张鋪着有抽絲花边的被单的白色的床上，她的袖口和領子上围着雪白的縐褶。她的淡紅色的头发散开在睡衣上；一个女人刚用刷子替她把头发梳理好，手拿了刷子站在床边說，

"这姑娘的头发原来挺美哩；我們以前一直沒有注意到，那是因为她梳了辮子。"

枕头的褶边露出在她头的周围，她的胳臂上躺着一个紅紅的小东西——一个人卷兒。她用奇怪的漠然的眼光望着它，这时候，卡尔正站在床边，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欢喜得哭了。

"你到底活着！"他說。

是呀，她自然活着；她不活着又怎么办？

拉尔斯·彼得随着奔了进来；他刚去过酒店，要他們預备一輛馬車——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抱起了狄蒂身边的婴兒，把他举起，对着亮光。

"啊，多可爱的一个小家伙！"他說，声音里流露着热情和激动。

“你們把他給我吧。”

狄蒂这时候才看清了，自己真有了一个新鲜活跳的孩子，她于是向孩子伸出手去。

第四部

炼　　狱

第一章　为什么这姑娘不結婚呢？

狄蒂抱了她的孩子，出现在“穷人窝”的門口。她站了一忽兒，对着門外眨眼睛，仿佛盘算什么似的，随后她一硬头皮跨过門檻，往那領养老金过活的老人的家走去。周围小屋里的女人都赶到門口来，瞧，她居然又露臉了！騷妞兒有了私生子倒方便！别的女人在到上帝的祭坛前面还过願，洗净了罪孽的肮脏和污点以前，得躲在家里，不敢到外面去抛头露面。不过，自然罗，教堂什么的，这戶下賤的剝皮鬼人家不放在眼里。狄蒂多半是不願意讓教堂来祝福她的婚礼。不錯，事情一定就是这样，只要看这姑娘这死心眼兒就可以明白了。

然而，望着这个小媽媽在她自己还一半象个孩子的当兒，却抱着她亲生的娃娃来来去去，倒是怪有趣的。从大家还能記得的时候起，她就老牵着个孩子。如今她的弟弟妹妹长大，她要不自己生一个，她的一双手就象沒处安放似的。再說，她的气色也很好啊！她的头发堆在那小而圓的头顱上，光閃閃的；她的温暖的血液在她微微有些雀斑的皮肤底下流动，在产后，这皮肤依然娇嫩透明。只要稍微給人一說，她的脸就紅得开放了朵朵玫瑰似的。这騷妞兒！男人的亲吻和玩弄絲毫沒有損坏了她的容貌。当起年青的媽媽来，她倒还挺合适哩！

但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丫头，她的行径又是多么荒唐！她私下有了孩子并不奇怪，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奇怪的是她的处境不同寻常，她的孩子有一个父亲！那末，她干嗎不和他結婚呢？不用說，这是学的拉司慕斯·奧尔逊家的瑪莎的坏样，她总是张牙舞爪的找她爱人的岔兒，活象是一头猫！那孩子現在快有两个月了，也該是抱他去受洗礼的时候了——孩子該尽早脫离魔鬼的掌握，这是拖延不得的事。而且婚礼和命名礼同时举行，这有多方便——这可以說是双重的喜事。可是人家在这事情上不要听你的主意和劝告呀！“穷人窝”里的人都很有气派——他們要飯也不用問人借布袋。

說来也真奇怪，那一对老夫妇繼續的看顧着狄蒂——他們平时是清高得和旁人擦一下肩膀也不願意的人。这你簡直可以說是鼓励人家做坏事！不錯，她比大多数人要有办法，可是她因此說了一声“謝謝你”沒有？家里唯一喜欢卡尔的人是那杀人犯苏丽妮，她一死，他立刻就收拾起东西走了。很自然的，从此誰也沒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把一个命运指定給你的人一脚踢开，这眞是个古怪的想法。不管她怎么苦苦掙扎，她也决不能真正的摆脫掉他——誰又听見这世界上有人逃脫过他們的亲人来？这自然在她身上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自然罗，他是个怪物——不打牌，不跳舞，也从来不上酒館。然而他也有他的好处。說什么他总是个男人，这錯不了，而且还是个农夫的兒子哩！一个沒有半文錢的剝皮鬼的女兒，又是个私生子，居然不把一个农夫的兒子放在眼里，这实在不象話，尤其是她早就为他松过腰带。在这种情形下，換了旁人，要是那男人願意将就她，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狄蒂看到他們在門口交头接耳，心里就十分明白他們在說些

什么閑話。但是他們也只能說說閑話罢了！她肚里自有主张，而且她有她父亲和“漂亮房子”里的那对老夫妇撑她的腰。那老太婆把拉尔斯·彼得喚到她的病床前，严格的囑咐他千万不要讓狄蒂和卡尔結婚，这說不定会把一时的不幸弄成終身的痛苦。实在說来，这样的危险是沒有的，因为在这事情上，拉尔斯·彼得正和那姑娘一样的瘋癲。要是她不願意上教堂去結婚，他决不拖她到那兒去。就眼前的情形看来，她到底不滿意卡尔哪一点，他也不十分明白；然而这說不定正是苏丽妮和他遺传給她的什么东西。这兩家人都不特別的出名爱上教堂去結婚——但是尽管如此，他們却生下了受过上帝祝福的孩子，而且日子过得很亲热，到死都忠实的厮守在一起。他和平时一样，忘記了自己实在并不是狄蒂的父亲。

他倒并不因为她和一个农夫的兒子有了关系而覚得得意。他嫌卡尔的娘兒腔太重了，他的农夫的身分也不討拉尔斯·彼得的喜欢。在这一点上，他始終不明白苏丽妮的老是想高升一級，成为农夫的野心。他和他的亲人沒有得过农夫这等人的好处；他的一家人象鳥兒中的异种一样，总是因为他們的倔强不安分的性格受人憎恨、折磨。他們世世代代就随时随地当劊子手、巫婆和流浪汉来給自己出气。人家把他們赶到了黑夜里，他們又串同了邪恶的黑暗的妖魔折回来。他們总是給太平无事的乡間带来不安的气氛，随着便是犯罪和情欲。人家从来抓不着他們。他們騷扰搶劫鷄塲羊栏、带了刀子上安安稳稳的跳舞会，而他們的黑头发常常使得最最貞洁的女人也禁不住春心蕩漾。单为了这事情，农夫們便把他們恨入骨髓。

这方面的性格在拉尔斯·彼得身上已經消磨净尽——他的祖先遺传給他的也只是比較小的一部分。他的少年时期和最初的成人时期一过，这种性格也就消失了；自从他看到他的老婆和四个孩

子——他在这世界上所疼爱的一切——全身冰冷透湿的并排挺在井边以后，他就再也不胡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段时光——那是他当水手的一两年荒唐日子，然而，它們几乎一点不留痕迹的从他的記忆中消逝了。唯一的一点痕迹便是他性爱漂泊——这种爱好后来在他身上又抬了头。农夫們知道他这个性格，便把他当作流浪汉看待。

这沒有关系，拉尔斯·彼得在这方面并无野心。在他的眼里，农夫是最值得怜悯的一等人——他們是些除了自己的地洞以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也不知道的土拨鼠。虽然自己受人輕視排斥，他却多少有些瞧不起农夫这一等人。不，他一点也不因为这样的一重关系而觉得脸上添了光彩。

克列斯蒂安如今在帮着半哩路外的一个农庄干活；他就直接从那兒上学。那农庄的情形也是一样——他們一刻也不肯放松他。他从来沒有时間回家，功課只能在上学校去的路上温习，而且还得一路奔着去哩。天底下，农夫們全都是一样！

狄蒂用不着担心拉尔斯·彼得勉强她——在他，当一个私生娃娃的外公，或是一个农夫兒子的丈人，全是一样。

狄蒂把老太婆扶下了床，鋪好了她的被褥，替她洗脸梳头。她然后坐在那张靠床的藤椅里，喂她孩子的奶。老太婆給人扶起身来以后，疲累不堪，便仰天躺着，打瞌睡。她如今全身乏力，光是給她梳一下头发，換一件睡衣，她就絕对支撑不住。她眼見得活不了多久了，她的生命力一天天的在消退。然而她却很温柔、和善、对别人十分关切；老头兒一旦沒有了她，又怎么过日子呢？

狄蒂安安靜靜的歇息着。她的头脑里充滿了模模糊糊需要解答的問題。她很疲倦，这样似醒非醒的坐着，体味着奶汁流到胸口，又涌到奶头上的感覚，非常舒服。孩子是个十足的小饞嘴……

喂他的奶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此外，哪怕是一点兒小事也会使她觉得乏力、睏倦。孩子很有节奏的大口大口的吮着，他的小眼睛里露出一种古怪的沉思的表情——很有些象卡尔全心向着上帝时候的神气。他常是这么躺着，傾听着各种声息。

老太婆张开了她的眼睛。“他吸得多有劲呀，”她微笑着說，“象个小小的唧筒！”

“他吃得高兴的时候，总是这样。他恨不得連耳朵也凑过去吸哩！”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个滋味。上帝認定了我們不配有孩子，”老太婆說。

“大概是因为你們太爱整洁了，”狄蒂想得很周到的回答，“孩子要是长在一所屋子里，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干的，一定觉得很沒意思。不过，有了孩子，你們决不会有这么清靜的日子过。”

这个有病的老太婆哈哈的笑起来。

“你真觉得是这样么？不过，我們要是有几个孩子給我們的生活添上一些杂乱，那我們也許就不会这么爱整洁了。我們很乐意牺牲一点兒清靜。”

“不过，他們招来好多的悲苦，”狄蒂認真的說。“瞧我的父亲；他为我受了多少的磨难啊。”

“我看他也有过不少的快乐，”老太婆一边回答，一边伸出手去握狄蒂的手。“我要是能有个女兒呀，我很乐意承担你到现在为止給你父亲招来的那份伤心，我想老爹爹也会这么說。我們除了自身兒俩，从来沒有过什么别的，我們应該为了这点觉得满足，哪怕我們自私了一点兒，講究自己的舒服，专在一些精致的东西上追求我們的幸福。”

每隔一会兒，老头兒便懶洋洋的走进房間里来一次。他在床

边坐下，不說話，只是把他太太的手握上一陣。随后，又突然的松了她的手，走开去，想什么心事似的望着那只鐘，然后，又懶洋洋的走出去。她們听得他在外边不停的来来去去的脚步声；眞稀奇，他有什么事可以讓自己这么忙碌呢？“他整天都是这样，”老太婆說，“老忙，老忙。他沒有工夫和我一块兒坐，可是他又不能讓我一个人躺着；就这么，他不停的跑来跑去。他把这叫做收拾东西，虽說从我还想得起来的时候起，所有的东西都在它們的老地方。他能整天的在頂楼上四处摆弄；他从来也收拾不完；他老覚得我們很快就要离开这兒。”

狄蒂坐在那兒，若有所思。“你为甚么总是說‘我們’呢？”她最后終于問道。

老太婆莫名其妙的望着她。

“哦，因为两个人不会一下子一同死的。”

“噢，你問的是这意思么？我什么事都把老爹爹和我算在一块兒，你覚得奇怪。可是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因为我希望你也能找到一个可以为他劳瘁一生的人，和他相依为命。也許我們活着沒有多大用处。这么来看，我們在这世界上确实沒有干甚么。要是人活着眞是为了干活耕地，那我們只好空手去見上帝。我們沒有生产什么，刚好相反，凡是人家留給我們的，我們全消耗了。不过我們彼此十分恩爱，都沒有想到自己，只是为了对方活着。人能知道有人会承当他所有的煩惱，自己不用为自己操心，这是天大的幸福。一个人要是能把自己的禍福交托給另外一个人，那他就有了着落了。这样，每个人都活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他們就难舍难分了。我們彼此之間沒有什么話說，因为我們想的都是一样的念头，晚上我們也常做一样的梦。”

“我睡着的时候，要是鲍符尔或者阿司踢掉了衣服，我总会覚

着，”狄蒂認真的說。“那时候我不醒来、起身替他重新盖好，我就不得安宁。”

“是啊，你是个好姑娘！我們所有的人，都会惦記着你，这你可以放心。”

“爱尔茜妹妹每天会来帮你們的忙；按她的年紀来說，她算得是个聪明姑娘。”

老太婆躺着，用她的手指打着被子，“依我看，卡尔不象人家料想的那么坏，”她突然的說。“你說他捎錢回来过，是不是？”

“可是，我們不知道錢从哪兒来的。他以后最好别写信。我对他沒有甚么不滿意——他实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我一想起他向我求爱，我就受不了；这事情叫我噁心！”

“这說不定是你的报应，因为他幷沒有借了恋爱来糟蹋你。有时我看看这周围的世界，心里就想我們女人生来便是給人糟蹋的，象人家說的，給人糟蹋比沒兒沒女的过上一輩子要强些。男人把我們勾引到手的时候，我們并不象人家叫嚷的那样碎成了一片片。这世上有許多的虛伪，我們女人呢，总爱把自己說得比事实上还要脆弱。我想要是你能和卡尔过上一輩子，你会得到好报的。他不是个平常的人，他不过是开头开的不好，可是幸福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他現在爱着你，这你尽可以肯定。”

“但是我不爱他——一点也不爱他，”狄蒂急忙回答道。“他人那么傻。”

老太婆拍拍她的手。“說的是，說的是，你如今有了自己的孩子，就用不着在这事情上再掉无謂的眼泪。可是你一走进这个世界，就会发現男人常常都是傻的，卡尔并不和他們完全一样。我們往后看吧，看你遇上了那些衣著漂亮的男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当心自己。好了，現在我要休息一会兒，你可以走了。”

"要不要我先把晚飯做好？"

"不用，老爹爹会預备好的。他总得有点兒事情忙着才成。現在趁你还沒有带着你的孩子离开这兒，讓我好好兒的亲一亲他。"

狄蒂把孩子放到老太婆的怀里。"眞奇怪，这么一个小东西跟你說的話似乎比活了一世的人还要多，可是他連一个念头还不会轉，全身还尽是奶香哩。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多么純洁，多么吸引人，然而人家却說人是在罪孽里生下来的。这眞不容易叫人明白。現在趁他还沒有哭叫，你赶快走吧。祝你們俩运气好、幸福。"

"我临走前，还会来向你正式告別的，"狄蒂說，一边俯下身子去抱床上的孩子。

"不，这一次就算是我們的告別吧；分別太难受了。孩子，我現在要告訴你，能和你相識，我得感謝上帝。你丰富了老爹爹和我的生活，我們因为你才又对这世界有了信心。"她捧住了狄蒂的脸。"老爹爹說你有一顆黃金般的心。但願你憑着这顆心在这世界上一切順遂！你也要多想到自己一点兒，活在这个大多数的人光想到自己的世界上，人不得不如此啊！"她又亲了她一下，然后推开了她。她說了好多的話，狄蒂都不明白，但是她感觉到这番告別情意深长，因此在回家的路上，她哭了。在以往这段苦难的时光里，老太婆对她就象母亲，頂頂好頂頂亲爱的母亲一样！如今她却正走着外婆走过的老路——上那看不見她落泪，也听不到她哀訴的地方去了。如今又有誰来引得狄蒂高兴，告訴她，尽管出了那些事情，她依旧是个善良的小女人呢？

拉尔斯·彼得刚把車赶到門口，正忙着卸馬。他弄到了一輛正好在那时候出租的旧馬車，他便又各处叫卖起鯡魚来。他在农庄上收的破烂就在車子后面堆着。他把馬和大車存放在陶丽奥寡妇的空房里，馬就在砂崗中間的洼地里吃草。如今酒店掌柜再也

不会来探头探脑，禁止他討这些旁极无聊的便宜了。

“怎么啦？”他看到狄蒂的泪痕狼藉的脸，吃惊的問；“孩子該沒什么毛病吧？”

“我刚上两位老人家里去过，”狄蒂說，她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解释，急忙走了进去。这事情她想着都受不住，更不用說要她講了。她把孩子交給爱尔茜，就热起她父亲的晚飯来。他在外面走了一遭，回家来肚子总是很餓。那些农庄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有的是吃食了，他們如今变得很小器。什么都得卖錢。

狄蒂不明白是誰买下了所有农夫們出产的食物；不管怎么，到他們手上的只有很少一点兒。她把吃午飯时另外留着給他父亲吃的魚餡餅里加了一点猪肉，这猪肉来得很奇怪。它是克列斯蒂安在农庄上吃飯时候省下的，要不然，他又哪能弄到这猪肉呢？他在学校里把它塞給了爱尔茜，讓她带回家来；父亲已經有好久沒有嚐到猪肉了。是啊，自从他們上次在家里吃了肉，时間过了多久了啊！克列斯蒂安居然想到了，眞好！狄蒂一边炒着油鍋、一边焦急的向外张望。那两个貪吃的孩子这时候聞到了猪肉的气味，定会象餓狼似的奔上前来。啊！黑影子飘开，讓太阳照亮起来！

“噢，我替这孩子找了一个人家，”她父亲吃完飯，装好烟斗，小声的說。他說的是一对沒有孩子的中年夫妇；拉尔斯·彼得認为孩子在他們手里一定会照管得很好；那男人是諾特博的一个佃农。“你是不是打定主意要上京城去？”他問道。“你难道一点兒不想上一个小城去么？譬如說，弗雷德烈克斯凡尔克或者希莱洛特？这样，你可以离孩子更近一点兒，离我們也更近一点兒。”不，狄蒂要上哥本哈根去。这兒每个人說起她来，总是：“啊，就是那剝皮鬼的姑娘，生了个私生子的！”可是在哥本哈根，沒有人知道这回事情，因此大家就会憑她自己的人品来看待她。狄蒂暗自存着希望：她

不久便会受人敬重了。苦日子她过了有好久了，但是在城里，只要你誠心誠意想干活，便会有許多机会，狄蒂非常坚决的要改善一下自己的命运。

"是啊，要是我有一点兒錢多好啊！"拉尔斯·彼得叹口气說。"有錢我就可以和你一块兒上城里去，开个鉄器鋪子，要不，就弄上一点兒地。"拉尔斯·彼得早就忘了他在"鵠窝"受的磨难，现在要是再干那又种地又出門的老营生来，他也毫不反对。

留在村子里，实在沒有意思。酒店掌柜死后，情形更不如前了。村里的人不惯于为自己盘算、干活、便心中无主的游来蕩去。一切事情都沒有头緒。漁船和船具不能老这么使下去，吃喝又难得找。他們卖魚沒有路子——酒店掌柜从来不讓他們有别的路子。为了使光景好过一些，拉尔斯·彼得重新出門，叫卖起鮮魚来。这变化倒也叫他高兴。这么一来，家里有了吃喝，他的血脉也舒暢了一些。說实話，他打魚实在打够了，干这活除了四肢发冷，还得守許多次夜以外，沒有給他的食柜里添了多少食物。他手痒痒的尽想在一个新的地方干些什么新的营生——試上一試别的生計。可是錢呢！"他①既然怎么着也是死路一条，那他把我这点兒小家私搜括了去，又有什么快活呢？"他問这問題，足有二十次了。

但是，狄蒂并不鼓励他出去流浪；每次他丢下他的老营生，景况便随着越来越坏；在这兒，他們至少还有一个屋頂盖着。"不，你还是想法子还掉一点兒債，"她很有見識的說。"想一想吧，母亲的病和殡葬化了多少錢！"是啊，这拉尔斯·彼得記得挺清楚；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别人也叫他上过当，弄得他两手空空！

不，狄蒂并不認为一个人欠了債可以一走了事。"我們也不能

① 指酒店掌柜。

丢下那一对老夫妇——他們除了我們，沒有旁人。妹妹要每天上那兒去帮他們的忙。到了我在京城里事情干得順手的时候，自然会帮着把債一古脑兒还清，然后，我們就可以象規規矩矩的人一样离开这地方。城里的工資高。"

"哦，你也許說得对。不过要是我們能一块兒上城里去，那有多好啊！在城里我們可以一切从头干起。"

是啊，狄蒂怕的正是这个。她要一个人去——摆脫她的过去、出身以及一切不讓一个不管多么能干、聪明的姑娘出头的东西——看看她能不能干出头来。在她前面，总該有什么美好的东西等着她。外婆一直这么說，在她自己心里，这想法就象一个光輝灿烂的希望深深的埋藏着，它常常收縮得很小很小，然而却从来沒有被毁掉。幸运会在各种各样奇怪的情形下来到；但是，你自己必須伸出手去。哪怕她发了迹，狄蒂也毫不打算对家里的人变心。她并不是为了她自己才出門的。

第二章　走向那茫茫世界！

离家的前一天，狄蒂着实忙了一陣。家里所有的衣服都得重新检点一番——这工作可并不輕。虽說自从他們搬到村里来以后，沒有添过新的衣服，只是把他們在"鵠窝"、光景比較好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件件的穿破；可是要縫补的却越来越多。一堆堆的破衣服似乎逐年都在加多，簡直叫你縫补不完。两个男孩，鮑符尔和那个他們不忍心打发掉的双生孩子拉司慕斯，穿得都很破烂。克列斯蒂安妮，你給他穿甚么，他都会把它穿破。狄蒂的責任便是把所有衣服拼拼湊湊，好再穿一陣。大部分的衣服是苏丽妮在"鵠

窝"的时候，用拉尔斯·彼得一袋袋装回家来的人家扔掉的旧衣服縫的。如今它們十足的碎成了片片，狄蒂只得用这一块来补那一块。每天晚上，孩子們上了床，她便立刻动起手来。她担心得最厉害的便是爱尔茜怎么对付得了这活計。她坐着补衣服，一直补到深夜，好讓这孩子不至于望着一大堆破衣服发呆。她把两条残破的短褲拼成了一条，打了补釘，把它縫結实了。爱尔茜按她十岁的年紀来說，可算得很能干，她管理家务很聪明，但是她还沒有学会縫补——她的年紀太小了。

到了十月的最后一天——天刚亮的时候，拉尔斯·彼得站在門口，預备把一車鯡魚送到諾特博的一个大农庄上去，从那兒他答应再送一車炭进京城。这么一来，他可以把这姑娘和她的孩子体面的送走，同时又能掙几文小錢，正好应急。他們很快的便分别了。虽然天色沒有大亮，一切还看不清楚，那两个男孩却早已躺在人字墙边的潮湿的砂地上在盖宮堡了。他們一下床，就奔出去玩，玩得十分专心，哪怕到了黄昏，也很难喚他們回家。他們忙不迭的和她握了握手，說了声"再見"，便又深深的埋在他們的砂子洞里。他們想也沒想到掉过头来望着大車往前走。爱尔茜揮着手，但是不停的微笑着——如今她是家里的主妇，再也沒有人管她了。这两种情景狄蒂都瞧在眼里——她一直象母亲一般照管着他們，为他們，她使出了所有的力气。

她一动不动的坐着，为这事情气恼。她出神的想着，跟他們算着一笔笔的旧賬，拉尔斯·彼得閑扯着乡間和天气的話，她一句也沒听見。她看出他們再也不喜欢她了，好，她进了城，不給他們消息，急他們一陣，那时候，他們也許会开始改变对她的态度。她的眼皮沉重得睜不开，她不时的打开披肩，摸摸嬰兒，看他在清晨的寒冷中有沒有裹好。

“他穿得还暖和舒服么?”拉尔斯·彼得回过头問她,他发現她的睫毛上閃着泪珠。

“你放心,人家会好好照管这孩子的,”他安慰她說。“到了圣誕节,你一定要告一天假,回来看看他,也看看我們。”

“噢,我不是为的这个,”狄蒂抽噎起来,說,“我是为了那几个孩子。我和他們分手,他們一点也不在乎。”

“光是为了这个么?”拉尔斯·彼得和善的微笑着。“前几天,我听得鮑符尔在問愛尔茜,是不是她觉得我快要死了,那时候,他就可以穿我的长統靴子了。孩子全都是一样——眼不見,心不想!可是哪怕他們近来为了这事情,对你不象以前亲热,他們还是一样愛你的。你要知道他們为了你,听了不少难听的話。”

拉尔斯·彼得这时的心情正象素来一般和善。他的低沉的說話声使她心里充滿了一种安适的感觉。狄蒂好久沒有看到他象这个样子了,自从她还是一个孩子,和他一块兒坐車出門到現在,他从来沒有象这样过。这是因为这条乡間的大路叫他起了这奇迹似的变化;坐在一輛大車上——他眞是得其所哉。自然,現在套在車轅中間的并不是大馬克拉烏斯;然而,他也已經教会了这匹馬走稳稳的慢步。狄蒂看得出这馬喜欢它的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拉尔斯·彼得突然的嚷起来。克列斯蒂安把他的帽子盖住了眼睛,象一个拦路的强盗似的从他們前面路边的荆棘丛里躥出来。他站在大路中間,用一根木棍瞄准了大車。

“站住!”他笑得渾身哆嗦的叫道——这家伙!他胳臂上套着書包。“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坐車么?”他在大車面前蹦蹦跳跳的問,“只坐一小截路,我眞想陪着狄蒂走上一段。”

“可是你得上学校去呀,你这家伙!”拉尔斯·彼得死命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

克列斯蒂安站在那兒，埋下眼睛，活象一个犯人。虽然挽在胳臂上的書包在提醒他，他却把这一切全忘了。这正是克列斯蒂安：他的脑袋一下子只能装一个念头。"現在已經太晚了，"他用怏怏不乐的声音說，"我現在上学校去，只会挨一頓打。"

拉尔斯·彼得迟疑的望着狄蒂，希望她帮他的腔；她一听到他逃学，总是立刻向他大发雷霆。可是这一次她却不願意管这事情——她眼睛望着别处。

克列斯蒂安一眼瞧透这光景，一下爬到了車座上。过不了多久，他又把鞭子和韁繩从他父亲手中接了过来。他赶車的本領挺不錯，馬在他手里有了精神，走得快了一些。年青人的一股劲兒，在它身上也有了影响。狄蒂坐着，心满意足的晒着太阳。克列斯蒂安就算今天逃一天学，和她又有甚么相干？他是个好孩子——是她全家人中間最疼愛的，也是替她麻煩惹得最多的一个。就为了这原因他舍不得离开她，冒了在学校里和在农庄上挨打的危险，只是为了要和她說声"再見"。"我会从城里捎点兒什么給你，說不定是一根馬鞭子，"她說。

克列斯蒂安的眼睛放了光。"有一天，我会上城里来看你的；我能一路跑了去，"他向她許了心願。

"你敢这么做！"狄蒂吓得叫起来。"这可不行，答应我不这么做，"克列斯蒂安馬上答应了她；他真是个好孩子；可是到了他心血来潮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持他的信用，那又是另一回事。这时候，他得下車了，他不能尽这么送下去。"你得跑十哩路，你这家伙！"他的父亲說。嘿！十哩路在克列斯蒂安眼里才算不得什么——他还走过更远的路哩——太远了，还是不提为妙。拉尔斯·彼得不得不硬把他抱起来，抱过車边，放他到大路上。他站在那兒，望着他們的背影，望了好久，最后終于轉过身子，跑起来。狄蒂目送着他，直到

他不見了为止。"他是个好孩子，"她一半为他辯护的說。

"不錯，可是他实在难对付。我怕他这一生中会有很多磨难。"

狄蒂不回答；也許是她压根兒沒有听見。今天她神气很古怪，不象她平时的模样。她避开他的眼睛，忧郁的望着前面，然而你看得出来，她什么也沒瞧見。虽說她竭力的遮掩，拉尔斯·彼得却明白是怎么回事。过去了的无可挽回的事情，你伤心落泪又有甚么用。可是她这么坐着，沉浸在那些悲哀的思想里，无論如何，总是一桩不幸。她如果能够痛痛快快的把她的悲痛发泄一下，从此了結，那就要好得多。拉尔斯·彼得几次的想安慰她，引她說話；他不贊成她这样，这好比是用刀絞一个伤口，讓一头宰了的牲口流血。然而他无法可想。她每次只是淡淡的、疲倦的微笑一下。这天天气很坏，刮着风，他一路上有好几次把車停在挡风的地方，讓她照料一下孩子。她坐在树林子边上，給孩子吃奶，他就在一边来来去去，想把他們伺候得舒服一些，再不然就是站着，很有趣味的望着孩子一边吃，一边用小拳头摸着他母亲的奶。

"这么点兒大的孩子，从此就不能貼着娘的奶头，真也是够慘的，"他忍不住說。

狄蒂很快的抬起眼睛。一刹那間，似乎所有的閘門都会打开，她的悲哀的潮水就要奔泻出来似的，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又有气无力的笑了一下。

他們到达目的地，正是午飯时分，他們交了鯡魚，又裝上了木炭。他們赶到那个佃农門口的当兒，佃农的老婆正站在路上眺望着；她足有五十来岁，肥胖而又忙碌。"我正想你們該来了，"她欢迎他們，說。"你們正赶上吃午飯。"她的男人上甜菜地里干了一陣活，这时一顛一跛的向他們走来，他傴着腰，一副劳累的样子。

"原来这就是你說的姑娘，"他伸出了一只沾滿泥土的手說。

"她孩子生得可早啊——她自己还只是个孩子哩。"狄蒂脸紅了，扭过了头。

"不要理这傻老头說的話，"那女人插嘴說。"他一直是个爱唠叨的家伙。可是他从来都是說說了事，要不然我們也不用收养一个陌生人的孩子，好指望老来有点依靠了。"

"我們这对夫妻准是配搭錯了，"男人冷靜的說，一边用一根棍子刮着手上的土。"說起来，人家生的孩子都是上帝指定給他們的。"

"嘿！"女人輕蔑的哼着說。"孩子都是男人生的——要是他能生孩子的話。"她站在那兒，怀里抱着孩子，滿脸的怒气。这是旧疮又复发了。

"在我們村子里，人家常說，嫁了人的娘們沒有生孩子，做姑娘的裙子里却有的是，"拉尔斯·彼得想讓这場爭吵快快活活的平息下来，便說。

"这样，我倒是有指望了，"女人微笑回答。"我得指望那些不是我生的姑娘！不过說正經的，这事情也跟別的事情一样。人生在世，有的人得的好处太多，有的人却半点兒也捞不到——唳，唳，进来吃点兒什么吧。你們坐車走了这么长的路，也該吃点兒东西了。"她的脾气到底不象初見面时看来那么坏。

屋角里，有一个干瘪的老人靠了一座沒有生火的爐子坐着，眼睛茫然的望着前面。你很难說出他是不是还明白什么事情；他們走进来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只是嘟噥着，在地上来回的移动他的那双木鞋。他全身哆嗦，象是中了风似的。

"这兒有点事要你照管，爹爹，"女人对着他耳朵嚷，給他看了看那襁着的孩子。但是他不明白。"好，好，"他咕噜着，用手掌拍着他的干枯的大腿，挪着身子。女人不再想要他把孩子接过去了，

她把他交还給狄蒂。"他过不了多久就会抱他的。"她說。

"我覚得他有点兒古怪，你說是不是？"拉尔斯·彼得說。

"是啊，他給那过不完的时光苦恼着；他沒法子叫这些长长的年头快点兒过去。他不会想，要他想，他可是太蠢了，他也看不清，听不見，所以他老坐着，挪动他的一双脚消磨时光，嘴里尽說些胡話。但是我們想，現在他有了救星了，因为孩子大概得由他来照管。我們俩有我們自己的活要干。"

"上帝把他忘了，"男人插嘴說；"他从来記不得，穷人得活下去，而且他常常忘了叫我們死掉，"他象一个吝啬鬼似的撇着他的嘴。

"他还有几年要活，就讓他安安靜靜的活下去，"女人爽快的說。"他吃不了多少面包。而且他日子也过得并不有趣呀——可怜的人。"

"有趣！有趣！"男人作了一个怪脸。"难道别人日子就过得有趣了？你要日子过得有趣，你得拿出錢来过。"

說到这兒，他們又回到了爭吵的原因上来。拉尔斯·彼得想到自己也許是把孩子交給了一戶爱吵架的人家，心里怪不舒服。"吃的多，挣的少，这是常事，"他平心靜气的說，"人要是只有老人和孩子要养活，日子倒容易过了。可是我們穷人背上象是附着魔鬼，因此不管你化了多少力气，总是出不了头。"

那夫妇俩彼此望了一眼。"要是我們背上附着魔鬼，那也是上帝为了我們好，放它在那兒的——所以我們到死都得背着他，"那老婆頓了一下說。

"許是这样，"拉尔斯·彼得回答道。"这我們說不上来，因为人有了事，总怪上帝，其实有許多是該怪魔鬼的。漁村里的酒店掌柜总想叫我們相信，他是遵着上帝的旨意才欺負我們的；可是魔鬼

还不是一样的来把他拘了去。不，是祸是福，全得看我們穷人自己，我們一定要紧紧的靠在一起。所以，我要謝謝你們俩收养了这孩子。你們在这上面挣的錢不会叫你們发財，不过，到时候我少不得要付給你們。一个月四克郎，每月第一天付，圣誕节那一个月付六克郎，外加秋收时节两桶鯡魚。那时候鯡魚最肥。我一定不叫你們吃亏就是。"

"是啊，我們收的錢不会叫我們发財——如今物价这么貴，"那老婆說，"不过我們指望老来在这孩子身上能有点兒依靠，也算是我們收养他一番的报答。"

狄蒂在談話中沒有插嘴，可是每次他們一說到了孩子，她都要打一个冷顫。

"是，是，"拉尔斯·彼得說。"讓我們先看一看情形再說。現在就把事情說得太死了，两方面都不合适。"

"我們可是这么想。我們打算領这孩子，这样，就誰也不会知道他不是我們亲生的了。"

狄蒂一下子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人心酸的号叫。那对佃农夫妇吃了一惊，手里的刀叉都掉了，連老爷爷也暫时的醒了过来。"你是覚得自己沒脸么，姑娘?"拉尔斯·彼得把她摟到自己怀里，叫道。"你們不能搶我的孩子，"她嚷道。"你們不能搶我的孩子呀！"她完全失了常态。

嗯，他們竭力的把話岔开，談起旁的事情来。一吃完飯，男人就走出去套馬。狄蒂給孩子吃奶——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很难受。"讓他尽量的吃，把奶吃个干凈。"女人說。"这兒有点兒热油，下次奶水来的时候，你把它抹在奶上，好讓它們涨得不那么厉害。哦，你眼盯着我，心想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但是另外有个女人也一样的有过年青的时候，也会一样容易的受騙，到头来不得不把自己

的孩子給了陌生人。生活就是这样的啊！"

狄蒂又哭起来。"你們不能搶我的孩子！"她哭叫道。

"你干嘛这么想呀？誰又要搶你的孩子？要孩子，有的是，你要什么时候来領回你的孩子，就什么时候来好了。快把衣服穿起来吧，我听到大車来了。我們来把奶子扎好，好叫它們又圓又結实，不至于松軟得往下掉；你也可以仍旧象个大姑娘。你的皮肤真細膩呀，孩子，"她一边帮着她，一边一刻不停的說着話。"你的奶子真跟千金小姐的一样。男人把头偎在这上面，准是覚得軟綿綿的怪舒服！嗳，是啊，年青和美貌就象娇嫩的花草。另外有个女人以前也有过年青的时候，也曾叫頂頂放蕩的男人服服貼貼的偎在她怀里，可是如今这一切又在哪兒？如今，我只有这个疯疯癲癲的老头兒来跟我吵嘴——好比一只脏母鷄后面跟着一头疯猫！青春的光彩只落得这光景。是啊，你尽管覚得这好笑，却不肯怜惜一个可怜虫；也不肯把你的福气分一点給她。憑你这么标致，你将来不愁沒有孩子哩。"

她只管嘮叨下去；但是狄蒂不再哭了。她一想起刚才那母鷄和猫的可笑的情景，禁不住格格的笑了，然而，在她伤心絕望到了极点的时候，笑是违反她的本心的。她由人替她披上拉尔斯·彼得赶車用的大氅，不讓她胸脯着凉，因为那很容易轉成癌症，这也是违反她本心的事。她一边掙扎，一边讓人放上大車。"哪，你最后一次亲亲你的孩子吧，"佃农的老婆把孩子托到她面前，"要早早的回来看他啊。"狄蒂想接过孩子，但是人家不讓她这么做。那女人象要表示孩子如今是她的一样，紧紧的摟着他，走进屋去。

他們在秋天的凛冽中慢慢的往前走；馬又老又乏，車子載得又重，拉尔斯·彼得手忙脚乱的赶着它走。狄蒂象一只耗子，靜靜的坐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她的眼光发直。她精疲力尽，潮湿的风把

寒气吹进她的衣服，悲痛咬啮着她的心。树木在哭泣——马身上滴着水，拉尔斯·彼得的帽檐上和狄蒂的睫毛上也滴着水。路边，灌木丛或是吃草的牲口的影子在雾中隐约浮现。有人在声调悲凉的唱歌，说不定是一个牧人，要不就是甜菜地里的雇工。

人为什么要哭，
　　一年年哭个没完？
因为人只有两眼，
　　烦恼却有一大堆！

这歌儿，狄蒂挺熟悉，不过，她并没有哭呀，干么他唱这歌儿呢？她仿佛是在悬崖底下坐着，一切都在为她伤心落泪、哭泣，因为她犯了罪。大家不停的淌着眼泪，这多无聊呀——唉，她就是为了劝住人家的眼泪才作的孽呀！路边的青草忽然给人踩倒了，卡尔从雾里走出来。"唱歌的是我，"他说，"可是我们错了，最高的审判人[1]和我都错了。你不是个有罪的孩子——再来安慰安慰我吧。你知道我们的主说过：'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2]。'"他尽这么恳求她，但是狄蒂挣脱了他，厌恶的逃了。

她一惊，醒了过来，他们在一个树林子边上停了车。天快黑了。"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宿夜，"拉尔斯·彼得说。这儿离鲁代尔斯达尔客店很近，可是他们没有钱上那儿去投宿，因此拉尔斯·彼得把车赶到一座古老的谷仓背后，卸了马。他把饲料袋套在马嘴上，又把他的赶车用的披肩铺在它身上。他们自己就从一个门洞里爬进仓屋，在干草堆上坐下来。

拉尔斯·彼得拿出食物，在黑暗中递给狄蒂；他还给她一个苹

① 指上帝。

② 典故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

果，一边不住的对她說些撫慰的話。狄蒂吃不下；她只需要休息、忘却一切。他的恬靜低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悅耳，但願她听了用不着回答。她由于兴奋、操劳过度，前几夜睡得很少，現在她只想睡觉，忘掉一切，就在他念叨着的时候，她睡着了。

这一夜过得很不安宁。拉尔斯·彼得沒有怎么睡着。狄蒂的奶子发涨，悲苦抓着她的心；她梦見她的孩子，便鳴鳴的哭。拉尔斯·彼得在她哭得叫人受不住的时候，就喚醒她，用好言撫慰她。"他很好，你放心好了，他这时准在睡觉。"他說。

"不，不，我知道他現在醒着，躺在那兒，哭着要我，因为奶水都涌到我奶里来了，"狄蒂抽噎着說。

这事情听来眞奇怪。拉尔斯·彼得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不管怎样，你得把事情想开一些，"他說。"牛奶泼了，哭也沒有用。你以后日子过得好点兒，随时都可以接他回去。在这兒乡下无处容身，到城里总可以找到个着落。說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們也会跟着你来的。再說，你要是覚得寂寞，卡尔就在那兒。"

狄蒂不說話。她怎么也不願意去找卡尔。

后半夜，月光四射。狄蒂的胳肢窝四周都疼痛起来，一动不动的躺着，实在受不住。他們起身，重新上了路。路上早有了人，都是些孤孤单单的行人，睡意未消的和他們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今天是雇佣日！"拉尔斯·彼得說。"他們是到城里去当佣工的，要不就是找零活干。我年青的时候，要是也这么做，那我今天的光景說不定就大不相同了。"

"那你就不会有我們了，"狄蒂駭得叫起来。

拉尔斯·彼得莫名其妙的望着她。"是么？——哦，这也說得对，"他嚷道，"事情虽說是这样，可誰又知道呢？"不，那时候所有那些遇合就显得太离奇了。那时候，命运就得把苏丽妮也弄到京城里

来，他們于是自然而然的相識了，随后——可是，要代替命运来摆布一切，这是办不到的事，誰要是想管我們上帝的閑事，得有一付聪明的头脑才行。至于他，他只知道，就狄蒂和其余的亲人来說，他并不希望他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多一会，大路上就热鬧起来。装着柜子和衣橱的大車赶到了他們前面，徒步的行人背着背包走过小路和田壠，来到了大路上。这时，天刚大亮。"你瞧，要到城里去碰运气的不止你一个人，"拉尔斯·彼得快活的說。

狄蒂認为这情形有好坏两方面。"但願我能找到一戶人家便好，"她說。

拉尔斯·彼得微笑着。"你要是把哥本哈根放在阿莱湖上，就是整个兒湖也容不下，"他回答道。"那兒，人一个叠着一个，叠了有好几层的住着。"他分明是对京城里的情形不大清楚。

"他們洗滌下来的脏水怎么办呢？"狄蒂問。"因为，依你說，他們沒法子往厨房門外一倒了事。"

"怎么，你疯了？他們要是象那么一倒，就会倒在旁人的头上。水是从水管里流到地底下去的。"

狄蒂这时候已經高兴起来。奶子涨得已經好了些，过去了的事情也給眼前的代替了。京城高聳在他們前面——尖屋頂啦，圓屋頂啦，工厂的烟囱啦，象一座无穷无尽的树林子，在晨霧中显得很神秘，上工去的人群从各条路上涌来——还有各种各样装着食品的車子、肉鋪掌柜的車，牛奶車，蔬菜車，面包师傅的車。"哦，他們在城里有的是吃的，"拉尔斯·彼得說着，叹起气来。"人要是想享受一份兒他自己帮着生产出来的好东西，就得在那兒住。"

现在，他們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車子行列里的一节，突然，大路变成了石子鋪的街道，車来馬往，雷轟似的响。狄蒂吓得一把抓

住了拉尔斯·彼得的胳臂，紧偎着他。叮当响着的电車，叫嚷着的車夫，騎自行車的人，以及一下子冲进了这股旋涡又平平安安的到了街对面的人，都在震耳欲聋的喧响中旋轉着、旋轉着。那些高房子象是头暈眼花的人，要向人群头上倒下来——哎喲，她只得閉上眼睛，渾身哆嗦。她并不是眞的害怕，只是給这些吓人的东西弄昏了头罢了；她以为他們决不能平安无事的走出这兒。突然間，大車轔轔的赶进了一个大門口，到了威斯特街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她听拉尔斯·彼得講过他上次进城来的奇遇，因此对这客店非常熟悉。拉尔斯·彼得把她送上床以后，又到公司街去交付他的木炭。

这样，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人又是在京城里！他的馬在馬房里，对着一个滿滿的食槽，拉尔斯·彼得站在客店門外，呼吸着这兒的空气，他的头脑里充滿了一种异样的空虛的感觉。京城以外尽是忧煩、苦恼和沉重的劳动；而拉尔斯·彼得却在这兒滿心期待的站着。在这地方可以供他选择的事情实在多着哩！

可是，首先他得喂飽他的肚子；他餓得厉害。他找到了一家地下食堂，要了一盘炒杂燴和一杯白干。他极其需要消除一下他的四肢的寒冷和疲劳。这他可办到了！拉尔斯·彼得重新走上大街的时候，他簡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不錯，周围的环境也变了。阳光普照，再不然就是快要露脸了——在好好思量了一下以后，姑娘的前途也似乎光明起来。她年青，手脚灵巧，孩子的麻煩，她再也沒有了，再說，她运气眞好，今天又是雇工的日子。在那么多空着的位置中間，她一定能找到一个恰好和她合适的——她可以在那兒挣一份好工資，受到优渥的待遇，她的性格可以成长起来。說实在的，拉尔斯·彼得觉得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象他姑娘这样的人材。他考虑了一陣：是不是該上他上回得过帮助的那家豪瑟广場的地下酒館去看看。說不定那乐队指揮？——那一回他可是显

了神通。那次进城在拉尔斯·彼得的記忆中既是一次奇遇，又算得是一桩大事。然而他一到了豪瑟广場，望見了那通到地下室去的石級，他却一动不动的站住了。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总是給人偸去了他的表和他的荷包。他站着想了想，然后就回过身来，跨过可尔广場，走进了一条古老的街道。

他喜欢在这兒走。地下室里杂貨鋪和鉄器鋪一家隔着一家，人行道旁的第一层屋子里堆放着各种旧貨，他看了正合他的心意。要是以前他的大車上也有这些东西，那有多好啊！对面一家杂貨鋪里，扫帚成捆的放着，角上包着鉄皮的齐齐整整的手車东一处、西一处的放着；墙上挂着发亮的新木靴。拉尔斯·彼得眞想在这兒开一家鋪子。

在圣彼得街上有一大群人挤在一道直通到人行道上的梯子前面。他們都是些和他一等的人，男人的褲管塞在靴統里，女人也看得出来是慣常弯着腰在甜菜和馬鈴薯中間走来走去的。他們站在那兒，呆呆的望着上面高高的窗子。窗玻璃上漆着"僕役介紹所"几个字。人群中不时有人匆匆的下了个决心，走上去。你看了差点兒以为这些人是上衙門听候发落去的呢，他們全都显得那么胆小怕事。

拉尔斯·彼得三脚两步走上梯子——他以前上一个办公室去过——这一点不假！在入口处，大家象羊群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不动。"这干什么！他們又不能在里边把人吃了，"他說，便在他們身边挤了进去。那个大房間里塞滿了湿漉漉的冒着汗气的人。他們紧挨着，几乎动都动不了。房間的那一头有一道栏杆，栏杆后面有一位女書記，还有一位称作管理員的男人——他們隔了一张大写字枱坐着。他們用鋼笔杆指点着，把人一个个的喚出来，听他們說他們的条件，然后把他們归类。有人被引进栏杆，进去見里边房間里

的經理本人。他的职員叫他"主人"，"那家伙，他当的是我們血肉的主人！"拉尔斯·彼得一半象是自言自語的說，他挑战似的四下里望了一眼，但是沒有人敢笑。那位經理不时走到門口，吩咐一两句話。他胖得吓人——胖得那么叫人不相信，那么难看！他人又黑——象是一个地道的黑魔王，一根鷹爪鼻埋在他的大而无当的胂脸中間，两个象是通到地獄去似的鼻孔里露出毛来。拉尔斯·彼得虽然和他毫无冤仇，却胆怯而又恼怒的瞅着他；他每次露脸，都在人丛里引起一陣騷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又象上帝，又象魔王，他們的祸福都由着他支配。听說他就是仗着干这人口买卖成了富翁。他們中間的漂亮年青的姑娘，尤其是波兰姑娘，都被領到他私人的办公室里。他哄她們到国外去，于是，她們就进了这茫茫世界的远方大城市里的妓院。

拉尔斯·彼得不知道开头該怎么說才好。他希望他的姑娘能有一个特别的好机会，因此他得說出她的不同寻常的优点来，可是在眼前这伙人中間，他实在不好意思說那些就在他嘴边的好話。这时候，他忽然看見經紀人的門上釘着一张通告："刚生过孩子的姑娘請上第二号房間接洽。現有特殊的好机会。"他一边吃力的念着这通告，一边便有了一个主意，他慢慢的走了开去，生怕有人会从他的离开联想到那张招貼。随后，他怀着可以說是心悬在半空中的心情，叩那第二道門；他不知道为什么緣故，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犯人。一位胖得和經紀人差不多的太太开了門。她也有着一根鷹爪鼻，她象一头鸚鵡似的瞪了眼看他。"我是为了一位年青姑娘来的！"他說。

"哦，你带她来了沒有？"那女人爽利的問。"我們不用沒有照过面的奶媽！"

"哎哈，是用奶媽么？哦，我要是用点兒脑筋，我早該想到了。

我想冒昧的問一声，你們出多少工資？”

“要是她身体健康，工資沒有問題。但是先带她上这兒来看看，”那太太砰的一声把門对着他的脸关上了。

哼！这可真是个厉害的婆娘，还是个不要脸的哩！拉尔斯·彼得差一点讓自己的鼻子給門縫夹扁了。他在街上快步走着，心里很为方才和那女人的大胆对答得意，他的圓帽子稍微往他后脑勺上掀了一点。到現在为止，他事情办的不錯！他只是不大高兴狄蒂去当奶媽——你簡直可說是去当一头奶牛。这里面多少总有些蹊蹺。他还是进一家地下酒館去把事情想一个明白的好——一杯杜松子酒常能叫人头脑清醒得出奇，看事情看得十分透彻。

到他重新走上街来的时候，他已經想得很明白了：他的姑娘会弄到一个舒舒服服的位置，只要給一个陌生孩子吃她的要不然也是白耗了的奶，就可以掙一份足足的工資——这么一来，她孩子也算是沒有白生。至于她自己的孩子，那尽可以就着奶瓶喝——只有地道的、上流的貴族老爷才专雇一个女人喂他孩子的奶哩。

他走进狄蒂房間的时候，他的步子跨得很平稳，脚提得特别高。“現在你可以起来穿衣服了，我的姑娘，”他兴高采烈的說。“你有了一个出色的位置。要是检查合格，你就是一位千金小姐了，說不定是喂一位小伯爵的奶哩。这跟人家买一头奶牛一模一样。可是他媽的！那些老爷太太們先要知道他們出錢买的是什么貨色！”

不錯，这姑娘检查起来准能合格。看到她的肩膀和奶現在长得多么丰滿，多么白净，眞叫人有无限的高兴。她有着她母亲的細膩的皮肤；却沒有那么多的雀斑，身材也比她长得匀称。她的头发紅里透着金黃，光閃閃的，解下来的时候，可以一直垂到腰部底下。

第三章　产兒院

“門鈴响了！ 門鈴响了！”

狄蒂干完了脏活，正在厨房旁边窄小的洗碗間里收拾全身，忽然听得外面有人在按門鈴。“門鈴响了！”她用吃惊的声音向厨房里那位护士重說了一遍。彼得逊小姐急忙丢下了手里的东西，向长长的过道的那一头奔去。不多一会，她气喘吁吁的回来了。“是那位女伯爵，”她叫道。“快，快。我把她領到了院长的办公室里，就等你准备好了去。”

狄蒂赶紧穿上了那套“出客的制服”。那是一件寬大的雪白的上衣，短袖低領，再加一頂白帽子。她慌慌张张的走了进去。客人領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白漆的安乐椅里，“护士小姐”弯着腰站在她前面，用一块在白碗盛着的硼酸水里浸过的消毒棉花洗她袒开的胸脯上的奶头。这間大病房的墙壁下部鑲嵌着白漆的木板，約莫有五呎高，擦洗起来很方便。墙壁上部和天花板是用石灰水刷过的。房間分成三部分——姑娘們私下总是叫它“展覽室”！几张嬰兒睡的小床，张着浅玫瑰色的幔子，还有两个白色的脸盆架子，房間里的家具就是这些。“护士小姐”小心的在狄蒂的胸脯上罩了一块白布。“好啦！”她甜膩膩的笑了一笑說。“我現在去把孩子抱来！”

离狄蒂不远的地方坐着那位带孝的年青姑娘。她沉思似的埋着眼睛，却又从睫毛縫里望着她。狄蒂知道象这样从睫毛縫里看人是一种与平常人不同的表示，就象用一架长柄眼鏡望人一样。不过这样子看人、打量人家未免有点兒失礼！她看来很招人爱、年青、比狄蒂的年紀大不了多少。她背上披着一块长长的黑面紗。这是

讓人知道，她是一个寡妇，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交給别人撫养——她自己的奶水由于她的亲爱的丈夫去世时的深切悲痛而干涸了——或者是别的諸如此类的說法。但是她并不象一个寡妇——并不比狄蒂更象一些——因为她从来就沒有結过婚！不过她是一位女伯爵，是这个国度里一个最有名的貴族門第的后代——她和一个馬夫有过一段私情。所有其他的姑娘都知道这回事——事实上，院里每个孩子的来头，她們都背得出来，不管那来头有多么复杂，多么小心的隐瞞着——哈哈！她們总有办法打听清楚！狄蒂弄不懂这段和馬夫的私情。要是她自己乐意有一个孩子，她就会挑一位伯爵来作孩子的父亲！不过，随你怎么說，这年青的女伯爵很美，她的脸上还带着产后的蒼白，要不，这蒼白会不会是由于她的失足而引起的呢？那些上等人对这种事情总是要比其他的人看得重一些。无論如何，她多少还流露了一些对自己孩子的疼爱，每星期都来看望他。好多女人到这兒来，只是为了打发掉她們的孩子，事情完了就再也不在这兒露面。

这一次，护士去抱孩子，比往日化的时間都长久；这一定是有了什么事——也許是孩子身上长了疮癤，得擦一些粉。狄蒂沒有事做——这是她最討厌的事——因此便落到了悲哀的沉思里。她一有閑空，許許多多悲哀的念头便来叩她的心扉。突然，她感到有一条胳臂挽住了她的脖子。"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啦？"那年青女人用自己的脸偎着狄蒂的脸問。

問起这問題来，最叫狄蒂伤心。她的脸抽搐起来，嘴唇发抖。幸好正在这时候，护士回来了。"你瞧，太太，他不是一个十足的小宝貝兒么？"她說着，就把孩子放到了年青母亲的怀里。母亲疼爱的望了她的孩子一陣，然后带着一个謎样的表情把孩子放在狄蒂的胸脯前。

秋蒂在女伯爵面前絲毫也不覺得拘束，她很想和她談上一談。虽然她們遭到的打击如此的不一样，却也算得是同病相怜。但是，那个护士老是在房間里来回的走。每过一会兒，她就走到她們面前，对孩子說不尽的关心。“慢慢的，”她說，“你千万要讓他慢慢的吃。”可是这完全是个幌子，实际上她是在向秋蒂做暗号，要她把孩子拉下奶头来。

秋蒂竭力装得好象孩子自己吐出了奶头似的。干这样的事，她心里很难受，可是她不敢违抗。“他决不能是吃飽了，”年青的媽媽插进来說。“他貼得那么紧。是不是最好再給他那个奶头吃呢？”

“不，我們实在不能讓他吃得太飽了，”“护士小姐”說。“吃太飽了他不但会全吐出来，而且也长不胖。”她把他从胸脯前抱开，交給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又把他放到他的小床上。年青的女伯爵俯下身子，看着床上，她再抬起脸来的时候，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秋蒂恨不得用胳臂勾住她的脖子，劝她不要这么为他焦心；她会想法讓孩子尽量吃飽的。但是正在这时候，年青姑娘却伸出了手和她們告別，感謝她們对她的孩子这么好。她偷偷的在秋蒂手心里塞了一張鈔票。护士送她出去，秋蒂走进里房，喂另一个孩子的奶。

这时候，护士又回来了。“謝天謝地，这一次参观算是完了！但願她沒有看出我們把孩子拉下奶头，拉得太快了。”

“这倒眞是过分点兒，他还能吃許多哩！”秋蒂說。

“那他还可以吃面糊呀！”护士說。“别的孩子也該有一份兒。在这屋里沒有身分，头銜这些講究。怎么，你是在給这孩子吃另一只奶，先前那一只眞的喝空了么？”

秋蒂点点头。她不願意讓自己的奶吮得一干二凈。奶吮干了她就覺得腰痠背痛。

“眞的么？你倒讓我看看！”护士挤了挤她的奶。“我們一定要

多节省。如今奶那么贵——嗯，女伯爵没有給你賞錢么？"

狄蒂心里老大不乐意的把那张鈔票从怀里掏出来，交出去。彼得逊小姐走出房間，不多一会兒，又拿着一点零錢回来。"哪！这是你的一份，"她說。她照例应該把賞錢交給院长，由她按各人的能力、年資分給姑娘們。但她大概是塞給了别的姑娘們一点，其余的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狄蒂很失望，因为她在受雇的时候，人家把来客給起賞錢来如何闊綽說得天花乱墜。她在九个月的合同期滿以前，拿不到工錢。这里头的原因，如今她可明白了。这是为了防她不声不响的离开这兒。不过，她一定要把賞錢的事情告訴女伯爵。

"不許你把这兒的事跟到診所里来的哪一个人乱說——就連你們自己在厨房里也不許乱說！"护士突然厉声說道。狄蒂吓得身子直發，怯生生的說了一句，"我不說！"

門鈴响了，护士惊叫一声，跑去开門。她是院长的心腹，因此应門是她的責任。那一声尖叫是跟院长学的；因为每次警鈴一响，她总是张嘴喘气，用手按住心口。她的心脏衰弱！其余的女人也都有这怪习慣。原来这一套房間在屋子的底层，听不見門鈴响，因此就把門鈴和长过道尽头的警鈴接上了。那东西响起来的时候，它的噪音能叫你身体里每一根神經都受到刺激，你不由得要失声怪叫。如果这时候，你怀里有一个孩子，他也会哇的一声哭起来，表示同情。

除了这样的情形以外，那种旁人意料之中的哭鬧，在这兒却不常听見。院长有一种百試百灵的止哭糖浆，专用来对付这些孩子。

可是，客人却整天川流不息的到来。人不断的进进出出，鈴不断的在响。这些人究竟到这兒来干什么呢？他們中間大多数人都和院长在她的私人房間里密談，那房間緊靠着前門，因此誰也瞧不見这些人。苏菲亚和貝特拉装出一副知道他們来意的神气，但是

不肯說。"亲爱的，你还年青，不懂事！"她們显得很神秘的說。可是这次来的是介紹所的經紀人。狄蒂听出了他在过道里的沉重的脚步声，她又听得那护士格格的笑。他一有机会，就会随手撑人家一把——这肥猪！

今天晚上，院长要和这經紀人一块兒出去，留下彼得逊小姐掌管一切。可是他們刚走出屋子，那护士立刻便把姑娘們叫到她面前說："我要出去一会兒，我不在的时候，你們要把事情照管好了。不过你們千万待在这兒，一刻不要走开。記住，把一切交給你們照管，这責任大着哩。"——"是，我們一定照办！"她們回答得很痛快，可是等她一走，她們立刻飞奔到自己房間里，穿着起来。于是，狄蒂只得走下去，替她們开临街的門——随后，便剩下她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落在她身上。她不但要照管孩子，而且还有滿滿一大盆屎布得洗，一个病人要看护；那病人躺在里屋的病房里，她比产期早六个月就进了院！不过，情形素来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推在她，狄蒂身上——一古脑兒推在她身上！她如今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衷心想望的便是尽量悄沒声兒的收拾起行李，离开这地方。

狄蒂在她一生中，受了不少的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她并沒有从这种經历中作出必要的結論。她对一切都逆来順受，从不想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責怪别人，她甚至沒有想責怪那些把不幸加在她身上的人。她生性忍耐，心地善良，这是她出人头地的地方，也是祖先遺传給她的一切的精华。只有光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会批評起生活来，或者是对它提出某些要求。

不过这地方真叫她的善良的天性受不住。她并不蠢，也一点兒不傻。她生了一个孩子，这随你怎么說，在她們那一等人里头并不是稀罕事兒。她还不能不把孩子交托給陌生人，这也很平常。这些都是穷人通常的命运，可說是出于天意。可是，那些千金小姐們

也会失足，也会和人私通，生下孩子来——她們都是真正的小姐，不是什么农夫的女兒，因为她知道有好几桩这样的事——哦，这是她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然而，她們却太平无事的掩飾过去了。她們上診所来，胡謅些什么毛病，就动了手术——就象狄蒂初来的时候，那位住在院里的地主小姐那样——她家的人說她从楼梯上一滑脚摔下来，摔碎了尾骶骨；这是那位小姐自己講的，她把这事情当做一个笑話。

不，狄蒂如今再也不相信任何事情了，她开始前前后后的思量起来。她的在产兒院的經历使她明白了过去的許多神秘事情。她一旦看透了內幕，便看到許多事情和她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她发現上等人并不比她自己这一等人好一些；那只不过是一个幻想。这些高貴的小姐們躺在那兒，給临盆的疼痛逼得哇哇叫喚，可是对外边說起来却是在哥本哈根上課，要不，就是上巴黎旅行去了。哈哈！原来她們乐极了，也一样的生悲哩；以前那个产婆用这話来挖苦她；其实，这用在她們身上倒合适得多。

她如今聪明得多了。但是，还有一些事情苦恼着她。她的"上等"和"下等"的想法給打乱了，她的万事都有公道的感觉也动摇了。她得丢下她的孩子，作为她的罪孽的报应，还有，她和她的孩子必須为了帮助那些沒有犯下这样罪孽的人受苦，这些她都可以看作是公道的；可是，为什么她的奶要从她亲生的孩子嘴里搶来，給那些一样也是"罪孽的孩子"吃呢；这对她来說，眞是一个謎。

一天晚上，她們都在楼上的房間里，她想和苏菲亚和貝特拉討論这問題。可是她們尽是笑她，把全盘事情說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話。"你疯了么？"苏菲亚問。"她們为什么該比我們好一些？她們有錢呀；这是頂頂要紧的事！你难道以为規規矩矩人家的年青姑娘，要是有路可走，会願意听街上野孩子的嘲笑，自己爷娘的辱駡，

以及忍受其余各种折磨么？有多少次，我在街上走着，心里恨不得勾搭上一个人，好讓他除掉我身上的耻辱。男人們把撇下一个女人受苦不当作一回事——但是，我們却不得不忍受下去，能找到象这样的一个窝，就算是万幸了。公道、公道，全是騙人的話，你尽管告訴人家，这話是我說的好了！”

不管人家把公道說成什么，狄蒂的責任却明明白白的摆在面前。可是，要她照管一些不相干的孩子，讓他們吸乾她身上生命的精力，一边想着她自己的孩子躺在陌生人家里啼哭，不得不含着假奶头，喝着瓶里的奶过日子的光景，这实在太痛苦了。

狄蒂眠思夢想，牽腸挂肚的想念她的孩子；她給孩子喂一次奶，她的这种渴望就会在心里痛苦的翻騰一次。她也失望到了极点；在她受雇的时候，人家許給拉尔斯·彼得和她自己的一切，如今完全变了样。他們以为她是要在一个貴族的家庭里当一名奶媽，因为那一家的太太太娇弱、太斯文，不能餵她自己的孩子。她能領到不化錢的制服，整天打扮得一身雪白。可是，現在她却落到这地步，成了“天使院里的奶娘”！

这是苏菲亚給她起的綽号。狄蒂不喜欢它，可是在她滿腔怨恨无处发泄的时候，她自己也这么說，借它来替自己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出一口怨气。白制服只在来了客人的时候穿着一下；平时尽是一堆又一堆的脏活，中間还要給孩子吃奶。她也沒有休息的晚上可以出去。她們三个受雇的条件便是在雇佣期內她們沒有名正言順的休息时間。依院长說，这是为了避免把传染病带到診所里来；但是，苏菲亚和貝特拉却說这是不讓她們到外边去講院里的情形。每天下午，护士領了她們中的两个出去散一会步，第三个就在院长的严峻的眼光下照料診所；这么一来，大家至少全能吸上几口新鮮空气。

秋蒂值班的晚上，苏菲亚和貝特拉就出去蹓躂；她只得留神守着，她們一发出暗号，就下楼开門讓她們进来。秋蒂覺得她們很放蕩，她們却常拿她的乡下人的举止来开玩笑，可是大致說来，她們对她心腸很好，很肯帮她的忙，她和她們很合得来。可是她們倆誰也沒想到带她出去。她們認为她沒有足够的胆量。

第四章　小天使

"啊，可爱的小天使們！他們該晒太阳了！"院长說，把孩子們的小床推到窗前，那兒正有几縷微弱的光綫射进来，照在地板上。对，在这兒，这就叫做阳光，要是你再把窗子打开了，讓对面煤气公司的烟霧飘到房間里来，那就叫新鮮空气。

秋蒂和勃拉姆太太两个人留在家里。貝特拉和苏菲亚随护士出去散步去了。秋蒂收拾东西，照看孩子。勃拉姆太太安坐在一張圈椅里，天南地北的唠叨。要干的活不多，秋蒂一个人正好忙得过来；这时候，孩子一共才四个，而且都不是娇生慣养的。有一个刚死掉，另外两个已經打发掉——由私人領去撫养去了。"啊，有时候，这兒的孩子多到有二十个哩，"勃拉姆太太說，"近来的光景不好——我們出了一两个小小的事故——人們的疑心又大。"她一片赤誠的望着秋蒂。

她的眼睛活象一条狗——一条乖乖的忠实的狗的眼睛，它們从来沒有表示过惱怒或者別的感情。只有恐惧有时在眼里流露出来。她的身子瘫軟，沒有样子；她的一双手的皮肤松弛，耷拉下来。秋蒂很喜欢她，她老不明白为什么其余的两个姑娘把她看得那么坏。她害着哮喘病，每次她深深的吸一口气，喉嚨里便呼嚕呼嚕的

晌——她常年穿一件黑色的綢外衣，看来那么淳朴，那么苦恼，好象什么也不懂。

"唉，这些招人疼的小天使！"她說，"我的未婚夫常常为了我不肯丢下这診所責罵我。那位介紹所的經紀人是我的未婚夫，你是知道的吧？他說，我們只不过是在白化錢，自己辛辛苦苦，却沒有人来謝謝你。不过，一到法定的分居期限，我們就要搬到南歐去住——那兒的空气治哮喘病真好。是啊，我們得先結婚。你知道离婚的人得等上三年才准許再結婚么？�，是啊！这是为了預防前任夫妻留下了什么問題。"

"糾纏不清的事？三年？"狄蒂几乎忍不住要微笑了。

"啊，是啊！大家都很明白，夫妻并不是分了手，就一定会各走各路的。啊，是啊！亲爱的小心肝！"

門铃响了。勃拉姆太太立刻抓住了她的心口。她給吓得几乎站不起身来。

狄蒂踮起脚尖走进"展覽室"，貼着院长办公室的墙听。她听得年青人說話的声音：一个稍稍压低了的男人的声音——他說了有好一陣，还有一个姑娘的声音，她不时抽抽噎噎的打岔。但是狄蒂听不清他們說甚么。"但是，你能把它打掉么①？"男人高声的說。"噢，能，能！你就救救我吧！"女人說着，痛哭起来。然后是一陣沉寂，狄蒂踮起脚尖走了出来。

不多一会，他們走进了"展覽室"。狄蒂从开着的門里可以望見他們——一个非常年青的女人，她的脸色多蒼白、多蒼白啊，她的眼圈紅紅的，飽含着眼泪，一个年紀比她稍大一点、穿着礼服的男人。他看来象是一个牧师，又象教堂管事。

① 指墮胎。

"哦，你不能住这房間，"院长說，"因为那些小宝貝兒就睡在这兒；不过，我会給你一个安靜的阳光充足的房間的。"

"是，是！"年青姑娘嗚嗚的应着；"是，是！"她的朋友捏着她的手，象是要保护她，不讓她遭受任何的灾祸。

"事情决不会泄露出去么——这保险不保险？"他問道。

"你放心好了，"院长回答道。"我們这兒靜得象一座坟墓。不过，你什么时候进院，要早早的讓我們知道；我們这兒老是住滿了病人。"

院长回进来的时候，狄蒂正站在暗黑的长过道里，靠近厨房門的地方。"我可以走开一会兒么？"她問。她奔上后楼梯，进了房間，扑到自己床上，脸埋在枕头里，打着顫。这整个事情太可怕了——那个可怜的受着折磨的姑娘，还有那个捏着她的手的男人！——还有她自己！——这实在叫她受不住！她躺在那兒，悲痛得欲哭无泪，这一半是同情那个将要經历多少精神上的痛苦的伤心的姑娘，一半是为她自己难过，因为她没有誰来握她的手。一陣对她撇下的人——父亲、弟弟妹妹們，还有她的孩子，她亲生的小乖乖——的想念，极其深切的想念，在她心底升起来。啊，生活有多可怕啊！她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只是內心不断的打顫。"把它打掉！把它打掉！"这声音一次又一次的在她耳边迴响。一种一直在她心里沉睡着的新的恐怖突然爆发出来。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外婆常常向她暗示：人家打算不讓小狄蒂活着到这世界上来，到头来幸亏没有成功。"要不是有你来安慰我，象我这么一个孤老太婆又怎么过日子呢？"她有时突然情不自禁的說出来，一边嗚嗚的淌着又是感激又是害怕的眼泪。狄蒂至今还清清楚楚的記得：人家談起不讓她生到这世上来的时候，說的話听来是如何的神秘。

她彷佛覚得有人把厨房門关上了，将她关在門外，不讓她进去看外婆，由她在門外的夜色中站着哭。但是眞有这样的事么？难道他們眞是想过法子，不讓她生到这世上来么。狄蒂一想到这兒，就全身发冷。她还是个私生子，家里又穷——她，以及象她那样的孩子沒有进产兒院的福分。人家只能把这样的孩子打掉，要不，就承当灾难重重的报应。

床上头的鈴洪亮而悠长的响起来。狄蒂跳起身，急忙下去干活。

这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然而，經过了这次发現以后，狄蒂不免暗自高兴，因为人家想不讓她活着出世，終于失敗了。要不是有她，拉尔斯·彼得和她的小弟弟妹妹們怎么办呢？而且只要想一想，她連看到这青天白日的世界的机会都沒有，这多可怕啊！狄蒂对生活可一点不覚得厌倦。

但是，她依然偸偸的哭了好多次。每次她餵一个不相干的孩子的奶，眼泪便涌出来。那时候，她不得不把它們忍回去；可是到了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它們一次又一次的涌回到她的眼眶里。哭一場，她心里就舒暢一些——眼泪洗淨了她灵魂中的一些黑暗。

有时候，她也对那些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孩子扔掉，而且把狄蒂和自己的孩子分开的人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憎恶，甚至可以說是痛恨。然而，在怀里有着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东西的时候，要生出滿腔的怨恨来，这需要一顆鉄石的心——比狄蒂的心要硬得多的一顆心。

要过慣城市生活原来比狄蒂以前想象的还要困难。在这人烟稠密的地方，她感到从来沒有过的寂寞；再說，这兒沒有牲口，連一头走来用背擦擦你，跟你要一点兒可口的食物的猫也沒有。日子又黑暗又阴沉，这在許多意义上說都是如此；几乎整整一冬她們都

得在厨房里点着灯，甚至中午也得点着①。窗外除了灰色的屋子門面，水管子以及茫茫一片的屋頂和烟囱以外，看不到别的。然而，有的街道却象天上的乐园一般，有着灯光明亮的店鋪，世界上一切宝貝都在那兒陈列着。狄蒂在沒有来到这兒以前，早就听說过这些鋪子，而且在梦里看見过。但是，她还想用肉眼观賞一番，說不定还要走进去买些东西。她想替她的弟弟妹妹們买些玩具，到了她服务期滿，拿到工資的时候，她就可以——这是她在百般困苦中最大的安慰——許許多多美妙的事情都会在她領到工資的时候发生。

"你呀！"苏菲亚冷笑說。"你心眼兒好得傻了。你一世也別想拿到工資。你以为人家讓我們上这兒来耗尽我們的精力，弄得脸上沒有一絲血色，还会給我們工資么？我来告訴你以后会有些什么事。他們会叫日子变得象地獄一般难过，希望我对这地方厌煩得熬不下去，在期滿以前就走掉，这么一来，我的工資就算丟了。你以为我看不透他們这点兒花样么？不，請你相信！我在这兒已經熬了八个月了，因此，第九个月我也能熬过去。要是他們折磨我过了分的話——"她恶狠狠的摇着头。

"不錯，但是你能作出些什么来呢？他們又有势力又有理。"狄蒂想着小山农庄的事。

"那时候，我就伸手要我的工資，吓唬着說要把他們的事情报官。他們听了这話，不見得会高兴。对，我要向他們要我的不折不扣的工資，說不定連寄养費也要。我的爱人說我該要。就是这个主意！"

过不了多久，苏菲亚就和她的女主人鬧翻了。不用說，这是她受了欺負——特别是那个护士；因为她沒有奶，护士天天的責駡

① 丹麦地近北极，冬季太阳斜照，白天短而且暗。

她。事情終于到了头——苏菲亚把东西往地下一摔，問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是她們想逼她走，那么，她立刻就可以动身。

“护士小姐”把其余的人叫来，作这爭吵的見証，同时一文錢也不肯給她。但是一小时后，門鈴响了，苏菲亚和她的情人站在門前；院长不得不为这事陪着笑脸，請他們进她办公室去。

不多一会，苏菲亚双手叉在腰眼里，大踏步的走进了“展覽室”，她又是高兴，又是得意。“我想，我有权利向其余的两位姑娘正正式式的說声再見！”她揮舞着两张一百克郎的鈔票說。这真是叫人兴奋；狄蒂背上一阵冷一陣热：她决想不到这样一个穷姑娘居然能在她的女主人面前耀武揚威。

“这无非是因为这兒的肮脏勾当她知道得太多了，”貝特拉冷淡的說。

沒有别的姑娘来补苏菲亚的空缺，狄蒂和貝特拉两人只得照料四个孩子；狄蒂孩子生得最晚，因此餵奶主要的担子就落在她肩头上。幸好院里沒有增添新的病人。貝特拉猜測說，他們也許是准备把这診所收了。

“他們因为苏菲亚担了一大把汗——她知道得太多了！”她說。

苏菲亚和貝特拉知道得那么多而她至今还莫名其妙的究竟是些什么事呢？她看得出来：有許多——不，这兒干的絕大部分的勾当都是不对头的。她們口里叫着：“小心肝呀！”“招人疼的小宝貝兒呀！”可是事实上呢，凡是有关孩子們的福利的事，她們都很冷淡、很計較，她們絲毫也不怜惜他們。但是此外一定还有什么事，什么神秘的駭人的事是无知无識的狄蒂所无法理解的——她覺得事情一定就是这样。她毛骨悚然的直覚到这种恐怖的勾当，可是摸不透它們的意义。院里的人都惴惴不安；病人們想尽快的下床，离开这兒。一股神秘莫測的气氛籠罩着这地方，把住在里面的人困在阴郁的

心情中。护士和勃拉姆太太老是很煩躁，老在一种神經紧张的状态里。再加上那些人神秘的进进出出。这大多数都发生在晚上——女人送孩子来，領孩子去——戴着面紗的太太，由老爷陪伴着。

院里不时出些使狄蒂惊奇的新鮮事情。孩子們象是带进了天堂似的不見了——不用說，他們是被送到外面寄养去了；随着别的孩子又象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現在小床上！昨天晚上，狄蒂上床以前还躺在那兒的孩子，今天早晨下来一看，却变了另一个孩子。

有时候，她們装模作样，仿佛这还是原来那一个孩子；可是这騙不了狄蒂——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含奶头的方式。也有时候，一个孩子死了。遇上这种事情，狄蒂就衷心的覚得悲痛。看着那小小的蜡黄的孩子尸体象一支捻灭了的蜡烛似的躺在那兒，真叫人无限伤心。她对死有着一种心惊胆战的恐惧。苏菲亚和貝特拉却并不那么热爱生活。"說不定他还比我們好着些哩！"她們常常說。"死了，他就不用遭到許多的伤心事！"

再有时候，一个孩子在不見了一两天之后，忽然又重新出現。說起来，总是孩子上兒童医院去检查去的。可是狄蒂現在不相信这些鬼話了。孩子是借給外面的人打关于父子关系或者是承继遺产的官司，反正那里面有些不乾不凈的事。如果官司打贏了，院长就能分到一半的錢。

"她真招人厌恶！"狄蒂說。"为了錢居然作这样的事！"

"她是个天大的傻瓜！"貝特拉說。"她自己从来没有拿到过錢，每一文錢都給那經紀人搜括了去。这买卖是他的，他跟她要好，只是为了讓她乖乖的听他的話。"貝特拉絮絮不休的說，可是說到一个地方，她老是停住了，再也不肯說下去。她是个穷巷子里出身的孩子，懂得在少說几句对她有好处的时候，决不能多嘴。

狄蒂不願意再待下去。她在这兒再也无法忍受，决定一有机

会就偷偷溜掉。她坐在顶楼上，給拉尔斯·彼得写信，想为自己辯解一番。她家里的人是把帮佣帮到半路上跑掉看作犯罪的，她知道这么做一定会使他十分难受。这时候已是深夜，她累得要死。笔尖在紙上老留下一团团的墨水，她連“洗”字① 有沒有“氵”旁都記不起来。

正在这时候，貝特拉上来了。“啊，小天使啊！喔，招人疼的小天使啊！”她一边学着說，一边跨进房間，扑到她的床上。

“你沒有得到允許就上樓来了？你不是值班么？”狄蒂問道。“她們出去了么？”

“沒有，院长說我尽管上楼睡觉去，事情她来料理。”

“真奇怪！这是甚么意思？”

“这是說不要我待在楼下。哎，这一切有多卑鄙齷齪啊！”她躺着，作着怪脸。

“你干嗎說話这么古怪，干嗎要躺在床上做鬼脸呀？”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写你的情書，”貝特拉回答了，就掉过脸对着墙壁。过不了一会，她又跳起身来。“我現在要睡觉了，她們那一伙人全去見她們的鬼！”她說着就脫起衣服来。

狄蒂鼓足了劲写下去。她从来不是个有学問的人，以前学的那一点兒，現在也忘了。“d字大写是怎么写的？”她問道。

“你当是我会知道么？随便画它一下算了。他会認得的。”

“我是在給家里写信，”狄蒂說。“我沒有情人。”

“有了孩子，却沒有情人！真有你的！事情反过来却要有趣得多。”說完，她就睡着了。

狄蒂封好了信，把它藏在桌布下面，等有机会的时候寄。她不

① 英俄譯本都举了“洗滌”这个字，說狄蒂記不清是否有其中的一个字母。

能把它交給护士，因为她知道，这么办，信就永远不会发出去。她躺下来，歇息一会，想着那个新吃她的奶的孩子，那是个长着一头金黃色鬈发的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經爱上了她。現在正是餵她奶的时候；但是沒有呼喚，她不敢走下楼去。他們需要她的話，自然会按鈴叫她。

第二天早晨，她下了楼，滿屋子是一股奇怪的气味。看护正在装飾一口小棺材。院长走出来，来回踱着，用她的手帕擤鼻子。"喔，这可怜的、可怜的小天使啊！"她哼哼唧唧的說。一位医生早在那兒塡写死亡証明書，他是她們的朋友。死的原来是狄蒂的新吃奶的孩子。她躺在那兒，金黃色的鬈发象一輪神光似的衬着她的小脸，看来眞是可爱。她的眼睛只閉上一半，好象是不讓人看出她是在瞅着狄蒂。这光景眞叫人有說不出的心酸。

狄蒂用顫抖的手摸着孩子的头，弯下身去亲她，和她道別。沒有誰望着她，她尽可以亲亲这孩子。护士正在倒一杯葡萄酒請医生喝。"这末早就喝酒呀！"她听得他一边喝，一边用沙哑的嗓子說。他的手直哆嗦。

狄蒂的手也哆嗦起来。在孩子的鬈发底下，她摸到了一根粗針的針头，这針一直戳进了孩子的天灵盖。她怪叫一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当天晚上，她就逃出了那地方。貝特拉帮她拿着一些零星衣物，送她下楼到前門。她給了她一个名叫云生的雇工的地址，他的家在阿台尔街，她可以到那兒去暫住一时。

第二天，貝特拉自己也来了。她也走出了那地方。"你不知道她們看你中了圈套有多高兴，"她說。"她們省下了你的一笔工資。我要是你呀，我就跑去問她們要，吓唬她們說，不給，那就上警察局。我自己就是这么办的！"

可是，狄蒂决不願意再跨进那座地獄，哪怕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堆在她面前，她也不願意。

第五章　狄蒂成了"自己人"

狄蒂在貝特拉的朋友家过了一夜，他們是些做工的人，住在阿台尔街的一所頂老的屋子的后院里，全家在一間房里挤着。狄蒂从沒看到过，至少是很少看到过比这更窄小更破敗的住所了。那間小房又隔成二間——一个角落拦出一块地方作为厨房，比平常的桌面大不了多少。房間的另一边有一个凹洞，夫妇两人就在里面睡，貝特拉寄养在他們家的小孩睡在他們中間。他們自己的两个孩子就把椅子当作床睡。他們对狄蒂特别殷勤，讓她睡在一张高背沙发上，这是他們的一件最珍貴的財产，它罩着紅絲絨的套子，里面塡的东西发出一股霉味；他們买下它的时候，用的是分期付款的办法，現在，还在付着。屋子里其余的东西也都发出霉烂的气味。这可眞是个又破烂又陈旧的窝，在板壁和凹陷的地板中間有着一道好几寸寬的裂縫。当天剩下的飯菜到了晚上得用两个盘子合起来藏好，要不然，耗子半夜里就把它們吃个干淨。

早上，狄蒂給那两个小女孩穿衣服的时候，发現一根袜带不見了；原来耗子把它的一半拖到了板壁里边。"是呀，我們穷人就得这么过活！"那个正在窗口穿衣的年青女人說。"这就是我們年青时候努力爭取的美妙生活——头发里长虱子，地板下住耗子！說眞的，要是我交了运，处在你的地位的話，我就趁現在还不晚，想法回乡下去。那兒少說也有讓你伸伸腿的地方。不过，你自然不会听我的話的罗！"

对，这說的一点不錯！她不想回家去，讓人当作沒出息的姑娘耻笑。

那女人陪着狄蒂上一家大报館去，那兒窗上张貼着各項广告，她們想去看看狄蒂能不能找到一戶人家。"眼下你决不会找到眞正的好人家的，"她說，"不过，現在你能找到什么，还是干上再說。大戶人家，在不該換佣人的时候換人①，很少有好的。"

狄蒂看中了一对年青夫妇的征聘——那是一个軍官的小家庭。他們出的工資非常低；补償这一点的是受雇的姑娘"将被当作自己人看待"，这很合她的意——"我在这兒太孤单，"她說。

云生太太却沒有她这么热心。"我总喜欢工資高些，不願意光受好看待，"她說。"少拿錢換来的另眼看待不稀罕。我們知道'被当作自己人'是怎么回事。你說，猪除了送去給人吃以外，能进得了皇宫么？"

是啊，这也許是对的；但是狄蒂現在的处境不容她挑剔，再說，她也不会在那兒过上一世。她們走到AA大道去看看那人家。狄蒂被他們雇用了，当时就上工。

这一来，眼前的磨难算是过去了；她可以从头干起。这一家有个五、六个月的小男孩。征聘广告上沒有說到他，那位太太也沒有提起；也許，她願意讓她自己来发現。說实話，狄蒂到了現在，領孩子已經領够了；她很乐意自己能多有一点兒自由。可是，現在另找人家已經太晚了。再說，她的工作看来挺清閑的——一套小小的房間，那位中尉常常出去巡視各处要塞。太太自己也帮着干所有的活。

年青太太是个碎嘴子，狄蒂不久就知道她的父亲在外省一个

---

① 从前文可以知道，主人都在每月初一雇用或解雇佣人，佣人要辞退也是一样。

城市里开一家鋪子，中尉就駐扎在那城里，还有，她的父亲常常給他女兒捎些錢来，貼补她的家用。"不过，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讓我丈夫知道；他的軍官的荣誉使他不能接受这样物質上的帮助，而且，按理說，我是应該凭他給我的錢来維持这个家庭的。自然罗，他把我看得比实际上要强得多，我呢，自然也就随他去这样想！你喜欢当兵的么？我覺得在我看到的制服中間，数他的頂頂漂亮；你真該看看他那身打扮！"

狄蒂的工資的确不算高，一个月十五克郎。"我們付不起更高的工資，"太太說，"因为軍官的薪俸少得可怜。我的丈夫說，情形一直就是这样。他們得为他們的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人家也并不因此感謝他們。不过，自然罗，我們有的是荣誉！"为了补偿她的工資的不足，狄蒂受到自家人一般的看待；她睡在餐室里的榻上，还有孩子整夜陪伴她。

"我們这地方实在騰不出佣人的房間来，"太太說，"所以我丈夫說，要是这姑娘得睡在餐室里，那么，我們得把她看作自己人才是；孩子晚上就交給她——孩子睡在臥室里，他受不了！照他的想法，房間里有了孩子，他就不会有那种新婚的感覺。不过，这么安排，你一点兒也不在意吧？——这表示我們对你多么的亲信！此外，你还会学到好多东西。这一点，你拿工資的时候，一定得考慮到。在所有旁的行业里，学手艺都得化錢，可是当佣人的却一边兒学，一边兒挣工資。"

她就这么在她們料理家务的时候尽自唠叨。她是个体态丰腴的女人，紅紅胖胖的脸蛋兒，又可爱，又自然，又和气，可是她实在算不得能干。狄蒂从心里覺得她是个只会把事情攪得乱七八糟的人。狄蒂在擦洗地板的当兒，她却要她放下活、带孩子出去。"他将来要当軍官，所以他一定得多多的过戶外生活，"女主人說，"我

来替你把活干完。”可是，到了狄蒂回家的时候，她什么事也沒有做。年青太太只是东摸一下，西摸一下。她也不会做菜，每天她們不是买現成的香腸，便是买現成的炸肉卷吃。“我的丈夫今天真該回家来，”她們吃晚飯的时候，太太常常說。“他可爱吃好菜哩！”

狄蒂給她說得心痒痒的，很想見一見他，要是他眞象她的女主人說的那样，那一定很可笑，她想。生活对她說来是新鮮的，因此凡事她都預先在心里作了一番想象。她从来沒有碰到过一位中尉，如今，她旣然有了一个眞正的中尉，一个把他的生命和热血献給他的国家的中尉作她的主人，她的孩子气的想象自然就描繪出了一位威风凜凜、杀气騰騰、双手握着大刀的巨人的神奇的图画。他的鼻孔由于那股杀气胀得很大。“我丈夫的性子眞象烈火一样！”一天，她的女主人忽然情不自禁，向她嘟嘟噥噥的說了这句心腹話。

两星期以后，他从兵营里回家了，看了叫人大失所望。狄蒂的新主人是个瘦小整洁的人，长着稀疏的金黄的唇髭，要是在乡間，人家就会說这髭鬚得施点兒肥料了。他前后的头发都分着，可老是分得不順溜，他佩一把检閱用的長刀，那刀老往他胯下鑽。他穿一件女人的胸衣——这打扮逗得狄蒂好笑不过，連半夜里都会醒来格格笑上一陣。——有一点什么事，他老爱神經質的尖声叫嚷。要是他的盥洗室里有一点东西收拾得不整齐，他就恶狠狠的又咒又罵；在这种时候，他的年青的妻子就哭，眼泪象潮水似的流个不停，完全給他的威势压倒了。可是，等他一走出門，她又是笑吟吟的。“中尉的脾气这么急躁，”她說。“那是因为他常常得对付那些笨头笨脑的新兵。”

当了人家的“自家人”，这自然很不錯；可是狄蒂总希望有一个能算作是她自己的地方，不管这地方有多小——哪怕是楼梯下的

一个窟窿，她也可以抱着手，坐在床沿上，在幻想中沉醉一会；——为她的孩子、她的家庭淌几滴眼泪，不用有一点拘束！一种向往的感情在她心里激荡着，她要过她自己的生活，要和她同一等的年青人来往。这所屋子里旁的女佣人都有休息的晚上，都有年青的男人到临街的門口来接她們，和他們一同去跳舞，或者上别的娱乐場所。狄蒂也想出去；可是太太在这上头管得非常严紧。"你有事，我們得負責，"她說。"你决不是想在晚上到大街小巷去乱逛吧？"狄蒂不明白，既然她白天不能出去，那么，跟别的一些年青人晚上出去一回，凭什么要受申斥？可是，在她的女主人看来，这是堕落。她把这說成"在大街小巷乱逛"。一个規矩正派的姑娘决不这样降低自己的身分；而是应該在晚上安安分分待在家里。她講到同屋另一家人家如何发現她們的女佣人在自己房間里和来客——还是男客哩！——喝咖啡，話說得非常难听。再說，那咖啡还是从她們的主人那兒偸来的。"我們看顧你，这是你的造化！"她說。

可是中尉一回家，情形就不同了，他們几乎每晚上都出去。如果偶尔有一晚上，他們俩都在家，狄蒂也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那时候要跟人家約会已經迟了。于是，她不是上阿台尔街的云生家去，便是在街上逛上一两个鐘头，心里膩煩得要命。

"另找一家人家吧！"云生太太說，"到了初一，有的是要雇人的人家。"

"我还沒有預先通知他們哩！"狄蒂回答道。

"那就溜了得了！"

不，她不干这种事。这样，她太对不住她的女主人了。她是那么的无依无靠，人又挺好，挺招人喜欢的。

"是啊，你不是那种一走了事的姑娘——这我可以放心！"一天，她們正在洗碗碟的时候，太太說。她准是多少看出了狄蒂这样

的心意。"我很高兴雇到了你！我一直想用一个乡下的姑娘。不，我不喜欢那些哥本哈根的姑娘，她們除了那些凡事都講究气派的人家，其余的全看不上眼。她們一定要有她們自己的安着爐子的房間，吃起晚飯来要有两道菜，外加点心，每星期还要放一晚上的假。中尉說，那些姑娘該在他手下过上一两个星期試試。他会給她們一些教訓！你喜欢孩子，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差不多所有我們使喚过的姑娘都在时限还沒有到的时候溜了。只有那最后一个——我的丈夫把她攆了出去。現在你倒說說看，一个人晚上照管一个孩子，能碍她什么事？孩子睡他的覚，再說，他至少也是个伴兒啊！可是，你知道她作了些什么？我的丈夫和我有时候晚上要出去，因此，她就坐在家里看孩子，至少我們以为是这样。但是，我們不明白孩子的脸色为甚么那么蒼白。好，一天晚上，我身子不大舒服，舞会还沒有散，就回家了。我們在街上走着，忽然我的丈夫說：'在我們前面的不是克萊拉和一个驃騎兵么？她还推着一輛孩子坐的小車哪！''胡說，'我說，'克萊拉沒有孩子。再說，她正在家里照看我們的男孩哩！'可是在我們前面的正是她。夜里十二点鐘，推着我們的孩子在街上走！"

太太的眼里滿含着眼泪。"我的丈夫向她狠狠的发了一頓脾气，那时我們才知道几乎两星期来，她一直带了孩子偸偸出去，把他放在衣帽間里，然后和那个驃騎兵跳舞。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居然这样沒有心肝，你說这吓人不吓人？而且这一切为的只是跳舞！"她用手帕擦着眼睛。忽然她丢下了手里的东西，奔到客室里，打开了窗子；从大道上送来一陣警鐘的当当声。她向狄蒂嚷："是救护队！出了什么事呀？我出去的时候，总是穿上一条扣好的紧口短褲，拿一张名片放在錢包里。防的就是出什么事！"

一天，狄蒂有了一件大喜事——她收到了一张她的小孩的照

片。那位佃农領他上教堂，就順便給他照了一张相。他們信上說他已經受了洗，依着那男人的名字起名叫云斯；信上又說他很健康、很活泼；就是爱哭。他要一刻不停有东西讓他咬着。狄蒂念到这里，就笑起来。是啊，他眞是一个貪嘴的小猴兒。这从照片上便看得出来：他是那么胖！他們居然不跟她商量就給他起了名字，还是按照一个陌生人的名字起的，这叫她感到有些意外；可是在相片上，他坐在一幅有柱子和棕榈树的布景中間，揮着他的胖胖的小胳膊，模样兒确实很好看。再說，他們把他打扮得多么漂亮啊！

現在，她要是自己有一間房和一个可以放这照片的柜子，該有多好啊！那样，她可以不时看他一眼，也好心里高兴一陣。狄蒂把照片貼胸放了两天，可是，后来她彷彿覚得照片开始給她身上的暖气熏得褪色了。于是，她把它插在餐室里的食橱上。但是，一天下午，她带了孩子出去散步后回家，发現照片不見了。

“噢，那照片！”中尉太太說。“这事情眞糟糕！我的丈夫回来，看見它，大发了一頓脾气。他要把它扔到爐子里去，可是我搶过来了。你怎么会想起来要插在那兒？”

她从一个抽屜里取出了照片。它已經給揉坏了一点，狄蒂眼里充滿了眼泪。“他的模样兒眞招人爱，”太太說着安慰她。“他是你的小弟弟么？”

“不，他是我的孩子，”狄蒂說。

“啊，請你原諒，眞对不住！”年青太太捧住了她的脸。“你千万别見怪。我給你去买个漂亮框子来把它裝在里面。你知道，我的孩子也是来得太早了，”她噙着眼泪說。“你不妨閉上眼想一想，当时我有了孩子，却不知道阿道尔夫会不会和我結婚，我的日子有多么难过。可怜的小东西！”她然后亲了亲狄蒂，眼泪沒有干，又和气的笑了。

这使狄蒂很感动，弄得她狠不下心来提出她要辞退的通知。然而，她又是那么的困乏。不錯，这兒要干的活并不多，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都感到困乏，活少有什么用？晚上，要是孩子嗚嗚哭上一两声，她就得一手摇着小床睡觉。那位中尉受不了一点吵鬧。

到了現在，狄蒂見了孩子就心煩——这种心境来得十分自然。她生平头一次照管一个对她无关痛痒的孩子的时候，她猛然发覺自己心里巴不得他有什么禍事。她照管他，因为这是她的責任，她在翻动他的时候，好象翻动一个衣包，她晚上起来給他一瓶奶吃，心里却明明知道，要是他在早上象产兒院里的一个小天使那样死了，她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狄蒂坐着，一遍又一遍的数着她的工資。她的主人們出去了。她站起身，从榻下取出放着她的衣物的背包，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的拿出来，摊在餐桌上，她在厌煩的时候，常常这么办。可是，突然間，她把东西一古脑兒塞到背包里，热了一瓶奶給孩子，穿上了她的破烂的旧衣服，跑了。她象中了邪魔一样奔下楼梯。她到了街上，又为她丢下不管的小孩和这番經历而伤心起来。她不願意回去，可又不能走开。于是，她在大道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不时的走进后院去听孩子哭了沒有。說不定灯在冒烟——說不定屋子着了火，也說不定有什么别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一直等到她的主人們回家来，才匆匆的赶到阿台尔街去，打門，把云生家的人喚起来。

第六章　狄蒂升为使女

鬧鐘猛烈的响了。厨娘露薏絲一翻身下床，叫起狄蒂来。她

唤她不醒，便一次一次的摇她的身子；但是，她简直沒法子叫她醒来。甚至最后她給拉起身，坐在床沿上，她还是身子来回的晃着，呼呼的睡。"啊，啊！又躺下了，眞是的！"厨娘叫道，就一手抓起了水壶。听着水壶擦着盆边的声响，想到冷水浇到背上的滋味，狄蒂这才眞正的醒了。"喔，好累啊，我好累啊！"她呻吟着，她的脸皺成一团。"这下子对了！快点兒把你的衣服穿好，"厨娘說。"我們来喝上一杯好咖啡。那时候你的精神便会好一些。"

"咖啡給鎖起来了，"狄蒂苦恼的說。

"嘿！鎖起来了！你以为我是白癡么？"露薏絲掉过她的寬脊背，向着她。"昨天晚上我拿出了够我們喝整整一星期的咖啡。不这么办才傻哩。哼！大堆的鈔票化在他們一晚又一晚的大宴会上，一点咖啡却舍不得！你知道象昨天晚上那样的宴会得化多少錢？可是，謝天謝地，化多少錢跟我們全不相干。你說，我該这兒省一点，那兒省一点，把錢节省回来么？我可是沒省多少！我們少不了的东西总得买！前一天，'宴会皇后'——这是那一晚上人家敬女主人酒的时候給她起的新名字——嗯，她走进来，一边从剩菜桶里撿起一根根烤牛肉的骨头来，一边跟我說，'你一定得把它們好好洗一洗，露薏絲，用它們来熬湯。骨头熬的湯可美哩！'女主人在厨房里轉，我最受不住；她們只会把事情攪得乱七八糟。'这湯做給誰吃呢？'我問。"做給我們大家吃，"她針鋒相对的回答，"不过，你要是覚得吃不下去，露薏絲，那我們一定得作点兒什么特别的給你吃。''这么說，我一定亲自来作，謝謝您，'我說。就这样，她吃到了她要吃的东西。她一点不懂得做菜。女主人們大多数都不懂得。她們拿点兒泡黄瓜，胡乱攪了些什么——一堆又紅又黄的玩意——还叫它作意大利式的凉拌什錦哩。随后，你信不信，她們就装得晚餐全是她們亲手做的一样；大家在那兒象饞猫似的坐着，嗚

嗚的叫，你称贊我，我称贊你。‘您眞是一位烹飪大家，董事太太！’‘哼！’我說，‘要是客人們非吃女主人做的菜不可，他們早就不上这兒来了。’”

露薏絲嘴里小声嘀咕着，包扎她的一双发肿的青筋暴露的腿。随后她穿上外衣，急急忙忙的走下楼去。狄蒂紧跟在她后面。“今天你得帮我一点忙，只要一忽兒就成，”她恳求道。

董事府上举行宴会以后的“第二天”，狄蒂已經經历过好几回了。她不再是那末手足无措了，可是，就在这样的一次宴会以后的那天早上，她一走进房間，便全身打起抖来。到处是烟灰缸——桌上，沙发上，什么地方都有——每个缸里都有雪茄烟和香烟的头啦、烧过的火柴啦、烟灰啦，活象一个大粪堆。酒瓶和酒杯底下是一圈圈粘粘的酒印，帷幔和家具上发出一股隔夜的烟味，你簡直不知道从哪兒收拾起。第一次，她束手无策，抽噎着逃到厨娘跟前，那厨娘只得走进去，教她如何动手。原来，干这活一定要干得对头，要不，你只会踩上两脚灰，弄得那地方更象一个猪圈。哏，說眞的，在这兒，扫帚和湿砂子毫无用处。露薏絲先是罵她，因为她不懂得干活兒，却偏要上这兒来——随后就帮助她。狄蒂心里十分感激，就用前一晚上拿到的賞錢买点什么送給她——一块絲手絹啦，或者是别的她想得起来的东西。

說起来，也眞是这样，她全凭撒了一个小小的謊，讓自己升了級。“要是人家問你会不会干这样，干那样，”云生太太說过，“你只管說‘会’。等到你上了工以后，一来二去，也就学会了。”因此那位太太問她以前有沒有当过使女的时候，她就回答“当过”——自然她說的口气不很有把握，可是，她总是回答了“当过”。因此，眼前最重要的是赶快学会这活兒，好讓人家看来她只是开始时对她的工作有些陌生。在这方面，狄蒂大有进步。但是，她不得不憑着露薏

絲給她的一些暗示，独自把这一切想出个头緒来。太太要睡到上午很晚的光景才起来，她压根兒沒有教她怎么干活，只是在事情弄糟了的时候責罵她。"这还算是你的造化哩，"厨娘說，"要是換了一个亲自料理家务的女人，你早就給攆出大門了。"

这話听了实在不怎么舒服，但是，狄蒂一个劲兒的苦干，竭力的使自己适应这新的天地。这可真是一个新天地，从地板上的沉甸甸的地毯起，——这地毯不能沾水，也不能用抹布揩，一定要用茶叶来擦干净——到那水晶玻璃做的吊灯——她老是差点兒沒把这灯拉下来——所有那許多陈放在各处的貴重东西对她来說，就象是数不清的圈套。

她在它們中間走动的时候，心里老捏着一把汗，那些不时举行的宴会以及随之而来的熬夜更加重了她的負担。她和露薏絲都得守着，坐在厨房里打呵欠，耳听着房間里的喧嚷，常常守到大清早。到了一两点鐘的时候，主人总是走出来說，要是她們想睡，可以上楼睡去，可是尽管他这么說，她們还是守候着，在客人临走的时候，伺侯他們穿衣服。这些客人这时一般都高高兴兴，賞起錢来毫不吝惜。尽管大半的活兒都是露薏絲干的，但是狄蒂年青，長得又漂亮，因此得的賞錢却最多；这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过后，她們再把賞錢平分。

"他們給你多少。你就全收下，再不要露出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露薏絲說。"要是他們問你有沒有零錢找，你就說'沒有'。熬了一个通宵，拿他們一张鈔票一点兒也不算多。不过要是有誰捧你一把，千万别大惊小怪。男人灌飽了黄湯，全是这样。他們覺得这么一来，化的錢就值得一些，可是对我全是一样——能掙个五克郎十克郎的，哪怕屁股上留了个青指头印，我也不在乎。有时候，你一点也沒有撈到什么，碰上的事情却还要糟糕哩；媽媽常說的，

'誰賞你一口飯吃，你就得向誰低头。'"

賞錢使得狄蒂很兴奋。她把它們藏在怀里，她一边辛辛苦苦的收拾东西，一边可以感到它們悉索地擦着她的皮肤。七点半鐘，董事从二楼上下来，到那时候餐室得换过空气，弄得又温暖，又整洁才成。不管宴会拖得多长，他总是第二天很早就起身，而且一样的精神抖擻。什么也打乱不了他的生活。他在楼上有他自己的房間，从来不到他妻子住的那边屋里去；他在城里另有一个情妇。狄蒂簡直不明白：象他們这样的人，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也不用发愁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他們只管过他們的欢乐豪华的生活，可是他們却并不快活！

不久，太太打鈴喚人了。"董事走了么？"她問，狄蒂随后就把昨夜喝剩的东西盛在一个大盘里給她送去——有装着喝剩的葡萄酒和威司忌酒的瓶子，还有喝了一半的酒杯。她叫她把这一大盘杯瓶放在床边，然后側着身子把剩酒倒在酒壶里。杯子里的残酒她却全拿来喝了。露薏絲說她嘴唇咂的是烟草和髭鬚的滋味；她在这些事情上十分的下流。

她有一个空气流通的大房間，房間正对着花园，里面陈設着重甸甸的金碧輝煌的家具，上百种水晶玻璃瓶子、玻璃盒子和瓷缸子。这些都是美容室里的用品，她还有电燙头发的鉗子，以及各种脸部按摩的設备。但是这些东西一点也沒有增加她的美丽！她腦門子上的淡紅头发聳着，活象烧焦了的麻綫，在她脖子后面和腦壳上可以看到褐色的头发染料的斑漬。她的眼圈上的鉛笔印、嘴唇上的口紅和脸上的胭脂弄得一团糟。这位"宴会皇后"要是擦去了脸上的浓妆艳抹，会是个什么样子，狄蒂最清楚不过。有时瓶里沒有剩酒，露薏絲就出主意，叫狄蒂倒点兒进去，这么一来，早上的大部分时間就用不着看女主人的嘴脸了，在这种时候，这么做，狄蒂

心里一点也不觉得不过意。

她挨了不少駡，特别是在初上工的时候，她整天提心吊胆，单等着女主人走进来。哪怕在她用擦窗子的兇皮和抹布来对付油画的阶段[①]早已过去以后，她作的事还有不少該挨駡的，这她很明白。狄蒂并不傻！可是这兒有成百件别的事情不是一看就能知道的。她一下子落到了一个充滿奢侈和貴重东西的新天地里，这些东西的存在是她从沒有梦想到的，它們究竟有多珍貴，她也常常很难想象。这兒一房間一房間的尽是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得用一种小心謹愼的方法来对付。在这兒走路，就象在臭鷄蛋上跳舞一般，叫狄蒂十分不痛快。一只普普通通的玻璃碗据那太太說就值好几百克郎——万一她把它打碎了，那只有請上帝保佑狄蒂！她并沒有打碎过东西，但是她曾經往一个在任何情形下絕对盛不得水的花瓶里倒过水，立刻就把它毁了，虽然她怎么也看不出这花瓶有什么不同来。

遇上这种情形，太太反而比狄蒂自己要沉得住气。狄蒂一直在黑地里摸索，闖了祸，自己也从来不知道，因此她遇事把握不住分寸，弄得万分的惊惶。在这种时候，她就奔到自己房間里，倒在床上哭，露薏絲只得去劝她下楼来。

"在这大戶人家，你算得是个十足的笨蛋，"她安慰她說，"不过，話說回来，你实实在在尽了力，这誰也不能否認。现在下楼去吧。太太为你难过着哩。你务必辞了这兒，另找一戶新人家——在这屋子里，每年都有一两个姑娘送命。这好比在家乡地主的田庄上，他們每年都要把一对拉馬車的馬使喚得动弹不得，最后只好用枪打死。可是我們呢，誰也不会这么乱花錢，在我們身上白費火藥和

---

① 这是說狄蒂不懂得怎样清洁油画。

子弹；我們只能干下去，干到倒下为止。”她的两条腿由于操劳过度，肿得厉害，象害着水肿病似的，她和一个筑路工人訂了婚，只等她积聚了足够的錢便可以結婚。

但是，狄蒂不願意辞退；她狼狽不堪的逃出过两个地方——这已經够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知道自己不能使人滿意。以前几处她帮佣的人家，他們也对她不滿意；但那是另一回事。狄蒂开始怀疑是不是要使人家滿意就象要爬到月亮上去一样的办不到。可是在这兒，她自己也不滿意自己；她觉得自己答应下来的事，却沒有能力做到，这使她很煩恼。她一直为自己能把份內的工作做得好好的而觉得驕傲。

狄蒂对京城抱着很大的期望——她的期望并不在于寻些快活，因为在这方面她是很容易滿足的。她在家里很早就負起的責任使她变得很老練，也养成了她的那种个性。她知道自己很能干，因此，为她自己定下了远大的目标。可是在乡下，談不上真正的料理家务；差不多每頓吃的不是这一种，便是那一种麦糊。桌布难得使用，床呢，有空才叠一下。在城里，自然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在这兒，白天不上牲口棚去，也不到地里干活，但是你得在男人們吃飯或是睡觉的时候料理一切家务。在这兒，你一天到晚尽在家里把东西擦亮，拾落得齐齐整整，照着烹飪指南做菜，而这些書又常常是很复杂的。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主妇的才能和細心，这两个长处狄蒂都有。她独力管家，已經管了快有十年了，而且，她干的活到处都受人称贊。可是这一次啊，她从小屋——从“鵠窝”的破棚子——从那“穷人窝”一下子跳到这兒的房間里，这簡直叫人沒法子比較，也沒有商量的余地。这好比从貧困的深渊里一下子跳进了荣华的天堂。在以往的日子里，尤其是在星期天早上，她擦洗好了地板，把屋子收拾整齐，又把新的砂子鋪在地上，她就認为他們有了一个最

最安适的家。可是，如今她淸淸楚楚的看到了，这哪是人住的地方。那个酒商的馬房也比这暖和闊綽得多。那小屋随时都会在他們头上塌下来，天花板和地板全給虫蛀空了，发着霉，沒有一件衣服不是拼拼湊湊补过的，沒有一件家用的东西不是象从垃圾堆里撿来的一样。她就从这么一个地方走出来，一脚跨进了鋪着値錢的地毯、陈設着种种家具和图画的大房間里，走到这些最最貴重的东西中間。这弄得她眼花撩乱，心惊胆战，无所适从。她缺乏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周旋所需要的一切分寸，一切鉴别的能力，以及一切本能。在这个环境里，看来一文不値的东西事实上却値得好几千克郎。

說到人，也是一样。狄蒂直接从自己的环境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她耳明眼快，好奇万分——什么事也逃不过她的注意。可是她对这兒的人也无法了解；她象不懂得那些东西一样，不懂得他們的本性。他們要这些貴重的东西来有什么用呢——他們从来也不正眼望它們一下？他們只要用手一指，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他們却确实并不满足。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那些客人吻太太的手，就和那最最出色的小說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但是她一轉身，他們却奚落她，还用一根手指按着他們的鼻子。这，狄蒂看得很明白。还有哩，她的男女主人住在一所屋子里，却各睡各的一层楼。

狄蒂如今有了外出休息的晚上——每星期一次，隔一个星期日，还有一天的假。然而她却象籠中鳥一般；直过了好久她才眞的相信了籠子門是开着的。"出去吧，姑娘！"露薏絲对她說："出去找上一个年青男人，不要尽坐在这房間里愁眉苦脸的。"她于是給人推着，出去了一两回。她一下子嚐到了自由的滋味。她交上了一些女友，通过她們，又認識了几个年青小伙子，从此她就再也不用人家推她出去了，而是象守財奴一般貪婪的看待她的自由。一天

深夜，几个年青男人护送她到了家里；她刚从德莱哈符斯堵根回来。他們站在那别墅林立的大道上，吹着鳴鳴叫的橡皮泡鬧了一陣。

"你賠了你的鞋跟，我的姑娘！"露薏絲第二天早晨說。"留心别再賠了什么别的！"这一天她得了事先的解雇通知。初一听，她哭了，她为自己这么快又得换人家而觉得羞愧。而且，这来得正是情形开始好轉的时候；但是她把这种感觉撇过一边。她所認識的旁的姑娘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她們随随便便就换了人家。这么一来，至少有一个好处——她可以要求有三个下午——还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日子哩——休息，好出去找一家新的人家。虽然在第一个下午，狄蒂就找到了新人家，她却充分的享受了这些休息的下午。这主意是她的一个朋友敎她的。这不能算是老实；可是你在这方面考虑的时候，也得想想那方面。沒有誰給她过什么好处！再說，在平时正干着活的时候，又是店铺正开着門的时候，逛逛大街，可真有趣。狄蒂生平第一次口袋里有了錢，便替她的孩子和她家里的人买了大批的东西。

她对那新人家抱着极大的期望。最好的事情还在她前头哩——沒有什么可后悔的。不管怎样，她所經历过的那些人家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七章　无家可归

狄蒂有时候觉得云生太太說得对——她还是待在家里的好。她的工資听起来很不少；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你必須穿著整齐，干的活又很費衣服，这就嫌不够了；而且任何眞正能提高自己地位的

机会看来都很遥远。她在这兒比在乡下觉得更悲苦，更受冷落。在乡間，人家对象他們这样低微的人还有几分看顧，哪怕不是十分亲热也好；虽然坐的是桌上的末位，他們总还是人。但是在这兒，她和她一类的人压根兒不算什么！

漸漸的，通过她亲身的和她朋友的經驗，她开始明白了这种处境。人家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的人家，女主人整天把食柜上的鑰匙揣在身上，用人吃的一点点兒东西，都得亲自分配，連几片黑面包也是这样；也有人家，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主人和佣人吃同样的菜，主人在菜端上桌去以前，就把菜一份份的分好，好讓大家定心吃飽。还有人家，太太什么事都爱管；也有人家，那兒的用人支配一切，女主人簡直連厨房里都不敢插足。这些都沒有什么可說的。唯一的事，便是如果发现你运气不好，就赶快的辞了，另找一家好一点兒的人家去。

随后，你很快的又厌倦了那地方，于是又另找人家。就是这心痒痒想掉換人家的念头叫你到处都不能安心；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得忙不迭的离开。正当你安下身来，希望这一回能过得舒舒服服的时候，这念头又象一陣冷颤似的袭上身来——叫你不能不辞活！

狄蒂虽然尽力的抵拒，她却仍然免不了被这环境卷入漩涡。事情一开了头，就很自然而然的发展下去。她辞人家，也給人家辞了——两种情形都一样的寻常。她看着她的朋友从这一家换到那一家，从西城换到东城，随后又回西城去。她們象站在軋鋼机前的工人一样，沒有固定的位置；她們又象行李伕，整天提着行李来去，除非到了一个时候，他們觉得行李提上提下的生活实在过够了，便閃出了奔波的人群，进了一家工厂或是縫制女式服装的工場。

她們这样永远不停的掉換人家的原因是什么，狄蒂一点兒不

知道，也不想知道：那种乡下人因为从来不能在一个地方定下身来所感到的愧慚一旦消失了，随便什么对她都是一样。她只是爭辯說，有待分晓的事情总要比已經知道的好一些——正象她在童年撇下外婆跑开去的时候說的一样。从那时候起，她受了很多的苦，这些苦难至今还在她身上留着痕迹，但是她的希望和期待却从不曾因此熄灭过。当时有一种厌煩的感覚驅使她离开外婆的小屋，在大路上随心所欲的走，这同样的感覚如今也驅使着她往前。她渴望着一件从沒有到手过的东西——在好的和坏的人家都沒有到手过——这便是人的心灵的滋养。她不反对辛辛苦苦的干活，尽她的責任——这些东西总是在每一戶新人家的門口，一心一意的等着她，从来沒有离开她过。但是她梦想着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更难找到的东西，它們究竟是什么，她并不确切的知道，大概就是象人和人之間彼此怜惜之类的东西吧。

在需要她挺身而出，为别人献出她全部的力量的时候，秋蒂从来不知道顧惜自己。她的心中有着无限的友爱。然而在这方面，互相帮助却根本談不到——她干活，人家就給她吃、住和工資。事情便算完了。沒有人想到过，她来干活，是想把她的爱傾注在其他的人身上，同时她渴望别人也能給她一些同样的爱，作为回报。沒有人似乎考虑到，她也是一个有着欢乐和悲哀的感覚的人，需要在她安身的人家有一些欢笑，說不定还需要哭上一陣哩！沒有人願意理睬她的灵魂，或是她的同情；她只能自己顧自己，一举一动，尽量的小心謹愼。欢笑沒有她的份——悲哀就更沒有她的份了；有的只是爐子后面的屋角里脏得很，她打扫一下好不好之类的話！

归根到底，到处都是一样——她不是自家人——她是个外人，常常还是一个敌人，老碍着人家的事。那些貴人只是因为少不了她，才对她耐着性子。她帮着安排、装飾每一家的生活，然而她自

己却不是这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許多事情上，从她有病躺一天所引起的恐慌上，以及从她走的那天到了，而她們又找不到旁人时感到的走头无路上，她都可以看出这一家子全仗着她。然而这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她更无家可归的人了！

狄蒂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分担别人的欢乐与痛苦，同时尽她所能的来使他們快乐。在家里这么做有它的收获，她的家人的摯爱和幸福便是她最大的报酬。在农庄上，她干活，因此在她締造的安乐中，她也辛苦的掙得了自己的一份。可是在这兒，城里，她只是一个局外人！要叫狄蒂認識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家庭的附屬品，那却不是容易的事。她深深的体会到，自己优良的品質只是被人用在純粹实用的方面，这使她越来越感到气憤。她得到处的听人使喚，可是，最好这屋子里又沒有她这个人。她在发現这种种情形的同时，耗尽了她全部蘊藏着的人性的爱，这种爱再也沒有得到补充。她对她的主人越来越沒有感情，只是照例无动于衷的依着他們的吩咐办事。

不錯，这是最最行得通的办法。当佣人的就得冷淡、毫无感觉——象一具只会打扫、在飯桌边伺候的傀儡一样，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到。当佣人的还得規矩、斯文、識趣。这些字眼狄蒂都已記得烂熟。在递給太太开水和藥水的时候，你要能装作完全不知道她快要暈过去的样子，漠不关心的和她談些家务事，只装不看見她的哭肿了的，泪痕狼藉的脸。狄蒂自然的感到一种欲望，想把一块凉手巾放在女主人的額头上，再悄悄的說几句好言撫慰的話；但是事实上她却聪明的精通了另一种做人的方法——那就是他們說的識趣。

她以后也沒有一下子能忘掉这两个字！她当佣人的第一个夏天是在一个在塔尔貝克有一所小小的消夏别墅的經紀人家里过

的。她随着他們到那兒去，为自己能离开这座城市高兴，可是他們的客人眞多，大多数的客人又在那兒过夜。一天晚上，客人来得太多，他們只得把两对夫妇安置在頂楼上，用一道屏风把两张双人床隔开。第二天早晨，狄蒂端了咖啡走进去，发現那道屏风依旧知趣的站在老地方；但是两位太太却彼此換了床位！她吃惊得把整个盘子摔在地上。于是，她被主人辞了——她不識趣！

她实在算不得是个人——她恼怒的就是这事情！有的主人給她穿上一套特别的制服，說不定是因为怕人猜錯了她在这一家的身分。狄蒂长得漂亮，走起路来又好看，因此，有时候人家問她是不是这家的小姐。她很高兴，这問話沒有讓女主人听見。

街道是她的眞正的家，它們成了她的各种新鮮經历的来源。然而每逢她逛起街来，人家就指摘她，說她游手好閑。她知道他們說的是这話，却始終不加理睬。她不放过任何寻欢作乐的机会，虽然她和旁的年青人在一起玩得并不尽兴。她和他們比起来显得太拘束了些；她以往經历了太多的困苦，因此尽管她在这方面努力，她却总不象他們之間相处得那么随便自然。

第八章　卡尔的脸

狄蒂坐在厨房桌子边的一张木做的椅子上——在那靠近水槽的角落里，吃她的早飯。在她前面的是通水槽的脏水管，头頂上是这套房的厠所。再往前看，她只能望見那灰色的墙围着的窄窄的院子。她用呆滯的、漫不經心的眼光望着它們，一边不在意的听着餐室里吃午飯的人的談話。

“罗拉！”她听得有人在叫，接着又是一声，这一次比第一声响

一些！狄蒂站起身，把咖啡端进去。她老記不住这是給她起的新名字；她老是得在脑子里轉一下，才能答应。

不知什么緣故，餐室里的談話引起了一場爭吵。狄蒂用心的听着——这下又出了什么事了？她听着旁人吵架，再也不覺得难受了，你甚至可以說她多少感到一些恶意的快乐。发現这些老爷太太們原来也是凡人，并不象她以及她一流的人想象的那样，比她們高明多少，事实上，他們也用脏話駡人、吵架，哦，有时还打起来哩，这使她感到一定的滿足。

这一类經历使她对他們天生的尊敬大大的动搖了。

謝天謝地，一切又重归平靜了！也許这是因为門鈴响了。狄蒂站起来去开門，却在門道里遇見了这一家的未成年的女兒，寇斯丁小姐，她手里拿着一封信。"寄給曼恩小姐的信！"她說到"小姐"那个字的时候，語气特別加重，随后，她格格笑了一声，把信交給她。狄蒂知道她笑的是什么。他們不贊成信上写的"小姐"那个字。这在她受雇的第一天，便覚察到了。"你叫什么名字？"那太太問她。

"寇斯丁·曼恩，"狄蒂回答。

"这可真討厌，因为我們的年紀最小的女兒也叫寇斯丁，这下很容易弄錯。你能換个名字么？比方說，劳拉就很好！"

狄蒂不喜欢这新名字。"但是你們尽可以喚我作曼恩小姐呀，"她天真的說。

"不，我們不愛称我們的女佣人作'小姐'，"太太斬釘截鉄似的声明說。

这么一来，她只得放弃了她的好好的教名，应起"劳拉"这个名字来，这在最初就象他們剝夺了她做人的权利一样。狗換了主人的时候，人們就是这么办的——新的主人，新的名字！他們也从来不跟她說"你"，用的总是第三人称，这听起来好象她根本不在那

兒，至少是不屬于这一家人似的；然而她呢，她得称他們“老爷”或是“太太”，称刚在长大的孩子“少爷”或“小姐”。但是，尽管这样，孩子們却常常叫她曼恩小姐，开她的玩笑——他們覚得这很俏皮。但是，他們开这玩笑沒有多大趣味，因为秋蒂对这称呼很是認眞。为什么她就不能称做小姐呢？在鋪子里他們总是这么叫她的，虽說她穷，得干活挣飯吃，可是她覚得自己一点也不比別人差，一样的有家教！因此在称呼上双方起了摩擦，她写信回家去，叮嘱爱尔茜妹妹千万別忘了在信封上写上“曼恩小姐”。

家里来的信，她只收到很少几封。如果說拉尔斯·彼得以前笔下还来得，那么，他現在对这一門却生疏了；所有的信都得由爱尔茜妹妹来写。她呢，却又找不到什么話說；她老是刚开了个头，便写道：“現在我沒有別的話說了，我的信就到此为止，問你好。”一切秋蒂急于要知道的日常生活全沒有回答。爱尔茜不明白，这方面能有些什么有兴趣的事。她只是講，村里誰死了；年青人中間，誰和誰常常一块兒出去——秋蒂对这些事情如今却不怎么关心。他們差不多每次都提到卡尔，他和他們經常通訊，不时还去探望他們。她的家庭分明对他越来越有好感，这叫秋蒂很不痛快；这好比他溜进了一个温暖的窩，而她正是从这个窩里給人撵出来的一样。爱尔茜每回写信，总問到她在城里看到卡尔沒有，就象他們不知道她特意要迴避他似的！然而，他們的本意是要責备她啊！

今天的信里却又有了另一种的責备。拉尔斯·彼得最近进城来过，找过她；但是她又换了人家了。“你换人家眞是勤啊！”爱尔茜写道。是啊，她自然是换得勤罗！她又有什么別的法子？可是城里生活的情形，他們老远的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家里的責怪，她并不在意，倒是拉尔斯·彼得白白的找了她一趟，她覚得非常难过。这眞是說不过去，再說，她要是能見到他，听他講些眞正的家里的

光景，該有多么快意啊！以前她似乎从来不曾这么想要听到他說話的声音；她內心煩恼极了，而在他的面前，你就能觉得說不出的安慰，对哪一条是正路，也决不会有一点兒怀疑。

至于卡尔，狄蒂却从沒有看到过他，也沒有收到过他的音訊。哦，不錯，只有一次，在她初到城里的时候，她接到过他的一封短信，說是他住在勃拉加尔德街，要是她高兴，他很乐意来找她，陪她走走。她一直沒有回他的信——人家根本不許她出去，說这有什么用？現在能有一个男朋友，倒是很快慰的事。然而，她刚开始觉得站定脚跟，很不願意有他来管制自己的行动，而且，老是装出一副所有她的行动他都不以为然的样子。可是，她知道他还在城里，在筑路队里工作；露薏絲曾經向她透过一次口风，說是她的爱人和一个从狄蒂的教区来的、認識她的人在一块兒干活。这話說得够清楚的了，狄蒂却沒有上这圈套！

然而，話虽如此，她却并沒有把卡尔忘了！她可以抑制自己，不回他的信，迴避他，但是要她不想他，她却办不到。他的影子依然留在她的心里，她的身上也同样留着他的烙印；这两者都去不掉。在她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他的影子就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現。他用严肃、譴責的眼光望着她——这在她正想做一件不十分应該的事的时候，尤其如此。他居然当起她的灵魂的审判官来，这眞不象話。最討厌的是，他往往正好在她自己也气恼着自己的时候带着又是譴責又是愁苦的面容出現，仿佛主人似的闖到她的面前。

她常常梦見他。她要是当天的活沒有能干完，或者遇到困难，她就在梦里重温起所有的苦恼来。可是在梦里，情形却不一样，她的挣扎的对象成了卡尔本人，以及他的病态的想自杀的心情；尽管她作了那末大的牺牲，她却无法消除他的这种心情。

她永远也摆脱不了他！

一天晚上，她看到了卡尔——至少她以为是卡尔——那是在她上北桥一家旅館的舞会去的电車上；她在站在勃拉加尔德街电車站的人群中看到他的脸，电車刚好重新开动。他热切的望着她——并不如她料想的那样，带着一副責备的神气，而是露出一种嶄新的表情——他只是在詢問。这詢問是什么意思，那是狄蒂最清楚也沒有了。她情願他绷着脸生气！

她跳舞跳得并不痛快，整个晚上，她都在楼座的看客中間看到他的脸。她每次偷偷的往楼上瞟一眼，总发現他正全神貫注的看着她。最后她实在耐不住了，走上楼去——她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难道沒有权利跳舞么？但是她一走到楼上，他却不在那兒！

狄蒂开始覺得不安，就再也不上跳舞会去。她的外婆教过她：每逢一个人的脸象这样子出現，那就是說，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便是在你一个最亲近的人身上要出什么大乱子了。她丢不掉这种恐惧的感覺，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完全支配了她的灵魂，好些日子以来，他們一直沒有这样支配过她。說不定他們中間有誰出了什么事——就在她四处寻欢作乐的当兒出了事——甚至就在她跳舞的当兒出了事！这样的事以前有过，你跳着那該死的舞，什么也不知道，同时你的一个亲人却正在死亡中掙扎着！

她求她的女主人給她两天的假好回家，說是她的父亲病了。这个請求遭到了拒絕。現在通知主人要在月初辞工，又已經晚了，于是一天晚上，她收拾好了她的衣物，走了。她一定得回家去！她趁他們全家出門的当兒，找那个看門人帮她把行李拿下去。她把行李送到阿台尔街的云生家。

狄蒂发現她的父亲臥病在床，毫不惊奇。他在抽貨車的后板时伤了身体，腰上貼了个芥末膏藥；他在床上連翻身都不容易。她

觉得惊奇的倒是她发現小山农庄的辛妮在家里。当她推开后門，看見辛妮站在水槽边，她的一双丰腴的胳臂浸在热騰騰的水里，身上戴着围裙，穿着洗滌用的罩衣，脚上踏着木靴，她的那种勤勤恳恳不动声色的神气，只有一个在这地方毫不觉得拘束的人身上才会有，她吃惊得差点兒失手丢落了她的雨伞和皮手筒。辛妮脸蛋兒依然紅潤潤的，一認出了狄蒂，脸就更紅了。她有点忸怩的招呼了狄蒂，就一直躲在厨房里。狄蒂却觉得自己不应該趾高气揚的看待她。

拉尔斯·彼得見了狄蒂，脸上快乐得放光。她觉得他气色不好，又蒼白、又苦恼：他們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他对她在月底回家似乎毫不觉得奇怪，却是又惊又喜。"你长成了一位千金小姐了，"他眼睛望定了她的全身，說。这眼光使狄蒂从心窝里感到溫暖。嗳，能有一次遇上一道不是責怪，而是对她怀着善意的眼光，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是啊，你看你的女兒漂亮不漂亮？"狄蒂很高兴的說。"但是孩子們在哪兒呢？"

他們出去了。爱尔茜和两个男孩在帮人家撿陷在网眼里的鯡魚，克列斯蒂安在农庄上。"这是說，他要是还在那兒的話！"拉尔斯·彼得慢条斯理的添了一句。

每一件东西，狄蒂都要看看，都要聞聞它們的那股旧时熟悉的气味。一个精致的衣柜放在两道窗戶中間——那是辛妮的衣柜。她也認得那盞擱在衣柜上的有着蓝玻璃罩子的灯。"爱尔茜沒有写信告訴我你病了！你病了好久了么？"她問道。

"快有一个月了！这病并不凶险，所以我們不願意沒来由的吓你一下。可是疼得厉害——我在床上翻个身都不能。我們真得感谢辛妮。"

"我沒想到她会在这兒。"

"是啊，事情是这样——"拉尔斯·彼得頓了一下。"我为了掙几个錢，就在前些日子給鎮公所干些补路的活，在卸貨的时候，要把那后板抽出来，这可眞是重活，說起来，比这更費力的活我也干过，可是有一天，我疼得直不起腰，倒在路边，一步也走不动。他們把我抬到家里。辛妮一听到我在家躺着，她就想——你知道可怜的小爱尔茜一个人张罗不了。我得承認，她来的时候，眞如上帝派来了天使一样，所以，你要是能对她亲热一点兒的話——"他压低了嗓子說着。正在这时候，辛妮端了咖啡进来，但是她誰也不看。

"我正告訴狄蒂說，你对我們全家人多么好，"他伸出了他的手說。辛妮匆匆的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然后走过去，坐在他的床脚边。

狄蒂对这事情一点也不气恼，可是她覚得人家却在这么想。她找不到什么話說，便走到辛妮面前，亲了亲她的脸頰。"我曾經盼望过有这么一天！"她簡簡单单的說。

"眞的嗎？啊，这就好了！"拉尔斯·彼得說，他着实松了一口气。"旁人爱怎么想、怎么說，就随他們去想、去說吧。"

狄蒂也是这样想。"可是你們倆干嗎不結婚呢？"她問得这么突兀，辛妮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們倒也要問問你这个問題，"拉尔斯·彼得說着，也笑了。"你是最可能結婚的人。要說我，我得先起床才成，"他看到狄蒂不高兴人家提醒她的过去，便变得正經了些，接着說，"只有那些貴人才在床上結婚。我們想讓婚礼和克列斯蒂安的堅信礼一并举行——要是他不先跑了的話！"

"他的毛病又犯了？"

"是啊，他就在最近跑了一次。牧师在他上堅信礼課的时候，

对他很严厉，他一气走了，走到了哥本哈根。他打算来找你，然后就出海去。这路可不短——有三十到三十五哩的路哩！我只得赶去找他——就是那一次，我沒有找到你。我要不是請求警察局帮忙，就决找不到这孩子。这差使可是真够受的！"

"到他行过了坚信礼，你就应該讓他出海去，"狄蒂說。"我要是个男人，我就要出海去，待在陆地上实在沒意思。"

不錯，她对城里的光景不滿意，拉尔斯·彼得已經留意到了。但是，狄蒂不願意往下說，他就由她打住。她的苦脑，她总爱独自承当，他們就随她这么做去。她会摆脫掉它們的。就她的二十岁的年紀来說，她可算得是个非常漂亮、又有决心的姑娘了，她的衣服穿得很合身。看到她的人，誰也想不到站在面前的就是那剝皮鬼的女兒，那个从"鵲窝"来的干瘪的傴着腰的小丫头。

第二天，狄蒂得走了。她要上諾特博看看她的孩子，然后进城去，在月初以前找一家新人家。他們在家里用不着她，她也不願意在村里閑着。如今那对領养老金的老夫妇死了，村里再也沒有她知心的人了。那所屋子卖了，望着它，又想到住在那里面的全是些陌生的人，心里真有种异样的感覚。鮑符尔和拉司慕斯牵出老馬来，赶車送她。这次回家，为时虽然很短，她的精神却振作了起来，和这两个孩子一起坐車走路，也使她高兴。

可是和她孩子的会面却使她大失所望。她一直說不尽的想念他，然而随着每个月过去，她覚得自己离他越来越远，她的心໌便受着煎熬。她一直忘了計算他該有多大了，因此在这个肮脏的胖胖的孩子身上，在这个滿地乱走、見了什么东西都叫"呷—呷！"或"啵！"同时吐着舌头的孩子身上，她竟認不出她的生下才六星期的小娃娃来。最糟糕的是他見她害怕。佃农的老婆只得硬要他走到她的面前。"云斯乖乖不怕这位陌生的小姐！"她对他說。

狄蒂听了这話，心象有刀子割着一样，她从沒有感覚到自己这么不为人需要，便匆匆的离开了那地方。"他怎么着也是我的孩子！"她一边反复的說着，一边急急忙忙的朝希萊洛特走，她要在那兒搭火車上哥本哈根去。"他是我的孩子！"但是这話并不能給她多大的安慰。是她自己甩了这孩子。卡尔常常下乡来，看望他，这也并不能减輕她的罪过。她是一个狠心的媽媽，为了自己过好日子，丢下了自己的孩子給陌生人，这事实如今她痛切的感覚到了。

她回到了京城里，并不覚得特别的快乐。她討厌这个城市。她羡慕辛妮，她如今倒是在家里安下了身，过起她的新的生活来——狄蒂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穷人窩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有时卡尔的影子在她脑际閃过，可是她把它甩开了。

第九章　狄蒂的一天

早上六点鐘，鬧鐘响了，狄蒂一惊，就在床上坐起，昨天的，以及以前許多日子的劳累还使她乏得支持不住。她迷迷糊糊的把她的腿耷拉到床沿下，摸索她的衣服，她差点兒又倒回到枕头上去。可是她一哆嗦，抖擻起了精神，脫下她的睡衣，开始在臉盆里洗起臉来。

啊，这下她的腿上又有了力气。她一碰上那块旧海綿，她的心便扑通的往上一跳，仿佛在空中打了一轉，开始猛烈的跳起来。它象一口大鐘似的来回撞着，她的潛藏着的力量便从各处跑出来，站到了它們的原位上。这情形就象她着了魔一样，狄蒂絕对相信她的外婆以前隐隐約約說过的話是真的，那就是，我們中間每个人身上都充滿了有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她的血液

这时也象一般有生命的潮水一般在血管里汹涌，用它的温暖裹住了她的身子。狄蒂化了好多时間，用那块大海綿擦洗她的全身；她的一只胳臂伸得老高，另外一只胳臂就擦她的胳肢窝——那兒有一撮棕紅色的毛，隐在它自己的香气里，偸偸的长着——然后又擦她的肩膀和后背。她的白淨的弯弯的胳臂可以一直伸到她的全身各处，她如今变得那么柔軟，以前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她的身子沒有这么柔軟，那时候只要多动一下，她的关节便格格的响，疼痛。如今狄蒂确实发育得很正常，这使她很高兴。

她把她的鏡子放在洗脸架上，眼瞅着鏡子里的人影，作出各种姿势。当她往前弯腰的时候，她的背上再也沒有隆起的尖块了，整个脊背成了一条柔軟的曲綫。不管她作出什么样的姿态，她都能显出柔和細致的綫条，她的臀部长得很好看——她的肩膀也是一样——她的奶又丰满、又結实，它們一点不往下垂，奶头大小也恢复了它們天然的样子，这叫狄蒂很高兴；它們看来就象两顆淡紅的复盆子，一半埋在它們周围暗黑的奶暈里。这奶暈又漸漸的溶入奶子和肩头的乳白色的光澤中。那些使狄蒂极其煩恼的浅褐色的斑点消失了，她的血液把它們澄清了。她的腹部也重新变得坚实起来，非常丰满；它似乎在保卫着那未曾触动过的果实——一顆蒂朝天的梨子。那道在皮肤下的脂肪层中間眞珠母般的細縫，不留神就看不出来。她在弯腰擦洗她的双脚的时候，瞟了它一眼。那块大腿上的胎痣却一直不肯消褪；她每次看到它，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惊异，这是他們一家人的胎痣啊！她稳稳的用一条腿站着，身子往前俯，好讓她的浓密的头发翻过肩头，盖住了她的脸，淺到面盆里去。她用手指搯她的脚踝——这部分的小腿长得太粗了，这是因为她不停的奔波的緣故。这，脚踝以及一条小腿上开始暴露的一根靑筋引起了她的严重的忧虑。

除此以外，狄蒂对自己的外表很满意。她知道自己长得一副好身材，很高兴。为什么要高兴呢？难道她想要討誰的欢心么？难道她有了一个心上人么？

然而这都不是，狄蒂压根兒还沒有觉醒过来！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她的胸脯还保持着童貞，她的情欲依然沉睡着，沒有被任何热烈的渴望和梦想触动过。她在自己身上感到的快乐，只不过象一个画家在他自己美妙的作品中所感到的一样。狄蒂不曾有过情人，也不需要情人。她以前把她的爱情浪費够了，现在遇事能够很快的冷靜下来。她象守財奴一般，把她的珍貴的感情深深的埋藏着。

六点三刻，狄蒂下了楼。她把水壶放在煤气爐上烧茶，然后喚醒那几个该上学去的孩子。他們穿着衣服，她就在这时候收拾餐室，做好一份份夹肉面包，給他們在学校里当中飯吃。他們常是围在她身边，穿他們的上衣，她就在面包上抹黃油，随后她的責任和偏爱之間起了一場冲突。狄蒂眼下伺候的是一位公务員的家庭，他的收入菲薄，勉强撑着場面——是一个所謂"新兴的穷人"。这境况影响到了孩子——他們老是肚子餓。狄蒂很乐意的尽量給他們东西吃。要用一个"不"字回答餓着肚子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眞是太难了；他們的貪婪的眼睛望着她的一举一动。

"你們的媽媽会責罵我的！"她說。

"啊！由她責罵好了，"他們恳求道。"你的心眼兒眞好！"他們眞是这么想，因此很喜欢她。接着，到了太太起身来看他們自己午飯有些什么吃的时候，狄蒂就得首当其冲的受一頓責备。

八点鐘，主人喝他的咖啡，看早报，然后上办公室去。九点鐘，女主人在床上喝她的咖啡，然后再打一刻鐘盹兒。她生了好几个孩子——一共有四个——身体虛弱，不能起得太早。半点鐘后，她又

打鈴叫人；她准备起身了，狄蒂替她預备好衣服，伺候她。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就盘問早上的活做得怎样，同时吩咐当天要做的事。

"怎么着，你的事兒还沒有干完么？你一定是起身太晚了。"她常常这样說。

早上是一天最辛苦的时光。家里一批接着一批的人得伺候，同时还得收拾房間。狄蒂尽在房間和厨房之間来回的跑，太太一打鈴，又得上她那兒去。她清扫了房間里前一天留下的肮脏，把它們收拾得又暖和、又舒适以后，太太就在那兒安置下来，好讓她上臥室去。臥室收拾完毕，已經是开始預备午飯的时候了。可是她照例还要到房間里去，把各样东西重新收拾一下。

狄蒂現在的主人十分斯文；他們从来不罵她，也不彼此爭吵。他們只是用一种他們特有的沉靜的、不动感情的方式糾正她，这方式常常比怒罵还厉害。不管怎样，狄蒂希望他們有时会失掉这种沉靜的自制，同时，她也希望他們会偶尔对她表示滿意和高兴。但是他們从来沒有想到这一层。

她不明白这种接連不断的不滿。她打扫了前一天弄得又乱又髒的房間，重新为这家人把屋子收拾得舒舒服服的，然后，她跟灰土一起溜出来，到了厨房里，她想着她为别人把房間收拾得多么整洁，心里非常滿意。她在离开以前，总要向房間搜索似的最后看上一眼，覺得它很舒服，人住在里面挺合适。可是不多一会兒，太太打鈴了，領着她一件件东西看过去，一言不发的指指点点。天呀，一粒灰尘！要干的活兒有多少啊！她倒是应該打鈴喚她去，說："啊！这兒多舒服、多暖和啊！多謝你，寇斯丁！"

狄蒂最想听到而偏偏听不到的是一两句感謝的話。在她的世界里，感激是一个主要的特点，人往往是过分的表示感激。他們生活的根本准則就在于給予——在于能有所給予而由衷感激。可是

这兒的人只是接受一切，而且接受得那么沒有礼貌，仿佛这是他們天生的权利一般。她在跨进这屋子的时候，滿心洋溢着善意，因此她有很好的准备来伺候人家。从她最早的童年起，人家就老是叮嘱她，到了她出去帮佣的时候，她为人应該怎样。“你要如此这般，就能在一戶人家长久的干下去。”如今这些話在她的脑海中或多或少的被抹去了——以前在她眼里，那些老爷太太們都是貴人，簡直可以說是超人，她活着就是为了他們，可是現在他們不再是这样的人了——伺候人只不过是一項职务。

如今她有見識得多了，虽然从这种見識里并沒有得到絲毫真正的幸福。她的天性是要为别人服务；这是她善良的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她却不能不对它加以限制，要不然，她就会覚得內心空虛。不过，話說回来，她如果不想讓自己累死，她必須变得自私一些。别人誰也不会来管她，他們只是隨她奔波忙碌，一直到她倒下来为止。这些人的行为跟她同一等的人并无差别——不比他們好，也不比他們坏，而且归根到底，也不比他們有教养一些。可是这些人占了一个便宜——任何事情他們都認为理所当然，而且毫不感激。穷人們說：“現在你真的不能再干别的，为我累了你自己了，”然后謝謝那些帮助他們的人。你要是帮穷人干活，他們总是走来說：“今天我們就干到这兒！”可是在这兒，她的活永远干不完。“你能早一点兒起身么？”或者“今天晚上，你要迟点兒睡才对。”你的全身力气都理所当然的屬于他們所有。他們把每星期一次休息的晚上看作遭窃一般。

在你献出了最宝貴的东西以后，他們也只是稀稀落落的，象施捨似的說上几句感謝的話。哪怕狄蒂牺牲了睡眠或休息时間——一种异乎寻常的努力，照例也不足以換来一声感謝。他們期望着更多的东西，或者是要求这种精力的耗竭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希

望他們照顧她的健康自然談不上，因此为了不讓自己累坏，就必須抑制住自己的热心，只严格的干自己分內的事。她及时发覚了这一点，对她的身体来說，眞有莫大的好处。

可是，这对她的心灵却沒有这么好！她的腿再也不肿胀了，但这是牺牲了一些更其崇高的东西换来的——这她自己也感覚到了，而且为它煩恼。以前有一个时候，她覚得她的內在的生命比外表发育得更好；如今，她明白情形正好相反。她知道自己是个漂亮的姑娘，心里很高兴——要是她能一样的断定自己是个好心的姑娘就好了！但是为了卫护自己，她不得不和自己最优美的品質对抗。

就这样，她学会了那种叫做保存自己的可耻的本領：她变得懶散了，她的女主人說。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秋蒂簡直从来不知道懶惰是什么，可是现在却沾染上了懶散的习气。她在受雇的时候，就和人家說定自己要干多少的活，說得絲毫不差，然后严格的按照这个規定做去。她竭力的避开那些有孩子的人家，要是她不得不上这样的一戶人家的話，她也要提出絕不照管孩子作为受雇的条件。要不然，她一早一晚就要忙不过来了。她常是为此难过，然而同时她又硬着她的心腸，怕的是她的善良的心会給她带来損害。

这城市早就治好了她的沮丧和精神上的萎靡。不仅如此，它还培养了一种随时进行战斗的意志，这意志常常在"坏天气"威胁着她的时候，使她能够战胜风暴。这本領是她从那些洗衣婆那兒学来的，她們是女人队里的魔头，然而，她們却很懂得如何坚不讓步。

她常常想学她的朋友們的样，她們一个个的都干起工厂活来。从一方面說，她們当佣人，日子过得好得多——她們不愁食宿，还有一份固定的工資；但是尽管如此，她們还是喜欢干工厂的活。为什么，秋蒂不很明白。工厂又冷、又阴暗、尘埃又多——太阳难得

在高墙以内露脸。然而当佣人正如进入了生活的核心，却感覺不到它的一絲温暖。越是在一个安乐的家庭里，你越是覺得孤单——在这种情形下，你比一条狗还不如！当佣人的姑娘就象神話里的圣处女一样，举着蜡烛为成双作对的情人們照亮——該詛咒的命运啊！

狄蒂对她发展的趋势，并不高兴，她常常問她自己：过分苛求，用錯誤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事情的是不是她自己。不管怎样，当你能够甘心忍受奴僕的境遇的时候，你最为快乐。在她受过堅信礼，正要出門去帮佣的当兒，拉尔斯·彼得曾經說过：当佣人最好别有什么主张，她要是在以往的日子里一直能够严格照这話做去，她一定会快乐得多。穷人最好是沉默、柔順！

可是，如果她办不到，又会怎么样呢？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心里有着一个反抗的妖魔，它在生长，長得越来越健壮，越来越肥胖。一天晚上，她回到家里，发現有人到她房里去过。五屜橱上放着的东西被翻乱了。这事情以前也有过，可是，这一回她却再也耐不住了；她的房間一定要是她的——这是世界上唯一完全受她支配的地方。于是她和太太之間起了一場冲突，她就提出了辞工的通知。

一天下午，她出去另找人家。她找到了一家，很中意。当家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位市参議員的寡妇。老太太三番四复的問她："这么說，你沒有情人！""沒有！"狄蒂微笑着回答。"我眞怕万一有个陌生的男人关在这屋子里——你瞧，我就是孤另另的一个人。"她們說定了工資和要干的活，狄蒂早已看过她的套房，覺得那点活很能担当下来。"我想看看你的經历、介紹，"那位太太說。突然間，狄蒂心中那个小小的妖魔醒过来了。"行，要是我也能看看太太的經历、介紹的話，"她頂了一句。老太太的身子象有毒虫叮了一口似的跳

了起来。"丫头！你說什么？"她叫道。"你給我立刻走出我的屋子！"

过后狄蒂明白了，她作了一件傻事。自然罗，她和她一类的人得向为她們的行为端正誠实說些好話的証明屈服。而对方那一类人呢，却用不着什么証明——他們生来就是这样，旁人只有迁就这种情形的份兒。她再也不願意另找人家了——随你怎么說，她再也不願意当佣人了。她从此要摆脫这一切，到了月初，就租下一个房間，找活干。

一天晚上，来了客人。狄蒂每次走进房間，他們之間的談話，总能听到一些。她很高兴的发现：拿这些太太們来說，她們談的从沒有深奥到叫她听不懂。至于說到相貌——哼，她的脖子长得比她們中間随便哪一个都要好看一些。要是她也穿上一件領子裁得低低的时装的話，那准叫她們这一伙全都黯然失色。哪怕她沾不上打扮的光，可是那些先生們有时偏会递給她一瞥贊賞的眼光，也不管冷落了他們的太太。

"她們骨子里都是一路貨，她們和我們全然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一次，她走进去的时候，她听得一位太太說。狄蒂听这口气就知道，她們談到了佣人問題。不用多久，她們便会談到她的。她猜得一点也不差！果然她下次进去的时候，談話立时打断了，那些太太們都用批評的眼光望着她。这是她所遇到的最叫人气憤的光景，这时候，她才真正懂得了这个事实：她来回的忙着，尽心竭力的干活，而她們却把她說得比什么都不如，嘲笑她的土里土气的举止，拿她来引客人們开心。再也沒有比这更叫她覺得孤单、狼狽的事情了。她无法卫护自己，当她說不出她的苦衷来的时候，她又怎么能卫护自己呢？她只是一个不会說話的生物，活該一言不发，干她的活。他們对一条狗倒会拍拍它，保护它，出了乱子就怪佣人，而她呢，却完全受不到保护。她漸漸的滋长了一种感覺，覺得

他們骨子里都恨她。他們承認她干的活，因为那是必不可少的事，然而她这个人却是多余的。他們要是无須有她这人、而能保留她的有用的能力的話，他們早就这么办了。这在她全是一样！如今誰也不能把她当作笑話来講了！但是别的可以嚼她舌头的事情还有哩。嗯，他們要講什么就講吧。随他們把她看成什么，她如今一点兒也不在乎。

然而，她还是怀着憤恨的心情在門边听着。她听得女主人說了些什么，两个客人便笑起来。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說道："对不起，我从来不願意講佣人，不管她是我們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我們自己家的佣人，只要她在我們家一天，她就受着我太太和我自己一天的保护，我想别人家也是一样。"一陣激动的感情在秋蒂胸中燃燒起来。她眞願意上那一家人家当佣人去！不多久，这綺会便散了。秋蒂在伺候他穿大衣的时候，眼里閃着感激的光。照她心中的那份感激，她簡直能亲他一下。

第十章　春天

房格太太和秋蒂在厨房里做菜；她們打开了窗子，太阳照进来，照出了一根根长长的霧气的光柱。"啊，这空气多新鮮！"房格太太叫道。"一年里头的好时光就在我們眼前啦。"

在花园里，房格先生和孩子們正在寻找春天的信息：他們撥开肥料和枯叶，发現了一朵花，便齐声怪叫。不时有一个小家伙走到窗边来。"快到吃午飯的时候了么？我餓得象一头猎狗！"他說道。

突然間，大伙兒全来了，他們在窗下吵翻了天：

快給我們一些东西吃，

要不我們就把这屋子掀倒在街上。

他們嚷着、跺着脚、对窗口摇着他們的拳头。这真是个阴謀。"往他們身上潑水!"太太对狄蒂說。这伙人听到了这話，立刻逃了开去，大呼小叫的、活象魔鬼就在他們后面追着一般。他們逃到了凉亭边，站住了又唱：

哎！曼恩小姐，你敢潑水
在我們身上。

一顆脑袋出其不意的遮没了窗子上面一格的玻璃。"哎喲！一个没有身子的鬼！"狄蒂和她的女主人同时叫出来。原来是那个最大的男孩，弗雷德烈克，人吊在窗格子上。"午飯有些什么吃的？"他用他的滑稽的、低沉的声音問道。

"馬鈴薯和煎糊了的肥肉，鬼先生！——点心是油炸鷄屁股！"房格太太蹲了蹲身子回答。

孩子讓自己从窗格子上落到地上，奔过花园。"我看到了我們午飯吃的东西，"他嚷道。

狄蒂笑起来。"他們和我們家的孩子一模一样，"她說。"快到吃午飯的时候，他們总是餓得要命。"

房格太太点点头——她懂得孩子，从狄蒂的这番形容中，她就能想象那整个光景。"啊，他們是从海滩上奔上来的，"她說。"那美丽的海滩啊！村子虽穷，海滩一定还是一样的美。哪兒有孩子，哪兒就不会有真正的貧穷，对不对？"

"要是能有些东西来塡飽他們的肚子就好了！"狄蒂說，老成得和她的年紀一点不相称。

"是啊，——是啊！"太太从幻想中醒过来。"你說得是，一个人要是吃不飽，那眞是糟糕！"她打了一个冷顫，"现在你快上樓去，把身上收拾一下，曼恩小姐，我来把肉汁热一下。随后，我們就坐下

来吃午饭，"她安静的說。

这一次，狄蒂不象第一天那样吃惊得摔了手里的东西。第一天她听了这話，禁不住問："我和你們一块兒坐下吃晚飯？"她用的那种吃惊的口气引得太太噗哧一声笑起来。

"自然，那是自然罗，"房格太太回答道，好象这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事似的。

那时候，她真想逃走；但是現在虽然只过了十天，她却也認为这是很自然的了。太太說，房格先生知道了有人孤零零的坐在厨房里吃飯，他怎么着也沒有胃口了；这种心情狄蒂很能了解。当她还是一个孩子，到了"鵲窝"的时候，她不等到大家都有了吃的——连牲口也在內——她什么也吃不下。不用說，在这事情上，她象拉尔斯·彼得。他也正是这样。然而，最初她遇到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她觉得很惊奇。

开头的几天，她有点兒为难。几年来，她一直孤孤单单的躲在水槽旁的角落里，吃她的飯，到了現在她已經不慣于和旁人坐在一起了。坐在人群中間吃飯，而且是和主人們一起吃飯，她觉得很不自在。她显得多么蠢，多么尴尬啊！

可是，好象誰也沒有注意到她脸紅和忸怩。在吃飯的时候，她和太太輪流到厨房里去端菜，一有机会，孩子們就逼着她聊起天来。他們毫不放松的問她一个又一个的問題，一直問到她回答了才罢。"双生子为什么只有一个呢？为什么她講的总是北海岸的土話？"等等。

"現在你們也該讓曼恩小姐安靜一会兒啦，"做母亲的說。"你們尽有时間打听所有的事。"

"她以后一直待在这兒么？"小的孩子中間有一个立刻問道。接着英格从盘子上抬起头来，調皮的望着。"你为什么叫曼恩小姐

呢？你其实是位太太吧？”她才五岁，调皮得了不得。

“这是因为她想要結婚，”弗雷德烈克輕蔑的說，“女人总是想結婚。”房格太太对着她丈夫微笑，他正在喂那个两岁的小孩，每逢吃飯的时候，他老是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上。

“你們别拿‘曼恩’这个名字来开玩笑，”房格太太說。“这是这个国度里頂頂古老、頂頂普遍的姓。要沒有这些姓曼恩的人，我們可就糟了。以前，有一个时候，整个国度都是他們的；可是，后来来了一个恶鬼，把他們全变成了奴隶。这恶鬼的名字就叫肚子，因为他一古脑兒就长了个肚子。可是那些曼恩呢，却有一顆心作为他們的武器。”

“啊！”孩子們张大眼睛，望定了狄蒂，叫道。“原来这是个神話，而且还是关于你的神話哩！那你一定是位神話里的公主！以后怎么样？他們从此就逃不过那恶鬼的手掌心么？”

“沒有，还沒有哩。不过他一吃到了他們的心，那时候，他們就可以自由了。因为他們的心会哽住他那可恶的喉嚨。”

狄蒂眞的覺得自己有点兒象神話里的公主。这倒不是因为这兒干的活要少一些——恰恰相反！房格家沒有錢，他們在家里洗衣服，穿的也都是自个兒縫，化起每一文錢来都得精打細算。光是孩子們的衣服就是一大堆的活，它們得尽量縫縫补补穿下去，又要看来十分整洁。每天晚上，針綫籃子都要放到桌上来。可是这样的生活，狄蒂却覺得很自在。她熟悉那裝着旧鈕扣以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东西的袋子，还有那放干凈的麻的、呢的布片的袋子。她以前也拆过旧袜統，理出織补用的毛綫来，如今她又一次尝到了把破旧的、扔掉了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的快乐。她很奇怪，这里的人为什么不爱惜东西，同时对人也缺乏爱。在这首都，人和物原有

着同样的命运——使用完了，再也不值得留着的时候就扔过一边。人和物——当它們再也沒有什么用处、犯不着讓它們苟延残喘、或者犯不着化力气修补它們的时候，便一齐扔进垃圾桶。能重新成为一个人——能生活在人类中間是多么的快乐，——能成为人家关心的对象，而又能用关心报答人家，又是何等的光彩啊！

她們从早到晚，都有活干。到了晚上，孩子們上了床，狄蒂和她的女主人，他們俩便围着灯坐下来、縫縫补补。房格太太的手指灵巧得叫人难以相信——狄蒂怎么也比她不上。她們坐着，各人想各人的心事，狄蒂本来談风不健，房格太太呢，高兴活潑了一天，到了晚上，就象鳥兒似的沉默下来。狄蒂坐着，尽情享受着那充滿了整个屋子的、宁靜得神妙异常的靜謐，这时候孩子們都睡了，两双灵巧的手正为他們干着活。她忘記了自己身在哪兒，仿佛又回了家，在堂屋里——当着小母亲——孩子們上了床，一天的忧煩已經过去，她很疲倦，想着心事。狄蒂又怀念起她的辛酸的童年来了么？她，头枕在胳臂上，悄悄的哭了。

"你怎么啦？"房格太太把狄蒂的头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孩子，是什么事叫你煩恼？"

"哎！你对我真是太好了，"狄蒂回答道，她嗚咽着，可是又想微笑。

房格太太笑起来。"照常情来說，这不是哭的理由呀。"

"不，不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沒有玩过——这想起来真奇怪！"

房格太太詢問似的望着她。她一时捉摸不住狄蒂的思路。

"我早早的上这兒来就好了！"狄蒂紧偎着她的女主人說。

說到这里，她正好触到了自己的痛处，她在外面漂泊得太久了，她本可以少經历好些风波，不經历这些风波对她决不是一个损

失。如今，它們得以从从容容的腐蝕了她的灵魂，并且腐蝕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正当她原非出于本心的、本能的叫慣了"先生""太太"的时候，房格一家人却斬釘截鉄的禁止她用这些礼貌上的称呼。她常是突然惊醒过来，警惕着自己。"他們对我这么好，会不会是为了好叫我拚命的干活呢?"她的內心常发出这个疑問，特别是在她劳累的时候。这兒要干的活和别处一样多，从来也干不完。太太足足的担当着一个人的工作，而且，要是需要有人特别早起的話，她总是快活的、精神抖擻的走来喚醒狄蒂，一听到楼梯上响起了她的輕快的脚步声，这一天便平添了一层欢乐的色彩。不管这兒有多少的活要干，它們从不使人覚得沉重，也从沒有因为有人偷懶，不干她的足足的一份活，而积压起来；这兒干活并不遭人輕視，因此絲毫沒有压迫的感覚。

狄蒂再也不覚得她是在为人家当牛馬了。由于她的濫用，她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她整天都覚得疲乏，有时要人提醒，才能再干下去。她常常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松散了，需要重新絞紧才成。然而女主人一露出惊奇的眼色，她立刻就清醒过来。事后，她在心底里久久的感到羞慚和恐惧。她为了原諒自己，就怪罪起别人来！那种晚上要她在楼下和他們同桌坐着的作法，是不是他們想出来的为了管得她更紧、为了节省的計策呢——聪明人是从来不把别人看作不存私心的。她有时因为自己居然这样多疑，而有說不出的羞愧——这大多是在她对自己的生活重又感到欢欣和滿足的时候——于是她又悔恨起来。只要这种情形継續存在，想求得一个解脱，眞有莫名其妙的困难，有时狄蒂在絕望之余，开始攻击起自己和别人来。在这种时候，房格太太就得严肃認眞的和她談話，一直談到她重归平靜才罢。

然而，这种轉变只是一时的。她的心灵是在沉重的負担下成

长起来的，正如她的肉体在童年时代經历的一样，需要一些时間才能恢复正常。她来到太阳光底下，急了一点兒，一时看不清楚，到处瞎摸乱撞。然而，一个新的性格却正在形成。

狄蒂一天天的恢复过来，同时春天也越来越近了。她以前从不知道，春天是一个如此美丽得不可思議的季节。她在家里，从沒有留心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它减輕了她的家务而欢迎它，一到春天，孩子們可以整天在外面玩兒，他們也用不着为到哪兒去弄柴火而操心了。几年来，困在京城里的生活打开了她的眼睛。她奔到草坪上去，看哪一块地解冻得最早，在她的心中，隐伏着的泉水往上涌着，随后，突然迸发出来，一路的跳跃着，用銀鈴般的曲調对着春天歌唱。許許多多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她的心中蠢动着，在它們后面留下了甜蜜的忧郁和音乐般的欢欣。黄昏加深了哀愁，然后夜晚，月色皎洁的夜晚，来了，那奇异的銀光美化了整个房間。叫你不能成寐。这时候你得小心，不要在睡着的时候讓月光照到你的脸上。外婆告訴过狄蒂，多少姑娘一生的幸福就这样断送了，狄蒂至今还深深的相信着这話。

日子就这样溜了过去，一天比一天长，一天比一天光亮、温暖。花园里，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今天是这棵矮树綻开了花朵，明天又是那一棵。孩子們留神的观察着，回来把新聞告訴大家，然后每个人都走出去，欢迎这新的奇迹，房格先生把奇迹解释了一番。花园里每一种草木的名字，它們如何吸收养料，如何繁殖，几乎連它們如何思想，他都知道！他的書房的四壁摆满了書架，狄蒂一想到他的脑子里装的那許多东西，不由得要打顫。

太阳越升越高。它惊醒了花草灌木以后，就光顧起大树来。一天，它照到了屋角里，在狄蒂坐在桌边写信的时候，透过屋頂的人

字窗，照到她身上，它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那脸颊在它到来以前就已是暖洋洋、红艳艳的了。然后，它又在披覆着她的光润的额头的头发上逗留了一会，最后消失在树林子后边。

太太拿了一封信上楼来。信是一个年青的种菜人写来的，他在附近有一个菜园子，曾经好几次上他们家来，送园子里种的菜蔬，他请狄蒂和他一块儿去赴在伦德赫斯酒店举行的一个舞会。“我们真得好好考虑要不要撵你走的问题，”房格太太说。“事情不能老这样下去。你把附近的年青人都引得失魂落魄似的。在你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难得有小贩上门来，如今我们除了走出去说：‘不，我们今天不要什么，谢谢你！’以外，简直干不了别的。你知道人家给你起个绰号叫什么？叫做别碰我① 姑娘！”

狄蒂脸红了，房格太太的清脆的笑声响起来。房格先生离开书房，走过晒台。他在门外探进一个头，脸上露出滑稽的忸怩的表情。他得比平时身子伛得更低，才能从门梁下探头进来。

“进来，进来，”房格太太说。他小心的走进房间；狄蒂给他端了一把椅子，自己和太太并坐在软榻上。

“这地方真不错，”他四下里望望说。“就是没有书！你想念点儿什么吗？”

“嗯——”狄蒂迟疑起来，她不好意思告诉他，她从来不念书。“我可以借本《鲁滨孙飘流记》么？”她问道——这书她和孩子们一块儿在楼下挑着念过一些。旁的书的名字她都不知道。可是，她对这事情有点儿担心。她猜他以后一定会要她背上几段，她自己从来就背不好书。

“我一定给你一本同样有趣的书念，”房格先生答应了她。“我

① 从字面译意，是一种植物的俗名，学名水金凤。

們出去散步一会好不好，曼丽？"

"我今晚上要留在家里陪孩子，曼恩小姐可以和你出去走走，"房格太太說。

房格、弗雷德烈克、狄蒂，他們三人迎着西天的晚霞走。房格走在中間，講着京城里无产阶級的騷动。狄蒂覚得他講得太玄妙，她連一半也听不懂。然而，在他安詳的說話声中，一个更加高尚的世界出現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用不着为吃食、錢財以及别人背地里嫉妒的閑話煩恼。狄蒂以前認为这是上等人过的生活，如今她却看到她的理想实現了，生活在优美的思想里，在寬容和对那些地位低下的人的爱里。上帝高高的坐在上头，滿怀着慈爱的寬容望着大家。在通向上帝的路上，她把比她以及象她一类人更接近上帝的那些老爷太太放在一个更其純洁、更其甜美的氛围里。这天傍晚，她却觉得她被提升到跟老爷太太們在一起，她头脑十分清醒，然而，却在穷人梦想的国土里遨游。

"穷人要能唱：'大地何其美丽，天庭何其光荣！'斗爭实际上就为了这个。"房格說。

"他們为什么要喝酒，弄得自己更加的痛苦呢？"弗雷德烈克用他的低沉的声音問道。

"因为只有白兰地酒的力量才能給他們公道。他們于是借着酒力唱他們的贊美歌。如果他們唱歌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糊，那不是他們的錯。"

"不錯，父亲有一次說：'人能够認真的思想有多好啊，'可是那是他在酒后說的，"狄蒂插进来說。"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不敢去想生活；它太悲苦了，他說。"

他們俩一边在房格的两旁走着，一边抬头望他的脸。他的眼鏡片上閃着落日的最后一道光輝。弗雷德烈克不声不响的挽住了

他父亲的胳膊。

“你挽父亲的那一条胳膊！”他对狄蒂說。“这样走起路来舒服一些。”

狄蒂十分快活。他們三个人一伙，这么走着，人家会以为她是弗雷德烈克的姊姊，要不就是房格的妻子。他們一同哼着一支曲子，走下山来，朝家里走去。那曲子是：“我們走遍人間的乐土！”

房格太太站在园子門口。“你們出去了好久啊！”她說。“今晚上在門前徘徊的年青人可多哩！”

“是啊，”房格說。“我們眞得想法子讓曼恩小姐訂婚才好。她对她所有的相識都是一个危险。”

狄蒂微笑着——不，她不願意結婚。

然而，她是在恋爱——只不过不是爱着哪一个男人。春天正在她的心中升起，她全身充滿了旺盛的精力——可并无一定的目的。

第十一章　好时光

房格太太主持家务有她自己的一套。他們总是中午一点鐘在家里吃午飯，好讓下午的活輕松一些，她們站在厨房里做菜的时候，她常常說：“下午是一天最好的时光。你可以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間里，料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她似乎懂得狄蒂的心思；她有时也需要一个人淸淸靜靜、和她自己小圈子里的人通些心灵上的消息。

狄蒂于是就上楼去，随意走走，收拾一番，把东西四处移动，看看它們放在另一个地位是什么样子；她就在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她听得房格先生在对面的書房里走动，便把脚步放得很輕，怕打扰了他。在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們大家毫无例

外的都踮着脚尖走路，虽說他并不希望他們这样——他是个不事苛求的人。房格太太一說："父亲在工作！"大家就自然而然的这么办，好象她在他們身上使了什么法术一般。只有那几个小孩子对这話不加理会，满不在乎，一陣风似的奔上楼去，給爸爸看他們刚找到的宝貝——一块石头或是一根銹了的釘子！他們的母亲在后面追着。"孩子們，孩子們！"她压低了嗓子叫，这时房格却走出来，領他們到他房間里玩一会。他的門一开，就有一陣烟草的云霧冒出来，鑽进了狄蒂的房間，烟气不浓不淡，正好讓人觉得心曠神怡。然而，在他的書房里可坐不住，他坐在那兒，周身都給烟霧包围着。

"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进了天堂！要不然，他就写不出东西来！"房格太太打趣似的說。她老是怪他烟抽得太多，同时她却又喜欢他身上有股烟味。

狄蒂的房間多么整洁啊！旧鉄床的两头张着雪白的打褶的幔子，遮住了鉄架子，木做的洗脸架上罩着白布；窗前有一道厚厚的白色的窗帘，到了晚上就拉起来。狄蒂喜欢她的房間：这你从每一个明亮洁淨的角落都可以看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有一股新浆过、新擦洗过的味道。在这兒，她流了进城以来第一次的欢乐的眼泪——实在說来，还是她长大成人以来第一次欢乐的眼泪。那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正当她心灵枯竭、初次走进这个房間时的事。这小小的陈設簡陋的房間煥发着亲切的光輝，床头的一个花瓶里插着鲜花。有人用鲜花来欢迎狄蒂，这在她一生中还是第一回；它們挺立着，象是給了她一个获得甜美的休息和恬适的梦境的希望。从那时候起，她总不忘記在那兒放上一簇鲜花；花是她在黄昏时分出去順着树篱散步的时候采来的，它們就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它們理应摆在这个地方！

五屜柜上放着狄蒂从小山农庄下面海滩上拾来的一个大貝

完。除此以外，沒有別的会令她回想起她的过去的东西。她的小孩子的相片藏在一个抽屜底下，她用不着把它放在外面。那只会引起一些問題，而人家知道了事情的眞相以后，就会瞧不起她的。在这戶人家，狄蒂受不起由于自己不必要的坦率而招来的打击。她如今很少想念她的孩子；有时想起他来，也不再是一种撕心裂胆的难以忍受的欲望了。她也好久沒有回家去过，但是房格太太答应給她两星期的暑假；那时候，她一定要回家去看望他們。

狄蒂忙于成长。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但是她的內心却在发展，她正下着种子！从远处——从这个处在城市和乡村交界的地方看这京城，似乎和从城厢屋宇中看到的完全不同。在这兒，你可以把观察城市和它的居民的零碎的印象收集在一起。不用說，房格住在这兒，为的就是要能够縱观全局！他把这城市叫作全国的心脏。这狄蒂不明白——她觉得它倒象一个大肚子——要知道，成年累月，它吞下了多少吃食啊！她自己不是差点兒就給它吞了下去么？可是置身在这所房格别墅里，她很喜欢这座城市；她只在白天进城，賞鉴橱窗里陈列的貨物，买些东西。或者，和全家人去逛动物园。

从她的窗口，她看得見弗雷德烈克斯鮑格路，这路一直通往乡間，路的两边有田地、农庄、篱笆、屋子。农夫在犁地、牲口在吃草、行人在大路上走，各人一心一意的想着各人自己的事。那兒有麦田、草地、树林，还有一个大得无比的菜园子。鳥兒歌唱着，时而下雨，时而又刮起了寒風，过后太阳又出来，照暖大地。这景色眞美——眞神奇，因为它是万能的上帝創造的。可是，在狄蒂房間里的小桌上放着一件小小的四方的东西——一本書。那是房格写的，要明白人怎么能作出这样的东西来，眞不容易；因为当你打开它，望着那些印着字的書頁的时候，一个五彩繽紛的世界便出现

了——一个你从来沒有見到过、也从来不存在，然而，你却似乎对它十分熟悉的世界——它有城市、农庄、漁村以及沉浸在各自的欢乐和悲伤里的人。只要把眼光从窗口移到書本上，她就能招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狄蒂覺得这真是神奇，眞象魔术一般！女主人說他写过一大堆象这样的書。在他的書房里，他另外还有許許多多的書，別人写的成百本各不相同的書！她以后晚間上楼到她自己房間里去的时候，一定要极其小心，不要鬧出声来，不能讓那些神灵給她吓得逃走。她如今知道这有多大的关系。房格常常几乎通宵不寐，她醒来便看見一縷灯光透过那半开的門，照在天花板上——他总是把門开着，好讓烟霧出去。他不抽烟就不能工作！想到她的主人坐在那兒，在蓝色的烟霧里，看到种种幻象，眞叫人覺得神奇。在黑暗中，狄蒂的脑海里常会閃出一个問題：要是上帝沒有創造这世界，房格能不能創造它呢？誰創造的世界好，她說不上来！不过至少愛情在房格創造的世界里要比我們上帝創造的世界里的美丽得多！

狄蒂坐着看書，她双手閣着耳朵，生怕一些不相干的吵鬧声来打扰她。如果她看的一段書里沒有馬車，而她恰巧听到了街上車輪轔轔的声音，她就受了打扰。可是尽管掩着耳朵，她却清清楚楚的听得她的女主人用万分惊訝的声气在叫："啊，那不是拉尔斯·彼得么！"她随即砰的关上了門，往屋前的小径奔去。

狄蒂急急忙忙的下楼。他們果然在路上——拉尔斯·彼得、辛妮以及所有的孩子——滿滿的一車！房格太太径自去亲辛妮的嘴。"你千万得原諒我！"她說着微笑了，"我多喜欢你們大家啊——这都是听狄蒂說的。"她的发光的眼睛輪流望着他們大家。

"好，她沒有在我們背后說我們的坏話，也沒有叫我們丢脸！"拉尔斯·彼得兴高采烈的說。他手按着馬屁股，爬下車子来。"你

好啊，我的姑娘！”他擰了一下狄蒂的脸蛋兒，輕輕的搖着她的身子。“又見到了你，眞高兴！”

弗雷德烈克跟着跑上来，还有小英格和那几个男孩，他們从四面八方走来。房格抱着最小的孩子也从屋后园子里急急的赶到了。“咦—咦！”那孩子叫道；“咦—咦！”他哼着鼻子，弄得鼻涕流到了下巴上。

他們打算立刻进城去；馬走乏了，需要进棚休息。拉尔斯·彼得原来希望狄蒂能請得一天的假，和他們同去。可是这哪兒能成。房格太太說，他們一定得进屋去，吃点兒东西——然后他們尽可以再作打算，房格也是这么說。

拉尔斯·彼得手插在大衣袋子里，眼望着地上，狄蒂和房格太太就一边一个拉他。他看来象是在寻找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不好意思，想延挨时間罢了。

“你說怎么样，媽媽？”他体貼的問道。可是辛妮除了微笑以外，什么也不肯說；她的紅紅的脸蛋兒上綻出了深深的酒窩。拉尔斯·彼得讓她們把他拉走以后，鮑符尔和拉司慕斯就忙着卸起馬具和大車来。在狄蒂离家的那些日子里，他們已經长成大孩子了；眞是两个地道的搗蛋鬼！

拉尔斯·彼得随后不得不上房格的書房去抽雪茄烟。为了孩子的健康，楼下是不准抽烟的。他看到了那么多的書，吓得呆了。“你能讀完所有这些書么？”他怀疑的問道。

房格只得承認，那里面有好多書他沒有念过，說不定以后也不会念它們。“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啃書本的有学問的人，”拉尔斯·彼得說，“这跟我在外边干活湊合不上——我一回家坐下，就困得厉害。不过我想書也跟人一样——你和它們交上了朋友，你就喜欢起它們来，就想从它們中間得到最大的益处。可是話虽这么說，

要坐下来，写上一手好字，一定够腻人的。如果有人要讓我干这一行的話，哪怕我能，我也受不了。”

“对，你說得对，这眞不是好玩兒的，”房格認眞的說。“我很願意和你对調一下，到大路上去赶車。但是我覚得心里有話，非得把它們写下来不可——这些話也許再沒有别的人能写。难得有人把这事情看得象你这么通达透彻的，他們大多数总是羨慕別人。”

这时候，女人們端了咖啡上来了；他們就在房格書房外面小小的阳台上喝起来。“你好大的面子啊，拉尔斯·彼得，”房格太太脫口而出的說，“生人誰也不准上这兒来。可是我們实在是喜欢你。你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回講起过你和你的孩子，还有那兒村子里的生活。”她說着說着，脸就紅了起来。

“我也很喜欢你——当然是把我自己的老婆除外的話，”拉尔斯·彼得回答道。“你是个眞正出身高貴的太太！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差点兒当場說了出来）你怎么認得出来是我呢？我的姑娘总不能把我們大家都照了相，給你看啊！”

“我的太太长着千里眼！”房格打趣似的望着她說。“可是你长的一定也是千里眼，才会看出她是个出身高貴的太太来。因为直到如今，沒有別人发現过这一点。她也沒有作出什么事来，讓人知道她是个司令官的女兒。”

“你为这事还挺不高兴哩！”房格太太摸着她丈夫的头发說。“現在請你們原諒，我得出去一会。狄蒂不妨在这兒多待一忽兒。”她向她丈夫作个手势，他就随着她进了書房。

“我想他們沒有錢，”狄蒂低声对她的父亲說。“他們为这光景很发愁，不知道該怎么办。”

“可是我們实在不是来叫他們为难的呀；我們只是想看看你，”拉尔斯·彼得着了慌。

“他們常常談起請你上这兒来——你們要是現在就走，我想他們真会非常难过的。你有錢么，父亲？”

“我的姑娘，你放心好了，我有錢！”拉尔斯·彼得如释重負的嚷着說。“好运气！我們刚取了一点辛妮的存款，我們想趁我們来城里的时候办点兒事。”他从他的荷包里拿出一张一百克郎的鈔票，給了她——秋蒂看到那荷包鼓鼓的，装滿了錢，很得意。“是啊，我們找到了一位有錢的媽媽，对不对？”拉尔斯·彼得爱怜的瞅了辛妮一眼。“可是你要明白，我們不能把錢胡花了。这錢要用来干上一行买卖。这下，你又怎么把錢交給你这兒的主人和太太呢？”

“我自己上菜鋪去，”秋蒂說。“我可以把这笔錢全化了么？要是这样，我就能把我們的欠賬还清。”

“她长成了一个出色的姑娘，你說是不是？”她走了以后，拉尔斯·彼得說。

“她从来就是！”辛妮說。“她真該有个好丈夫。”

“象我这么个好丈夫，是不是？”拉尔斯·彼得笑道。“嗳，我就是有点兒怕，怕她正在变成一位千金小姐。”

房格太太走出房来，到他們跟前。那姑娘到底还是把錢的事告訴了她，因为她走到他們的椅子背后站定，摟住了他們的肩膀。她一言不发，只是想着什么心事似的摸着彼得脖子后面的头发，随后突然弯下身去，在他脑袋頂上一大块秃了头发的地方亲了一下。

“我的老天，孩子們上哪兒去了？”拉尔斯·彼得想引她分心，这样嚷道。他怕房格太太这就要向他們道起謝来。

“他們在屋后的園子里，和我們的孩子在一起，”房格太太說。“你真該瞧瞧他們在一块兒能干出些什么来。鮑符尔和拉司慕斯正在教我們的孩子在地上挖窟窿。克列斯蒂安不能和你們一块兒

来，眞可惜！”

“怎么，你連克列斯蒂安也知道么？不成——他現在正式在人家干活。不过，說不定有一天他会跑到这兒来的。他爱在外面流浪过日子。”

“这可不是跟外人学的呀！”房格太太笑着回答。

“对，”拉尔斯·彼得搔着他的脑袋說，“对，这很可能！”可是說到后来，事情弄明白了，他們并不是这一天离家的，而是出門游历好几天了，他們随車带着食物和輕便鍋灶，到了树林子边就停下，做起飯来。昨天晚上他們在諾特博的一个佃农家里睡了一夜。

“这一定是好玩极了！”太太說。“我多么希望和你們一块兒作这么一次旅行啊！”她的眼睛放起光来。

“喔，这很容易办到。你只要順着大路一直走去就成。不过，自然罗，这么做，你得有一种天生的本領，要凡事都能将就。”

“我們能，我和我的丈夫全能！在我們眼前的境况里，我們不能不这么办，”她微笑着，添了一句。

“是啊，看到你是这么一个出色的女人，我心里眞有点納悶！”拉尔斯·彼得說，“可是現在我听来明白了。好人总是那些家产少得可怜、良心又在中間的人。哎喲，我們的大車在哪兒呀？”他惊慌的跳起身来。

房格太太笑了。“我的丈夫和弗雷德烈克赶它上那家客店去了。我們覚得你們还是在这兒过夜的好，不必往前走，在城里再找地方宿夜。只要你們不嫌弃的話，我們尽有地方給你們住。”

他們自然不嫌弃！拿拉尔斯·彼得自己来說，哪怕是吊在帽鈎上，他也能睡着。多謝上帝，不管哪兒，他都能睡得死死的。“不过，我們不好意思平白无故的打扰你們。”

这时候，狄蒂和爱尔茜两人合提着一大筐子菜进来了，房格也

在路上走来。拉尔斯·彼得走出去，想在田地里跟他相会，他要望望四下里的野景。辛妮情願留在屋里，娘兒們在一起。"我不明白路这一边的田地种得那么好，那一边又为什么弄得那么糟呢？"他們遇上了以后，拉尔斯·彼得就問房格道。

"这是因为这边的地有許多人在投机倒把，"房格回答。"一块地只要有哪位律师来望上一眼，就象有魔鬼在上面吹了气一样，什么东西也不会再长了。"

他們一块兒在田地里走。拉尔斯·彼得起初覺得房格是个古怪而冷淡的人，不象他的太太那么活泼、唠叨，就猜他自以为比他們要高一等。可是事实上他只是讓旁人唠叨，自己把所有的話都記在心里，因为，到他独自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很爱說話，而且說的話都有道理。他似乎对各个阶級的情形都很熟悉，說起哪一等人来都毫不留情——这样的心情正合拉尔斯·彼得的意。房格对大人物并不敬重。"替他們操心的是我們，"他痛快的說。

拉尔斯·彼得早就认为他和他一等的人是在替大人物們干活；但是现在房格說出这么一句話，在他听来，倒是很新鮮的。

"是啦，你們絞着脑汁。我們其余的人又动了手，这么一来，他們自己就用不着供給自己什么了，"他笑着說。

"是啊，剩下来就是肚子，"房格严肃的說。这么一个高尚出众的人說出这样一个字眼，听来真是奇怪；可是人家說得对，深深的死水里长得有頂頂希奇的植物。

他們看到別墅的阳台上有人搖着手，喚他們。他們該回去吃晚飯了。

餐室里放了一张长桌，桌上有鮮花和酒，象是过节一样。房格拉来一张古老的有着高高的靠背和蟠曲的腿的橡木椅子，把它放在桌子一头——那是他的座位。"你就在这兒坐，拉尔斯·彼得，"

他用看待父亲一般敬佩的眼光望着他說。

这可真是个上座。拉尔斯·彼得坐下来的时候，很是感动。“以前誰也沒有这么款待过我。”他輕輕的說。

这是一次真正的宴会。孩子們挤在一块兒；他們欢喜若狂，你笑我，我笑你，嘴里嘰嘰喳喳說个不停。房格却喜欢他們这样。“一日三餐，是孩子們的好时光！”他說。

拉尔斯·彼得发覺房格吃起飯来，要把最小的孩子放在自己膝头上。“哦，我有他在身上，吃的东西就香得多。”房格說。

“啊，这正好跟你一样，父亲！”秋蒂說，她爱怜的望望这一个，又望望那一个；她的脸蛋兒由于极度的快乐綻出一朵朵的玫瑰。

“不錯，我也是这样！”拉尔斯·彼得露出不胜羡慕的神气，說。“我正是这么想！可是在家里，我的膝头上再也沒有人坐了。孩子們說他們大了，不过媽媽答应我到圣誕节生上一个——要是我从此不嚼烟草的話。”

辛妮的脸越来越紅了。

“天啊，我們桌上正好是十三个人①，”她叫道，她的惊惶的神情十分可笑。大人和孩子，全都笑了；这話来得那么的突然。

“是啊，媽媽是个迷信的人，”拉尔斯·彼得說。“多謝上帝，我从来不这样。”

“这是你們一族人的标志。”房格举起了酒杯，向他点点头。“你們从来不怕鬼神，因此你們老是受到迫害。为那些不迷信的人——那些有信仰的人干一杯！我們要相信我們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什么妖魔鬼怪。”

房格太太也举起了她的酒杯。

---

① 按照西方的迷信，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

"你是因为生活在未来，才这般的喜欢孩子！"她对她的丈夫說。"因此我們該敬辛妮一杯，祝她万事吉利。"

"今晚上我們上蒂伏列[1]去，"房格說。"我們大人都去。"

"啊！"弗雷德烈克涎着脸說，"那我跟你們去！"

房格太太笑起来，这天她一直象是心痒痒的十分高兴，她整天都无緣无故的在笑。"我們得想法找个人照管孩子，"她思索着說。

"我来照管他們，"爱尔茜說。"我反正是太累了，不能随你們去。"

"你，一个孩子家！"房格太太吃了一惊，叫道。

"她单枪匹馬料理我們的家务，已經有两年了！"拉尔斯·彼得得意揚揚的告訴他們。

"那你們听我說，"太太說。"今晚上我們大人上蒂伏列去。明天狄蒂和她的爸爸媽媽，还有所有的孩子——我們的也在內——去逛动物园，同时在城里观光一番。随后，你們回到这兒来，吃一頓晚一点的午飯，在这兒过夜，到后天，再赶車回家。这样，你們明天就有一整天的工夫！"

"我不和他們一起上动物园去才怪！"房格說。"亏你想的！"他露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那我也不願意給人撵在一边，"房格太太說。"不过这么一来，你們要很晚才有飯吃；这你們可得担待点兒！"

第十二章　狄蒂摘玫瑰

真正的夏天終于来到了。暑气好厉害，你簡直看得見它象一

[1] 哥本哈根的夏季露天游乐园。

道道波浪似的逼来。它低低的压在地面上，在你眼前閃着淡淡的光。不受炎热影响的似乎只有孩子。他們成群的躺在草坪上，大声嚼着鵝莓、紅醋栗，嘰嘰喳喳的說話。他們一个接一个走来的时候，就象一座一級級的小梯子——每人大小都只差一岁——看来眞叫人发笑。

弗雷德烈克騎了自行車上頦德海峽洗海水浴去了。房格太太和狄蒂坐在房格書房下面的門廊上縫衣服。她們听見房格在樓上走动：他走出去，在阳台的栏杆上敲了敲烟斗，又走回書房里。两个女人靜悄悄的坐着，傾听着他的行动。他一整天都可以这么过去，摸摸这样，弄弄那样，甚至还和她們說話，然而他却一直在干他的工作！这工作象是出自他的內心，不受他的环境的干扰；然而她們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在工作，它們象一个梦游人的眼睛一样。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也引不起他的兴趣。房格太太笑着把这叫做"着魔"。

她們正在縫一件狄蒂夏天穿的印花細洋布的外衣，这布是太太买进的便宜貨。由于天热，她們穿着平口鞋子，光着腿。"这样就省了我們的长袜子，"房格太太說。这是她出的主意。

"可是那些小販！"狄蒂对这种打扮不大放心。

"好一位千金小姐！"房格太太打趣似的說。"我們管他們做什么！再說，他們还以为我們穿着肉色絲袜哩！眼下要穿得象光着腿一样才算时髦呢！"

房格走到阳台上，又敲起他的烟斗来。

"請你别把烟灰敲到我們縫的衣服上！"他的妻子在下面告訴他。

"啊，請原諒。"他在栏杆上往外探出身子，看她們，随后他走下樓来。"你們这么坐着，活象是两姊妹，"他說。"两位又要好又美

丽的姊妹！可是你們倆誰也沒想到这高个子的男人。今天沒有茶喝么？天气这么热！”

狄蒂丢下了她的針綫活，跳起身来。

“我准是发了孩子气了，”她叫着，就往厨房里奔去。

“对，要不然，就是在想結婚，”房格太太高兴的对着她的背影嚷。

“眞是个孩子！——可是，她整天做梦似的，有多美。你差点兒就会深深的墮入她的情网！”

“我要是个男人，我就会爱上她！”房格太太庄重的說。

狄蒂在厨房門口叫：“孩子們，孩子們，喝茶还是吃鵝莓糖酱？”

“吃鵝莓糖酱！”他們回答。“可是糖酱里一定要有鵝莓皮。”

“那你們赶快上凉亭去，”她的声音飽滿而清脆的在露天底下响着。接着她端了茶进来。

“你喜欢不喜欢我們的新袜子？”太太伸出了一条腿。“我不說，你也該注意到了。瞧，它們是絲的。”

“挺漂亮！”房格說，“就是合算起来，貴得吓人。”两个女人縱声大笑。

“你这傻瓜！人家还称贊詩人——”

房格把她的头往后一扳，往下紧瞧着她的脸。“他們駡詩人什么，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他問道。

“那你也許不是詩人！”

“我是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这样。可是这尽够了。所有眞正活着的人全是詩人。”

“我也是个新鮮活跳的人——可不是詩人！”

“你是个碎嘴子——尽說些胡話。”他吻了吻她的两只眼睛，走了开去。

"他受不住人家称他詩人，"房格太太忧郁的說。"他討厌艺术和艺术家，这你也許已經注意到了。他叫他們做理发师。他总想把不折不扣的眞理講出来。你能相信这是很困难的么？可是他說我們大家都給假話攪糊塗了：我們要去跟农民学才成。"

"跟我們学！"狄蒂惊駭得叫起来。"可我們压根兒不懂得作詩。"

"說不定正是这个道理。我不十分清楚。房格什么事情都不要說，誰也料不到他是个鼓动家，你說你料得到么？然而，人家正监視着他哩，眞的。只要一有机会，他們就要抓他去。眼下他尽量的保持沉默——但是有一天——要是机会到了啊！那时，他們就会把他从我身边夺去的，狄蒂！"

"怎么，就因为他替穷人說話么？"狄蒂不明白；她的莫名其妙的眼睛凝視着前方。

房格太太点点头。"将来就是这样！要就是他們摔掉他們的破衣服，要就是富人也穿起同样的衣服来。只要一有事情，他就会参加到他們的队伍里——这我完全說得定。噢，狄蒂！为了他，这世界上沒有什么东西我不能犧牲！"她垂下头，用胳膊遮着脸。

"她的胳膊多美啊！"狄蒂心里想道，"她又是多么美丽、多么善良啊！"她站在她身旁，温柔的摸着她的浓密的黑头发，恨不得能把这种她不明白的悲伤安慰住了。这时候，一个孩子奔来給她們看什么东西，于是房格太太又露出笑容，恢复了她的常态。

过不了一会，就有一个孩子走上前来。那小女孩捉到了几只瓢虫，把它們放在手指尖上，唱歌給它們听，直到最后它們突然象一顆干豆子似的裂开，张开隐藏着的翅膀，飞走了。那小娃娃拿了一条圓鼓鼓的粉紅色的蚯蚓搖搖摆摆的走来，那蚯蚓在他的胖胖的骯脏的手掌心里蠕动。"味兒可好哩！"他說。可是他很小心，并不

把它放在自己嘴里。他只是想試試，看他能不能吓得他的母亲或是狄蒂哇哇的叫。“你这小流氓，給我走开，不要来耍弄我們！”房格太太恶狠狠的說。狄蒂坐着，什么也沒听見。她墜入了沉思。她坐着，想着自己童年时代的貧困——他們怎样的受苦，怎样的努力，却得不到什么結果。那光景就象有一个鬼怪半夜里走来，把他們白天收来的粮食都吞吃了一般。眞該有一个願意站出去宣揚眞理的人！他們自己作不到这一点。坐牢！她打了一个冷顫，心里有一种恐怖同时又是忘却一切的贊叹的感覚。

“我們进屋去把衣服穿上試一試好不好？”她听得房格太太說。

她們走到了她和孩子們睡的房間里，站在鏡子前面。狄蒂脫下了她的外衣，她的白皙的胳膊在下午的阳光中发亮；她的脸頰紅艳艳的，眼里还残留着她听了方才的話的激动的神情。狄蒂站着，胳臂向两边平伸，房格太太就把縫好的布片在她身上拼接起来。

“你眞象一位神仙公主，正打扮着要在一个神話里出現一样，”房格太太說着，就把她象陀螺似的轉了过来。“这衣服很合身，但是你的身材苗条，衣服穿在你身上，格外显得好看。你現在快上樓去，讓我丈夫看看。你該看看狄蒂。她眞漂亮！”她对着楼上叫道。

房格为了图凉快，一直讓門开着。狄蒂走进去，滿脸紅光，又是欢喜，又是羞澀。

“哎呀！你多漂亮，多美啊！”他贊叹的望着她的年青的身材說。“你該讓人举起来！”他双手叉住她的腰，把她一直举到天花板高。“这下你得請我們吃巧克力糖了！”他快活的說。

狄蒂低头看他的脸，他的强壮以及这一切使她脑袋发暈。他的眼鏡片閃着光，在它們后面，正如在窗玻璃后面一样，在他的眼睛的深处，狄蒂看到了牢獄的孤寂——这时候，狄蒂居然还看到牢

獄的孤寂！她滑下来，滑到他的怀里，閉着眼睛，用自己的嘴紧貼住了他的嘴，随后就奔下楼去。

事后，狄蒂不知道是她吻了房格呢，还是房格吻了她；然而，她却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并不后悔。她并不希望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周围的一切都似乎沉浸在同样的溫暖和甜蜜里，在对一切的光閃閃的爱情里。白天象是一个奇迹，一种沉醉，一个梦，夜晚也是一样。她张开眼睛，就能够快活的确定未来一天中将充滿了欢乐，晚上閉上眼睛的时候，她的灵魂里洋溢着奇异而强烈的期待。她拥抱一切，一切又回过来拥抱她。

狄蒂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她从来沒有把自己許过哪一个男人。以前使她冲动的是她的母性的需要和自我牺牲的感情，却从不是她的爱情。她的爱情一直酣睡着。但是現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唤醒了它，走进狄蒂的心里，不是为了加給她新的負担，而是用一种輕松美妙的欢娛心情来迷住她。在她心里，早已有隐隐約約的溫柔曲調在歌唱，可是現在呢，她的全身的血液都縱声欢唱起来了。她覚得身子里仿佛有一个合唱队，一个无穷无尽的、欢乐的婚礼行列在歌唱，她的心快活的跳跃，象一只受惊的小鳥似的扑扑飞着，她常常要用手按住心头，才能睡着。

她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給了爱情的狂热的威力。她的感情沒有計較的余地——她爱房格，他也爱着她——别的什么她都不在乎。她比以前更喜欢那些孩子，她对房格太太怀着无限的深情。有时她的脑子里也閃过这个念头：房格太太不在疑心着什么嗎？狄蒂偶尔深夜回家，房格就从最后一輛电車上接她回来，这时房格太太就摸摸她的脸蛋，看她一眼，仿佛在說：我比你料想的知道得多。一天，狄蒂抱了一大束野花进来，放在房格的房間里。随

着房格太太双手挽住了丈夫的脖子，說："你有两个人伺候你，真是福气！"

房格太太和她所爱的人說起話来，一双温暖的手总是拍着，摸着他們，来加强或是緩和她說的話。疑問在狄蒂的脑海中閃过，立刻又消失了，房格太太对她从沒有象現在这般体貼，这般亲热过——她們象最要好的姊妹一样。狄蒂对房格太太毫沒有嫉妒之心。

狄蒂怕的只是房格会改变和他太太的关系；但是他和以前一模一样，依然是个沉靜的好丈夫。他很沉靜，几乎比过去还要温柔；然而他的全身却发散出一种令人欢快的力量，深深的打动了她們。眞不明白，他和这个世界怎会有那么多的爭論，而在家里，却从沒有半点兒不和。

对狄蒂說来，这是一段充滿了幸福的时光，最初是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但是，一天早上，看到了她的女主人的泪痕狼藉的脸——它就变成了一种絕望的幸福了。也許，只是她下意識里的某种感覚，她的依然半沉睡着的覚得有罪的良心引起了这种想法。不管怎样，它使她停住、想起心事来。可是她还是照常的过下去，尽管这幸福已經有了变化。它被人捉住，細細的观察了以后，就失掉了最初的清新，留下了一种苦味——一种犯了罪的又辛酸、又甜蜜的滋味。她有时候簡直是这世界上心情最最愉快的人，然而，随后阴云和暗影突然的袭来，（誰知道它們是从哪兒来的呢）它們使生活充滿了痛苦和有罪的甜蜜。她一会兒哭，一会兒笑，一会兒羞愧，一会兒驕傲——驕傲的是她得到了一个又伟大又聪明、有着一个如此可爱的妻子的男人的爱情。

在她不加思索的时候，她整天的沉浸在幸福的感覚中，象是做着梦似的，眼睛半开半閉的望着这世界。但是，到了她不得不考虑

她的茫茫前途的时候，她就哆嗦起来，吓得全身发凉。老是有些新的事情，在它們冒出头来以前，是她想都沒有想到的。她在培养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一种有罪的爱情！这倒不是因为她沒有行过婚礼，就毫无顾忌的献出了她自己，而是因为她把自己献給了一个結了婚的人。一个年青姑娘和一个結了婚的男人发生关系，沒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了，而这正是她現在所做的。这要是給家里人知道了，她就再也沒脸回到自己的教区去了；她生了那个孩子，他們还可以原諒，可是这事情他們决不会原諒的。那时候，拉尔斯·彼得就无法再在那兒住下去，而孩子呢，可怜的小东西們，又不知要受尽多少侮辱啊！

狄蒂把这些痛苦都留給她自己——只有幸福，她才和旁人分享。但是痛苦并不因为这样而减輕；相反的，在她的孤寂中，它更有机会滋长繁殖。她的女主人，她是那末善良、体貼，假如有什么事給她发覺了呢！她要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就好了！那么一来，她决不会有这样大的痛苦！有时候狄蒂簡直不敢正眼看她，即使她敢，她也不能够；沒有一个字听起来象"欺騙"那么可怕的。她常常覺得房格太太在疑心什么；她自以为从她脸上已經看出，从她声气里已經听出了这一点。这处境眞是可怕，然而她又覺得幸福。她在沉醉中，在霧一样的溫暖和梦幻中，在渴望黑夜来臨中，过着她的日子。

"只能够在暗地里恋爱，这一定别有一番滋味！"一天，她們正站着熨衣服，房格太太說，她梦幻似的凝望着远方。狄蒂很高兴，她占有了黑夜。她不能离开这兒——这她一直想都沒有想过。

一天，她們正在做晚飯。狄蒂站在窗下的水槽边洗魚。外边风雨交作，冷天已經来到。房格在他的書房里来回走着，他工作的

时候，就是这样。眞奇怪，一切的事在他身上都变成了工作；他从来沒有象这个夏天那样的工作过。正如他的太太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說的：“他为着两个人工作，”說到“两个人”的时候，她略为加重一下語气，微微一笑，这叫狄蒂停下来，想了一陣心事。

“如今夏天过去了，”房格太太在厨房桌子边說，“眞是一个美妙的夏天。”

狄蒂想答話；可是話在她的喉嚨里哽住了。她的眼睛发热。她不敢回过身来，只是埋头在水槽里忙着；她觉得这一次天雷準是要劈下来了。

房格太太走过来，在厨房桌子上放下什么东西，又拿起了一些别的，但是始終站在那兒。狄蒂只管埋头干活，不肯抬一抬臉，讓房格太太看到她在淌眼泪。

她感到一只胳膊溫柔的按住了她的肩头。“狄蒂！”房格太太緩緩的說。

“嗯。”狄蒂用她的光胳膊擦干了潮湿的眼睛，却并不抬头看她。

“我們再不能象这样下去了。不，狄蒂，我們俩誰也忍耐不下去了。我也不能够！”

狄蒂轉过头来，抬起了她的泪痕狼藉的脸，脸上蒙着絕望无助的表情。

“不，我并沒有生气，狄蒂！”房格太太說着笑了；然而这是一种沒有快乐的笑。“我有什么要生气的呢？但是在这兒——在这所屋子里——我們两人不能同时存在。我不能，你也不能。”她把前额枕在狄蒂的肩头上。

“我想向你提出辞工的通知——我早就想这么做了，”狄蒂抽噎着說。“可是——我为这事情非常难过！”

"这——这沒有什么！"房格太太安慰她說，"是你的东西，人家总是搶不走的。只是这太奇怪！你和我！楼上，楼下！眞——眞是复杂！"她又笑了，这一次是她往常的清脆的笑声，"你还得把事情竭力的掩盖着，你这可怜的孩子！"她抱住了狄蒂的头，吻她。"这下我們在晚飯桌上，得笑容滿面才成，"她說。"我們俩决不能鬧起来，你和我！"

狄蒂恨不得当时离开这地方。

"可是你的衣服呢，孩子！"房格太太一动不动的站着，犹豫不决。随后，她取来了狄蒂的上衣和帽子。"你要是宁願这样，那就馬上走吧，"她說。"不过你一定先得和房格正式的說声'再見'。"

"不，不！"狄蒂用手抵挡着。她快要暈过去了。

"你可以上那小小的高等学校公寓去，"房格太太替她扣着上衣說。"我随后把你的行李收拾好，下午就送过来。你要記着，我們永远是朋友，永远是！"房格太太送她出去。"停一下！"她叫起来，摘了一朵又大又紅的玫瑰。"这給你——花园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她站在厨房的高高的台阶边，揮着她的白色的围裙。

可是狄蒂沒有回头。她一路哭着，又一次的往城里走去。她为了赶电車，奔着走完最后一截路，她踏上后面車台，刚一站定，电車便已开动，这时她发覺那朵玫瑰在路上掉了。

第十三章 狗

主人衣服还沒穿好，就走进狄蒂正在清扫的餐室里。

"史高脫大便了沒有？"他神經紧张的問。

"我不知道，"狄蒂干脆的回答。

“它要你放它到院子里去沒有？”

“沒有！”

这位年老的狗主人又輕快的走回到臥室里。从他走路的架式和他的姿态上还可以看出过去軍事訓練的一些影响。“这真稀奇！”狄蒂听得他說，“昨夜我送它下楼去两次。它一定有了什么毛病。”太太沒有回答。

他随后又回来，穿了一件綠色的家常上衣。他从食柜上取下一壶葡萄酒。狄蒂拿来了一个生鷄蛋。“史高脫今天得喝它早晨的提神酒，”他說着，就把蛋黃放在一杯葡萄酒里。那条狗从餐桌底下給拉了出来，每天晚上它都在那兒一张毛皮毯子上睡觉。这时候，它那样子象是恨不得咬他們一口。狄蒂只得打开它的嘴巴，主人就把那补藥灌了下去。可是，这畜牲立刻又呕了出来。

“我想它准是得了胃炎！”他說，“它的呼吸有股臭味。阿曼利亚，它准是害了胃炎！”他对着开着的臥室門叫道。

“也許这只是它毛上的那股酸味吧？长毛狗总有这股味兒，”狄蒂說。

这位年老的猎人狠狠的瞅了她一眼。然后，很生气的样子，走回臥室里。“它得吃規定的食物，”她听得他說。“你得找一本狗食烹調大全来，阿曼利亚。可是，别再把事情交給这佣人了：勞光蛋对畜牲沒有感情！”狄蒂刻毒的笑了。哦，她确实沒有多少感情留下来給史高脫。

每天下午，只要他的脚痛风不碍事，这位老紳士就带着这狗出去散步。可是，这脚痛风常常会发作，因此，狄蒂就不得不带它到大道上去。那規定的半小时散步象是永远不会完結似的。史高脫野得很，它拉着鏈子，吠叫，牵着她从一样东西跟前走到另一样东西跟前。“只管跟它走，”狗主人說，她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陪着

她去，指点她該怎样讓狗舒散筋骨。"它要干什么都随它。你只要抓紧了，不讓它从你身边跑掉就成。"

不管是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史高脫都要去聞一聞，贊賞一番，弄得狄蒂羞窘万分。她很高兴，白天終于漸漸的短了，黑暗多多少少把狗和她自己隐藏了起来。

她牵着它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位老紳士的头一句問話便是："它大便了沒有？"要是沒有的話，他就急得发疯。"它害大腸炎了，"他嚷道。"可怜的史高脫，你受不住了，是不是？"

女主人冷冷的微笑。

"它沒有大不了的毛病，"她說。"早上，它奔出去咬了一个拿着一包东西的人，咬在腿上。我只得給他五克郎作賠償。史高脫把他的褲管咬了一个洞。"

"那你瞧着好了，他一定是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的良心上有着什么刺！史高脫不咬誠实人，嗳，史高脫宝貝，对不对？給了他五克郎！你干嗎不叫警察，那时候，他就許会馬上招認的！"

狗需要打針，吃蓖麻油或是补藥的时候，随你怎么說，女主人都不肯动手帮忙。她只是說："对不起，我不干！"就走她的路。于是，不管狄蒂高兴不高兴，她不得不担当起这項工作来，这可不是好玩兒的，但是，話得說回来，这家人家工作很清閑。

"但願它有一天会逃走，要不就是出了什么事！"她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太对狄蒂說。"你能叫它出些什么事么？我决不会难过的！"

"你干嗎不領养一个小孩呢，太太？"狄蒂問道。

"主人受不了孩子的打扰。說实在的，領一个孩子也真是一件冒险的事。哪怕从小領养的孩子，身上也准有許多坏习气。不过，話說回来，拿我来說，你尽管把史高脫放走好了。我决不会扭斷你

的脖子的！”

有时候，狗会挣脱狄蒂的手，走个无影无踪。她只得来回的走，等着，常常等上几个鐘头，它才掉头回家。沒有狗，她不敢回家去。

一天傍晚，她在大道上走着，嚷着它，她很害羞，不敢放声的叫。一个年青的工匠从一道巷子里走出来。“那是一头苏格兰种的牧羊狗么？”他問道。

“是的！”狄蒂心慌意乱的說。

“它正在巷子里乱闖着呢。我替你把它抓回来，小姐，”他接着說。

“小心！它要咬生人的！”她着急的嚷；可是，他早已走进巷子，不見了。她听得他在那兒吹着唿哨，叫着。不多久，他便牵着史高脫回来；它在他身边跳来跳去，摇着尾巴。

“你这下看到了吧，小姐！它不会碰我的！从沒有什么东西咬过我！”他帽子拿在手里，快活的笑着。狄蒂也笑了——一半是出于感激，一半是因为他长得那么漂亮。

“对，它不象会咬你！”她說。

他陪着她走到門口。“你哪天晚上有空？”他把他的手伸給她，問道。

“星期四，”狄蒂回答着，跑进屋里。到了台阶上头，她又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的說了一声：“七点鐘！”

狄蒂一心盼望着星期四到来。她很寂寞，需要找点兒乐子，需要有个年青人带她出去，逗她开心——能有一点兒消遣就好。她一边洗着碗碟，一边唱歌，惹得她的女主人走出来数說她。她收拾完毕，就立刻上楼打扮起来。她平时舍不得穿好衣服，可是这天晚

上，她穿上了她的頂頂体面的衣服——她要叫自己显得好看。突然間，她想了起来，他不一定会在那兒等她呀。他說不定这时候已經另外找到了一个姑娘在并肩散步哩——这正象是一个干手艺的徒工的行径！她知道他么？她还沒有来得及好好看他一眼哩。

他站在街那一头的門洞边等着，先是摘下他的帽子，然后握住了她的手。“你来了，多謝你！”他說，随着突然的摟住她，吻了她一下。“我的名字叫乔治·韩生，是油漆徒工，”他說。“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姑娘？”

狄蒂笑着告訴了他，就这样，他們成了老朋友；他們挽着臂，一块兒上一家跳舞厅去。

狄蒂沒有失望。他長得比她上次得的印象还要好看得多，頎長的身材，神态自若。他的穿着并不时髦，可是很合身。他实在并不象一个工人；他的面色蒼白、五官端正，太阳穴略为有些凹陷；他的柔美的黑发微微起波紋，他的眼睛显得异常机伶。他跳舞跳得很好；然而狄蒂却很願意坐下来，望着他和旁的跳得同样好的女孩子跳舞。他看上去真是一个高貴的男子，誰都乐于接受他的邀請，和他跳舞；你一眼便能看到他在大厅哪兒，因为，他的舞伴总是滿脸堆着笑容。

旁的男人也有跳得比他好的。他跳得最起劲的时候，他的領子就往一边飞起，这时候你便能看到扣着这領子的呢衬衣。由于他沒有穿麻布衬衫，他的袖口老往下滑。可是虽然如此，他依然是那兒的头号人材！

他口袋里还有錢。每过一会，他就領狄蒂上里边房間去，請她吃东西。去的次数那么多，实在沒有道理，但是，她仍然很感謝他。这到底是他們一块兒玩的第一个晚上啊；过些时候她再教他化錢要更留意一些。

这可是說来容易做时难！乔治是个能干的工人，挣的錢多；但是他干活随他高兴，只要口袋一有了錢，他的干活的念头便烟消云散了。他照管自己簡直随便得不成样子；他的全部衣服都在他身上。狄蒂买了布料，給他縫衬衣，竭力在他手头富裕的时候，把他的錢扣下来，誘他上服装鋪去。他呢，却改变了話題，吻她，举出成百种俏皮的借口来，好叫她把眼前的正事丢下。到了他再也无法反駁她的充足的理由的时候，他就借故离开她。有一次，她居然把他弄到了一家鋪子里，但是，就在他們站着看衣料的当兒，他溜了。几天以后，他們又見了面，他很后悔。可是錢已經花光了，倒是他为她买了一只皮包，皮包里放着几块錢。“这是講和的表示！”他說着，就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气把礼物递給了她。你說，除了抱着他的头，吻他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真象个招人疼的无依无靠的孩子啊！

他每次非要有一件礼物送給她不可，要不，他就觉得不得劲兒。狄蒂如果收到了礼物并不高兴，相反的，認为他应該把这笔錢存起来，他就会怏怏不乐。

他是个好人——太好了，要是你能这么說的話。誰都可以任意的耍弄他，在他有錢的时候，問他借錢。誰都可以引他去狂欢痛飲。他不好意思說个“不”字。这是他的弱点。他有一个坏习气，就是口袋里只要有一分錢，总要把它化掉。他并不真的爱喝酒；可是酒自然而然的就包括在他化錢的对象里。他从沒有喝醉过，真的，酒从沒有在他身上产生过影响。然而他只要一連痛飲上两三天，他的脸色就白得可怕，头发就粘在太阳穴上。那时候，他完全失却了常态，脾气变得很暴躁，很別扭。

“随他去！”一天晚上，他的姊姊在街上遇見了狄蒂便說。“他已經是无可救藥了；他是个酒鬼！”

可是，秋蒂决不願意这么办。她喜欢他，喜欢他的本来的面目——活泼，有才能，无忧无虑，善良。他的短处只是由于一些无足輕重的品性造成的，她无法和这种品性抗爭。在她和他一同出去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再說，沒有一个人比得上他！沒有人能象他那样的干活；他的所有伙伴都說他是全城手艺最高强的油漆徒工。他們俩以后自然会有好日子过。

不知不覺的，秋蒂又找到了一个要她照料的人。她正需要这样，在她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他的时候，她对他感到无限的依恋，正如她对一个說不尽的招人疼爱的孩子一样。他也許会惹出一些麻煩，可是在一次狂欢痛飲以后，他滿心悔恨的来到她的面前，她除了把他的衬托着柔美的鬈发的苍白的脸摟到自己胸前以外，还有什么更合情合理的事情可做呢？有时候，她去赴他們的約会，却空跑了一趟。那就是他另外遇見了一位姑娘！但是有一天，他又出現了，那么的柔情、快活、自然，好象沒事人兒似的。他沒有她，过不了日子！

一个星期天，他們約定了一同出去。秋蒂說好上他房間去找他，她預备了几份抹上黃油的夹肉面包，买了两个鷄蛋，好給他在星期一带着去做工。他常常有什么就吃什么。她把这些食物包成整整齐齐的一包，配上一个小木把手提着。她戴了一頂新帽子，那是她急于要戴給他看看的。可是天下着雨，帽子又經不得雨淋，她又非讓他看到她戴着这帽子不可。

到了楼下大門口，她摘下帽子，藏在她的长上衣底下。她左手小心的合攏了上衣的对襟，光着头在街上奔跑。雨潑水似的下着，她得快走。那小包在她扯起裙子的右手里前后的晃蕩。她的白衬裙拍打着脚踝，她的头发一綹綹的挂下来，粘在她的脸上。那个街

角上的杂貨商站在他的临街的門口，龇着牙笑，在背后喚着她。对面的街門口正站着乔治，他是来和她相会的。他猛一下轉过身，往前走去，就象他并沒有瞧見她似的。他翻起了他的衣領，罩沒了耳朵。狄蒂气喘吁吁的追上他，挽住了他的胳臂，但是他一摇身子，摆脫了她。

“你干嗎要弄成这副样子？”他問道。

“雨下得好大——为了我的帽子！天呀，我今天走得多急啊！”她抬起她的光閃閃的眼睛，瞅着他，她的微笑中充滿了期待，爱情和寬恕；可是他避过了她的眼光。她从他的茫然而又不安的眼神里，看出他和平时不一样。

“你又喝多了酒！”她怏怏不乐的說。“我对今天却抱着那样大的希望！”

“我管得着么？回家去，別讓人家笑話我們！”

狄蒂知道这一天是完了。“好吧，那么，再見，”她說，温柔的摇摇他的胳臂。“那我就回家去，”她勉強的笑了一笑，把那包食物递給他。“这是你明天上午的中飯。”

可是，他陡然恼怒得象发了疯一样。“你敢当街給我吃喝，好象我是一个要飯的？”他撕开了紙，拿起一块，啪的擲在她的脸上。狄蒂哭着跑开，他就在后面追她，把整包兒东西对着她丢去——香腸啦，乾酪啦，罐头碎肉啦——它們就在她身子两边颼颼飞过。那两个煮得嫩嫩的鷄蛋正在她冲进屋去的时候打在門柱子上，一边一个。她一口气奔着，扑到了她的男女主人的怀里。

狄蒂得到了在一号辞退的通知！

于是一切又是那老一套——爭得三个下午的休息，跑去看貼着的招雇广告，从那兒再赶到东西南北招雇的人家去——讓人秤过、量过、寻根究底的盘問过。等到真的找到了事——又得在一家

新的人家重新开始；那兒有新的房間、新的布置房間的方法、新的习惯要培养、新的脾气要学着忍受，要不——就再出去。

狄蒂厌倦了这沒有尽头的流浪，厌倦了从这一家人家走到那一家人家，厌倦了受众人的凌辱。她要試試做她自己的主人，到人家里干些零碎杂活：洗衣服啦，熨衣服啦，做飯啦，伺候人吃飯啦。那时候，她就可以盘算怎样把她的小男孩接来和她在一起了；她如今又想念起他来。

她出去租了一个房間。

第十四章　乔治和狄蒂

拉尔斯·彼得和辛妮連同他們全部的家产搬到了城里，他們現在已是正式的夫妇了，在伊司丹特街开了一家小小的鉄器铺子。男孩子們就在那兒上学，爱尔茜已經毕业，正随着牧师学《圣經》，准备受坚信礼。她一受过坚信礼，就要在鋪子里工作。男孩子們一边上学、一边帮人家干半天的活；但是他們毕业以后，就要出海去。克列斯蒂安从南美洲写了信来；这是他第一次航海，他很滿意。他如今已是个很有些出門經历的人了！

他們的家很舒服，然而，尽管这样，狄蒂还是很少上那兒去。卡尔常去看望他們，同时，她也看得出来，拉尔斯·彼得和辛妮俩都不滿意她生活的方式。不知怎的，他們风聞了关于乔治的事。那时候，他們正是十分幸福，彼此热恋着；这使得狄蒂很煩恼。

她近来沒有見到乔治；自从那次在后面追她，把食物对着她的脑袋乱丢以后，他沒有露过脸。他准是觉得沒脸見她！狄蒂也不打算去找他。她并不生他的气，也并不要他过分的作践自己，走来

求她原諒。但是，他必須自动的来，这样她才能知道他爱着她。她內心并不怀疑这点；她只是要他略微賠一下罪。她仍然爱他；可是为他們将来的关系着想，这第一步必須由他来走。他只要不喝酒，为人就很善良，温柔，到了他們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她一定能够教导他，不讓他喝酒。他实在需要她——天知道現在沒有她，他成了个甚么样子！

狄蒂感到寂寞。她去过諾特博，接她的小男孩，他如今已是五岁的大孩子了；可是他的养父母不放他走。她不能硬把他搶走，特别是那孩子怎样也不肯到她面前来。她在皇后十字架街租下了一所破敗屋子的小頂楼，房租挺便宜，她沒有活干的时候，就在这兒坐着想心事。她难得出去，常常帮屋里别的女人的忙，在她們出去干活，或者找她們的丈夫回家的时候，替她們看孩子。

她不再觉得欢暢和幸福了；哪怕是在她过得很舒服、很开心的时候，她的心上也总有块地方是光明和幸福所达不到的，那兒老有黑暗籠罩着。这和以前刚巧相反；以前，不管幢幢鬼影怎样的纒着她，她的心上总有它光明的一角。

狄蒂知道得挺清楚，她心里的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那是她在房格家待过以后的事。她常常想起她在那兒过的几个月幸福日子，却又懊悔她当时不該上他們家去做工。这倒不是由于她和房格的那段关系；这她就是活到一百岁，也决不会后悔的！一个强壮俊美的男子打动了她的心——她就把自己献給他，把她的初次的爱情傾注在他身上。事情正应該是这样，它留下的只有甜蜜，如今回忆起来也仍然是同样的甜蜜。

但是，房格同时却点燃了她的灵魂，这是她的絕望的来源。在經历了那兒过的一段生活以后，（那时候她生活在愉快的工作里，在眞正的人中間，并且和他們精神相通，兴趣一致，）她在重新围困

她的阴冷的黑暗中再也难以安之若素了。她已經瞥見了那“希望的国土”——这眞是她的劫数。她不能够把这番經历看作是她不应得的、額外的賞賜；她倒是把它看成是她天賦的权利。房格家的人就是教她这么看的。如今，她覚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象是一个受排斥的人，連同她对生活的出于人性的要求一起遭到了排斥。一个固执的想法占据了她的头脑，再也赶它不走，这想法便是这个世界（她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屬于这个世界）現在对她来說是一座地獄。她覚得自己象是一个在潮湿的牢房中輾轉呻吟的犯人突然聞听到有人在叫；她是无辜的，給人为了一笔巨大的遺产出卖了。啊，損害之外，加上侮辱！要是根本不知道这眞情，倒还好些！

在这阿台尔街古老的摇摇欲倒的寓所里，日子过得毫无生气。貧穷困苦就在她的近旁，寓所正对一座为无处容身的人开設的收容所的大門——那是一堆不成样子的阴森森的建筑，寒冷、阴慘、外形低矮。一到晚上，街上满是妓女和外国的水手，吓得她簡直不敢出去。在她周围兵营似的房屋里躺着飢餓的孩子；她除了在樓梯上遇見了握一握手以外，沒法帮助他們。这比什么都难过！如今她正是置身在所有的苦难中間——这些苦难在他們围坐在灯下干活的时候，房格曾經描繪过、念給他們听过。那时，她以为这一切都是詩人的幻想；然而在这兒，它們却完全是严酷的现实！她自己以前也是穷人，却不知道有这等的貧苦。在这兒，人穷了，就无法可想，也沒有人来帮助他們渡过难关！

这兒的街道名字都很好听——国王大街啦，王后大街啦，王子大街啦，还有貴族街和其他許多！可是，秋蒂再也不梦想幸福了；她不再等待一些美妙东西的到来。她梦想着乔治，就覚得满足了。他的住所离这兒只有两条街，在王子街，可是他自己并不是神話中的王子，这一点，秋蒂如今看得和旁人一样的清楚。他化錢象水一

般，典当他的衣物，弄得人家只好停付他的工資，好把他的东西贖回家来，他送的礼物大多是賒来的。不，他說的話再不能輕易相信了，他把破銅烂鉄都說成了黃金。然而和她在一起，生活却自然另有一种光彩。

一天，她听得他病了。她立刻去看他。

他一看見她，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半个身子扑出床外，抽泣起来。狄蒂把他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坐着抱住。他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他的头发粘粘的，糾結在一起。他的床十分肮脏，已經有好久沒有收拾过了。他上身沒有睡衣，——只穿一件破旧单薄的呢坎肩——他躺着，痛苦不安。他的脊背由于疾病和悲伤消瘦了。她哄着他在床上睡好。

"你現在千万要把被子盖好，我去拿木柴来生个火，"她說。他躺着，望着她生爐子，收拾房間。他的褐色眼睛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这双眼睛溫柔而又充滿信任——象是孩子的一样。她对着他微笑，說上一两句話——于是，他也重新露出了一絲笑容，却沒有答話。不久她就发現他睡着了；他的睫毛上还閃着大顆的泪珠。

她踮起脚尖走到床前，站着看他，她的心里悲喜交集。他的瘦削的白得象死人一样的脸朝上，头埋在枕头里，安安靜靜的——几乎是太安靜了。尽管长着短鬍子碴，又冒着虛汗，他的脸依然很俊美，虽說是瘦了一点。那上面还流露着笑意——这笑容以前一直是屬于她的，可是，在这笑容下面还有着另一个表情，那不是外面什么东西的反映，而是一直在那兒的。它一定来自內心，也許来自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深邃的地方。是什么东西从里面咬嚙着、折磨着他的明朗善良的心灵，赶着他出去，走上毁灭的道路呢？狄蒂沒有問他害的是什么病，这用不着問。他身上还留得有一次酗酒的痕迹，他的右手带着很重的伤痕，一只眼睛四周还有着一圈带黃的

青暈。青暈正在逐渐消褪，由此可見，这一定是大約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可是他还躺在那兒！难道他受了什么內伤么？难道他是在和死神搏斗么？狄蒂的血都变凉了。她悄悄的溜出去，托了一位邻居留神听着他的动靜。然后她回到家里，收拾起她的衣物，搬到了他那兒。

随着来的是一段充滿了艰难的幸福的时光。狄蒂安排好她的工作，讓她可以一天好几次奔回家去，伺候乔治，为他热一点兒食物，逗他快活。她为了要講給他听，就关心起所有的政治新聞来，給他买半分錢一张的小报。他爱看書，有着許多厚厚的書本——都是些从东一处西一处的图書館借来的小說，讀后又懶得送回去。狄蒂不喜欢这样随随便便；要是她不得已，借了人家的东西，她总是还給人家，她对这一层要求很严格。但是，这么做已經太晚了，反正这些書現在正有用。他每次讀完了它們，就又从头念起——下次讀起来还是一样的津津有味——真是个孩子！

他就这样的消磨时間，对他受到的各种柔情的照顧很感激。他爱躺在那兒，沒有想起床或者出門去的意思。狄蒂对这情形并不高兴，只是把它看作他病得厉害的証据。人要是不抱幻想，就不会失望。可是，虽然如此，她內心依然存着一个默默的希望：到头来一切自然会如意的。

她早上三、四点鐘就起身，到各处去卖两个鐘点报，好在随后白天里有时間陪伴他，除此以外，碰上有什么零碎活兒，她就干什么。要能勉强凑付着过下去，真不容易，好在不管情形怎样，乔治都很快活。狄蒂发现他在骨子里是多么容易滿足，簡直覚得惊奇，哪怕是一点頂細小的东西，也常常能叫他高兴半天。

“这太好了，”他見到随便什么东西，都是这样說。“你等着吧，等我起了床，你再看是什么样子！”他常常高兴的添上一句。“那时

候光景就会好了。那时候，我們倆就都掙錢！”

到了晚上或者是星期天，狄蒂空閑的时間就多一些。她就在他床沿上坐下，他們談着話，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告訴他她的小男孩的事；如今他們倆一块兒过活，成了夫妇，她就再也不願意对他保守什么秘密了。“我去給你把他要回来，”他滿有信心的說。“他的养父母要是不肯放他走，我就上警察局去。”

狄蒂对这一着会不会有效果，沒有多大信心。“警察——他們不是用来帮助我們的！”她說。

“是的，穷人和穷人爭起来，警察就有用了！”乔治說。

他的力气漸漸恢复了过来，他开始能消化固体的食物了，但是，狄蒂还是得小心。稍有不对，他就全吐了出来。“从我还能記得的时候起，我一直就是这样！”他看到了她的惊駭的神情，微笑說。“你瞧，我挺容易呕吐！”

一天，她回家来，他已經起身了。他坐在窗口，望着那新降的雪。他显得蒼白虛弱，然而能起床了，总是一个进步。“你知道我坐着在想什么？”他問道。“我是在想生活。依我看来，生活实在沒有什么意义。比如說吧，善与恶——难道它們全在乎你自己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尽可以因为伤害了别人，或者使得别人苦恼而难受，可是你不能不这么办呀。有时，你存心干一件坏事，可是到头来說不定你自己吃了最大的亏。而罪名呢，却还得由你来承担！你說这里面有什么意义，整个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狄蒂笑起来。“好吧，你就坐着想吧！”她說，她发現他那么聪明，又是高兴，又是得意。“可是，我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給你瞧。一只烤小鷄！是我以前的东家給我的——那位狗主人。他們为人眞好；那位老紳士說沒有誰象我那么照料过史高脫。”

乔治对小鷄很快的瞅了一眼。“不知怎么的，我对吃食从来不

感兴趣，"他沉思着說。"这硬帮帮的不成！"他带着点兒不自然的幽默添了一句。

"你也从来并不真要喝酒，"狄蒂連忙接着說，"那只是随着其他一切来的。你知道我猜那是什么嗎？刺激！你就要冒險！"

然而，现在他却不希望有变化；他对这房間滿意极了。在一种意义上說，他复原得这么慢，很使狄蒂高兴。她知道他到了什么关头。

可是，一天，她回家一看，他不見了——也沒有留下一个交代。她孤孤悽悽的站着，一只胳臂按住胸口，对着这空蕩蕩的房間发呆。她点起了一盞灯，通宵守着，第二天她沒有出去干活——她不能够。她坐在窗口，面色蒼白，形容憔悴，緊瞧着下面的街道，希望能看到他。要是他正在什么地方躺着，动弹不得，那可怎么好！不管怎样，他一定会把他那点兒有限的力气使过了头，那时候，她的全部心血就白費了。

傍晚时分，他突然手牵着她的小云斯在門口出現了。"瞧，我給你送什么来了——一个好小子，打扮得齐齐整整的給您送到。我在那家大鋪子里給他买的衣服，"他快乐的笑着，說。"我的姑娘，你样子放高兴点兒，成不成？"这狄蒂簡直作不到。紧张和恐惧的心理过去了；可是，她簡直恢复不了常态。

那男孩見到她，并不高兴——他倒是有些害怕。另一方面，他却纏住了乔治——这是很自然的——誰見了他，都会着迷。然而这总是幸事，特别是因为他和孩子有着莫大的关系。乔治这次出門太冒险了些，因此在床上将息了好几天。孩子大部分的时間就坐在他床上，乔治念小說給他听。那是一本法国的爱情戏剧，講的是一个結了婚的男人跟他的情妇，以及他們提心吊胆，怕他們之間的亲暱关系会惹出什么祸来的故事。

"你就把这种东西念給孩子听么?"狄蒂問道。"他一句也听不懂。"

"懂的——云斯自个兒听得懂!"孩子很生气的說;"害怕他們会有孩子!"

"瞧!你听他說了沒有!"乔治得意揚揚的叫起来,"他是个聪明的小子;他很有头脑。"他們俩就象两顆豆子似的不相上下,都是十足的孩子。听他們俩說話,对狄蒂是一种乐趣。

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随后,来了一个乡下的警察,把孩子又領了回去。

"当然罗,我可以再上那兒去哄他回来,"乔治說,"可你要知道,他們有着孩子的父亲撑腰。遇上这种情形,和警察可是开不得玩笑。你还不如自己領一个孩子吧!"

"这哪能和亲生的孩子比,"狄蒂气憤憤的回答。

"你要孩子,为的是他們是孩子,并不是因为你遭到了大不幸,生下了他。領一个吧,这样,你还可以挣点兒錢。"

錢倒是正用得着!乔治已經开始出門干些散活,但是,一星期中这样的活沒有多少。正式的工作找不到——冬天是油漆匠的閑散的季节。"不过这么一来,我們得把警官蒙混过去才成,"狄蒂說。"要在我們这地方領孩子,那是决得不到允准的。"

"警官!"乔治笑起来。"你听說过什么时候警官管过这种事情?我們哪有比这地方更好的环境給領的孩子住,"他然后認真的說,"可是,窝里有一只小鳥兒,真是有趣啊。它們吱吱喳喳叫起来怪好听的。"

他們于是領了一个孩子,勉强度过了这黑暗而寒冷的季节。日子是够苦的,但是他們在一块兒很幸福,冬天也眼見得快完了。乔治很有起色,除了一次小小的例外,从沒有出过什么毛病。有一

天，他出了門；狄蒂发現她的那块最好的桌布不見了。可是，他很早便回家，上了床。他睡熟以后，狄蒂搜了一下他的口袋，找到了一张当票，她把当票收起，等有錢的时候去贖那桌布。她对这事絕口不提；事情太小，犯不着大惊小怪。过了一两天，他自动的承認了：“我出去喝过一次酒！”他說，“以后再也不犯了！”

狄蒂毫不迟疑的相信了他的話，那孩子吸引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在晚上，他也不想出去。“依我說，你尽可以再領一个，”他一边坐着跟孩子玩兒，一边說。

“那用不着，”狄蒂不动声色的說，“到夏天，我們就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时候我們要在上等的住宅区里，找一套象样的房間，”他回答道。“这兒真是个狗窝。再說，我有了工作，我就要你待在家里。一个男子汉要老婆出門去干活，太丢人了！”

狄蒂对这說法并不反对，家里要干的活很多。他眼下有着一个机会，給人修飾一座正在改建为銀行大厦的大房子；那位承包的工头答应录用他。狄蒂眼見得好日子快要到来，心里很高兴，她操劳过度，累得不行，这是因为她得赶到一个个地方去干活的緣故。

第十五章　清算

在街上，在工地，一直到人家屋里边，到处都是冬天。狄蒂沒法子不讓玻璃窗一直冻到边沿。她要看下面街道的时候，一定得先对窗呵气，化开一个窟窿才成。她把孩子放在床上，免得讓他受冻；因为柴火比預計早两天就燒光了——天气寒冷刺骨，太阳虽然越来升得越高，可是在房間里看不到它，又有什么用。雪花在屋頂

上飞舞——空中密密麻麻的尽是它們，它們在街上厚厚的积了起来。这一区的窗子都結了冰——可見别人家日子也和她一般的难过——他們的柴火也烧完了。在他們的玻璃窗上也呵出了一个个的小洞；他們也象她一样的在往外张望。今天也是他們領工錢的日子。一星期只有七天，眞是謝天謝地！

对她家来說，今天不仅是領工錢的日子，也是还清大笔欠賬的日子。整整一个月来，他們就仗着拿一些伙食津貼过活，今天要发余下的工錢，还要分紅。她知道分起紅来很不少，因为乔治干活十分卖力。桌子上放着一张他們絕对必需的东西以及一些他們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这单子是他們一块兒在前一天晚上造的，它現在变得很长。乔治一刻不停的想出一些必須列在单子上来——給狄蒂买皮貨啦，給孩子买玩具啦，他尽想出一些要給他們买的东西来，却从不想到自己。今天，她又把那单子从头看了一遍，最后一部分几乎全給她划去了；无論如何，錢已經支配完了，万一剩下几个小錢，那也决沒有坏处。

她裹着披肩，瑟縮的站在那兒，留神望着街上。她打算一見他走来，就奔下楼去，到街門口去接他，讓他知道她是如何的爱他。她听得隔壁房間有一个孩子的快活的声音在嚷："这下，我能看到爸爸了！"随后，他們就点起了灯；她看到一道道微弱的灯光从墙上的隙縫里射进她的房間。四周的屋子一所接一所的全都点上了灯。这表示丈夫已經回家来了，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坐着，支配这星期的工資——买柴火啦，食物啦，还有彩票。狄蒂突然覺得心里难受：她忘了給乔治换新的彩票！

街道落在黑暗里；可是，她依然站在那兒。到她眞正醒过来的时候，到乔治干活的地方去找他已經太晚了。然而，她还是用披巾包了头，走到街上。整整两个鐘头，她来回的从这条短短的街的一

头走到另一头，留心的望着每一个人。她不敢轉过街角去，怕的是他从那一头走来。在飘落的雪花中現出一个个人影，然后又消失在那里面。他們前身或是后背，从头到脚都蒙上一层雪花。他們中間哪一个都可能是他；他如今准是在回家的路上！每次她放弃希望，想走进屋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滿身是雪的人影走到了街梢的灯光里来，她于是又迎着他奔过去。“你在等乔治么？”一个从赫尔辛哥尔街走来的还沒成年的姑娘問，她是这一区里的一个賤妞兒。“你其实用不着等他！我在新港的酒店里看到他——他正在胡鬧！”她說着，就进屋睡覚去了。

第二天，狄蒂苦苦哀求，問煤鋪掌柜賒来了一点兒焦炭，生了爐子。既然他現在又成了沒籠头的馬，待他回得家来，她一定要能够留住他。她把房間收拾得整整齐齐，自己换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他回来的时候，她得讓他看了高兴，这是很重要的事，难看的脸色会重新把他赶出門去的。她坐着等，一直等到下午，随后，她把孩子交給一个邻人，自己就赶到宫堡街乔治的姊姊家去，說不定他的姊夫会有些消息，他們俩是一伙兒干活的工人。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她的邻居告訴她，他回家来过——带着一个同伴。他們把狄蒂食柜里所有的东西吃了个精光。

于是她又出去，无目的的奔走着！她上新港——眞傻！那是他昨天去的呀！她搜遍了一个个舞厅和工人俱乐部，他哪兒都可能去。天气冷得可怕，你要是站着不动，它眞会叫你的骨髓都冻結起来。这时候，要是他正倒在路上冻着呢！也許，他正在哪一座木棚或是栅栏后面躺着，冻得要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太多了，实在太多太多了——繼續的搜寻下去，簡直毫无希望！也說不定这时候，他正坐在家里，等她，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她于是发疯似的奔回家去。

随后，她又走出来！有那么多的酒館要去搜寻——这些地方，有的是她知道他以前常去的，有的是他可能闖了进去的。还有他的那些同伴、一伙兒干活的工人——以及那些她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会和他們在一起鬼混的形迹可疑的家伙！还有他的那些过去的情人！她們家里，狄蒂也去了；她一边走进那些破旧的房子，东一家、西一家的打着門，一边哭；可是她一直沒想到要顧惜自己。他一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只要她能够找到他，不管什么地方，在她都是一样。絕望和希望驅使她継續的往前走；到她快要支持不住的时候，前一种或是后一种心理就鞭策着她走下去。她寻找的地方有許多他都去了——她找到了他的踪迹——只是落在后面太远了！这一区的人全都知道她在找人；就在她轉身回家的时候，他們走来告訴她一些消息，她听了便又繼續找下去。

第三天早上，她搖搖晃晃的走过赫尔辛哥尔街，她精疲力尽，眼看着要倒下来了。她还在寻找，这时正往家里走着，想看看他有沒有回去；可是，她的行动已經全然是无意識的了；她已經不再有所感覚，在她心中，一切都到了尽头。在一所卖淫窟里，一个女人打开窗子，冲着她叫。她穿一件印花罩衫，胸脯突出在窗檻上。

"喂，你哪！一个鐘头以前，在新港，人家捞起了一具尸首——他多半是摸黑掉下去的。你該去看看是不是他！他們把他拉进了驗尸所。"接着，窗子便砰的关上了。

狄蒂哪兒也不去了：她不声不响的回家——现在，她到底找到他了。她脫了衣服，爬到床上，昏昏沉沉的，象死人一样。她躺着，茫然的望着天花板，她看不見，也沒有感覚和思索的能力，突然間，她的身子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这动作輕柔而又隐秘，象一只在写字的手指一样，慢慢的划过她腹部的內膜，然后又回去，接着便是沉悶的，象是警告似的突突两声。狄蒂从枕头上抬起头来，迷

惑的四下里望；她随即明白那隐藏着的生命发出的神秘信号的意义。这象是在黑暗的最深处燃起了一缕光亮；一时，甜酸苦辣，种种感觉都在她心头势不可挡的翻腾起来。

她失声痛哭了。

第五部

飞向星星

你迎着阵阵寒风
打开你火热的心，
你死后还有所期望么？[1]

① 献詩引自尼克索本人在一九〇七年所作，哀悼丹麦革命家沙夫斯·拉司慕逊的詩。拉司慕逊在遭警察追捕时，开枪打死了警察，然后自杀。

第一章　上帝的小生物

对一切小生物来說，冬天是一个可怕的季节。然而对穷人来說，那簡直是地獄，它所带来的苦难是双重的；先是提心吊胆，怕它要来，然后还得打发它走。有一天，那些明亮的夜晚过完了，上床就得点灯，这时候，仿佛有一个鬼影来到了你的心头。你得张罗煤油，紧接着还得买木柴和焦煤；天越黑越冷，就越需要各色各样的东西。黑暗和寒冷——这是冬天的一对惡鬼。至于魔王本人，他高高的坐在装滿灾难、忧愁和悲慘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貨色的車子上，直接从地獄赶来，他是唯一給穷人运送东西的車夫。他們并沒有請他来——恰恰相反，但願他在半路上，比方說，在富人住的地方，翻了車才好！看看富人們怎样接待他和他的那批貨色，那才有意思哩！可是魔王是个能干的車夫。他不会把垃圾箱擱在人家大門口，也不会往人家后門送婚礼蛋糕。

上帝的小生物有它們自己那一套无忧无虑的办法；陣雨来了，它們就縮成一团，一看到哪怕是有气无力的阳光，它們又喊喊喳喳叫起来；它們一切全看老天高兴。可是穷人呢，他們有一种該死的爱动脑筋的天性，这是因为上帝出了个錯，当初，他把穷人归在畜生一类里，可又把他們造成了人。穷人免不了要思前想后；他还沒来得及从去冬寒冷的鞭韃下完全恢复过来，就又胆战心惊的听得

鞭子在空中响了。今年冬天会怎样呢？准是冷得怕人。唉，那倒好，干脆結束了这痛苦吧——凶狠的主人少有当得长的。不过，它也說不定是一場慢性的折磨？那可是頂糟糕不过的了！

他从收成里、从野鼠身上、从树叶掉的快慢上、从新面包的分量上，到处都看出兆头。不錯，还有在燃料的价格上。煤价要是貴了，那末，这一冬包管冷得厉害。这跟許多別的事情一样，是恶魔兴高采烈的一种表現。他的这一面，穷人認識得眞是太清楚了。

上帝給外面田野上的鳥兒預备下丰富的山梨和山楂，好讓它們吃得飽飽的；同时，在这兒城里，耗子在夏天大肆活动，在窝里囤积粮食。这一切都在預告一个凛冽的冬天。不錯，麻雀直到深秋，还成双作对的住在屋檐槽里，它們好象是在指望一个过不完的夏天；可是你用不着管这些飞来飞去的小东西，它們的兴趣只在于熱烘烘的馬糞，那是一年到头都有得撒下来的。

那年果然来了一个凛冽的冬天。它来得早，一来就是严霜大雪，样样工作都停止了。狄蒂在童年，在砂滩上的家里，就知道有这样的冬天，那时候，寒气滲透了一切，只要离开燒得呼呼响的火爐两步远，就会冻得呲牙咧嘴。凡是能搜刮到的全都送进了那个吃不飽的鉄鑄怪物的肚里，可是还不够它狼吞虎咽，只听得它打一个噴嚏，那只一天到晚擱在爐子上的咖啡壶噗噗吐上一两口唾沫，一罐煤眼見得又完了——接着下一罐又完了。这时候，那煤鋪掌柜好不得意洋洋——他准是跟恶魔認了亲家。他捞了一把，攒下了錢，这决沒有錯；因为他量煤越来越不象話了。这一区里别的小販們全都叫苦連天。

小鳥兒冻的不行，飞到窗口来乞食；它們竟然啄起窗子来。人看不見它們，因为玻璃窗老是上上下下都冻着冰；可是狄蒂知道那是它們在啄窗子。她把仓屋外面的鋅板当作食槽把剩飯熱好，放

在那兒。附近，总有一只鳥兒在放哨；她一碰窗子，它就給其他的鳥兒一个信号，一眨眼的工夫，一大群鳥兒就到了。孩子們要求她講，于是狄蒂只得告訴他們各种鳥兒的名字。她在乡下就認識它們。

"它們也認得你么？"彼得問。

看起来多半是的；不管怎样，它們一点兒也不怕她。它們当中除了麻雀，还有黃道眉，梅花雀，山鳥和一只欧鶺——它們是从哪兒来的，誰也不知道。她以前在这兒沒看見过它們。寒冷把它們赶在一起，赶向人們的住宅。眞奇怪，不論什么生物，在穷困中就能彼此推心置腹，互相信賴！在家乡，那些平时避人的无主的畜生，一到严寒的冬天，就会一直走到"鵠窝"来，在厨房門口討残羹剩飯吃——狐狸跟野兎在一起。于是狄蒂就不得不講一講这一些；"鵠窝"，那誰見了都得迴避的剝皮鬼的寒傖住所，居然变成了地道的仙宮，那兒的地窖里有足够吃一冬的土豆，大桶里装着鯡魚；烟筒旁边还挂着熏肉。这听起来叫人不能相信——狄蒂自己也跟孩子們一样不能相信，拉司慕逊老婆婆拍着一双皮包骨头的手。"天曉得，孩子，那一定是一座大庄院，"她說道，"一匹馬——外加还有一匹馬！面包房老板也沒有这么大的家私啊。"

甚至耗子也聚在一起。一天早晨，后院雪地上踩出了一路挺寬的脚印；原来它們也一只不留的全都离开了这穷人窝，搬到另一个区碰运气去了。

唉，要是能搬到别处去就好了！可是偏偏除了縮紧自己的身子以外，沒有别的法子。拉司慕逊老婆婆縮着，縮着，最后縮成了滾圓的小小的一团。連狄蒂也因为寒冷弓起了身子。

最近这一两个月来，她很不好过。乔治的慘死給了她沉重的打击，直到現在还沒有恢复过来。她的腹部和两腿因此都得了病，

尽管她怀着孕，月經还是不停。眼前这可怕的寒冷并沒有使情形好轉；它封鎖了一切——工作簡直找不到。这样也好，反正她沒有力气干活；可是日子实在难过。她得感謝她的同住的人。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跟她自己一样穷；不过，他們要是有点兒什么，总是分給她和孩子們一口东西吃。

尽管心里老大不乐意，她也不能不承認：她亏得还有个卡尔。

不知怎么，他打听到了她的光景有多么慘；一天，就在乔治出事以后不久，他出現在她的房間里——他也因为找不到工作，狼狽不堪。狄蒂見了他，不由得叫起来；自从狄蒂来到京城里，他們两个人就沒有談过話。他每次掙了点錢，就回来分給狄蒂和孩子們；他从来不夸耀自己。她慢慢的跟他相处慣了，可是她不明白，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嘴里从不叫苦。

一天，他空着一双手来了，又餓又冻。"我沒有什么給你們的，真过意不去，"他对站在他面前、現出期待神气的孩子們說。孩子們脸色蒼白，长滿了瘰癧。

"你的大衣到哪兒去了？"狄蒂問。"你穿得这么单薄，一定受了冻。"卡尔笑了。"这下子，我只能忍气吞声回家去了，"他說。"实在再也混不下去了。"最近一个星期，他沒有安身的地方，在隔天开一次門的舍飯堂吃飯，在仓房，干草棚里睡觉。"可是这样的日子是过不长的，警察会把我抓了去，"他安安靜靜的說。狄蒂睜着眼听他，慢慢地眼里噙滿了泪水。"可是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她說。"我沒有吃的，不过，我可以供給你一张暖暖和和的床。"她猶豫不定的看看他，又看看那张床。

"啊，"他恳求似的失声叫起来，"我能睡么，哪怕只是一个鐘头也好？我已經好久沒睡过暖暖和和的床了。"

他又困又乏，一下子就睡着了。孩子們走动都不敢出声，其

实，这完全用不着，因为他睡得象石头一样死。他把上衣和背心挂在床脚一头；狄蒂看了看衣服的扣子和里子。她看出他自己补衣服，——那針脚显得很笨拙，不过，話說回来，他补得还挺干凈齐整。卡尔做事从来不馬虎。

那衣服都磨損了——磨的薄得吓人。狄蒂一想到他就穿着这点衣服，白天黑夜在外边漂泊，背上不由得上上下下的发凉。在窘迫中，她拿起一卷旧布料，叠成双层，牢牢的縫在他那背心的背部。彼得常鬧咳嗽，耳朵痛，所以用这卷布料来围脖子，这一来，她只好給他一只旧袜子来代替它。

傍晚时分，卡尔醒了，他經过这陣子休息，精神比狄蒂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还欢暢。"現在我要慢慢溜回小山农庄家里去了，"他說。"我一路討飯，晚上就在人家仓屋里睡——这也挺不錯呀。孩子們，我只要回到家里，就給你們捎点吃的东西来。地道的吃食，肉！"

狄蒂刚到楼下去过，跟人家討了一段酸面包，这时候，就把面包递給他。"拿着路上吃吧，"她說；她怕他要把面包分一部分給孩子。"多謝！"他說，就把它揣在上衣怀里。

但是，在他走了以后，她发現那面包在外面厨房里。

大約十天以后，他眞寄来了一包肉食。包裹里还附有一封信。眞想不到，他回去居然受到了欢迎；狄蒂从信里看得出，他回到七年沒有进門的老家，覚得挺高兴。他母亲受尽了約翰斯的欺侮，抱病在床；他的两个哥哥就来把这个野汉子赶出了家門。农庄正需要一个男人来管理，因此卡尔就待在家中料理家务。不管怎样，先料理一个时候再說。农庄上还短一个能干的年青主妇，他在信上写道——那兒的光景比以前还破落得厉害。不过，母亲倒是和善可亲；她完全变了。

狄蒂一次次的取出那封信来讀——信的內容，她实在弄不明白。正当眼前这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带来的消息眞是太离奇了！难道她到头来終于得了好报应——多年来凋零而模糊不清的梦想終于实現了？她知道小山农庄的卡倫和約翰斯在一起生活就象猫和狗一样——他們以前享受得太过分了。早在結婚以前，他們就象过完了美滿时光的夫妇一样爭吵，甚至那三天的婚礼也是以他們打架而告結束的。从那时候起，他們老是揪过了彼此的头发又言归于好；拉尔斯·彼得常常上那一带去作买卖，他說他們每个月都要度一星期的新婚日子。

小山农庄的女东家虽說迷恋这个黑黑的汉子，但她还是挺小心，沒有把地产的所有权交給他。因此，他才沒有把这农庄一古脑兒賭光。可是这引起了他們之間无尽无休的冲突。如今他让人赶走了，几个兒子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卡尔只要願意，随时可以接管这个农庄，狄蒂呢——

她看到眼前有了新的机会，但她并不因此心花怒放；她也許是不相信有这样的前途，或者是对它再也不感兴趣了，好象跟这一切有关的是另外一个陌生人。"那时候，我們把云斯接到农庄家里来。"他在信里头說，唉，云斯——有多少个晚上，她为了渴望和惦念这孩子，把枕头都哭湿了啊！如今呢，連眼泪的源头都干枯了；忧愁和貧乏从别的地方涌出来。至于說到渴望——那么，她到底还渴望什么呢？說来說去，她的願望出不了她眼前这个小天地；渴望呢，也多半离不开那屋頂歆斜的房間里那个溫暖而阴暗的角落。她希望那兒能有一张鋪坐垫的藤椅，好讓她不时歇一歇她那双肿胀的腿，还可以閉上眼，丢开一切煩恼。

狄蒂又病又乏，她固然也能勉强撑持，不过，要打开一个新局面，她却办不到。她一天天的挨过去，一心盼望冬天以及自己的怀

孕期赶快过去——那时候，她一定会长出新的勇气和新的力量来。

到了三月，天气到底来了个轉变。严霜忽然間化成了温暖的雨。几天之內，雪就消融了。在初現的阳光底下，样样东西都象新洗过的一样。“但願从此就是这样子，”秋蒂叹一口气。

“一定会是这样，”拉司慕逊老婆婆說——“麻雀又在田野上飞了，昨夜里，耗子也都回来，搬进了老窠；整整一夜，只听得它們在頂樓上到处吱吱的叫。”

“这兒就有一只！”彼得在开着的窗口嚷起来，他正在那兒晒太阳。果然，一只肥大的老家伙正在屋檐槽里溜来溜去，小心的窺探四周，好象要重新認識一下老地方。它讓人想起一位老紳士过了一冬終于打开了阳台門的光景——看了眞叫人感动。

这年春天本身并沒有什么毛病；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各个行业还是沒有起色。往常，总是天气决定一切。“如今冰雪化了，就能下地了，”大家口口声声这样說；各項工作会活跃起来，这是不用說的——先是干一些地里的活，接着各色各样别的活兒也跟着来了。然而这一次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样，另一种冰雪用它的坚韌的、滴水不透的外壳封鎖了一切。那光景就象恶魔跟那些老板們串通一气，亲手勒紧了穷人的面包口袋，再也不肯放松。难道这把戏里头眞有魔鬼在作怪么？难道工人們非得比以往更加忍气吞声、随人摆布不成？大家交头接耳；有謠言說，人家要搞垮工会。

有一件事是千眞万确的，那就是各項工作沒有活跃起来。工人們走出了他們的迫不得已的冬眠，从早到晚，成群結队的徘徊在那些有活兒的地方；他們露出狗一样的听天由命的神气，哆嗦着站在碼头边和工厂大門外面。可是經理們不作声，也不露面。船只也不象往年春天那样揚帆出海，它們大多数都停泊在港口里。連市政当局似乎也陷在这普遍的萎靡不振的状态里，一点正經事兒

也不干。这叫人想起那句老話說得对，一头母牛往前奔，整个牛群跟着蹿。一件事情管住了另一件事情。

虽說很需要盖些房子，瓦匠們却閑得满街溜。据說，銀行不肯发放盖房的貸款，好造成房荒——他們想抬高房租。他們拥有大片大片的房屋，一心想在这上面狠狠捞一把。

那些挖土工人和水泥工人，他們遭受的苦难特别大。鰻魚一到九月，就长得又肥又軟，可是这时候，筑路和下水道工程的情形却刚好相反，因此，干这一行的工人从秋天起就在遊蕩。他們全憑挨餓和把剩下的一丁点兒东西送进当鋪过日子；那些走得了的人，都走出了城市——到外埠或乡下去了，那兒，生計沒这么艰难。

是不是这一切都怪那些机器呢？它們越来越灵巧，越来越不需要人照管！說不定很快就会有这么一天，那时候，穷人在这世界上再也沒有半点兒用处。那时候，他們干脆只有躺下来餓死的份兒！唉，要不然，就只有象有些莽莽撞撞的人說的那样，起来把一切抓到自己手里！

第二章　狄蒂媽媽

外婆的預言一点也不錯：狄蒂听了一句好話，就会有身孕。“你的心就会跳出腔来，孩子——那时候，你的肚子下面就会出現一道棕色的条紋，”她曾經这么說过。“你那顆糊塗的心呀——你要小心，别讓它給你招来好多不幸！”

唉，这顆糊塗的心！她刚过了童年，它就把她引进了罪孽和忧愁；但她还是沒有变得聰明一些。她見不得小娃娃，一見就恨不得捧在自己手里。只要一个孩子一哭，她的心里就充满了頂頂溫柔

的母性感情。一屋的人都叫她狄蒂媽媽，虽說她还那么年青；孩子們叫开了头，大人們也就跟着这样叫起来。每逢别的女人有事，要出去一会兒的时候，她們就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她那兒。孩子們闖了什么祸，也总是躲到她那兒。她用她那粗糙的手和声气哄干了他們的許多眼泪，也排解了許多童稚的忧愁；她并不怎样心軟，可是她能帮助人家。孩子們不知不覚的把这一点看得十分重要；照例非找狄蒂媽媽不成。

她会招来孩子——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她不管做什么，到头来总是添一张新的要喂的嘴巴，一个要照管的小东西。为了讓乔治在害病的时候有个伴兒消遣，她就收了彼得在家里寄养。彼得的父亲遺弃了他的母亲，每月只付十个克郎作为孩子的費用。可是就在圣誕节前不久，他的母亲也不見了；寄养費再也盼不到了。狄蒂却还是挺高兴，因为人家到底讓她留下了这孩子。

将近圣誕节的时候，一个年青女人死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小姑娘。她們住的房間跟狄蒂的只隔着几道門，还在頂楼过道的里头。不用說，在孩子的父亲出去干活的时候，狄蒂就把她接过来。以后失业来到，逼走了这小姑娘的父亲，于是狄蒂就完全接管了这孩子。他一忽兒东，一忽兒西，沿着各条大路流浪，掙到了几个錢就捎回来。他是个誠实的人。可是这一切都沒有个准兒，再說，錢是放在信里寄給小姑娘的，这回五十欧耳，下一回一个克郎，来得不很方便，还有这样的危险：要讓邮局发現了，錢就会被沒收。再說，寄来的錢也太少，从来不够付房租的。

彼得和小安娜——这就是两个；以后，她自己的孩子生下来，那就够整整一窝了！再加上那位老寡妇拉司慕逊，她跟她一块兒吃她那点兒少得可怜的面包，一块兒烤她的火；还有那个占了好房間，每天早晨要喝咖啡的寄宿客人，那个人穿皮鞋，戴橡胶翻領，架

一副眼鏡——以前准是过好日子的！可是，她哪曾見过他付的租金来？啊，狄蒂，她眞能对付！她家眼看着就是猴子老虎一大堆了！[①] 在皇子街上，这称得起是一戶兴旺的人家；星期天下午，她領了这一大群孩子到伊斯丹特街拉尔斯·彼得家里，那才眞叫有意思哩！

人家自然不能說狄蒂老往她家里跑。不錯，她去了，那是因为辛妮有了孩子，她去帮忙。辛妮当时就讓狄蒂明白，她不贊成她的做人之道——她怎么說也該想法子跟乔治結婚。从此以后，不是明明白白的請她，狄蒂就不回家去。不过，拉尔斯·彼得倒是常常来看她，还塞給她一两个克郎；她看得很淸楚，他来探望的事，决不能讓辛妮知道。他从来不久坐，他变得比以前拘謹，再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狄蒂心里有数，那是因为辛妮。辛妮有志气，想往高处走，因此有这么一个继女兒，讓人背后說长道短，自然覺着不十分痛快。爱尔茜有了职业，在机器上辯辯啪啪打字；她上班穿着短上衣，跟一个邮局見习員来往，那个人还到她家来拜訪过她的父母——准是很有气派。爱尔茜一次也沒看望过狄蒂，因为她沒有工夫。倒是鮑符尔借着在城里給他师傅跑杂差之便，常常来待上一会兒。他在一家自行車工場当小使，試用期滿以后，他就要正式学手艺了。他几乎一天到晚騎着一輛生了銹的旧自行車，象瘋子一样在大街上飞跑。要是在街角上碰到了他，眞有送命的危险；他按着鈴叮叮当当的赶路，活象一輛救火車——不管是誰，都請讓路。他一向喜欢把东西拆散再装好，現在他可以拆呀装的鬧个痛快了。每回他来，总要带些各色各样有趣的玩具給孩子們，那些玩具都是他用旧

① 直譯是：她眼看着就要有整整一个动物园了！

輪子另件巧妙的装配起来的。天气合适的时候，彼得一定要跟他出去走走，他坐在前边車梁上，他就带着他箭一般射了出去，这时候，狄蒂在后边，急得什么似的。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經在全区繞了一圈，按着鈴从那一边回来了。

"可要当心警察啊，孩子！"狄蒂說。

"嘿，我会跑——等到他們看清我的时候，我早已不見了。"他一点兒也不怕；看他那样兒，人家眞以为他从小就是在馬路上长大的。

那个剩下的双生子拉司慕斯也常来；他跟鮑符尔仍旧把狄蒂看作他們亲生的母亲。如果他們撕破了衣服，因而担心回家会引起麻煩的时候，她就給他們縫补，他們常常把自己极少的一点兒另用錢交給她。拉司慕斯已經不在拉尔斯·彼得家里住了；他跟几个在丹尼勃洛格街开一家蔬菜鋪的人在一起，給他們跑杂差。他在那兒过得很好。可是狄蒂还是觉得奇怪，他居然会跟一伙陌生人待在一块兒。她弄不明白，拉尔斯·彼得怎么能讓他走，是他亲手把这孩子从老陶丽奥的尸首旁边抱起来的。她还清楚的記得他用他那粗壮而有卫护力量的胳膊把孩子——一只被遺弃的小鳥兒——抱回来的光景。这一定是辛妮干的，不論办什么事反正都得依她的主张。可是他們倆却又相处得很好。

拉尔斯·彼得对事物的看法多半和辛妮的小市民的看法不一样（如果說，現在情形不同了，那他一定是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他还是一心一意爱他那脸蛋兒紅紅的强壮的妻子，而且十分尊敬她。他从来沒有遇到过一个象她这样的女人，老是那么温柔，可又这么有主张，講实际。她要是有一个什么意見，哪怕他发觉这意見跟他为人处世之道相反，也一定是对的。她带动这一家人前进。再說，她又給他生了一个多么出色的孩子啊！以往他有多少次遭

到了生活的打击，又重新开始——可总是象那个叫約伯[1]的人一样倒霉。要是能有个好結果，他哪有不乐意的。这方面多亏辛妮給他帮忙——她給他带来了好运气；因此，听从她的主张也就和听凭好运气的安排一样。比方說吧，她布置的这个家有多么舒适：一所有三个房間的房子，客厅里放着紅絲絨家具，餐室里有一个陈列銅制食具的橡木架。这些陈設自然都是从他們鋪子里买来的，价錢公道极了；可是要凭他自己，他怎么也想不出这种主意来。这全亏她心思灵巧！

有时候，拉尔斯·彼得似乎是在家里待腻了；也許就是在这种时候，他才去找狄蒂，聊一陣"鵲窝"和漁村；他想念乡間，而想得最厉害的多半还是那些公路。

哪知道这年冬天，对大多数其余的人冷酷无情的冬天偏偏帮了他一个忙。临近新年的时候，他們的鉄鋪扩充营业，兼做起旧家具，靴鞋，衣服的买卖来了，貨物收来以后，就堆在地下室里，这些貨物他們收得挺便宜，因为貧困逼得人家紛紛卖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銷不出去；那些要买拉尔斯·彼得的旧貨的人沒有錢买它們。慢慢的，地下室里堆得滿坑滿谷，院里的一个木棚也装满了。就連屋里也几乎沒有地方擱家具和别的东西；貨物堆得碰着了天花板，发出一股难聞的气味。它們象一个沉重的負担压在人的胸口上；辛妮所有的积蓄都零零碎碎的化在收来的旧貨上了。这样下去，說不定有一天他們会破产——他們还得付房租哩！

就在这想要得到辛妮的贊同并不十分困难的时候，拉尔斯·彼得有了个好主意。他租了一匹馬，一輛大車，到那些走熟了的公路上去干他的老行当。拿家里的营业来說，他走了沒什么要紧，辛

---

[1] 見第一部第十二章注。

妮要比他能干得多。說实話，他对付那些拖了破烂跑上門来的人心腸太軟。这赶車的买卖对他倒正合适。那些庄稼汉爱买旧貨——这也許是因为他們并沒有仔細想想就斷定买旧貨便宜；拉尔斯·彼得呢，对他們的錢包可并不客气。只要能做成一笔好买卖，他决不会因此皺一皺眉毛。

这一来，算是松了一口气。存貨少下去了，錢又进了柜。不过，这种买卖实在不体面。但願这一区的人不会知道家具舖掌柜拉尔斯·彼得·韓生赶車在公路上四处兜售旧貨才好。鮑符尔得了母亲的吩咐，跟誰也不許說起这件事。狄蒂呢，反而因此更加爱她的父亲。如今他来了，身上还带着那股馬味兒，就跟以前一样；他的头发里，他的嗓音里又有了公路上的那股味道。

哥本哈根有句俗話，叫做，穷人出路多。穷人要是失了业，他只要上收容所去报到就成；要是那兒也不收他呢——哦，那他反正总会得挨餓。人要有一項本領，眞是件好事情。

狄蒂生来就知道有这許多出路；說实在的，正因为这样，她才从来不得安宁。她不忍心責怪别人，于是，她只好責怪她自己。孩子們和拉司慕逊老婆婆要是冻着了，或者吃不飽，那不是那些把自己的負担加在她身上的人的責任，也不是这个讓一个大肚子女人独力养活全家的社会的責任，而是她的責任。如今，寒冷已經封鎖不住一切，她就再不能躲在屋里了。出路是有的，只是要她去找。

她果然找到了一些出路，不管怎样，这些出路总算把頂頂凶恶的穷神撵出了家門；不过，話說回来，这只有拿出超人的意志和毅力才能办到。一开头，一个女报販要找人代她去爬那些上下十分費力的楼梯。狄蒂跟她談妥了，于是有一星期之久，每天早晨五点鐘，她就出現在一处約好的街角，帮她送所有住在三四层楼的訂戶

到了生活的打击，又重新开始——可总是象那个叫約伯① 的人一样倒霉。要是能有个好結果，他哪有不乐意的。这方面多亏辛妮給他帮忙——她給他带来了好运气；因此，听从她的主张也就和听凭好运气的安排一样。比方說吧，她布置的这个家有多么舒适：一所有三个房間的房子，客厅里放着紅絲絨家具，餐室里有一个陈列銅制食具的橡木架。这些陈設自然都是从他們鋪子里买来的，价錢公道极了；可是要凭他自己，他怎么也想不出这种主意来。这全亏她心思灵巧！

有时候，拉尔斯·彼得似乎是在家里待膩了；也許就是在这种时候，他才去找狄蒂，聊一陣"鵲窝"和漁村；他想念乡間，而想得最厉害的多半还是那些公路。

哪知道这年冬天，对大多数其余的人冷酷无情的冬天偏偏帮了他一个忙。临近新年的时候，他們的鉄鋪扩充营业，兼做起旧家具，靴鞋，衣服的买卖来了，貨物收来以后，就堆在地下室里，这些貨物他們收得挺便宜，因为貧困逼得人家紛紛卖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銷不出去；那些要买拉尔斯·彼得的旧貨的人沒有錢买它們。慢慢的，地下室里堆得满坑满谷，院里的一个木棚也装满了。就連屋里也几乎沒有地方擱家具和別的东西；貨物堆得碰着了天花板，发出一股难聞的气味。它們象一个沉重的負担压在人的胸口上；辛妮所有的积蓄都零零碎碎的化在收来的旧貨上了。这样下去，說不定有一天他們会破产——他們还得付房租哩！

就在这想要得到辛妮的贊同并不十分困难的时候，拉尔斯·彼得有了个好主意。他租了一匹馬，一輛大車，到那些走熟了的公路上去干他的老行当。拿家里的营业来說，他走了沒什么要紧，辛

---

① 見第一部第十二章注。

的好丈夫，再說，到了今天，两个人你围着我轉，我围着你轉，就跟猫繞着热气騰騰的麦粥打轉一样，已經耗得够久了。他們再沒有什么可考虑的——他們俩已經把嘴毛都烤焦了。[1]

她管不好自己的事儿，这一点連拉尔斯·彼得也看出来了。她旣沒有多大的精力，也沒有一点兒野心，她只是心眼好。她管的閑事太多。一个人心眼兒太好了也不成，有时候替自己打算打算，并沒有坏处。可是跟她說这样的話，就象拿水往鴨子背上澆一样，点滴不留。她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办事。

可怜的狄蒂媽媽，她又有什么別的法子呢——她在这一切上头就跟別人一样沒有錯处。毛病是在她的手、腿、心里；孩子一哭，她就非得去照管一下不成，对面屋里有个女人生病躺着，她就非得跑过街去，看望她病得怎样了——她多半有什么事要人帮忙。她又不能不想起大家，頂好还要为大家着想。她的手特别有这毛病，不管到哪兒，只要有孩子，或者有病人躺着，她就非得給人家整一整枕头不成——于是其他种种事儿就自然而然的跟着来了。她老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老要伸手帮忙，老是非得照顧人家不成，这是她的跟上帝一样的天性。"小上帝，"她在家里照管弟弟妹妹的时候，那所"漂亮房子"里的老头兒就这样叫她。年紀大了，狄蒂变坏了，她慢慢的懂得怎样在那些想利用她的人面前好好保护自己，可是在弱小的无依无靠的人面前，她却毫无招架的能力。"喂，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天你进了天堂，头一件事就是去看看那些天使娃娃有沒有尿了床，"她的那位寄宿客人用詼諧的口吻这样說。可是这又有什么用？你要禁止狄蒂帮助別人，还不如禁止太阳发光，或者禁止母鷄扒地哩。

---

[1] 承上面"猫繞着热气騰騰的麦粥打轉"这个比喻而来。

她的臨盆日子近了，走路迈不动身子；她的身体坏到了极点。往往在早晨，她就覚得沒有一点兒力气，恨不能賴在床上。"你現在真該躺着才对，"拉司慕逊老婆婆說。"你实在需要休息。今天我們来张罗吃的。我快八十岁了，也并沒有餓死。"

然而狄蒂还是起来了，想法子掙了几个錢。她哪兒来的力气呢？那一定是从什么秘密的地方来的，因为大家看得出来，她身上并沒有这么大的力气。除非有一天倒下来，狄蒂决不願意在床上躺着！

不，她不求人家寬恕——她沒有这样的打算。她从来沒有轉过投降的念头。不过，她在照顧人家的时候，态度也許有点兒粗暴！要維持她那个小天地，实在太費力了；顧了这，那就别的什么都顧不上了。狄蒂給，不过不是笑着給的。她照管她那一伙人十分周全，不过那只递出东西去的手并不总是又暖又軟的。她发覚了这情形，心里挺难受，可是她改不了。

孩子們，外人的也好，她自己的也好，倒全都懂得領会这份好心。他們有什么不快活，总是从长过道的那一头迈着小小的步子走过来。狄蒂媽媽不能不管！

第三章　小乔治

五月初，一天晚上，狄蒂尖叫一声醒来。她做了个梦，梦見自己在一块木板上受車輪分尸的极刑——为的是她要生孩子。

她腰部下腹一陣陣的疼痛，就起床叫拉司慕逊老婆婆，要她把孩子們領到她那兒去。可是她腿肿得厉害，身子站不稳，只好重新躺下。

孩子們睡得挺安稳，小安娜睡在她身邊的身边，彼得睡在床脚那一头，他的脚对着小安娜。她静听他們的呼吸，心里想該怎么办；他們决不能留在这兒。可是这两条該死的腿！它們是她当使女时期留下的一个紀念；只要她身上有点兒什么毛病，它們就会肿起来。她静听夜晚的声息，好猜測这时候大約有几点鐘；那鬧鐘老早就进了当鋪，当票也已經卖了。这陣痛要折磨她多久，她才能把孩子生下来呢？这一次，她的小腿肚会不会抽筋呢？这几乎比什么都痛苦。也許，她会在分娩的时候死掉，不过，那也沒有关系。她只希望有一个人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可她不知道这人应該是誰。卡尔么，不錯——不过，他怕已經不再稀罕她了，既然她过去待他那么不好，这也一点兒不奇怪。他曾經胡思乱想什么結婚啦，搬到农庄去啦，她沒有答应他，这倒是一桩幸事。他母亲到底还是少不了約翰斯，又把他叫了回去，卡尔因此又离开了家。她知道他就在这兒城里；可是她沒有見过他。他也許是觉着惭愧。这世界上，难道真还有誰看中她么？有許多人会想念她。可是，当她四下里导找一个心疼她的人的时候，她的周围就只有一片这么古怪的空虛。但願她临死的时候，太阳能露出脸来！这样，挨过这最后一关就要容易些。

她在陣痛中极力讓自己靜靜的躺着，她凝望卷帘上的天色，等候黎明；她巴不得能看見光亮。四点鐘光景，那个馬車夫要下楼到隔壁院里去喂馬——那时候她就可以叫他。

楼梯上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那位寄宿客人回来了。她听得他走路跌跌撞撞，一个人不知在低声說些什么——他有点兒醉了。这下子，她可以放心大胆的叫他了。在他清醒的时候，人家簡直不敢走近他。"克莱茂先生！"她等他正要进房的当兒，喊道——声音低低的，怕惊醒住在过道两旁的人。"克莱茂先生！"

他敲了敲門，出現在門口，他搖搖晃晃的站在那兒，手里掌着灯；有好几次，他差点兒讓自己耷拉着的长鬓鬚烧着了。"对不住，我进来了，"他带着鼻音說，醉眼朦朧，朝房間里望。"您要什么么？"

"哦，我不舒服得厉害，克萊茂先生，"狄蒂訴苦道。"您能不能帮我动一动孩子們？"

这位专給人道喜的先生身子搖搖不稳的望着房間里，"嘍——嘍！①依我說——您頂好是找我父亲来，他专給人接生；不过，这要在二十年以前才成。容我請問您一句，您想您会生好几个②么？"

"喔，克萊茂先生——我真的不好受极了。"狄蒂側过身去，腦門子抵着墙壁，哭了。

那位寄宿客人好象是从云端里栽了下来似的，"哦，哦——这是怎么啦？"他嘟囔說。他使劲振作一下，皱紧眉头，定了定眼神，这样有一两回，然后認清目标，穿过房間。"对不住，我进来了，不过，亲爱的韓生太太，您說的确实是：孩子們。"他說，对她弯下身子。

"不錯，不过，我說的是这两个孩子——您把他們送到拉司塞遜老婆婆那兒去，成不成？"她不敢翻过身来——他的气息里有一股酒味。

"当然成罗——噢，我是說，当然不成。您想，我会半夜里去打扰那位老太太么？"

"我想請她过来，待在我这兒。"

"这不成，您知道，我現在已經清醒了。"他把手往后大大一揮。

---

① 是一是！

② 前边狄蒂請他帮忙动一动孩子們，这位醉醺醺的寄宿客人誤会了，以为指的是她肚里的孩子，才扯到他父亲头上去。再，狄蒂說的是"孩子們"，所以有最后这一問。

“一切自有克莱茂作主，太太。他会把两个天真的孩子抱到他自己床上，作好一切准备——一切准备！您呢，只要閉上嘴，别吭声——明白么？您什么也不用想，一切自然会順順当当。女人們有事，頂好什么都不想。噢，对了，我認識一位太太，她臨盆的时候，孩子顚倒着先出来一双腿。她是位数学博士——您知道，她脑子用得太过了。”他嘴里嘮叨着，在两个房間之間脚步踉蹌地来回走，把一张椅子搬到他房間里，又搬回来，这样搬了两次。“您瞧，我挺行，”他得意的說。“不論作什么試驗，总要挑揀不破打不烂的东西。”然后，他抱起那女孩子，摇摇晃晃的走出来，狄蒂只好躺着，张嘴准备叫喊。尽管他作过試驗，她还是不放心他。可是居然平安无事；孩子横在他胳膊上，象死了一样，做梦也沒想到已經讓人搬了个地方。“嗳，嗳，你們这两个小东西！你們这两个小东西！”他說，給他們盖好被子；这听了叫人十分感动。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并不喜欢他們，一碍他的路，他就冲着他們哼哼。

“你沒有叫喊吧？沒有出什么要你叫喊的事兒吧？”他来到門口，譏諷的笑着。“啊，对了，我看你瞅着我的一双腿——看它們是不是摇晃。女人們总爱看一双腿——其实，这全在乎脑袋。——就象男孩子要鑽进栅栏去，就說是要偸苹果吧，他們一定先用脑袋試一試，要是脑袋鑽得进去，那么，身体也鑽得进去——所以說，脑袋在先！”

他竪起一根食指，作出一个教訓人的姿势。忽然間，他格格地笑起来。“然而，人多半沒有脑袋——所以，样样事情他們都容容易易的混过来了。”

他身子靠着門柱，縮成一团，一路瘫下去。忽然，他猛一下振作起来。

“嗯，我就待在这兒——守着，作禱告！完啦！”他說了，就在狄

蒂床脚一头坐下，肩膀靠在墙上。"这样，狄蒂小嫣嫣就可以盖上被子，睡它一会兒，好有力气来应付那一場大战。您睡吧——您一点兒不用怕。每一分鐘，也許是每一秒鐘，都有孩子出生；不过，您自个兒也明白——'我病啦，'您剛才說；可是您說，这是病么？如果这也算是病，那末，我多喝了两盅，也算是病了。嗳，我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拿到过这个該死的家伙，这个专給人道喜的人的房租沒有？"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两个硬币来，放在床头小桌上。"眞該死——就剩下这点兒啦？今天我倒是財星高照；可是您知道，我是个畜生，克萊茂虽說架起一副眼鏡，其实是个畜生。您可以自个兒去問这公寓里那些老娘們——对不住，那些太太們。不过今天眞是个好日子，是一个蠢貨的喜庆日子——成了什么頂兒尖兒的人物，有二十五年啦，于是就摆起排場庆祝一番。那家伙把头发抹上水，往后梳，挂起大十字勛章，要不，就是别的什么表功的玩意兒！您瞧，我这时候就拿着我的一束鮮花进去了。'大人，請原諒我冒昧——不过，这是个大好日子！''感謝上帝，大駕居然光临了！'那冤大头說，塞給我十个克郎。这么一个頂兒尖兒的蠢貨，話說的倒还不算蠢，您說是不是？因为您不能不承認，这听起来象是挖苦話。"

狄蒂疼得直哼哼。

"啊，啊！这确实不好受。不过，話得說回来，疼了才能轉好。我說，有人喜欢孩子，就有了孩子，这眞不錯！您想一想看，要換了我們——那就只能是脑袋，因为男人身上只有顆脑袋能长出东西来。您想一想看，脑壳一下子綳开来——爬出来一个小人兒。嗳，我不过是这么說說——您用不着笑，不，其实这并不危险。我的太太有一回也叫喚过：'我要死啦，我要死啦！''胡說八道，'我說，'你是在生孩子！'可是，嗨，您眞該听一听她的叫喚。女人們碰到有人

給她們講道理，就受不了。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現在，你該閉上眼睛！"

他說得倒挺好，但是他自己酒后的嘮叨却沒有个完。

他說着說着，終于睡着了；他脑袋歪到胳膊上，靠在狄蒂床脚一头睡着了。

他的气息使得这小房間里充滿了臭味，熏得狄蒂脑袋发胀。那馬車夫早就上工去了；晨光映得卷帘通明。这时候，她听得拉司慕逊老婆婆趿着布拖鞋在各处走动；她走到厨房里，給自己热喝剩的一点兒咖啡；这是說，此刻有五点鐘了！

拉司慕逊老婆婆把孩子們抱出来，放在她的床上；她化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位道喜客人弄醒，說服他进了他自己的房間，躺下睡覺。他一路咒駡得好凶，睡了一覺，他的脾气变坏了。

"呸！呸！"打发了他以后，拉司慕逊老婆婆作了个鬼脸。"眞是个下流坯，一个地道的流氓！"

"他心眼兒挺好，"狄蒂說。"为了不去惊动您，媽媽，他情願自个兒待在我这兒。"

"天呀——你居然找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守着你！这种家伙准干不出好事兒来，可就有人不怕冒这个险。"

狄蒂笑了。"啊唷，我可是眞不舒服！"她突然叫道，疼得直哼哼。"我相信我要死了！我有一个十分奇怪的感覺，好象我身体里的一切快要崩裂，往四下里飞散。再說，我不明白，产期怎么会提早了六个星期。"

可是这沒有錯。拉司慕逊老婆婆自己經历过好几次这样的痛苦，对这种情况非常熟悉。她收拾好房間，生了火爐，好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屋里暖暖和和的！然后她得搜集一些东西垫在狄蒂身子底下。这很不容易；因为凡是他們用不着的东西，全都給冬

天搜括得干干净净。婴兒的衣物要到各家东一点兒西一点兒去討来。然后还得去通知产婆，为她預备上等面包和新鮮的咖啡豆——这些女人喝咖啡总是十分挑剔。拉司慕逊老婆婆要张罗的事兒太多了，眞是苦了她两条可怜的腿。幸亏她今天不覚得怎么样。眼前这件事使得她血液沸騰，她得意洋洋，办事十分干練。那个叫克莱茂的家伙，前一天黃昏沒有把他的錢喝得一个子兒不剩，也眞是运气。

下午，狄蒂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不足月，只有五磅重，但总是个男孩，尽管这老太婆事先一再断定是个女娃。“我們还是再看一看，”老太婆說，“这实在是个誤会。”这娃娃居然頂撞了她，她懊恼极了。“这一定是因为他长得太小，我才上了当，”她丧气的說。

不用說，那产婆直等事情完了才到。她先亮了亮她的新大衣，然后察看一下孩子的肚臍眼扎得对不对，于是，就一陣风似的走了。她不喝咖啡——大概是嫌它不够浓。“咱們自个兒来喝这咖啡，”拉司慕逊老婆婆說。“眞是个眼里沒有人的烂貨——她走她的。我这輩子也接过不少孩子。”

于是她們喝咖啡。狄蒂喝的特别浓。“这可以活活血！”拉司慕逊老婆婆說。随后，她們讓孩子們进来，看看他們新添的小弟弟。在前一段时間里，他們一直在搁楼上玩兒。他們对婴兒沒有多大兴趣，每人拿了一块面包，就又飞快的走了——他們在房間里已經待腻了。

拉司慕逊老婆婆坐在火爐边，大腿上擱着那光身子的紅里透青的小东西；她給他的皮肤的皺襞抹上脂油，在包身布里塡上棉絮，好給孩子多少保住一点暖气。这孩子血气不旺；他睡在那只給他当作小床的五斗柜抽屜里，得有一个热水袋才成。不过，不管怎么样，这到底是个男孩。“别看他这么一丁点兒，他少不了也要惹

他那一份兒祸哩，”她指指点点的說。“天知道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一小段腸子塞进去，偏讓它耷拉在外面，惹祸招灾。”

是啊，这一回，狄蒂也願意得个女孩。

可是，老太婆簡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应該是称心如意的了！”她說，还划了个十字。“就事論事，这反正一样，这一个有的，那一个少不得——反过来也一样。不过，話說回来，上帝的安排也真糊塗，燙手的事兒，都归我們穷娘們来抓。出了事，倒霉的总是我們，而且叫你丢不下，摔不开——只好哭哭啼啼，把閣下的祸承当起来。所以，人要有个挑选，就千万别挑裙子穿①。一个穷女孩子，自以为本領高强，可是跳来跳去，就跳不出命运的手掌心，落得个有了孩子回家来。再說，孩子的父亲多半又在哪兒呢？女人活象一条小胡同，雪花吹进去就成了堆。誰知这雪是从哪兒来的呢？可是上帝叫我們心眼兒好得这么傻，一定也有他的道理。我們要是多想一想那結局，那末，要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怕就难了。”

“可是，你不是正式結了婚的么，媽媽？”狄蒂詫异的問。

“我是結了婚——可是到头来还是沒有个男人，結婚又有什么用？我們剛正式結了婚，他就忽然心血来潮，拿了鑰匙上厠所去了；这下子我就一連几年再也看不見他。他回来的时候，光着腦袋，跟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手里还拿着那有龙虾鉗②的鑰匙。这时候，我还得装成若无其事，好象他才出去了五分鐘似的，可就是这一点，我办不到。”

狄蒂笑了。

“嗳，你笑吧，我可是不覺得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不是寡妇，可

① 千万别当女人的意思。

② 一种紅色的海藻。

也算不得有丈夫的女人！托上帝的福，孩子倒有了一伙，可是难得看見父亲。我的頂好的年月，就这么过去了。孩子們在哪兒呢？唉，他們要沒有死，那末，今天一定还活着。”

拉司慕逊老婆婆一向不願意談这問題。“啊，我們現在該弄晚飯吃了，吃完了好上床睡覚。”

“我們沒有吃的，”狄蒂說。

“有，我們还有半截軍用面包，是我刚才出去的时候跟塞尔夫街軍营的一个大兵討的。他拿了整整一口袋上一家旧貨鋪去，我就想：这些面包反正是喂馬的，倒不如去要它一个。那些馬也不会因为少这一个就短了吃的。是啊，我要是貴人家里的洗衣婆，哪怕是貴人家里的馬呢，那末，我老来至少还有施舍的面包吃。”

小彼得也希望自己是匹馬。他老是装馬兒玩，把脑袋伸过那张旧木椅子的椅背，装馬叫。椅子的坐板算是秣槽。她們把硬軍用面包切成小方块，放在他面前，說：“这下，馬兒有草料吃了！”于是他吃个无罢无休。那女孩的情形可要坏得多；那可怜的小东西，她嘴里沒有一顆好牙。只有把面包在开水里泡軟以后，她才咽得下去。“明天早晨給你在面包上擱点糖，”老太婆說，好讓她吃得有味兒一些。

晚上，狄蒂把新生的嬰兒留在自己身边。他一刻不停挨着她的胸脯，一有奶水淌出来，他就自己接住。他巳經挺会找奶头了。靠墙躺着那小女孩，彼得睡在床脚一头，一双脚冲着她。狄蒂讓几个孩子全跟她睡，这样，她就知道他們睡得暖和。那张鋪着頂好的被褥的床給那位寄宿客人睡了。

她躺着，听孩子們安安靜靜睡覚，听她枕头边斜板壁后面，耗子跑来跑去；她眼望着黑暗，一直望到这黑暗中尽是各种各样顏色和发亮的圓圈，就跟她童年时候的情形一样。然后她想到上帝，想

周

到外婆、卡尔和乔治——以及所有闖到她的生活里来的人。上帝，她想一想就丢开了。要是眞有上帝的話，她也沒得过他的好处。她想外婆說过的、預言过的每一句話，看其中有沒有应驗的。她不再相信：除了她已經得到的以外，在她前边还有什么別的东西；狄蒂对将来不再存什么幻想。她沒有富裕过，也沒有舒服过；不过，正因为这样，另外有些話，关于幸福的話，倒也許眞会应驗。她幸福么？她自己也說不上来。她很想找誰来問一問，幸福是怎么回事——要找一个讀書人。那在書里一定会讀到的。

第四章 好上帝

孩子們嘰嘰喳喳說話，把狄蒂吵醒了。在她还来不及轉念头的时候，就有什么东西（也許是那份兒寂靜）告訴她，今天是星期天。連孩子們的說話声也带着一种特別的，几乎是肃穆的音調。她四肢乏力，象綁上了鉛一样，她睡眼朦朧，仍然一动不动的躺着，听孩子們說話。

安娜爬到睡在床脚一头的彼得身边；两人彼此摟着身子，眼望着窗外的白云，白云不知从哪兒把朝阳接上来，在浮动时把一片淡白的光輝投到房間里。它的反光从房間的一个角落里向上移动，經过天花板和墻壁，消失在另一个角落里。

“这是一位天使，眞是的！”小安娜說，振振有辞的点点头。

“这不是，天使是沒有的，”彼得气忿忿的說。

“是，有天使，安娜亲眼看到过，”那小女孩說，在他手背上打了一下。

“我亲眼看到过，沒有天使，”彼得反駁道，也打了她一下。

狄蒂不能不調停了。“媽媽醒了！”小安娜拍手嚷起来。“我媽媽不睡了。”

“你相信有天使么？”彼得皺起前額，沉着脸問。

狄蒂不想回答，就反問他。“你为什么不相信有天使？”

“誰都看得出来，那翅膀載不动他們，”他說，指着一张从画本兒里撕下的彩画，那上面有一位天使在空中飞翔，画片粘在鏡子上，盖住一道裂縫。哦，狄蒂倒还沒有从这方面考虑过这問題：她怀疑天使的存在，另有她的理由。

“唉，有許多許多东西我再也不信了，”彼得忽然脫口而出的說，深深的叹了口气，狄蒂忍不住笑了。

“嗯，那你还有哪些不信的？”她快活的問道，同时又保持着注意的神气，因为彼得希望人家認真看待他。他快有七岁了。

“我不信鸛鳥！”彼得回答道。

“妹妹信鸛鳥，”安娜說——这只是为了跟他抬杠。

“拉司慕遜老婆婆也信！”彼得嚷道，声气里明明带着譏誚。“她說娃娃們都是从一块沼地来的。可是这不对，因为要是这样，他們就一定会躺在凉水里冻僵了。小弟弟的情形就好得多，他躺在你肚子里，媽媽！”

狄蒂的眼睛不知所措的东张西望。“再沒有什么了么？”她問，想把話头扯开去。

“什么再沒有？”彼得的嗓音又粗又沉；他喜欢有条有理的談話。

“你还有什么不信的？”

“噢，有，我压根兒不信上帝。他怎么能坐在云朵上头，不栽下来呢？那些云朵老是在跑的呀。”

狄蒂忽然想起了要洗的东西。她把小弟弟从胸前一把推

开——他象一只水蛭一样粘在那兒，吸呀，吸呀，直吸得她背脊都疼了——跳下床来。"嗯，乖乖的待着，"她說，"讓媽媽給你們煮点兒咖啡。"她套上一条裙子，点着了煤油爐。然后她跑出去看拉司慕逊老婆婆今天是怎么回事。往常，她总是头一个起床。那条长过道两边的門都开着。各家都在整理床鋪，打扫屋子；尘土跟睡了一夜的床的气息象渾浊的泥水一样滚滚流出来。

狄蒂穿过木板釘的山墙，到了那些杂物間所在的頂楼上，敲拉司慕逊寡妇的門。那老太婆躺在床上，一夜沒睡好；她不肯透露，她有什么不舒服。

"那你一定又是吃了什么不受用的东西了吧，媽媽？"狄蒂說，四下里望了望这房間。五屜柜上放着一只丸药盒子。狄蒂認得这盒子。"这盒子是从哪兒找来的？"她吃惊的問。

"噢，这是那位教員家里扔了的药。我昨天給他們提垃圾桶下去的时候找到的。我在上床的当兒吃了三顆。我想：这說不定能治我的背疼。哪知道我偏不舒服得厉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狄蒂大声笑起来。"可是，媽媽，那是因为兰霍姆太太不生孩子，医生开給她的药；我亲自上药鋪去給她取来的。"

老太婆忍不住也笑了。"这下我明白了，它們投錯了地方；我的肚子还从沒有这么疼过。丸药既然扔了，那一定是兰霍姆家要有喜事了。啊，他們多么盼望有个孩子啊！但願能有个好結果；世界上有許多孩子，不生下来，倒还好一点兒。"

狄蒂不懂这話是什么意思，依她看，个个孩子都一样可爱。

"听，那传教士的小鬼又在嚎了。已經哭鬧了整整一夜，讓人沒法子闔一闔眼。"

"他們带孩子的方法不对头，"狄蒂肯定的說。

老太婆弯身向她湊过来。"有人說，他是給鬼迷住了，"她小声

說，"就为这，那传教士晚上亲自看护他，好把那鬼怪撵走。白天，他們常常替孩子做祷告。他們看到这不灵驗，又把他关在楼梯下黑屋子里。后来又不給他东西吃，想叫恶鬼餓得待不住。"

"别說話，媽媽，"狄蒂說。一陣痙攣掠过她的脸，傳布到她的全身。她站着出神的听；哭声一陣陣的传来，十分刺耳。随后，她振作一下精神。"我一会兒就端咖啡来，"她說，急急忙忙走回自己的房間。

狄蒂讓孩子們待在床上，玩玩具，自己給他們洗衣服；他們沒有替换的衣服，只好光着身子；好在眼下这时节，屋頂下面尽够暖和的。小弟弟啃着一个鳶尾根，这东西能治牙床发痒。狄蒂站在外面厨房里洗；她得打开臥房和厨房之間的长过道的門，才有地方；同屋的人来来去去。她就把臥房的門关上，不讓他們往里瞧見那乱七八糟的屋子；不过，她还能隐約听出孩子們在哪兒，在玩些什么。隔不了一会，她就得扔下手里的活，跑去看他們；他們跳下了床，光着身子，就在地板上打起滚来。多少次，她把他們放回床上，用被子給他們裹得严严实实，还在每人身上打一下。可是，这只能維持一忽兒工夫——他們挨了打駡，哇哇的嚎一陣，忽然間，其中一个含着眼泪笑起来，另一个也得了感染；于是又鬧得天翻地覆。末了，她只好撒手不管，关死了門，由他們打滚去——只要沒人瞧見就行。

同屋的人拿着啤酒瓶和牛奶杯在过道里跑过；他們急着在鋪子关門以前赶去买东西。他們跟她打招呼。男人多半捎带着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女人意味深长的对孩子們所在的房間里望一眼。狄蒂心里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只要事情犯在别人头上，她們总是要求得非常严格。要是犯在她們自己头上呢？

一个体面女人在星期六晚上就該把孩子的衣服洗好补好，好讓他們在星期天早晨一睜眼就能穿上——这道理她完全明白，不用誰来告訴她！可是，当她干完了活回来，人累得簡直都要睡着了，那又該怎么办？

不过，話虽这么說，可也不能当眞；狄蒂幷沒有累得睡着，她只是坐下来，跟一个邻居聊一陣，趁此歇一歇。就这样，等到她拿起晚上的活兒来，人已經又困又乏，連两条腿都站不住了。人在干活的时候，不能半路上停下来，必得一口气干到底；就跟拉出租馬車的老馬一个样，它一躺下，就别指望它再起来了。她眼前正吃了这样的亏！一切都杂乱无章；孩子們四下里爬来爬去，把被褥啦，便桶啦、还有天知道是什么东西弄得乱七八糟，老天爷見了也准得摇头叹气。她自己也不象个样兒，披头散发，衣裳不整，跟起床时一样，她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一切叫她恶心，她生她自己的气，也生别人的气。下一回，她一定要好好留心，决不能再讓这样的事情发生。

忽然她停下手里的活，听听屋里的动静，孩子們在房里安静得叫人担心。她連忙走进去。他們坐在窗子底下，亲热的挤在一块兒，小弟弟夹在他們中間。窗子底下的壁柜（狄蒂的食柜）的門給他們打开了，里边的东西給扔了一地。那便桶大概是在他們把它拖到窗口去站在上面往外张望的时候打翻了，他們在那一滩上撒了一紙袋面粉，想把这見不得人的事兒遮盖过去。这看来眞可怕。那上好的面粉，她原来是要在中午做煎餅的。那一个鷄蛋本可以使煎餅味兒更美的，他們却把它打碎了，抹在脑袋上；他們抹了沾了一身脏。狄蒂又气又好笑；她狠狠的一把把他們抓住，駡他們，摇他們的身子。然后她在一张椅子里坐下，跟他們一块兒比誰哭得凶。"好，你們哭吧，你們，"她用哭得咽不过气来的嗓音說。"你們压根兒不

知道自己闖了什么禍！現在叫我到哪兒去給你們找吃的！”于是她站起身来——蒸煮的衣服在外面已經燒开了。“你們現在給我坐着，你們要是跳到地板上来，那就只好請上帝保佑你們！”她使劲把他們往床上一放，就赶到厨房里去。孩子們眼望着門，小声的哭。

她加倍努力的干了一陣，来补上刚才耽誤的时間，可是她再也不能一个劲兒往下干了。她覚得下腹和膝盖发軟，說不定是有了什么毛病。自从生了小弟弟以后，尽管她自己喂奶，还是常有月經——她在生产以后，沒有时間复原。

她两手插在大腿中間，坐着想心事。也許，她什么也沒想，只是一时身不由主的歇一歇。从这一片屋子的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呆板的啼哭声，这哭声是那么远，听起来又象是单調的歌声。这多半是那个传教士的坏孩子。人家說，这孩子除了調皮捣乱以外，老是在哭。他才三四岁，可是他的坏心思簡直叫人不能相信。他的父母倒是規矩人，早晚都做祷告；他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孩子，真叫人不明白。不过，他生在有着这么大耐心的人家里，总算不錯！狄蒂憑她自己的經驗知道人多么容易失掉耐心。

她听得楼梯上有熟悉的脚步声，心里一惊，跳起身来，連忙穿了一件上衣，攏了攏头发，然后滿脸通紅的弯下身子，对着洗衣板。

“哦，哦，你在干星期六的活兒，”拉尔斯·彼得人还沒有走到楼梯頂上就說。“你好，姑娘，”他的嗓音比往常低沉一点，那是辛妮把它压低的，可是他依然流露出旧日的热情。

狄蒂用她的圍裙給他擦干了那张厨房里的凳子，回头又洗衣服。

拉尔斯·彼得去了一趟瑪尔茂，这时候，就坐着講他这次出門以及一些别的事情。他看狄蒂似乎并沒有听进去，甚至連一句話也不問，就停住了話头，眼望着她，坐了一会兒。“看来我在这兒

不大受欢迎，"末了，他說，把一只手擱在她背上。"今天星期天，你还这么忙着干活，那是怎么回事？"

"噢，我不知道，"狄蒂粗声粗气地回答。"我准是在其余的日子里偷了懶！"

"这你可决不会，"拉尔斯·彼得笑着說。"你为人一向不是这样子。不过，你手上的事兒太多了一点。"

不，狄蒂的活兒并沒有多得让她干不了。

"啊，啊，这我可不敢这么說。你就跟眼下在菜园子里到处看得見的西紅柿秧一个样——你往自己身上拉扯的太多了，你要不随时留心，一刻不停的修剪，它就老結西紅柿，結得自己都支不住。"

"这大概是辛妮的意思，"狄蒂說，"我跟她管家的本領也眞不一样。"

"是啊，按心眼兒来說，你实在不大明白怎么管家才有个分寸，姑娘，"拉尔斯·彼得溫柔的說。"唉，你要能給自己留点余地就好——你的心太寬大啦①。"

狄蒂笑了："我害病的时候，医生就是这么說的。他說这叫心脏肥大症。"

"嗳，嗳，閑話少說——孩子們怎么样了？"他站起来。

"他們在睡覚，"狄蒂說，"他們醒得太早了。"她不知不覚朝門口跨了一步；可是拉尔斯·彼得搶先了一步。

"他們睡覚的办法眞稀奇，"他笑着說，打开了門。孩子們已經听到了他，大家爭先恐后的一头栽下床来，躺在地板上乱成一团，被子罩在他們身上。这时候，他們在他身边往上攀，拉住他的鼓鼓

① 慷慨大度的意思，为照顧下文，故直譯。

的外衣口袋不放。"你有什么东西給我們么?"他們拉拉扯扯的嚷道。

不錯,拉尔斯·彼得到乡下走了一趟回来,他的大口袋里总有点什么东西。这一回,在他的厚厚的手套和手帕底下有苹果和梨;它們已經在那兒擱了一些时候,碰伤了,也弄脏了,可是,味兒却美极了。他从里边口袋里又掏出一点东西来給狄蒂,原来是一根足足有一尺[1]长的瘦肉香腸。"这是眞正地道的砂滩貨,"他說,"从村长家来的!你还記得那位村长么——以前,你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回,你們自个兒在外面乱跑,就是他把你們領到自己家里,又赶車送你們回家。"

狄蒂記得很清楚,不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自从那时候起,好象已經过了一百年,她沒有閑工夫来想这种早已过去的事情。这下子,午飯有了着落了。只等她父亲一走,她就可以把孩子們的衣服預备好。

"啊,我該回家了,"拉尔斯·彼得好象猜中了她的心思,說。

家里安静了不多一会兒,楼梯上又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狄蒂急得滿头大汗,卡尔正是她最不願意讓他看到今天家里这种种光景的人。他靜靜的握了握她的手,騎着那厨房里的凳子坐下,虽說她并沒有請他坐。"你好忙啊,"过了一会兒,他說。

"可不是,你頂好走开,过一个鐘头再来——那时候,我就忙完了。"她感情冲动的說。

"好,我以为你已經忙完了,快十一点鐘啦。"他不慌不忙的站起身来。

"哦,事情就是这样。我又有什么法子!"

---

① 瑞尺,約合三分之二公尺。

“是啊，我想是沒有法子。”他伸手去抓門上的把手，要进房去。

“别进去，”狄蒂說，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那兒沒收拾好。”

“我进去了，也不見得会变得更脏呀，”卡尔說。

她听得他在里边跟孩子們說話；可就是自己狠不下心来走进去；她咬住下嘴唇皮，不讓自己哭出来。“你們是怎么回事？”她听得他說。“大白天睡覚？来，赶快穿上衣服，我們一块兒上公园去，看那兒有沒有糕餅攤。”

“可是我們沒有衣服穿，要等媽媽洗好了才成，”彼得說。

卡尔走到門口：“可怜的孩子，这么說，他們今天不能起床了！”

“我可以用熨斗把衣服烫干，”狄蒂眼睛不看他，說。“我这就洗完了。”

“你哪来得及干这个。眞可惜，他們难得有出門的机会。”

狄蒂不由得伤心的抽噎起来：“这能怪我么？我从清早干到深夜，就为了給他們张罗吃食，因此沒工夫照管他們，可我不这么办成么？你大概以为我是在楼梯上閑聊天——要不然，就是在床上睡懶覚？”

不，卡尔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可是，你能不能作点兒另外的打算呢？”他說，一只胳膊摟住她的肩膀，安慰她。可是她一下摔开了他，背过身子，弯下腰干她的活。他犹豫不决的站了一会兒，就走了。

狄蒂心里又难受又气恼，她对整个世界都不滿意，特别是对她自己不滿意。她明明知道，他說她能不能作点兒另外的打算是什么意思。可是，她旣然不能不把他伸过来的手打回去，那末，他虽然好心好意又有什么用？

“一个人总得找个什么人讓她欺侮糟蹋才痛快，”一天，拉司慕逊老婆婆說，話里明明指的是狄蒂对卡尔的态度。“結果往往是誰

最体贴他，她就找上誰！"那老太婆說的不錯，虽說狄蒂心里不願意这样承認。不过，今天她算是明白了。

每次她冲撞他，給他釘子碰以后，她总要跟自己生气——在事后；可是下一次还是照旧。她管不住自己，她一想起卡尔，心里老有个疙瘩揳着——跟她的意志和願望作对。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障碍也沒有，可是，尽管如此，她还是給什么东西拦阻着。她就象一只跨不过一道粉笔綫的母鷄。

他要是能够自己作主，不让狄蒂来作决定，那有多好！他对她本有着确定不移的作丈夫的权利；狄蒂常常心里納悶，他为什么不行使这权利呢？他挺有耐心的等待着什么东西在她心里酝酿成熟；那是什么，她不知道，她有时候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要是希望她来向他求婚，那就讓他等着吧！

不过，話虽这么說，她还是放不下他。她尽管对他十分粗暴，几乎到了侮辱的地步，可是，只要他一走出門，她就后悔，直害怕他受够了她的气，再也不回来了。他对她的尊重使得她考虑起自己来；她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使他对自己这么战战兢兢，好象自己是一位千金小姐呢？他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她自己不知道也不相信会有的东西。不过，这多半是他天性如此，他素来爱把什么都捧得高高的。

他不再跟那些善男信女們在一起混，不过，他并沒因此放弃对上帝的追求。他跟一些别的青年工人一块兒組織了一个俱乐部，就在那兒討論問題。这些人有的是古怪的念头——他还是象往常一样疯疯癲癲！他們說：人是神圣的，不管他表面的样子有多寒傖；上帝就在他們中間。这些話，狄蒂一句也不明白，有时候，她还忍不住要发笑，因为卡尔把这些問題看得那么認真。"这是因为你的灵魂还在酣睡，"他会这么說。除了他自己的良心，他不承認

任何法律；他相信有一天，穷人会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不該受人欺侮，那时候，整个兒生活就会变样子。那时候，他們再也不会讓人随意糟蹋，他們就会反抗；他說：人是神圣的。从这上头，狄蒂断定他还是認为自己是神圣的，虔誠的，虽說他不再去找那些善男信女了。

狄蒂心里有数：什么事兒都有个尽头；她一边使劲想把活兒干完；一边又提心吊胆，怕他今天下午不来。哼，由他远远的躲开好了，她倔强的想。不过，心里虽这么想，活兒还是一个劲兒的干，衣服在她手里很快就洗完了。不多一会兒，最后一件衣服已經晾在厨房窗前的繩子上，在秋风中悉索的响了，她已經动手熨那些半干的衣服。等他来領孩子們出去玩兒的时候，她要讓他看看，她已經准备好了，孩子們已經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这样，他就沒机会再来向他們表示他的怜惜了。

罗森堡宫的鐘打十二点，狄蒂已經把孩子們打扮好了，住处也收拾得齐齐整整，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的火气消失了。現在，誰都可以請过来看看她是怎么管理这个家的；她再也用不着开口就冲撞人了。她脸蛋兒紅紅的，当她給小妹妹的头发扎上緞带的时候，她看来挺美。“娜，这下彼得跟小安娜可以手搀着手走过去，讓拉司慕逊老婆婆看看你們多齐整了。媽媽也可以趁这时候做午飯，”她說，把他們推到过道里。“告訴她，媽媽这就把飯食端过去。”

“啊，我們午飯有煎餅吃啦！”他們說。

“多亏你們，把媽媽做餅的面粉糟蹋了，还有那鷄蛋，你們倒还指望吃煎餅哩。餅沒有了，給猫偷吃了。好，你們快去吧。”

“呸，坏猫，討厌的猫，”妹妹說，于是，他們就在过道里跑起来。

狄蒂不由得笑了——他們啥也不懂。人家还以为憑藤条就能管好孩子哩。从今以后，她要多多留神，不讓自己的脾气发作。幸亏孩子們受了委屈忘得快，不把这样的事兒記在心里。

孩子們坐在桌边嘰嘰喳喳，他們一看到那香腸，高兴极了。狄蒂把香腸整条兒煎了。它盘成一圈躺在盆子里，好象沒有头，也沒有尾。"現在你們可以尽量的吃了，"她說。彼得挺神气的說，他能把整条香腸全都吃下去。"哎唷，媽媽的香腸！"狄蒂笑着說。"这么說，沒有剩給我們吃的了！"可是，照例肚子要比眼睛飽得快。忽然間，彼得和安娜再吃不下了。小弟弟也吃了他的一份；他虽然孱弱，可会吃好东西。

第五章　在公园里

狄蒂到了拉司慕逊老婆婆那兒，帮她洗脸梳头；打扮完了，又給她收拾床鋪。唉，这位老太太！她虽說肚子疼，可还是沉不住气，又吃了一顆丸药，这下她眞是难受到了极点。她不願意承認；她已經不象以前那样身强力壮了；她从来不想一想她已經老了，衰憊了。她要是覺得有点兒什么不舒服，总以为是外边的东西进了她的身体；于是她就想用各种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办法攆它出去。狄蒂把丸药藏起来，不讓这老太婆再干这种糊塗事。

就这样，狄蒂跟孩子們享受着星期天下午的悠閑。她坐在窗口，两个孩子坐在她大腿上，望着下面的院子。住在中間的公寓和后院里的人在这院子里来来去去。小乔治睡着了。下面的孩子們在玩兒。他們在垃圾箱上"开鋪子"，連厕所也划进了他們的游戏范围。一个小家伙好不容易在厠所頂上站定，又从那屋頂爬上馬

房，就在那兒跳来跳去。这馬房是邻屋的一部分，那边的清扫婆盖斯瑪媽媽拿了根竿子来赶他。她大概是把自己看成了那屋子的經理人。她每次伸出竿子撑他，他就四处乱跳，那样子活象是个野人。他唱：

弯腰曲背的犹太婆，

你喝燒酒来我吃干酪！

于是她用竿子吓唬他，咒罵他。彼得笑得喘不过气来。“我这样笑可不好，”他忽然正經的說。接着，他偏又笑了。

是啊，这不对；不过狄蒂觉得那清扫婆也活該——她为人那么奸詐。她干么要那么巴結經理人？再說，狄蒂一时也分不清誰是誰非——她在想心事。她开头想的是：这时候，她把活干完了，有多好——由此又想到这个不愉快的事实；她今天睡过了头；这些情形，她一想也就完了，她把更多的时間化在孩子們的談話上——上帝！彼得不信上帝，对一个象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說，这要算是有見識的了。凭这見識，誰能說得定他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呢？拉司慕逊老婆婆信上帝，可是她有她自己的信法。“上帝是存在的，”孩子們問她的时候，她这样說。“不过，我們要找他說話的时候，他总是不在家。大老爷們个个都是这样子！”至于她自己——她信上帝么？狄蒂自己也說不上来——她从来沒觉察到他！不过，即使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至少事情办得并不成功；他創造的这个世界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創造的那些人也一样，毫无惊人之处，因为不論做什么事，他們都为自己打算。只有卡尔，他的行为举止，讓人不大容易明白。他看起人来，那双眼睛象是从一个未知的世界里望出来似的，你做了什么錯事，就不由得会想到他。这是不是有点象上帝呢？可是，据她所知，他已經不再信上帝了。这問題，她以后想跟他談一談！

除此以外，样样事情都十分清楚，与其說它們跟上帝有关系，还不如說跟魔鬼有关系。一个人哪怕使尽了力气，还是得挨餓受冻；一提起修补房屋，房东老是推托，可誰要是晚一个鐘头交房租，那他就只有求上帝保佑了。杂貨鋪掌柜老是克扣分量，有机会，他就把十八斤劈柴当二十斤卖。在前屋住的面包师傅跟他的老婆样样事情都自己干，可还是維持不了生活。这种种情形，都不需要上帝来掌握。穷人就象綿羊，誰都可以剪他的毛。"但願上帝能为你叫天气变得暖和点兒！"他們十分体貼的这样說，然后把羊毛剪得只剩下光秃秃一张皮。

难道这些事儿真的归上帝管？难道上帝因为那些坏蛋什么事兒都把他拉扯上，张嘴不离他的名字，就庇护他們么？外婆早就說过：上帝也結交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給他們的土豆培土；看来，这情形至今还沒改变。不过，話又說回来，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上，真有好处。盖斯瑪媽媽跟狄蒂一模一样，也是个清扫婆。可是牧师常去看望她，教区里的太太們給她送吃食和衣服——她还能拿补助金！只因为教区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她全跑去参加。"一块兒去吧，"她跟狄蒂說。"这年月，什么机会也不能放过。"可是狄蒂不想去——再說，去了又有什么用？她不是犹太人，因此，她信基督教人家并不稀罕。盖斯瑪媽媽由着各色各样的教会挨个兒把自己搶了去；这一带街坊都取笑她，管她叫流动錦标。这一个教会見她膩了，她也再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她就轉到别一个教会去。教会有了新皈依的教徒总是覚得高兴，对他們也挺慷慨。一次次不停的募捐也正是为了他們。就靠这个和那点兒打扫工作，她的日子过得挺舒服。

这时候，面包师傅的下手正把手拉箱車送进車棚里——今天他完工晚了。他象往常一样抬起头来望，狄蒂連忙把脑袋縮回去。

可是这已經晚了，她只得回他的招呼！这一来，那些娘們又有嚼舌头的資料了。他是从日德兰半島来的，地道的丹麦話怎么也学不会；不过，他倒是一个漂亮正派的男人，这一区的人全都喜欢他。他在面包师傅家已經十五年了，从他們开业的时候起一直就在那兒。"你应該答应他，"差不多每一回狄蒂走进那鋪子，面包师傅的老婆总要这样說。"他爱你爱得神魂顚倒，他为人又誠实可靠。我当家的常說：'咱們要是沒有雷鮑格，天知道会怎么样！'"是啊，他的确誠实可靠，这是誰都看得出来的。不过——

狄蒂的眼光不时向前屋张望，那兒，臥室、厨房的窗戶全都朝这边开。兰霍姆太太常在开着的窗口走动。要是那丸药眞有效驗，那就不光是她一家高兴，可以說，大家全都会替他們高兴。她的丈夫比她年輕十五岁，好几年来，大家一直关心一个問題：他們能永远好下去么？屋里的女人們一致認为：她必得設法給他生一个孩子；要不然，他迟早有一天会厌倦她的。有好多回，传說她有了孕；她自己脸上也有一种神气，好象她怀着一个頂頂美妙的秘密似的；别人呢，也覚得在她身上看出了什么。可是，每次都一无結果。誰也說不出个确切的所以然来。"她故意把肚子塞的鼓鼓的，好保住那男人，"女人們說，"要不然，一定是那該死的歇斯底里症把她肚子里的孩子吹跑了。"不过，想象也好，干蠢事兒也好，长久下去，这总是个危险的把戏。她这一回要是到底眞有了孕，那眞是好事。她长得并不美，又象前边說的，比他大十五岁。但她是个好人。她并不瞧不起住在后院的人。再說，她的斗爭也是大家的斗爭；保住自己的丈夫，这对大多数的女人来說，是頂頂要紧的事情。因此她們都盼望她称心如意。

在中間和后边的屋子里也住着許多体面人；在向自己肯定这一点的时候，狄蒂感到一种特殊的滿足，从各个門口走出来全家男

女老幼，經过大門出去；他們是蹓躂去的——說不定也是上公园。孩子們两条胳膊不知怎么才好，一双脚几乎不敢往地上踩，媽媽拉拉他們的衣服，抖抖他們的衣袖，活象一位"軍曹"，讓这伙孩子走在自己身边。爸爸在后边走，看孩子們走的步子；碰到他們把靴尖塞进了石板縫里或者靴跟往一边撇的时候，他就叫駡起来。穷人家的孩子穿上了一身整齐一点的衣服，也眞够受的；狄蒂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想起她当初光着一双腿有多么开心。誰都不会因为你腿上拉一道口子来責駡你。

啊！那个从魔鬼島来的漁夫跟他的两个宝貝同伴踉踉蹌蹌的走来了——看来象三个地道的流氓，而且已經喝醉了。可怜的瑪丽安妮这下沒有什么好事兒可指望的了，她要沒有吃的喝的端給他們，那就更糟。她沒有拿到这星期的工資——昨晚上，她就不得不跟人借咖啡豆和啤酒。她一家住在斜对面的搁楼上，晚上，往往听得他們吵鬧；她光穿一件衬衣在楼梯上过夜，已經不止一次了。

狄蒂推开窗子，往外叫："瑪丽安妮，你有客来啦！"

"多謝，我已經看見他們啦，"瑪丽安妮在窗口露出脸来回答。她正在戴帽子——她的手直哆嗦。但願她能在这几个男人上楼以前溜出来就好——她可以从頂楼走。

过了不多一会兒，有人敲門，瑪丽安妮蹑手蹑脚的进了房間。"这下我逃出来啦，"她說。"隨他們自个兒找吃喝去。說来你一定不信，我会挨一頓揍，因为家里烧酒啤酒全沒有。"

她們听得那几个男人在那边鬧騰。"現在他們在搜食橱了，"她格格的笑着說。"請吧，我此刻可不願意待在那兒当瑪丽安妮！"她把大拇指塞在嘴里，笑得膝盖都弯了。"好，再見——我要上亚連貝格① 去了！"

这时候，那个传教士——也許是居士，还不知是别的什么名堂——一家人走出去了。他穿一件象是柩夫穿的黑色长上衣，他的脸也是长的，就象抬着灵柩，要不，就是假装在肚里做祷告。他們是去参加祈祷会以及諸如此类的聚会——象往常一样，把那个孩子留在家里。看起来，那可怜的小东西又是給关在房里了。他的哭声还在狄蒂耳边蕩漾。

那哭声眞稀罕。誰要是想起或者講起这孩子，这哭声就象求救似的，馬上就响起来；它滲过頂楼，发出刺耳的音响，然后又滲开去。在其他的时候，由于你的耳朵已經完全习慣了这哭声，就反而听不見了。于是情形似乎变成了这样：凡是有人想起他，这孩子都覺得出来。唉，这鬼迷了的小东西，光景眞够慘的。狄蒂一想到他，身子就哆嗦。

彼得和安娜不耐煩了；她只好答应他們跑到楼梯上去等卡尔叔叔。"不过，只許待在头一个楼梯台上，"她說得斬釘截鉄；她不願意他們到院子里去。她讓小弟弟吃奶，又把孩車拿出来，把一切都准备好。孩車是拉尔斯·彼得送的礼物，今天她头一回使它。她也等得不耐煩了。

这时候，那个道喜客人起身了；她听見他在房間里打呵欠，到厨房里去取水。她走出去看看他是不是要什么。"你今天睡得好香啊，克萊茂先生！"她說。

"是啊，星期天就得补睡个够，"他嗓音发哑的說。"平常日子，我得早起——干我那一行。"他脸色发青，又松又肿，那睡醒后的模样兒眞是难看。

"嘿，你还說你早起哩！"狄蒂笑着說。"你倒是应該到时候上

① 一个下等的夏季游乐場。——英譯本注。

床才是。"他嘟囔了一声。可是狄蒂不在乎他这个。是老实話，他不要听也得听。

他講起他干的那一行来眞了不起！他得在九点鐘以前赶到阿瑪格尔花市，跟人要残花做花束，再拿了花束找到人家門上去，就是这么回事。世上有些人专叫别人吃亏讓自己过好日子！可是这一回非馬上轟他出去不成。他已經欠了两个月的房租，决不能再讓他拖下去了。

末了，卡尔拉扯着两个孩子来了。他来得匆忙，滿身是汗。"对不住，我去参加了一个会，会开得又长。"

"一个会？"狄蒂惊奇的望着他。他又参加起聚会来了？

"不錯，一个关于工会的会——我們想試一試，把那些不滿意的人組織成一个反对派。理事会把一切事情都破坏了。"

孩子們非常喜欢卡尔，尽管他沉默寡言，很少領他們一块兒玩。他們一声不响的走，两个孩子各牵着他一只手，說不出的高兴。他們不时亲热的望一望他。"你是我們的父亲，"安娜說。

"不是眞正的父亲，"彼得老練的說。"不过，我們裝成这样！因为你一定会跟媽媽結婚——这是拉司慕逊老婆婆說的。"

卡尔点点头，偸偸的向身后望了望；狄蒂推着儿童車在后边走，她沒有听見。他們走过銀街，进了公园，在草地上躺下，看年青小伙子們玩球，鍛炼身体。卡尔带了一包黄油面包来，可是离吃飯的时候还早。

"你干么这么心事重重的？"狄蒂問。"得了你家里什么坏消息么？"

卡尔笑了，搖搖头——为家里的事气恼，那才犯不着哩。"不，是为了这么回事：人家要搞垮我們的工会；要是讓他們达到了目的，我們的工資就会降下来。他們說，我們掙得太多。一个工人掙

的够他餓不死就行了，不該掙的更多。”

“难道你們就不能出来反对——不讓工会垮台么？”

“哦，它大概还不至于垮——这一点，那些領袖們会作到的。要不然，他們就得丢飯碗，得重新做工，这对他們可不太合适。我倒是怕他們会把我們工会出卖給雇主——为了保住他們自己的飯碗。”

“你知道，你們应該把貝萊[1]找来，”狄蒂滿有信心的說。“他会替你們把事情整頓得好好的。”卡尔笑了。

“眞的，他講起来头头是道，”他带点兒譏諷說。“可惜沒有多大火力了——尽管他以前非常了不起。你知道，他已經泄了气了！再說，他也不願意跟新思想发生关系。他在城外自己的园子里种卷心菜，他相信这世界会憑消費合作社和小菜园子得救。他的口号是‘人人吃他自己的卷心菜！’”

“嗳，你只是在說笑話。他为工人的事兒出了不少力，这我知道。誰都这么說。”

“不錯，他为慈善事业出了不少力——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讓个个工人都能拿到救济金——不过不要領救济金引起的后果[2]。因为那样，他們就会失掉选举权，你明白么？”

“可是，能保住选举权，这总是好事——要不然，你就算不得是个眞正的人！”

卡尔聳聳肩膀：“你是說眞正的投票的牲口？”

“依我看，他替大伙儿办的事都挺好，”狄蒂一口咬定說。“你

---

① 尼克索的三部曲第一部《征服者貝萊》的主人公。

② 俄譯者在这里作解釋性的翻譯如下：“他要讓个个工人都有权領从公共款项中拨发的养老金和津貼，可不能失掉选举权。你要知道，領社会救济的人，他的选举权就給剝夺了。”

只要想一想拉司慕逊老婆婆，一个月只拿少得可怜的十个克郎，她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可她拿的还是救济金[1]！再想想那些在干活的时候出了事故——以及那些失业的工人！难道他們不該拿救济金？我看你心腸也太硬了。"

"是啊，好多人都有你这种想法，"卡尔严肃的說。"你就知道开口閉口講救济！不行，人要爭他自己的权利，权利可不是苦苦哀求能求得来的。"

"如果穷人必得等待他們的权利，那他們就得等很长的时間！"在这一点上，狄蒂倒有一些經驗。

"他們还是等待的好。其实，你想的只是肉体以及怎样对肉体最有好处，可你沒有想一想灵魂。穷人要是贏得了全世界，却丢掉了他們的灵魂，那又有什么用？"

狄蒂的心象給針扎了一下。他又来这一套了，就跟他年青时候在农庄上一模一样，成天担心灵魂毁灭。"哼，你跟你的灵魂！"她說。"你能靠你的灵魂过日子么？"

"不錯，灵魂不能当飯吃，"卡尔笑着說。"可是，不管怎么样，人沒有了灵魂，那就成了畜生了。我只是說，就跟庄稼人的牲口差不多。吝嗇的庄稼人讓它們餓着，聪明的庄稼人哪怕沒有活兒要它們干，也喂得它們好好的——可是牲口到底还是牲口。他給工人办了点事，这跟他保护牲畜和飼养魚苗一样。这全都是走錯了路子。我們一定得想法子成为一个人，把我們的命运抓在自个兒手掌心里。"

孩子們一刻不停的拉他，要他跟他們玩兒。"你們別打扰卡尔叔叔！"狄蒂一遍又一遍的說，可是他們不放松他。"你們聊天，下一

---

① 俄譯者在这里加了一句："而不是养老金。"

回也行。"彼得不高兴的說。

这話打动了卡尔的心；他跳起身来，脱下他的上衣。"好，那我們玩些什么？"他快活的問。孩子們要他趴在地上装大象；孩子們騎在他身上。彼得两条腿耷拉在后边。小弟弟舞着一对胳膊，他也要参加进去。"瞧，他已經有多聪明！"狄蒂夸耀的說。她把他放在大孩子前边，正好在大象的脖子上，她在他身旁走，扶着他；他高兴得咿咿呀呀的叫。一个才四个月的小娃娃，这么懂事，真不容易呀！

在这好天气里，許多工人全家都来游公园。其中有些带着吃喝的，就团团围住食物筐子，一大群一大群的躺着，一边吃，一边談論政治。小伙子們有的玩球，有的学練在馬戏园子里看到的杂技演員表演的工夫。年长一些的人看到年青人这一練，也来了兴致，脱下上衣，玩起摔跤来。那时候，工人們中間流行着对摔跤比賽的狂热的爱好。"瞧，他們象疯了似的！"狄蒂兴高采烈的看着他們的各种把式說。

"工人們感到了他們自己的力量，可不知道把力量往哪兒使才好。于是他們就玩起大力士来！"卡尔說。

他在这兒有許多熟識的人，看来，他到处都受欢迎。不时有人走过来跟他握握手："啊，你好。你今天也带着全家来了？"

"我看你还是走你的，留下我們自个兒玩玩得了，"狄蒂說。"要不然，你的伙伴們还以为你結了婚，招来了三个孩子哩。"

卡尔笑了："难道我們就不能讓人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么？"狄蒂未免有点兒太顧慮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了！

"是啊，你一切都滿不在乎，"狄蒂带点兒贊許的意味这样回答。这到底不是以前为了怕受責罰成天哭哭啼啼的卡尔了。哦，她可不在乎讓人瞧見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时候，住在阿台尔街的工人云生一家人也走过来跟他們打招呼；他們坐下来一块兒吃东西。这一星期来，云生一直失业，因此心境非常恶劣。“到了冬天，又該怎么样呢？”他郁郁不欢的說。“早先还只有在冷天、什么都讓冰雪封住了的时候，才沒有活干。說起来簡直叫人不信，我們还算是在一个有組織的社会里！”

卡尔在夏季里也有过一些日子沒有工作，同样的訴苦到处都能听到。“組織得越好，我們的日子也就越难过，”他說。“买得起日用必需品的人越来越少了①；有了机器，再加上一两个人，就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了。”

云生太太惊訝的看着他：“那么，我們这些剩下的人怎么办？”

“哼，我們只有死路一条。”

“这真是条好路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不，事情决不能糟到这地步！”云生嚷起来了。

“这我說不上来——也許，这就是自由。你以为一个奴隶，除了熬到灯尽油干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自由么？其实，我們是把事情看顚倒了；我們什么自由也沒有——就連熬到灯尽油干的自由也沒有，哪怕我們乐意这么熬。另外一些人却有自由——用不着我們的时候讓我們死掉的自由。我看事情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人家說的民主。从前，在发明这民主以前，人家倒还不能不照顧那些奴隶，哪怕用不着他們也得照顾。可是后来，美国人（据說，他們是处理当今劳工問題的老手）发现这么办沒有好处。于是，你瞧，他們发明了自由！他們狠狠的揍了南方各州②，讓它們在沒有活兒給奴隶們干的时候，就赶他們到沙漠里去。”

---

① 俄譯者在这里添了一句解释性的句子：“所以对于活人手的需要也越来越縮减了，”

② 指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爭。

"真見鬼！我不明白！"云生惊愕的說。"憑我的脑筋，这可是太复杂了！"

卡尔嚼了一陣食物，他为自己不能講得讓人家听懂而生气。接着，他换了一个說法試試："瞧，云生——一个庄稼人要两匹馬帮他干活，或者要有一头奶牛，那么，他先得张罗一番。他得养一匹母馬，这母馬在怀胎的时候，干不了多少活，他呢，还得化錢去找公馬交配。这以后，他得把馬駒子喂上两年，才能使喚它們。你想，如果他要用牲口，随时可以到牧場上去拉一匹馬或者一头母牛回来，他还会化上这些錢么——呃？"

"不，他怕不会那么傻，"云生犹犹豫豫的承認。

"可是人家正好就是这样对付我們——他們随意把我們赶走，又随意把我們拉回去；在这赶走又拉回去当中的时間里，我們上哪兒去找草料，那是我們自个兒的事。这就是我們的自由，朋友！"

"这眞是一个对自由的新鮮解释。"云生說。"我倒还沒听見过。"

"对，我也实在不能指望你会相信我！下星期三，莫尔頓在木匠工会[①]講奴隶的自由，你可以去听一听——那地方就在你住所旁边。他能給你講清楚。"

"莫尔頓，他又不是有学問的人——他跟我們一样，也是个工人。不，我要上自由主义者給工人举办的講演会去听；在那兒你可以学到一点东西。講話的是教授以及这一类的人物，可是他們不怕講关于眼前这种情况的眞話。那些自由主义者是在我們这一边的。"

"不錯，就象狐狸跟鵝是一伙一样！"卡尔笑着說。在他們周围

① 据德譯。英譯为"齐茂曼酒館"，齐茂曼意即木匠，但也是一个常見的姓。俄譯作"木匠酒館"。

慢慢的聚集了一些工人；他們靜悄悄的站着听。卡尔有一个感觉，似乎他們当中大多数人都贊成云生的話。

“那些自由主义者，他們是銀行家，大商人，以及諸如此类的人！你以为他們跟我們搀起手来是安着什么好心眼么？他們不过是要踩在我們背上往上爬。大人物要騎，小人物总得把自己的脊背送上去。”

“他快要跟他老师莫尔頓一样走极端了，”人群里有一个人高声說。

“一点不錯！”另一个嚷道。“不过，話說回来，那个莫尔頓文章写得真好！”他調解似的添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他跟貝萊不是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么？”云生說道。“听說他們进的还是一个学校。不过他們合不来。在前几天一个会上，莫尔頓称貝萊做救世軍① 的将軍！”工人們笑了；真是一針見血。說这話的人也真够刻毒的。

“是啊，这說法确实妙——要說那一套象什么，那就是象救世軍，”卡尔尖刻的說。他完全不象平时那样沉着安詳，說話那样和緩謹愼。飢餓狠狠的教訓了他！可是，他忽然醒悟过来，笑了：“哦，可别为这个伤了和气，”他說。

“对，那些要我們闹分裂的人，去他們的！”一位老工人嚷了一句，就威风凛凛的走了。

狄蒂一直在靜靜的听。她也常常想到一些問題，可总是悶在肚里沒說出来。她不知道誰是誰非，也許，这是非本来就很难說，因为男人們一开口就非得扯上一大堆問題不成。可是有一点她觉得气憤：大多数人都站在云生一边。这可实在荒唐，湿干活，湿哪

① 一个基督教的国际性反动慈善机构，一八六五年在倫敦按照軍事組織形式成立。它曾积极从事反苏宣传。

一点，卡尔都比他强得多。还有，他們全都取笑救世軍，这也叫她生气。去年冬天，她去參加过好几次救世軍的会；会場挺暖和，还有音乐，而且誰也不管她穿得那么破烂。不过，話說回来，男人們自有他們的酒館。

"母馬怀胎的时候，庄稼人真讓它少干活么？"她在回家的路上問道。

"有見識的庄稼人都这么办，"卡尔回答。

"照这么說，牲口要比我們舒服得多了！"狄蒂想起了她自己当初掙扎着干活一直干到临盆时刻的光景。

"是啊，牲口自然比我們舒服。不过它們干活干到头的时候，就会讓人吃掉——这可是大不相同。"

狄蒂眼望着他。她不明白他是当真的还是在說笑話。随后，她想起了早半天的一个問題，正好趁这机会問个明白——卡尔是那么聪明。"你以前老惦着上帝，"她說。"如今你还相信真有上帝么？"

卡尔沒有馬上回答。"对，真有！"末了，他带着一种几乎是痛苦的表情十分严肃的說道。"可是他并不是为了我們，上帝是另外一些人造出来拷打和折磨我們的；他呢，也就干起这差使来。有一个时候，我相信我能感化他，讓他也当我的父亲；可是，这办不到。誰也不能既为被压迫的人服务，又为压迫别人的人服务。"

"可是，你說过信他的是我們——不是别人，"狄蒂反駁道。

"是啊，造他出来的道理就在这兒——是要讓我們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那些人要是光靠警察来保护他們，那他們就糟了。我們受压迫的人一定要造出我們自己的上帝，而且也一定会造出来！不过，那是一位公道的上帝，是寡妇孤兒以及那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的上帝。"

“你又拿什么来造他呢？”狄蒂冷冷的說。“要造这么个上帝得有許多好心眼，这世上可沒有这么多好心眼！”

“有的，我們要拿穷人的心和手造出这个上帝来。这样造出来的上帝就是好的！”

第六章　耗子

小乔治眞是个貪吃的家伙。他整夜叼着狄蒂的奶头，弄得她到了早上，老覚得自己給吸得干干的。不管是她趁他睡着的当兒把他从这一个奶头换到那一个奶头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滑过去也好，反正他把两只奶全吸空了。他能这样照管自己，倒也算他聪明，因为在白天，他什么也吃不着。狄蒂一干完早上的活，就把他放进那只大摇籃，急急忙忙走过那些又冷又黑的街道，送他进托兒所。她上工去正好要經过那地方。一个人只能这样安置自己的孩子，自然沒有多大乐趣，不过，話得說回来，她到底有一个地方安置他，这就够叫人欢喜的了。現在她只巴望他别染上什么孩子們常得的疾病就好。托兒所里一共有二十个孩子，传染病在他們当中老是不断流行。

另外那两个孩子只好随他們在家里。她在临走以前生好爐子，煮好咖啡，給他們把食物預备好；彼得已經能把壶放在爐子上热咖啡了，不过，不能讓他添爐火。住在过道那一边的馬車夫奥尔逊的老婆有时过来照管一下爐子。除此以外，照例还有一大堆事兒是禁止那两个孩子干的。每天早晨，媽媽总要重新吩咐一遍；她提心吊胆的亲他們，跟他們說再見，晚上領了小弟弟赶回来的时候，也是心惊肉跳。可能发生的乱子实在太多了！

可是，謝天謝地，乱子并沒有发生——这是她的造化。彼得是个稳重的孩子，他不胡来。他跟安娜要在床上待到天亮；这是給他們的命令，不需要重复。黑地里，耗子老是在跑来跑去；床底下，屋角里，凡是漆黑一团的地方，都有那黑人兒。他跟黑暗其实是一回事。只有被窝里头的黑暗跟他不相干；待在那兒的是睡和梦。那黑人兒压根兒上不了床；在床上，你什么都不用怕。

可是，有时候，他們偏不能不起来；尤其是妹妹，她常有这种倒霉事兒。"你起来就是，"彼得說，"你什么也不用怕。你非得干什么事兒的时候，誰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卡尔叔叔說的；那时候，你只要一个劲兒往前干就成。"

"那你也去，"安娜說，就去拉他的手。可是这一来，他又沒有这么大胆子了。

"我不——我不是非去不可，"他解释道。"所以我不敢。不过，要是我非得——"

于是妹妹只好孤零零一个人去。她从被窝里探出脑袋，小声說："嗨！"讓一双小脚踩到地板上，然后又說一声："嗨！"——这一回要响一点兒，好讓人家一定听到；接着，她輕声哭了。不过，事情一办完，她又躺到被窝里的时候，她覺得自己簡直是个英雄。隨后，孩子們就躺着嘰嘰咕咕聊天，听耗子在板壁后面跑来跑去。它們不敢走到房間里来，因为媽媽不答应它們。它們咬穿了板壁，她就发脾气，用碎玻璃片把窟窿堵上。她还做了放毒藥的煎餅去毒死它們——以前在"鵲窝"的家里就是这么办的。"你就省了这麻煩吧，"拉司慕逊老婆婆有一回說道。"这兒的耗子，什么也伤不了它們。这兒的耗子跟人一个样。它們老嫌吃的不够味兒。能毒死普通耗子的毒藥，它們只当是香料。"这話果然不錯。煎餅倒是不見了，耗子可还在。每天晚上，它們出来，抓板壁，还要那擱海葱的煎

餅吃。

天亮以后，孩子們跳下床来。彼得給安娜洗脸，扣上紧身衣；然后带她上拉司慕逊老婆婆那兒，讓她給她梳头，他就在这时候，把咖啡壶擱到爐子上。那兒，一个盘子底下，放着他們吃的面包，媽媽还在他們的杯子里擱了牛奶和糖——只要把咖啡倒下去就成。可是有一桩，那杯子底里的牛奶和糖，它們的味兒好得簡直不能再好了，叫你忍不住要去舐一点兒，再舐一点兒，呵，只要再舐一丁点兒一丁点兒。一眨眼間，他們就舐了个点滴不留，于是只好喝黑咖啡。頂好是又舐，又能叫牛奶和糖不少，他們天天練这本領，可是誰也沒練成。

早点吃完，彼得收拾房間。誰也沒有要他們这么做；那是彼得这个好孩子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这样，晚上，媽媽回家就不用干什么了！他是个孤兒，他沒有坏榜样可学，拉司慕逊老婆婆常常这么說。所以他心眼才这么好，才这么体貼周到。相反，小妹妹一定是在爹娘沒有活兒干的时候出世的，因此她不大願意多化力气——反正有用处的事兒她不干。要是老太婆說："小妹妹給拉司慕逊老婆婆去取一下眼鏡好不好？"那小家伙就使劲的搖头。"小妹妹累了，"她說。可是她自己的事兒，她挺会照管。她总有一天会长成一位地道的小姐！

他們干完了活，就彼此手搀着手走去看看拉司慕逊老婆婆要什么不要；彼得常常給她下楼跑腿，瓶子啦，錢啦，你尽可以放心大胆交給他。也有时候，他們并不在老太婆的門口停下来，而是一直往前走，走过許多頂楼，去看面包房的耗子跳舞。他們在鎖着的擱楼之間（从擱楼的板条門里望进去，可以看見好些稀罕的东西）跌跌撞撞走了好一会以后，就拐过一个烟囱，跨下一級掉进黑地里，他們一下子就发現自己在一道板条釘成的山墻跟前。面包房的烟

囱就在山墙中間伸出来，所以那地方非常暖和；耗子們在那兒面粉袋子之間、幽暗的光綫中跳舞，游戏。面包房的耗子总是高高兴兴的，因为它們吃得挺飽。它們中間有大有小，年紀小的在玩兒，年紀大的就在面包袋子和木板上跑来跑去。它們在墙上往上跑，就跟彼得在地上跑一样快。它們咬放在擱板上头的袋子；面粉撒到地板上，于是小耗子就来舐。嘴里塞滿了，它們就后腿着地坐下，大嚼一陣！接着它們又玩起来。看着它們，真是有意思极了！不过，你得跟耗子一样不出一点兒声息。有一回，一只小耗子活象一团紗綫似的滚到一道光綫里来，小妹妹再也忍不住了，她嚷："我要那小宝貝耗子！"于是耗子們跑了。

"你真是个蠢东西！"彼得說。随后他們又从頂楼上跑回去。

在这上头黑地里也住着人；不过他們算不得数。从拉司慕遜老婆婆的房間后边，屋檐底下的小間里伸出一张褥子；那兒住着"鬍子心"。他要趴下来，才能鑽进他这个窝。他有点兒疯疯傻傻，可也就憑这点兒疯疯傻傻过日子。你要是递給他一个十歐耳的小銀币和一个两歐耳的銅板，他总是挑那个两歐耳的。有一天，彼得因为給拉司慕遜老婆婆到面包房去了一趟，得了两个歐耳买糖吃，他就用这小錢来試过。可是那老太婆为这事兒大笑了他一場："他可并不那么疯傻，"她說。"他干的事兒，他心里挺明白。他就从别人的胡塗上掙了不少錢。"他得这个綽号是因为他以前有过一部老长老长的鬍子——那鬍子那么长，那么漂亮，憑了它，在这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姑娘，只要他挑中了，他就能弄到手作他的情人。那时候，他就靠这过日子。可是，后来，他的一个情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的鬍子剪掉了，于是他就失掉了这股魔力。如今他在大飯店和夜总会里装疯卖傻，討錢，警察不理会他，因为他疯傻。他掙了好多的錢，他那个窝里装得滿滿的。"你自个兒去看一看吧，"老太婆說。

“那褥子里塞的尽是两欧耳的銅板！”可是彼得不敢去，他怕他。

不过，他倒是敢进那个撿破烂的人住的窝——在那烟囱后边的黑洞里。那兒擱着一捆破布，撿破烂的就睡在这上面，靠烟囱有一个箱子，上面放着一截蜡烛头，一盒火柴和一副旧紙牌。孩子們常常往里望，看那老头兒在不在家；有时候，他給他們一件在垃圾箱中找到的破玩具。烟囱外边，要是挂着那个神秘的鈎子那就表示他在家里。他在一根繩子上挂了一些旧袋子，算是一道隔开頂楼的墻壁，他就在里边坐着，在蜡烛光底下清理他早晨的收获。“哈，你們拜訪鉄鈎騎士来啦？”他快活的說。他由着他們东翻西找；袋子里的东西給倒在地板上，显出了垃圾箱里的各色宝貝。他趴在地上清理，破布归一堆，銹了的洋鉄罐另归一堆；就連废紙也能卖出去。他們要是特别喜欢什么东西，一册残余的画本啦，一件破損的玩具啦，他就讓他們收起来。“可别讓你們媽媽瞧見，”这个撿破烂的老头兒說。“她爱干淨。”不，不会，这些玩意兒只到拉司慕逊老婆婆房里为止；慢慢的它們在那兒积了好大一堆，媽媽却一点兒不知道。碰到殘剩的食物，他就小心翼翼的撿出来，用刀子把它們刮干淨，送进自己肚里。

“嗨，那吃不得！”小妹妹說。

“不，喝一口好燒酒消消毒就成。啊，現在你們該回家去找好心眼的狄蒂媽媽去啦，”他忽然說，把他們一把推了出去。

“是啊，他这样称呼你們的媽媽，有他的道理，”拉司慕逊老婆婆說。“去年冬天，要不是狄蒂媽媽照管他，不时給他点兒热的吃，眞不知道他現在会是怎么个样兒啦。我們这些上了年紀的穷鬼，有这位好心眼的狄蒂媽媽，眞得感謝上帝。”

除了面包房，这所房子里别处也有耗子，不过它們要更加穷凶极恶。瑪丽安妮到了晚上，不得不把食物放在籃子里，挂在天花板

下面——这是說，万一她有点兒食物的話；有一天，传教士的那个孩子給关在一个黑窟窿里，晚上把他忘了，結果就給耗子咬伤了。

每天，这两个孩子都要在窗口消磨好几个鐘头，看别的孩子在下面院子里玩兒；他們俩彼此紧紧的挽住身子，免得因为受了吸引，把身子探出到屋檐槽外面太远。他們坐在窗口的时候，可以讓窗子开着；要不然，就得把它关上，免得讓耗子进来。它們往往沿着屋檐槽散步。它們从排水管里鑽出来，象从楼梯口走上来一样——就在你鼻子跟前——整整走上一圈，嗅空气，吱吱的叫，那模样兒眞可笑。每逢下雨把孩子們从院子里赶走了以后，耗子們就占領了披屋的屋頂，在那兒蹦蹦跳跳。到了夜里，那就更糟了。月光照到院子里，只見它們在所有的地下室口上坐着，說它們是在等候，眞是一点不錯；面包师傅照例把一板板烘好的面包放在披屋屋頂上，讓它們凉一凉，耗子等不得他走开，就嘛的一下扑到了面包上。拉司慕逊老婆婆守着孕妇的时候，曾經看到过这种情形。你能看到它們的鼻子怎样給热气騰騰的白面包燙伤。这时候它們就吱哇吱哇直叫，轉圈子，用爪子擦自己的鼻子。

对这两个孩子来說，白天太长了，特别是下午，这时候，一切可供他們消遣的事兒都做了，拉司慕逊老婆婆又要睡覺。于是，有时候，小妹妹的主意占了上风，他們就手搀着手出去找媽媽。彼得挺乖巧，他不願意冒险越出熟悉的活动范围。可是街上的生活引得他們入迷，店鋪橱窗里放满了光彩夺目的东西，讓人把什么都忘了，越走越远；等到醒悟过来，他們已經迷了路。这时候，小妹妹哇的一声哭起来，弄得彼得受了她的影响，脑子迷迷糊糊的，差点兒認不出自己住的那条街来。末了，他們总算平安无事的回到家里，拉司慕逊老婆婆責罵了他們几句，給他們擦干眼泪。"我們犯不着跟狄蒂媽媽提起这事兒，"她說。可是狄蒂晚上回到家里，别的女

人就告訴她。这使她心里发愁。

不过，幸好这一切到底有了个結束；一天，拉司慕逊老婆婆終于摆脫了那些丸藥的影响，完全复原、起床了。这眞是一个上帝的奇迹，因为那些丸藥的力量大着哩！你只要看一看教师的太太：她的肚子已經脹得鼓鼓的。她的丈夫对她多温柔啊。她每回解手去，他总是拿了块披巾赶出来，从楼梯横木中間塞給她。

一天上午，孩子們来了，拉司慕逊老婆婆正好站在房里，穿她的衬裙。

“你好了，拉司慕逊？”他們兴奋的問。“完完全全好了么？”

“哦，你們尽管相信我好啦！”她回答說，跳呀跳的穿过房間，活象一只喜鵲。

他們笑了，笑得小嗓子里格格的响。“再跳几下！”他們說。

“現在不成，我得穿起冬天的礼服来。”拉司慕逊老婆婆又把一条衬裙套上脑袋——哪知道裙子在那兒頂住了，上不来也下不去。这是常有的事，孩子看了却十分开心。这是由于肩胛关节僵硬了，里边尽是陈年的风湿，它們往往在要把胳膊伸出来的时候，使胳膊不能轉动。这时候，她就站在那兒，脑袋上套着一条呢衬裙，什么也瞧不見。

“你們躲在哪兒，小宝貝們？”她問，装出气恼的样子。

“我們在这兒呢。我叫安娜·斯溫生，彼得么，就叫彼得，因为他沒有爸爸媽媽。現在你看得見我們么？”

“看不見啊，可是我能瞧見天，”老太婆回答說，死命想把衬裙拉下来。“在天上，可怜的汉斯正騎在魔鬼背上跑——不对，是騎在救济所主任的背上！喔——他要是能狠狠的抽他几鞭子多好！可惜他心眼太好了，这蠢东西！”

“你还看見什么？他們是去見上帝嗎？”

偏偏在这时候，衬裙滑下去了，这下子，什么也看不見了。不过，汉斯到天上去見上帝，訴訴受那救济所主任的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拉司慕逊老婆婆要能跟汉斯同去，那他就有个好見証了。这些人的事兒，她知道得多，說出来反正够他們受的。

“那个可怜的汉斯是誰？”孩子們問。“他力气大么？”

“呵，大的了不得！他力气大得不能不把两手插在口袋里走路。”

“他能够把所有的人全打敗嗎？”彼得声气又重又沉的問，挺起了肚子。

“他能，不过，他是个好心眼的蠢家伙。人人都把他当狗一样，呼来喝去，他呢，也就乖乖的忍了。他眞是个可怜的穷鬼。”

“喔，我替他难受，”小妹妹說。

可是彼得鼓足了气，装出一副凶相。“我会揍死他們！”他說。在这种时候，他老爱把人揍死。

拉司慕逊老婆婆不得不再講些可怜的汉斯的故事：他力气大得出奇，連他脚上的木鞋都格格的要裂开来，可是他又那么傻，心眼兒那么好，連他自己身上的肉都保不住。

上帝創造了他，就把他放到大地上。“請吧，那兒有太阳，也有阴影。”他說。可是魔鬼跟他那一伙已經占了有太阳那一边。“我們就在这兒住！”他說。于是可怜的汉斯只好住在有阴影的一边。那兒白天倒是挺好，可是晚上冷。

“你一定在挨冻！”魔鬼在夜里叫道。“我听得你的牙齿在得得的响！”

“你一定在出汗！”到了白天，太阳一晒，可怜的汉斯就叫道。“当心别讓你自个兒化了，你这个大肚子！”——于是，魔鬼造出了冬天，可怜的汉斯白日黑夜都挨冻。

上帝看到了，就揹了一件又新又好的外套和一床暖和的被子給他。魔鬼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黄发綠。这些东西我正好用得着，他心里想，可在他手里，一丁点兒用处也沒有。随后，他动了一下脑筋，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发明了当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怜的汉斯呢，天生有这么个脾气：他走过一家当铺，总要进去当点兒什么；因此他在冷天把外套和被子押在那兒。到了夏天，天气热了，他偏又把它們贖回来放在家里——他为人就是这么顚顚倒倒！不管什么时候，憑这件事就可以認出可怜的汉斯这个人来：他正用得着一件东西的时候，偏偏把这东西当了，到了用不着的时候，他倒又把它贖了回来。

"媽媽也是这么办的，"彼得应了一句。

"是啊，細想起来，你們跟他可說是一家人——就这样，上帝和魔鬼，各人都在把他往自己这一边拉。上帝比較老实，对付不了那些狐狸般的花招。这一来，就苦了可怜的汉斯，落得光景越来越糟。"

"这全是胡說八道，"彼得說。"因为上帝是沒有的。"

"有的，眞有的，上帝在大理石教堂里坐着。誰要想发财，只要揪他的鬍子，往他脸上吐三口唾沫。不过，沒有多少人有这么大胆子，就因为这緣故，世上穷人才这么多。"

第七章 坚信礼宴会

秋蒂把她的頂頂体面的衣服翻新，打上褶子，換了一个新領子，以防万一。这化了她一笔錢，可是万一人家請她去参加鮑符尔的坚信礼呢，她总得穿体面点兒才成。那时候，伊司丹特街一定有

一番大热閙，她知道他們一定会騰出客室和臥房来款待請来的那許多客人。他們一定买了酒，印了歌片；辛妮懂得怎样摆排場。狄蒂这一輩子从来沒参加过一次眞正的宴会；不錯，有好多这样的場合，她也在場，可只是伺候別人，現在，她一心盼着自己也能当一回客人。她自己的堅信礼是在頂頂夯害的景况中度过的，現在她要能分享一下別人的好光景，一定挺痛快。她一心想去参加，因此在星期六晚間，她差点兒要丢开她平日那份兒自尊心，到那兒去，好提醒他們还有她这个人。

星期天早晨，她哭了一陣子。狄蒂往常不輕易示弱，所以拉司慕逊老婆婆就理直气壮的訓了她一頓。"哪能为了这点兒吃喝，生这么大的气——一个人頂頂要紧的还是自个兒的身体。你身体好好的，每天不愁自己跟孩子們的吃喝，这就該心滿意足了。再說，他們准是忙忙乱乱，把你給忘了。今天晚些时候，他們包管会叫人来請你。"可是誰也沒来；狄蒂整天眼睛都是紅紅的。

她打发孩子們上了床以后，就請拉司慕逊老婆婆守着他們，她自己出去散步一会。她穿上体面衣服，走过全城，到了伊司丹特街。她在拉尔斯·彼得的那所房屋前边猛一下站住，象是醒悟了过来。她藏身在街对面的黑影里，望着那些灯火輝煌的窗子。滿屋子一片灯光；上面的窗戶开着，送出来烟雾和喧嘩的笑語声。父亲的声音比誰都响亮，他站在窗口，跟屋里的人說話。他的話一停，大伙兒都笑了。狄蒂也跟着笑，他一定是对鮑符尔說些什么亲切而有趣的話。啊，小鮑符尔！她恨不能双手抱住他的脑袋，亲亲他，祝他幸运才好！他到底是她的孩子啊！她当初老抱着他，抱得自己背都弯了；为了他，她犧牲了自己的睡眠——一陣嗚咽从她心底涌上来。可是，这时候，屋里的人散了，街門开了，爱尔茜和她的未婚夫走了出来。他們刚吵过架。两人都光着脑袋，沿着街走，誰

也不理誰，活象一对淘气的孩子。

狄蒂从站着的大門口閃出来，飞快的拐过街角。然后漫无目的的往前走。她象是讓人遣弃了似的，心里难受极了。她知道她父亲今晚上惦記着她，觉得自己沒有作到請她来，是一件昧良心的事。他上了年紀，人变得儒弱了；他看到孩子受了委屈，从来不怕违抗辛妮的性子。不过，辛妮只要格格的笑几声，活象人家呵了她的痒处似的；他也就屈服了。她是那么胖胖圓圓，娇媚动人，她就这样笑迷迷的，从狄蒂那兒把她在这世上唯一的避难所，她的娘家，夺走了。

狄蒂走过一条小胡同，到了弗雷德烈克斯堡林蔭道。救世軍屋子入口处灯光十分明亮。大門上头，横挂了一道透明的麻布横幅，上面写着："贊美吾主圣詩圣歌大欢唱周。"狄蒂信步走了进去。她心里十分痛苦，身子又冻。她的灵魂和肉体都需要光和热。

屋里真是光明灿烂，温暖如春！台上，有好几个男女救世軍在唱歌，传道，游戏——可說是三者一齐来。他們唱贊美詩，唱到半中間，猛一下打住了，其中有一个的嘴动了动——嚯！忽然乐声大作，把他的声音淹沒在震耳欲聋的喧嘩声中。这每来一回，都叫人心里一惊，打头发根里痒起；叫你非醒过来不可！音乐只管砰砰嘭嘭乱响，它不折不扣的把悲苦从你身上轟了出去。狄蒂并不过分認真去听那些講道的人；他們只是随口乱說，逗大家高兴，引得大家一笑。不过，話說回来，能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在那兒不但受到欢迎，而且那份兒热鬧好象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安排的，也真叫人痛快。

有好几张脸是她去年冬天就認識的。坐在靠前边一排长凳上的是住在她家里擱楼上那个捡破烂老头兒；他把帽子挡在脸前边，似乎完全沉浸在祈祷中；还有那边，靠在一根窗柱子上站着的是克

莱茂先生，也就是那位道喜客人。狄蒂差点兒沒嚷起来，她在这兒看到他，叫她大吃一惊。他的脸色青里透黑，她从来还沒看到他的脸色这么青里透黑的——他一定是一整天酒精沒有沾唇！他的一双手叠起来，搁在他那松軟的大肚子上头凹下去的地方。他的鬍子啦，腮帮啦，——样样都有气无力的耷拉着，一副落魄凄惨的模样；狄蒂懊悔自己怎么会想到把他轟出去。他往哪兒去呢！她坐着思量：怎样把他弄回家去。

她一站起来，他就从窗檻上拿起他的帽子，在大門口，他走到她跟前。"請原諒我打扰您，"他說。"不过，我們也許可以同走一截路吧？一个人不是天天晚上都有太太可以伴送的。"

"是啊，我們一块兒回家吧，克莱茂先生，"狄蒂兴冲冲的說。"我去买面包，再煮点兒咖啡。"

"回家？"他說这个字的时候拉长了声音。"家庭生活，爐子边晾着尿布，咖啡，上等面包，呃？不，我不去，亲爱的韓生太太。家庭的怀抱对我来說是关得严严实实的了。不过，那边維斯特勃洛市場上有一家出色的地下室酒館。你可以一块兒去——那地方太太小姐們也常去！"

狄蒂謝絕了，她不上酒館。

"哦，哦——你太文雅了，去那兒也真不合适。不过，嘿，你也許可以借我一两个克郎么？"

"我沒有錢，克莱茂先生，"狄蒂說，正眼瞧着他。"一个小錢也沒有！"

"可是你說了你要买面包。你頂好别买面包，把錢給了我吧，"他拉住她的袖子，悬求似的看着她。那样兒，好象遇到了天大的救星，他那昏花的眼睛，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我是說赊賬，"狄蒂說。"我可以在面包房赊賬。你不爱吃面

包，我倒願意替你弄点兒白兰地酒和咖啡喝。"

他聳聳肩膀。"你知道，我从来不在家里那小地方喝酒——我不是个下賤坯。不过——眞見鬼——哦，請原諒我这么說——不过，你旣然能賒賬，你就可以行行好，給我借两个克郎。我明天早上奉还，这一点就象我以前曾經是个規規矩矩的人一样的实在。"这时候，他們正好在那广場上站着，克萊茂先生的眼睛耳朵全都紧张的向着那地下室酒館，他簡直是把那兒传出来的喧嘩声吸到了肚里。"行行好吧！"他懇求道。"不过区区两个克郎。"

狄蒂倒很願意这么办；看他站在那兒，眼睛瞪着他的宝貝酒館，渾身难受的模样，她打心里可怜他。"可是我不知道到哪兒去张罗呀，"她无可奈何的說。

她那溫柔的声气使他逼得她更紧了。"到哪兒去张罗，到哪兒去张罗！"他說。"你要是有个孩子在害病，需要瞧大夫抓葯，难道你也会这么說么？那时候，你一定会有办法。办法有的是，我要是你呀，要不了一刻鐘，我就能容容易易的弄到二十个克郎。"

"啊，可是怎么弄的呢？"狄蒂惊奇的問。

他把手亲热的擱到她肩膀上，凑到她耳边說："凴你这么标致的模样兒！"他說，手往大街那边一指，哪兒，男人們象飞蛾扑火似的在灯光中鑽来鑽去。

狄蒂看着他，楞了。随后，她轉过身去，低声哭起来，走了。

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卡尔才走了不多久；孩子們还醒着。他們的兴致好得很。卡尔嫌孤零零一个人吃飯怪悶的，就带了他的晚餐来跟他們一块兒吃，最后还喝咖啡，吃白面包。"我們吃到了大腊腸，还有干酪，"孩子們爭先恐后的說。"他眞是个好人，"拉司慕逊老婆婆說。"又斯文，又正派！他挣的錢一个子兒也不会化在喝酒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多好！"

狄蒂不答話，她太累了——她厌煩死了这一切。

坚信礼宴会到底有狄蒂的一份，因为第二天上午，拉尔斯·彼得来了，他带来了一籃子各色各样好吃的东西：烤肉啦，糕点啦，还有許多别的东西。"我們沒請你去，你千万别見怪，"他說。"其实，除了我們自己人，就只有一两个街坊，你媽媽眼下实在累不起。"

他說这些話的时候，沒有看着狄蒂，她呢，覚得沒有什么要回答的。那一籃子东西她不收；他只得自己把它放在爐子跟前。她也不道一声謝，也不望那籃子一眼。"嗯，我該走了，我还得赶車上路哩，"他說，握了握她的手，目光中透着悲哀。三个孩子全都在拉司慕逊老婆婆那兒，他也沒問起他們。

狄蒂穿好衣服，今天她一点鐘上工。临走前，她把籃子拿到拉司慕逊老婆婆那兒。"你能不能找个孩子把它送到伊司丹特街去？"她說。"这是我父亲拿来的——是坚信礼宴会上的东西。可是我不吃他們的残羹剩飯。"

"当然，不过，这么办还差着点兒，"老太婆說。"好，我叫奥尔逊家的克列斯揚送去。劈脸給他們扔回去——这活該他們受的！"

狄蒂走了以后，老太婆就打开籃子。"啊，多么好吃的东西，孩子們，瞧！"她双手一拍，說。"要把这些东西送回給那伙眼里沒有人的混賬东西，那才眞叫冤哩。还是我們吃了的好，对不对？——不过，千万不能跟你們的媽媽說。"

不，孩子們懂得有事兒不吭声。他們跟拉司慕逊老婆婆一起保守秘密，已經习以为常了。于是，他們狼吞虎咽大吃了一頓——嘿，味兒美极了！伊司丹特街那个眼里沒有人的娘兒也眞会做菜。这些东西足够好几天吃的，狄蒂不能嚐一口，眞正是桩罪过！

第八章　拉司慕逊老婆婆有了一双新靴子

有活兒干是好事也是坏事。狄蒂真得感謝上帝，居然有这么多人乐意找她洗衣服，清扫屋子。这么一来，每天的吃喝有了，外加每星期的工資，虽說这工資少得可怜。她还能从好几个地方弄到一些东西，可以带回家去給拉司慕逊老婆婆和孩子們吃，这些东西，有的是各家主妇給她家里人吃的，有的是女佣人偸偸塞給她的。

可是，虽說她干活是为了孩子們，但是孩子們却因此吃了亏。不錯，他們吃的有了，——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們却得不到照顧。拉司慕逊老婆婆固然对他們很好，可是她不懂得怎样管教他們。他們一点兒也不敬重她，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狄蒂不願意他們在院子里玩兒；因为那地方太脏又有許多要不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光是沾染在他們的衣服上，也会沾染到他們的头脑里。她禁止他們上那兒去玩，可是看他們的衣服，看他們本人，就可以知道他們还是下楼逛过了。拉司慕逊老婆婆讓他們偸偸下去，还囑咐他們别声张。頂頂糟糕的就是这一点。这样，他們就学会了撒謊、隐瞞。

于是狄蒂毅然决然的解了禁，这样，比在她背后不听她的話要好一些。可是，这么一来，她在星期天要干的活兒就更多了；她本来手上就有整整一星期的家务，现在她还得給孩子們洗干淨一星期来积下的各色各样身体上、精神上的污秽。这可不容易，何况她又不熟悉他們的日常生活。这就象一座花园，杂草老是除了又长，要是能不等下一次除草的日子，就在它們刚冒出头来的时候，一点

点拨掉該多好！照眼下这样子，她动不动就得跟他們发脾气。

她干完了活，听孩子們絮絮叨叨說話，她心上的創伤就会迸裂、流血。她覺得她待孩子沒有能象应該作到的那么好；她顧不了这个，她根本什么事情都顧不了。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她活着，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讓孩子們吃得飽，快快活活，长大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們要是鬧出了点乱子，掉了飯食，或者弄脏了身子，她就沉不住气，对他們粗暴。她明明知道小孩子們就是这样兒，可总是事情一过才——哦！等到她責罰过了，惹得孩子哭了，这时候，她才变得聪明寬容起来，可是已經晚了。下一回呢，还是一样。她該想想以往她外婆对她的那份兒耐心，这耐心在她自己身上却一点兒也找不出来，不过，話又說回来，当初外婆用不着张罗一伙人的吃食！她随时都能照管狄蒂——差就差在这兒！

狄蒂还想試一試家庭副业。不錯，头一回，試的不得手，不过，那沒有什么好多說的；这一回，她要学一样手艺，专門挑定一件东西来作。这样可以挣的多一些，也更稳当一些。盖斯瑪媽媽那兒后院里住着一个縫衣領的女人，冉生小姐，她老有一两个姑娘跟她学手艺。每天早晚，狄蒂都听得那兒的縫級机在响。这位小姐跟一位警官訂了婚，两人省吃俭用的在筹划婚后的家庭——她这么一个劲兒的干，为的就是这个。他打算一結婚就辞了他的差使，另接一个当一处大房产的經管人的职务——房主就願意一个在警察局干过差使的人来当他的經管人。那时候，她就打算开一家地地道道的裁縫鋪。

狄蒂跟她談了自己想上她那兒学手艺的事；学两星期要付十五克郎的学費。以后就給她干活，挣工資。狄蒂只要找到付学費的錢就可以对付着过日子。而人家恰好就欠着她这么一笔錢。

她坐着等那个专給人道喜的寄宿客人回家；她頂好是在晚間

跟他說話，因为那时候，他的性子最随和，最通情理。半夜过了好久，她終于听得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踉踉蹌蹌的脚步声。她打开通过道的房門。"克萊茂先生，我想跟你說两句話，"她說。

他走进来，对着灯光直眨眼，气喘吁吁的說："咗！这該死的楼梯！"

狄蒂把事情的原委对他講了。"只要你能为我张罗一个月的房租就行！"她說。"这样，我就够付学費的了。两星期的吃喝，我們一定能对付。"

"哦，吃喝，吃喝总能对付——不管想个什么稀奇古怪的办法都成，"他回答道，作了个大大的手势。"你别为这个急白了头发。不过請你告訴我，亲爱的太太，你到底把我看作什么人？你以为这个专給人道喜的家伙一下子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么？"

"不，这倒决不会，"狄蒂苦笑說。"不过，一个人总得付他的房租呀！难道孩子們应該受害，就因为你把他們的錢喝掉了！"

"别說了！你千万别这么說！"他駭怕的嚷起来，伸出两只手来，象是招架什么。"你这么說，讓我心里难受。我們千万别把沒有罪过的孩子牽扯到这上头来。"他站着咽了口吐沫，东张西望，想找个东西靠一靠。他十分激动。"哦，請原諒我打扰了你，"他用重浊的嗓音这样說。"不过，你把話說得这么慘，讓我心里难受极了——小孩子們——咳，該死！"他摇摇晃晃，进了他的房間。"咳，該死！"狄蒂听得他还在房里說。

接着，他又回来了，站在那兒，用湿潤的眼睛望着她。"我是个畜牲，"他說，"你是个好心眼的女人。哦，你是的——你不用爭！可是，你得了什么好报应呢？这个道喜客人賴了你的錢，孩子們的爷娘也賴你的錢，可是，你还不忍心轟我們出去！她决不会把我轟出去，我常常跟自己說。你只管放心大胆的把錢化在更有意思的事

情上头好了！狄蒂媽媽，你不如干脆承認，你不会轟我出去。万一我明天得了病，起不了身，你还会給我煮麦糊喝——哪怕水和燕麦片你都得去賒！我說这就叫作照顧。我的上帝，一个人要是还想要妻室，那么，娶你做太太該有多好啊！不过，对不住，这个道喜客人不来这一套！你千万别往这上头想，我告訴你，你哪怕塗脂抹粉也是白搭。咱們可不鬧什么不幸的恋爱！”

狄蒂笑了。“你要跟我說些什么呀，克萊茂先生？”

“哦，我到底要說些什么？——首先，我要說，我是个畜牲。哦——然后是錢的事！那天晚上，这位道喜客人实在不大体面——他要你用一个叫人气憤的办法找几个錢，呃？——这件事，我們再也别提了。不过，这一回，克萊茂要为你干一桩下賤事兒。就在明天，为了狄蒂媽媽，我要耍一个十分卑鄙齷齪的手段——因为，天知道，为她这么干实在应該。我明天到东大街去，不錯，到东大街去——赶那位夫人的大喜日子給她道喜。”

狄蒂吓得叫起来：“克萊茂先生——你該不是要去跟你离了婚的太太討錢吧？我决不要这种錢，你听見么？那万万使不得！”道喜客人又眨眼，又乐，看見她这么着急，說不出的高兴。

“对，正是要这么办。我不是去討錢——我是道喜，你明白么——头等鮮花送給她丈夫！恭喜您娶了一位大賢大德，性情跟天使一样的太太——在您以前，我早就認識了她！这要不値十五、二十个克郎，那才見鬼哩！——好，晚安，亲爱的。这下，我可以比較象个人样兒的睡覚了；到了明天，再爬着走路。呸，該死！”

第二天，中午时分，克萊茂回来了，把十五个克郎扔在桌上。“哪！”他說，十分恶毒的望着她；由于憎恶，他的眼睛变成了綠色。随后，他走了。狄蒂心里明白：干这事兒，他心里有多大痛苦——他是那么不願意跟他过去好日子里的亲人見面。他糟蹋自己，为

的是要把她从困难中解救出来。連他頂頂心愛的白兰地酒也沒能够叫他干一回这事兒。瞧，他这人有多好！

狄蒂現在每天都上縫級房；这下，要不了几天，就可以跟孩子們一块兒待在家里，干縫級活了。只是她还短一件頂頂要紧的东西——縫級机。

“你去找那个面包房的伙計，”拉司慕逊老婆婆說。“他放生利的錢——他是个十分靠得住的人。”可是狄蒂不知道为什么不願意去找雷飽格这个人；她宁可跟全然陌生的人打交道。

她吃过午飯就出去，一个鐘头以后，她滿脸放光的回来了。她找到了一家出售縫級机的鋪子，那兒用不着先付一笔整錢，只要每星期付款就能买到縫級机。“你信不信，媽媽，”她喜洋洋的說。“我买到了一架出色的縫級机——整个鋪子就数它最好。鋪子里的人說，他們可以卖給我一架次一点兒的，那样，他們还能多挣錢；可是他們不忍心那么办。你說这有多好！我一共得付两百克郎，每星期付四克郎，这样，一年以后，机子就是我自己的了。利息計算在內——縫級机的净价是一百五十克郎。你說我买的便宜不便宜？”

“哦，要是它值更多的話，”老太婆淡淡的回答，并不怎样高兴。

当天下午，縫級机送来了。机子不是全新的；說实話，并不是狄蒂看的那一架。不过它还不錯，干起活来挺好——再說，它已經来了。那位女裁縫过来試了試，于是，在用过一杯咖啡以后，縫級机就开工了。如今只剩下每星期照付四克郎的問題了；这并不难，只要有活兒就成。狄蒂滿有把握的眼望着将来。

現在，她可以在家里干活了，她把一打一打裁剪好的衣領接到家里来縫。她已經每天能挣一个克郎，同时还照管了自己的家务。要仗这点兒錢过日子，长久下去，自然不行，不过很快她就可以直接从鋪子里接活兒了。冉生小姐答应过她，等她手艺熟練以后，就

領她去見經理，推荐她。

就在这时候，拉司慕逊老婆婆成天耷拉着脑袋，悶悶不乐，难得露面。有一天，她正坐在小桌子边哭，沒料到讓狄蒂瞧見了。原来为的是那架縫級机。"如今我这穷老太婆活在世上沒有一点兒用处了，"她擤着鼻子說。"我又偏偏疼这几个孩子！"

"唉，媽媽，你这是想到哪兒去啦？"狄蒂差点兒也要哭了。"你实实在在还得帮我的忙——要不然，我怎么办？有一天，我自个兒接活兒干的时候，你还得帮我縫領子；那要两人合力干才行，这样的活兒有的是。"老太婆这才又高兴起来，孩子們去叫她吃飯的时候，也就跟着他們来了。前些日子，她老躲在自己房里——她不願意自己变成一个負担。

"我要能从救济所弄到一双新靴子，我就可以帮你取活交活了。这样，也好給你省点兒时間。"她脚上那一双后跟已經磨光了。

"我們来試試，"狄蒂說。"大不了，他們回你一个不行，总不能把你吃了。"

"嘿，总不能？那些人就是能把你吃了，还能咽下肚去。你得謝謝上帝，因为你用不着跟救济机关打交道。"

"这不要紧，"狄蒂說。"你只要挺起腰板，争你的权利就成。他們一定得弄双鞋給老人穿。"

"哦，你坐在这兒，說得倒輕巧，什么挺起腰板啦；可是，你要自己去了，你說話就許会换个样兒。先不先，你得站着等上好几个鐘头，直到你两条老腿实实在在再也支持不住了，这时候，那悪鬼区公所主任就从里边办公室里冲出来，把他的前爪子擱在桌桌上，冲着你吼。"

老太婆一想到要上区公所，就渾身哆嗦。第二天上午，狄蒂不得不陪她一块兒去，为的是怕她装模作样一番，然后回家来哄她

說，已經去过了；說起来，她还象个孩子啊！她回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在这段时間里，她一直跟别的老人一块兒在栅栏外头站着，站得精疲力尽。狄蒂帮她脫了外套和那双旧靴子，倒了杯热咖啡給她；她的脚湿透了。狄蒂东一句西一句的扯了好半天，才把老太婆的兴致撩了起来。"哦，事情怎么样？"末了，她問道。

"嘿！他們狠狠的罵了我一頓——事情就是这样。区公所主任本人不在；可是那些年青的家伙駡人也挺在行。他們說，我去年已經領了一双新靴子；一眨眼又跑来要鞋穿，那还成？誰知你是不是一个劲兒跳舞，把鞋都跳破了？我就給他們看我脚上的鞋，他們說可以給我一双木鞋。我要是不滿意，他們就要把我送回到我死去的男人住的地方去。真厉害啊！我在这兒住了四十年，給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到今天，再也干不了啦，他們就吓唬我，要送我到一个誰也不認得的地方去。"老太婆哭了。"我那一双脚，尽是老茧，我哪穿得了木鞋呢？"

"这总有办法，"狄蒂說，亲了亲她的泪痕狼藉的脸。"哪——哪，媽媽！星期六，安娜的爸爸要付給我寄养費，这是說定了的，那时候，我們就去买鞋——买双跳舞鞋，媽媽！"她笑吟吟的望着老太婆的眼睛。

"是啊，你心眼好——可是你打哪兒去找这笔錢呢？你的每个小錢全有十个漏洞要堵啊。"

忽然間，她又笑起来。"跳舞鞋，嗳——那些小家伙！跟一个七十九岁的女人开玩笑！"

下午，盖斯瑪媽媽来串門兒，看看狄蒂的縫紉机，順便喝一杯咖啡，她們就把区公所的事情告訴她。"是啊，那帮人就是这样子，"她說。"市参議会的人又是些地道的胆小鬼，他們比我們还害怕那个区公所主任，虽然說他們是他的上司。可是，拉司慕逊太太，你

只要穿双木鞋上教堂去，人家看了包管不乐意，上帝的住宅究竟是上帝的住宅。那时候，你瞧着吧，他們就会給你一双皮靴。不过，你可要狠狠的蹬那教堂的地板才行。"

拉司慕逊老婆婆照她說的办。她在上帝跟那牧师面前早就沒有在区公所主任面前那份兒俱怕了。做过礼拜以后，牧师果然走到她面前。他把一只手擱在她肩膀上，当着全体会众和和气气的跟她說話。第二天，拉司慕逊老婆婆眞的有了一双漂亮暖和的靴子。那双木鞋就留給蓋斯瑪媽媽，算是她帮这个忙的酬劳；那也总可以变几个錢。

在这兒京城里过的日子幷不比当初在漁村里过的好，干一天活，掙一天吃喝——甚至連这几乎也办不到。在漁村里，你还能看到自己辛苦掙来的落到了誰的手里，那只掏空了蜂窝的手，多少总还要留下一点，讓蜜蜂不至于挨餓。可是，在这兒，那只扫清桌子的手是看不見的；到底它是上帝的，还是魔鬼的，叫你分辨不出来。反正这是命运的手；因为你簡直找不到一条出路。现在，狄蒂是从头干起，可是她沒有多大信心。比得上她的人有的是；这一群房子里住着成百戶人家和单身汉，抵得上整整一个小城市。可你要是把前屋除开不算（这是理所当然），其余的地方光景却都差不多。那些喝酒胡化的人跟那些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人，他們的景况幷沒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剩下来的全是一样多——或者說全是一样少。至少，剩下給他們自己的是这样！

就是在前屋里，光景也不見得十分美妙。面包师傅一家人一个劲兒干活，可还是爬不上去。面包师傅的太太亲自掌柜，尼尔逊使尽了力气，只有一个学徒跟那个靠得住的日德兰島人雷鮑格帮他，大家又勤懇又出力，买卖也兴旺。他們卖的面包幷不便宜——

这么說实在一点不假。那白面包尽是大窟窿，拉司慕逊老婆婆常說那里边藏着尼尔逊的灵魂。就这样，还老有謠言說，这一家子眼見得要破产了。

这一切，狄蒂一点兒也不明白。每回她跟卡尔談过話以后，她总想找出一个道理来，她反复思量，想看透隐藏在外表后面的是什么；可是很快她就丢开了。一个人天天都有那么多事兒要张罗，哪顧得上去想将来；天天都有不少苦恼。要讓自己跟自己的那个小天地不灭頂，就得費很大的劲，至于会漂到哪兒去——那只有讓命运来决定了。这地方，有多少人沉了下去，能浮在上面，就够不容易的了。

狄蒂跟这一院里别的女人沒有密切来往；她願意一个人躲起来。这是个頂好的办法，要不然，一个人就容易糾纏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里去；这一院里，麻煩实在太多了。人家因此說她自高自大，她也不在乎——只要誰也找不到什么緣由来干涉她的事兒就行。她多少年来当够了下等人，如今居然成了伊司丹特街一个家具商的女兒，那还有什么說的；什么剝皮鬼啦，"鵠窝"啦，苏丽妮犯的罪啦，讓它們从此在永久的黑暗中湮沒了吧。

她对警察始終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他們万一查明了她的过去，一定会把她收养的孩子带走。因此，每逢警察有什么事兒上这院里来的时候，狄蒂总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偏偏这种情形并不很少。晚上，往往不是在院子里就是在哪一家起了争吵，于是就把警察叫来。有时候，他們不等人叫自己就来了。这些警察在这兒的态度跟在狄蒂去当佣人的高等住宅区完全不一样。在这兒，他們的带白手套的手从来不碰那头盔！他們总是把手插在后边放警棍的口袋里；万一街上沒有热鬧可赶，他們会上这兒惹出一些来。想必是閑得无聊！

一天晚上，狄蒂給下面院子里的叫喊声和捶打声惊醒了。她跑到窗口。下面，好几个漆黑的人影，站在工人安德逊住的房間前面打門。她从那些粗壮的身形上認出他們是警察。“开門！”他們喊。“我們是警察！你欠了学校八十歐耳的罰款，塞尔瑪得去坐牢！”

“你們把我带了去好不好！”一个男人的瞌睡朦朧的嗓音問道。

“那不行——你們又沒正式結婚；我們要的是孩子的媽媽。快，馬車在外边等着。”

“我病啦！”塞尔瑪的嗓音听来眞的挺凄慘。“錢明天就繳。”

“哼，我們懂得这一套！伤在哪兒？疮烂了沒有？頂好讓我們自个兒看看。”

他們打算开門；只听得他們在摸弄一串鑰匙。其中有一个說道：“你不开門，我們就不走。”

住戶們从四周圍窗子里探出身来，他們对着那些警察又罵又开玩笑。“趁早滾开，你們这伙走狗！”紧靠狄蒂的窗口，有一个人嗓音粗嗄的說道。“要不然，当心用砖砸破你們的腦袋瓜！”这是那位道喜客人，他欠出半个身子在窗檻上，揮动着胳膊。末了，那些警察走了。

第二天早晨，塞尔瑪挨家借錢来付那笔罰款；她也向狄蒂借了五歐耳。原来孩子們的父亲受了伤，他是在一艘輪船上往下卸煤的时候出的事——好几百斤重煤打在他的脊背上。他已經躺了六星期，沒得到一点补助，孩子們只得曠了課去掙錢。不过，塞尔瑪这一回对付得眞好；大伙兒都挺得意；警察到底不得不夹起尾巴溜了。

第九章　东拉西扯

卡尔天天都来；他这样做，并不耽悞什么，因为活兒几乎沒有。市政府已經停止了修路工作。“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多半害了瘋风症，”他挖苦說，“所以他們認为地一定是冻上了。”

“啊，干得怎么样？”他一进門总是先这么問；他对这次买縫級机的試驗跟狄蒂自己一样关心。

“很好，謝謝！”每一回，狄蒂都这样回答。

其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她自己認为大有进步；她干的活跟别的女裁縫一样好，只是稍为慢一点兒。然而学习期——学习期的末一段——偏偏老沒个完；她还是得帮冉生小姐干活，一天一个克郎。每回，她提醒这位女裁縫說：她当初答应过她，要带她上鋪子去，推荐給經理，冉生小姐就回答：“你还差这么一点兒——可是也快啦。”

哦，好吧，可是狄蒂“眼下”就得挣錢呀；光是“明天”救不了她的急。她不能老是一星期六克郎維持下去，再說，这中間还得去掉四克郎付縫級机的錢。幸亏那个收款的人还挺好說話。星期六，他来了，碰上她沒有錢，他也并不揪她的脑袋——只要她不再拖欠下去。“那末，下星期你得預备好八克郎，”他說，“要不然，我們就要把机子搬回去。”可是事情一直沒弄到这地步。狄蒂小心在意，决不拖欠到一星期以上。

不过，話說回来，这样应付，往往很不容易——她需要有人給她拿个主意。可是她偏偏还尽說她的“很好，謝謝！”她是不好意思承認光景不妙呢，还是不甘心乖乖的接受卡尔的同情和帮助？那看

不見的粉笔綫还在那兒，她跨不过去。她呀，眞是个十足的蠢东西！

此外，她又沒有别的人可以訴一訴她的心事——連拉尔斯·彼得也不成。她从小就习惯于自己应付种种困难的处境，負起所有的責任来。如今，要她接受人家的意見和帮助，实在不容易。她拉不下脸来去求人家；光景糟透了的时候，她干脆跟周圍的世界断絕往来。

可是，卡尔自己发現了这情形不大对头；一天晚上，他直截了当的問起她来。等到他好不容易逼着狄蒂把眞情实况講了出来以后，他說："她是个尅扣工資的包工头。她舒舒服服的讓你替她挣錢——就是这么回事。說不定，这样的女人，她手下还不止你一个。"

狄蒂不信事情会是这样。"她自个兒也是穷人出身呀！"她說。

"是啊，这又怎么样？这并不妨碍她尅扣人家的工資。归根到底，人人都是穷人出身。"

狄蒂不大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世界上明明有富人，有穷人。

"人都是赤身裸体到这世界上来的！"

"噢，要这么說——自然不錯！"狄蒂犹豫的說；她怕他会回到他的宗教的空想上去。"她眞能！"他忽然悶气忿忿的嚷起来。"她瞧不起我們，装得象位小姐似的。她要跟一位警官結婚，还要自个兒开鋪子。我們呢，就活該替她挣买卖的資本。她眞能！"

"明天你直接上鋪子去要活兒，"卡尔說。"或者，你就另找一家。要不然，她恐怕会从中作梗。一心往上爬的人可不講什么情义。"

孩子們早已上了床，安安靜靜的睡了。忽然，彼得抬起头来。"我在梦里想，这一定是你，"他眼睛发亮的說。說完他又倒下去，

睡着了。这时候，小乔治也醒了，叫"阿姆！阿姆！"

"我想他一定是想叫媽媽——一个七个月的孩子会这样叫，眞不容易，"卡尔說。

"不，他是想叫爸爸，"狄蒂認眞的解释。"他还太小，不懂得自己沒有父亲。"

卡尔望着她，可是一声不响。他的眼神使她变得靜肃起来。他逗小弟弟玩兒的时候，忽然发現她在擦眼泪。

"你怎么啦？"他問。

"噢，我不知道——样样事情都那么奇怪，叫我再也想不明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有耐心，"他回答道。她听了他的溫柔体貼的声音，索性抽抽答答的哭出声来。

"你为什么不爭你自个兒的权利呢？"她猛一下迸了出来。"那时候，事情就好办了。你为什么要等我来找你呢？你到底是男人呀！"

卡尔搖搖头："我已經强迫过你一次了——請你相信我，我因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什么事，都得出于本人自願，勉强不得。"

"話虽这么說，可要是有一个人，他心里願意，偏又說不出口来呢？有时候，我眞願意有誰按住我的脖子說：你就得这么办！"

"你要我这样，决办不到！"卡尔說，随着站起身来。"我希望，由我来强迫别人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啊，我得走了，我要去参加一个失业工人的会。"他向她伸出了手。

"你在那兒，可并不怕說什么使用暴力的話！"狄蒂抓住了他的手不放，那样子就象她和他已經鈎住了。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人人都有权利要求每天的吃喝——哪怕得自己动手！"卡尔回答得挺坚决。

狄蒂想起心事来，把活兒都忘了。她懊悔自己說了那样的話，她也懊悔自己沒有說一些另外的話，这些話她大概以后永远也說不出口的了。假如卡尔需要她，那就好办了，她只要依着自己的心意，拉他过来就成。可是，情形刚好相反；是她需要一个人来分挑这副重担——难就难在这兒。为什么她要人帮助，他就不能先来找她呢？为什么总是要由有困难的人去求人呢？别人有急，狄蒂总是不等人开口，竭力去猜测他們需要些什么，因为她从自身的經驗知道，张口求人有多么为难。那么，他为什么不一把把她抱住，强迫她依他呢？难道这是为她着想——他以为她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么？

不錯，开头一些日子，狄蒂是在思念乔治中度过的，就象他只是出去放蕩一番，随时都可能回来似的。这跟下面这情形也有关系：他是不是眞的死了，或者說，他的下落到底怎样，始終沒有个水落石出。其实，狄蒂并不为他悲伤，不过，她在干活的时候，还怀着温情想起他。他給她带来的种种磨难，她都忘了，她只記得他是一个心眼兒无限好同时又需要她的人，一个大孩子！

以后，她才慢慢的明白过来：他一去再也不回来了；有一天，她又領会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为了生活挣扎已經够苦的了，要是还得照顧他，那就更会叫人心煩。等到肚里的孩子一出世，她对卡尔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他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她的思想，只要他比往常来得晚一点，她心里就发急。他强壮，她觉得他了不起；要是能把責任都交給他，听他的話有多好！可是，她旣然喜欢他，又为什么对他显不出那种亲热的情分来呢？是因为他們之間糾葛太多了？这狄蒂說不上来；她只知道的确有一道障碍挡着她，不讓她温柔的委身給他。可是他为什么不帮她跨过这道障碍呢？他为什么不用他的强壮的胳膊一把抱她过来呢？有时候，狄蒂不由得要問

自己，他到底是不是个眞正的男子汉？

卡尔說得不錯。冉生小姐眞是一个地道的包工头。現在狄蒂直接給一家鋪子干活，每天能掙一份正常的工資，只要这方面有足够的活兒可接的話。可是，光景不好，逼得許多工人只好节省衣領，一星期里六天光穿衬衣，不加領子；因此，不到外边另外找活兒干，她压根兒办不到；亏得她还沒有断了那些頂好的人家。不过，一星期里大半的日子，她都是在家里过，照管孩子。他們也眞需要她照管；現在她才发覚：他們缺人照管已經到了什么地步。

一天，她干完活回家比平时早了一点，小安娜跑掉了。这样的事以前也曾經有过，不过她不知道；因为彼得和拉司慕逊老婆婆及时找到了她。这一来，狄蒂大吃一惊，扔下围裙，就往外奔，跑过整个街区，問了所有她碰到的孩子。說不定出了什么乱子；这样一想，她难受极了。就算万幸，孩子好好的沒遭意外，那也一定讓人送到警察局去了。这么一想，狄蒂就痛苦得哼哼起来；她不得不停了脚步，手按住痛得发疯似的心窝，緩过气来。警察要是发現了她的小窝，一定会把它搗掉，因为她沒有收养孩子的执照！她哭哭啼啼的轉回家去，指望那孩子已經回来；彼得和老太婆坐在楼上窗口，往下张望。她一看就知道安娜沒有回去。

这下，她沒有别的法子，只好上警察局去——只好自己伸出脖子去讓人砍。她上楼去换衣服。

“小妹妹前几天也跑掉过，”彼得說。“可是我把她带回来了。”

老太婆对他做了个手势。“怎么——她以前跑掉过么？”狄蒂嚷起来。

“是的——我一直赶到阿台尔街那边才把她找到。她說她要上姥姥家去。”

一眨眼間，狄蒂又到了街上，往新鎮走去，工人斯温逊有一个亲戚住在那兒，那是一个領港員的寡妇，靠养老金过活。她年紀过了八十，絕大部分时間就在床上躺着。安娜这孩子曾經跟她父亲去过她那兒两次。

孩子居然还記得她，这已經叫人难以相信；要說她还能認得到那兒去的路，那听起来簡直是疯話了。然而她千眞万确是在那兒；那老太太正要找个孩子送她回来。

“你呀，讓我吓了一大跳，孩子！”狄蒂在回家的路上說。“我的心都疼了。”她不得不用手按住胸口来減輕她的疼痛。等她們回到家里，她一定要好好打这孩子一頓！还要好好責备拉司慕逊老婆婆一番，她不該替孩子們保守秘密，还教孩子們别跟他們的媽媽說实話。狄蒂实在气恼极了。

可是一路回家，费了不少时間，經过一番惊吓、奔跑，她的力气都耗尽了；等她到得家里，她的怒气已經消了。这讓她很高兴；要不然，她一定会大发脾气——事后又懊悔莫及。这一回虽然受了些惊吓，可是总算太平无事。拉司慕逊老婆婆是个正直的老人，她也尽了她的全副力量，只是有些事她对付不了。要說这孩子——哦，她自己小时候为了去找外婆，曾經从家里逃跑过多少次啊！要不是拉尔斯·彼得护着她，說好話，她少不了会因此挨一頓揍。

拉尔斯·彼得——嗳，以前他心眼兒多么好，多么寬宏大量啊——他总是卫护着她。然而，她又是怎么回报他的呢？她用恶意报答他的好心，眞是这样。狄蒂忽然悔恨起来；惊慌，气恼，寬心，一下子变成了內疚和要表示和解的渴望。小妹妹能够太平无事的回来，这就已經使她万分感謝，願意把所有的責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她恨不得能向誰表示这种感謝，不管是誰，只要是她認識的就好。旣然她認为辛妮是这世界上唯一对不住她的人，狄蒂就

該向她道歉。她一心向上爬，这有什么不好呢？她能干，料理家务又高明，而且，从哪一方面看，她都称得上是拉尔斯·彼得的好妻子。狄蒂只是在妒忌她——就是这么回事。

孩子們上床以后，她就到伊司丹特街她家里去。她进門正好碰上全家人在吃晚飯。大家的情緒有点兒郁悶。爱尔茜跟她的未婚夫照例在吵嘴；他們真是孩子：他們尽鬧彆扭，可又舍不得彼此分开。前一天晚上，爱尔茜跟另外一个人跳舞跳得时間太长了，雅尔瑪就为这事大不乐意。"后来他还挨着你坐，握你的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沉着脸說。

"哼，別說了吧，你不配責备我，"爱尔茜回嘴說。"你自个兒給瑪丽圍上皮围脖兒的时候，亲她的脖子——你以为我沒瞧見么？"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語，直到爱尔茜哭哭啼啼，走到厨房里去才罢。

"你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对兒！"拉尔斯·彼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說；他管不了他們。辛妮一声不响。

可是，过了一会兒，他們又和好了，一块兒出去看戏。

"嗳，这下好了，耳朵根清靜了！"他們一出大門，拉尔斯·彼得这样說。"現在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一会兒了。"他把圈椅移到灯前，坐下来看他的报紙。他未来的女婿在这兒的时候，总是把他的椅子占了。

"那你为什么还讓他老在你这兒泡着呢？"狄蒂問道。

嗳，他沒有别的地方可去；再說，这小两口子誰也舍不得离开誰。他挣的少，他們要是不叫他上他們家吃飯，他說不定就得挨餓。

"那你不如干脆讓他搬到你們家来住得了，"狄蒂带点兒挖苦說。

"媽媽和我也这么談过，"拉尔斯·彼得認真的回答。"可是万

一他們之間的关系吹了呢，所以还是不要打得火热的好！”

狄蒂对这些事情自有她的想法。可是她有什么資格說出她的想法来呢，因此她不作声。

她从种种方面覺察到拉尔斯·彼得的景况并不如意。“买卖不好吧？”她問。

“沒有多少买卖，”拉尔斯·彼得回答說。“那些人，我們靠他們过日子的，偏偏什么也买不起。”

“爸爸收东西的时候給的价錢太高——卖出去的时候要的又太少，”辛妮插嘴說。

“我們不能靠别人的急难过日子——就是这么回事，”拉尔斯·彼得說。“这买卖可眞不容易，人家抱了些零七八碎的东西上門来，一床被子或是什么的，你明知道，在这寒冬腊月，他們实在少不了这些东西，你差点兒都狠不下心来买他們的，又哪能利用他們的急难压他們的价呢？”

“不，只要你父亲知道他們少不了那些拿来卖的东西，往往就借錢給他們，讓他們把东西抱回去。”

“不錯，他們随后又把东西抱到街对面同行那兒去卖——就是这么回事。这买卖可眞不容易。”

辛妮笑了。“对，不能这么办！”

“哦，那又該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要我去剝穷人的皮吧？”

不，辛妮不是这意思。“不过，我知道，人不能又要憑良心，又要有飯吃！那些手辣心狠的人日子过得挺兴旺，我們呢，眼見得要破产了。你以为这么办，对穷人好处更大么？”

“不，这实在不容易——我們自个兒也要活下去。全憑人家的急难过日子，可眞糟心——偏偏收旧貨的人就得这么办。”拉尔斯·彼得为这件事心里老大不痛快。

可是，这时候，辛妮到卧室里把睡醒了的孩子抱来，这才又使他高兴起来。辛妮自己也恢复了常态；狄蒂看到他們还在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心里不知为什么总觉着不自在。不过，話說回来，拉尔斯·彼得手里捧了个小孩，立刻就变得又快活又年青，这讓人看了真痛快。他把那孩子举得高高的，几乎碰着天花板，高兴得哈哈大笑。孩子抓住他的一綹头发，用小嘴舐湿他的大秃頂，快活得尖声叫喊。以前狄蒂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記得他是这样：又喧鬧又快活！孩子在他跟前老是疯得什么似的。还在她以前，老早老早的时候，他就跟另外一伙孩子疯过，鬧过，那伙孩子后来神秘的死了——怎么死的，她一直弄不明白。

拉尔斯·彼得眞是个永远不老的人！

第十章　道喜客人收場了[1]

近来克莱茂先生显得挺古怪。他一定有什么事兒，他不再在外放蕩，而是早早的回到家里，上床睡覺。有几天，他干脆不起身，縮在床上，被子一直拉到盖住了鼻子尖。他的房間挺冷，他的血液也不容易使他暖和。“我的血液太蓝[2]了，”他說。“我出身一个古老的家族。你們只要瞧一瞧我的鼻子就知道。”狄蒂給他拿来报紙，可是他不想看。

不錯，他出身望族，可是人家不管他，由他流落到这步田地，望族又有什么用。拉司慕逊老婆婆說的对，一个人要巴望亲屬越少

---

① 本章的章名英德俄譯本譯得各不相同。英譯直譯是：“道喜客人投降了”；俄譯直譯是：“道喜客人摊了牌”；德譯直譯是“道喜客人結束了他的旅程”。

② 蓝血指貴族。

越好。

一天，"翳子心"把他拖回家里，原来他在新国王广場病发了，几乎站都站不住。幸亏这白痴碰巧就在近旁，才帮了他一个忙，要不然，看他那种力气不支的样兒，警察包管会把他送进收容所。人家扶他上床以后，他就跟一头有病的狗一样，全身哆嗦。"他少喝了烧酒，""翳子心"悄悄的說。这話虽然出自这白痴的口，狄蒂却覚得挺对。

現在他躺在那兒，就象他在酒醉的时候預言过那样。这下狄蒂可以去煮燕麦糊了。"轟他出去！"女人們說。"你决不能养活一个大人，这么一个窝囊废！他要是中风，还能躺上二十年哩！不如交給警察送他进医院去。"可是狄蒂不忍心这么办。他是她的寄宿客人，这还有什么好說的。也許，他落到这光景該怨他自己——他过的是眞正糟透了的生活，整天泡在酒館里，有一頓沒一頓的从来不按时吃飯。可是狄蒂不想去追究責任，如果要查明灾难的根源的話，那么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对她来說，他需要援助，这就够了。

他到底害的什么病，这一点不大清楚。卡尔認識一个医生，这个人对心怀不滿的工人表示同情，人家去請他，他也不問人家要診費。可是那道寓客人不肯听这一套。他滿不在乎，尽拿自己这种光景开玩笑。"我害的什么病，你自个兒已經听到——那个白痴已經悄悄的告訴你了，"他刻毒的說。"白痴都这么說了，难道这还不够么？"

又有一天，他敲墙壁，狄蒂进去的时候，他的神情显得挺严肃。"說实在的——你眞想知道我害的什么病么？"他認眞的問道。"好，我告訴你——那是血中毒，恶性血中毒。我是在冲着那位太太，我以前的太太的脸站着那一天得这病的。那眞叫人受不了。"

狄蒂怎么也得給他弄点兒吃的；要不然，他要餓死了。"啊，你

身体怎么样，克萊茂先生，你今天能起床么？”早晨，狄蒂端着咖啡进去的时候，这样問他。

“这我可不知道。請問，我为什么要起床？”

“去掙点兒錢呀——也好呼吸点兒新鮮空气。你在这兒会一天天萎下去的。”

“嗯，那又怎么样，我想，那也碍不着誰呀！”

这天晚半晌，她张罗了一点食物，煮了給他吃。

“这算什么？你留着你自己的吃喝，别来打扰我！”他总是这样說。“我不喝你的布施湯。”

“可是你喝早晨的咖啡，”狄蒂針鋒相对的說。

“啊，該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算在房租里头的，”他气忿忿的答道。这話倒也不錯，不过，他不付房租，那还不是一样。于是狄蒂留下吃的，走出去，等到傍晚，她又进去的时候，他已經吃掉了。他躺在那兒，沉着脸，憋着一肚子气。

“这下你該得意了，对不对？”他說。“我从你眼里看得出来，你有多么痛快。女人們頂頂高兴的是按她們的意思办事，哪怕因此吃苦头，她們也不在乎。你知道你該怎么办，韓生太太？你应該轟我到大街上去！你从我手里怎么也收不到房租——哪怕我成了百万富翁也不会。明白么？”

“你压根兒不是这意思——你心眼兒沒有这么坏。你不过是在装恶人。其实……”

“其实——怎么样？”他抬起脑袋。“嗯，怎么样？”他厉声的問。

“噢，沒有什么。”狄蒂紧紧的閉了嘴；現在她倒想逗他一下了。

“你眞是想說沒有什么么？我来告訴你，你想說些什么吧。你是想說：我其实是个正直的好人。可是，你錯了；要不然，我就不会躺在这兒了。人家不会讓一个好人落魄的——他們会利用他。你

自个兒倒是心眼兒好得傻了，我受不了你，就是这緣故。好心眼的傻瓜該讓人剝皮。”

“沒有你帮忙，人家也这么办了，”狄蒂回答道，砰的一声带上了房門。

“可是要活活的剝皮——我要活活的剝他們的皮！”他冲着她的后影嚷。狄蒂装作沒听見。

他就这样躺着胡言乱語。他是真病了呢，还是不过憋着一肚子气，那可是說不清。

“韓生太太，請問，你是相信公道的吧？”一天早晨，狄蒂进房去的时候，他这样問。

“我不知道——也許我是相信的，”狄蒂回答。

“是的，你相信公道——咱們誰都用不着欺騙誰。反正你相信，一个人作事要公道——要有同情心，真見鬼！一个人待有难的人要厚道，对不对？待象这位道喜客人那样落魄的人要厚道，对不对？特别是对那些墮落的人——多叫人感动！可是你知道，那是什么么？昨天夜里，我想了想这些事情，那全是胡說八道。一个人墮落是什么意思？我要是把我的良心出卖給魔鬼，得了一个好价錢，誰也不会說我墮落。反过来，我要是抵抗这种誘惑，始終保持我的猪圈干干净净，情願承当后果——那样，我就是走下坡路，我就是一个沒出息的家伙。你說，我成天喝酒，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就拿你自己来說吧。你在好多方面都是个糊塗虫，可是，你的心是正的。在这几个院子的女人們中間就数你正派——你实实在在是这样。可就該你来擦洗楼梯，这，就是在这样的貧民窟里，也是下賤活兒。結果怎么样呢？人家不是尊你一声太太，而是管你叫清扫婆。連这屋里那些頂頂糟糕的娘們也認为自己有权利瞧你不起——你是一个清扫婆，这就行了！你說，我这还不該喝酒么？

人不是别的，全是些混蛋。”

“有些人大概是，”狄蒂同意他說。

“不，他們全都是这样——事情可悲也就可悲在这里。我要早几年发現了这一点，那我今天决不会躺在这兒受杜松子酒跟胆汁的折磨了！不过，上帝也好，魔鬼也好，当初造我克莱茂的时候就把我造成了一个乐观的人，你明白么——也就是把我造成一个相信善良的蠢貨。我感到作为一种按照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高級动物的責任——我有崇高的理想。鬼才知道我的理想是打哪兒来的——反正决不是我的环境造成的。恰恰相反，我倒是多多少少被人看作是个怪人，他們管我叫有理想的年青人。尊重各种高尚的思想么，很好，只要这种种思想不会引得我去干傻事。人家都料我会不时干出一些傻事来。

“可是，尽管我有理想，一切偏偏非常順利；我考試及格，得了一个挺好的职位，跟一位有錢的小姐結了婚，有了一所华丽的住宅——我已經說过，尽管我有理想。你知道，我这些理想还沒有碰到什么严重的考驗。周围的人看到这夫妇俩居然相安无事，都大为惊叹；本来嘛，要有理想挺容易。甚至可以說，这些理想是一种装飾品——你尽可以想法子弄上这么几个。你看見过嘴里鑲金牙的猪嗎？我看見过。你說，我这还不該喝酒么？

“好，有一天，考驗到底来了；事情出在一个倒霉的电报上。那位开办那家大电报公司的大投机商認为，他有优先的权利来偷看那些电报——包括发給他的竞爭对手的电报在內。他开办电报公司，其实为的就是这个目的，跟嘴上冠冕堂皇說的什么作为一个优秀的爱国者为祖国服务那一套全不相干。可是，他的高級助理偏偏說不行，他一口咬定：电报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可是一点沒錯呀！”狄蒂叫起来。“这压根兒說不上心眼兒

好得傻了。”

“一点沒錯——只有白痴看来才一点沒錯！就象猪吃了狗，还是狗吃了猪，跟我有什么相干似的。老天爷，那时候我真傻！自然罗，为这事兒我得付出多大代价，我心里挺明白。我給人家从楼梯上攆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一个主持正义的殉道者。于是我为了自己良心清白，得意洋洋，找起新的职位来；不用說，人家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位英雄！嘿，对不住，路子給人堵死了！有势力的金融巨头的胳膊真长——誰也不敢录用这位英雄。就連那位竞爭对手（他的电报要讓人偷看了，准会讓人打垮）也是聳聳肩膀。哦，他早知道人家在干这种事情，他願意想法子，讓我回到我的老职位上去，只要我答应把我的主人的电报拿給他看。他就是这么个混蛋；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他沒有一丁点兒用处——可是当他的密探，我这个人就有用了。你說，我这还不該喝酒么？”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报紙帮忙呢？”狄蒂問。“誰吃了不公道的亏，他們就出来帮誰。”

“报紙——啊，你的头脑眞簡单！”克莱茂抬起眼睛望着天。“报紙我也找了，眞是天眞得象孩子——当时我也还是一个傻瓜。可是我到处都碰了釘子。人家回我說，报紙的职責决不是去攻击祖国的一个最最优秀的兒子。他們多半还打电話通知那位大人——我想是为了好敲他一笔。因为有一天，所有那些肮脏东西全都登了一段消息，說是有一个疯子因为行为可疑給某某金融业巨子开除了，他就跟这位大人处处为难，差点兒要害他的性命。人人都知道这指的是我；我馬上就完蛋了；連我的亲近的人也开始觉得我有点疯疯癲癲。再說，人家一直就料我会干出諸如此类的事兒来。从此，无論供养家庭也好，社交也好，我都不中用了。我的太太吵鬧不休，还叫使女們跟我作对。末了，她們搬出去，回了娘家。这就

算完了！

“事情一到了这地步，我真的疯了——你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买了一大束鲜花，抱了它到那位大人府上去。那兒有好多賀喜的客人，原来那天正是他的什么大好日子；我尽量刻毒的向他祝賀。謝謝，他笑吟吟的說——多謝你！他給了我一张一百克郎的鈔票。好，他又一次得胜了。你說，我这还不該喝酒么？于是我就这么办了。我象猪一样喝酒——好讓自己覚得我跟其他的下流坯分不出高低。我跟我自己說，除非你也在烂泥里打滚，你就不能跟人家比。

“我就是这样想出了到处去給人道喜的主意。这买卖倒不坏，特别是在开头；因为我可以說是当着他們的面用刀絞那伤口。他們不願意看，就只好破费一点兒。我挨个兒找他們——那一伙全都找了；而且，你知道，我弄来的并不是挺貴的鮮花。可是，慢慢的，那些人忘了事情的由来，于是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废物，用一两个克郎就能打发走的废物。”

“我以为你去找的多半是演員啦，作家啦，这类人物，”狄蒂說。

“那是后来因为光景不妙，我才什么机会也不肯放过。是的，你尽可以信我的話，我吃过这些苦头——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跟流氓；流氓在上头，好人沉了底，他們身体太沉了。你的未婚夫要改造这社会；我在隔壁听了，覚着挺有趣。”

“小山农庄的卡尔不是我的未婚夫，”狄蒂說着，脸紅了。

克萊茂摆摆手，表示不听：“請你别跟我說知心話。他是个社会改革家——这方面，我覚得有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你知道是什么把无产阶級压得动弹不得么？正直。要把这正直从这世上去掉，問題就解决了。”

他就这样嘮叨个沒完。他挺好跟人說話，那光景就象他的性

子一天天变得柔和起来。不过，同时，他的身体也只管衰弱下去。过了几天，他又懊悔自己講了心腹話。"我前天給你講了个荒唐故事，"他說。"嗯，你可別信我講給你听的那一套。"可是狄蒂知道她該信什么；蓋斯瑪媽媽一有綫索，就把他的家庭情况打听个一清二楚。他的太太是一位有錢的木材商人的女兒，那木材商人在海濱一所別墅里住。他的女兒們嫁的都是軍官；她們从她們的爷爷奶奶手里得了大笔的陪嫁。

說也奇怪，他居然那么突然的振作起来。他似乎再也不想喝酒了。可是他爱說話；狄蒂只得带了自己的活兒去坐着陪他。他呢，躺在床上，用带鼻音的小酒館里流行的黑話閑扯，講他为了維持他的买卖所想出来的种种花样。他給演員和歌唱家送鮮花，說那是"一位不願意透露自己姓名(不消說，是由于她的地位关系)的崇拜您的太太送的"；他向初登文坛的作家致全国的敬意；他連宮廷里也大胆試过——代表"无名群众的呼声"。

"这可眞是吓人，"狄蒂笑着說。"你是怎样想出这种种花样来的？换了别人，可沒有这么好的脑筋。"

"吓人——不对，我行的是天大的好事。世上沒有多少人能象我道喜客人这样給人那么大的快乐。可是，我得了些什么好处呢？不錯，这需要脑筋！为了不至于生計断絕，你得一刻不停的推广业务。在同一个地方，我露脸的回数不能太多。我开辟的是国家工业的一个嶄新的部門。眞可惜，我死了以后，沒有人来接收这門行业——今天下午，你打算去当这些衣服么？"

不，这种事兒，狄蒂决不干。"你少不了这套每天穿的衣服，"她說。

"我反正不会再起床了，"他回答說。"我活到头了。这想起来眞叫人痛快。我有时候发現自己躺在这兒，再也不用东奔西跑，觉

得怪舒服的。人要能坐在一朵湿云边上唱唱贊美詩，看下边演的戏文开心，那有多美。"

下午，狄蒂出門以后，他叫拉司慕逊老婆婆把他的衣服当了。"把我的靴子，帽子，手杖一块兒拿了去！"他說。"这下再沒有危险了，我的阴魂不会回来飘飘蕩蕩了。"現在他只剩下那件衬衣了。

可是，一两天以后，他終于起身了，光穿着衬衣在外边过道里跑。他的病又犯了，女人們不得不把面包师的助手叫来，抱他到床上去。"那人是打茹特兰島来的，力气大着哩！"她們說。雷鮑格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气不喘，脸不紅，活象道喜客人是个小娃娃。他抱他回房，放在床上。这下，狄蒂不再反对送他进医院了；她怕在晚上一个人守着他。可是送他进医院，說来容易做时难；你得弄一张入院証，然后还得等床位。这說不定能叫你等上一辈子；拉司慕逊老婆婆的男人死了一年，才等到了通知書，說是現在有了床位了。

"只要認識一位警察就好办！"盖斯瑪嫣嫣說。"警察什么事都能办。"馬車夫奧尔逊的老婆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他們把他找了来。他喊来一輛救护車，把道喜客人送到医院去。这車子在院里，在街上招引了一大群閑人，大家眼望着它的后影，这时候，盖斯瑪嫣嫣說："这下，他們非收他不可了！恭喜你脫出了这麻煩，韓生太太。"

狄蒂不答話，她背向别人站着，嘴唇抖顫，目送着救护車。她拖着沉重的步子上了楼，进了道喜客人的房間。她在那床沿上坐下来，哭了。

第十一章　家常

冬天又来到了，又是冰雪，又是寒冷。夏天溜得太快；衣服刚

从当舖里赎回来不久，現在又得把它們送去，拉司慕逊老婆婆房里沒有火爐；就說有一个爐子吧，她又从哪兒去弄煤炭呢？她的血气衰了，晚上暖不了自己的身子。她把旧衣服一古脑兒盖在被子上，可是这也沒有用。壶里桶里的水全冻了。狄蒂讓她搬到道喜客人房里；那兒要暖和一些，晚上，可以开着房門，多少透一点兒暖气。“眼下先住下吧，媽媽，”狄蒂說，“他要是回来了，我們再替你另想办法。”她得讓克莱茂知道：他要是病好了，自有地方安身。不过，这沒有什么希望。狄蒂到市立医院去看过他几次，他的病势越来越沉重了。

如今老太婆就在近旁，晚上有事就能照管她了，这倒挺好；狄蒂比往常睡得安稳了。这还有一个好处，卡尔可以把他租的房子退掉，搬到拉司慕逊老婆婆那間房里来住。这样又省錢，又有他在近旁！这是一个大家合力对付寒冷和失业这两个共同敌人的做法，值得好好的想一想。

卡尔干的那一行沒有活兒，他就到蔬菜市場，碼头，牲口市場那些有机会找到活兒的地方去，干些零活餬口。他东奔西跑，把鞋都跑破了，夏天身上长的那一点兒肉也消失了；不过，他的情緒倒挺好。他总是把大部分自己掙来的錢交給狄蒂，他这种改变使狄蒂感到高兴；这么一来，她多少可以照顧他一点兒。黃昏时候，他就在她房里坐，讀書，給一家小报写文章。那小报是失业工人們自己办的，每星期出一回。有时候，他也去参加集会。

“你們那些集会到底有什么用处？”一天，狄蒂問。“去年你們也开会，可是今年失业的情形更糟。你們說些什么，干些什么，人家压根兒就不理会。”

“是啊，这大概还沒有給他們很深的印象，”卡尔承認。“可是，这么办，我們至少能保持我們自己的覚悟，也許还能叫少数別的人

醒过来。只要我們不泄气，我們就算沒有完全失敗。不过，今年那些慈善家比去年动手得早，报紙也在大吹大擂推动这种救济。看起来，他們还是有点兒怕我們。”

“他們看到大家的日子那样不好过，心就軟了，会不会是这样？”狄蒂問。

“也許是。反正他們先得看到大家的日子不好过，才会想到眞有这么回事。一条狗要是躲到一个角落里，舐自个兒的伤口，那就誰也不会注意它。所以我們打算組織一次全城游行，讓那些光景最慘的失业工人带了老婆孩子来参加，頂好是把他們家里的家具什物一古脑兒搬出来。这些家具什物多半只要一輛手車就能装下。你願意参加么？我想这大概要在圣誕节前夜举行，那时候，人的心要比平时軟一点。”

不，狄蒂不願意把她的破烂端出来讓大家看；她願意一个人掙扎着过日子。“你們干嗎要这么办？”她說。“眞是个古怪念头。”

“我們要叫人家尊敬这些破烂，叫那些慈善家見不得人①；讓人家看看我們人数有多少，这沒有什么害处。不过，我們也許还是再等一等的好，等到冬天晚些时候再举行。现在还早着哩！”

“这听起来几乎象是你在穷困苦难上投机，”狄蒂带点兒責备的口吻說。

“我就是要这么办！在家乡的时候，那伙教徒們常說：穷困苦难可以把人赶回到上帝那兒去。我現在才明白这句話是什么意思——这是說，一定要讓飢餓的人变成飢餓的灵魂才行！”

狄蒂靜听着。她从他的話里开始觉察到一种更深的意义，再也不用“上帝的信徒”一句話就在思想里把卡尔抹杀了。“可是那

---

① 按德英譯文直譯是：“把那些善举赶到耗子洞里去。”

些象我这样，挨餓的时候光知道要东西吃，不会变成飢餓的灵魂的人，你拿他們怎么办呢？"她很严肃的这样問。

卡尔用惊喜的眼光望着她，这是她头一回丢掉那种爱理不理的态度，接受了他的想法。"我們大伙兒沒有什么可指点你的。刚好相反，你倒可以指点指点我們！"

"我？我对这些話几乎連一句都不懂得！"她大吃一惊的望着他。

"对，因为无論光景是好是坏，你都一个样。无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也好，掉在泥坑里也好，我相信你总是这样子。你不会改变，也不用改变，因为就一方面来說，我們都要爭取作到你这样子。你的心怎样跳动，这世界的心也該怎样跳动，那时候，这世界就会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兒，"狄蒂脸涨得通紅的說。"因为我的心越来越疯了。有时候它又跳又撞，有时候又一动不动。哦，現在我得去看看能不能弄点兒面包来，我們好喝一杯咖啡。"这些日子来，他們主要就靠咖啡面包过活。她站起身子，裹上披巾。

"那我就趁这时候去看看那个撿破烂的老头兒，"卡尔說。"我有好久沒有看到他了。"

"你叫拉司慕逊老婆婆跟孩子們来喝咖啡，"狄蒂說。"他們在頂楼上晾衣服。撿破烂的要是在家，你也邀他一同来！告訴拉司慕逊老婆婆把煮咖啡的水放上！"她在下面楼梯上叫道。

兰霍姆太太正在面包房里，挑选下午喝咖啡用的点心：面包餃和小圓面包。她的产期近了，她也不想隐瞞这一点；不，她簡直是在夸耀，除了她的身孕以外，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可談的。

"你好么，兰霍姆太太？"面包师傅的老婆終于問到这上头来了。

"哎呀，我的身体从来沒有象現在这么好过，"她快活的說。"我巴不得能永远象这样子。"

"上帝保佑！"車夫奧尔逊的老婆不由得叫起来。她自然沒有参加这場談話，只是脫口說了出来。

"奧尔逊太太生过八个孩子，"面包师傅的老婆解释道。"对不对？"

奧尔逊太太点点头。"可是我从来沒有象这位太太那么大的肚子，"她說。"我怀的胎总是偏后——偏下。"

兰霍姆太太答話的时候，神气得意极了："我怀的胎在前边——我丈夫願意它在前边。这对我自个兒、对孩子来說都是頂頂健康的位置。那地方要寬敞得多。韓生太太，你說呢？"

狄蒂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啊，說起这事兒来，我倒是挺願意在我产期里有你在我身边。你样样事兒都是办得那末妥貼。你生过好多孩子么？"

"我从小就带孩子，"狄蒂回答，她听了这几句夸奖贊美的話，又得意又窘。

"我們沒有孩子，倒是挺高兴，"面包师傅的老婆說。"这样就用不着为养活他們操心。沒有孩子，日子已經够难过的了。"

"是呀，听說你們这鋪子要关門。难道买卖真的这么不行么？想到你們要走了，我們心里眞不好受。"

"我們辛辛苦苦干了十五年，可沒有往高处走一步。現在我男人要給人当伙計去了，这样，每星期至少还有工資拿。"

狄蒂退在一旁——她不好意思当着別人的面要求賒賬。等別人一个个的走了，她才走上去說出了她的来意。

"你是要挂賬吧？"面包师傅的老婆說。"我早就从你脸上看出来了；我現在挺会看人家的脸色。啊，你还有賬沒付哩。"

“只要赊到星期六就成，”狄蒂恳求道。“那天我交了缝級活兒，就可以把賬全付清。”

“我們受不起損失，已經停止赊賬了。可是我們不好意思拒絕你——你自个兒那么愛帮人家的忙。再說，你沒有錢，就总是买些普通面包。別人多半会这样想：反正赊賬唄，索性挑好的买。这可是大不相同！”

狄蒂拿了面包飞快上楼，她又快活又輕松。在大門口，她几乎跟縫級机鋪子里的收賬員撞了个满怀，吓了她一大跳。“我刚去找过你，”他說。

“哎喲，可是我沒有錢，”狄蒂緩过气来，說。“你能不能等到星期六？那时候我一总付。”

“我想可以，”他說。“不过要記住，別讓賬积起来！”他看到她那种惊慌的神气，几乎要笑了。“我們并不吃人，”他說，把收据放回到皮包里。

这眞是吓了她一大跳！她在上那黑黝黝的厢房楼梯的时候，两条腿直哆嗦。

拉司慕逊老婆婆已經把咖啡煮好，咖啡在爐子上发出一股香味。她把小弟弟抱在大腿上，給其余两个孩子講故事。孩子分站在她的两旁，紧张的盯着她的脸。他們注意的是她的嘴；嘴里已經沒有牙了，可是各色各样頂頂稀奇的事兒全都从这嘴里产生。

狄蒂一徑走过去，挺疼愛似的把手放到縫級机上。她要自己感覚到，机器还在那兒。

“嚶，那收賬員刚来过！”拉司慕逊老婆婆說。“不过，他还客气。”

“我在大門口碰上他，吓了我一大跳——我的两条腿都快走不动了。他象上一回一样答应我拖欠一下。不过到了星期六，不管

錢打哪兒来，反正我們一定得付。”

拉司慕逊老婆婆点点头，那神气明明是說她心里全都有数。“你在这机器上一共付了多少？”她問。

“五十克郎，媽媽！”狄蒂驕傲的回答，一面用手挺疼爱似的摸摸縫級机。

“那你放心好了——还不到时候！他們要到大半的款子付了以后，才会亮出他們的爪子来。現在把机器收回去，对他們还沒有多大好处。——不过要留神——我知道这种作分期付款买卖的鋪子；他們那么客气，說不定只是为了叫你安心。这就跟猫逗耗子一个样；总有一天，他們会咬你一口。”

老太婆一听見分期付款，就吓的了不得。她說的話，狄蒂并不十分当眞。“你看样样事兒都是那么漆黑一团，媽媽，”她托住她的下巴頦这样說。

“得，得——咱們瞧着吧，”老太婆說。

可是卡尔叔叔到哪兒去了？咖啡快凉啦。“孩子們，去叫他来，”狄蒂說。正在这时候，他进来了。

“撿破烂的不在那兒，”他严肃的說。“他那些东西也都不見了。”

“那大概是經理人把他撵走了，”狄蒂說。“他一定是付不出錢来，可怜的人！”

“我想他住在这兒不用付房租吧？”

“不錯——这是說，他得塞几个錢給經理人。”

“我們可以到院里去玩一会兒么？”孩子們吃了飯，問道。

“不成！下面的空气太坏。等我干完了活，我带你們上国王公园去蹓躂。啊，不成，我沒有功夫，不过，你們可以等拉司慕逊老婆婆去交活兒的时候，跟她一块兒去。”狄蒂忽然想起她还有好几件

事兒得在接到新活兒以前作好。

"国王公园里的空气好么?"孩子們問。

"对,那兒空气又新鮮又好。"

"那为什么这兒的空气坏呢?"

狄蒂說不上来。"大概是因为我們穷吧,"她回答。

孩子們还是不明白,于是他們轉过来問老太婆:"这又是魔鬼的不好么?"

"是啊,自然是魔鬼的不好,"老太婆挺有把握的說。"因为到后来再也捞不到什么的时候,他就要上帝答应他用一个玻璃罩子把整个世界罩上。这么一来,人們就得跟买别的东西一样买他們的空气了。吸空气不用化錢,这不合道理,他說。再說,他还有一个兒子沒有买卖可作,其余几个兒子倒都有了很好的家业。可是上帝不答应。穷人不用化錢买的就这一样了,他說。于是魔鬼就把所有不好的空气吹到穷人住的地方;因为他的打算是一分錢一分貨。这一来,上帝也就沒有什么好說的了。"

"你尽跟孩子們胡扯些什么!"狄蒂說,一个劲兒在縫級机上干起活来。

"我生来就只有这么聪明,"老太婆回答,生气了。"不过,我大概是太老了,不配跟人說話了。"她回到自己房里。孩子們跟她去,随手关上了房門;这样,就沒有誰来打扰他們,說什么"胡扯"了。他們知道該信誰,如果要他們来断定的話。

第十二章　那个誠实可靠的日德兰人

道喜客人死了。医院派人来問狄蒂,他有沒有留下什么可以

偿付他的医疗費和埋葬費的东西。他有的只是一卷当票，这对他們沒有用。狄蒂很想去送葬，可是她打听不到葬礼在哪天举行。旣然沒有人付这笔費用，他們一定就是把他埋了完事。他对狄蒂一直是个麻煩，不过，話說回来，如今人沒了，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却不免有一种异样的感覺。尽管他装得那么粗野，他其实只是个大孩子。

然而現在不是停下来哀悼的时候，更不用說是可怜死者了。归根到底，还是死了的好——死了不用再操心了。不管是由于寒冷，还是由于困苦，反正这一年穷人死的特别多。拉司慕逊老婆婆一口咬定这一点，想来一定有些道理。

一天早晨，人家发現"鬍子心"死在拉司慕逊老婆婆小房間背后的窟窿里——他是冻死的。警察在白天把他抬走了，他們还拿走了那床宝貝褥子。褥子在警察局里給割开了，可是里边并沒有两欧耳的銅子。原来这也是謊話——拉司慕逊老婆婆早就这么想过。不过，褥子里塞满了长头发，那說不定是他的那些情人的头发。有些男人喜欢把凡是跟他們发生关系的女人的头发絞掉，这种事兒倒是听人講过。也許她們中間有一个为了报复，割掉了他的鬍子。嗯，不管怎样，現在他是死了；人家发現他的时候，耗子已經在啃他了。

有一天，警察忽然上前屋传敎士家里去調查那个孩子——有人告发了他們。警察发現那孩子受尽虐待，瘦得怕人，便送他进了医院。由此又查明了传敎士夫妇压根兒不是那孩子的爹娘，他們一次得了一笔錢，收养了他。这下，一块心上的石头落了地，狄蒂的呼吸畅快了許多。以往，孩子的一刻不停的哭声老象針一样扎她的心，同时，这沒完沒了的哭声又使得她感覺麻木，最后，她干脆听不見了。

可是，拉司慕逊老婆婆說得好："命运之神一朝打开了他的袋子，他的施舍就沒有个完。"一个倒霉的报信人刚送走，另一个又上了楼。

传教士家的孩子給带走的当天下午，面包师傅的助手在院里洗他的手推厢車，他平时就推了这輛車到主顧家和摊子上去銷面包。看雷鮑格洗他的車总是一个乐子——他把它收拾得眞干净。他自己又能干又稳重，老是穿得齐齐整整！大家从四面八方的窗子里望着他的一举一动。前屋里的使女都到窗子下面的水槽边来干活。在經过了种种伤心的事兒以后，能看一看他，实在叫人高兴。他呢，卷起舌头发他的"R"音，說起話来声音爽朗。不过，話說回来，他是从日德兰那旁地方来的，那兒的人懂得在錢上使心計打主意。他是一个农夫的兒子，尽管他挣的工資很少，箱子里却存得有錢。自然罗，他还得一些酒錢！"他得的酒錢不比他的工資少，"尼尔逊太太說。"不过这是他正大光明应得的錢，他是那么誠实可靠！"

誰想得到下一个就輪到他了呢？

因为他眞是誠实可靠——心眼兒又好；孩子們都十分喜欢他。他們围在他身边，他往車上泼一桶水，他們就尖着嗓子叫一回。他們的腿上濺着了水。这时候，窗口的老太婆們笑起来，雷鮑格就朝上点点头，跟着笑了笑，一点兒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誰有福气嫁給他，算是有了个好男人！可是他連个情人也沒有。听說他向那个清扫婆狄蒂求过婚，被她拒絕了。这听起来有点荒唐，可是說不定是眞的；她似乎天生就害怕結婚。要說私情，她偏又一点兒也不怕！这时候，她也坐在窗口，縫衬衣領子，跟平时一样忙碌；孩子們围在她身边。雷鮑格跟她打招呼——甚至还对她摘了便帽！她笑吟吟的点头回礼，好象他們之間从来沒有談过什么終身大事。

就在这时候，事情发生了。那經过是这样的：大門口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这屋里的人全都熟悉这脚步声，大家都把脸貼在玻璃窗上看。那警察一直走到雷鮑格跟前，不理会他的招呼，却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开头，雷鮑格象是要向他一拳揍过去，可是亏得他紧接着提了提神，想憑自己的口才說服警察。然而这也救不了他。人一落到警察手里，要想挣脫他的掌握，真比叫圓塔[1]挪动一下地方还难。雷鮑格只得随他走了。

这一下，院里頓时乱成一团。女人們有的拿了个籃子，有的拿了个奶酪罐，就往外跑——大家忽然間都想起要上面包房去买面包和奶酪。狄蒂自己沒工夫，就叫拉司慕逊老婆婆去；这老太婆回来的时候，人都楞了。"这下世界快完蛋啦！"她說。"你听！他欺騙了他們，你信不信！整整十五年来，这老实的日德兰人一直在侵吞他們的錢。"她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

"是雷鮑格么？"狄蒂顧不得手里的活計掉在地上，叫起来。"是那个好人么？"

"嗳，可不是。他还給自个兒辦的弊記賬哩——真是个一点兒都不馬虎的人。他有两个賬本兒，一本是为了自个兒看着高兴記的，另一本是給面包师傅看的。不巧今天早上，他給錯了賬本兒。你說这奇怪不奇怪：他什么事兒都那么精細，偏偏这一回就迷迷糊糊把自己断送了！开头，人家怎么也不信，尽瞪着那稀奇古怪的賬本兒，那上面写着：送面包时捞了掌柜两克郎，像白面包和面包卷，卖得四克郎——一頁頁的尽是記的这些。你得承認他对他們确是不客气！这样看起来，难怪他們爬不上去，尼尔逊太太自个兒也这么說。她哭了，这可怜的女人。如今他們落得要关鋪子，掌柜的又

---

[1] 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座异常高大的古鐘楼。

得重新去当伙計。尼尔逊太太說：早知道这样，他們自个兒把全部家私吃了喝了，倒还落个快活。不过，話說回来，那家伙虽說看来規規矩矩的，我可总觉得有点兒不对头。男人們全是下流坯，表面上頂頂規矩的往往是心眼兒頂坏的。”

狄蒂不由得笑了。“你真的这么想过么，媽媽？我还以为你一直特别喜欢他哩。”

“嗯——他一直那么亲热的跟我这个穷老太婆招呼。你好，拉司慕逊太太，他說。我心里常常納悶兒，为什么就他一个人要管我叫‘太太’呢？其实，他們全都一样是騙子。”

是啊，狄蒂同意老太婆的这些話；她如今什么事兒都不覚得奇怪。在这地方，每个人都得替自己打算，至少在走出了自己屋子的时候总得这样。她要是讓彼得出去买点兒东西，他就往往受人家的騙。就連拉司慕逊老婆婆也免不了上当；她眼力不济，人家就鑽她这空子。这一区的小販买卖不好作，他們紧紧挤在一块兒，一个人只能靠一个楼梯两旁的住戶过活。他們只好憑剋扣斤两和分量来混飯吃。那些主顧呢，反过来又欺騙他們，借了瓶子不还，却在别处卖了，要不然，就賒賬——到了一天，一溜了事。这全都沒有什么可說的，只有自己小心提防。狄蒂干的这一行也一样，去接活兒的时候，一不留神，人家就許少給了料子，于是她只好掏出自己的辛苦錢，买了补上。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斗爭。到处全是一样。

只有在屋里，她才覚得放心。尽管好些在这兒住的人有許多招人議論的地方，他們中間大部分人犯过案，可是他們团結在一起。他們尽量彼此帮助，齐心協力对付外边那个邪恶的世界。他們要有点兒什么好东西，一定請别人尝一尝。他們簡直不能有什么，有了就一定要馬上把它化掉，就跟人家議論他們时所說的一样。想起来这也有一定道理；他們不想有什么出息，也不省俭，大

多数人都是挣一天吃一天。可是狄蒂就喜欢象他們这样的人。自然，也有一些人跟他們不一样：这些人一心往上爬，指望有一天能搬进体面得多的住宅区。比方說，邻院里的女裁縫就是一个！这种人不討人喜欢！

狄蒂自己已經沒有一点兒上进的心思；张罗日常生計就已經够她操心出力的了。每天晚上，她輕松的吐一口气(一天总算又过去了)，就倒下头去睡觉。等到睁开眼来望着新的一天的时候，她总是有一种近乎惶恐的感覺。她的心情再也不是年青的了。

她的模样兒也不年青，虽說只有二十五岁。她瘦得厉害，由于常常流血，脸上沒有肉，也沒有血色。她的青筋越来越肿①，一到傍晚，两条腿在靠近脚踝的地方就发肿，变得象海綿一样。她的脸上显出飽經忧患的痕迹；她已經活过了負担沉重的一辈子。这一切她心里全都明白。想起自己早先曾經长得挺美，甚至招得路上的行人轉过身来看她，她就感到一种异样的滿足。可惜这光景沒有維持多久；于是她再往前想，想到当初她怎样挣扎渴望，想叫自己的身体发育起来的年代。幸福、成熟、美丽，象是易萎的花朵，那些只开放一昼夜的花朵。她辜負了青春美貌，并不是为了她自己：她流血是因为年紀太小就生孩子；青筋暴突和两腿肿胀的病症是在当使女的时候得的；至于那些脸上的皺紋——哦，它們各有各的来历。

不管它們的来历怎样，狄蒂不想給自己也不想給别人下断語；她只是觉得自己精疲力竭，路上行人誰也不再想轉过身来看她一眼，这一点倒叫她高兴。她的一身衣著沒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地方。因此她总是挨着墙根急急忙忙走回家去，尽量不讓人瞧見。她沒

---

① 医学名詞是"靜脉肿胀症"。

有卡尔那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气魄；每回他邀她一块兒出去，她往往用沒有体面衣服这个理由来推托。他也穿得不齐整，但他并不因此就偷偷摸摸的躲到角落里，恰恰相反，他穿着他的破皮靴，拖一条挂一块的裤子，大模大样的在热鬧的大街上走。“我凭什么要讓人家看着我往小胡同里溜开心？”他說。“只要我願意在他們面前亮相，他們眼里就得有我。”

經他这一說，她才跟他出去——其实是讓他給拉了出去；可是她胆气不壮。对她来說，上街走走是一种折磨。

唯一支撑着她的是对孩子的照料；他們仍然把她和生活連結在一起。有时候，卡尔有这样一种印象，她相信自己快要死了，因此很高兴。有时候，她似乎离得很远很远，远得几乎叫她不应。然而孩子們却能够使她血液奔流；只要事情关系到他們的切身利害，她的性情又会变得象鋼一样，坚强而又柔軟。孩子們爱她，这使她很高兴；不过，她总覺得她不配接受他們的爱。她能够給他們的跟她渴望給他們的一比，相差是那么远。

第十三章 縫級机，被子和舍飯堂

面包师傅夫妇中了彩券！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也是发生了一件跟这同样叫人吃惊的事——他們收回了所有的錢！

原来雷鮑格在給他們干活的十五年中，騙取了他們整整一万五千克郎。他办事挺有心計，弄到了錢不胡化，而是把它存在各个儲蓄銀行里；还把其中一部分借給私人，收了抵押品，还要了很高的利息，其余的錢他用来布置一个家庭。他有一所单身汉住的舒适的住宅——屋里还有一架鋼琴！

这笔錢的大部分，面包师傅已經收回了，剩下的等到把那分房产卖掉以后也可以到手。这么一来，他們損失不了多少。尼尔逊太太满脸放光——这简直跟倒空了一个存得满满的錢箱一样。

能有这么一位好經理，眞是他們的运气。要是讓他們自己来管，誰知道这笔錢还能剩多少呢？往常不論多一点兒，少一点兒，反正化个精光。这人眞是一位好經理，十五年里积起一万五千克郎！他眞不愧是个日德兰人！他得坐牢，这眞是憾事。尼尔逊已經說过：等他坐完了两年牢以后，他願意再用他；他是那么精明！

別人可沒有这种运气，能有这么一只存錢箱。中楼和后楼里的小住戶連飯都吃不飽，有些地方，絕頂的貧困竟然呲牙咧嘴的冲着人獰笑。貧困眞是一个可恶的伙伴。它初次踏进你的房間，就坐下来吃你的，晚上跟你同床睡覺。白天的大部分时間，男人們就在大門口徘徊，不知道該怎样消磨时光，傍晚时分，他們溜上街去。有的去參加集会，他們在会上通过决議，对眼前的景况提出抗議，要求大众干預；有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就上酒館。不管开会也好，上酒館也好，反正一样，都沒有多大意思。那些开了会的人回到家里，用拳头擂桌子，气势汹汹的說是自个兒要掌权；那些从酒館里回来的就連魔鬼見了也得讓他們三分。可是两种人都沒有带来家用的錢。女人們彼此奔走告借；这跟瘸腿的扶瘸腿的一样，帮不了多大的忙。她們一处处的求人救济，却多半沒有結果。誰也管不了这么多需要救济的人。尽管一忽兒說是职工会要配給，一忽兒又說教区慈善机构要布施；然而这些往往是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所产生的謠言，只叫人空欢喜一場。

刚过了新年，有一天，出乎意外的有人来把縫級机拿走了。这正如从背后給了狄蒂一刀；她只欠两星期的款子沒付，象这样一个数目，她以前也常拖欠——他們几乎是鼓励她这么办！再說，她答

应当天就凑出这笔錢来。可是人家不要这笔錢，人家要的是縫級机。

眼前，她不常使縫級机，少了它也行。可是狄蒂还是哭得很伤心，这与其說是因为她为縫級机已經付了差不多一百克郎，如今这笔錢是丢了；倒还不如說是因为她已經爱上了这縫級机。它就象她的一个好伙伴，一直为她挣面包。她坐下来干活的时候，手一碰到它，她就覺得象在撫摸一个忠实的朋友。她在它的噠噠声中想心事，发愁；这噠噠声也把孩子們催进梦乡。晚上，他們睡着的时候，这机子还在轉动；到了早晨，他們醒来的当兒，又听到它在噠噠的响。末了，他們相信它白天黑夜都在轉动。“媽媽从来不睡覺！”彼得說，在他看来，这是媽媽的一个神秘不可思議的地方。

拉司慕逊老婆婆也哭了。她开头老瞧着这縫級机不順眼，可是到了后来，她往往也得感謝它給她挣来了面包。

她們两人誰也弄不淸这份兒寂靜和空虛是怎么回事，孩子們也弄不淸。狄蒂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感到了这个損失，她的一双手从此再也摸不着那光滑的橡木板，再也不能卷綫倒車了；她的两只脚从此再也不能在她生活中踩出工作的节奏来了。她一有点兒什么要縫的时候，就跑到她的一个有縫級机的相識那兒去，主要为了重温一下縫級机給她的感覚，再听一听它的熟悉的噠噠声。

然而这事情毕竟很糟，因为沒有了縫級机，她就不能接鋪子里的活兒；往常，只要她一个劲兒向鋪子里的人要求，最多的时候她能一次接到一两打領子的活。她跟拉司慕逊老婆婆商量，两人同意少了那床好被子也能对付；这被子是她們唯一能当几个錢的家私。如果把那床褥子当被子盖，再把狄蒂床上的褥子給老太婆，他們也能将就着过。狄蒂和孩子們少了褥子不要紧——他們晚上还淌汗哩！他們用一张床单把那床好被子卷起来以后，狄蒂就抱着

它上当鋪。彼得得到允許跟她一起去，帮着抱被子；这个体貼懂事的好孩子，他跟他媽媽一样关心那台縫級机！“这一回，你把縫級机弄回来以后，我們一定要当心，不讓他們再拿走，”他說。“我要时时刻刻守在門口，他們来了，我就說，誰也不在家。”

狄蒂笑了：“我們决不讓他們再拿走！”她斬釘截鉄的說。

他們把那床被子当了十克郎，急急忙忙往那鋪子所在的修道士广場赶去。天气冷得厉害，可是他們两人心情太紧张了，誰也不覚得冷。“瞧，媽媽——你的脸都冻紅了，”彼得說，快活的望着她。

“你也一样，孩子——成了苹果脸啦！”狄蒂回答，把他的小手握得更紧了。

“我为什么这么高兴，你知道么？我高兴，因为我們可以在卡尔叔叔回来以前，把縫級机取回家去。这样，他就不会知道人家把它从我們家里拿走过。”

卡尔下乡找生路去了。他一有活干，就会写信捎錢回来。

修道士广場上堆起了一个大雪人，那是为了給穷人募捐堆的。雪人脸上嵌了两块煤，算是眼睛，两个膝盖夹了一只大洋鉄罐，上面有一道縫。“媽媽，我把我的錢給他好么？——那是捐給穷人的！”彼得說。

“对，好，孩子，”狄蒂回答道。彼得就在他上衣的面子和里子中間掏呀掏的，末了，从底里掏出一小片揉成一团的报紙，包着三个一歐耳的小錢。这是他好久以前給馬車夫奧尔逊跑了一次腿挣来的——他曾經为了怎样把它們化掉，作过数不清的打算；这一来，那些打算全落空了。

說也奇怪，那家縫級机鋪子的掌柜一点兒也認不得狄蒂了；他一口回絕。“这我們可沒有办法，”他冷冷的說。“你沒有按講好的条件办，我們一直給你通融，这时間够长的了。我們要由着人家高

兴，把机子搬来搬去，你說，我們怎么做买卖？要这样，我們干脆馬上关門得了。不过，話說回来，你可以另外拿一架縫級机——我是說再訂一张新合同。”

狄蒂茫然的望着他——含了一眶眼泪。“我有三个小孩兒，”她說。“沒有这机子，我不能——我眞不知道該怎么办。”她站在那兒，手拿着那张十克郎的鈔票，似乎指望它会叫他心腸軟下来。他呢，瞪着那鈔票，一对眼珠子都快从眼窝里跳出来了。

“对不住，我們实在沒有法子照顧你的——”他一頁頁的翻一个賬本兒，眼光从賬本上移到她拿着鈔票的手上，又溜回去。“哦，你欠整整——啊，有啦。八克郎——該找你两克郎！”他朝那鈔票伸出手去。

狄蒂赶紧縮回了手；她吓得一把拉住彼得，逃到了大街上，一直跑到广場对面才站住，回过头去。“这該死的吸血鬼！”她說，对着那鋪子恶狠狠的搖拳头。“望他有一天也能尝尝这当穷人的滋味！”随后，他們往圣灵会教堂的方向慢步走去。

“媽媽，我会攢錢来給你买一架新縫級机，”彼得說。“我已經会掙錢了——只要你許我到外边去。”

“你眞是个好孩子，可是你年紀还太小，”狄蒂回答。“等你长大了——”

“塞尔瑪的兒子埃伊納年紀不比我大，他可是天天出去。他答应領我上一些好地方去。”

狄蒂沒有回答——她不喜欢这样。城市这么大，到处是阴森森的黑幕——她自己就害怕城里那个歹人的世界；把一个孩子送到那些地方去，她实在不放心。可是彼得却把她的沉默当作有了結果——要不然，她总是会明明白白的說：不成。

他們在一家大飯館前面停下来，在鉄柵盖子上站了一会，盖子

下面是地下室厨房的窗子，他們正好借厨房的热气暖一暖身子，好繼續走路。这地方还站着好多人，鉄栅盖上尽是孩子女人。一个男人从下面走上来，把大家赶开，因为他們把光綫給挡了。于是两人拖着脚步又往前走，彼得一只手插在媽媽的旧大衣口袋里。她也把手放进去，覺得里边挺暖和——他們的手碰上了！他的另一只手插在褲带里，紧貼肚子。这时候，他們交涉失敗了回去，就越发覺着天气冷得凶了。

"我們上一个舍飯堂去好么？我餓极了，"彼得忽然苦着脸說。

狄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她自己也餓得肚子都疼了；这是給刚才从厨房里蒸发上来那股菜香惹起的。可是她不愛上那舍飯堂，他們那一区的人上那兒去的太多了。

"我們不用上皇后十字街那个舍飯堂去，"彼得說。"維斯特布罗也有一个，在阿貝尔·卡特琳街上。"

"你怎么知道的，孩子？"狄蒂吃惊的問。

"埃伊納告訴我的，"彼得吞吞吐吐的說。

他們繞过大街，到了加美尔海濱的一条道上，走过斯托姆桥。彼得并不反对瞧瞧那些富丽堂皇的大鋪子，可是狄蒂不願走那大街。半路上，彼得忽然开口說："我去过那舍飯堂，是跟埃伊納一块兒去的，你可别生气。我不敢告訴你。你不会揍我吧？"

不，狄蒂不会揍他。"你常常挨我揍么？"她問，心里难受极了。

"眼下不象以前那样老揍我了，"彼得眼望着她，坦率的回答。

这回答使她心里痛快了一些。有时候，出了点什么事，孩子摔破了一点东西，或者身上弄脏了什么的，她就处罰他們，事后她又懊悔，发誓下次再不发脾气，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多少次啊。每逢孩子們事后自由自在的跟她說話，对她加倍亲热，还拿自己受的打駡来开心，她就覺着簡直受不了。在孩子們的心灵跟她的心灵中

間——在孩子們那种过了就忘，凡事原諒她的寬闊无边的气量跟她自己那种过分的严厉中間，似乎隔着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沟。极度寒傖的生活使她在胸襟度量上变得寒傖了；她决不能这样；她一定要讓自己善良，有同情心！她又老是自己在悔恨——她看不出自己有什么进步。可是这下子，彼得說了他的心里話：她有进步！她高兴得真想一把摟住他。

“我再也不揍你了——你不該挨揍，”她說。“可是我們之間誰也不該对誰有什么秘密，对不对？这太叫人难受了。”

“不过，好事兒我們还是可以藏在心里的——比方說，我要給你买一台縫級机，”彼得說。

那舍飯堂在一座大釀酒厂上面的頂楼上，那兒暖和极了。

他們挤到了一张桌子旁边。

人們坐在那些长木板桌的两边吃飯；每人都有一盃子热牛奶，几片抹脂油或者人造奶油的面包。你看得出来：他們是餓极了；他們生怕别人来搶似的，用胳膊拦着自己那一份吃喝，脑袋一直凑到盃子上。这些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老人們孤孤凄凄，衰憊不堪；他們全象是撿破烂的；花白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明明从来沒沾过水。这些可怜的老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沒有人帮助他們，也沒有人給他們收拾得象个样兒。狄蒂这时候很想知道以前同住的那个撿破烂的老汉的下落。

“你認識一个叫林陀姆的撿破烂的老汉么？”她問一个邻座的的人。

那老人从盃子上抬起头来，一双长斑点的眼睛盯着她。“我認識，他是我的一个同行，”他答道，一边动手用一把随身带着的刀面挺寬的大刀子把面包切成小方块。“他在这兒維斯特布罗干过一陣子；可是現在他大槪回到鮑尔格街附近他的一个老地方去了。你

是说得救生奖章的那个人，对不对？"

这一点狄蒂可不知道。

"是的，他有一回从护城壕里救起两个差点兒沒淹死的孩子，因此得了救生奖章；那时候他当巡警。后来，一天夜里，他拘留了一个万万碰不得的人，这样，他就被开革了。"

人們出出进进。一个人吃完了，馬上就挤出去，讓另一个人坐下来。沒有一个座位是空的；門口还有一大伙人站着在等。大家彼此不說話，只管埋了头狼吞虎咽的吃，吃完就溜出去。狄蒂跟那老汉是唯一在說話的人。好几张脸轉过来看他們；于是他們两人也不作声了。

一位黑头发的年青小姐給狄蒂和彼得端来了吃喝。狄蒂向她点点头，原来她是狄蒂以前当佣人时候的一位东家的女兒。"你好么？"这位年青小姐問道。"你可是变啦！你結婚了么？他喝牛奶么？"不等狄蒂答話，她就走开了；狄蒂暗自庆幸，她这一走，自己就用不着作一番解释了。

忽然間，彼得抓住了她的胳膊："媽媽，卡尔叔叔来啦！"他高兴得发疯似的，想离开他的座位跑过去。狄蒂不得不按住他。

卡尔站在进口处，四下里张望；他显得又脏又乏。他一发現他們，脸上浮起一个愉快的笑容。他很快走到他們跟前。"你們这兒有地方給我坐么？"他問，就在彼得身边挤着坐下来。

狄蒂和彼得該走了——别人在那兒等着。"我們就在外边等你，"狄蒂說。

过不了几分鐘，他来了。"眞快，"狄蒂說。"你吃飽了沒有？"

"飽啦，謝謝！这种地方能少待一会就少待一会。施舍到底是件叫人討厌的事兒！"

狄蒂完全同意。"可我們还是接受这施舍——还庆幸自己有

这点兒东西吃哩，"她說。

"当然罗，我們好比有时候可以在書上讀到的那种遇难船上的人，他們餓久了，到后来連大粪都搶来吃。"他这回出門，什么結果也沒有。"这些日子，你們过得怎么样？"他問。

狄蒂把縫級机的事兒告訴他。他攥紧拳头。"我要在的話，事情决不能这样！"他說。

"那他們就会去叫警察，"狄蒂接着說。"这样的流氓，你奈何他們不得；他們有法律給他們撑腰。"

"昨天薩克索街的一个房东把我的一个伙伴跟他一家人一起撵到大街上，"卡尔說。"我們一伙几个人把家具搬回到他們的套房里，逼着房东把門窗重新安上——原来他把門窗都拆走了。真跟人家赶臭虫一模一样。"

"昨天？"狄蒂惊奇的問。"我以为你今天才回来。那你为什么不上家里来？"

原来卡尔回来好几天了，他一直待在薩克索街；他不願意两手空空的回来。

說話之間，天色晚了，街灯点亮了。卡尔要跟一个伙伴去照管撒在凱格湾里的几张漁网，不能跟他們一块兒回家。"不过，明天早上，我会回来，"他說。"那时候，我会带些魚来。要是走运，說不定还有錢。"他陪他們走了一截路。这一回，彼得的心願实現了；他們走的是大街。卡尔和狄蒂一路慢步走着，談他們的事兒，这时候，他就一忽兒左，一忽兒右，欣赏街两边的橱窗。

狄蒂和彼得跟卡尔分手以后，就商議起来，趁手上这笔錢还在，要不要上当鋪去贖回被子。可是事实上这已經办不到了——他們沒有錢付利息。

"既是这样，拉司慕逊老婆婆跟两个孩子就該有点兒好东西

吃，"狄蒂說。他們上那家卖熟食的食品店去，买了一条咸鲱魚、一些熟猪油、豆子和一段腊腸。狄蒂刚把那张十克郎鈔票往柜台上一放，就懊悔不迭，可是已經晚了。

"您今天手头寬裕，"食品店掌柜哈了哈腰說。"我把您的欠賬扣除了，您看怎么样？"

她拿到了一克郎的找錢。这下錢完了，被子也完了。从此她再看不到那台縫級机了！

哪知道她居然又看到了它。一天，她到阿台尔街去看一个熟悉的女人——那女人有两个孩子，可沒有当家人，穷得跟狄蒂自己的光景差不多。她刚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台縫級机，打算給鋪子縫工作服；听說，挣的工資挺高。"但願我沒有上人的当！"她說。"你試試；你对縫級机是內行。"

狄蒂坐到桌板前面，干起活来。忽然她猛一下停住了，倒抽一口凉气；她覚得手上一陣发热；一股奇怪的暖流从双手涌到心里，一时，她心里充滿了柔情。她呆呆的望着这縫級机、它的号碼、以及一个个細小的地方。接着她脑袋倒在胳膊上，貼着縫級机桌板歇息，就象她以前常常作的那样。一顆眼泪也象往常一样掉在桌板上，发出一股亲切的松脂气味。她的朋友把手放到她肩膀上。

"你是不是病了？"她問。"有什么不舒服？"

狄蒂抬起头来，勉强的笑："啊，沒有什么。我只是覚着有点兒不好受——你买的这机子是新的么？"

"嗳，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新的。可是看样子，它到底还是使过的。你覚得它不好么？"

"好，这是台出色的机器，"狄蒂强作欢笑的說。"不过，你得好好看着它；要不然，等到你为它付了一百克郎的时候，它就会跑到别处去。它受过这样的訓練。那家鋪子有二三十台机器全受过訓

練，会跑来跑去，搜刮穷裁縫女人的錢。这一定是桩好买卖。”

“啊，我原来落到了这种人手掌心里！不过，我能对付，明年春天，我就要去瑞典，跟我的未婚夫結婚。那时候，讓他們到旅行指南上去找他們的机器吧。”

第二天早上，卡尔来了；他簡直冻僵了，可是手里提着一大串魚，口袋里还有五个克郎。他兴致挺高。“我們今晚还要去，”他說。“海水还沒封冻，我們就得抓紧机会。我要有一套油布衣服穿就好了。天这么冷，整夜浸得透湿，真够受的。”

“我到伊司丹特街去看看那兒有沒有一套这种衣服好不好？”狄蒂問道。“我父亲买卖的东西什么都有。他們一定可以賒給我們一套。”可是卡尔希望等一两天，看看天气再說。万一往南来的寒流一到，海冻上了，那就什么都完了。靠在魔鬼島的船只已經給冻住了。“不过，到时候，我們会另謀生路。”他快活的說；他要把狄蒂的劲头鼓起来。

狄蒂煎魚給他吃，端給他一杯釅釅的咖啡，讓他暖暖肚。随后，他要到杂物間去睡觉；可是她不答应。“那兒床鋪也好，别的什么也好，全都冰凉冰凉的。”她說。“你在拉司慕逊老婆婆床上睡。我們包管不出一点兒声息。”

“你們就是在我脑袋上放炮也沒关系，”卡尔一边打呵欠，一边說。他几乎連眼皮都睁不开了。他睡着以后，狄蒂就去把他的衣服取来，放在爐子边烤。他一双胳膊交叉在胸前躺着，睡得挺香；他的脸色安詳，带着几乎是快乐的表情；这是因为他居然又掙了一点錢。看他熟睡的样子，你就能知道他有工作。她站着，望了他一会；然后輕輕的走过去，亲了亲他的嘴。他动了动，可沒有醒来。

狄蒂进房去，把他的衣服整了整，刷了刷，挂好。她在摆弄这些衣服的时候，心里覚得挺痛快。这讓她想起了当年拉尔斯·彼得

当渔夫的光景。

第十四章　小彼得踏进了社会

彼得按理应該在上一个秋天入学；由于某种原因，他却沒有去。狄蒂从来沒有因为这两个收养的孩子，受到官厅的光顧；她就慢慢的得意起来，以为外边沒有人知道她这个小小的窝了。拿她自己来說，她决沒有想到要把他們交出去。可是，有一天，彼得在楼下，跟埃伊納在一起玩兒，埃伊納的媽媽塞尔瑪忽然想到彼得沒有上学。她把这事情跟另一个女人說了，她覚得这挺奇怪，他已經八岁了！那女人接着又在屋里到处跟人議論这事情有多么奇怪：难道她自以为法律管不着她么？难道她認为她的孩子就跟国王的孩子一样，用不着上学，也用不着学点兒什么么？馬車夫奧尔逊的老婆当面跟狄蒂說，这事情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个个孩子都得受宗教教育。不管你是不是餓着肚子，你反正得信教；因为上帝有言在先。他的恩賜，穷人跟富人一样有份。她自己有过八个孩子，所以这种种她都知道。

狄蒂窘得耳朵发烧。"我可算是沒有想到这一点，"她說。

这話說的不完全实在；因为彼得常常跟她提起这事兒，要求送他上学去。埃伊納把学校里的种种情形講得天花乱墜，他講到性子和善的老师和疯疯傻傻的老师，他也講到学生，有的能够一声不吭的挨一下耳光，連脑袋也不縮一下。有一天，彼得甚至于这样說："你要不送我去上学，我就自己去。我一定要上学！"他覚得掉在别人后头是件丢人的事。可是狄蒂对于跟官厅有关系的事兒，全都存着怀疑和抵触的心理；再說，碰上拉司慕逊老婆婆要出去掙

点兒錢帮家用的时候，她也少不了他来照管孩子。

可是現在这問題拖不下去了。狄蒂化了一整天工夫张罗証書和别的天知道什么——为了讓她的小彼得去熬过路德兒童教理問答这一关，她得麻煩好些机关。亏得馬車夫奧尔逊的老婆給她的八个孩子前前后后张罗过，懂得这些門道。狄蒂自己不敢領彼得去报名。"我沒有工夫！"她說。拉司慕逊老婆婆只得替她走这一趟。

"要是人家找碴兒，說报名报得晚了，你就說他害淋巴腺炎一直待在乡下，"奧尔逊太太叫道。

哪知道报名手續办得挺順利，証書沒有問題——这下彼得是小学生了。这从头一天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說話声更低沉了。两道眉毛之間的那条皺紋出現的次数更多了。要出了什么差錯，他的态度就十分严厉。万一她們沒能作到讓他按时出門，那就只有求老天爷保佑了。碰上这种时候，他丢下早飯和别的东西不管，撒腿就走。憑他那么准时，他真能当个火車司机；拉司慕逊老婆婆为了他直发急。"这才七点半鐘，"她說。"你只管消消停停的得了。"

"八点差五分啦，"他不耐煩的回答，朝門口就走。他果然沒錯，不多一忽兒，鐘就打八点。如今沒有了那只又会学布谷鳥叫，又会报时的鐘，多不方便啊！就为了灌酒，那个沒出息的东西居然把鐘也当了！这事情已經过去三十年了，可是拉司慕逊老婆婆还在生气，就象事情发生在昨天一样。

—

狄蒂一早就起来了，她要到国王大街去帮一家公館洗衣服；五点鐘，她就得到那兒的洗衣房，生火燒水，才能早早的煮要洗的衣服。她把煮早晨喝的咖啡的水放到爐上，把灯留在厨房里，这样，

才不至于把孩子們惊醒。这些时候来，彼得老是睡得不安稳——这都怨他上了学！狄蒂站在窗口的月光里，梳她的稀稀朗朗的头发；她把梳落的头发卷成一团，放在桌子抽屜里；等她有錢的时候，她好叫人把它們編一条辮兒。

月光一直照到遍地白雪的院子里，泛起一片特别刺眼的浅蓝的光輝；样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又显得异样的空幻。突然間，那片光給什么东西扰乱了，要不，就是光本身在晃动；馬車夫的那个盖着的粪坑門自动的开了——这叫人看了眞以为是在做梦。一个人影从坑里費力的爬上来，全身散发出热烘烘的馬粪的蒸气。这人影把一个袋子拉了上来，小心翼翼的关上了活門——原来是那个撿破烂的老头兒。狄蒂連忙砰的一声打开窗子，讓他听見，然后向他招手。他举起他的鉄鈎——他看到她了。不多一会兒，她听得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就掌灯給他照路。

“进来喝杯热咖啡，”她小声說，一边讓他进了房。彼得給灯光一照多半会醒来，不过这沒有关系。

馬車夫奥尔逊下楼喂馬去了；老头兒先一步逃了出来，眞是运气。

“我不能讓他瞧見，要不然，他为了保住他的飯碗，非告发我不可，”老头兒說。

“你就沒有一个别的安身的地方——連白天安身的地方也沒有么？”狄蒂問，望着他打寒顫。

“沒有，我这一行算是到了絕路了。以前，我清理我自个兒撿的破烂，掙的錢还过得去；如今我得把我撿的一古腦兒卖給别的比我有办法的同行。他們在卖給旧貨鋪的时候自然得掙几个，从旧貨鋪到收購商，从收購商再到批发商手里。有这么多人要靠垃圾箱过日子；剩下給那些东翻西撿的人还能有什么呢。唉，干这一行

糟透了。白天，我坐在小酒館角落里，要是我掙的够的話，因为这也得化錢啊——什么都得化錢。”

“你每天走完你那一圈以后，就上我們这兒来得了，”狄蒂說。“不管怎么样，这兒总是暖暖和和的，你还能跟拉司慕逊老婆婆聊聊。”

“多謝你！不过——不，这不成，我还有那一大堆脏东西哩。人家差点兒連小酒館也不讓我进去，我身上那股味兒太叫人噁心。人家常常冲着我駡，我只好又到街上去。”

不錯，他那股味兒眞叫人噁心，这可怜的人！彼得在那兒尽擦他的鼻子，活象有蒼蝇飞了进去似的。不过，尽管这样，她也不能眼看他流落在大街上。“你只管来好啦！”狄蒂懇切的說。“孩子們那么喜欢你。”

“你有难聞的味兒也不要紧！我們捏着鼻子不就得了，”彼得抬起头来說。

“怎么，你醒啦？”老头兒說，用那鈎子朝他指了指。“捏着鼻子——嗳，好多人碰到我的时候都这么办。不过，那不算什么，忍着点兒就是。样样行业反正都有它的难处。”

“我要知道有一个地方能讓你宿夜就好了，”狄蒂思慮着說。“卡尔的房間就是怕太凉了？近来，他倒是天天晚上都不在家。”可是老头兒对这話听都不願意听。“我已經不配跟体面人在一块兒了。”他說。

是啊，难就难在这兒。狄蒂的心正在跟她的爱干净的习慣斗爭。他这么一天到晚在垃圾堆东掏西摸，又哪能收拾得干净。可怜的老汉！他在椅子里几乎一刻也坐不安穩。“你就不能进救济所么？”末了，她問道。

老头兒顫顫悠悠的站起来。“你要是打算这么办，我眞不知道

我該怎么活下去，"他說，慌得直哆嗦。"現在我得走了！"他背起了他的袋子。

"还要过一两个鐘头，你才能看得見东西。你就在这兒坐坐，等天大亮了再走吧！"狄蒂劝他說。可是他已經坐立不安了。

"我要上圣維本司胡斯教堂去取一条酸面包。在六点鐘以前赶到那兒，买面包只要付一半价錢。"

"啊喲！好远的路！"狄蒂忽然觉得自己过的日子簡直舒服得荒唐。

"上这兒也罢，上那兒也罢，我反正总得走路，"老头兒回答道。"我这輩子反正总得打发掉。好，再見！上帝保佑你，保佑你这一家子，你心眼兒那么好。"

狄蒂照着老头兒下楼回来，給了彼得一杯咖啡。他并沒有开口要，只是一双貪饞的眼睛盯着那咖啡壶，嘴唇皮子不出声的动，涎着脸笑。这小机灵鬼，真拿他沒有办法！"不过，你得躺在被窝里再睡，"狄蒂說。"現在五点还不到。拉司慕逊老婆婆会叫你的。上学去也好，放学回家也好，走路要規矩，举动要端正，这样，人家才不会說：狄蒂媽媽一定是个下流女人，才会有这样的孩子。告訴拉司慕逊老婆婆，我給卡尔叔叔留了一块冻肉，請她好好的照管他；他回到家里，要是身上湿了，千万別讓他上自己房里睡觉。焦煤万一不够，就——"

"我会办好的。媽媽不用为这操心，"彼得嗓音低沉的打断她。

"謝謝，我的孩子。提醒拉司慕逊老婆婆一声，她得去找区公所主任。"她站着想了想。"哦，好象再沒有什么了，"她說，亲了亲孩子，吹灭了灯，走了。

媽媽刚下了楼梯，彼得就跳下床，快快的穿好衣服。这时候再睡大觉实在沒意思；他有了个好主意。林陀姆老爹正在赶往圣維

本司胡斯教堂；夜里在外头去走走一定挺好玩兒——他打算找埃伊納一块兒到樓賽碼头上去撿焦煤，在上学时間以前赶回家。这样，下午他們就沒有事，可以玩兒了。他从厨房桌子底下拉出袋子，悄悄的溜下楼。过道里一片漆黑，他在黑地里不免有点害怕；可是一到了院里，胆气就壮了。他三脚两步走到工人安德逊窗前，敲了敲窗子。安德逊本人正在医院里，要不然，他就不敢这么办了。

"誰？"塞尔瑪惊慌的問。

"埃伊納能跟我一块兒去撿焦煤么？"彼得問道。

"天呀，原来是你，孩子？你怎么半夜三更起来啦？"塞尔瑪說，拉他进去。屋里暖和郁悶；这一家人只有这一个房間，大大小小睡在一起。靠墻的几张椅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成了床鋪。埃伊納飞快的穿好衣服，他两眼放光，一心想去冒险。

两个小家伙快步的朝樓賽的大碼头走去。走到公共草地中央的时候，他們忽然想到上自由港要近得多，而且离家也近。他們一轉身撒腿就跑，想把刚才耽誤的时間补过来。在三角广場，一个警察从黑門道里閃出来，注意的盯了这两个提着袋子往自由港快跑的孩子一陣。街上，除了两三个到那些大报館去取早报的女报販以外，沒有别的行人。

这时候，要进自由港，那是休想，要背一个装滿东西的袋子安安穩穩的溜出来，自然更談不上。这情形埃伊納全都明白！不过，他們可以逗那些在两道鉄柵中間跑来跑去的猎狗玩兒，看它們怒气冲冲的咬鉄柵，以为那是一个干瘦的孩子的腿真叫人笑死。接着，看守人在栅栏后面走过来，他也是怒气冲天，可是隔着高高的栅栏，他也跟猎狗一样沒奈何。

自由港北边有一块地方，一半已經讓垃圾塡滿了，还有一半是

水和旧防波堤和埠头的遺迹。有几只木船，小駁船和拖輪停在那兒。几道路軌縱横交錯的躺在废弃的木船、生銹的蒸汽鍋爐跟一些其它的稀奇古怪东西中間。沿路軌到处都是焦煤块。有的地方，大煤栈的篱笆下半部給煤压塌了，煤块就一直滚到路軌上。只要坐下来，随随便便一撿，就能撿上半袋子煤——誰也不能說这是偷窃。不过最好还是别讓人瞧見！話得說回来，他們象耗子似的在旧平板車厢、木棚、底朝天的船只和魚箱中間鑽出鑽进，要发覚他們也不容易。

埃伊納常来这兒；可是对彼得来說，这一切全都是新奇的，他一点兒也不想掩飾这种感覚。然而頂頂有意思的还是夜晚本身。他从来还沒有在夜里出来过，他碰到的一切全是那么稀罕，他的心都快要跳出胸膛来了。这光景活象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月光也跟黄昏时分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月光冲着街灯，老是躲躲閃閃。这时候，它却大放光輝，象在对着大地叫喊。星星似乎睏了，不停的眨眼。雪在月光底下沙沙的响。要塞炮台在靜穆的海水那边沉睡。远处，归来的船只灯火輝煌，在海面上滑过。那是从各个外省碼头回駛的定期航輪。

“我們要是在克瓦司塞斯桥，这时候就可以給人扛行李，掙几个錢了，”埃伊納說。

彼得不知道克瓦司塞斯桥在哪兒。不过，无論如何，他懂得一个人不能同时去所有地方这个道理，这是拉司慕遜老婆婆常說的話。能到这兒来，他已經心满意足了。

等到袋子里装的差不多了，再装就背不动了的时候，他們就把袋子藏在一只木船底下，跑到水边，去試試冰經不經得起人走。几只睡在水面上的鴨子給他們惊动了，低低飞起，象一根长长的柔軟的带子，往外飄去，在远处落下，濺起了一长条的浪沫。一家工厂

的汽笛响了，又是一家；原来时間到了五点三刻。汽笛声提醒工人們，他們該出門了。

航路上传来一声信号。不多久，又听得一陣长长的起伏的声响，象是接連不断的鼓声。"这声音是从母鷄桥来的，"埃伊納說。"工人們正在到雷夫沙尔島去。他們是在一长排擱在水面上的木板上走。要到中午时分，他們才能回来。我父亲在那兒干过活。"埃伊納眞是什么都知道！

他們該回家了。那两个袋子挺沉，只能在地上拉着走；好在雪冻得又硬又滑。在北自由港道上，一个警察拦住了他們；查間袋子里是什么东西，他們要拉到哪兒去。"我們媽媽叫我們在街角上买的煤，"埃伊納壮着胆子說。"我們到前边格雷那街就是。"于是警察放他們走了。

七点鐘光景，他們到了家里。拉司慕逊老婆婆正在給两个孩子洗脸穿衣。"我猜你就跟一头长大了的小鵝似的，自管自走了出去！"她尖刻的說。

彼得脸紅到了耳朵根。"我只是出去撿了点煤，"他說。"这也有什么不对么？"

"好，你一定有出息——可我呢，在这儿为你担惊受怕！我还以为你跟魔鬼一块兒飞走了哩。"

他狠吞虎咽的吃了早飯，赶紧出門，躲开这場責罵。埃伊納在院里等他。

彼得对学校早就腻了，它不能給他孩子心灵里所渴望的那种新奇的感觉。有的老师挺好，他們在上头一堂課时，讓那些一早起来送牛奶的孩子打瞌睡；可也有一些老师，連哪一个孩子笑一笑都不答应。这实在沒有多大意思。

不过，这几天倒是有一件新鮮事兒，有两个牙医正在輪流到各

个学校去检査孩子的牙齿。

"这是因为我們太瘦了,"彼得在家里跟人这样解释。他說得不錯,在报紙上也可以讀到这样的消息:教育当局发現平民学校里的孩子营养不足的現象越来越严重,大为震惊。根据穷孩子們营养不良和他們的牙不好有一定关系这种极有道理的說法,市政当局就委派了两位牙医給孩子們检查和修补牙齿。检查結果,証明这些孩子的牙果然糟透了。不过,这也不能全怨咀嚼器官不好,食物烹調也有关系。正因为牙不好,菜做得好不好就更加重要了。于是又計划要把烹飪作为女孩子們的一門功課;在这方面,大多数的穷人全是笨蛋。

彼得和埃伊納根据他們自己的經驗都可以为这一点作証;他們家里在做菜这方面,連試都沒有試过一回。哦,做菜的問題現在还談不到;对彼得来說,他眼下只能尽量凑合着过,要到安娜开始上学以后,这才有实际的意义。他跟埃伊納急于想知道的是人家是不是会发給每一个学生一支牙刷。埃伊納素来上学沒有准兒,这时候,可也天天到校了。

今天,彼得放学回家,走的是国王大街,他媽媽正在这条街上給人洗衣服。他要是走运,进去刚好碰上她在吃飯的話,他就能撈到点兒吃的——几顆炸丸子!这些老爷們除了炸丸子,从来不吃别的。每回他上媽媽洗衣服的人家去找她,他們吃的总是炸丸子和燜土豆。彼得挺能領会他們的口味——他要有了錢,他也决不会吃别的。不过,馬車夫奥尔逊的老婆出去給人洗衣服的时候,总是說:您不用費心做炸丸子和燜土豆給我吃,我在以往洗过衣服的两百戶人家里吃够了!她吃东西可眞挑剔;那些大戶人家只有在找不到别人的时候才找她。

他进去的时候,媽媽正好在吃飯——炸丸子和燜土豆,哈哈!

她弯腰曲背的坐在洗衣服用的长凳上，模样兒真可怜！彼得走上去，用胳膊摟住她的肩膀；在沒有人瞧見的时候，他常常这么摟着她。在那煮衣服的大鍋底下，柴火哔哔叭叭的响，这地方暖和得真叫人覚着舒服。媽媽的脑門上沁出一顆顆亮晶晶的汗珠。

“多謝你来看我，孩子，”她說。把菜盒子递給他。他就狼吞虎咽的吃起来。

“媽媽，学校要发牙刷給我們了！”他塞了一嘴食物，忽然說道。

“是么，孩子？这下，牙多少有点事做了，”她靜靜的回答。

“嗯，我們身上沒有肉，就是因为牙不好。”狄蒂听他的嘮叨，有气无力的笑了笑，可是沒有答話。“是的，是这样！”他重复了一句。

“你告訴拉司慕逊老婆婆，我要很晚才能回家，”他临走的时候，狄蒂乏力的說。“今天要洗的衣服太多了。不过，她一定会給你們弄点兒什么当晚飯吃的。”說完，她又一个劲兒搓起衣服来。彼得就回家去。

“学校里的女孩子要学做菜啦，我們全都要有牙刷啦！”他冲进房里，兴高采烈的說。

“你把冷气都放进来啦！”拉司慕逊老婆婆訓斥他說。自从他上学以后，她对他就不怎么好了。不錯，他还算得是个好孩子，不过，他变得不大听話了。

“这是真的！”彼得說，他又把这事情从头到尾講了一遍。

“好，好，我信这一回；以后可别再来跟我胡說八道了！”老太婆說。

“哼，你从来什么也不信，”彼得扫兴的說。“往后你的話我也不信。”

"你要我信这种胡話么？我可不是三岁小孩子①。你到乡下跟人說去吧——那兒的人常把耳朵摘下来舀麦糊喝。"

"可这是督学亲口說的。你以为他也撒謊么？"

这时候，老太婆想还是讓步为妙。"好，好，这倒是象他們这种人說的。提倡使牙刷，学做菜——魔鬼不拉屎便罢，一拉就是一大堆！"

彼得肚子又餓了，便又跟她們一起坐下来吃飯；他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一頓。吃完了飯，老太婆穿上衣服，上区公所去。她拉着安娜一块兒去，这样，彼得只要照管小弟弟一个人。这不算什么。

往常，这并不麻煩，彼得常常同时照管两个孩子。可是今天，小弟弟老要他抱着。他正在出牙，老把手指头塞在嘴里；他的嫩牙床肿得厉害。彼得抱了他四下里走，到窗口去讓他瞧瞧下面的院子，又走回到桌边，那兒放着他的玩具；可是孩子一刻也不肯安靜。彼得刚跟他坐下，他就哇哇哭起来。于是他只好又站起身来走。卡尔叔叔打了一夜的魚，得讓他安安靜靜睡觉。

彼得力气不支了；孩子越来越往下沉；他眼看着抱不住他了。他勉强抱着他进了厨房，关上了門，不讓外边听見孩子的哭声。可是厨房里太凉，孩子的皮肤都冻青了。末了，他急得不知道怎样才好，自己也哭起来了。

卡尔走进来看他們。"啊，你們两个开的音乐会真不錯，"他快活的說，把他們送回到那个暖和的房間里。他不費多大工夫就把那小的逗乐了。"你干么不叫我呀，小彼得？"

"不，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彼得不服气的回答。他觉着自己失敗了，脸上无光。卡尔看出了这一点。

---

① 按德譯本"我不是昨天刚生的"意譯。俄譯本直譯是："我不是莫尔島上的人"。丹麦民間故事中常把莫尔島人形容为容易上当的傻瓜。

“你簡直是个大人啦，”他說。“我眞不明白你怎么能抱一个这样沉的孩子四下里走。”这話有了效驗！

这时候，埃伊納来了。“彼得可以到院里跟我一块兒玩么？”他从門縫里探进身子，問。他是个矮矮胖胖的小家伙，一脸可爱的勇敢的神气——就是，唉，拖着两道叫人恶心的鼻涕！

彼得摇头，对他作手势。“拉司慕逊老婆婆不在家，”他說，活象担着一身重大的責任。

“去吧，”卡尔笑道。“你以为我連照管小弟弟也不成么？”

两个孩子一陣风似的下了樓梯。埃伊納一跳出了大門，朝阿台尔街跑去，他在街角后边站着等。他怕有人看到他，把他喊回去；不管是誰，見了他，都要叫他跑腿。“我們到海面上玩兒去！”他逃过了这一关，高兴的說。彼得糊里糊塗的跟他走。一直走到了和平桥，他才想起他在这方面答应过媽媽一件事。什么事兒，他已經記不清了。这时候，冰就在他們眼前，已經太晚了。

“冰上危险！”沿着海濱竪起了这样的木牌。可是他們不理会这个——这种公告其实是不讓人干有趣的事兒。他們往下一跳，滑了开去。

他們到了外面，就听得有人在岸上喊，原来是一个警察，他一边吓唬他們，一边向他們招手。彼得正要掉过身子。“你疯啦？”埃伊納說，朝露伊絲王后桥的方向跑去。警察在岸上追赶他們；接着他也到了冰上。彼得边跑边叫：“媽媽！ 媽媽！”“閉嘴！”埃伊納說，拉了他的手往对岸跑。又有一个警察从另一边赶来逮他們；可是他的靴子太笨重，跑不快。他們上了黑水潭的岸坡，跑过一条胡同，进了瑞司街。在海濱天篷附近，他們又出現了，依然手拉着手在跑。忽然，他們象一对撒过野的馬似的，猛一下站住了。“喃！”彼得嚷道。“瞧我！”他滿身大汗，脸蛋兒通紅。

这兒沒有什么危险的冰。这一头的海給拦了起来，装飾着圣誕树，成百个穿得十分漂亮的人，有的穿冰鞋，有的坐雪橇，随着一个乐队吹奏的乐声在滑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戴皮帽，穿鑲毛皮的衣服。太太小姐們套着皮手筒，露出一只手，脸蛋兒象頂紅頂紅的苹果。彼得从来还沒有看見过滑冰。“瞧，瞧！他在飞啦！”他手指着一个滑冰的人嚷道。“他才用一个脚指头点着冰！”——現在，他們的問題是怎么下去。

“我替您把冰鞋带子扣上好不好？”埃伊納問一位穿灰皮大衣的年青小姐，她正坐在岸上，費劲的穿冰鞋。

“多謝！”她說。埃伊納即刻跳下去。彼得望了一陣，也跳过了围篱。一个看守走过来。

“他們在帮助我——他們是我的随从！”年青小姐說。看守人恭恭敬敬的举手比了比帽檐，走了。

这位小姐溜了一圈，然后回来，領两个孩子到一个小攤子上。她給他們每人要了一杯滚烫的巧克力，两个圓面包。他們吃完以后，就手牵手的走到冰上，看人滑冰。这时候，这位年青小姐正跟一位年青先生在一块兒溜；看来他們是在玩“拉鋸”① 的游戏。他們就在孩子們身边停下，彼得就把自己的手伸到小姐手里。“他們是我的两位騎士！”她跟她的游伴說，摸了摸他們的脸蛋兒。那位年青先生笑了，給了彼得一个二十五欧耳的銀币。

那看守人一刻不停的眼睃着这两个孩子，現在他們还是离开这地方为妙。他們走到了市政厅广場。“我們不用这二十五欧耳买点什么吃的么？”埃伊納突然在一家面包鋪門前站住，問道。“我肚子餓极啦！”

“不，这錢得存起来，好讓媽媽买一台新縫級机。不过，我們可

---

① 类似拔河的游戏。

以上那舍飯堂去！”彼得的肚子也餓了。

他們从舍飯堂出来，又赶到火車站总站去看看能不能在那兒再挣它二十五欧耳；往往有旅客要人把他的行李搬到車厢里去。“可別攬老太太的！”埃伊納說。“她們从来不給一个子兒，光是說：多謝，多謝！”

一位肥胖的先生提着他的行李箱走过維斯特布罗广場。“买卖来啦！”埃伊納小声說，于是这两个小家伙跑上去，分站在他两旁。他打量了他們一下，就把箱子交給他們。他們差点兒搬不动它。那位先生在他們一边走，擦脖子和脸上的汗。“嘿！你們这两个孩子眞行！”他贊叹說。

他給他們一个克郎，埃伊納接来放在口袋里。他們又在布利斯托尔飯店給出出进进的客人推轉門，推了有半个鐘头，可是一个小錢也沒捞到。那些人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看也不看他們一眼。这时候，他們的肚子又餓了！

“喂，我們不用那一个克郎买点什么吃的么？”彼得問道。

埃伊納撇了撇嘴[2]：“你想的倒不錯！”可是过了不多一会，他走进一家面包鋪，提了一紙袋糕点出来。他們猛然发覺天色晚了——他們該回家了！

他們走大街回家，好看几眼那些店鋪的明亮的橱窗。

他們在一家大玩具鋪子的橱窗前站住了，忘了現在是什么时候，自已是在什么地方，再也舍不得走开。他們把脸貼在玻璃窗上，用貪饞的眼光望窗內陈列的精美华丽的玩具，恨不得把它們一口吞下去。鋪子里的灯光照到他們眼里，发出反光。他們兴致高极了，他們吐出的热气噴在玻璃窗上，凝成了霧，弄得他們一刻不

---

② 直譯是“用舌头頂了頂臉皮”，是輕蔑的表示。

停的换地方。

“啊，瞧！”彼得嚷道。“那不是个眞正的火車头！我就要它！”埃伊納一口咬定是他的，他先看到它。有一陣子，他們差点兒为了橱窗里的东西打起来。

“你要把那火車头讓給我，我就把那所有馬有奶牛的大房子讓給你，”彼得恳求說。

埃伊納倒挺隨和。“不过，这样，我就要那两匹搖蕩木馬，”他說。“我一定要！”

他們又手搀了手，正要分那些玩具——这一回是分給家里的弟弟妹妹。虽說弟弟妹妹不在这兒，他們也該分几件才对。忽然間，鋪子里的灯灭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們說，笑了，惊奇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全都是一場梦么？可是这时候，家家鋪子里的灯光都灭了。窗子一处处的入睡了。原来店鋪关門的时間到了，鉄的百叶窗嘩喇喇的放下来，大門口的鉄門也拉上了。彼得哇的哭了。

“嗨，你这蠢东西，明天是假日，今晚上收得早，”埃伊納說。可是彼得还是嚎着，撒腿奔回家去。

“你到家后会挨揍么？”埃伊納又試了試。“你就說：有人叫你上弗雷德烈克斯堡去跑了一趟腿得啦——你不是有那二十五欧耳么？”

不，彼得不会挨揍，他也不願意撒謊。他只是心里难受。

可是到家一看，那床頂好的被子攤在靠火爐的一张椅子上过风，原来是卡尔叔叔把它贖了回来。媽媽还沒有回家；屋里就是拉司慕遜老婆婆跟小弟弟两个人——安娜妹妹不在。

“哦，她走出去了，”拉司慕遜老婆婆挺不自在的說。“这蠢丫头！你去跑一趟找找她好不好？”

这时候，狄蒂回来了，她累得要死，身子也觉着不舒服。“嗳，今晚上由她去，”她往床上一倒，說。“她准是象往常一样，跑到新鎮附近的姥姥家去了。讓她在那兒过一夜吧——她爱待在那兒。”狄蒂巴不得大家赶快上床睡覚，她好休息，眞正的休息。明天早晨，她再去把那小姑娘接回来。

过了一会，大家全睡熟了。彼得做梦在不停的推那飯店的轉門；每轉一回，上头就掉下来一个克郎。他用这些錢买了一台縫級机。哪知道，他刚买回来，就又給人搬走了。

第十五章　狄蒂媽媽上了报

狄蒂睡了好长时間，昨天她太累了。拉司慕逊老婆婆、彼得、小弟弟，他們全都睡过了头。这多半是因为躺着太舒服了，那床好被子使得一切恢复了正常。老太婆又有了褥子，狄蒂和孩子們再不睡光床垫了。这眞是太美了，不过人也因此变懶了。

“嗳，我們要能把我們的东西全部贖回来，那有多好，”狄蒂說。只要卡尔掙了点錢，生活就多少显得亮堂了一点；但願她能保持健康就好！

今天，她亲自給彼得收拾了一番，打发他上学去；他不时需要有人仔細检查他的全身，往常，总是讓他容容易易的混了过去。狄蒂跟老太婆講起安娜，这时候，那位姥姥准是在給她穿衣了；等彼得出了門，她就去接安娜。算时間，这尽来得及，那位領航員的寡妇，早上总是很晚才起身。

馬車夫奥尔逊的老婆拿了份报紙进来了。“这上面說的会不会是你的孩子呀？”她說，接着就念了报上一段話：昨日下午，在牧

师街拾得三四岁女孩一名，已送交国王大街派出所。派出所在报上通知女孩的父母亲属，或者能提供情况的任何人前往該所洽領。“人家已經猜到了这孩子沒有父母，”奧尔逊太太幸灾乐祸的說。“所以才会說什么：或者能提供情况的任何人。我乍一看，眞想自个兒跑去領了。”

狄蒂一句話沒說，只是站在那兒，两眼呆呆的望着空中，脸上露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这笑容越来越显得蒼白。随后，她就悄无声息的倒在地上。奧尔逊太太吓得叫起来——这下，她再不那么神气活現了。“别在这兒装腔作势！”拉司慕逊老婆婆厉声說。“去弄点兒醋来！”她們給狄蒂擦太阳穴，才使她苏醒过来。

“这是我心眼兒糊塗！”她坐起来，說，茫然的望着四周。突然間，她清醒了，也不管身上穿的什么，就冲出去，直奔国王大街。

那孩子已經不在派出所；新鎮的那位老太太来把她領走了。“挺招人疼的一个小宝貝！”那位警官說。“她就在这兒警卫室里睡了一夜。眞是个好孩子。嗨，該死，你怎么会——？”他多半已經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反正沒有把那句問話說完。不过，話說回来，这件事馬虎不得。

狄蒂受了訊問；她得前前后后的交代出她自己是个私生子，又生了两个私生子。她的家庭，她的罪过的全部情形，凡是她过去隐瞞了那么久的，这时候都得和盘托出，列入档案。她这輩子还从沒有落到过这步田地；她一边受訊問，一边羞耻得心如火烧，嗓子都哽咽了。她这个从来沒有跟警察局打过交道的人，如今進了犯罪档案，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了。

末了，他們終于放她走了，她赶到新鎮去接孩子。她抱她回家，一路紧紧的摟着她哭。

“安娜到了姥姥家，昨天晚上，安娜跟警察一块兒睡觉，”孩子

不停的这么說。

"是，是，你是个大姑娘啦！"狄蒂抽噎着回答。

在他們那条街上，人們都扭过头来看她，到了屋里，大家都走到楼梯上来看她——她着实引起了一場轟动。她和孩子上楼，进了房，随手关上了房門。拉司慕逊老婆婆在咒駡，她駡她自己沒有好好的管住孩子，她也駡所有其他的人竟然为这么点事兒大惊小怪。"你別把这事兒看得太重，"她說。"要是人家在背后一嚼舌头，你就淌眼泪，那你得淌上几桶才成。我們已經把小安娜領回来，下回我們多加小心就是，不过，这么乱跑也太疯了，这簡直是罪孽。"

这罪孽，狄蒂心里挺明白。她想起当初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外婆睡上哪怕一夜是怎么个滋味；这世界上，誰也代替不了外婆。她也懂得为什么要跑掉，虽說她自己早已沒有了那种走向"不可知"的欲望。她小时候，也曾漫无目标的跑开过。还有那两个男孩子，特别是克列斯蒂安，又从家里溜出去过多少次啊！穷人家的孩子想得却得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也許，那原因就在这里吧？

整个上午，她沒有干活，只是把小安娜抱在膝头，輕輕的跟她說話。她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她感覺到这下子人家一定会把彼得和安娜带走。她随时随刻都等着官府里的人来調查她的景况，把孩子們領走。她一听到楼梯上有人，就渾身哆嗦起来。

"你別害怕，"拉司慕逊老婆婆說。"誰也不会把一个人的孩子搶走，世界上就这一样，你不用担心小偸。"

慢慢的，狄蒂放了心；她开始打起午飯的主意来；彼得回到家里，总是餓得什么似的。这时候，他果然咚咚咚的冲上楼梯来了，他回来得比她設想的早得多；这么看，时間又在飞也似的过去了！他手里拿了一把牙刷，一把地道的眞正的牙刷；拉司慕逊老婆婆也不能不承認，这实实在在是把牙刷。

“这可真了不得！”她說。“我有多少次，吃的东西大半都掉在蛀空了的牙里啊！有了这家伙，你就可以把吃的东西一古脑兒送下去了。”彼得在吃飯的时候，也抓着那把牙刷。

两点鐘光景，《午报》来了，又引起了一陣紛乱。有一家报館的人在警察局打听到了狄蒂的住址，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还用大号字体給文章加了个《一个狠心的母亲》的标題。报上还登了一张据說是狄蒂的像，应該讓讀者見識見識这个“狠心的母亲”的模样。狄蒂这下完全垮了，“狠心的母亲”这名称象是当头一棒，打倒了她；她受不了这中間包含的斥責和羞辱。她蜷起身子躺在床上哭；拉司慕逊老婆婆也好，孩子們也好，全都沒法子安慰她。她一边抽抽嗒嗒的哭，一边說个不停；她責駡自己，又为自己辯护。彼得悄沒声兒的走上去，把牙刷塞在她手里。“这，給你，”他說。牙刷从她手里掉下来，落在地板上；他躡手躡脚走过去撿起来，自己拿着——那神气大有巴不得如此的样子。

兰霍姆太太拿了一紙包糕餅进房来。她走到狄蒂身边，在她脑門子上亲了亲。“我想来告訴你，我丈夫跟我是在你这一边的，”她說。“他們这样整你，太不象話。明天早上，我丈夫要去向报紙抗議，要不然，就跟警察局交涉。”狄蒂听了这番話，心里安慰了一点；她这才起身忙起家务来。

下午，卡尔回家来了；他嗓子哑得几乎不能說話，那声音象烏鴉叫。“你成了紅人兒啦，”他小声說。等到他看出她为这事情有多么苦痛以后，他就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要她詳細的講講事情的經过。

“这簡直讓你覚得，这些机关不干别的，专等机会来跟一个穷女人作对，”她哭哭啼啼的說。“誰也不想弄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更不用說帮助你了。”

"你要知道，在他們眼里，我們穷人全是些动不动就会犯罪的家伙，他們是受了上天之命来监視我們的，"卡尔恨恨的說。"对他們来說，这事兒簡直是天賜的机会；这下他們可以兴高采烈的大談特談什么人一犯穷就差不多等于犯罪的道理了。可是，你干么要把这事兒放在心上？随那些报紙去胡說八道什么不懂得博爱，什么缺乏責任感好了。我要是你，我一定为背后有这一伙畜牲釘着我觉得驕傲。我会——"他的嗓音完全消失了。

"啊呀，你受凉受得多厉害，可怜的人！"狄蒂吃惊的嚷起来。"快到拉司慕逊老婆婆床上去，我給你燒忍冬花茶喝。"

可是卡尔一定要回自己的房間。"我想，我今天夜里出不了門啦，"他小声說。

他躺着冒汗，脚边放了块燒热的石头，脖子里裹着狄蒂的旧披巾。孩子們在他們自己住处和他的房間两头跑来跑去。"你們讓卡尔叔叔安靜一会，"狄蒂說。

过不了多久，他們又在他那兒了。"他讓我們去的！"他們說。

"他这么說了么？"

"反正他沒有轟我們走！他尽跟天花板說話，眞好笑。"

狄蒂連忙跑了去。卡尔脸燒得通紅，两眼水汪汪的。"要有油布衣服穿，就沒問題，"他对着空中小声說。他看不見她。

从卡尔的感冒上，狄蒂得到了一些比一篇荒唐的报紙文章有用得多的供她思索的东西；第二天，她翻看报紙的时候，头脑挺冷靜。报紙已經撇开她个人，津津有味的談論起这件事情有关社会的一面来了。有家报紙要求懲罰所有收养孩子而又不好好照管孩子的人，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另一家說得妙极了，它說穷人必須要多加教导。

狄蒂讀了，一点也不明白。不过，話說回来，她今天比以前聪明的多了；这一回出的事在她心里种下了憎恶，对那些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暖暖和和，只知道打击在他們底下的人的憎恨。

警察局沒来找她；兰霍姆教师上那兒去給她作了担保。末了，倒是兒童监护委員会的人来了，他們一連来了好几天。穿得珠光宝气，身上洒了香水的太太，官僚气派十足的先生，庄严慈祥到无以复加的牧师。这一伙人裝得十分郑重其事，郑重其事得叫狄蒂不能不心惊胆战的想："这下，他們要把孩子领走了！"

"呸！"拉司慕逊老婆婆說。"他們才不干这种事哩！你以为只要能躲得过，他們会乐意把两个挨餓的孩子攬在自个兒手里么？这是做戏——这一路人，十有九个是在做戏。"

第十六章　羊毛衫

一

拉司慕逊老婆婆料的果然不錯，他們寬宏大量的讓狄蒂留着这两个孩子。可是，他們把狄蒂吓得够受的；在以后的两星期里，这委員会的人不断的到这所屋子来，向别的女人打听狄蒂看待孩子的情形。这眞不是鬧着玩的！

卡尔的感冒拖的时間比她們中間誰料想的都长。他日夜发着高烧；有一个时候，看来他的肺也受了感染。可是后来病势突然好轉，危险期过去了。狄蒂不用再在晚上守着他。不过他需要細心看护。由于发烧，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虛弱，沒有什么力气了。不过，他眼下在复原，这总是天大的好事！

那床被子又进了当鋪；它每次在家里老是待不长。不过，她們总算多少享用了一个时候。說来也眞奇怪，就是这一床被子老是

留不住，别的被子一直在家里好好的——谢天谢地！这被子活象小妹妹安娜，她却还不明白被子怎么会不見了。

如今她不再往外跑了，因为彼得随时在她身边。他手里老抓着那把牙刷，它就象粘在他的左手上似的再也放不下来；晚上，他就带着它一块兒睡。他从来沒有对一件玩具这么痴心过。他上学去也拿着它，在教室里的时候，他把它藏在怀里。他爱它就跟小娃娃爱假奶头一样。

除此以外，他可是眞懂事；卡尔这場病使得他变成了一个大人。他独立张罗燃料。“你可得时刻記住，我不在家，”他出門以前，对拉司慕逊老婆婆說。“要不然，你还以为我照管着妹妹哩。”

“嗳嗳，我一定牢牢記住，”老婆婆乖乖的回答，活象他是她的上司。她在他的尊严的气度面前折服了。

一天，他拿了他掙来的一个克郎回家来，另外他还撿了滿滿一袋子煤。原来这小机灵鬼先撿了一袋子煤，賣給了陌生人。这一个克郎正如久旱逢甘雨，来得正是时候！

“这类东西，你尽管多多拿回来好啦，我們家里有的是地方！”老太婆說，她虽然衰弱多病，兴致可是挺高；她每月的救济金从十个克郎涨到了十二个克郎。这点兒錢要大吃大喝，自然不够，不过，这到底是錢。除此以外，她在八十岁上，居然又干起一門行当来，她給阿台尔街的一家工厂做引火柴[①]。其实，那是一家小零售鋪子，她为了說得响亮点兒，就管它叫工厂。她要是卖足力气，每星期能掙一个克郎。她还管清扫楼梯，这样，狄蒂就能腾出来作更要紧的事兒。“多謝上帝，我算是沒有白糟蹋粮食，”她得意洋洋的說。

狄蒂要做的事可眞够多的。日子越难过，她就越得东西张罗，

---

① 用刨花或麦稭扎成小束，蘸上易燃溶液，供引火生爐子用。

情况确是越来越糟。这一年失业的人比往年这时候要多得多，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那来势根本就沒法兒招架。去年的冬天把一点家私都耗光了，偏偏今年夏天的活兒又短，来不及讓他們把元气恢复过来。富人和穷人都在捐錢；那些有工作的人得拿出他們每星期工資的四分之一来給失业的。可是在眼前，三个人里倒有两个是失业的时候，这也无济于事。募捐也在生活富裕的人中間进行，捐到的錢数挺可观。不过同时，許多人家，早先总是雇人来洗衣服、收拾屋子的，眼下困难的光景也一点兒沒碰到他們，却偏偏象有什么畏惧，又象有什么省俭鬼迷住了他們似的，一下子全都用不着清扫婆了。寒冷和困苦象是把那些压根兒不用計較几个小錢的人的心眼兒也收紧了。到处都在落工資。只要有五个欧耳掙的地方，都有几十个失业的人拥在那兒，搶着少要工資攬活兒。弄到末了，活兒倒是干了，錢却几乎沒有掙到。

募捐也在乡下进行。那兒，粮食是直接从地里长的，因此，說良心話，农夫們捐錢倒挺慷慨，不过，他們对京城并沒有多大好感。大批的面包、猪油、土豆送到了城里，由慈善机关和职工会分配。不过，这也跟别的事情一样，那些胳膊頂粗的总是挤在头里。还有那些認了魔鬼作舅舅的人在这上面也不会吃亏。頂頂倒霉的要数拉司慕逊老婆婆，她挤不动，狄蒂也是一样。她們簡直比彼得还不如，他能从大人褲襠里鑽过去，碰运气，偶尔倒还能捞到点兒什么。不过，这也只是在偶尔碰上运气的时候！总之，不管捐了多少錢，行了多少好，一到穷人嘴里，总是少得可怜；貧穷就象是一张篩子，一个无底洞。

幸好那位医生不要診費，他明知掙不到一个小錢，可还每天来給卡尔瞧病。他是在討論会上認識卡尔的，这么看来，那些討論会倒还有点兒好处！狄蒂怕他。他瘦得象一根竹竿，那样子讓人以

为他多年来就沒有吃饱过。这也可見站到穷人一边来得不到什么好处。他这个人好象只有一对眼睛，可是它們咄咄逼人，在眼鏡背后象刺一样盯着你，能叫你全身都紧张起来。每回他說什么話，总叫狄蒂断不定他的意思是不是正好跟說的相反。

拉司慕逊老婆婆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她胆气挺壮的問他能不能給她这种病那种病开个药方——頂好开的药要有点兒力量。

"开个药方沒問題，"他說，露出一个慘淡的笑容。"不过，这沒有多大用处，除非你能象那些天主教国家的人那样，把药方吞下去。"

"啊，那不行，多謝上帝，我可不是天主教徒，"老太婆忙不迭的回答。"我的脑瓜子沒有一点兒毛病。坏就坏在我的腰，两条老腿，还有那肩胛关节。我想，你說不定有药水剩在哪一个瓶子里，不喝了它，反正也得扔掉。"

"这年月，你还以为有人会扔掉什么么？"

"嗳，說不定有誰死了呢。我不管它是什么药，只要有力量就成。"

他听了这話忍不住笑了；可是第二天他到底带了药来，有丸子，还有药水。"这些东西由她吃好了，"他跟狄蒂說。"老人家就需要来点兴奋剂。关于卡尔，后天可以讓他起床待一会。不过，他一定得貼身穿件厚羊毛衫，才不至于重犯毛病。这事情你办一下怎么样？要两件羊毛衫，这样才有替换洗的；穿上以后，无論如何，决不能讓他再脫了。"

好，这事情由狄蒂来办。她眼也不眨一下，就答应下来，其实，怎样能弄到羊毛衫，她心里压根兒沒有数。那床被子早当了，买了药；她再沒有东西可当了。她到处借錢欠賬，为了治这場病，凡是

能告帮的地方，她都去过了。眼前卡尔吃的那一丁点兒，还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

午飯时分，她給卡尔煎了一小块牛肝；其余的人只有土豆和酱汁。她給他端吃的去的时候，他正在看書。"啊，你給我預备的吃食多美啊，"他高高兴兴的說；可是他光拨弄食物，每吃一小块，都得勉强咽下去。这两三个星期来，他瘦得簡直吓人——看他給病折磨成这样兒，眞是叫人难受极了。

"你一定得把它吃了，"她說。"你几乎还沒有碰它哩。"

"我只要能重新出門馬上就会好的；一个在露天底下待慣了的人，老躺在床上，总归不行。明天我可以起床了！"

"不，要后天才行，"狄蒂勉强笑了笑說。"你想騙我，——你眞象个孩子。"

"医生說后天，其实就是明天，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医生总是特別小心。"

"我們先得給你找一件羊毛衫，你必定得穿上它才能起床。"

"这么說，我包管还得在床上躺上好多天——我們到哪兒去找羊毛衫？我又要它来干什么？我这輩子从来沒貼身穿过羊毛的东西。"

狄蒂不想再說下去；不管她到哪兒去找，他反正得有件羊毛衫。"你这是在看什么書？"她惊詫的問。"是《圣經》么？"

"是的，我在看先知以賽亚給他当时的社会下的判决；我以往并沒眞正懂得他的意思，其实，他也是在寻找一个寡妇孤兒的上帝。你听他說什么：

> 祸哉，那些設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記录奸詐之判語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擄物，以孤兒当作掠物。①

① 典故见《旧約》《以賽亚書》第十章，第一、二节。

"你說这不是在对我們这时代大发雷霆么？"

"他一定是作的不对头，"狄蒂說，"要不然，我們今天怎么还在反抗这一切呢？"

"是啊，他相信那只羔羊①，可是一只羔羊决不能赶走狼群。依我看，基督的手太軟了，我們如今就吃他这个亏。要整頓好我們这世界，就象洗长疥疮的脑袋一样，得用强碱水。嘿，我多么想活到执行这判决那一天！"他說話十分狂热，两眼象在火燒。

"把書放下，盖好被子，"狄蒂說，随手拿走了他的《圣經》。"要不然，你又該发燒了。"

飯后，拉司慕逊老婆婆准备出門。她要到救济会去試試，看能不能要到一块腌肉；今天是发放粮食的日子。"卡尔需要喝湯，"她說。"一匙美味的腌肉豌豆湯。"

"哦，那你把妹妹带了去，"狄蒂說。"讓彼得照管小弟弟。我得想法子去弄那件羊毛衫。"

"你不妨到伊司丹特街去試試，"老太婆提議說。"他們一听是卡尔要穿——"

狄蒂正好也是这么想。"可是你快走吧。要不就去晚了。"她把老小两个推出了門。

接着，她自己赶紧收拾，准备出門。"你要乖乖的，照管好小弟弟，"她跟彼得說，她用手握了个空心拳头，托住他的下巴頦，表示再見。"你可别去卡尔叔叔那兒；他太累了，受不了你的打扰。"彼得象头深情的馬駒子，用嘴磨磨她的空心拳头。"我們一定乖乖的，"他認真的喃喃說。"你放心好了，媽媽。"

在戈特街，狄蒂遇到了一个卖失业工人的报紙的人。她买了

① 指被称为"上帝的羔羊"的耶稣基督。

一份，打算带給卡尔看。随后一想，他一定希望馬上能看到它，她就又急急忙忙的往回走。她气都喘不过来的跑进他的房間——嘿，彼得在那兒。他立刻脸涨得通紅。"怎么，你又在这兒？"她眼盯着他，嚷道。

"我只是想——"他刚开口就收住了，跟着他媽媽回房去。小弟弟坐在地上的垫子上玩兒；爐子前边，放了两张椅子，拦成一个三角形，不讓他爬近它；看来这布置得十分妥貼。"可我还是不願意你丢下他一个人在这兒，"狄蒂說。"再說，你已經答应过了！"

"那是我的两条腿不好，是它們把我拉了去的——我沒有法子！"彼得不好意思的說。

"下回别再讓它們把你拉走了，"狄蒂說，亲了亲他。

拉尔斯·彼得的境况很不好，家里一个子兒也沒有。"你爹的最后几个錢讓雅尔瑪拿走了，"辛妮說。"他借去到奈斯特維德他老家去。他想去跟他的老人要点兒錢——他家里挺富裕。我們如今跟你一般穷！"

狄蒂不信他們眞穷得这样子；到处都堆着貨物。不过，自然罗，貨物要是变不了錢，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你上了报啦，"辛妮尖刻的說。"我們跟你是亲戚，脸上也增光。"

"哦，有几张报紙还把这姑娘說得挺好的，"拉尔斯·彼得說。"要連像片还有那一套一块兒上报可不簡单，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办得到的。我还收着那些报紙在这兒哩——他們把你画得眞好笑，簡直叫人認不出是你。"說着他就掏起前胸口袋来。

可是狄蒂不願意再談这事兒，那些报紙，她已經受够了。再說，她也不覺得这有什么叫人脸上增光的地方。

"帮你說話的人可不少啊，"拉尔斯·彼得說。

看起来，她大可以不必跑这一趟！然而她当初又是多么希望能拿了一件又厚实又暖和的羊毛衫回家給卡尔穿上啊！他那可怜的身体給这場病耗得那么厉害，他又怎么能讓自己暖暖和和呢？他自己倒是挺高兴的，可是一个人的肺里有了粘液，哪是鬧着玩兒的事！

她回到自己房里，发現小乔治乖乖的在地上玩那把牙刷；彼得为了逗他快活，把牙刷給了他；他自己坐在他身边，两条腿用狄蒂晾衣服的繩子捆得結結实实，几乎再也解不开来。

"我这么办，为的是不讓它們再調皮，叫我丢了小弟弟往外跑，"他一本正經的說。狄蒂不得不坐下来，她覺得有什么在扎她的心——不过这一回是喜欢。

拉司慕逊老婆婆跟妹妹回家来了，她們累得精疲力竭，可是挺高兴。她們挤到了一小条腌肉，四磅土豆。"瞧，多好的腌肉，"老太婆說。"要有豌豆的話，我們就能熬腌肉豌豆湯給卡尔吃了，他实在需要吃点兒葷腥。"可怜的老人兒——她自己想吃葷腥想得什么似的！她年紀越大嘴越饞！

狄蒂呆呆的望着前面；她打的只是几顆豌豆的主意，可是看起来彷彿是在騰云駕霧的搜寻。随后她又回到了地上——空着一双手。"你舍得把那二十五欧耳借給媽媽么？"她跟彼得說。孩子不回答，光是在他上衣里子里掏摸——銀币不在那兒！接着，他猛然想起它在哪兒了，他走过去从一张开始剝落的壁紙后面把它掏出来，一声不响递給他媽媽。这下，他的买一架新縫衣机的希望也完了；这样的希望，狄蒂早就已經放弃了。

她走到卡尔房門口，可是里边一片漆黑，他想是睡着了。这倒好，她用不着两手空空的去見他了。他装得好象穿着眼前这点兒衣服挺受用似的；其实这只是为了爱惜她。他对他自己毫不爱惜；他

挣了几个錢，沒想到給自己买一身油布衣服，却去把她的东西贖回来，把錢給了她。如今他躺在那兒，算是他好心的报应！她哪怕得去偷呢，也非要讓他穿上暖和的內衣不可！

狄蒂帮拉司慕逊老婆婆熬豌豆湯。老太婆端不起那口大鉄鍋，今天为了那条腌肉，爐子上得架起大鉄鍋来才对！随后，她又跑出去张罗羊毛衫。

第十七章　狭路相逢[1]

干草堆里找别針固然不容易，要在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找五个克郎往往却还要难。这一点狄蒂算是明白了；她东奔西走，化了两三个鐘头，可是一无結果。那些熟識的人全都跟她自己一样穷——跟人乞討又沒有用；她連这一着也試了。大概是求乞的人太多了吧，人家連她的那一番关于羊毛衫的話都懶得听完，就匆匆的走开了。

在新广場，她碰到了瑪丽安妮。"你能不能告訴我哪兒可以弄到五个克郎，好給卡尔买一件羊毛衫？"她哭丧着脸問。"他肺里积了水，必得有件羊毛衫穿才好。"瑪丽安妮搖搖头。

"你去挣吧，"她說。"我不曉得有什么别的法子。上新港去，那兒——"

狄蒂又往前走，經过干草場往伊司丹特街走去；她想再到拉尔斯·彼得那兒去試試。可是她到了他家大門口，到底还是鼓不起勇气，再去听一次回絕的話——从辛妮嘴里說出来。

---

① 直譯是"一次会見"。

在通往維斯特布罗街的一条黑胡同里，有女人們在來回溜。她們怕巡警，不敢上大街去，就在胡同口上黑影里躲着，招引男人，最后，拉扯着她們的猎获物走了。她們都是穿得暖暖的，围着厚毛皮围脖，两手攏在毛皮手筒里。狄蒂的皮貨离开她已經有好长时間了。

“喂，好朋友——跟我走！”狄蒂只听得这么一声，可不知道它打哪兒来的。难道是她自个兒說的？

一个男人猛一下掉过身来，正要說什么，可又立时閉了嘴。原来他是房格。

“我居然在这兒碰到了你？”他說，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望着她。血涌上了狄蒂的脸。

“我居然在这兒碰到了你？”她应声說，她的眼里閃着憤怒的光。

“我說那話不是要刺你，”他說，伸出了他的手。“我只是一时不相信这是你。”

“可不是我——不是我又是誰？”狄蒂挑战似的回答。“你也許以为这是你老婆吧？”她輕蔑的笑起来。

房格不答話——她觉得自己刺痛了他。不过，他要真以为她是这种人，吃的是这一行的飯，那他活該受这一刺。“你早先也把我們两个認錯过，”她接着說。“不过，你在这兒鑽来鑽去，大概是家花玩兒膩了吧？”她明知道他不是到这兒寻开心来的；他那走路的样子就是頂好的証明。可是在故意这么說的时候，自有一种报复的痛快的感觉。憤怒、憎恶、絕望在她心里翻騰；她要讓他——不錯，正是他——相信她是个頂頂下賤的女人。她从自己装出来的粗野，淫蕩和說話下流中感到一种异样的痛快。“喂，好朋友，走吧！”她冲着他的脸粗声粗气的嚷，笑了。

房格站在那兒，一声不响的听她，脸上露出迷惘的笑容。接着，他握住了她的手。“别說了，”他恳求道。“你装出这样子，不过是为了叫我痛苦——狄蒂！”他好心而恳切的望着她的眼睛。

“我自然是为了叫你痛苦，还能是什么别的？你呢，果然馬上良心不安了——你認为我今天墮落到这地步，都該怨你。你老实承認得了！告訴你，不对，这种事兒只有小說里才有。生活沒有象你想的那么叫人感动。你看，我这样兒象是干这一行的么？干这一行，我得有一身打扮才行。男人們不爱这破破烂烂的——你們作家也一样！反正不能象这德行！”

“别說了，”他說，挽住了她的胳膊。“我們一块兒走一截好么？我八点鐘要作一次演講，現在时間还早。”

“啊，对了，在那大厅里。我想我在报上看到过。你要給我們这伙掉在泥坑里的人講道，告訴我們該怎么做人，才不至于讓困苦玷污了我們。听說你講得怪动听的。你难道真还願意跟我們来往么？”她說末几个字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語气。

“狄蒂，你真以为我是个伪君子么？”他問道，悲哀的望着她。

“这我不知道，”狄蒂回絕他說。“我也压根兒管不着。講道要对你有好处，你就講得了。对我来說，你哪怕給我們的耳朵灌滿了道理，哪怕你們全都靠我們过日子，我一点也不在乎。”

“跟我一块兒到大厅去吧，那时候你就自个兒可以判断我是不是伪君子了。”

“不——我得回家去看孩子。”

“你結婚了么？”

她輕蔑的笑了。“一个人不結婚也能有孩子呀。我有四个孩子——一个情人在家里等着我給他們带东西回去哩。”

“我沒有錢，狄蒂，”房格低声說。“不过，我作这次講演可以得

十五个克郎。这錢你可以拿去。你要沒工夫等，我可以叫人送給你。”

“謝謝，我可沒有住址，”狄蒂回答。“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你在街上找得着我。”

他把手伸給她——这下他要赶紧离开她了。她嗓子眼里发燒，这其中有忿怒，悲憤，以及一种要凌辱他，凌辱她自己，凌辱这整个世界的欲望；这其中也有由于他从此会把她当作一个下賤女人而产生的极度羞耻的感觉。“你們全都糟蹋了我，各有各的糟蹋方式。你們中間沒有一个不利用了我，”这从她嘴里爆发出来，几乎象是一陣尖利的呼号。

“你相信我是要糟蹋你么，狄蒂——你相信是这样么？”房格問。

“不，我自然不相信，”狄蒂粗声粗气的說。“你不用裝出这委屈的样兒。我并不是什么好人讓人引上了邪道。可你干么要抬举我，讓我看到了光明，然后又讓我一头栽下来呢？你不知道，这底下的日子对一个見識过上边的好生活，哪怕只見到一眼的人来說是多么难过。得啦，别再跟我糾纏不清啦，你听見么——讓我走！”她的嗓音哽咽了。

她不說一声再見，就朝城里走。她走了一截路，回头一看。他还弓着身子站在那兒，望着她的背影。她于是撒腿跑起来。

跑了一陣以后，她的心就对她发出了十分严重的警告，她只得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她現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跑。她也不明白其他种种事情，尤其不明白的是她当初为什么要把自己青春时期的純洁的爱情献給这个房格，还有她的清白，因为她那时候是清白的！天呀，他哪是个真正的人！他自知良心有愧，站在那兒哆嗦——他高貴的承当自己的罪孽，活象她以前在那产兒院里看

到的那个牧师①。她当初准是用他的太太的爱慕的眼光来看他的——她倒眞願意再碰到他的太太!

不，她頂頂不明白的还是她自己——她刚才那种样子眞糟心，就象一个动不动就大叫大鬧的娘們。他把她看作那种女人，那还有什么奇怪？不过，难道那种女人就比别的女人下賤？随你怎么說，反正只有她們，干了活，能得个好价錢!

今晚上，狄蒂对样样事情都怀疑——她到处只見一片黑暗。沒有人肯給她五个克郎买羊毛衫，哪怕她拿她的生命来换也不行。可人家还布道說什么要坚持下去，要有勇气哩。她回到家里的时候，人都累得要死了。

卡尔的兴致倒是好得很。"这是那豌豆和腌肉的功效，"他說，"我喝的簡直醉了!"他的举动也眞象个醉汉。他把床拉到了房間中央。

"你起来过么？"她吃惊的說。

"是的，这全怪那些該死的耗子——它們居然在我枕头边咬起来啦——哪，就在这上头。我使尽力气敲板壁，可是沒有用。听，它們又在咬了。你瞧，这胆子有多大？"

它們一个劲兒在板壁敧斜的地方咬；壁紙动了，出現了一个窟窿，有什么东西从窟窿里掉出来，在地上滚。狄蒂拿灯一照，原来是一个两欧耳的銅板！这时候，又有一个掉下来，又是一个，接着銅板嘩啦啦的象陣雨一般倒下来。"这是'黏子心'积的两欧耳銅板!"她嚷起来，吓的对着它們发楞。

卡尔一翻身，跳下了床。他忘了冷，也忘了病，光穿一件衬衣，站在那兒，拚命用手扩大那个窟窿。"瞧!"他从里边掏出了一只雪

---

① 見第四部第四章《小天使》的第七至十三段。

茄烟盒，嚷道。"你瞧！"盒子里装满了发綠的两欧耳。

狄蒂望着这些錢发楞，她的脸在哆嗦。"这下，你的羊毛衫有了着落了！"她說，竭力想挤出一个笑容来，可是偏偏忍不住哭了。她身子发軟，瘫下去。那种可怕的，心提到半空的感覚現在終于松散了。

"这不是什么要哭的事兒呀，"卡尔摟住她的身子說；他不知道为了这倒霉的羊毛衫，她受了多大的委屈。

她倒在他怀里，脑袋靠在他胸前，悄悄的哭；所有她的矜持仿佛都在她的眼泪中溶化了。卡尔温存的撫慰她，却不說話；她需要痛痛快快的哭一場。

等她安靜下来以后，他扳起她的脑袋，双手捧住了她的憔悴的脸，眼泪使她的脸容变得忧郁、美丽，犹如秋天閃着晶瑩露水的田野；他紧瞧着她的脸。"这下，你在我怀里哭过了——这下，你是我的了。"他神情严肃的說。然而在他眼睛深处却有什么东西在笑；也許，这是他的心。不管是什么，狄蒂不得不閉上了眼睛。

她紧紧的偎着他。

第十八章　狄蒂休息

卡尔到底又能走动了，眞是幸事；因为不多几天以后，輪上狄蒂病了。

一天早晨，拉司慕逊老婆婆走进房来，她还躺在床上。"天呀，你病啦？"她惊慌的說。她起身以后，发現狄蒂在床上，这是从来沒有过的事。

狄蒂想勉强的装出一个笑容来："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怕是起不来啦。我沒有半点兒力气。”

“那你就躺着得啦，姑娘；說眞的，你能好好休息一天，对你有好处，”老太婆說。

狄蒂躺着，心里挺不安。“我躺在这兒閑着，眞不象話。可我的腿軟得厉害，”她推托說。“明天我就能起身啦。”可是，到了第二天，她的病看来越发重了，卡尔不許她起床。“你要起床，我就請托尔普医生来。”他吓唬她說。这挺有效。

她一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尽管她并沒說哪兒疼痛，这是因为她素来乐天安命。往常，狄蒂决不願意一动不动的躺着，看别人干活。“我正納悶兒，是不是她內里有什么东西绷折了，”老太婆跟卡尔說。

卡尔的病，加上这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她咬着牙勉力維持，这两副担子把她力气都耗尽了；現在你可以看得清楚，她是多么衰弱。她明明是一丁点兒力气都沒有了；因为就在她躺着看别人干活的这几天里，她連家务也交給了他們——往常，她总覺着照管她自己和别人的事兒是她的責任。

卡尔就在家里伺候她，他还沒有复元到可以出去捕魚的地步；反正最近这几天里，港湾封冻了，也不能捕魚；可是那个漁夫在他害病的时候，一直給他保留着他的位置。“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挺乐意跟我合伙，”卡尔說。“我那一份船股可以用干活来抵。这一来，到春天，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狄蒂笑了。

春天——嗳，它眼見得快到了。白天慢慢的长了；可是冬天偏偏越来越凶。它把冰块从波罗的海赶过来，凱格湾有一半給冰块塞住了。不过，这倒有一个好处，卡尔因此就在家里待着；說到吃喝，那跟以前一样，他們总有办法可想——他們至今也沒餓死呀。

由于跟那个漁夫相識，卡尔找到了一个輕松的工作，在漁船停靠的加美尔海滨給人帮点兒忙，不过只有上午才有活干，他們不能靠这活命。他又沒有力气去东奔西跑，找零活兒干。一天，他站在那兒翻弄他的职工会的小本兒。

“你在打什么主意？”狄蒂問。

“噢，我想今天下午上职工会去——那兒分发救济品。”

“别去，”狄蒂說。“你干这个不光彩。”

“嘿，一个人要沒力气干活，就顧不得要飯体面不体面了，”他苦笑[1]說。

他空着一双手回家。他沒結婚，那些有妻兒的人首先得到照顧。“其实，这是因为我是个反对派，”他气憤的說。“有什么工作的时候，也总是最后才考虑我們——他們想把我們治得服服貼貼。”

“那讓他們把粮食留着得了，”狄蒂滿不在乎的說。“我們总能对付着过。明天我就起床！”

她天天都这么說。这样，过了一星期，卡尔就去請他的朋友、那位医生来瞧病。托尔普十分仔細的检查了一遍。“你讓自己休息一陣子，这件事你作得有理，”他检查完了說。“我現在給你开点兒东西喝——开点兒叫你心脏长力气的东西。”

卡尔送他到大門口。“她有什么毛病？”他問。

“样样都有毛病，也样样都沒有毛病。她正如人家說的，灯尽油干了。”

卡尔惊愕的望着他。

“我告訴你，我还从沒有看到过一个病人象她那么精力耗竭

---

① 按德英譯文直譯是“带着絞刑架上的幽默”。

的——至少就她的年紀来說是这样。她連心脏都耗得不行了——虽然我想她从来沒眞正害过病。你知道，我們身上的肌肉，就数心脏頂頂强健。她过的一輩子一定苦得非比寻常。"

"眞是这样，"卡尔回答。"你看她什么时候能起床？"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再能起床。就算往好里想吧，也得經过好长一个时期。一个人的病能不能治好，其中并沒有明确的界限。不过，她需要好好休息。也許，休息能够創造一个奇迹。"

卡尔馬上动手把她搬到另外那个房間里。那兒要清静一点，床也好一点。"医生說，她很快就能起床，"他跟老太婆說。"不过，她需要好好靜养；万不能讓孩子去吵她——晚上也不行。"

"嗳，多謝上帝，她沒有什么大毛病，"拉司慕逊老婆婆高兴的說。"我还眞以为她內里有什么东西——灵魂什么的——绷折了呢，因为她老是躺在那兒一动不动；往常，她总是那么忙忙碌碌。这样的事兒我以前也碰到过！"

彼得搬到了卡尔住的小房里，小乔治就在两张椅子上睡。老太婆带着小妹妹。"这可眞好，"她說。"这下有人給我暖腰窝了！"随你怎么摆弄，她反正总覺着挺合适。

靜养果然創造了奇迹，这是說，狄蒂的兴致比以前高了。她覺着躺在一张又軟又寬的床上睡覺，不用在睡梦中时刻留神是不是有孩子打了被窝，眞是一种享受。"以往，我在大戶人家当佣人的时候，也曾这么睡过，"她說。"那时候，我也有我自个兒的床，还有弹簧垫子。可是我当初太年青了，不懂得其中的好歹。"

她想的往往是过去——如今她有的是时間。每逢卡尔跟她說她很快就能起床的时候，她就笑吟吟的。他要在靠近那家瓶子酒館的地方买下一所小屋；那兒，大海就在脚边，到加美尔海濱去干魚活兒也不远。"那时候，你得象以前在你們漁村里那样，从漁网

里捞鲱魚，补魚网！”他說。她躺着听他的，不贊成，也不反对。

她性情温和，又显得那么柔弱；她的脸色一天天的越来越苍白——这是因为老在床上躺着。她的嘴唇皮子厚而发青；她常怨心口疼。

可是她不願意喝那药水。卡尔只得逼着她喝。尽管这样，药水瓶子却空得挺快；原来拉司慕逊老婆婆时不时的来灌上一口！别人都拿这打趣她。

这时候，大家都喜欢狄蒂这一个事实得到了証明。几乎这屋子里住的人全都来看过她，而且人人都送了点东西来，虽說他們自己的日子也十分难过。“你簡直跟皇后娘娘上朝一个样，”拉司慕逊老婆婆說。兰霍姆太太送来了一只烤小鷄和一杯葡萄酒，面包师傅的老婆送来了一个蛋糕。这样害病倒真不錯。拖鼻涕的小娃娃們趁房門开着的时候，打过道里走进来，把一块糖，一块捏在烏黑的小拳头里的粘粘的糖放在她床上。这些小客人比誰都能叫她快乐。这些东西全都放在床边的桌上，狄蒂沒有胃口吃它們。这一来，孩子們和拉司慕逊老婆婆可是得其所哉；他們大小四个当仁不讓的把这些美味收拾了个一干二净。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兒天天来。“我們的狄蒂媽媽今天怎么样啦？”他站在过道里問；他不肯进房。近来，他身子直哆嗦，背傴得厉害，两条腿一天天的站立不稳，人也越来越脏，越来越龙鍾了。“这可怜的老汉！”拉司慕逊老婆婆說。“他又变成小孩兒啦。”这話听起来真好笑；她比他还长十岁哩！

她倒是真沒变成小孩兒。她收拾张罗，尽管年紀上了八十，她却挺身担当起日常的劳苦。她不理会过去的年月。她当初的生活并不很好，这有許多事实可以証明。可是她絕口不提这些，連狄蒂也不知道她的孩子們在哪兒。“他們要沒死，就一定还活着！”她对

这問題以及凡是跟她的过去有关的問題的回答就是这样。她知道与其翻那些改变不过来的陈年老賬，还不如干些别的事兒要有用得多。

这些日子来，狄蒂老爱回顧自已过去的經历和不幸；现在，她一輩子头一回有这閑工夫。“我想我准是要死了，”她說。“我想起了好多奇怪事兒。人快死的时候总是这样。”是啊，眞奇怪，早在她出世以前，人家居然就在算計她！他們从来就不喜欢她，而且在那时候，他們就打算害死她。这眞奇怪，那时候，他們还不知道她会是怎么个样兒哩。这要怨穷困！外婆的死以及苏丽妮在牢里耗損了身子——这也得怨穷困。“我在納悶兒，是不是样样祸害都該怨穷困？”她跟卡尔說。

“反正多半是这样，”他肯定无疑的回答。“我們要能把貧穷和苦难消灭了，这世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孩子們决不能是坏的，”狄蒂若有所思的說。“有一个时候，我对孩子們挺凶，有什么东西摔坏了，就处罰他們，因为要添补一件好不容易。不过，話得說回来，他們要是摔破了一只值一克郎的杯子，而你又有这一克郎的話——那你只要再买一只新的就成。那还有什么罪过？人穷眞是作孽。”

“不过，孩子們要不是坏的，那人大了怎么就变坏了呢？”她接着又說。

“我想大人也不是坏的，”卡尔說。“逼着我們干坏事的难道不是这环境么？”

“不，我是坏的，有时候，我見你們个个人都恨，我想世上样样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你害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是肯把我的命舍了，那人家就能把它变成一件羊毛衫，你也就能好起来（你瞧，我胡思乱想些什么来着！），可是我不願意。”

“可我比誰都害得你苦，”卡尔說。

“真的么？”狄蒂吃惊的望着他。他作什么，心眼兒都是好得沒有說的，她常常为这生气；現在，她可是为这高兴——这是替孩子們也替拉司慕逊老婆婆着想。有了他，他們的日子就好过了。她自己呢，哦，她要挽着他的手走向死亡，就这一点，也可以說明她的心迹了。

“我跟你們分手，心里并不覚得难受，你說，这是不是我太狠心了？”有一天，她問。

卡尔摇摇头。“难道你舍不得离开的人一个也沒有么？”卡尔存着一綫希望問。

狄蒂想了想。“有，小彼得，”她随后說。“他能教人做一个好人。”

“难道你不想看着云斯长得有多大了么？”卡尔問。“我去把他領回来好不好？”

不，干么要領他回来，狄蒂已經認不得他了。这兒有的是别人的孩子，尽够逗她快活的。“那些眼泪已經干了，”她解释道。“一个人是不是哪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我看来都一样。要紧的是你跟他一块兒过活，对他尽心負責。只要是跟你一块兒过活，你尽心負責的孩子，你也就会爱他。”

“不錯，你負起了对大家的責任，所以你也就爱我們大家，”卡尔說，亲了亲她。

“可我已經对誰也不負責了，”狄蒂回答。“我不想再負責任了。”

“那是因为你沒有力气。眼下，你要好好静养，讓力气恢复过来——記住，你还年青，你才二十五岁。”

“才这么大么？啊，对！”狄蒂快乐的笑了。“你瞧，我还以为我

經历了那么多，是个老太婆哩。我想，我已經灯尽油干了，就跟一只破胶鞋一样耗光了。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拉着外婆的手四下里乱跑，或者坐在她身边念書，簡直象隔世似的。时光眞是又长又艰难呀，卡尔！还有小山农庄，'鵲窝'——那又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你过的是忙忙碌碌的一辈子——你眞是从沒有偷过懶。你也經过了好多灾难。好日子，你从来沒过过！不过，我向你保証，現在你要过好日子了。"

"是啊，眼下我要过好日子了。我已經在过好日子了。我好象是跨进了另一个什么責任也沒有的世界。再沒有人叫我的名字，这你明白么？孩子們呢，还在那兒，要人照顧——这些小宝貝，他們对我总是一片好心。可是这种种象是交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啊，不，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象貧穷已經給去掉了！啊，世界上要沒有貧穷該多好！你相信能把貧穷去掉么？他們眞是在想法子作到这一点么？貝萊在这么作么？"

"对，他刚巧提了个建議，說要办公共托兒所，"卡尔說。"由医生来监督，样样設备都要現代化，有澡盆，蒸汽洗衣机，消毒牛奶。孩子們由保育員接送，这样就省得做媽媽的来回接送孩子了。我想，孩子們坐的是特制的有車厢的車子。"

狄蒂的眼睛放光。"这太好了！"她叫起来。"这有多方便呀！"可是她接着看到了他的脸色。"难道这也有什么不对么？"

"我不願意扫你的兴，"卡尔回答。"不过，这怕不是我們应該走的道路。他們倒不如減輕一点做媽媽的負担，讓她們待在家里。这办法只是帮助了剝削。"

"这倒是眞的，"狄蒂丧气的說。"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不管有什么事兒，你都不敢高兴！那背后老有什么别的算計。我看到

的东西，你在它背后发現了一些别的什么，說不定，第三个人走过来，又在你发現的东西背后看出了另外一些东西，又作了新的解释。”

“是啊，看起来，通往眞理的道路似乎很远，”卡尔沉思着說。“也許显得比实际情形中远一些。”他一边說，一边摸着她的一只手；这是他的习惯。

“你現在可以亲亲它們，”狄蒂說。“因为它們現在很好。”他于是把她的一双手举到他的嘴边，盖住了自己的脸。她高兴地笑了。

“你还記得么，我有一回訴苦說，一个人要有这么多粗活兒干，就沒法子把一双手保养好？你听了就亲了亲它們，說，千万别为了这双手觉得丢脸，因为它們是我升天入地的通行証。当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光是觉着难为情，可是現在，我完全明白了。昨夜里，我梦見上帝也亲我的一双手——你說这奇怪不奇怪？他站在天堂乐园旁边，所有劳累的人都进那乐园去安息。另外有些人不讓我进去，他們說，她年紀太輕了，还可以干一陣子活兒。可是上帝拿起我的一双手来，看了看，然后說，她累的够了；就在我刚創造好这世界的时候，我的一双手也不比她的难看！他說完，就亲了亲我的手。那时候，我难为情极了，因为一双手实在不好看。不过，話說回来，正因为难看，他才亲它們，于是，其余的人个个都向我弯腰行礼。”

她話講得累了，就閉上眼躺着。卡尔为了不惊动她，坐着一动不动。忽然間，她抬起头来。“听，他們又在唱贊美歌啦！”她說，那样子象是在傾听天上的声息。

“这是那新房客在外边长过道里唱，”卡尔說。“他还是我的一个同伴，在抽水站一块兒干活的，这人好极了。不过，他在一个人的时候，老要唱圣歌。他是蓬霍尔姆島人，那兒的人全都有点兒疯

疯傻傻。"

狄蒂的思想飘忽不定；这时候，她又想到了一件新的事情："外婆常說：我們曼恩族人象綿羊——人家把我們身上的毛剪得越短，它們长得就越密。你說这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曼恩族的人呀。"

"对，这話說得不錯。据說曼恩族人的心眼兒比他們的头脑好——他們不容易守住自己的一切。一个人受了这种教养，就不能不讓人踩在脚底下，所以我們全都是这样。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現，有那么多曼恩族人，他們全都在底下。我們身上的毛长得好，这我沒有什么說的。我相信，有一天，这世界会为了这一点感謝我們的。不过，是誰剪我們的毛呢，这可不大一样。到現在为止，我想是魔鬼占了剪下来的毛。你也这样想么？"

可是，这时候，狄蒂真是睡着了，她睡得又安静又香，象是好久沒有睡过一样。卡尔悄悄走出房間。他要趁狄蒂睡着的当兒去找几个失业的伙伴，打听打听眼前的情况。他知道大伙兒都很激动，越来越厉害的貧困使得憤恨的情緒一直在增长。他們对目前种种安排，对他們自己的領袖很不滿意。有人提議宣布总罢工，断絕煤气水电的供应；有人还威胁說要把权力拿到他們自己手里。卡尔想把这些情形打听清楚；这些日子来，他跟反对派失掉了联系。

第十九章　撿煤的孩子

拉司慕逊老婆婆說的照例不錯。狄蒂終于又起床了。她是用上等材料做成的，所以一时还垮不了。一天，她坐起在床上，說是要帮老太婆做引火柴。等到她手里刚拿了点什么的时候，她的脚板也发痒了——她非起来不可。可是她到底沒有多大力气，将近

傍晚时分，她又鑽进了被窝。不过，这究竟是前进了一步。她們两人要是出力的干，一天差不多能挣一克郎。再說，这倒是細水长流的活兒；在这大冷天，人家少不了要使引火柴。

卡尔在沒有比这更好的工作的时候，也来帮一手；于是他們坐着边干活，边聊天，时光过得美极了，特别是在晚上，那时候，孩子們上床睡了。狄蒂也在床上，她坐在那兒觉着最舒服；放活兒的桌子就横擱在床上。

这些日子里，小彼得差点兒成了这一家頂頂重要的成員。他挣的錢几乎跟其余几个人合起来的一样多。他放学回家，吃了飯，立刻就跟埃伊納拿了他們的两只袋子，推着一輛用来运燃料的旧孩車的底架出門。晚上回到家里，他已經挣了半个到一个克郎。别看他小小身体，平时不声不响，他可是个懂得怎样过日子的孩子。

他跟埃伊納眞是一对精明小伙子。这城市里里外外，有些什么机会，他們知道得一清二楚，哪兒能挣个五欧耳十欧耳的，他們心里也大致有数；这些五欧耳十欧耳的零錢最后就湊成一天挣的总数。然而，要挣这些零錢并不簡单。往往这十欧耳在北城，其余的却在克利斯蒂安港或者瓦尔貝。这就得看你的两条腿了。不过，光是两条腿还不頂事，更重要的要看你的脑筋灵不灵；脑筋要是不灵，跑破了木鞋也是白搭。

每回，孩子回到家里，一句話不說（他不声不响已經成了习惯），把挣的錢放在桌上，这时候，老太婆就两手一拍，嚷起来："老天爷，这孩子多能干。他总有一天要成为百万富翁的。你在哪兒挣到这么多的錢；决不能是偷的吧？"

狄蒂看他累极了，就沒有問他，只是显得特别溫柔的帮他摘手套，脫上衣。她在爐子上給他留了点热的东西，这往往是些特别的食物，因为他已經有几分象当家人了。最后，她送他上床。他一鑽进

被窝，馬上就睡熟了。有几回，他甚至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睡着了。狄蒂等他睡熟以后，仔細察看他的衣服，只要哪兒有地方，就在哪兒縫上个口袋。他有一个孩子脾气，喜欢身上有好多口袋，要是比学校里哪一个孩子都多，他就覚着十分得意。在这一点上，决不能讓他感到自己的寒傖！她要有什么新东西給他，比方說，一条围脖，或者一副手套，她总是拿来放在他的衣服堆上。这样，他早上发現了，就打心底里覺得高兴；这时候，他經过一夜安眠，人又显得精神了。他把衣服翻来翻去，看过了一夜，是不是又添了一个新口袋。

彼得不要講他怎样找机会掙錢。这有什么可講的？难道講他在牲口市場，在一个赶牲口的上酒館的时候，給他看了整整一个鐘头牲口，冻得象狗一样，結果掙了二十五歐耳么？或者講他在煤气公司碼头給一位船长买啤酒，掙了十个歐耳；給一位船員去北城送一个包裹掙了十五歐耳么？还是講他給人送一封急信一直到瓦尔貝，結果却一个子兒也沒掙着，因为人家要他带回一个回信，可是等他赶到那兒的时候，收信人已經走了？这样空欢喜的事兒也常有；埃伊納一口咬定說：这种差遣是存心叫人上当——他总是要人当場付錢；可是彼得为人太傻太老实——难道这又有什么可講的？这些事情一点兒也不值得大吹大擂。

而那些真有意思的事兒呢，偏又不能講；至少是不能跟大人講，他們太蠢了。因此这两个孩子把这种事情藏在肚里不說。最能賺錢的东西是煤；可是撿煤也得憑运气，憑手脚灵巧——这本用不着逢人乱說。当他們倆吃了午飯，推着那旧孩車底架出去的时候，他們看起来就象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打算憑着自己的稚气去征服世界。晚上回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只是沒精打彩，累得要死。不过这中間却有一番經历。

他們刚走完他們居住的街道，那份兒稚气也跟着消失了；他們

变成了两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小机灵鬼——两眼什么也不放过的小小的猛兽。他們把城市划分为二，各占一方。一个活动区域在屠宰場所在的干草市場，工人和水手众多的煤气公司碼头以及周围一带；另一个分到的是新老两个广場，加上那所大学，几条农夫們常停留的街道。他們每隔一天对换一下地方，主要是因为那輛破孩車，他們管它叫"煤車"；誰去干草市場，誰就把这旧車架推去，藏在市場上一个牲口栏后边。这車实在不大雅观，摆弄起来也很不方便，因为它一边短了一个輪子。不过，它运起煤来还挺合适，而煤呢，前边已經說过，是能賺錢的东西；要是别的都不成，他們在煤上头总能够掙一点。

五点鐘，他們照例在藏煤車的牲口栏后边碰头；这一天是个倒霉日子。埃伊納掙了三十欧耳，彼得只掙到二十。他們把掙的錢加起来平分（他們一直是这么办的）以后，就商量怎样补救这白耗了的时間。这只有一个办法：撿煤来卖。南大街住着一个老太婆，开一家小鋪，她收他們的煤，一袋子給五十欧耳——他們常常卖煤給她。說起了煤，那是撒的到处都是：沿碼头，煤气公司四周，不过要数那貨运車站的大站場上撒的多。那兒不准閑人进去，因此他們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挑这条路子！楼賽的垃圾場，这两个孩子早就不去了；那地方太远，再說，那些烧了一半的焦煤也不經烧。

今晚上，时間不多了，他們就挑了貨运車站的站場。到那兒去，要不讓人发觉，只有奔維斯特监獄；那一带地方灯光很暗。于是两个孩子推了煤車飞跑。埃伊納管推，彼得就在短一个輪子一边扶住它。

一路上，他們訂出了作战計划。他們要卖給那老太婆两袋子煤，能得一个克郎。这么一来，他們每人都可以給家里七十五欧耳。明天烧的，狄蒂媽媽还能对付，可是埃伊納的母亲一点兒煤也

沒有了，她又得洗衣服。这么一算，不过两袋半煤，他們一下就撿得了！

他們在草地街附近溜进了貨运車站的站場。那輛煤車只能留在街上。他們撿到能拉了走的限度的时候，就把袋子拉到車边，把煤倒在一个袋子里。然后他們又往另一个袋子里撿煤，各人扯住袋子的一边，拉了走——接着又把它装的煤倒在头一个袋子里。他們这样来回走了几趟，最后把那个袋子装滿了。袋子重得大人才能拿了走，可是，这时候，他們也累了。那第二个袋子每回装撿的煤，装到他們能拉了走的限度的时候，都得往地上倒。末了，煤堆够大了，就再往袋子里装。这論袋計算的办法可是真精明！收煤的老太婆一定要袋子滿得到了頂，要不然，她就扣錢。这方面，他們已經熬出来了。不过，話得說回来，这兒地方大，灯光又暗，要作到这一点，挺費时間；再說，他們还得赶好长的路。那煤車每回只能装一袋子煤。

"喂，我們再往里走，"埃伊納說。"那兒煤多得成了堆，看得也清楚点兒！"他們就沿柵栏推車往里走，一直到了站場边上，才拿了袋子，順着斜坡滑下去。

唉，这兒煤撒得遍地都是，一无用处，給踩在积雪和泥浆里。可是把这些煤撿起来，那就是瀰天大罪。要讓人逮住了，非挨一頓揍或者給送到派出所去不可。

站場亮得如同白昼，那些大弧光灯高高的吊在半空，活象一只只火鳥张开翅膀在空中翱翔。每回，它們扑动翅膀，站場就蒙上一片半明半暗的阴影。两个孩子藏身在几节火車厢的影子地里，离他們不远，有人在叫喊，拉汽笛——那是在調車。他們不說話，連小声兒也不說，只管象蜜蜂一样忙忙碌碌的干，想早点兒撿完。到处是高高的火車路軌，一不小心，就会在上面摔一跤。埃伊納拉拉

彼得衣袖，叫他提防它們。这时候，彼得就哆嗦起来。这眞不是鬧着玩的，可是沒有法子，只能硬着头皮干。这两个孩子已經习惯于在命运的輪子底下鑽出鑽进了。

猛然間，他們听得近旁有人叫喊；一个人跑过来。“你們这两个該死的小賊！”他嚷。埃伊納忙拉了彼得躲到一輛貨車背后；哪知道彼得手一滑，松了袋子，摔倒了，正好摔在一道强光里。强光移动了！他左手里有一件东西，白色的东西，他握紧拳头，抓着它不放。他只能用拳头抵住冰冻的地面，站起来。不料他的一只脚給道岔絆住了。一节大的煤車，灰白色、大的了不得的煤車在他身上滑过去；煤車沒有火車头拉，它只有一个人吊在后边踏板上，往前探望。孩子惊恐的尖叫起来。

人家抱他起来的当兒，他看見埃伊納正在手脚并用的往坡上爬，拉着背后的袋子。

接着，他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黑暗，仿佛那些大火鳥一下子全都飞走了。

第二十章　上帝的心

鮑符尔上狄蒂这兒来，向她辞行。他收到了克列斯蒂安写来的一封信，克列斯蒂安眼下随一条船待在汉堡①，还得在那兒待两星期；那是一封地道的信，有四頁长，信里講了一大篇当水手如何如何的好，劝鮑符尔馬上上他那兒去。他只要去就行，余下的事由克列斯蒂安来办。信里还附了盘費，可見他的話是当眞的。鮑符

① 德国靠近北海岸的大港口城市，工业中心。

尔打算立刻动身，明天早上就有一条船走。可是在他到了大洋那边以前，决不能让他的师傅或者父母知道。这件事除了狄蒂以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是不是觉得他这样溜之大吉有什么不对，他问。

“不，只要你愿意，你闯你的江湖去吧，”狄蒂说。“没有大不了的理由要待在这儿。克列斯蒂安跑了，现在挺有出息。”

这一来，她不能不答应他，等他走了以后，再去告诉父母。“不过，你不用替我向辛妮问好，”他说。

“这可不合适，”狄蒂说。“她从来没作过对你不起的事儿。”

“那——那倒是没有；不过，她太——我就是不喜欢她！”他说，“我们是个糟透了的家庭，就因为雅尔玛逃跑了。”

“怎么，雅尔玛没回来么？他是借了父亲的钱走的呀！”

“没有——爱尔茜落得——”

“爱尔茜怎么啦？”狄蒂着急的问。

“唉，她——”鲍符尔哭了。哦，他得走了，他还有好多事情要料理哩。狄蒂不由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下他要跑了——就跟当初克列斯蒂安一个样！说不定，他们俩哪一个她都再也见不着了。这简直跟送一个儿子出门差不多。

爱尔茜遭受的不幸固然叫人难受，可这到底说不上是就此完了。不管怎样，反正不用把辛妮太当真，想当初，她自己年青的时候，她的贞洁也只是在那储蓄银行的折子里存着。

这时候，拉司慕逊老婆婆领了安娜小妹妹回家了；她们是上盖斯玛妈妈那儿喝她的生日咖啡去的。“她又要信别的教了，”老太婆说。“她眼下信的教——那叫什么来的，啊，叫什么都一样——再没有什么好处给她了。”

“妈妈，你还说，叫什么来的？你也是信的这个教①呀！”狄蒂

笑着說。

“啊呀，是么？不，那兒她撈不着多大油水——由你怎么說，我反正从沒看到过吃食打天上掉下来。不，我看她是在打瑪門教②的主意！”

狄蒂笑了。

“好，好，你笑吧，”老太婆說着，自已也笑了。“不过，不管那是什么教，她反正又要在那兒受洗礼了。啊，对啦，小乔治不是該受洗礼了么？人家都覚着奇怪：他怎么还不受洗礼——盖斯瑪媽媽就这么說过。”

“这，我們还得等些时候，等我們日子好过一点，再讓他受洗礼。那时候，你給孩子拿帽子，媽媽！”

“暧，也沒有第二个这么亲的人了。从他生下来那一天起，我就跟他打交道。好，一受洗礼，他就能有个正正式式的名字了，不管是叫乔治，还是叫别的什么。”

“可是他已經有了乔治这名字了，媽媽，”狄蒂反对道。

“是啊，我們这么叫他，可那不是他的名字，因为他还沒受洗礼——我就知道这么多！”她停了停，又說下去：“其实，只要是压根兒付不起錢的人，受洗礼就可以免費，因为他們不这么办不行，他們总不能眼看着一个灵魂迷路。不过，当然罗，他們要能掙这錢，那——”

狄蒂端出了食物。“你們現在吃吧，吃了，孩子們好上床，”她說。卡尔出門打魚去了——这是他害病以来头一回打魚。

“你自个兒不吃一点么？”老太婆問。

---

① 指拉司慕逊老婆婆为了弄一双靴子穿，經蓋斯瑪媽媽指点，上那教会去做礼拜的故事。見这一部第八章。

② 瑪門教是美国人約瑟·史密斯在一八三〇年創立的教派，主张一夫多妻制。

“不，我要等彼得回来。他晚上老是孤零零一个人吃飯——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眞为他覺得难受。”

“可你知道，你該上床睡啦！你得記着你有病啊！”老太婆說。

不，狄蒂要守到那孩子回家。她对他突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望，她渴望用一只胳膊摟住他，望着他的孩子气的可又严肃的眼睛，他呢，站在她面前，摸弄她的肩膀，說一句話，就插一句：“你猜怎么，媽媽？”他的欢笑不多，可他的心眼兒有多好啊！

安娜妹妹跟他刚好相反，簡直是一只地道的小猴兒，有趣极了。这是說假如她高兴的話，因为有时候她也会走另一个极端。不过，只要她兴致一来，那誰也招架不住。她在吃飯的时候，扮鬼脸，頂頂吓人的鬼脸，一忽兒是妖怪，一忽兒是野兽，拉司慕逊老婆婆看了，吓得差点兒从椅子里摔下来。小弟弟也嘻嘻的笑，蹦到狄蒂大腿上——这三个等于串演了一出滑稽戏。她自己不参加，她不贊成吵鬧。她病后变得特別爱靜了。把孩子們打发走以后，她算是眞正的松了一口气；这时候，老太婆也累了，就跟孩子們一块兒上床。

狄蒂坐下来干活，一边惦念着她的小彼得。他在外边熬得那么晚，她心里眞难受。今天他一定比往常更累。他一定是在干活的时候，碰到了什么沒料見的倒霉事兒；这也是常有的事；往常他总是按时回家，一点不差。他这么一天到晚，无尽无休的忙着干活，連玩兒的工夫也沒有，眞叫人心疼。等她身体大好以后，一定不讓他再干活。要不然，他也会象她自己当初那样，連个童年也沒有，退一步說，就算有了两个鐘头玩兒的时間吧，他一时也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狄蒂并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不滿意，也不覺得生活亏待了自己；不过，她当初小小年紀，沒有机会玩兒，总不免覺得是种空虛。这好象在她的心灵和头脑里留下了几块空白。想到这

兒，她拿定主意，要給彼得找一件象样的玩具；他曾經想有一个带鉄軌的火車头。那支牙刷，他一天到晚抓在手里，眼看着就会黑得象什么似的，他还不讓人洗洗它。他沒有工夫痛痛快快的玩兒；多半因为这样，那牙刷才一刻不离他的拳头，也算是一种补償。再說，那是人家送給他的唯一値几个錢的东西。余下的全是从垃圾場撿来的陈年破烂。

罗森堡宫的鐘打了十点，这时候，狄蒂变得提心吊胆起来。她恨不得看到卡尔今晚上在家里；要說去找这孩子，那是毫无希望的事，他說不定在城市的这一头，也說不定在城市的那一头。不过，她需要有人对她說：你瞧着吧，他会平安无事回来的，他只不过是回来得晚一点罢了！他說不定是跟埃伊納一块兒看馬戏去了，这样的孩子脑子里的主意多着呢！

她把这些話都跟自己說了；可是，正因为不相信它們，她才巴不得有别的什么人来对她这样說。頂好由卡尔来說——他从来不說沒把握的話！

她一刻不停的走到窗口去望下面的院子；一听見楼梯上有脚步声，她就打开通长过道的房門。

这当兒，楼下工人安得逊的房里灯点亮了；她下楼去問塞尔瑪，她有沒有什么消息。塞尔瑪刚从外边寻找回来，披巾还在肩上。看样子，她哭过了。

“你說这是怎么回事？”她說。“我东奔西跑，跑了两个鐘头，凡是想得起来的地方，我全去了；我們坐在这兒挨冻，他呢，說好要拿煤回来。这种情形从来还沒有过，因为他虽說是个野孩子，可不能說不規矩。現在我們坐在这兒挨冻，連往爐子里添的煤都沒有。”她又哭了。

“你上我那兒取煤就是，”狄蒂說。“这倒不是頂糟的；頂糟的

是——"

塞尔瑪只管訴她的苦，連狄蒂要她去取煤的話她也沒听見。其实，她所以要一个劲兒往煤上头想，无非是怕面对現实。

这两个女人也說要上警察局去，可是两人誰也不願意讓警察局来干預她們的私事；她們两个都是沒有結婚的母亲。再說，孩子們总是要回来的，所以她們犯不着自己跑上門去交代孩子怎样沒有得到照管。他們自然会回来！他們是两个精明强干的孩子，东西南北，都摸得烂熟。为什么他們不回来呢？

"也許是哪兒失火，"塞尔瑪說。"男孩子一遇到失火，就把什么都忘了。"她自己亲眼看到过孩子們怎样在失火的地方站上一整夜，看得目瞪口呆，把别的事兒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狄蒂回到自己房里，再往下等。她坐着，手捂住嘴，好象要使劲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似的。她的茫然的眼光望着灯火。隨后，她猛一下振作起精神，她决不能向那些悲惨的念头屈服。她站起来，从那旧五屜柜里捞起一件衣服，一件用黑色粗毛綫打的背心。这背心还是狄蒂当佣人的时候留下的；她只在要打扮得齐齐整整的时候，才穿它。因此它看起来跟新的一样。她动手把它拆了，然后又取了几支大木針，开始織起来。这一冬天来，彼得一直希望有一頂带帽纓的針織的帽子；可是她老沒有錢买毛綫。这下，他可以有一頂帽子了，外加一副罩住衣袖的长手套和一条围脖，一式三件。他見了一定高兴！她心里有一种隐隐約約的想法：她如果实現了他的最大的心願，他就会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

· · ·

末了，她的紧张的心情松弛了，疲倦压倒了她，她睡着了，落进了一个幸福的梦境，梦見彼得跟她在一起。他站在她身边，象往常只有他們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偎着她，把这一天掙的錢放在桌上。"今天我們几乎沒有掙什么錢，"他用他那种叫人发笑的样

子說。"可是，后来我們到底掙了一点兒。"

狄蒂讓馬車夫奧尔逊下楼去喂馬的声响惊醒了；房間里挺凉，灯昏昏欲睡似的冒烟。現在，她死心了！她动手收拾房間，查看孩子們的衣服；她的脸色象化石一样。她还得查看一下卡尔的袜子——她决不能給拉司慕逊老婆婆留下好多活兒。她用織补用的毛綫把那些磨薄的地方加厚，这样可以穿得久些，也好讓老太婆有时間歇口气。她問她自己：这判决什么时候会来到呢？她覺得有一块恶瘤塞在她心里，象一个拳头在往外頂。她不得不打开窗子吸气。

塞尔瑪的房里还有灯光，原来她也在等候。院子里响起了拖沓的脚步声。一个送报女人抱着一捆沉甸甸的报紙一瘸一瘸的走来，把一份报紙打塞尔瑪家門縫里塞进去。过了不多一会，塞尔瑪飞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狄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塞尔瑪哭着，把报紙攤在她面前，她的手直哆嗦。"哪，就在这兒，"她抽抽噎噎的說。可是狄蒂听她的哭声就知道这不是为了埃伊納。

不錯，就在那兒：貨运站場发生慘剧，一男孩两腿被压碎。狄蒂漠然的讀这消息，这事情，她早已經知道了，早已經为它受尽了痛苦。人家立刻把他放上手术台，可怜的小家伙，睜着惊奇的眼睛，呆呆的望着医生和护士。他神志还是清醒的，因为当一个护士动手剪下他身上衣服的当兒，他哭了，說："你千万别把我衣服剪成一块块，这会叫媽媽伤心。"

狄蒂听了她临死的孩子說的話以后，覺得胸口舒暢极了，好象那个凶恶的拳头終于从她心里闖出来了。她身子往前一扑，血从她嘴里涌出来。

第二十一章　死

狄蒂慢慢的睁开眼睛。她看到自己的蒼白瘦削的手伸出在雪白的被单上；她的手腕边有一圈褶边。枕头四周也有褶边，她胸脯上也有，那是睡衣的褶边，这褶边往上在她脖子里繞了一圈，又順着脊背下去。早先有一回，她醒过来也发現自己穿着雪白的衣服，那是在她生下云斯的时候。不过，当初，她的头发堆在雪白的枕头上，象褐色的波浪，身边有一个小娃娃在啼哭；此刻呢，剩下的几根稀疏头发粘在脖子里，太阳穴边。她的脖子象鳥脖子一样細，这，她不看也知道，只要她一扭头，那兒的筋就綳得紧紧的。

她是死了，还是快要死了呢？她躺在頂里边的房間，她从天花板的裂縫上認出了这一点；她躺在一张鋪弹簧墊子的挺好的床上。她又从膝盖受到的軟軟的压力上覺得出那床被子，那是頂好的被子。可是誰給了它这么一个又白又好的套子呢？在一角上綉了挺好看的"阿斯特里德·兰霍姆"两个字。一刹那間，狄蒂覺得很难受，她这輩子不能看护兰霍姆太太了；她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不过，这在她脑子里一閃就过去了。

她閉了眼似睡非睡的躺着。有人悄悄的走到門口，往里张望；她覺到了，可沒有看見是誰。是苏丽妮么，还是拉尔斯·云生的寡妇？啊，这反正都一样。可是，这下是"吃人鬼"在砂崗上走过了！他的半个脑袋給枪弹打掉了，他正在四处找人借脑壳用——幸亏她沒有讓他瞧見。克列斯蒂安来了，他的一只脚給劈开了，狄蒂尽力帮他縫好——他急着要走。我們得买一双脚，好讓这孩子替換着使，她心里想。酒店掌柜要讓我們挂賬才好。可是，突然間，小

山农庄那位太太出現在門口，她又高又大——手拿着法律。現在要給你判刑了，她說，一边用那法律敲門框，敲一下，就是一年徒刑。她要永远不停的敲打下去么？全世界也沒有这么許多年呀。

狄蒂費力的睜开眼睛；原来兰霍姆太太在門口輕輕的敲。她笑了，踮起脚尖走进房来，在床沿坐下；狄蒂覚得有人給她擦了擦脸。“孩子們在我們家，”一陣暖洋洋的气息把这小声吹到她耳朵里。“你放心好了。”

孩子們？她使劲想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孩子們？哦，可是到处都有孩子呀。

一只手擱到她腦門上，使她完全清醒过来——这是卡尔的手！她笑了，睜开眼睛。“你好一点了么？”他弯下身子，小声問她。她微微点点头，却不张嘴——这是为了他；他相信她只要不說話，很快就会好起来。兰霍姆太太作了个手势告辞，祝她早日痊愈。卡尔在她的位置上坐下。他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兒，握住了狄蒂的一只透明的手，可是不跟她說話；人家不許他們說話！

她又陷入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里；跟着一个小姑娘走，这小姑娘孤零零一个人走过那树林子，到了一条小河边。河上有一道小桥，到仙境去的小桥。这小姑娘后来怎么样呢？她得了一双靴子，自己穿嫌大，給外婆穿又嫌小。可是她变成一位公主沒有呢？狄蒂想唱那紡紗歌，可是歌詞和調子她全都記不起来了。

“現在我得走了，”卡尔凑近她的脸說。“可是拉司慕逊老婆婆在厨房里，她会照料你的。”

啊，謝謝，可是拉司慕逊老婆婆不知道那紡紗歌呀，她压根兒不会唱歌。不过，那个蓬霍尔姆島人，他会唱！哪，他又在唱他的贊美歌“以法大！开了吧！”① 了。他是因为疯傻才这样老要唱歌么？狄蒂很想知道他是怎么个模样兒；她还从来沒看見过他哩。

人家能不能看出来，他是疯傻的呢？——上帝能不能看出他跟人家的区别呢？在他看来，我們多半是一样聪明！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过的日子更艰难，还是反而因此要輕松一些呢？不，使得生活成为一副重担的是責任。他为了人类的福利，担起了一份重得可怕的責任，这是卡尔告訴她的。也許，他疯就疯在这兒？她自己不也是一个傻子么？

狄蒂觉得自己幷沒有作出什么事来；然而，就是张罗这么一点衣食，讓房間里有这么一点暖气，她已經覚得象拉着千斤重載上山一样。每天早晨，她都发現这重載在夜里滚了下去，必得重新費力拉它上山巅！眞可怕！

那个蓬霍尔姆島人还在唱他的“以法大！开了吧！”天知道他还能唱多久。可是卡尔說得好：三千年以前，审判官和先知就已經对她自己和小彼得受人压榨这件事大发雷霆，幷且想叫大众覚醒过来了——哦，那时候，这沒有用处，那时候，人类还在沉睡！这疯子尽唱他的“以法大！”唱得对。也許，他的耳朵眞的开了，也許他唱的是对的。可是大家呢，只是把道出了眞理的人当作疯子。

一个人站在門口，用鋒利得出奇的眼光望着她。他的一对眼睛深深的藏在脑門底下；那眼神宛如一条又长又黑的过道尽头的閃爍的光点。“我可以进来么？”他小心謹愼的說。“我很知道你，

① “以法大”是亚拉姆地区使用的一种希伯萊語（即亚拉姆語）的詞。亚拉姆在今黎巴嫩和幼发拉底河之間包括大馬士革一帶地方。“以法大”这个音很容易从发音时嘴唇的动作上認出来，所以用来招呼聋子。
“以法大！开了吧！”这个典故見《新约·马可福音》第七章末：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結的人来見耶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穌領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說：“以法大，”就是說，“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結也解了，說話也清楚了。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但他越发囑咐他們，他們越发传揚开了。众人分外希奇，說，他所作的事都好，連聋子也叫他們听見，啞巴也叫他們說話。

卡尔常常講起你。我来是要祝賀你，因为你快要死了。我这就来告訴你为什么！"他小心翼翼的关上房門，走到离床很近的地方，坐下，他坐时身子向前俯，胳膊放在腿上，对着地板沉思。狄蒂十分焦急的想听他要說些什么，她焦急得心里象給針扎了一下，不由得呻喚起来。

他听了，滿意的連点几下头，仿佛是說，理应如此。

"我們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你已經覺察到了吧？"他抬起头来，說。

"是啊，一个邪恶的时代，"狄蒂小声說，她忽然想起失业，貧困，感到一陣恐怖。

"我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嗔怪似的說。"如今邪恶已經过去了；我們两个要来把它收拾干净，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死的緣故。我們的父亲上帝把邪恶賜給我們，好讓我們从中得到伟大；可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賞賜。你知道为什么我們大家都在沙漠里轉圈子，却从来脫不出不幸么？这是因为我們的耳朵是閉塞的，我們的眼睛看不見。可是，有一天，上帝碰了碰我的眼睛：'以法大！'他又碰了碰我的耳朵：'以法大！'这一来，我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我們眼里有土，耳朵里有土！你知道我是誰么？"他狂热的注視着她。

狄蒂微微点点头——她有点兒斷不定。

"我是活了一千年的无产者，因此开了眼、发現了这事情的就是我。我的在抽水站工作的伙伴們为了我的发現取笑我。他們当中数卡尔最好，可是連他也看不清这眞理。我仔細思量以后，斷定灵魂是个独立的东西，它在那上空为我們的福利控告！你可以得分，作一件好事就得一分。我得了第一奖，因为我在这么长可怕的年月里，受苦奋斗，比誰都多；你呢，得了第二奖，因此你是屬于我

的！"他意味深长的望着她，停了停，好讓他的話有时間印到她的心坎里。

"我是屬于卡尔的，"她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小声說；她并不害怕，可还是全身发凉。

"你要知道，你快死了，"他解释道。"这是解决一切的办法；你是拯救我們的人。沒有人在那边能控訴得象你那样，沒有人能象你那样告訴那灵魂我們的心眼兒有多么好，我們又怎样受不該受的苦，同时告訴它我們的嘴是哑的。要这么办就得有象你这样一个人——能够来来去去，可又永远待在那兒。卡尔跟我講起过你，我們的父亲上帝和我一直在找你。你会贏得主上帝的欢喜。欢喜就象疥癬，它在旁人当中会四面八方传播开去。"忽然間，他唱起来：

"以法大！开了吧！"
这呼声震醒了聋人，
使瘖哑的嘴唇作响，
当它在天上飞揚。
它在天空越来越洪亮，
舌結因之解开了，
聋子亲耳能听了，
齐把感恩圣歌来欢唱。

"我生来就是哑巴，我又是耳聋眼瞎。可是后来我作了这首贊美歌，这些束縛都解开了。"

"这不是眞的，"拉司慕逊老婆婆在門口說。"因为好多年前，我就知道有这首贊美歌。你现在还是回你自己的屋里去吧，安克尔，别坐在这兒胡言乱語，叫病人发火了。"她用手指着門口。

安克尔从椅子里站起来。"我自己确实沒有把它写下来。"他

結結巴巴的說，一边往門口溜。“因为我們全都是啞巴，我們又是耳聋眼瞎。可是上帝指定了那些能說話的人在我們自个兒会說話以前替我們說話，‘灿烂的太阳发出叫喊：以法大！啊，大地，醒来吧！’”他在过道里唱起来。到了那兒，他的胆气又壮了。

“呸！一个疯子，胡說八道！”拉司慕逊老婆婆恼怒的說。“我們用不着疯子来拯救这世界，这事兒自有聪明人来办。他們当中誰也沒有想着要到有面包的地方去把面包取来。他們还自以为憑着自己哇啦哇啦吵一陣，就能叫耶利哥的城墙[1]倒下来。”

她还有好多話要說，可是她想起了狄蒂需要安靜。“我的天！”她小声說，悄悄的走近床边。

“你用不着踮起脚尖走路，也用不着小声說話，媽媽！”狄蒂說。

“这么說，你是好多了？”老太婆高兴的問，狄蒂不答話。

“你覚得挺舒服挺安靜吧？”她接着又問。“我在留心把守着。不錯，那个疯疯傻傻的水泥工打我身边溜了过去，可是，除此以外，我一直緊緊的把着門，对誰都說不行。这姑娘得靜养，我說。有一大堆人来过这兒，要探望你的病，这是因为报上說你是个舍己为人的好母亲。有一张报紙說得眞好：‘一顆破碎了的母亲的心。’有一个讀者因此还送了二十五克郎来。孩子們在兰霍姆家，你知道了吧——他們可开心啦！人家还送来了那么多花圈。卡尔說，連棺材都盖滿了。可怜的孩子，他东奔西跑，从来不歇一歇。明天，要举行大出丧。失业工人都要来送葬。你不能去送送小彼得，眞可惜。”

“我会去的，媽媽，”狄蒂說，肯定的点点头。“我要不能一路走

---

[1] 耶利哥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古都，在約且河西岸。上帝賜給以色列人土地以后，他們要在三日內渡过約且河去領受产业，这时候，設防强固的耶利哥城却挡住了他們去路。故事見《旧約·約書亚記》。

着送小彼得，我也会飞了去。”

第二十二章　飞向星星

沉入深渊孤独而无畏，
沉入不尽痛苦的思念，
那是一片空虚荒漠，
犹如劫难重重的梦寐！
啊，何不归向永恒主宰！
或者飞向太空
飞向那灿烂星光无限！

这一回，狄蒂乐意的喝了藥水，睡了大半夜。她睁开眼来的时候，她的神志十分清楚，立刻想起这天是小彼得的出丧日子。她知道的还不止这一点，她知道的足够把她的灵魂从生活的重担和贫乏的最后的残余中解放出来。她觉得四肢无力，可是很輕松；她的身体再也感觉不到疼痛和重压了，她的心神落入一种和悲哀喜乐都不相干的特有的平衡状态。不管是小彼得的死也好，卡尔对她的关注也好，都不能真正深切的打动她的心。她的掙扎已經結束了。

上午，人家拿着花圈和花束来了。他們都是些劳街坊，直到最后一刻才凑得了需要的一点錢。那些花圈就擱在狄蒂房間的一个角落里；她喜欢看它們。慢慢的，它們在桌上和椅子里也放滿了，足有好大一堆，这还不算那些直接送到維斯特公墓那小礼拜堂去的。馬車夫奥尔逊自己提出来要跟他东家借一匹馬，下午送大伙兒去。扛大旗的，还有别的一些人不断的来跟卡尔說話。不光是

失业工人，就連职工会也已經决定要給小彼得送葬。看样子，要有一次总停工。这小家伙的出丧簡直跟王子一样了。

狄蒂叫人把枕头垫得那么高，几乎是笔直的坐起在床上，她要亲眼看看事情的經过。卡尔不时的探望她一下，立刻又不見了——他忙得厉害。拉司慕逊老婆婆也有許多事情要做——这样倒好，大家把狄蒂的病情給忘了。从里边一刻不停飘来咖啡的香味；来的人个个都得招待一下。

忽然間，就在她坐着静听的时候，她的呼吸困难和窒息的感觉又发了。卡尔連忙赶来給她藥吃。她躺了两三分鐘，眼睛无神的望着天花板。随后，这一陣发作过去了，她的神志迷迷糊糊的。卡尔悄悄的抽走了她的枕头，讓她重新躺平。他在她床边坐下，滿心难受的看着她的消瘦不堪的脸。这一回，他要失掉她了么？連她也要失掉么？这問題在他脸上刻下了痛苦的皺紋。

有人来了，他又悄悄的走到近旁那个房間里。来人是莫尔頓。

"我是来警告你，"他說。"这是一次大出丧，也許是这城市見到的頂大的一次。万一要出什么事呢？万一我們失去了对大家的控制呢？"他的脸色白了。

"你要講話么？"卡尔問。

"是的，我要講話。啊，我要是能放心大胆的把我心里的話講出来多好啊！瞧，这整个城市簡直是顚到过来了——市民团体，报界以及每一个人，都在为这小家伙掉他們的高貴的眼泪——其实呢，杀害他的正是他們。啊，要是能讓我們把这股潮水放出来，好好的冲洗一番；那么，至少还有一个年紀小小的殉难者算是沒有白白犧牲。"

"是啊，"卡尔沉静的說。"这我不反对，我想我們也不应該避免上帝的裁决。"

"对，不过，話得說回来，我們这是在用脑門子撞墙——連职工会也不支持我們。要考虑大家由于失业、情緒有多么憤激——現在又加上彼得的遭遇！不用費多大劲，这火就可以点燃。政府和警察局，也料到了这一着，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他們开头想阻止这次大出丧，这現在他們放弃了，轉过来要討論失业法——就在今天下午。我不知道他們是神經紧张呢，还是要向我們挑衅，反正軍队警察都布防好了。我估計群众从墓地出来，会到国会面前去示威。你看我們阻挡得了么？"

"我不知道，"卡尔阴郁的回答。"我的妻子快死了——說不定，今天这一天就保不住她。彼得的慘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这么說，你应該待在家里，我們得另想法子，不把你算在內，"莫尔頓說，伸出他的手去表示同情。"对一位母亲来說，这一定是个可怕的打击。但願这孩子的命运能叫我們猛醒过来，同时叫对方有点兒害怕就好！这样，成千上万个給这个残酷的制度毁掉了的孩子中間，至少有一个算是沒有白死。"

"从今以后，一切都要改变了——这邪恶的时代現在过去了，"有人在門外头說。

"进来，安克尔，"卡尔說。"这是我的一个同志，他相信他注定了要来解救无产者。这該死的环境把他給压折了，"卡尔轉向莫尔頓悲愴的說。

"对，人家因此就認为我是个疯子，"安克尔說，走到房里。"不过，他們認为是这样，我也由他們！"他的目光不停的从这个人身上移到那一个人身上，来来回回，准得象鐘摆一样。

"你当然是一个疯子，"莫尔頓說，望着他，眼光中洋溢着温情。"几顆小小的螞蚁，居然想撤翻这个社会的大厦，这还不是发疯么？然而使得中国的万里长城开始倒坍的却正是这些螞蚁。这些在所

有的人中间顶顶卑贱顶顶渺小的人，这些穿紧身衣①的穷光蛋，居然越出种种界限，想拥抱人类②，这也真算得是狂妄到极点了。对，我们是疯子，所以未来才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握手，同志！"

"你说是这样么？"疯子两眼放光，握住了他的手摇撼着，嚷道。"现在请让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要祝贺你，因为你对事情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别人尽取笑我，叫我心烦。现在有你跟我在一起，我们就是三个人了。狄蒂要上天去向灵魂诉说我们的事情，你呢？就在这儿替我控告。你会写文章的本领就该使在这上头。"

"你别理会别人说你些什么，"莫尔顿说。"灵魂在上天为我们控告，这是多么美好的想法！不幸，在这儿人间，道理只能讲给聋了的耳朵和冰凉的心听。"

"不，现在不会是这样了，因为现在狄蒂要上天了，世界跟着就会变样。"他欢欢喜喜的望着莫尔顿，然后用他的优美的嗓音唱起来：

上帝的呼声"以法大！"
响彻了黄泉阴冥，
死人复活了，回答了
一声，"哈利路亚！"③

"我可以在下葬的时候讲话么？"他突如其来的问道。

"讲话怕没有时间，"莫尔顿说。"不过你可以在坟边唱你的赞美歌。听听它，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们要能把它赶印出来就好

① 疯人院给疯子穿上紧身衣，以限制他们的行动。

② 俄译为"想叫人类联合起来"。

③ 赞美上帝的呼声。

了！”莫尔顿看了看表。

“这还来得及！”那个扛大旗的说。“还有四个钟头哩。我到印刷所去办这件事好不好？”

“好，谢谢你，”莫尔顿回答。

狄蒂轻轻的在墙壁上敲了敲，卡尔进房去看她。

“我的妻子想向你问好，莫尔顿，”他走到门口招呼，莫尔顿走进去，那疯子紧紧的跟着他。

狄蒂翘起下巴颏，仰天躺着，她的脸消瘦得厉害，死亡已经开始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在改造她的脸了。她微微向她床头边那张椅子指了指，莫尔顿就坐下来。

“你是莫尔顿，”她费力的小声说。“我认得你。我一直没有工夫读你写的东西；可是你让好多人觉得快乐。人家说，你把我们写得好极了。请问：你自个儿真相信你所写的关于我们的那些话么？”

莫尔顿觉得这问题来得很突然，一时不及回答。过了一会，他说：“在我心情最愉快的时刻，我相信。”

“是啊，一个人穷了，就得接触那么多的肮脏和糟心的东西。碰到这种情形，他还能保住一颗善良干净的灵魂么？”

“你知道，这往往很不容易——贫穷是一种诅咒。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情愿在受压迫的人中间，不愿意在压迫人的那一伙里。”

“是啊，受压迫的人能得分，”安克尔插嘴说。“做一件好事，得一分。狄蒂得了好多分了，所以她得死了！”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她一使劲才说了出来。“你说，我会碰到他么？”莫尔顿点点头。

“我没有照管好他，不过现在——”她的毛病又发作了；卡尔只

得要其余的人离开。他抱起她来，抱在自己怀里。这一回发作，来势比以往几回都凶；她的脸色发青，眼珠暴突。幸好这当儿，托尔普医生探问她病情来了；他给她打了一针，让她平静下来。等到发作过去，卡尔的脑门上已经沁出了一颗颗的汗珠。

"我得出去料理一些出丧的事，"他小声说。"可是我不敢把她托付给那个老太婆。你有没有工夫，在这儿陪她一个钟头？"托尔普点点头，从他里边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

卡尔和莫尔顿一道走了。这时候正是中午。到处有工人往家里走。看来很明显，一定会有一股巨大的人流要来参加葬礼。许多店铺和住家都挂上旗子志哀。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同情的表示，"卡尔感动的说。

"是啊，也可能是害怕——或许是两者都有。谁知道呢？人心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炸药。不过，不管是同情还是害怕，一句话，还是免了的好。这种踩过一个孩子的尸体的同情实在叫人毛骨悚然。"

"告诉我，莫尔顿，"卡尔迟迟疑疑的说。"你相信有来世么？要不然，你说的只是为了安慰人家，对吧？"

"我相信凡是为一些更好的东西奋斗的人都有个来世，"莫尔顿回答。"那些肚子吃得饱饱的人没有，他们没有灵魂，卡尔！我当然相信，你也相信，凡是对将来有所期望的人自然都得相信。信仰对生活来说是不可少的；那些必然要死亡的才只需要公式！"

"可是，人在临死的时候，往往求之于信仰。"

"不，他们不是求之于信仰，而是求之于种种公式。在我看来，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希望，是对一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确信，这词儿岂不正好是为穷人和他们对光明的未来的梦想造的么？"

"这么说，你也信基督罗？"卡尔大气不出一口，紧张的等他

回答。

“我信那个把重利盘剥的人赶出庙堂的基督，可不信那个送上那半边脸去的基督①。基督是神灵生的，还是从人胎里出世的，是曾经实有其人呢，还是人的想象发挥到顶点时候的产物，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信的是作为叛逆者的上帝，心灵的上帝。现在是理性来统治的时代，理性就是一切。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把心放上皇位。可怜的遭人忽略的心，它在一个人用胳膊肘推开别人往前挤的时候，总是碍他的路。人有了一颗心，比驼背还要糟，因为它给人带来无穷尽的痛苦。要等到有一天，我们得胜了，它才又会变成一种祝福，只要我们承认那句老话是对的：精神贫穷的人有福了。在那善良的心面前，聪明机诈只能屈服。”莫尔顿沉默了。

“你瞧，他们有多聪明！”过了一会，他又说下去。“他们甚至能够精确的告诉我们，星星是什么做成的，他们能够衡量太阳有多重，一磅不差。可是给挨饿的人秤面包，他们却不会。基督，这个穷人的朋友，他会。他的心灵懂得各色各样的饥饿，所以直到今天，饥饿的人还围在他身边。你怀疑上帝的心么，卡尔？哪儿有面包递给穷人，哪儿就有上帝的心。”

“这么说，狄蒂是一个有上帝的心的人，”卡尔高兴的说。“因为谁有困难，她见了都得帮助。她为我们大家受尽了折磨！你能不能把她编到你今天的讲话里去？”

“我也是这样想——她要去为我们控告！啊，这想法多美！我们一定要把那些灵魂把握住，一颗点燃了的灵魂永远也不会熄灭！”

① 指基督的训诫：“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典故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

狄蒂躺在床上，作临死的挣扎。卡尔一个人坐在她身边；他让拉司慕逊老婆婆去参加送葬。她一心想去看看小彼得下葬有些什么排场。

狄蒂的病发作次数越来越密了。在发作间歇的时候，她陷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中。每回一发作，卡尔就抱她起来，让她吸气容易一些。她知道他在她身旁么？她到底还觉得不觉得有一双怜惜的手在帮助她，有一颗心在为她流血么？她在她的临死的挣扎中，显得那么可怕的孤单。她没有一点感觉到他在她身边的表示。她软绵绵的横在他的胳膊上，望着他，可没有看见他。眼看着一个人，一个自己最亲爱的人，作着最后的挣扎，却不能稍稍减轻她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子告诉她：他在她身边，这真是痛苦，几乎是无法克服的痛苦。

这时候，她又好了一点，她费力的喘气，说着呓语。"是，是，是，"她说。"好，好，好。"有什么东西在折磨她，打搅她。"是，是，我这就来啦！"她用低低的不耐烦的声气喃喃说。

卡尔用手按着她的脑门。"嗳，亲爱的，"他抚慰她说。"你用不着作什么，一点儿也不用作！一切都由我们来办。"狄蒂睁开眼睛，看他，她又认得他了。

"你为什么哭？"她问，异样的毫不动心。

卡尔摇摇头。"这太没有意义了！"他说。

"什么没有意义？"

"啊——一切！"他埋下头，凑到被子上。

"可是，你总不能指望我永远照管你呀，别人也得——"接着又是："好，好，好——是，我这就来啦。"

"我的亲人，"卡尔惊慌的说，双手抱住她的东倒西歪的脑袋。

“你尽量静一静，我亲爱的好狄蒂。”

“静一静，静一静，”她说。“不错。可是老有人在叫我。啊，我都快没有一点儿力气了。”

随后又来了一次发作，一次更可怕的发作。卡尔觉得它延续了好几个钟头。这些发作一次比一次凶。

哪儿顶楼上，有一个小孩在哭，他的哭声在一片静寂中听来格外响亮，叫人更加心惊。每回，哭声提高了，狄蒂跟着就浑身抽搐。

卡尔悄悄的走出去，关了那通顶楼的门。

“那是个尿了裤子的孩子，”狄蒂忽然用响亮的象玻璃一样清朗的声音说。“他的妈妈准是不在家。可是我不想去照料他！我不想起身去照料他！”

不，不，她决不能去！卡尔摇摇头，扭歪了脸，笑了。“狄蒂，”他哆嗦着说。“你记得一个怕黑暗，可是偏偏在夜里摸黑起床给猫咪牛奶喝的小姑娘么？你还记得——”他的嗓音哽咽了；他一头倒在她被子上，出声抽噎起来。

在狄蒂的垂死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一个唤醒了的记忆在那上面闪忽不定，形成一个痛苦的表情。她抓住了他的头发——他千万别哭；她作了个微弱的动作，想把被子推开，让他贴着自己，把头埋在自己怀里。她想跟他说一句表示母性感情的话。可是它变成了一阵喉鸣。她全身震动了一下，仿佛她的受尽折磨的心痛苦得往上一蹿——炸了。卡尔吓了一跳。随后他明白了。他脸如死灰，欲哭无泪，把她的双手放到胸前，叠好。

远处响起了歌声——社会党进行曲的歌声。一种奇怪的声响，象暴雨一样，落在石板路上。它越来越响，变成了一种吼声、无尽无休的踏步声、雷鸣似的步伐声。这是成千上万送葬的人经过狄

蒂住的街，浩浩荡荡奔向国会大厦，为的是向那个捡煤的孩子的母亲表示一点安慰。这时候，他们又唱起了一支新的歌。卡尔听得那疯子同伴的噪音比所有其余的人都响亮：

"以法大！开了吧！"[①]
这呼声震醒了聋人，
使瘖哑的嘴唇作响，
当它在天上飞扬。
它在天空越来越洪亮，
舌结因之解开了，
聋子亲耳能听了，
齐把感恩圣歌来欢唱。

"以法大！开了吧！"
救世主的声音连连响，
直到忧惧的人在苦难中
接受了安慰；
被世上空洞的喧嚷
所锢禁的双耳现在也张开，
它使我越来越壮胆，
在上帝的呼声中欢乐无限。

"以法大！开了吧！"
新世界开端的呼唤

① 这歌词的德英俄译者由于迁就诗的韵律，都只是译了个大意，因之彼此出入很大。英俄译本都另由专人译出。这里的中译文大体依据德译，有几处参照俄英译文。

伴随着醉人的春风，
在林中光秃的枝桠间流动；
潺潺的春雨落在枝头，
惊醒了它们的噩梦；
灿烂的太阳发出叫喊：
“以法大！啊，大地，醒来吧！”

“以法大！开了吧！”
这全能崇高的呼声，
犹如末日审判的号角，
惊动了四方远近！
上帝的呼声“以法大！”
响彻了黄泉阴冥，
死人复活了，回答了
一声：“哈利路亚！”

下面雷鸣似的脚步声继续响了很长时间；卡尔长久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双手插在膝盖中间，木然望着黑暗和静寂。

随后，他站起来——拉司慕逊老婆婆上楼来了，她肚子里装满了这次伟大的经历，一直到了喉咙边。

第二十三章　一个人死了

天上有十五万万颗星星，而据我们所知，地上有十五万万个人。两者的数目恰好相等！你几乎会想：那句古话说得对，每个人都是在他自己的星宿底下出生的。才能高超的学者们坐在成千上

百个耗资巨万的天文台里(这些天文台分布在全世界各处,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高山上),配备着绝顶精密的仪器,夜夜仰观天象。他们观察、照相,他们一辈子只有一个念头:发现一颗新的星星,或者证实一颗星星消失了,给那在太空旋转的十五万万颗星星添上或者取消一个天体,好让自己万古留名。

每秒钟都有一个人死去。一个光点熄灭了,从此不再发亮,一颗也许曾经发出过异常美丽的光辉的星星;不管怎样,这星星总有它自己的从没有见过的光谱。一个曾经在他自己周围散播了也许是天才、也许是善良的人离开了这世界;这个变成了血肉之躯的奇迹仅仅昙花一现,便不再存在。没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重复,而他本身也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都象那彗星一样,万古千秋,只有一次碰上地球运行的轨道,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它发出灿烂光华,划过地球上空——一个夹在两头永恒的黑暗之间的磷光体!

如此说来,每个离开这世界的灵魂都是必然会在人们中间引起悲伤的了?他们必然会围聚在他的棺材边,面容肃穆的说:瞧,这世界遭到了多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瞧,这回来到世界上的是多么稀有的奇迹!

唉,一颗星星陨灭了,它在宇宙中空出来的地位少不得会记录在时间和永恒里,然而狄蒂并不是这样一颗星星。她来时是一个寄生者——至少人家认为她是这样。她好不容易争得了生存的权利。作为十五万万个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她承担了她的工作,尽了她的一分力。这世界由于有了她变得更加富有了,虽说这不能归功于她。她只是许许多多无名的人中间的一个——一个普通人,这些人的标志永远是一双粗糙的手。

她葬在墓地里专埋穷人的那一角,那儿的坟冢必须尽快铲平,

好腾出地方容纳新死的人。她的埋葬费用由地方上开支。她活了这一辈子，这是人家向她表示的唯一的一点敬意——就是这一点，也并不是自动表示的。

她到底感动了人心没有呢？

译 后 记

《普通人狄蒂》是我五十年代前期的旧译，是根据美国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重印的英译本转译的。英译本初版于一九二二年。将近三十年之后，美国的自由读书会在选印当代进步作家的近作时，居然想到要把这部老作品收入，由此也可以看出它耐时间侵蚀的艺术生命力。

五十年代末，尼克索夫人访问我国时曾谈到，她的丈夫生前非常希望他的作品能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见面。她回国后寄来一幅尼克索的彩色照片，出版社的有关编辑曾给我看过，一头稀朗蓬松的银发，一张仿佛随时要大声疾呼的相当阔大的嘴。我当时想，这是一头正要振鬣长啸的雄狮。那印象和联想至今仍印在我的脑中。

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版尼克索的多卷集，决定把拙译《狄蒂》收入，并约我为选集写一篇序言。于是我把旧译参照德译本和俄译本作了一些校改，又勉为其难地写了篇介绍。不久，《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同志从出版社拿到这篇东西，要我在此基础上缩改成一篇专门介绍尼克索的三部曲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论尼克索的三部曲》。

现在《狄蒂》付印在即，而过去为出版社写的介绍作家生平和作品的原稿，因家中几经搜索，早已不知去向。眼前又不可能重写一篇，无奈，只得把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作些增删，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小说中绝大部分的注是译者加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记

论尼克索的三部曲

不论人类历史发展到了多少千年，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前半叶总是一块高耸于一切之上的里程碑，一个分水岭。一九〇五年，帝俄的无产阶级慷慨悲歌，走上了彼得堡的街头，揭开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的序幕。随后是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爆发出来。从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开始，全世界人民与法西斯势力进行了长达九年的生死大搏斗。而在这半个世纪的帷幕落下的时候，又响起了一阕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凯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在世界文学史上，本世纪前半叶同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我们发现一些公认为成就最高、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或者经过艰难的精神探索和思想斗争，在这场两大阶级的历史性较量中，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或者从无产阶级行列中崛起，成为本阶级的歌手和喉舌。在这些辉煌的名字中，有苏联的高尔基，丹麦的尼克索，法国的法朗士、巴比塞、罗曼·罗兰，美国的德莱塞，英国的旭恩·奥凯西，德国的亨利希·曼，中国的鲁迅。他们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流。其中马丁·安德逊·尼克索则是一位有其可贵特色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先驱和主将。

评介尼克索这位近代世界文学的杰出人物，首先必须把他和他的主要作品，《征服者贝莱》、《普通人狄蒂》和《赤色分子莫尔顿》（直译是《红莫尔顿》）三部曲放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幅时代画卷上

来考察。

这是一个善与恶、人与魔、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代，激烈的阶级搏斗犹如血雨腥风，时时扫过这个时代的天空。它们用剑与火锻炼了人民，而且从人民的队伍中熔铸出许多象纯金、象精钢一样的人物。他们在斗争的紧急关头，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傲然挺立，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他们是时代的强者，象矫健的海燕，翱翔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风雨愈猛烈，愈显得精神，愈能显出他们的英雄本色。他们将其全部才智心力献给了壮丽的人类进步事业。

尼克索正是这样一位战士和作家。他在上世纪末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把笔锋对准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后来，当工人运动兴起，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并且进行最初的大规模联合罢工的时候，尼克索又在他的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第三部《伟大的斗争》里详细记录并且热情歌颂了这个如火如荼的斗争。在世界文学中，这是紧接着高尔基的《母亲》后出现的描写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运动，洋溢着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典范作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右翼叛变了工人阶级，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鼓吹社会沙文主义，主张"阶级调和"，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诱使工人去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这时候，尼克索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阶级和平"的立场，和党的右翼领导进行了斗争。由于当时历史环境以及他本身思想条件的限制，这个斗争并不是很有成效的，但它表现了尼克索可贵的思想的坚定性。

思想的坚定性是尼克索这位无产阶级作家的一大特色。

十月革命胜利后，尼克索立刻伸出双臂欢呼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企图扼杀这个国家的斗争。同时，受了这

次革命的影响，他不但更加激烈地反对在北欧猖獗一时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潮流，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彻底决裂，而且积极参加了建立丹麦共产党的工作，成为它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他不顾本国政府的禁令，访问了苏联。在他的《迎接新生的日子》一书中，他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歌颂“斗争中的俄罗斯人民”。以后，在《两个世界》一书和一些政论文章中，他又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阐明苏联的政策，反击接连不断的反苏反共浪潮，指出劳动人民的前途，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跃登艺术高峰的有数的作家之一，尼克索在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文学创作原则以后，立刻表示响应和支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的武器》为题的文章。

在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窃取了政权以后，尼克索又和高尔基以及当时一些最优秀的作家一起，号召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他出席了在受佛朗哥法西斯匪帮包围的英雄城市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不是作为游客来到这里的。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西班牙人民），为了在他们的斗争中支持他们。”

尽管他的作品被法西斯匪徒当众焚烧，尽管他的全家生命受到法西斯匪徒的威胁，尼克索始终屹立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哨。他通过演说、文章向丹麦的劳动人民揭露法西斯的实质，控诉法西斯的恐怖统治。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占领丹麦以后，他以七十二岁的高龄被投入监狱。

一九四三年，在他的妻子和友人帮助之下，他逃出监狱，流亡瑞典。休养了一个时期以后，一九四四年秋天又取道芬兰到了莫斯科。过了不久，他就在那里和苏联人民共享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的欢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盟主。它发动了反苏反共的冷战，组织军事集团以遏制在反法西斯战斗中壮大起来的进步力量。世界人民在浩劫后喘息未定，又面临局部热战和大规模毁灭的威胁。这时候，将近八十高龄的尼克索再一次站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斗争的前列。他和许多进步作家一起，发起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波兰的弗罗斯拉夫召开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在这一时期，他虽然侨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累斯顿，但仍和他的祖国的工人阶级和年青一代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用他的笔，号召他们坚决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

尼克索从事革命的武器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主要是他几百万字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被誉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史诗”的三部曲。这三部曲的创作贯串了尼克索全部的文学生涯。他开始写《征服者贝莱》早在一九〇六年，正是高尔基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母亲》的一年，但是，《赤色分子莫尔顿》的最后一部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他在德累斯顿逝世时还没有完成。三部曲描写的历史时期，则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丹麦工人阶级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斗争时起，直到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诞生以后为止①。它的内容包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丹麦城乡发展时期阶级矛盾的激化，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动态、工人运动的勃兴、起伏，劳动人民的革命化，特别是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无耻叛变以及随后革命派和修

① 尼克索在一九四九年参观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的重建工作以后，曾经说，“我要把这次的印象写在《赤色分子莫尔顿》第三部里。”这是说，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三部曲要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

正主义者之间的尖锐斗争①。可以说，三部曲是那一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生活与斗争的一部极其丰富极其生动的文献。

三部曲以宏大的规模和磅礴的气势直接反映了工人运动和劳动人民的觉醒。它概括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篇幅巨大，主题深刻。它刻划的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不同类型多姿多采的人物，洋溢着劳动人民本身的真切深挚的感情（不同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旁观者的感叹与同情）。这是尼克索这位作家的又一重要特色。在这方面，三部曲在近代世界文学之林中是罕有其匹的。

三部曲的总的主题，是无产阶级觉醒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尼克索以动人心魄的斗争的诗意与激情，描写了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历史性变化，细致地刻划了当时底层人民的反抗意识的波动、沸腾以至爆发，表现了这个历史性变化和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尖锐性。尼克索在三部曲中塑造了贝莱、狄蒂和莫尔顿三个中心人物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性格鲜明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时代、阶级出身、个人经历所赋予他们的特征，有各自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三部曲犹如一片浩瀚的海洋，这三个主人公犹如驶进了惊涛骇浪中的三叶小舟。其中的一只经过一番搏斗后，慑于风浪的声威，终于顺着它掉过头来，没入了幽暗之乡。另一只在航程中由于帆舵不支，被风浪吞噬了。第三只小舟强固坚实，勇往直前，最后得到了明星的照耀，到达了光明的彼岸。

三部曲显示了尼克索的笔法的多样性。《征服者贝莱》被公认

① 《征服者贝莱》中暴露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部分显然给了列宁以深刻的印象。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作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笔记中，选列了一批描写社会民主党首领叛变行为的作品，他在小说节目中开列了："尼克索，《征服者贝莱》，IX 263 页。"在三部曲的第二、三部中，尼克索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叛变堕落作了更充分更尖锐的揭露。

是史诗式的。《普通人狄蒂》带有比较浓厚的抒情气息，它的第一部第一章《狄蒂的家谱》第三章《一个孩子出生了!》以及第五部末一章《一个人死了》凝结着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抒发的感情，它们放在一起是一组优美的散文诗，一曲劳动人民的赞歌。至于三部曲的末一部《赤色分子莫尔顿》则是政论性的，体现了作者晚年思想的成熟。在这三部小说中，不同的笔调和不同的题材内容取得了和谐的一致。

三部曲是一幅气势雄伟的画卷。出现在这幅画卷上的环境虽然是丹麦的，但是作者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以及革命思潮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在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斗争，它就有了深刻的普遍意义。读尼克索的三部曲，我们可以对早期工人运动有一番感性的认识。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和理论相印证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命运。在《赤色分子莫尔顿》开头的一个小插曲里还写到了伯恩斯坦，他在小说中虽然只露了一面，但作者却抓住这个机会，揭发了一些修正主义者身上的本质的东西。他一张嘴，就是一副十足的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口吻。他气势汹汹地发了一通小国没有生存权利，德国需要海外市场，并且要用政治力量来保证它的产品销路的议论，同莫尔顿争执起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位“普鲁士的乡绅”走到他们桌前来了，他愉快地拍了拍莫尔顿的肩膀，说：“您在和以色列的子孙展开舌战么?”

“听了这句话，矮小的伯恩斯坦似乎更矮了一截。这，莫尔顿倒并不觉得奇怪，奇怪的是，一向以自己是个犹太人自豪、又是享有帝国议会中最富于斗争性的议员的大名的弗朗哥·芒汉博士居然也缩紧脖子，一声不响的忍受了这讪笑。”

一句话，一个来自种族主义者的侮辱，就使这两位张牙舞爪的人物现出了奴才的本相。这虽是一个小插曲，却是对修正主义者

有力的鞭挞。

三部曲第一部《征服者贝莱》写成于一九一〇年，全书又分《童年》、《学徒生活》、《伟大的斗争》、《黎明》四部。关于《征服者贝莱》，尼克索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写给他的作品的俄译者安娜·韩生夫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道：

"……普通的读者正确地理解这部书，它唤醒他们，并且推动他们起来行动。我手边有从各国来的证据，证明《贝莱》在普通工人身上起了使他们革命化的作用；这部书影响了成百万人——从一个必要的方面影响他们。被压迫阶级的一些杰出的领袖赞赏这部小说。多列士赞扬它，列宁也喜欢它。一九一六年，卡尔·李卜克内西[①]被当局以积极鼓动的罪名投入监狱的时候，他们只准许他随身带一部书，他就挑选了《贝莱》。同年七月三十日，即在李卜克内西入狱仅仅几个月之前，迈克尔·高尔德[②]在《新群众》杂志上谈到了《征服者贝莱》和《普通人狄蒂》对和他同辈的英国和美国革命作家所起的影响。"

小说的主人公贝莱是一个破产的瑞典小自耕农拉赛的儿子。他随父亲移居丹麦，在岩石农庄上放牛。童年结束以后，他到小城里一家鞋匠铺当学徒。这期间他结识了"大力士"彼得·叶尔肯森的儿子莫尔顿，两人成为好友。贝莱学完手艺的时候，现代机器工业正如风卷残云一般扫荡着手工作场，制鞋业也不例外。他打熬了五载光阴，到头来并无出路，于是怀着脱离"这一个使人的生命在默默无闻中随血汗一道流尽的穷苦世界"的梦想，流入丹麦京城哥本哈根。然而这个资本主义统治的大城市对无产者来说，只是一

---

① 德国以及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于一九一九年与罗莎·卢森堡一同遇害。

② 英国著名进步作家。

个更其悲惨的世界。贝莱在这里看到了赤裸裸的剥削和欺压，贫与富的强烈对照。整个社会似乎向他袒开了胸膛，显出它内部的罪恶和肮脏。这一切激发了贝莱的反抗心。他加入工会，参加斗争，并且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迫害，是监狱，在严峻的考验中，贝莱本来已经存在着的思想上的混乱和动摇越来越厉害。慢慢的，他心灵中的反抗的火花熄灭了，追求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欲望占了上风。出狱以后，他所看到的又正是社会民主党右翼控制着工人运动的一派消沉冷漠的景象。到了小说结尾，贝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小私有者的面貌，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合流，在避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鞋店"和"工人村"找到了他的"出路"。这样，贝莱转向妥协改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便完成了。

小说真实、鲜明、生动地再现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背景。工人的惨苦的生活情景，指出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小说也很好的说明了团结和坚持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运用这样的手段，工人阶级是完全可能迫使貌似强大而又联合一致的资产阶级退却的。这就是尼克索所说的《征服者贝莱》在"普通工人身上起了使他们革命化的作用"之所在，这是小说的主要方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小说是在本世纪初写的，而当时的作者还缺乏明确的革命的世界观，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察社会发展的进程，正如他自己在给韩生夫人的信中所说的：

"我在当时正如现在一样，是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然而我却没有象现在这样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道路和目标的明确概念，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明确地想象过它们。共产主义看来是模糊的，难以接近的。当时还没有人拟订出可以用来建设新世界的具体计划。当时还没有苏联。无产阶级的史诗（如果我不愿意它只局限于

一个艺术上不成功的乌托邦的话）应该描写工人的觉醒以及他们争取在规定劳动条件时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斗争。这部史诗的主题，应该是争取组织权利的顽强的斗争。"

这真是尼克索回顾早年创作的知己之谈。我们今天读《征服者贝莱》正好不免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作者的确如实地记录和歌颂了当时的斗争，至于斗争应当遵循怎样的道路，采取怎样的方向，达到怎样的目标却不清楚，其原因是尼克索在本世纪初写作这部史诗的时候，还不能够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峰顶，来描写早期工人运动的"争取在规定劳动条件时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斗争"和"争取组织权利的斗争"，不能够在小说中体现工人运动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工人运动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经济斗争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以及工人阶级必须有它自己真正的、统一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不能用这种比当时的斗争更高的革命水准和理论水准来反映这个斗争，那末，小说对读者所起的鼓舞教育作用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在当时如此，在今天就更其明显了。

指出小说的这一思想上的局限性，并不妨碍我们充分肯定《征服者贝莱》作为早期工人运动的史诗的价值。

由于思想的限制，小说从第三部《伟大的斗争》进入第四部，仿佛奔放阔大的江河流入淤塞郁闷的沼泽。读者的心情低迷了，有些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作者在第四部开头，用了许多篇幅来描写贝莱出狱后的心理状态，然而模糊晦涩，使人捉摸不透他所揭示的是什么，只觉得这已经不是领导伟大斗争的贝莱，他的心声中充满了哀叹、怀疑和自怨自艾，这是动摇变节的征象。我们又似乎感觉到作者写到这里，面对着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在第四部后半部，尼克索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布伦以及贝莱和布伦合伙这样的人和事上，就有着太多的“客观”的描写，缺乏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这个缺憾在《赤色分子莫尔顿》开头几章中才得到了补救。

贝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关于这个人物，作者也曾概述了自己的看法：

“贝莱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职业活动家，一个运动前进的初期的代表，而在他周围的一些人：莫尔顿、彼得·特雷叶以及其他一些人，才是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

“我在当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在《贝莱》一书中描写的一段过程只是第一个阶段。我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小说的第一部的序言中，曾经提到：这是一部关于无产者也就是关于这样一种人的书，这种人有着很好的健康和胃口，赤身裸体地闯到生活的筵席上来；这是一部关于工人们在这广阔世界上，在他们朦胧意识到的奔向光明的、没有终极的旅程的书！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象被压迫阶级那样有前进的坚实的基础，没有一个社会阶层的遭遇象被压迫阶级那样悲惨；无产者至今还在为最最基本的要求而斗争，他们是争取简单的公道的斗争的受难者……贝莱在小说中的遭遇也就是普通人的遭遇。因此这些普通人应该在他身上得到反映；从他的脚步声中应该可以听到说不尽的希望，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的人群的脚步声，他的忧愁和欢乐，应该体现许多人的命运。”（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尼克索提醒我们，要我们即使在贝莱领导着总罢工的时候也只把他当做一个职业活动家，而不是革命家看待，这是正确的。但是职业活动家充其量只是个暂时现象，在阶级斗争的考验面前，到头来不成为革命家，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而贝莱走的正是后

一条道路。因此三部曲中贝莱这个人物有着两种代表性。《征服者贝莱》的一、二、三部所描写的他的出身、遭遇和反抗的经历，反映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在丹麦这样一个农业国迅速发展时期广大无产者觉醒和起来斗争的过程，这是一种代表性。但是从贝莱的阶级出身来说，他除了劳动者一面外，还有小私有者的一面。贝莱的小私有者的尾巴并没有在群众斗争中割掉，结果在经历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以后就停留下来，不再前进，而且倒退，退到叛徒的道路上去。这是《征服者贝莱》第四部和《赤色分子莫尔顿》所写的，这又是一种代表性。

除了在第四部中稍嫌不足外，贝莱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经过作者的精雕细刻，显得鲜明、细致、深刻、全面。说是深刻，因为作者抓住了小生产者的根性；说是全面，因为作者写出了这根性的两面。在写贝莱的童年和少年时，尼克索既交代了他的不满现状，他对未来的追求，也揭示了贝莱灵魂中许多肮脏的东西，为他最后堕落叛变作张本。有人以为尼克索把贝莱写成了英雄人物，其实不然。在第一二部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刻划贝莱的自私心理、个人英雄主义、权力欲和对权力的慑服等等性格的片段。小说一开头，贝莱受了岩石农庄的庄主，也就是他父亲的雇主的“抚爱”以后，尼克索是这样刻划他的心理反应的：

“他（庄主）一眼看见了，也没有改变他的神气，点点头说道，‘日安，我的孩子！你好吗？’他仍旧望着远处，好象竟不觉得说过这句话，然后用他的手杖尖儿拍拍孩子的肩膀；庄主常常是这样半醒半睡的到处走动的。

“但贝莱却觉得好象受到了神灵的抚爱，立刻就跑进牛舍里去把他的遭遇告诉他父亲。他肩膀上有一股神妙的感觉，仿佛他已经成为骑士；到现在还觉得有手杖在拍他的肩膀一样。一股醉人

的暖气从肩膀起，流遍了他的小身体，一直升到他的头脑里，使他自高自大起来。他的幻想腾云驾雾似的一路漫延开去，使他仿佛觉得庄主会把他收做干儿子。”

我们如果细读《征服者贝莱》，就会发现在处理贝莱的性格上，小说中正不乏象上面揭发他的奴性心理那样无情的鞭挞。即使在第三部《伟大的斗争》中，尼克索在充分形容“闪电贝莱”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时时不忘借一些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来透露他身上存在着的可怕的弱点。我们可以看到贝莱在斗争中并没有真正溶合在群众之中，他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一种“英雄”和“群氓”的关系。他的小私有者的世界观并没有在群众斗争中得到改造，他对社会不公道的反抗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归结到个人。固然，这种反抗意识由于风云际会，也由于他的领导组织才能，使他得以在工人运动初期显露头角，受到群众的拥护，在历史的一定阶段，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个人反抗意识所能起的作用必然是暂时的，有限的，它既经不起胜利的考验，更经不起失败的考验。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如果缺乏对群众、对未来的信心，如果他的个人反抗意识没有转化为真正的阶级觉悟，就必然会满足于一时的“成就”，或者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动摇、妥协以至投降。这就是作者通过贝莱这个艺术形象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人物的积极意义。

三部曲的第二部《普通人狄蒂》① 写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共分《童年》、《小母亲》、《沦落》、《炼狱》和《飞向星星》五部。小说的主角狄蒂是一个生下来就被父母所遗弃的私生女孩。她在外

① 《普通人狄蒂》又译《人的孩子狄蒂》，在丹麦文和德文中，都是一个复合词。把它拆开直译就是“人的孩子”，但是它在习惯用法中的意思是“纯朴的人”或“普通人”。译为《普通人狄蒂》似乎使作者的本意更显豁一些。

祖母的抚育下长大，后来，她的继父拉尔斯·彼得领养了她，她在自己还需要母爱的滋润的时候，就当了她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成年以后，她离开家庭，到小山农庄做工，以后又到哥本哈根当使女。最后在京城的贫民窟里定居下来，成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孩子的“狄蒂妈妈”。正当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开始唤醒她的阶级意识的时候，正当她失去丈夫之后，终于又要成为一个有丈夫的妈妈的时候，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她长期的贫病折磨以后，给了她最后的一击（她的养子小彼得在停车场捡煤块，被火车碾死了），吞噬了她的二十五岁的年青的生命。

《普通人狄蒂》和《征服者贝莱》没有情节上的联系，贝莱只在小说中偶尔被提到一下，莫尔顿也只在狄蒂临死前出现，从主题思想，从涉及的时代来看，三部小说其实是平行的。

插在《征服者贝莱》和《赤色分子莫尔顿》之间，《普通人狄蒂》令人信服地显示了作家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这是在一部史诗和一束哲理诗之间的一首荡气回肠的抒情长诗。它在题材、文笔、风格上起了出色的调剂作用。似乎作者在挥洒自如地写完了一幅以觉醒中的工人阶级为题的长卷以后，意犹未尽，回过头来再用工笔和写意杂陈的笔法绘制一套以未觉醒的农村妇女的本色和苦难为题的组画。两部作品加在一起，一幅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丹麦城乡众生相跃然如在眼前。

狄蒂。是一个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在她身上，作者倾注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全部的爱。关于她，作者在致俄译者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狄蒂是一个处在受苦受难状态中的无产者英雄。在苏联没有出现之前，劳动妇女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在西欧，工人阶级的妇女不是自觉的革命者，她们往往甚至没有阶级觉悟，

然而她们满怀着深深的团结一致的感觉。在资本主义的西欧，社会责任感是发展得很差的。而被压迫阶级自然也受了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以及它的口号'自己帮助自己!'、'自己照管自己!'的感染，个人主义在妇女身上比在男人身上起的作用要小一些，在目前一代无产阶级青年中发生的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在她们身上才初露苗头。"

狄蒂和贝莱，如果把这两个形象叠起来一比，它们的轮廓倒是大致相当的，他们都出身于社会的底层(狄蒂是私生子，就更"卑贱"一层)。他们都有过受虐待、被鄙弃的早期生活经历(狄蒂是女孩，更多一层痛苦)，对社会的大不义都滋生出反抗心情。表面上，贝莱的反抗心似乎很强烈，其实极脆弱；狄蒂的似乎不鲜明，因为她承受着更多因袭的重担，例如宿命论的重担，其实却更深沉。可是他们两颗心却叠不到一起，在贝莱的心里，深深的埋藏着一个"我"，而且这个"我"随着时日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一步步的扩张。而在狄蒂的那颗心里，"我"只是一个极其淡薄的影子。狄蒂是一个很少自私自利之心的人物，这就是她的形象显得崇高美丽，发出夺目光辉的秘密所在。

狄蒂，正如作者所说，"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甚至没有阶级觉悟"。然而她有充沛的纯真的阶级感情。她无私地爱别人，然而她的爱有着鲜明的阶级分野。她爱的只是那些受压迫受凌辱，辗转在生活底层，无依无靠的人。她爱外婆玛伦，她爱继父拉尔斯·彼得，她爱她的弟妹，她也同样爱她的亲属圈子以外而又和她处境相同的人，例如拉斯慕逊老婆婆，她几乎把对外婆的爱移注在她身上。又例如那两个被父母遗弃了的孩子，彼得和安娜，她爱他们实际上到了牺牲自己孩子的地步。为了挣几个活命钱，养活这非亲非故的一老两少，她拚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每天早晨，拖着

怀孕的身子，肿胀的双腿，爬上四、五层高楼，送那些最难送的报纸。甚至那个占着她的最好的房间，最好的床，却不给房租的寄宿客人克莱茂，当她以为他是个败光了家私而又不肯放下"上等人"的臭架子的寄生虫的时候，她几次想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可是到了后来，克莱茂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她知道原来这是一个不肯丢掉自己的一点天良、一点正义感，因而被社会活活埋葬了的可怜虫的时候，她又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护他的人。

爱是狄蒂的阶级感情的一面，恨是这感情的又一面。她恨农庄主、官府、警察、牧师、那个"吃人鬼"酒店掌柜。她也毫不含糊的恨约翰斯叔叔和她的生身母亲苏丽妮，这两个"深深懂得在一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里，走邪道往往是弄一笔银行存款的捷径"①的人物。

尼克索用了三部曲的整整一部来写狄蒂这个人物，看来是要绘出除了"职业活动家"贝莱和革命者莫尔顿以外的又一种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典型。这一类人，就当时而论，还没有被卷入阶级斗争的漩涡，他们的阶级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之中。然而他们象尚未经过雕琢的璞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一些动人的本色。狄蒂的分明的爱憎、顽强的生活意志，尤其是她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到了蕴藏在千百万"从来就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残酷、最野蛮的压迫对象"②的劳动妇女身上的革命潜力，这种潜力象沉睡了千年的火山一样，一旦爆发，它的火热的溶液必然会销毁一切阶级压迫。因此，狄蒂的一生是一个乐观的悲剧。作者写她临终前的几个场景，以象征的手法渲染了这种乐观的悲剧的气

① 美国进步女诗人伊芙·曼琳为《普通人狄蒂》所写的介绍中的话。

② 《人民日报》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的社论中语。

氛，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疯子”安克尔和狄蒂的谈话，莫尔顿和狄蒂的会见，以及狄蒂临死前的情景，使我们的心情悲戚而又激动。这个饱受折磨、纯洁善良的女人正当开花的年纪，正当接近历史洪流的边沿的时候，却到达了她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就在这一刻，窗下响起了成千工人们给她的惨死的孩子送葬的雷鸣般的脚步声，这是历史前进的声音，作者用它来作狄蒂死亡的伴奏，并且为她唱出了一阕悲壮的颂歌。

狄蒂既是一个尚未完全觉醒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尼克索在小说德译本前面写了“献给我的母亲”的题辞，又说狄蒂应得“人的母亲——痛苦的母亲”的称号。很明显，她是作者所要歌颂的母爱的化身。这种母爱是在劳动妇女身上表现的一种带有阶级特色的纯真的女性感情，不同于资产阶级或小市民的那种往往是狭隘自私、甚至是很不干净的母爱，而是一种真正无私的博大的感情。从作为弟弟妹妹的“小母亲”到贫民窟里所有孩子的“狄蒂妈妈”，狄蒂就象一块干枯的木炭，在二十五年惨苦的岁月中，一点点地燃烧、化为灰烬，为了给许多不幸的孩子的同样惨苦的生活增添一点温暖，一点光明。

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发出了这样的问话：“她(狄蒂)到底感动了人心没有呢？”毫无疑问，小说树立了一个受尽剥削阶级欺压和摧残的普通劳动妇女的感人肺腑的形象，这一形象在读者心目中越美好，越动人，那个摧残她以至最后吞噬了她的生命的社会制度以及体现这个制度的人物，就显得越丑恶，越没有心肝，越能激起读者的愤恨。

读完《狄蒂》，只要掩卷回味一下，我们便会发觉作者写儿童、状苦难以及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下层人物，有着非凡的本领。写儿童，要使读者觉得作品仿佛是儿童写的，自己仿佛也成了

儿童，做到这点，便是化境。在《征服者贝莱》第一部中，尼克索这方面的艺术特色已经显露了出来，到了《普通人狄蒂》的《童年》一部，这种写儿童的功力似乎更趋成熟。丹麦乡村景色的画意，苦难中骨肉深情的诗情，与维妙维肖的儿童心理情感的描绘融成一体，幻化出一个儿童世界。读者于不知不觉中被领进了这个世界，自己孩提时代的往事与梦想油然而生，飘然而至；觉得自己与书中的孩子息息相通。狄蒂访问仙境一章，写得似幻似真，恍如童话境界。它以浓郁的浪漫情调，烘托出乡村中贫富苦乐两极悬殊的现实。尼克索写儿童篇章的那种艺术魅力，只有在读安徒生的童话、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一《黎明》以及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之一《童年》时才感受得到。

狄蒂从生到死是一部乡村贫民被迫流徙城市的苦难史。当时丹麦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尚未深入农村，因此出现在农村的是酒店掌柜那种恶霸式的豪夺者。而在哥本哈根，资本采取的主要是巧取的方式。一支失业大军是它压榨工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尼克索在《狄蒂》最后一部着重描写的正是失业带来的苦难。他形容苦难的情景，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者的悲天悯人，也不带金刚怒目式的激愤，而是闲闲道来，如话家常，似乎不用大气力，甚至往往以一种诗意的笔调出之。这正合"举重若轻"这句古话。正因为仿佛在不经意间舒舒徐徐地道出，其凄惨的情状，就更为真切动人，好象镂刻在读者脑际，久久难忘。尼克索是一个石匠的儿子，他的外祖父是铁匠。他的童年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在他还需父母照料的幼年，就得看顾不足一岁的妹妹。因此狄蒂的经历，有许多是他身受过的。一经写出，又使读者有一种身受的感觉。第五部《飞向星星》中大部分篇章是尼克索这种艺术功力的出色例子。

至于尼克索写人物的本领，在这部长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

以狄蒂为中心，在她周围，在各个时期和环境中，创造了许多陪衬的人物。这些人物具有立体感，有非常独特的个性。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凡是不止在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性格都有发展变化。原先是乐天爽朗正直，深爱狄蒂的拉尔斯·彼得，在娶了后妻辛妮，搬进京城经商以后，变得惧内、沉闷，对贫病交迫的狄蒂仅是略施赒济。本来笃信上帝，懦弱到近乎畸形的卡尔，去哥本哈根当零工以后，变得坚强起来，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尼克索处理人物的写实精神，还在于他写非黑非白的灰色区人物，即我们所谓的中间人物，非常成功。拉尔斯·彼得即属于这一类。另一个是狄蒂的寄宿客人克莱茂。他出场次数不多，每次出场也只是寥寥几笔。直到最后的自白以前，他始终是令人憎恶的。他象一条咬住狄蒂不放的蚂蟥，毫无心肝地吮吸她的血液。他甚至要求狄蒂去卖淫，好一饱自己的酒瘾。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有他所以如此的原由。他的自白赢得了读者深深的同情。这是个可恨亦复可怜的人物。尼克索用前后不过两三千字的篇幅，写出了一个可信的，在读者心中引起复杂感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人，一个难忘的典型。

作家的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有时用浪漫色彩来渲染他笔下的人物。只要功力深厚，又用得恰当，可以获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尼克索写酒店掌柜也是着墨不多，但他把这个渔村恶霸描绘成儿童心目中丑陋的阴森可怖的“吃人鬼”，而“前后转”雅可勃这个颇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又终日疯疯癫癫，要杀死这个毁了他全家的仇人。这样，浓墨重彩，使人物笼罩在一种异样的近乎神秘的气氛中。最后，通过酒店掌柜的自白，揭露了他的法西斯式的心理状态；又设计了极富戏剧性的自杀方式，完成了这个反面人物的塑造，指出乡村封建土豪在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面前必然灭

亡的命运。

三部曲的末一部《赤色分子莫尔顿》共三部，第一部《真空地带》是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丹麦后的一九四〇年动手写的，一九四五年在丹麦出版。第二部《没落的一代》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第三部《燕妮特》直到作者一九五四年六月逝世时还没有完成，以后由尼克索夫人授权作者生前的好友，丹麦进步作家韩斯·基尔克等人将作者手稿整理后出版。

《赤色分子莫尔顿》是三部曲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部。它痛快淋漓地揭露了修正主义者丑恶的原形，并予以猛烈的鞭挞。其次，小说也极为深刻地描写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的推动世界革命的作用。毛主席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小说正好通过刻划莫尔顿以及其他一些先进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活动，为这个精辟的历史概括作了准确而生动的印证。

从小说情节和人物发展来看，《赤色分子莫尔顿》是和《征服者贝莱》相衔接的。第一部《真空地带》写莫尔顿游历意大利后回国，途中重访柏林，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地战争气氛弥漫，社会秩序、群众思想都非常混乱，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公开背叛了工人阶级。尼克索一开头就抓住了当时最尖锐的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写出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卑鄙无耻的叛变。他们在工人中间一方面狂热地进行军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宣传，一方面鼓吹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工人和厂主之间已经没有真正的利害冲突，有的是"阶级和平"。因此，他们号召工人们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口中的所谓"帝国

的利益”）去当炮灰。《真空地带》前半部中有关战争问题的那些充满时代气氛的描写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修正主义总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一系列涉及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作为阶级斗争的最尖锐形式的战争问题上，这样那样地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帝国主义反动派本身所不能起的作用。

为了示众，尼克索在小说中替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一些大大小小人物照了相，其中有流氓型的工人日报编辑奥斯卡尔生、党棍型地方支部首领费朗德生。当然，写得最着力最有深度，因而把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底揭得最透的，还是已经成为大雇主、大官僚、大投机商的贝莱。可以说，我们读《征服者贝莱》时感到的一些缺憾，在《赤色分子莫尔顿》中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和人物的发展，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思想的成熟。

《真空地带》的开始写了贝莱从埋头“改良”到公开叛变的必然发展。修正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改良就是一切，通过改良，可以达到“阶级和平”。尼克索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让我们看清：通过改良，只能达到背叛，投到资产阶级的怀抱。莫尔顿回国以后，贝莱向他诉苦，他的改良事业已经陷于绝境，“合作鞋店”已经无法维持。莫尔顿听了，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要把那直到今天为止的、世界上最有势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用合作鞋店来推翻，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滑稽事。”他向贝莱指出：“我们不妨坦白地分析一下，在我们的‘合作联合会’里，到底有些什么社会主义成分呢？原料、机器以及凡是我们所缺乏的一切，现在都在私人手中，信用和销售也是如此。彼得·特雷叶说的正对，一个赤脚的失业工人，在我们这里和在别的厂主那里同样地不能得到一双鞋子。据我所知，我们的工人所得的工资，并不比在同等的资本家企业里的工人得的多多少。”

贝莱的改良事业的又一项，"工人村"，实际上只是一个花招，它企图把工人们的全副心力从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伟大目标上，转移到真正是微不足道的"人人有他自己的住宅"（在《普通人狄蒂》第五部中，还提到贝莱的另一个口号："人人吃他自己的卷心菜！"）的目标上去。不用说，那些受了骗、不去推翻私有制度本身而去追求一己的安逸的工人，只能走到这个目标的反面，就象莱茵河上的船夫受了魔女罗累莱的歌声的诱惑，结果葬身鱼腹一样。请看《真空地带》第二章中工人奥尔生的悲愤的控诉：

"……我们的房子在城郊'团结绿村'的宋得比区内。……那时候，我们那样工作着，累得眼睛都快从眼窝里掉出来了。拚着命的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把一切必需付出的花费，还有那些附加的这个费那个捐等等，都交清了。没料到，马上又来了什么街道修理税啦，疏濬河道捐啦、厕所清理卫生费啦等等。城市管理的官老爷们也真会捉摸新的要钱名目，旧的没交清，新的跟着又来了，一个接一个真是没完没了，人们连气也喘不过来了，人们拚命干活，拚命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积攒起盖房子的资金，心里只是盼望着欺负人的官老爷倒台。若是那样，可就算是把最难过的那一关过去了。想的到挺好，可是失业来了。……唉！要知道，不多不少，我为我的房子整整付出了一万到一万二千克朗，结果是送给别人享受去了。……你这里一出事，城市管理委员会马上就撒手了。（社会民主）党也找不到了。职工委员会也一推了事。……"

"几千个工人私有的住宅，因为失业的袭击，都从工人的手中滑掉了。而那一伙人——那些捡破烂的富人……那样轻易地把我们的房子装到他们的口袋里去。然后他们略微把房子粉刷粉刷就高价卖掉，因此而大发其财。见鬼！若不是我们那样的为自己的房子流尽血汗，他们这些猪又怎么能肥胖起来呢？……现在，官僚也

好，职员也好，都搬到工人们的房子里来了，工人却只能再回到老鼠洞里去。……”

改良既然陷于绝境，贝莱就面临一个最后的抉择，要么就象莫尔顿所忠告他的：走死胡同走不通的时候，“应刻回过身来，另寻别的出路，再走向自己的目的”，要么就是破釜沉舟，投向统治阶级的怀抱。但是贝莱醉心改良是有他的阶级和思想根源的，既是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拚命向前。贝莱终于成为“誉满京华，掌理首都财政，又在国会中拥有很好的地位”的头面人物了。随着这一变，尼克索又把改良主义剥深了一层。当年“工人村”的主持人成了今天负责城市建筑规划的权贵。他打开了规划图，踌躇满志地让莫尔顿看“宽阔美丽的林荫路远远地伸展出去，街巷淹没在一片青翠之中，公园里有喷泉和水池。这真是个漂亮大胆的设计，一切都雄伟、壮丽、规模宏大，充分体现了贝莱的自信。”

莫尔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是的，的确伟大，可是，你打算把工人的住宅安置在什么地方呢？为无产阶级的第二代又准备了些什么呢？”

“是呀，这正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贝莱讷讷地说，“在已经修好的林荫路上，是不适宜于建筑工人宿舍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吗？那里的地基太贵，市参议会没法垫贴这笔款子。”

而且，根据贝莱说，“工人宿舍总是给人不愉快的印象”，因此目前主要是为那些有钱的人进行建筑。

紧接着，贝莱回答了莫尔顿的问题，打算为没有安身之处的人作些什么的问题。

“……你看，战争把千百万个男人从家中赶出来，在战场上消灭了，可是各个国家照样有居住困难的问题。……目前，我们打算

给孩子多的家庭盖些草房……”

请看，把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者的画皮一层层剥下去，出现的就是这样一副奴才的嘴脸。事实上，小说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老爷们就连“盖草房”这点麻烦也懒得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住的并不是为他们所盖的草房，而是他们自己用破木片钉起来的“房屋”，就在这样一所“房屋”里，包能（一个为了“讨厌职工会的一切政策”而被开除会籍，因而失业的工人）的两个孩子被活活烧死了，两个被改良主义吞噬了的幼小的冤魂！

仿佛是最后的一击，尼克索在《真空地带》后半部写了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谋部的重要角色”赛尔无斯之间作成的一桩买卖：用五万个丹麦失业工人来交换德国的煤炭。在接洽这项买卖的时候，赛尔无斯和莫尔顿争论起来，尼克索借赛尔无斯之口，为修正主义谬论作了一个非常扼要的概括。赛尔无斯厚颜无耻的问道：

“为什么这两个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能结合呢？让我们看一看这种结合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不好么？那将诞生一个新的宁馨儿，这个新的宁馨儿就是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一段象匕首一般的话：

“这种高妙绝伦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侮辱，回答这种侮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雕上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刻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

作为和贝莱对立的人物，也就是革命的反对派的代表，尼克索挑选了莫尔顿和斯文德·陶斯特。这是很巧妙的设计。莫尔顿是贝莱儿时的好友，而斯文德·陶斯特是贝莱的儿子。这两个人最初都是贝莱的崇拜者。但是决定一切的政治立场上的分歧，终于

使他们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的地位。背叛真理、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人，在他的亲友中也是孤立的，众叛亲离的。在小说中，斯文德·陶斯特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作者写的一两个细节却很能说明他的大义凛然，他的革命的坚定性。这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年青人，很明显，尼克索写他，是为了显示未来的真正革命的力量。

莫尔顿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自况，同时又是十月革命前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尼克索抓住了莫尔顿和贝莱这两个象"孪生子"，象"锅和盖一样"的好朋友之间的尖锐的对立，莫尔顿和小市民的庸俗势力（通过他和他的妻子蔚兰的爱情悲剧）的冲突①，来塑造他的形象，这样，不但使莫尔顿作为"赤色分子"的面貌凸现，思想发展的脉络分明，而且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在艺术上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莫尔顿的典型性在于他的思想历程以及他和十月革命之间的关系正和毛主席所作出的历史概括相吻合。十月革命以前，他就是一个革命论者，他坚决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反对修正主义者为虎作伥，但是当时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当贝莱之流出卖工人阶级的时候，他和斯文德·陶斯特、维高等年青一代的革命派看清了右翼领导的叛变，也和右派进行了斗争，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提不出一个反击修正主义的革命纲领，作为动员群众的武器，因此，他们的斗争软弱无力，孤立无援，扭转不了局面，而他们自己不免时有苦闷沮丧，仿佛置身在"真空地带"之感（正如鲁迅所形容的，"两间余

---

① 尼克索在揭露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同时，对小市民的习惯势力也作了猛烈的抨击，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小市民的典型人物，无情地展示了他们的空虚猥琐，可憎而又可怜的灵魂。他指出小市民阶层是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最可靠的支柱"。

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心境直到他的瑞典之行以后才有了改变。在那里，他从瑞典同志的叙述中得知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这时候，他的眼界豁然开朗，心情顿时变得畅快起来。他摆脱了压在心头的家庭悲剧的重担。随后，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低气压被一股清风一扫而光。在第二部《没落的一代》中，尼克索更加鲜明地描写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北欧工人运动的影响。莫尔顿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会见了列宁，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马列主义武装了他的头脑，使他成为一个既有革命自觉又有明确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国以后，他和他的一些同志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统治集团作了最后的决裂，着手建立丹麦共产党和在工人中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小说通过莫尔顿的发展道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形势，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怎样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暂时的涣散消沉状态，重新向前推进。

《赤色分子莫尔顿》虽称小说，其实是一个回忆录、政论、特写的混合体，一部出色的艺术文献。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说，它都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尼克索写小说，不在情节结构上下很大的工夫，只是凭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他的勾勒人物、描绘社会风习的杰出本领，信手写来，皆成文章。打开《赤色分子莫尔顿》，我们仿佛打开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丹麦社会生活的巨大图卷，看到各阶层代表人物的音容笑貌，气质性情，思想活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爱仇恩怨的纠葛，而这一切又无不归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尼克索谢世于一九五四年，至今已是四分之一世纪有余了。但是他留下的反映近半个世纪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的创作遗产，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仍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他的杰出

的艺术成就仍是为祖国现代化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国作家从中学习的极好的范本。

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通过他的毕生作品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成　时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夜